

加尔多斯文集

LA FAMILIA DE LEON ROCH

李德明译

莱昂·罗奇一家



上海译文出版社



作者像

ANTOLOGIA DE PEREZ GALDOS

加尔多斯文集

责任编辑：叶茂根

封面设计：吴建兴

ISBN 7-5327-0749-0



9 787532 707492 >

ISBN 7-5327-0749-0/1·382

定 价：27.80 元

蘇
子
知
船
齊
PDG

662870



加尔多斯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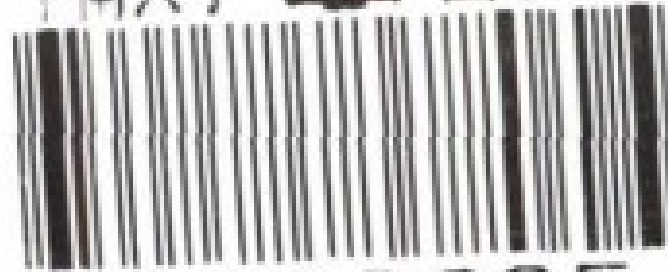
LA FAMILIA DE LEON ROCH

莱昂·罗奇一家

李德明译



中南大学 图书馆



00452625



上海译文出版社

7531

2011/9/10

Handwritten watermark: 电子书 (E-books) and PDG

Benito Pérez Galdós

LA FAMILIA DE LEON ROCH

本书根据 Alianza Editorial, S. A., Madrid, 1981 年第 4 版译出

Copyright © Herederos de Benito Pérez Galdós

La presente edición ha sido traducida

mediante una ayuda de la Dirección

General del Libro, Archivos y Bibliotecas

del Ministerio de Educación y Cultura de España

本书由西班牙教育文化部图书、档案与图书馆总署资助译出

图字:09-1998-196 号

莱昂·罗奇一家

[西班牙]加尔多斯 著

李德明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十二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7.25 插页 5 字数 380,000

1998 年 12 月第 1 版 199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4,000 册

ISBN7-5327-0749-0/I·382

定价:27.80 元

目 次

第 一 部

第 一 章	她致他的信	(3)
第 二 章	疱疹素质	(11)
第 三 章	在这里，读者将饶有兴趣地看到西班牙 人是如何赞颂自己的同胞和国家的 ...	(17)
第 四 章	他们继续唱着颂歌，从而在某种程度上 描述了民族性格	(25)
第 五 章	在发生完全可以看作是民族性格的一次 新表现的地方	(31)
第 六 章	佩帕	(36)
第 七 章	两个各有自己打算的男人	(44)
第 八 章	玛利亚·埃希甫霞卡	(54)
第 九 章	特列里亚侯爵夫人	(64)
第 十 章	侯爵	(72)
第 十 一 章	莱奥波尔多	(80)
第 十 二 章	古斯塔沃	(86)
第 十 三 章	最后一幅肖像	(94)
第 十 四 章	丈夫和妻子	(101)

第十五章	一项如同外交界人士称做“modus vivendi” 的协议	(116)
第十六章	棘手的经济问题	(122)
第十七章	家人纷纷离去	(129)
第十八章	禁欲主义者	(135)
第十九章	侯爵夫人出席音乐会	(144)
第二十章	一出老戏,老掉了牙的戏	(150)
第二十一章	和天使周旋	(162)
第二十二章	他被天使征服了	(168)

第 二 部

第一章	如果天气允许的话	(175)
第二章	回忆——痛苦的回忆	(185)
第三章	玛利亚·埃希甫霞卡穿上了灰褐色衣 服,横下心干到底	(195)
第四章	“哮吼”是一个最大的恶魔	(205)
第五章	母亲	(221)
第六章	富卡侯爵得到了天国的新恩惠	(225)
第七章	Erunt duo in carne una	(235)
第八章	这里绘声绘色地描述了野蛮人的入侵 ——阿拉里克、阿提拉、奥马尔复活 了	(245)
第九章	危机	(256)
第十章	理智与激情在角斗	(271)
第十一章	等待	(283)
第十二章	在谈论卡斯蒂利亚绅士品格、道德法则、	

	值得最受尊敬的一切及其他琐碎小事的地方.....	(292)
第十三章	一幅犹如苏巴朗的实际是戈雅的画像.....	(304)
第十四章	革命.....	(312)
第十五章	她变成了尘世俗女?	(329)
第十六章	解冻.....	(339)

第三部

第一章	她苏醒过来了.....	(361)
第二章	她会死去吗?	(366)
第三章	莱昂·罗奇做了一次令人难以置信的访问.....	(378)
第四章	分别.....	(388)
第五章	吃午饭去.....	(393)
第六章	神父说谎与公鸡啼鸣.....	(401)
第七章	短兵相接.....	(409)
第八章	清凉饮料,火腿,雪茄,帕哈雷特酒	(417)
第九章	我也要.....蓬头散发.....	(422)
第十章	<i>Latet anguis</i>	(430)
第十一章	使徒的过激言行.....	(437)
第十二章	真相大白.....	(449)
第十三章	激战.....	(456)
第十四章	<i>Vulnerante omnes,ultima necat</i>	(475)
第十五章	神奇大厅.....	(482)
第十六章	不可能办到的事情.....	(493)
第十七章	决斗式的拜访.....	(508)

第十八章	无辜的配偶.....	(514)
第十九章	三比二.....	(528)
第二十章	结局.....	(540)
第二十一章	富卡侯爵致奥内西莫侯爵的信.....	(544)
译后记.....		(546)

第一部

第一章

她致他的信

亲爱的莱昂：

我昨日给你寄出一信；不过，你不要把它放在心上，因为那封信和我刚刚收到的你的来信正好在路上交错开了。心中的愤慨和无名的嫉妒使我在信中写了那么多不该写的话。我为那些难听的话语和孩子般的轻率言词落笔于纸上而感到羞愧……噢，我不必羞愧。我笑我自己，笑我的做法，请求你谅解。哪怕我稍稍有一点耐心，等到知道了你的解释之后，也不致于……我又做了一桩蠢事……好厉害的嫉妒心哪！怎么就不能让我有一点点耐心呢！谁见到过嫉妒心与耐心和平共处过？我发现，我的胡乱言行并没有到此止步；这是因为，一个女人变得蠢傻之后，哪怕只是短短一天，也绝不会一下子恢复正常的理智的。

我力求使自己恢复常态，让心情平静再平静，正如你所说的那样，要绝不再轻易发怒、生疑，绝不再想得过多、过分疑虑。我对你的解释是一百个满意；不知为什么我在你的解释中看到了令我理智折服的、不容丝毫怀疑的忠厚和诚实，这使我的心——怎么说好呢？——充满了一种类似爱恋之情的信念；爱恋和信念互为依存，在我的内心深处，内心最深处相依相靠，紧紧拥抱……我真不知道如何把这句话说得更完整些。不过，不完整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在上面说过，我相信你的解释。假如你矢口否认的话，我的疑心不知要增加多少倍；而现在你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我的疑心也就烟消云散了。你声称，你真的爱过……不，这个词儿用得恰当……你声称，你和富卡女儿是一般关系，同学关系，儿时保留下来的关系；你说，你从孩提时就认识她；那时，你们常常在一起玩耍……我记得，我们第一次相识时，你在马德里给我讲过一些这方面的事。富卡女儿是不是你陪伴着在桔树下拣拾吹落的桔花、听见蚕虫进食发出沙沙声便惊愕恐慌、你给其配戴紫茉莉花冠的那个姑娘？对了，你给我讲过许多你的这个童年女伴的恶作剧。你和她用野桑葚儿在对方的面颊上东涂西抹，还戴上纸做的高帽子。你喜欢登高掏鸟窝，而她的最大乐趣是赤着双脚在水渠里趟来趟去，在灯心草和其他水生植物中间走东串西。一天，几乎同时发生了两件事：你从树上摔了下来，她被爬虫咬了一口。那个姑娘就是富卡女儿，对吧？你看，我记得一清二楚。我简直能把你的经历写成一部小说啦！

说实话，我对孩子间的这些事本来并没有过于放在心上……不过，当我见到那个女人的时候，当我听到人们说你爱她的时候……这事虽然过去十几天了，然而一旦浮现在我的脑海里，仍有如亲自听到人们说你爱她时即刻窒息和昏厥过去的那种感觉。你应该相信：我当时觉得世界到了末日，时间停滞不前——我无法表述清楚我的意思，甚至倒行逆施，重新映现出那可怕的时刻，陌生的时刻，而我……这又是一个写得不完整的句子。还是不去理会它吧！

此刻，我又想起你童年时的一件趣事，一件你不久前对我讲述过的趣事。这些令人讨厌的事怎么那样顽固地刻印在脑海里而不消除呢？你长大之后并开始学习那种关于岩石的科学——

我不懂得那种科学到底有什么用途——的时候，她——我依然认为又可能是富卡女儿——不再在水渠里趟来趟去，不再用桑葚儿涂抹面颊，也不再配戴你做的纸帽子的时候，你们便玩起了男婚女嫁的游戏来，而且不像当初那样天真烂漫的了；不过……好吧，这里我来打个圆场吧，你们始终是天真烂漫地玩耍着的。当时，她在一所学校里读书，校园里栽植着许多丁香，门房负责取送信件。你一定对我有这么好的记忆而感到惊奇吧！我连那个门房的名字都记得清清楚楚：他叫埃斯科伊基斯。

过去的事情就不去提及它了。但是，有的事情你从来没有对我讲过，只是到今天读过你的解释之后，我方才知晓。有件事——我想在此重复说一遍，尊敬的先生，它很令我不快——发生在两年前，你们两个又在鲜花盛开的桔树下，蚕虫进食的地方，流水潺潺的沟渠旁相约而会了；你们互相倾述对未来的遐想；从那以后，你便对她产生了真诚的爱，而这种爱日渐强烈起来，直到——这时我闯入了你们的圈子里——，也就是说，直到你认识我……尊敬的先生，我非常感谢你这么快就向我表露出了好感和殷勤，对我海誓山盟，对我抒发内心的情话。你的那些美如鲜花、多如雨丝的情话，整整占去了一大页信纸。信中一段段文字便是一张张招人喜爱的面孔。这封信使我高兴得落了泪。谢谢你，谢谢你。太好啦；不过，你说的那些关于我的话不免有些言过其实了。你各方面的条件都比我优越……你为我而活着……噢，莱昂，对这些诗一般的动听词句的最好回答，就是百分之百地相信它。亲爱的，打开你的心扉，一切就都属于你的了。我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我有一颗忠贞不贰的心。

我又把你那封通篇充满着情话的来信读了一遍，莫非我会变得痴情起来吗！……噢，你的信令我心醉神迷！……真诚的爱，

高尚的爱，深沉的爱，将我的疑虑一扫而光，荡然无存；我高兴极了……你说，一个人长大以后，儿时的遐想很少长存于脑海里，这话说得很对……你说，你的感情是真挚的，你的想法是严肃的，对，是这样……你说，传到我耳际并令我感到世界已经到了末日的那个声音是轻浮之辈的揣测，目的在于使疑心过盛的人信以为真，从而变成一些可怖的武器；事情正是这样，正是这样……我知道，现在你已不把心放在富卡女儿身上了，见到她如同见到其他任何一个女人一样。亲爱的，我太爱你了……总之，对你来说，世界上只有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就是我……你只爱我，并且只爱我一个人……噢，将手放在心房处，洗耳恭听发自深处的心声：“你爱我，只爱我一个人，除了我不爱任何女人，”这多么令人痴迷呀！

其实，我认为你有令人折服的理由把爱奉献给她！富卡女儿家私万贯，而我，几乎一贫如洗。然而，如果一个人有了坚定的信念，所谓的理由也就微不足道了；而我正是这样一个人，我对你坚信不疑……所有认识你的人，都说你心地善良、道德高尚，是当今世界难得的楷模。自豪和感激之情同时涌向我的心头。人们都说人世间难以遇到喜庆之事，而上帝对我是这样恩惠，把一件珍贵的宝物送到了我的面前！……

我的信写得越来越长了，不过我想把富卡女儿在我心中激起的小小仇恨置放在一边，向你描述一下我对她的印象。暴风骤雨过后，我已冷静了下来，可以公正地对待她了；你知道，关于她，人们对我都讲过些什么吗，如果当时我认为她是个十全十美的人的话，现在则能够客观地看清她的庐山真面目了。众所周知，那个女人讲究排场，注重穿戴；这正是对人类和上帝的一大污辱。爸爸说，她一个星期买衣服花的钱，足足可以使许多家庭

舒舒服服地生活多日。她衣着漂亮，这是不容半点置疑的；可是，她常常显得怪诞妖气，似乎时刻在说：“先生们，我这般打扮，正是为了让所有的人都知道我有很多钱。”妈妈说，不会有一个男人愿意和那个工业新产品的展销模特儿结婚的。世界上像罗思柴尔德^①那样的阔佬屈指可数；富卡女儿使她的求爱者毛骨悚然。那个姑娘挥霍无度，胆大妄为，怪癖缠身，毫无教养，最终只能找个不三不四的男人了却余生。这都是我妈妈说的话，她了解人情世故，我觉得她说得很对。

人们说她风韵典雅，我在嫉妒之情折磨的时候也曾这样认为过；然而，我今天看她并非如此。她的身材细高有余，而苗条匀称不足；她单薄削瘦有余，而丰满健美不足。不可否认，她肤色红润，可是，那双眼睛小得要用显微镜才能看得见；她眼睛小得真可怜呀！据说，她讲起话来很风趣，对于这一点，我不甚了解，因为我没有和她打过交道，也不愿意和她打交道。我从远处看见过她，一次是在海滩，另一次是在浴场的阳台上；她看上去举止倒还算坦然，姿态也不拘谨。我觉得，她用眼睛看我时，目光很不一般。当时，我瞪了她一眼，想让她明白，她这个人对我来说是不屑一顾的。不过，我不知道我把这个意思完好地表达出来没有。

她在这里住了三天，我一直没有离开过家门。我从来没有痛哭得那么厉害。不过，那个疯女人终于走掉了。她的消失使我心花怒放，然而，当我想到她到了你所在的地方时，眉梢间的欢愉又蒙上了一层阴云。我昨天想了整整一天，觉得这里应该有一座

^① 罗思柴尔德(1743—1812)：德国犹太人，银行家。罗思柴尔德家族的创始人。

耸入云端的高塔，站在塔顶能望见伊图尔布鲁阿发生的事情。我真想一跃登上塔尖……可是，我相信你对我是忠诚的……而如果你告诉她你只爱我一个人，如果她仍然对你有些感情，如果她听了你的话狂怒起来……噢，如果她真的狂怒的话，请你马上转告我，让我好好高兴一番。

我们星期一等你来。爸爸说，你如果不来，那你就是不信守诺言了。他很想和你探讨探讨政治方面的问题，因为，他十分讨厌这里的政界人士。假如他最终被选为议员的话……坦率地说，如果他在议会捞不到一个席位的话，我真担心他会失去理智的。他仍向报社投寄些短稿。近几天，我们看见报上有他的简讯和文章。你早已知道，妈妈一眼就能辨认出哪篇文章出自他的手笔，因为几乎每篇文章都是这样开头的：“令人遗憾的是……”

今天，爸爸回来时，脸上显出一副洋洋得意的神采，他把你发表的作品拿给我看。他热情地称颂和夸耀作品写得十分出色，并且把开始几段读给妈妈听，真是令人哭笑不得。无论是他，还是妈妈，还是我，我们连一个字也看不懂；显然，我们三个人都缺乏作品所涉及的那些知识。你想想看，我们怎能懂得《科伦布列特群岛深沉岩体剖析》这样的作品呢，而且什么“第四纪岩层”、“热质岩体”、“无生代岩体”……这些又对我有什么价值。就连抄录这些古怪的字，你都不知我花费了多大的力气，因为要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地拼写出来。不过，你写了那么多令人费解的东西，倒唤起了我对你的敬仰。我利用空闲时间读了几段，我觉得好像在阅读希腊文字一般……你可能不相信这一点；不过，有一件事可是千真万确的，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读着读着便对你产生了敬佩心情。在那么多稀奇古怪的术语中，我觉得有的很有意思，比如：正长岩，砾岩，玄武岩，闪岩，都引起了我的某种兴趣。这些

动听的词语犹如天仙或精灵的名字^①，你在研究上帝创造并存储于地层深处的这类宝藏时，天仙和精灵一定在你身边玩耍着呢。

但是，尽管并非出于我的心愿，我的诗兴还是越来越强烈；我的先生，我真是有些难以自控呀。你看，这封讨嫌的信写起来没完没了啦！……妈妈在喊我去散步。她心烦意乱，她说这个海水浴之地十分枯燥无味，后悔不该来这里，当初应该留在马德里。这儿没有俱乐部，没有机会结识朋友，没有比赛活动，没有小杂货店，没有比较高贵的人士。她的话很对，世界上不就只有一个比亚里茨^②吗！

莱奥波尔多也感到很厌倦。他说，这个镇子很野蛮，不明白为什么竟然有文明而体面的人要到野人中间来洗海水浴。你看，他就是这样称呼充斥此地海滩的可怜のカ斯蒂利亚人的。古斯塔沃已去法国看望天使般的圣徒路易斯·贡萨加，后者近来身体欠佳。我这个可怜的小哥哥哟！前几天，一位意大利神父代路易斯·贡萨加来探访我们，他的名字大概叫保莱蒂，人很热情，又有知识，十分健谈……哎呀，我什么都想讲给你听，可是，实在办不到。信纸快完了，妈妈又在喊我呢。再见，再见，再见。你星期一一定要来……我们好好谈谈那件事，知道吗？好好谈谈那件事。昨天晚上我祈祷时，还恳求上帝保佑你……你别对我摆出那副奸诈的面孔来，你灵魂深处还有一块被阴影覆盖的小小部位，它令我不快。我不多说了，因为我不想现在就把一项光芒四射的

① 在西班牙语中，这些岩石的名称的最后一个音节，类似女人名字的昵称的词尾。

② 法国地名，位于加斯科涅湾，为避暑胜地。

伟大事业……也别把这句话写得完整吧……再见了,我的调皮鬼……请向正长岩、烁岩和闪岩问好,真心实意爱着你的那个人,对你的话坚信不疑的那个人,等候你星期一光临的那个人,只对这几位小姐没有丝毫嫉妒之心……你一定不要失约。星期一见。你如果不来,一定让你知道知道你的玛利亚的厉害。

你的玛利亚

八月三十日

于乌戈伊贝亚

第二章

疱疹素质

一个男人，一边在一条树高叶茂的林荫道上散步一边读着这封信。林荫道的一端有一座低层建筑，从那颇有希腊—罗马风格的门廊里不时散发出带有浓重硫磺味的热气，十分难闻；另一端则是一座法伦斯泰尔^①式的楼房，夏日到来之际，西班牙人便聚集于此，过着市郊的单调、枯燥、病态般的生活。盖满野草和青苔的崎岖陡峭的山体将这座楼房勾揽在山脚尖上，似乎要将它抛向河中；那是一条小河，然而流水却哗哗作响，很有大江长河那样的派头，它从楼房的加固墙边愤然流过，大有将法伦斯泰尔、林荫大道、小客栈、医生、店主、消夏避暑的游客一下子统统劫掠而去的架势；这条小河虽然气势磅礴得像尼亚加拉河^②，但水流远不及曼萨纳雷斯河^③那样长。

那些消夏的人，有的在林荫道上一瘸一拐地散步，时而发出咳嗽声；有的三三两两聚集在树荫下或草地上。他们周而复始地议论着所有可以想象出来的病痛和苦楚：哪些饮食容易消化，哪些不易消化；疾病的初步诊断结果；已经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

① 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1772—1837)创立的一种社会组织形式，人们集体劳动、生活。

② 即北美圣劳伦斯河的一部分。

③ 西班牙的一条长度仅为八十五公里的河流。

夜；家中的孩子们怎样；胃酸过多；心脏跳动的快慢和次数；他们也谈论交感神经如何活跃；神经系统是那样神秘，甚至比伊西斯女神^①还神秘多少倍；性格乐观的人像念诵格言一样讲述着他们的所见所闻；心境疑惧的人则觉得自己每咳嗽一声就是向死亡迈进了一步；那些轻信安慰的人把希望寄托在“神水”上，盼望它有起死回生的妙力；被胃痛折磨得难以自控的人不时地发出呻吟声；病情日趋恶化的人自言自语地叨念着什么；痊愈康复的人则笑声朗朗。

在这个没有生机、没有朝气的世界里，病人认为自己健康无病，身强力壮的人却觉得自己已病入膏肓；有些人一眼就能看出已被恶习折磨得变成了一具骷髅；另一些人忧心忡忡，他们说，如果上帝宣布其他人病除体愈，他们就要造上帝的反。如果有谁在这种环境中不住上三五天的话，他就根本不可能理解我们这个自从出现了铁路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已难以找到乡野山庄那种幽雅宁静的环境——为什么那样热衷采纳法伦斯泰尔式的生活方式，而这种方式正是十分令人厌烦和枯燥乏味的呀！

尽管如此，在这个病魔充斥各个角落的天地里，并不乏使人感兴趣的东西。这里的人员不断更新，每天多如繁星的男人簇拥着美女佳丽来到这里；酒足饭饱之后大家聚会一处谈东说西；他们随时随地议论他人如同品尝佳肴风味那样，就是每天每日如此，也毫不生厌；某某与某某突然宣布相亲相爱，或者破镜重圆；他们争论起道德问题来忽而面红耳赤，忽而柔声细语；对那些东鳞西爪的琐事，诸如狂歌乱舞呀，去年看过而今年还应该搭帮结伙前往欣赏的山洞呀，风光胜地和废墟遗址呀；一会杂谈乱议，

^① 古埃及人信奉的神明，主管医事、婚事和农事等。

一会又分门别类；天真无邪的，或者说虽然肮脏但可谅解的赌博活动；玩笑、计谋、某些人敢于打破大家分享幸福，大家共同娱乐，大家协力保持整洁卫生，即严格的集体生活——它有其自己的优越性，但我认为也存在着一种我本人难以描述的类似医院的那种规章制度和沉闷气氛——的单一格式而杜撰出的故事，这一切都给这里的人，至少给某些人——而这些人正是绝大多数人——以极大的吸引力。所以，西班牙人还是都愿意去那里的，他们或是带上自己的积蓄，或是借债前往；七月的头几天，法伦斯泰尔的负责人或债权人便开始忙碌了起来，积极筹划这个现代生活方式那一重要目的所需要的资金。人们疯也似的赶赴那里，是因为那里有含硫泉水；这样，行人便顿时熙熙攘攘起来，好不热闹。为了一解多年之渴，他们竟然记起了做过水疗的阿纳格伦特^①。

阅读上面那封信的是一位年轻人，他重孝在身。他读过长长三页的信后，将信仔细放好，想再继续散一会步。但是，他不得不回敬客栈里旅伴们的问候，那正是大部分水疗者陆续下来喝矿泉水和散步消食的时候。这些人的面孔或忧伤或瘦削，要么一副老色鬼的面容，要么一副恶习染身的青年表情；他们面庞上的消沉的微笑常常使人误认为面部肌肉疼痛而在抽搐着；问者和答者的话无不涉及两者是怎样染上了千奇百怪的痛疾的。

对他人的病因说三道四，确实是令人难以静听下去的，读信的那位青年人大概也是这样理解的吧；还好，埃斯科拉庇俄斯^②对他备加关照，因为他已走上了返回住处的大道，离开了那里。

① 阿纳格伦特(前 560—前 478)：古希腊抒情诗人。

② 罗马神话中的医神，即希腊神话中的阿斯克勒庇俄斯。

但是,他又被迎面而来的三个人——其中有两个成年人,面容严峻得令人生畏——拦住了去路。

“早上好,莱昂。”年纪最轻的一个人操着十分亲切的语气说道。“我早就从窗口看见你又在读那封三页之长的信了。”

“喂,罗奇,我的朋友;您总是起得这么早啊!”最年长的那个人说道。在这三个人当中,他的面容最为丑陋。

“莱昂西约^①,好家伙……怎么,今天变卦了,不和我们一块儿散步啦?”表情最为严峻的那个人说道。他在三个人当中始终占据着中心位置,好像另外两个人跟在他身边只是做陪衬,以便更加突出他的外表形象和社会地位。

身穿黑色服装的青年人在寻找可脱身的借口。

“最多一个小时我就下来。”他一边说着一边敏捷地躲闪过去。“回头见。”

那三个人沿着林荫道继续向前走去。如果我们可以把他们组成的有名三人帮称作为全西班牙每时每刻都在闪烁着光芒的星座——尽管我们国家的天空阴沉昏暗——,那么对它描述一下大概也是必要的吧?

说到这里,诸位读者会同本书作者一样,一定要这样讲的:“他们呀,我们何必去理睬他们呢,让他们消失了吧!”然而,这个星座从不消失,从不倾落;它从不偏向地平线,也不因太阳升起而变得昏暗;它的星光从不模糊,也从不发生交食现象。它总是高高地挂在天空上;唉,它从不熄灭,始终在国家生活的最高点闪烁着令人生畏的光芒。

谁不认识富卡侯爵?一些善于恭维的人早就说过,他是浩瀚

① 莱昂的昵称。

无垠的贫困荒漠上屈指可数的几个富饶绿洲中的一个。正如他在那个星座中占据着显赫位置一样，在西班牙社会中同样是抛头露面的上层人物。

谁不认识堂华金·奥内西莫？他是财政界的一座明亮灯塔，他在任何情况下都闪耀不熄，照耀着在政府中占据各种要职、侵吞一半预算的奥内西莫家族星团。有人说过，奥内西莫家族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家庭，而是一种瘟疫；但是，老天哪！有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万一这盏长明灯骤然熄灭，那个偌大的指挥系统的各个部位将一片黑暗，社会秩序、各种机构，以致整个社会都将混乱不堪。

这个三人星座的第三颗星是个穿戴整洁、五官端正的青年人。在他那苍白、消瘦的面孔上，三十二岁青年人特有的丰润的皮肤和旺盛的活力好像过早地逝去了。有些人被声名狼藉的政治耗尽了精力，被帮派报纸夺去了全部写作时间，被恶习损坏了身体；而他正是这样一种人，他举止懒散，面容疲倦。他是一个典型的西班牙人，一个典型的马德里人，过惯了夜生活，时有低烧，弱不禁风；西班牙全国，从夜班编辑室到太阳升起之前从不熄灯关门的游艺场，从晚间聚谈会到剧院走廊、咖啡馆角落、财政部各办公室聊天的地方，都流行着一种劳神伤体的狂热病；而他就是这种狂热的化身。看来，大树之下，空气清新，光线也充足，不是这种狂热病的蔓延之地。可以这样看，离乌烟瘴气的洞穴越远他越感到不舒服，大自然柔情而健康的抚摩打不动他的心弦，吸引不住他的注意力；他的目光已变得昏暗无神，由于连夜不眠眼皮浮肿，眼窝深陷，眼睛血丝斑斑了。

费德里科·西马拉——年纪轻的那个人，华金·奥内西莫——人们都认为他很快就会被称为奥内西莫侯爵了，还有堂佩

德罗·富卡,即富卡府第的侯爵,在林荫道上从这一端到那一段
漫步两三个来回之后,便坐了下来。

第三章

在这里，读者将饶有兴趣地看到
西班牙人是如何赞颂自己的同胞和国家的

“看来已经很明朗，莱昂要和特列里亚侯爵的女儿结婚了。”
费德里科·西马拉说道。“这门婚事并不门当户对，因为侯爵比
在大斋节^①那些饥不择食的滑稽演员还贫困三分。”

“他只剩下奥尔塔莱萨大街那一幢房子了。”富卡漠然说道。

“那幢别墅并不坏，还是庞特霍斯侯爵活着的时候修建的
呢……不过，他最终连这幢别墅也守不住了。人们说，他们全家
人，从侯爵到波利托^②，都不把心放在正事上。”

“特列里亚侯爵没有别的房产啦？”那位财政界人士问道。他
对特列里亚的房产是那样感兴趣，俨如国库总监控空心思寻找
征税的途径一般。

“就那么一幢房子了。”富卡侯爵重复道，表明自己很了解情
况。“前两个月，连皮埃特拉布埃纳那儿的地产也都依照司法程
序拍卖出去了。今年二月，我姐夫把努莱斯那儿的房产和厂房买
了下来。他大概不会有什么存款。我记得在六月份，他就找了保

① 基督教的斋戒节期。亦称“封斋节”，复活节前的四十天为此节期，教徒在此
期间一般于星期五守大斋和小斋。节期内，教徒不举行婚礼，停止娱乐等。

② 莱奥波尔多的昵称。

人，借了一笔利率为百分之二十的款子……好端端的一座大厦已经东倒西歪了。”

“本来他家是很殷实富有的。”奥内西莫说道。“我听父亲讲过，上个世纪时，特列里亚家族威震整个厄斯特列马都拉。是第二大牧主。他们对巴达霍斯的买卖交易足足控制了五十几年。”

费德里科·西马拉面对另外两个伙伴站了起来，双腿分开呈圆规形，不时地转动着他手中的手杖。

“真是不敢相信，”他微笑着说道，“那个可怜的莱昂怎么糊涂到这种程度……我是很看重他的呀……他是我的朋友……可是，谁敢对他说个不字呀？人们说他有一个数学脑袋，其实是花岗岩脑袋，你用千条万条理由说服他，他也不开窍。你们见到过通情达理的学者吗？”

“没有，一个也没有见到过。”富卡侯爵一边大声说着，一边哈哈大笑起来——这是他笑的一种特有方式。“有些人对我说，那个姑娘颇为虚假，这话不知是否确切？……一个在广阔海洋游泳成习，满脑子自由思想的男人，上了天主和万福马利亚的鱼钩，岂不是有些可笑吗！”

“我不知道她是不是虚假；可是，我知道她长得十分漂亮。”西马拉称赞着说道。“管它假虔诚不假虔诚呢，反正生得很美。不过，她的性格……她还是个孩子呢，再说，她谈上恋爱以后，就不会再去想什么圣事……依我看，沿着虔诚教徒之路走下去的倒是侯爵夫人，喜欢玩乐的青年人不会违背他们的天性而一辈子甘当虔诚教徒的。侯爵夫人都成了什么样子了！我上星期在乌戈伊贝亚见到过她一次，简直不成人样了，变成另外一个人了。而玛利亚呢，一副天仙美女模样……她的面孔俊极了！……风姿秀逸，举止优雅！”

西马拉在说话时总是在文人常用的语言里夹进一些近来最为流行的俗话。

“你说得不错。”富卡侯爵说着便显露出讥讽的表情和微笑。“玛利亚·苏特雷只不过是个一般女子罢了……我看，那位数学家头脑发昏了，被那双火一般的眼睛弄得神魂颠倒了。那个小丫头要是给我做老婆，我还不干呢……她美貌绝顶，满脑子幻想，过于罗曼蒂克，她的性格可是隐而不见……一句话，我不喜欢她，我不喜欢她。”

“他妈的！”那位财政界人士说着用手在自己的膝盖上拍了一下。“你们说什么都行，但绝不能说玛利亚·苏特雷的坏话，我了解她……她非常非常善良……她是她家中最杰出的一个成员。”

“我说，”富卡侯爵说着便狂笑起来。他笑得那样厉害，好像下巴都要笑掉了似的。“他们一家子全是笨蛋，我没见过比他们那家人再笨拙的人了，就是自命不凡的古斯塔沃也不例外。”

“啊！你这话就不对了。那姑娘还是不一般的，不一般的。”奥内西莫说道。“至于对莱昂本人，我就不这么看了。他是新一代的学者，是大学、科学与文学协会和矿业学院培养出来的，而这些地方，我他妈的才看不上眼呢。讲那么多德国科学，只有鬼才能听懂；还有许多莫名其妙的理论，令人啼笑皆非的词藻；德国人很瞧不起我们西班牙人，说我们是一无所知的群氓；他们太高傲了；另外，他浑身上下散发着反宗教的气味，而这一点正是使我气愤的。我不是那种自称天主教徒而实际赞成同天主教教义格格不入的理论的人。我是天主教徒，我是天主教徒。”

他说着一连在胸脯上拍了两下。

“我的先生，就算您是百分之百的天主教徒吧。”富卡说道。

他这次笑得不那么响了,或者说,变得有些严肃了。“可我们也都是天主教的教徒呀……不过,我们不能言过其实……噢!言过其实是对我们国家有百害而无一利的。我们还是不去议论应该受到尊重,特别应该受到尊重的宗教信仰吧。我看莱昂是个很出众很出众的人。是矿业学院成立以来培养出的最优秀的学生。他的才华是那样惊人,无论研究什么地质学也好,植物学也好,没有任何问题能难倒他。据说,他对博物学的一切成就了如指掌,是第一流的天文学家。”

“噢!”西马拉不得不承认自己孤陋寡闻,赞叹莱昂的博学。但是,他的语气里充满着保护者的骄傲情绪。“莱昂·罗奇,真是了不起的人物呀。是我们西班牙不可多得的人才。我和他是好朋友,我们同过学。说老实话,他在学校念书时,并不出类拔萃;不过,后来……”

“我不相信;我再说一遍,我不相信;我可再也听不下去了……”奥内西莫说道。好像有人逼他喝一剂苦药,而他拒绝喝似的。

“喂,我的朋友奥内西莫。”侯爵操着严肃的语调说道。“不该言过其实……言过其实是这个国家的最严重缺点……什么只是因为我们是天主教徒就谴责所有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人,说他们毫无内疚之感,步入歧途……他们脱离天主教之道,也许脱离得很远,这我也是可以容忍的……他们那样做,和我有什么关系?天不会塌下来,地球也不会倒转。我们不要言过其实。依我看,莱昂西约的最大缺点……我是看着他长大的;他小时候住在巴伦西亚,和我女儿在一起玩耍……他的一大缺点是把青春,自己的财富,自己的未来同一个终将葬送他一生的混乱、败落的家庭牵连在一起。”

“莱昂很富有吧？”

“噢！很富有！”富卡操着十分肯定的语气说道。“我是在巴伦西亚和他父亲结识的。可怜的堂佩佩三个月前死去了，他像黑奴一样辛辛苦苦地干了五十个春秋。我和他开始接触时，他在巴尔卡斯大街开着一间巧克力作坊。老实说，佩佩先生的巧克力在那时候很是受人称赞的。我记得，当时莱昂已经长大了，满脸污垢，衣服破烂，坐在柜台后面的一个角落里学习算术。圣诞节时，堂佩佩售卖杏仁糖……直到十五年前他还在做这种买卖呢……他把巧克力作坊迁到马德里来快三十年了……有了资本以后，他便产生了发家致富的想法。噢，他在这里不用可可，而用草子、松子和红粉做巧克力，不知道赚了多少钱呀！我们生活在盛产红砖的国家里，我们不但用砖造房子，而且还用它做食物……佩佩先生很能干：开始时两手空空，全靠一身力气；后来，有了用牲口做动力的机器；最后使用了蒸汽机。”富卡侯爵把帽子推到后脑发根。“结果呢，他买了数以百公亩计的地产，而后又一小块一小块地变卖了出去；一八五四年时，他在马德里盖了一幢房子，那是首都最为理想的房地产了；后来又用公共资金做了生意，财富一下子膨胀起来。说到底，我估计莱昂·罗奇手头上的钱不下八九百万。”

“堂佩佩一生中最值得提及的事，您倒略去没有给我们介绍。”西马拉一边说一边坐到他的两个朋友身边。“我是说已故堂佩佩的虚荣心很强。一般来说，这些靠做生意，包括向人们售卖有毒食品而发迹的实业家，都是很俭朴的，他们只求安安隐隐度过余生，而不追求安逸舒适，依然过着靠双手劳动时那样节衣缩食的生活。不过，可怜的佩佩·罗奇先生是个极为有名的人物。他一直想成为侯爵。”

“我跟您说吧，”富卡侯爵露出一副严肃认真，高人一等的面孔，断然阻止这种把谈话变成玩笑的做法。“堂何塞·罗奇^①很不幸；在社交中，他为人忠厚，有些单纯。我对他很了解。街坊有一些人对他恶意中伤，说他可能用他妻子放在阳台上的花盆里的土制做巧克力；不过，他可是个吃大苦耐大劳的人；作为父亲，他对儿子的感情是那样浓重，几乎都成了他的一个过错了。对他来说，世界上只有一个亲人，那就是他的儿子莱昂；他爱儿子爱到了发疯的程度，如果有谁不说莱昂是在所有降生于世的人中长相最俊美、知识最渊博、才华最出众的话，他就把谁看做是不共戴天的仇敌。只因为有莱昂这样一个儿子，可怜的罗奇竟然如此骄傲，如此虚荣。去年的一天晚上，我们在税务管理委员会碰到了一起。我本想和他谈谈拍卖软木的事……可是，他一个劲儿地讲他儿子如何如何。他眼睛几乎闪着泪花对我说：‘富卡老朋友，我是什么也不想了，有个坑，身上压块石板，再有个十字架，就心满意足了。我唯一的希望是，莱昂能得到卡斯蒂利亚的爵位封号。他只缺少这么一样东西了。’当时，我笑了起来。‘为了这么一件小事，也就是说，为了卡斯蒂利亚的一个爵位，竟然那样心急如焚！……堂何塞先生，如果您对我说：“我想变得漂亮些，我想变得年轻些……”可是，您想的是什么呢？是侯爵的封号？……什么王冠呀，什么十字架呀，都是那么一回事，人们最终都会认识到，还是不要它们的好。我们很快就会进入这样一个时代，当我们接到爵位证书时，会为给送证书的门房一个金币的小费而感到羞怯的……这是因为门房也将成为侯爵的。’”

^① 堂何塞·罗奇，即堂佩佩·罗奇。佩佩是何塞的昵称。男子姓名前的“堂”和女子姓名前的“堂娜”均表示尊敬。

说到这里，富卡格格地笑了起来。他开始笑时打了个响嗝儿；笑声结束时，他脸上布满了皱褶，面孔红得犹如刚刚狂怒过的一般。格格大笑之后，过了许久他的脸才恢复到原来的气色，变得严肃正经了。

“先生们，”那位财政界重要人物略有怒色地接着话题说道。他之所以面带怒容，可能是因为他们谈论了封赠爵位的想法。“无论你们怎么滥用贵族封号，我都不认为卖巧克力的商人能随便得到什么封号的。你们简直是信口雌黄。”

“我的老朋友奥内西莫，”侯爵冷冷地讥讽反驳说，“我认为，封号就放在那儿，谁想要都可以。堂佩佩之所以没有要罗奇家族的侯爵封号，那是因为他儿子强烈反对干那种令人耻笑——如今更是如此——的事。他儿子很坚持原则。”

“噢！是这样！”财政界人士高声说道。他坚决支持那些被奉为神明的原则的。“一般地说，那些在科学领域里反复强调原则的学者，在社会问题上则丧失了原则性。这样的事是屡见不鲜的。我认为，所有学者都是如此。我们已经领教过，我们国家不幸落入这些学者手里时，这些人是怎样进行管理的。先生们，在个人生活上，学者们同在公共生活中一样，是一些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家伙。在我认识的学者中，没有一个不是呆头呆脑的，都是不可救药的笨蛋。”

“我们一直纠缠在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上。”

“我说的全是实话。”

“我们生活在一个言不由衷的国度里。”

“我们不要言过其实，先生们，不要言过其实。”侯爵一边移动着身躯一边说着，他的口气极不一般；他是在准备反驳。反驳什么呢，反驳言过其实的做法。“我们简直在滥用词藻了，过于轻

率地对人评头品足。一方面是出于嫉妒,再就是无知……怎么,什么事?”

他说完这最后几个字后,便中止了演说,惊恐地望着向他们三个人急匆匆走过来的仆人。

“小姐叫您。她又感觉不舒服了。”

“唉,我女儿今天身体不佳。”侯爵一边站起身来一边沮丧地说。“你们二位一定会问佩帕得了什么病,我对你们说了吧,我不知道,我什么也不知道。我得去看看她。”

两位朋友默然地望着他离去。富卡侯爵由于身体过于肥胖而缓缓地移动着脚步。他的步履颇为威严,犹如古老帆船载着西印度群岛的沉重土特产在洋面上漂动一般。他也好像把二十几年积攒的巨大财产都背在背上一样。他是一个暴发户,人们对他不投以恐惧的目光。

第四章

他们继续唱着颂歌，从而在某种程度上描述了民族性格

做水疗的人们为了缓解病症而在山洞里整杯整杯地喝着含硫泉水。山洞前面有一块平整而开阔的地方。那时正是十点钟，喝泉水的人已经比较稀少了。不过，又有几个人来到了那个诱人的地方，他们是堂华金·奥内西莫，莱昂·罗奇和费德里科·西马拉，后者神气十足地坐在一把椅子上，椅子本来就被压得咯吱咯吱作响，他又不不停地摇晃着，简直要散架了。

“莱昂，你知道富卡的女儿怎么了么？”

“昨天晚上她就早早地离开了客厅。生病了。”

莱昂说完这话，便低头注视着地面。

“不过，按侯爵的话来看，她的病也真是奇了。”奥内西莫补充说道。“我们来看看病症吧。你们两位早就知道，她喜欢收藏瓷器。上个月，她从巴黎回来时，在阿尔卡雄^①待了两天。雷奥莱伯爵的女儿送给她三件贝尔纳多·帕利西^②瓷器，据说很漂亮。不过，我看那是安杜哈尔^③出产的瓷器，另外，她还从巴黎带回

① 法国纪龙德省内的城市。

② 贝尔纳多·帕利西(1510? —1589?):法国陶瓷发明者之一。

③ 西班牙哈恩省内的城市。

八件萨克森瓷器，漂亮、精致，堪称无价之宝。这些艺术珍品似乎占去了佩帕的整个心。她只要开口讲话，无不涉及她的瓷器。她精心珍藏着，一天要拿出来观看欣赏六十二遍。可是，今天早晨，她拿着粗瓷登上客栈的最高层的房间，打开窗户，统统扔到了院子里，一下子摔得稀巴烂。”

费德里科看了莱昂·罗奇一眼。莱昂只是淡淡地这么说：

“是这样，我已经听别人讲过了。”

“昨天傍晚，”奥内西莫继续说道，“我们从山洞（顺便提一下，这山洞和我房间一样，都是不足挂齿的）返回时，她的螺栓形耳坠儿掉下一颗大珍珠。我们大家找了起来，最后我在一块石头旁发现了。我当然要扑过去捡起来的；可是，她动作比我还快，一脚踩住了……她一边把珍珠碾得粉碎，一边说道：‘这东西有啥用？’另外，有人说她还撕了好几块绣花锦缎。你们昨天晚上没看见她在客厅里那个样子？我敢保证，她疯了。”

莱昂缄默不语，西马拉亦一声不吭。

“这你们知道吗？”财政界的明灯继续说道，“和那姑娘结婚的男人一定是个打错了算盘的人，先生们，你们说说，这是什么家教呀！这是什么家教呀！她父亲是个知道一个比塞塔有多重的人，可是他竟然不教给他女儿怎样识别一千比塞塔的大钞票和两个比塞塔的硬币。富卡的这位小姐真是个非凡人物。早就有人对我说过，佩帕任性，很会花钱；有时干出的事，你都想象不出何等荒唐可笑和令人讨厌。她那可怜丈夫，可怜的老父亲！……如果她生得漂亮一点也好呀……可是，她连这一点点优点也没有。让堂佩德罗发愁的事还在后头呢。再说，人们不喜欢我抨击、诅咒的现代洋习俗，使西班牙妇女失去了谦虚、教徒一样温顺的品格，不像从前那样忠贞和柔情，闭守家门，厌恶豪华，

穿戴朴素，克勤克俭。你们看看，现代文明送到我们面前的是些怎样的女人呀！我知道，现在刮着一股厌恶夫妻生活的风气。如果此风不刹，政府终将颁布恋爱法和婚姻法，把男女光棍统统赶去服苦役。”

“太好啦！”西马拉突然把手搭在莱昂的肩上，大声说道。“至于佩帕的个性和古怪脾气，还是请这位给我们介绍介绍吧，他们从小就认识。”

莱昂冷冷地说道：

“如果佩帕的病症和古怪只是摔几件瓷器，撕几件衣服，那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富卡侯爵相当富有，富得不得了。而且一天比一天富有。”

“关于这一点，”那位财政界出类拔萃的人物说道，“关于侯爵先生的巨大家产，我们应该听听我们的朋友西马拉是怎样描绘的吧，因为他是语言大师。”

“我没有说过任何关于堂佩德罗·富卡的话，没有说过任何关于他的话。”费德里科露出忠厚者的惊恐表情反驳说。

“好厉害的一张嘴巴呀！您没有在阿尔德亚露比亚家说过什么吗？……我可是亲自听到的呀……谈到富卡那引起街谈巷议的家产时，您突然冒出这么一句话：‘应该写一句新的经济格言：国家败落，私囊膨胀’。”

“这句话可以用在许许多多人身上……”莱昂喃喃地说道。

“许多人，许许多多人都是这样的。”西马拉突然说道。“富卡在国库这棵朽烂了的树干上筑了一个安乐窝……这么描绘怎么样？……我是说，在掌管国库的工作中，他的家产数以百倍地增长了起来，但是他不是唯一一个可以用‘国家败落，私囊膨胀’这句格言来形容的人……”

奥内西莫先生愣了一会；不过，他很快明白过来了，补充说道：

“亲爱的西马拉，我听过您对富卡侯爵数以百万计的家产做过剖析。才华出众的人背后议论别人，是应该得到谅解的……您不要后悔：我已经知道您现在已是您批评对象的好朋友，您把他描绘得淋漓尽致。您这样说过：‘此人能在固体的东西、液体的东西、气体的东西上找到生财之道，或者换句话说，铺路的石块，军队用酒，公共照明都能给他生财。他订购的烟草非同一般，最大的优点是，虽然抽起来味道苦涩，但可以当柴烧；他售卖的大米和豆类也很特殊，驰名于整个休达：劳役犯把它们称做富卡药剂师的绽裂药丸。’”

“只是说说而已。”西马拉辩解地说。“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敬慕侯爵的。他是一个很难得的人，我们大家都挖苦过他。”

“我知道，那完全是开玩笑。这里谁都被取笑过。我们西班牙人从来就是这样嘛。我们攻击一个人，先是恨不得把他的皮活活剥下来，然后又立刻同他握手言欢。我不指责任何人，我承认，我们大家都是如此。”

这时，富卡侯爵出现在花园空地上。

“佩帕怎么样了？”莱昂问道。

“她现在很高兴。她忽而悲痛忧伤，忽而兴高采烈，变化如此之快实在让我惊异。她哭了整整一个早上，说很想念她的母亲，母亲的影子总是出现在她的脑海里……我知道是怎么回事呀……我实在搞不清楚。现在，她又想叫我同她离开这里，不让我继续做水疗。我本来不想来，因为我们国家在这里兴办的这些设施的条件恶劣得可怕，我真有些望而生畏。都是我女儿任性、发疯呀！她说一不二，说干什么马上去干什么。我们在法

国时，她突然心血来潮要到伊图尔布鲁阿来。实在没有法子呀……去伊图尔布鲁阿，去伊图尔布鲁阿，爸爸……我怎么办呢？……最后，我还是习惯了这里的粗俗生活。说实在的，和我当初不愿意来这里一样，现在还没有做完六次水疗，要叫我走又有些舍不得的了……确实是这样，我觉得在别的任何地方我都没有喝到过像这儿这样的泉水……那么，我们现在到哪里去呢？没必要为这事去动脑筋，因为我女儿反复无常，怪癖多变，事先计议好了的事她也会推翻的……我几乎来不及叫马车……佩帕像急着来这里一样，现在又急着离开这里……要尽快离开，就在今天，最迟明天一大早；她说，大山要压在她背上了，客栈要砸在她头上了，天也要塌下来了；她讨厌所有做水疗的人，她简直要死去了，窒息得几乎喘不过气来。”

堂佩德罗语无伦次地讲述着他在女儿身上花费的心血，那三位朋友默然地听着，只有奥内西莫冒昧地说出几句不痛不痒的话来，说那是神经混乱的缘故；据他讲，许多人都被这种怪癖，甚至被更为严重的怪癖折磨着。侯爵抓住费德里科·西马拉的胳膊，对他说：

“亲爱的，请您去陪佩帕散会心吧。现在她正高兴着呢；但是，她很快会厌烦起来的。您知道，她很喜欢听您的那些饶有兴味的俏皮话的。她刚才对我说：‘如果西马拉给我来唠叨一点某人的……’她很了解您是这方面的专家。去吧，亲爱的。她现在只一个人……先生们，再见；我带上这个无耻之徒走了，那儿比这儿更需要他。”

于是，在那里只剩下堂华金·奥内西莫和莱昂·罗奇了。

“您对佩帕有何看法？”奥内西莫问道。

“她接受了毒化教育。”

“是这样，接受了毒化教育……我刚刚想起来一件事……您真的快结婚了吗？”

“是的，先生……快结婚了。”莱昂微笑着说道。

“是和玛利亚·苏特雷吗？……”

“是和她。”

“那可是个漂亮姑娘呀！……她受的是百分之百的天主教教育。我的朋友，坦率地说，她配一个异教徒是绰绰有余的呀。”

他在莱昂肩上轻轻地拍了一下，便结束了这一简短的对话。

第五章

在发生完全可以看作是民族
性格的一次新表现的地方

夜深了。水疗者们简单而朴素的晚会开始冷清了下来。姿态优美的舞伴们旋转着最后几圈舞步游动到大厅的边边角角，犹如激漾起的最后几道涟漪消失在池塘的岸边一般；刚刚还轻轻抱在一起的舞伴们——姑娘们并没有羞涩之感——此刻都分离开来；最后，那架弹奏折磨人的舞曲的该死钢琴终于发了善心，渐渐哑然无声了。当然，还是有个把美女要求钢琴再弹奏一段催眠曲，尽管那曲子在所有二流音乐中是最乏味最折磨人的，但能把晚上再拖长些，这也使她们心满意足了。不过，那哀乐般的音调幸亏没有持续多久，因为做母亲的都已心烦意乱，三三两两的小姐们也踏着闪着光泽的地板散去。坐椅的腿脚滑动着，发出刺耳的声响；青年男女甜蜜地交谈着，交谈声时而和低沉的咳嗽声混在一起。一条条长蛇般的围巾开始缠绕在面孔严肃的男人们的凸凹不平的喉咙四周，这些演说家、律师和政治家是那里的主要的高贵人物。

在隔壁的房间里，姑娘们胡乱地放下了纸牌和棋子，发出一种类似假牙在牙龈之外互相碰撞的声音。最后，几个人——也是最年老的人——步出房门时，发出的咳嗽声和嘶哑的说话声听得更加真切了；接着，青年人的窃窃私语同当代风华少年——他

们被未老先衰的病症折磨得好苦——的低沉呻吟声融合在一起，渐渐地消失在那条漫长的走廊里；再后，楼梯阵阵作响，脚步声渐去渐远，那是人们回到了小楼的各个房间里。我们可以这样想象一番，这小楼是一架巨型风琴，弹完一部大型交响乐曲之后，各个声调，尖锐的也好，低沉的也好，都要返回各自的风管里。

在牌艺厅里，富卡侯爵正在阅读报纸。他在做这一爱国动作时，一定要身体笔直，报纸和眼睛之间保持相当距离，眼镜几乎戴在鼻子尖上，压迫着鼻孔。他在观察人时，目光要么从镜片上方，要么从镜片两侧射出来。他阅读报纸，喜欢大声朗诵；他从没有间断过，这是因为他十分喜欢看尖锐的讽刺文章，而我们报刊上的讽刺文章，不但数量多，而且行文过激。

在他身边，还有两个人也在读报。大厅里，四五个人懒洋洋地靠在长沙发上，在东聊西扯。费德里科·西马拉将双手插在衣袋里散了一会步之后，走进牌艺厅来；那时，富卡侯爵正好放下最后一张报纸，从鼻子上摘下眼镜，折叠好放在坎肩的衣袋里。

“这是什么国家呀！这是什么国家呀！”这位大商业家高声说道。在他那丰润的面孔上还保留着阅读最后一则讽刺文章激起的微笑。“西马拉，您知道我在想些什么吗？这里的人都在骂政治家、骂政府、骂马德里的职员……可是，我一直认为，许多人也这样说，马德里，职员、政府和政治家们是我们国家之精华。只有被推选出来的那些人才是糟粕；但是，我认为那些选民更是糟粕。”

“这里什么都是糟粕，”费德里科说道。他语气如此严肃而冷漠，可以使人听出那是共存于同一病体的一颗死去了的心脏和萎缩了的智慧道出的讥讽之词。“这里什么都是糟粕，无法进行

挑选。”

“一切不幸和祸端的根源就是游手好闲。”

“游手好闲！这就是民族特性；确切地说，这就是民族的天资。我这样说：喂，游手好闲，你的名字就是西班牙。据说，我们都十分机敏，不过，我在任何地方都没有看到过机敏的人。我们大家都是天才；我认为，我们把才华都隐藏了起来……”

“噢！如果有一个鼓励劳动的政府，那就好了！”

西马拉的面容变得十分严肃起来；他每每讥讽别人时，都是露出这种特殊表情的。

“劳动！……我们已经不记得栗色呢绒是什么样子了。草鞋越来越少，陶罐也渐渐不见了，就连笤帚，都要从英国进口……不过，农业倒还存在。啊！农业是笨蛋们的话题。没有一个蠢驴不给我们讲农业。我要他们给我说一说，没有灌溉渠如何发展农业，没有河流又如何开挖灌溉渠，没有森林又怎能有河流，没有人植树护林怎么会有森林，不生产粮食怎么会有人……这可是恶性循环呀！无法摆脱的恶性循环呀！……侯爵先生，这是民族问题……这是民族的不幸；如果说别的事是假的，而这却是少有的几件确凿无疑的事了。这是除了用彩票装饰的共产主义外，永远不会有其他东西……这就是我们的前途。让国家掌管全国的财富，用抽签的办法进行分配吧……怎么样？这还不错吧……噢！您等着瞧吧，等着瞧吧……太好了！这种理想并不比其他想法差。您和堂华金·奥内西莫谈谈，他自称是财政界的一盏明灯，而依我看，他是我们这里的最大傻瓜之一。”

“他不在那儿？”富卡微笑着说道，同时向四周望了望。“叫他来，我好听听他怎么辩护。”

“他正在和堂弗朗西斯科·库库尔维塔斯讨论社会治安问

题。堂弗朗西斯科·库库尔维塔斯也是一位具有西班牙特点的显赫人物，他是那种喜欢谈论行政管理和手续，也就是文件一类话题的人……上帝造就这些先生们，是为了实现社会安宁，不管怎么说，这事并不坏……好啦，侯爵先生：还是听听我的共产主义加彩票的想法吧。征收各种捐税，然后用彩票形式进行分配。好极了！老朋友，您知道吧，一个人在这儿厌倦得很呀。”

这话说完之后便是一片寂静。这时，费德里科走近厅门呼叫里面的人，然后和侯爵一起走回来。他从衣袋里掏出一副纸牌，甩在桌子上，纸牌散开来，有的粘连在一起，像条方形蛇在滑动。

“怎么，这儿也这样！”富卡满面不快地说道。

西马拉回到灯光已经全部熄灭了的大厅里。四位绅士被他推着走了进去。莱昂·罗奇独自在半明半暗的厅里踱步。西马拉和侍者大声说了几句话之后，便拉起他朋友的胳膊一起踱了一会步。两个人急匆匆地交换了几句话，看样子还很尖厉；不过，莱昂最后还是上楼去了。过了十分钟，他走了下来。

“拿去吧，吸血鬼。”莱昂一边把金币交给他朋友一边轻蔑地说道。

接着，他又只身一人了。他走近牌艺厅的房门，看见大厅中间有六个人围在一起，其中几个人的名字对大部分西班牙人来说并不是陌生的。当然，也有个把人多少享有令人羡慕的声望的；可是，另外的人却有胜于他的地方，即善于高谈阔论，在演说中常常攻击治安混乱，恶习泛滥和懒散至极。在这六个人之中，看来富卡侯爵是唯一一个把在那里入座看做是进行一场实实在在的赌博的人。他微笑着设计牌路，每次输赢都要辛辣地唠叨一番。西马拉作庄，他把礼帽推到脑后，紧锁眉头，目光闪烁，聚精会神，露出一副半似痴呆半似明晰的表情，他是那样严肃，忽而

酷似算命先生，忽而又变得愚笨无知。他那薄薄的嘴唇不时地嘟哝着什么，不知情的人还一定以为他在念咒招魂呢。原来那是这位赌徒的切口，他时而眨巴着眼睛，时而急促地喘着气，热情地同四十张纸人交谈着；这些纸人在他手中穿来穿去，忽而对他露出一张笑脸，忽而现出一副狰狞而可怕的表情，恣意讥讽他。

同运气比高低是聪明人进行的最为凶恶的斗争之一。事物在其发展过程中，随时都会出现巧合，这种时机是绝不能放过的。对于巧合，人们无法轻易地发现它；所以，同巧合周旋委实是一种疯癫的举动。要战胜各种曲折和险情，要敢于进攻，敢于胜利。当然，巧合也给人以慰藉，它能唤起强烈的欲望，而这种欲望正如一团火，将人从内部耗尽拖垮，使其精神燃尽烧绝，像醉汉在梦幻中一样胡言乱语，这是因为那种捉弄人的巧合是一种难以捕捉的理想，它无孔不入，把人变成一种野兽，在黑暗中愤怒而拼命地东扑西突；赌徒常常被恶梦纠缠着，似乎被抛进了痛苦的深渊；赌徒又像一块被投进水中的石块，在水底滚来滚去，永远不能脱身出来。

侯爵时不时地这么说道：

“先生们，时候可不早了；明天我们还要起早呢。消遣一会倒也不错；不过，可不能太过分了……”

第六章

佩 帕

莱昂·罗奇不想再看下去了，于是走出大厅，离开了那里。夜，凉爽而宁静，邀他沿着林荫道缓缓漫步；林荫道上，没有一个人影，除了蛙声，也听不到任何其他声音。他走了四个来回，最后才看见建筑物最底层的一扇窗户前站着一个人。人影很清晰，他敢肯定那是一个女人；她将右臂倚靠在窗台上，只显现出上半身的轮廓来。莱昂走过去，发现那人影并不移动，于是又往前走近几步。如果那人影不是披着一头黑发，手里摆弄着身旁的一棵什么植物的枝条的话，活像一尊大理石雕像。

“佩帕。”他说道。

“是我……我在欣赏星光，你看，我变得罗曼蒂克了……其实，一颗星星也没有，不过，有没有都一样。”

“夜这么黑，我都认不出是你。”莱昂说着把双手放在铁栏前。“天气太潮湿了，你会生病的。怎么不把窗子关上？不必等你的父亲了，西马拉那个混蛋又在作庄打牌了，他们玩得正在兴头上……别站在这儿了。”

“房子里太热了。”

夜黑得伸手不见五指，莱昂看不清楚富卡女儿的面部表情；但是，他听得出那声音是她的；她声音惯常是十分清脆的。

佩帕的声音有些颤抖，她的头向后仰着，靠在窗栏上，手中

拿着一朵枝条甚长的鲜花，莱昂觉得很像一株玫瑰。佩帕时不时地把鲜花送到嘴边，咬下一小片，然后吐掉。莱昂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他知道，应该说几句适宜此情此景的话，于是在脑子里一遍遍搜寻起来；然而，他终不能找到合适的话，这样便一直没有开口，两个人默默地站了一阵子：莱昂，全神贯注，纹丝不动，两只手紧紧抓着铁栏；佩帕，不停地咬着、吐着花片。

“佩帕，这些天人们讲了你不少稀奇古怪的事。”莱昂觉得在说点正经事之前还是该说几句逗趣的话。“说你摔碎瓷器，说你撕烂绣花锦缎，我不知道是什么绣花锦缎……”

“你这个人呀！……”佩帕说着便格格笑了起来。她的笑声是那样走调，莱昂猛然惊愕了一下。“可怜的夫人连圣器室都出……你不懂得我的意思吗？……你好像是个呆子。我说的是你那未来的岳母大人，特列里亚侯爵夫人……我在乌戈伊贝亚海滩时，曾有幸见到过她。人们把她对我的坏话都讲给我听了。还是那一套……我没有教养，我大手大脚，我行为不端，作风可憎……可憎，她正是这么说的……这位可怜的夫人自从容颜开始凋谢以来，变化可真是太大了！……这谁都看在眼里，有了个圣徒般的儿子就不再过世俗人的生活了……怎么，你还不知道呀？你未婚妻的孪生兄弟路易斯·贡萨加在普约圣心教士会获得了圣职，成了穿黑袍的天使，这些你都不知道呀？亲爱的，他要去天堂法庭生活了。连你的老丈母娘都穿苦行衣呢。你不信吗？确有其事，因为这是她一些情夫说的。”

说到这里，佩帕用力吐出一片花瓣，花瓣正好落在莱昂的额头上。

“佩帕，”莱昂气冲冲地说道。“我不愿意我尊重的人如此议论一个高尚的家庭。”

“他们可以议论我，说我疯癫，任性……而我却不能说他们……这是事实。我什么都不好，不正派，不安分，太放纵，愚昧无知……好了，我们谈点别的吧。莱昂，我不能就近端详端详你的未来妻子玛利亚·埃希甫霞卡，这太使我感到遗憾了。据说，她很漂亮，她一直是很漂亮的。在乌戈伊贝亚，她很少出门；她只是和她那蠢驴一样的母亲到外边呼吸呼吸新鲜空气。人们都说这母女俩一贫如洗；不过，你是很有钱的。侯爵呢……噢！人们说他是在政界唯一没有捞到职位的笨蛋。”

“佩帕，我的上帝，你不要胡言乱语了。你说话这样放肆，真是刺痛了我的心呀。”

佩帕依然不停地吐着花瓣。那朵玫瑰花只剩下四分之一了。

“你说得对；我一点教养也没有。”佩帕痛苦而讥讽地说道。“还有，现在又发现我的心不好，我的心狠毒，性格倔强，反复无常……”

“那都是不实之词；不过，你应该做出最大努力不让人们相信那些话。”

“好啊，人们对我太关心啦！难道我还有求于谁吗？”

“看你骄傲到什么程度了！”

“人们说我永远找不到一个通情达理的男人结婚。”她大声说道，接着哈哈大笑起来，笑得又走了调，仿佛全身都在抽动。“好像世界上还有通情达理的男人似的……我不是那种为了找对象而伪装虔诚和谦虚的女人……我本人从今天起下了决心，绝不和任何学者结婚……我讨厌学者。最大的幸福是有好多好多的钱，找个傻瓜结婚。”

“我看你这几个晚上情绪很不好，总是胡言乱语。”莱昂亲切

地对佩帕说道。“你嘴上是那么说,但心里并不是那样想的,你的想法要比你说出的话好得多。”

也许因为眼睛已经适应了黑暗,也许因为夜稍稍亮了些,莱昂开始辨认出了佩帕·富卡的五官。佩帕站在方形的黑色窗框前,有如一幅已经变得模糊、不甚真切的古老油画。她面孔细嫩白皙,头发橙黄,一双小眼睛甚是活泼,明亮得像燃烧的火炭,两片嘴唇惹人喜爱,一口凶得可笑的牙齿咬着一片花瓣,特别是那满面的怒容,几乎使她显得俊俏秀美了,尽管实际上并非如此。

“你能够使别人相信你有那些古怪荒诞的想法。”莱昂说道。“但是,你骗不了我,从小时候起我就了解你,我知道你的心肠好。你如果有个好妈妈教育你,你一定不会像现在这样缺乏某些良好的习惯的,即便有一些使你显得比实际上要坏的缺点和毛病,那也会改正过来的;然而,你一直生活在被完全遗弃的状态中:你的童年是在爱财如命的人当中度过的,后来,到了你性格形成,也就是到了长大成人的时候,你父亲一下子把你抛到了生活的旋涡里,你被豪华、轻浮、财富包围了起来。他使你养成了一些怪癖,而又不善于或者不愿意阻止你任意挥霍。你住在富丽堂皇的府第里那么长时间,那府第被弄成了什么样子,你比我清楚得多:简直是 *mare magnum*^①, 杂乱无章,无人过问,家务上的无政府主义状态发展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有时把全家大权交给你时,仆佣便成了一家之长。必须有旁人提醒,你才懂得家里遭受到怎样明目张胆的抢劫,三个月的费用一个星期就花光了。你父亲只知道赚钱,但没有想到应该使你认识到钱的价值,这是因为你父亲也是个半疯子,是个只想做买卖发财、钱迷心窍的糊涂

① 拉丁文,意为“混乱不堪”。

虫,是个只想着好牌到手的赌徒……可怜的佩帕,你是那样富有,又是那样孤寂!……现在,我完全明白了人们议论你的生活中的那些古怪举止到底是些怎样的事情,而且,我是谅解你的,真的,我是谅解你的……你让人在你的花园里修了个偌大的柴灶,修好之后,你又叫人拆掉,从东墙移到北墙。刚刚改迁完,你又叫人完全毁掉,因为你对一套瓷器发生了兴趣。有一年,你曾把你房间里的家具和壁毯更换了三次,今天刚刚买了价值连城的铜器、雕刻和衣物,明天又以四分之一的买价统统卖掉。你外出旅行时,也喜欢买些珍品奇物,但数量上远没有买不精致、不美观、无价值的小东西的多。你饲养了不少鸟儿,那只是为了以后一只只地送给别人。听人家说,有一次,你忽然怪念萌生,两天两夜没有喂鸟儿一粒食一滴水。你在家里雇了一个摄影师,给你花园、楼梯和马匹拍照;你如此酷爱艺术,保护艺术,可是你家里一本书也没有,连一本书也没有,就是最不像样的年鉴和糟糕透顶的小说,也都要向你的女友借阅。你慷慨施舍,关照和帮助无依无靠的人,你的心太好了;不过,你听听人们是怎样讲述你的善举的,你应该好好听一听,佩帕,听完之后再好好想想。一天,一个女人来到你的门前,说是要做九日祭,你便从抽屉里取出两千雷阿尔^①,塞在她手里。同一天,一个在给你修建府第时死去的瓦工的遗孀来找你,你却只给她一个杜罗,她是个养活五个孩子而没有任何财源的寡妇呀。你不了解人世间有多少人在忍受着怎样的苦楚,不知道人们的贫困和需求是有程度上的差异的。不看看钱匣子的底有多深,就时不时地伸手去掏钱以满足反复无常的怪癖是件极为危险的事。可怜的佩帕……‘可怜’这个词

^① 西班牙货币名,每二十个雷阿尔等于一杜罗。

有些难听，同你不时听到的捧场的言词格格不入，但我把它用在你身上，你该不会感到惊奇的，我是希望你好才直率地使用这个反映实情的形容词的。这个词出自一个愿意看到你变好、走上幸福之路的兄长之口……因为我替你担心，害怕苦日子和不顺心的事情会很快十分严峻地出现在你的面前，而你至今还没有了解这种现实的东西。如果我们忽视现实对我们的教训，它就会在我们享受荣华富贵时突然猛击我们一棒，狠狠地教训我们一番……亲爱的佩帕，看到你如此孤寂而痛苦地生活在财富这个冷漠的荒原上而无法脱身出来，一股深沉的感情在我心中油然而生；我们的前途不同，因为上帝将你和我送上了两条截然不同的道路。我感触很深，如果你想让我毫无保留地讲出来的话，而这类事情正是应该毫无保留地告诉你，我将说，我可怜你；是的，可怜你……我尊敬你，我十分珍爱你。我怎能忘记我们儿时一起玩耍的情景呀？我怎能忘记在我们度过的岁月里至今依然……为什么不说出来呢？我们相互间曾建立了某种感情，而在别人眼里，我们建立的这种感情就是恋爱关系，这一切怎能忘记呢？……一辈子不能忘记的呀。过去我是你的好朋友，将来也永远是你的好朋友。”

佩帕用牙狠狠地咬了一下已经变得很小了的玫瑰花的花梗，又用力一拉，那朵花只剩下一根光秃秃的枝条了。花瓣落在了窗台上，有几片飞到了正在说话的那个年轻人的面颊和头上。之后，佩帕掏出手帕擦了擦嘴。

“血！”莱昂一边说着一边去抓佩帕拿着手帕的那只手。

“是玫瑰刺扎了我的嘴唇。”佩帕说道。她声音变得那样厉害，莱昂·罗奇都痛苦得颤抖起来。沉默片刻之后，富卡女儿又接着说了下去，声调几乎恢复正常了。“你在你新建立的家庭里，

是否能生活得很快活，这你有把握吗？……”

“干吗问我这个？”

佩帕笑了起来，同时用双手捂着颤动的胸脯。

“你的小舅子路易斯·贡萨加在学习作传教士。他在一边宣讲教义，你在另一边大讲异端邪说，谁也不停歇，两个人互不相让。莱昂，人们都这样说，你是一个让人无法忍受的学者，你的才学令人生厌。”

“不过，我知道，你对我人品的真正评价可不是如此不怀善意的呀。”

佩帕向窗外倾了倾身子。莱昂感到有一股热气向他脸庞袭来，那股热气是那样烫人，仿佛有一盏灯在附近烧烤着。

“一个人只是学习了有关岩石的科学，”佩帕说道，她声音是那样痛苦，任何人都能听得出来。“那他只能是个白痴。”

“这话也许是对的……现在，我的好朋友，亲爱的佩帕，我对你怀有兄妹般的纯真的爱，请让我吻一下你的手吧。”

佩帕突然站起来。

“把手伸给我，和我亲亲热热地告别……你的心是不是在对你说，你终有一天会需要我的……也许需要我忠诚地劝导你，也许需要我的那种类似在每每出现的生活旋涡中挣扎的人互相提供的帮助？”

佩帕把那朵只剩了残枝败叶的玫瑰花梗用力一扔，光秃秃的枝条打在了莱昂的额头上。莱昂觉得被鞭子抽了一下似的。

“我需要你帮助！……”佩帕大声说道。“好大的口气呀！……我看你确实确实是个不要脸的东西……等将来某一天我看见一个不学无术的家伙挎着个傻姑娘的胳膊向我走近时，很可能我要这样问他的：‘您是谁？’要我向你告别！那好吧，对我来说，同

你明天相见，或者永远不相见，都是一个样儿。”

“那就随你的便吧，”莱昂一边说着一边将手伸出去。“再见，你明天就要和你父亲离开这儿了。我暂时还不能去马德里。我们很可能好久不能见面。”

佩帕猛然把身子背了过去，消失在漆黑如墨的房间里。莱昂往里面望着，什么也看不见。这位学者茫然地站在窗前，富卡侯爵小姐只留下了一点点用鼻子才能嗅到的香粉味。佩帕的身影虽然消失了，可是他似乎仍然看到她站在那身影消失后留下的空荡荡的位置上。

“佩帕，佩帕……”莱昂用亲切的声调大声叫着。

可是，没有人回答他。他在那黑洞洞的方形窗子里也没有看到任何东西。过了一会，莱昂听见了轻柔的呻吟声。他站在窗前又呼叫了一阵子，然而依然没有回音。不过，那呻吟声并没有停止，这是说，黑暗的深处有一颗痛苦的心在呻吟。

莱昂又等了一会，最后，缓缓地离开了那里；他像罪人那样茫然，又像杀人犯那样忧伤。

第七章

两个各有自己打算的男人

他脚下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同时感到有人在他肩上狠狠地击了一掌，并且听到：

“把钱交出来，不然我就要你的命！”

“让我太平点吧！”莱昂说道。他把他的朋友推到一边，继续向前走。

可是，西马拉立刻抓住他的胳膊，拦住了他，并使他以一只脚为轴，将身子返转了过来。在那一瞬间，莱昂很可能看见了几个人在迈着踉踉跄跄的脚步行走着，另有几个醉汉在摇晃着身躯。但是，当他听到西马拉的声音时，那可怕的想象可能随之消失了。西马拉十分严肃，紧锁眉头，他嘶哑着嗓子怒气冲冲地对他的朋友说道：

“真是交了好运了！……我在伊图尔布鲁阿出了大洋相了。”

“放开我，害人精。”莱昂一边愤慨地说道，一边甩了甩被他朋友拉住的那只胳膊。“没心思跟你开玩笑，你别想再让我借钱给你……富卡侯爵离开赌场了吧？”

“他马上就回房间去。这个人的运气真是坏透了。我们这个国家也是这样……多灾多难的西班牙呀！……索利斯这回赢了不少钱。自从他被任命为省长以来，真是步步走运；遭殃的就是

“××银行行长丰坦，还有我……时间还早呢，莱昂，你回房间去拿点钱下来。”

莱昂一句话也没有说，因为他心烦意乱，不像他的朋友对赌博那么有兴头。

莱昂没有像费德里科希望的那样回他的房间去，而是同后者一起进了牌艺厅。我们在上面提到的在赌场上屡次遭殃的人，其中有一个躺在大沙发上，发出震耳欲聋的鼾声，另一个正在往外走，他的表情和声音道出了他的心绪十分不佳。他懒洋洋地拖着双腿，同时裹严身子，唯恐着凉受寒。

这样，厅里就只剩下这两位朋友了。

“我不玩。”莱昂突然说道。

西马拉了解莱昂·罗奇的脾气，他一旦拿定主意是很少改变的。西马拉只好作罢，自己坐在桌子旁边，用精心保护的细长指头抚摩着纸牌。在惨淡的煤油灯下，他小手指上的那枚粗大的戒指闪烁着微弱的金光，他把疲倦的眼睛盯在纸牌上，一遍遍地翻弄着，一遍遍地揅和着。纸牌在他手里犹如一团软面，任其捏揉着。

“我并没有过错，我并没有过错。”莱昂沮丧地说道。他坐在大沙发上，现出一副十分激动的表情。

“什么过错？”费德里科一边惊奇地望着他一边问道。“鬼东西，你一定出了什么事啦。你去哪儿了？”

“我没有生病。至于出了什么事，我不好对你说……我感到极度痛苦，我感到内疚……不对，不是内疚，不是，因为我没有做任何错事……痛苦，感情上的痛苦……我就是把什么都告诉你，你也不会懂的；你放荡，你堕落，你的心早已死去了，你除了追求私利和肉欲之外没有任何感情。”

“谢谢。如果我不配朋友的信任……”

“你不是我的朋友；我们之间不可能有真正的友谊。我们童年时成了朋友，那纯系偶然。老天使我们两个互相漠然相待。你一直生活在这个即使不是充满腐败之风也起码是盛行轻浮之举、虚伪和客套的地方，实在叫我憋闷得喘不过气来，难受得不能活动四肢。我是被我可怜的父亲虚荣心驱赶到这个地方来的，我父亲对我是那样的爱，甚至都迷了心窍，盼望我出人头地。我的性格和我的爱好使我爱上了简朴生活，对学习产生了浓厚兴趣。我父亲经营一片巧克力店，用劳动的汗水赚得一点钱，他希望我青云直上，挤入贵族阶层。他脑子里存有荒诞的想法，他对我说过：‘你要成为侯爵，花大钱，骑高头大马，坐豪华马车，引诱有夫之妇，要有情人，和贵族之家攀亲结友，要当大臣，威震全国，把你的大名排在万人之首。’这虽不是他的原话，但是他确实有这种想法。”

莱昂的心情是那样激动，无法再在沙发上坐下去，于是站起身来。有时候，人应该使头脑冷静一下，避免某些想法过于凝固，看不清问题，有如一团浓烟灌注在脑子里。

“这话从何说起呢？”费德里科问道。“你胡言乱语了，我们……”

“我把这些都讲给你听，因为我已决定离开……我父亲把我带到这里来，可是，这个社会之角的风俗，我实在无法忍受。我不能呼吸，一切都令我悲苦和烦乱，人、事、习俗、语言……以致人的感情，哪怕纯真的感情；是这样，荒诞的感情，反复无常，近似病态，存在于猎奇心灵里的感情，也使我痛苦不堪。”

“你这么激动！”听了朋友慷慨激昂的言词，西马拉信口说道。“你一定发生了什么严重的事情；莱昂，你是受到了意外刺

激。黄昏时,我还看见你心平气和,谈吐理智,待人热情;你是有些悲伤,可那是一个快要结婚、但仍远离未婚妻的男人所特有的忧郁乏兴……来到林荫大道这里,我突然发现你举止茫然,声音颤抖;你说的那些话,我听起来觉得有些言不及意;来到这个大厅以后,我又看到你脸色惨白,不知怎么……你和谁谈话了?”

赌徒目不转睛地望着莱昂,手里不停地摆弄着纸牌。

“我不想告诉你。”莱昂心情平静得多了。“令人烦恼的事情会很快过去的。我将像小鸟在本能的驱使下筑巢那样,按照我的想法去安排我的生活。我已以一个务实的、一个真正务实的人所具有的理智和冷静制定了我的计划。”

“我听人们说过,务实的人是世界上最讨嫌、最能制造祸端的人。”

“我已制定了自己的计划,”莱昂没有理会那位朋友的话继续说道。“我要按照计划做下去,做下去,绝不半途而废;我考虑了好久,像化学家一滴滴过滤某种液体那样精心地权衡了利弊。我要奔向我的目的地,我的计划是正确的、高尚的、美好的、可靠的,它具有深刻的社会性和人道性,符合人生的准则,符合肉体和精神的需要;一句话,我已经决定结婚……”

费德里科摆出一副邪恶、讥讽的表情望着莱昂,听他讲话。

“……我已经决定结婚;在选择妻子时……不,不应该说选择,因为我没有选择,根本没有选择;我痴情地爱上了她。这是命中注定的,那种感情是什么也改变不了的,我的脑海燃烧着幻想,我的心灵深处爆炸声此起彼伏,数学,矿物学,我的认真治学态度,还有我的全部智慧……都在爆炸声中飘浮起来。但是,这并不能阻止我在决定婚姻大事之前冷静地考虑我的处境和未婚妻的人品。决定了的事情就应该去做,费德里科,应该去做;我的

决心是下定了，我的这一步走得十分正确。玛利亚以她的美貌征服了我，这是实情；但是，事情并不止于此，还有许多其他原因。我曾努力控制自己，小心地接近她，端详她，全面地观察她；果然，我发现她在美貌的背后还珍藏着一个真正的宝物。玛利亚善良、俭朴、谦恭；她的智慧并不超群，她无知得令人可爱。这一切连同她思想和兴趣爱好方面表现出的严肃性却促使我下了这个决心，娶她做我的妻子……我对你坦率地说：我未婚妻的亲人并不那么可亲。不过，这和我有什么相干？我将巧妙地躲开岳父岳母就是了……反正我只是和我的妻子结婚嘛，她本人好就行了：她有感情，有理想，天真纯朴，而这在人的性格中正是属于可塑的一类。她受教育不多，对最基本的东西也一问三不知；不过，从另外一方面来讲，她如果因为深居简出而孤陋寡闻的话，这正好使她没有染上危险的陈规陋习、浮华之风和恶劣的风俗。这些正是腐蚀着当今青年的身心健康的东西。你看，我的处境不是蛮好吗？我爱的正是这样的人，这是因为我可以塑造我妻子的性格，而这是一个已婚男人的最伟大的使命；这一点，你懂得吗？……我将按照我的意图改造她，在夫妻生活中这是丈夫的最崇高的理想，也是夫妻永远和睦生活、白头偕老的保证。你看是不是这么回事？”

“我是个腐败透顶的自私者，你还征求我的看法？”费德里科带着讽刺的口吻说道。“莱昂，你疯了。”

“我征求你的看法，等于征求木头桩子的看法。”莱昂说着轻蔑地转过身去。“有些时候，人需要大声讲出他的想法，以便更加坚信自己的想法是正确的。请你只当做我在自言自语好了。如果你不愿意，那就别回答我……是这样；我要按照我的想法去做；我所爱的不是一个性格已经定型，而是需要我去定型的女

人。我爱玛利亚，正是因为她有良好的性格基础，也就是说，她感情丰富，作风正派……她如果见识广，在学校里接受了那种可笑的教育，这非但远不能有助于我的计划，反而成了一大阻力；如果那样，我不得不‘先破坏后建设’了，要进行深层挖掘才能寻找坚实的基础。”

这时，费德里科改变了态度。他把纸牌摔在桌子上，站起身来，在仍然坐着的莱昂四周踱了几圈之后，将手搭在他肩上，并且低声说道：

“学者先生，连最愚昧无知的人也是着眼于未来的；他们也有自己的打算，这打算虽然不是精心制定出来的，但是，他们也许比务实的人更有把握将其付诸实践。我们顺便举个例子吧，驴子就是个务实动物。愚昧无知的人并不谴责婚嫁，而是恰恰相反，他们认为，婚嫁对于社会的进步和各种条件的改善是必需的……”

他又踱了两圈，接着补充说道：

“我指的是个人条件。你一定会懂得我的意思……我们这些人不是学者，就是像妙龄少年那样痴情地谈上恋爱以后，也不会对将来成为我们妻子的那些善良女人的品格做什么认真研究的……我们没有塑造性格的野心，要说塑造性格的话，我们认为性格要么是上帝要么是魔鬼塑造的。那种结婚为了当老师的想法是最为邪恶的想法。在我们目前生活的可怕的年代里，我们应该重视的不是性格，而是另外的东西。人与人之间的财富不均，某些人自降生就遭受的悲惨命运，一个人的价值和他为生存而斗争所需要的物质条件两者之间的不平衡，噢！物种变异学说者们的为生存而斗争，这对我来说简直是恶梦……在这个倒霉的国家里，找不到工作可做，没有钱就别想挣钱……我说的这些

话，你听见了没有？……这些原因，还有其他许多原因，都迫使我们首先考虑的不是我们的未来妻子如何如何，而是……”

“而是是什么？……”

西马拉用手指做了个很普通的手势，继续说道：

“小麦。”

我们已经看到，从他那张圆滑的嘴巴里像泉水般涌出来的都是当今某些年轻人的成套词语；演说家的语言同赌徒的语言的混合物，动听的外国引语和在这里无法启齿的诅咒神明词语的大杂烩……

“现在的日子，”他补充说道，“越来越难过了；像你这样的富翁可以在道德的天空中翱翔，心中没有肮脏的欲望，思想纯而又纯。不过，我们不要言过其实，这是富卡挂在嘴边上的口头禅。我认为，傻瓜们把钱币称做卑鄙的金属，这一点可以看做是一个重大的道德因素。比如我……”

“你？比如你什么？……”

“我……我是说，我手上如果有了钱，会成为贵族的楷模，百年之后也可能得到个尊称。所以，堂弗朗西斯科·库库尔维塔斯和尊敬的先生这种称呼不就变成了习惯用语、固定用语了吗？”

“不管你如何遮掩，你还是流露出羞耻之感。”莱昂说道。“你装成轻松的样子，可是装得并不像你想象的那样逼真。”

“我的朋友丰坦说，一个人只要开玩笑，他就是有所指的。”西马拉耸耸肩膀说道。“绝不能如此轻率地评价一个生活在富人中间的穷汉子。你要记住这一点，和你无法推心置腹地交谈。亲爱的，我的打算还没有最后定下来，只不过刚刚有了初步想法而已……以后看吧……我觉得我已经有了个良好的开端。时间会做出结论的。你结婚以后，沉醉在丈夫兼教育家的幸福之中时可

能要把我忘到脑后去了，不过，你终有一天会听到人家说，不可救药的西马拉也结了婚。我们走着看吧，我们都是朝着那个方向走的。这个可怜虫也有他自己的打算和主意的。我们都是龟类动物，只不过其他人比我的龟壳坚硬，也就是说诡计多端罢了……你不要以为我毫不关心我妻子的道德品质；我很自信，我绝不会和魔鬼结婚。亲爱的学者，她一定会诚恳待我的，一定会这样；我们将生儿育女，还会有孙子。”

“你已经选好对象了？”

“选好了……我应该告诉你，我并不十分看重外表美。高等男人绝不会像你这样让一双所谓的大眼睛和将被岁月刻上皱纹的漂亮嘴巴迷惑和引诱的……唉，正如诗人描述的那样，美貌只不过是 *L'espace d'un matin*^①……美应该是全面的，非一般的，举止端庄，既活泼又惹人喜爱，风趣诙谐……从受教育程度讲，我们并不很高；可是，我们也不想装腔作势地登上教授的讲台……还有许多其他优点嘛，尽管不是那么多；有许许多多怪癖，反复无常，养成了大手大脚的习惯……”

莱昂脸色煞白，用贪婪的目光望着他的朋友。

“……什么摔碎几个不值几个大钱的盘子呀，撕裂一两张牟利罗^②的画呀，弄坏绣花锦缎呀……我都不在乎。有些事情，做丈夫的不必去过问。”

莱昂把双肘支在桌子上，怔怔地望着桌子上铺着的绿色油布。

“你看，时间过得有多快！……”他突然说道，同时站起身来

① 法文，意为“美丽晨曦的一瞬间”。

② 牟利罗(1617—1682)：西班牙画家。

去打开窗子。“天已经大亮了！……”

晨曦射进了大厅，照在两个人的脸上，他们的面孔阴郁惨白。灯光在玻璃罩里一闪一闪的，黑烟细长的火舌伸出罩外，散发着难闻的气味。

“这样的生活怎能让人恢复健康！”莱昂说道。然后，他望望窗外灰蒙阴沉的天空；在这悲凄凄的画面衬托下，两个彻夜未眠的男人越发显得郁闷和惨然了。莱昂茫然地望了一会。一个人在过度劳累时，他的头脑很难意识到自己有多么神魂不定；处在困倦和痛苦中，我们也难以说清楚是在梦乡，还是在真正忍受着煎熬。这时，费德里科发现他朋友异常悲伤，浑身上下黑色装束，还有那黑乎乎的胡须；他黝黑而俊美的面容，由于一夜未眠而布满了瘀斑。端正而宽大的额头挂着愁云，犹如广阔的天空布上了阴云，阳光完全被遮住，只能看见云团在滚动。

莱昂突然把身子转过去，对他朋友说：

“好吧，祝你走运。”

“我很遗憾不能睡上一会。”费德里科说道。“我都困死了；不过，我还得陪富卡上路呢。”

“你也走？”

“我不是给你说过了吗？他们一定要我陪他们……好吧，振作起来，让福星高照，我们都奔向目的地。”

西马拉的话充满了讥讽和邪恶。

“祝你一路顺风。”莱昂说着转过身去。

不一会，侯爵的马车声传了过来，一切准备就绪，只待把即将启程的行人送到伊帕拉依塞亚火车站。费德里科回到自己房间，匆匆忙忙地穿戴整齐；之后，大楼里便响起了客人上下楼的脚步声，拖拉行李声，侍者说话声，佣人喊叫声。莱昂在牌艺厅待

了一会，他虽然听到侯爵和他女儿的说话声，知道他们去餐厅用餐，但并不想出去为他们送行。

过了半个小时，一辆满载俗人和仆人的大马车出发了，后面紧跟着一辆四轮双座马车，车上坐着三位乘客。莱昂看见第一辆马车从他窗前驶过；但是他没等看见第二辆马车便调转身去，将手插在衣袋里，在大厅里从这个角落踱到另一个角落。他自言自语地说道：“我应该冷静些；我并没有过错。”

过了一会，他走出大厅，来到走廊里。虔诚的水疗者们胡乱地披着衣服，一瘸一拐地来到了那里；浴场侍者提着大披巾，一个个走进摆放着大理石圆缸的单人房间，从一扇扇小门散发出含硫蒸汽，传出热水流动声和笊帚清洗水缸内壁声。

又过了一会，他走到林荫大道上，一看到远处的两辆马车驶上了阿尔卡依特沙克小山，便叹了一口气，暗自说道：“不能收拢想象翅膀的可怜的人呀！”

莱昂在自己的房间里休息了三个小时。九点钟时，他登上了马车，向乌戈伊贝亚驶去。他的面色和以前大不一样，仿佛是世界上幸福的人。

第八章

玛利亚·埃希甫霞卡

又过了几个月，莱昂终于结了婚。婚礼这一人生中的大事是在吉日良辰福地举行的，一切都按照计划准时而顺利进行。他内心异常兴奋，犹如沐浴在轻柔而温暖的春风之中，他快活，但不陶醉，心里甜滋滋的；不过，他适可而止，控制自己不要得意忘形，这样便完全摆脱了烦闷心情。既是哲学家又是自然科学家的莱昂认为，他不能也不应该奢求比现在更美好的处境了。

婚后，玛利亚·埃希甫霞卡的风姿越发动人了。新郎看到新娘美容倍增，不禁觉得那是大自然对新婚夫妇的热情祝贺，是对如愿以偿的婚嫁想法的美好祝贺。“我们两个人是一块双面镜，互相依存，有时我们不知道镜子里面的人像是我还是她。我们之间的感情也像双面镜那样亲密。”

玛利亚·埃希甫霞卡新婚伊始，对丈夫表露出的是腼腆的、近似冷漠的爱，犹如她爱的是一个有教养的、刚刚摘掉面纱的丘比特^①，然而她的爱很快像火一般地燃烧了起来。开始时，那爱隐藏在帷幕之后；以后，它才露出真正的面孔来：那是一团燃烧着的松明，是一尊绝妙的圣杯，又是一条永远令人焦虑不安、以致安详地窒息而死的套索；由此，新郎在一段时间里将他的施教

^① 丘比特：罗马神话中的爱神，即希腊神话中的厄洛斯。

计划忘在了脑后，尽管他的头脑清醒的时候，理智提醒他必须立即实施他的计划，在实践中将最美好的想法变为现实。他渐渐地恢复了常态，如波似浪的感情开始平静了下来，重新退潮到它在心灵中的原来位置上。最后，他如大梦初醒，看到自己灵魂像被洪水长时间浸淹过的广阔而美丽的沃土一样。但是，洪水正在退去，先是高山，其后是坡地，再后是平原，陆陆续续露出水面。这时，莱昂说道：“这一切正在成为过去；该是宣布它们结束的时候了。事情一旦过去，我将坚定不移地去解决那个敏感的问题，开始塑造——这个词在雕塑艺术中是屡见不鲜的——玛利亚的性格。她是一团绝好的泥土，可是尚没有加工成型。”

莱昂·罗奇的妻子有一副洒脱的仪表，身材匀称，腰身和体态优雅动人，各个部位是那样紧凑而有比例地结合成一体，没有一位雕塑艺术大师会想象出一尊那样完美无缺的雕像。她有一头乌亮的秀发，面部皮肤白嫩，虽不很红润，又略显苍白，但这更突出了她严肃而炽热的表情，以致见到她的男人无不大有迷恋之情，对其丈夫嫉妒三分。她不是典型的西班牙女人，具有她那样绝美体态的女人在我们国土上是十分罕见的，这是因为我们很难在真人身上见到那密涅瓦^①一样的女性的，虽然在西班牙和马德里这里有许多智慧女神像，但是，最猎奇的小伙子走遍东西南北也只能找到玛利亚这样唯一一个尽善尽美的模特儿。她那大而有神的眼睛有如两汪流动的碧蓝海水，闪耀着金光；隐藏着丰富感情的目光常常平静得近乎冷漠地望着什么；而如果她置身于众人之中，被许多双乌黑的眼睛包围着，变成众矢之的时，我们会看到她的目光更加漠然乏情。然而，玛利亚的目

^① 密涅瓦：罗马神话中的智慧女神，即希腊神话中的雅典娜。

光不是以漠然乏情而是以充满骄矜之气而著称的。她的双唇是那样红润，仿佛是刚刚切开的伤口；她的颈项典雅；胸膛丰满而无赘疣之感；她的一双小手恰似两团细嫩的肉，和梅利贝亚^①的手一样秀美。

玛利亚谈吐稳重，但常常流露出拨动听者心弦的抱怨情绪。她很少发笑，笑得是那样少，以致傲慢的名声日甚一日地传遍四方；她在交谊活动中是那样谨慎，严格说来，她没有一个要好的女友。她从小就十分懂事，连她父母都称颂她是全家光荣历史上的出类拔萃的一员。

经过十个月的恋爱生活，莱昂才同玛利亚结了婚。他的妻子有超群之美，容貌酷似天仙，她的面部和身体具有古代雕像，即美学所规定的一切优美线条。他第一次见到玛利亚是在镇府举行的一次集会上，他一见钟情，没说上几句话便被玛利亚征服了。那时，玛利亚刚刚步入社会，正值青春妙龄，她那女性美还带有稚嫩的印记；俗话说，人的童年是迷人的早晨，而玛利亚的美依然点缀着露滴。他如同田园牧人那样坠入了情网，尽管这样说未免使人有些羞涩；他本人也常常惊奇地发现，测绘员的经纬仪和矿物学家的喷枪，常常在他手里变成游荡牧人的芦笛或横笛。

那么，他在自己妻子身上是否看到了远比超群之美更多的东西呢？在那如痴似狂的初恋日子里，他的心哪一部分跳动得更激烈些？一个吹嘘要把玛利亚驯服得如羔羊的人，现在被想象的翅膀托向高空，拖往远方，这实在是一件很有趣味的事。

*

*

*

① 西班牙文艺复兴初期最杰出的剧作《塞莱斯蒂娜》中的女主人公。剧作出版时无署名，一般认为其作者是费尔南多·德·罗哈斯(约1465—1541)。

玛利亚是在阿维拉附近的一个乡镇上跟她外祖母长大的。外祖母十分固执和威严，她总是把家规家教挂在嘴边；然而，她从来没有具体解释那是些什么样的家规家教，同其他人的家规家教又有哪些不同。外祖母六十岁上，不得不做出这样的牺牲，从浮华的大世界来到乡间狭窄的房舍，放弃富裕喧闹的生活而过着荒原上的孤寂日子，她讨厌马德里日复一日的街谈巷议，对村民间的耳语和传闻产生了兴趣。正是在这样一位高尚夫人的关照下，玛利亚接受了初步教育。她很会朗读，但写起字来却很吃力；她朗诵教义时，连标点符号也不漏掉。一位知识广博的女教师传授给了她一些语法和地理知识，除此之外她便一无所知了。后来，小玛利亚翻阅了一些书籍，学着积累了某些方面的常识，掌握这些常识并不需要花费多么大的气力。

在那段乡村生活中，她的孪生哥哥路易斯·贡萨加同她住在一起。外祖母痴情地爱抚着这对兄妹，称他们是为她送葬的天使；她常常这样说，在那可怕时刻到来时有他们呆在床头，她这么虔诚的教徒会更容易地让上帝知道她最后在想些什么。兄妹俩也赤诚地互相爱怜着，他们一同玩耍，一同做功课，一同食用午后小吃的面包和奶酪，也一同接受外祖母的热烈亲吻。他们还一同到阿维拉卵石滚滚的田间散步；入夜，他们坐下来，仰着头，争先恐后地数着天空的星斗；在那里，星星比在世界任何角落都显得清晰。人们常常听见他们这样说：

“你数那边的，我来数这边……你别侵占我的星空，也别越过你的星空……喂，这边的星星是我的……我们两个人各有自己的半边天。”

“一切都是属于你们两个的，”一个衰老的声音从开在高处的窗子对他们说。“喂，我的小天使，快回来吃晚饭吧，时候不早

了。”

兄妹俩经常阅读圣徒的生平传略；在那孤寂的地方，他们只能读到这样的书；两个年幼的孩子对圣徒们遭受苦难、备受折磨的历史是那样感兴趣和认真学习，以致也希望受点磨难，于是产生了圣特雷莎^①讲述其童年经历时介绍过的那种想法，她和小哥哥决定到非教徒地区一游，让那里的人割下他们两人的脑袋。玛利亚和小路易斯在一天早晨离开家门，在那贫瘠的大地上走着，他们下了决心，如果上帝不让他们遇上摩尔人，不把他们大解八块，绝不停下脚步。他们走累了，倒在一块岩石旁睡着了，造物主，万能的上帝，亲切地吻了他们之后，便把他们交给了乡镇警察局。警察先是收留了他们，随后把他们送回家中。

他们生活在一个近似荒无人烟的地方，远离人类社会。神父称他们是“荒漠里的幼童”，常常把他们放在自己的膝盖上，一块搬弄着手指玩。每个手指象征着某个人物，几个手指凑在一起便可以演一出喜剧或短戏了。比如：大拇指代表教士，他来到一座女修道院门前，粗声粗气地喊人叫门，这时无名指操着童音回答道。“当，当当。”“谁呀？……”“我是教士，想进去。”原来是教士佩得罗来讨吃卷心菜，修女们打了他几棍子，他气冲冲地退出门外。孪生兄妹俩十分开心，笑得合不拢嘴，而在他们那样的年龄上，一般孩子还在玩洋娃娃呢，并不去搬弄手指演戏。

他们渐渐长大了，玩游戏的方法不像从前那样原始简单了；他们仍然阅读那类书籍，他们的性格十分严肃，作风端庄。路易斯·贡萨加性格内向，有头脑，安分守己，不淘气，这一切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不过，人们对他们有一点不甚满意，他们总喜欢在荒

^① 圣特雷莎(1515—1582)：西班牙神秘主义女诗人，一生为宗教改革而奔波。

无人迹的卵石地上踱步，呼吸那时时轻拂着巨大花岗岩的柔软而凉爽的空气，这些花岗岩有如一座巨型建筑物的废墟，又如被水流冲走了肌肉只剩下骨架的庞然大物。他喜欢一人独处，幻想着放牧在那已经死去，尸体变得干枯了的阿卡迪亚^①人骷髅中间跳跃，干渴而瘦弱的羊群。他不怕寒冷，不畏酷热。一天，人们发现他躺在野地里唯一的一棵树——松树——的树阴下，表情阴郁，露着光秃秃的脑袋，一副犹豫不决的神色，恰似一位幽居者。他好像在说：“我们大家迟早都会死去的。”路易斯·贡萨加用一支秃头铅笔，一边在纸上写着什么，一边不停地舔着笔尖。一天，神父看到了他，将他写的东西一把夺了过去，原来是几行歪歪扭扭的字，没有韵调，没有灵感，没有语法，几乎每个字都有拼写错误；神父不停地发笑，他对人文学也是懂得一二的呀！

“这既不是诗句也不是散文。”他说。

不是诗歌也不是散文，可却是一首真正的诗：一节节抒情诗，一段段《圣经》文字，绝好地表达了一颗修炼心灵在怎样地激烈地跳动着。“夜幕降临了，天国的羊群由俊美的天使保护在最广阔蔚蓝的原野里奔向四面八方……昨天，上帝在这里走过，他坐在闪电拖拉的、载着滚雷的车上，雷声伴着冰雹，汗水伴着雨滴……我犹如劲风中的火焰颤抖不止，我脑海里是那样翻滚着波涛，恰似一块被河水拖着滚动的小石……我如一棵干枯了的刺蓟那样易燃，燃烧后变成青烟，甩掉灰烬，直升天空。”神父读到这里，不禁笑出声来。

一天，外祖母比往常起来得晚，面孔烧得红红的，言语困难，

^① 指古希腊伯罗奔尼撒半岛中部山区，阿卡迪亚人的牧歌式生活，使它在古罗马的田园诗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作品中被描绘成希腊的世外桃源。

两颗眸子像陈旧的钮扣闪烁着，只是由于长期摩擦才发亮有光似的。全家人悲痛地发现，老夫人满嘴胡话。这虽然不是什么新鲜事；但最近发作得越来越频繁，甚至接连不断了。因此，应该说并非可以忽视的小事。神父给这位老夫人诊脉时，她把披巾搭在肩上，一把抓住神父的胳膊，像疯了似的，一边狂笑着，一边喊道：

“我们跳舞去……神父先生，我们跳舞去！”

她拉着神父转了两圈之后，便重重地倒在了地上。神父只给她做了终傅^①。外祖母就这样死去了。埋葬之后，两个孪生兄妹便回到自己的父母身边。那时，两位双亲正过着缺衣少食的生活，日子十分紧张。路易斯·贡萨加被送到了卡里翁·德·洛斯孔德斯，从那里去了法国；玛利亚呢，她在外祖母家里养成了粗野性格。这一点很令全家沮丧，于是把她送进了一个被称之为学校的地方。两年后，当从学校出来时，脸上便涂了一层光彩，在那种地方是很容易做到的。母亲把她带给朋友们看；这时，特列利亚一家时来运转，开始摆脱了贫困的黑暗深渊，最后，侯爵夫人丢弃了那套令她十分厌倦的房子；有好长一段时间，人们发现母女二人常常出入贵族社会的各种场合，一群群献媚者像专栏评论家舞笔弄墨那样鼓噪唇舌，对她们大献殷勤；她们只要见到包厢和 Landau^②，便现出厌烦的表情；夏天一到，便去外地避暑，冬天返回时更加神采奕奕。朝夕盼望的日子终于来了：玛利亚结婚了。

对特列里亚一家来说，这桩婚事犹如财神临门。特列利亚家

① 基督教的“圣事”之一，即给临终的人敷擦“圣油”。

② 法文，意为“双篷四轮大马车”。

族属二等贵族，它的家产在其选择女婿时是不大可能使他们产生巨大忌虑的。随便怎么说好了，当今的贵族之家对贵族称号并不那么迷信和热衷；如果他们这些将殷实的家产同显赫的历史结合起来的人家被排除在贵族之外的话，他们将毫不迟疑地接受那种行之有效的、益处甚多的联盟，即贵族和金钱的联盟，我们常常看到，出身显贵的小姐接受——愉快地接受——新近获得称号的侯爵、时来运转的伯爵、飞黄腾达的政治家、战功卓越的军人，甚至实业家的子弟们的求爱。现代社会染上了健忘症，而这对它本身正是有益处的，很快会把悲苦平凡的身世遗忘掉的。有时候是个人功勋，有时候又是家产，渴望求得平衡，求得平衡，强烈地求得平衡；我们的社会迈着巨人脚步走向姓氏的平等阶段。在历史悠久的那些国家里，没有一个国家会很快变成没有贵族的。之所以如此，有两个原因，其一是生意，它使我们大家都变成了平庸粗俗之辈；其二是政府，它把所有人都封为贵族。

开始的几个月，新婚的生活还是美满的，幸福的，除了玛利亚的亲人在那段时间里时而给他们带来一些不悦之外，并无太大的事端。又过了些日子，莱昂便开始认识到，他妻子依然对他温存多情，但爱计较小事，而这要比正常状况持续得长久。当然，如果妻子不拒绝迁就丈夫的某些想法和感情的话，这些事本来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莱昂看到，玛利亚一方面继续痴情地爱着他，另一方面却没有表现出一点接受他并非全是非宗教一类规劝的意思。在这后一点上，丈夫是尊重妻子的信仰的。他悲痛欲绝，他大失所望！那并非是可塑的雏形性格，而是业已铸成的强硬性格；并非柔软的泥团，随时听从灵巧的双手的加工、捏制，而是一块冷冰冰的铸铁，谁若是用手去触摸，它不但永远不后退一步，反而要教训教训触摸它的手指。

他们结婚一年以后的一个夜晚，房间里只有他们两个人。夫妻已经亲切地交谈了好一阵子，一致认为，思想上的一致是所有和睦婚姻的不可摧毁的坚实基础。谈话结束以后，丈夫拿起一本书坐在壁炉旁，翻阅了起来，妻子则静静地祈祷。玛利亚·埃希甫霞卡突然从跪凳上站起身来，走到丈夫身边，并将手放在他肩上。

“我有一个想法，”她一边说着一边用神秘的碧绿目光望着他。那时，她那闪烁着碧绿和金黄光芒的眼睛充满着一种罕见的温情，这无疑是因为那双眼睛刚刚看到了上帝。“莱昂，这个想法很令我兴奋。”

莱昂停了一会，就又继续看起他的书来，因为他还没有读完那一段落；后来，他听见自己妻子又开了腔：

“我把我的想法告诉你，”她补充说道。“我是个弱女子，在许多方面不如你，但我要在知识和经验方面打一个大胜仗；自认了不起的你，面对我的胜利会永远感到望尘莫及的。”

莱昂拉起她的一只手，一连吻了三次，说道：

“我并不比任何人高明，不过，你不在此列。”

“对，是这样；这很令我欢愉，激励我更加努力去建树我的业绩……你有你的想法，并且认为这想法坚不可摧，就是说，你想改变我的性格，而我有我自己的爱，这爱比任何想法都高尚；就是说，我要设法让你放弃你的想法，并且按照我的面貌把你改造过来。这是一场多么伟大的战斗，又是一个多么伟大的胜利呀！”

“那么，你将怎么达到你的目的呢？”莱昂说着用手搂住妻子的腰肢。

“我不知道是不是该从一滴一点做起……或者，干脆这么

办！”

玛利亚说完“干脆这么办”，便一把夺过丈夫手中的书，扔进壁炉里，炉火烧得正旺。

“玛利亚！”莱昂茫然不知所措，一边高呼着，一边伸长手臂，想去拯救他那可怜的“异教徒”。

玛利亚用双臂抱住莱昂，使他动弹不得。她吻了吻他的额头之后，便回到跪凳上，重新祈祷起来。

那是一本什么书？玛利亚的祷文又说了些什么？

第九章

特列里亚侯爵夫人

特列里亚侯爵夫妇住在宅第底层的房间里。莱昂·罗奇一心想着把自己的家尽量安在离岳父母远些的地方，因此，早些时候就在东市区的偏僻处租得一幢漂亮的房子。我们在他结婚两年以后将在那里看到他。

“早上好，莱昂……你怎么就一个人？小玛利亚呢？……噢，对了，她要去望弥撒，我本来也想去来着；可是，时间已经来不及了……那我就去圣普鲁登西奥教堂望十一点的弥撒吧……你怎么了？……脸色太苍白了。你们吵架了？……嗯，我得坐下来……告诉我，那几尊雕像，你花了多少钱？雕像漂亮极了。你收藏的那套青铜器也很漂亮……可是，你说说看：你是不是还想往这房间里堆放书籍呀？这里简直变成了亚历山大图书馆了。噢！现在的青年人可不都是你这个样子呀！……当今的青年人都怎么的啦！那些恶习缠身、游手好闲、体弱多病的青年，今天成了我们这个社会的花朵；等他们长大成人，到了壮年的时候，我不知道这个世界该变成什么样子了？……不过，还有更糟糕的事情呢。就算青年人轻浮、不学无术……可是，上了年纪的人比他们更加堕落，更加放荡，更加挥霍，更加懒惰……我有件极为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谈谈，亲爱的孩子，坐下来，听我给你说。”

侯爵夫人用她那优雅的手拍了一下身边的软椅扶手。莱昂

坐了下来,准备听听岳母说些什么。岳母是位仪表典雅的贵夫人,她在度过了漫长的青春期之后突然遭到了病魔的袭击,人一下子垮了下来。那病魔犹如债权人一样,越是姗姗来迟,越是冷酷无情。尽管如此,她的面庞上依然残存着美貌的光彩,这光彩正在并非总是涂抹得巧妙而适度的脂粉的香气中悄然消失。这恰似日落西山一样,然而却没有太阳余辉那样的艳丽色调。她昔日的身体是那样婀娜多姿,如今已经变得弓背弯腰了,好似预感到了自己离冷冰冰的墓穴不远了,尽管身上的铁背心使那座日渐塌陷的“建筑”表面上看来还算坚实,尚有丰满的肌肉。她的一双大眼睛,乌黑明亮,在那奄奄一息的肌体上称得上是被死神追捕得最轻微的器官了,时而闪烁着令人痴情的光芒,好像聆听那些古老而制作圣像的学院式颂歌时给人的一点点灵感。她本来有一头安达卢西亚女人那样的乌黑头发,但后来变成了威尼斯女人特有的金发,而现在这金发正在变成银白的了,头上仿佛沾满了白粉。

她的面部皮肤已经变得粗糙不堪,皱纹叠起,然而这却被一种似乎是人工植栽的汗毛掩盖殆尽。她皮肤上涂抹着香气扑鼻、具有灵丹妙药功效的脂粉,这恰如剧院的舞台布景模仿绿油油的森林和万里无云的天空那样,目的在于骗骗观众罢了。不过,这位贵夫人的身体每况愈下,她那干枯的面颊上所多少取得的那种艺术效果,常常是得而复失的,这是因为花钱买来的白皙面孔却使得她的牙齿显得烟黄了,虽然她仍然有一口漂亮而整齐的牙齿呀!她那动人的高傲的微笑,使她时不时地露出牙齿来;如果这优雅的双排键钮像一支自认在战斗中已经做出相当大的贡献,从而开始解散的军队的话,她的那个古老的习惯也该改变的了。她穿戴考究,且显得洒脱。她喜欢讲话,其内容都是些缺

乏头脑的庸人一般谈话的没有实质性的东西，而她常常动用心计——并非总是心与愿违的——往那酷似滔滔河水的语言巨流中注入一两句巧妙的话语。

“太太，您说吧，我来听。”莱昂说道。

“我不喜欢转弯抹角。”侯爵夫人补充说道。“再说，玛利亚很可能跟你说过这件事情了。你岳父是个不可救药的家伙。”

“我看您有些言过其实了。侯爵只不过喜欢玩玩……这在无所事事的人当中只不过是件极普通的爱好罢了。”

“不对，不对，你不要为他辩护。奥古斯丁近来的表现很令人琢磨……他都那把年纪啦！……奇怪的是，他年轻时不爱交际，处事谨慎，不多言语，总是关在家里。你应该知道，他如今变成了个老色鬼，多么让我沮丧呀。这非同别的什么事儿；只用三个字就可以把他描绘得淋漓尽致：老色鬼。两年前，几乎就是从你和我女儿结婚以后，我的这位亲爱的丈夫便开始光顾青年人的俱乐部了；他和一些小青年来往很是密切，这些人简直把他弄得神魂颠倒；整夜整夜地待在外边，打牌赌博……不过，你没有发现他都显得青春焕发了吗？你坦率地告诉我，他整天把自己打扮得像毛孩子一样，你不感到可笑吗？他和马德里的那些不三不四的青年人混在一起……真是叫人哭笑不得呀……西服领上总是挂朵花……今天早上我跟他讲了一些严峻的事实。我不知道他将如何付给裁缝钱，因为他做衣服花的钱多得令人生厌……莱昂，在家人面前，什么都可以和盘托出。我这位好丈夫大把大把地花钱，他一辈子没有，也不可能有那么多的钱。他从来不是个生活有条理的人，但也不挥霍无度；他从来没有在纸上记过开销数额，但也没有追求过那种不量入为出的奢侈生活……而谁又是这一切的牺牲品呢？是我，是我；我一向做出了牺牲，而现在，当我的

身体垮到这种地步，正需要安静和休养的时候，还必须做出牺牲。唉，我多么羡慕你这个家的安宁气氛呀！在你这里，我如果有一立足之地，即使做女佣我也是求之不得的！……我这辈子受尽了煎熬。奥古斯丁挥霍无度，钱不等到手便花个精光；古斯塔沃为人正派，心地善良，可是和父母没有感情；莱奥波尔多愚笨笨的，尽管我那么规劝他，他还是没有改掉游手好闲、大手大脚的恶习。还好，上帝在如此严峻考验我的同时，很是怜悯我……作为一个母亲，有像路易斯·贡萨加和玛利亚这样的儿女，该是多么骄傲呀！路易斯·贡萨加酷爱他的宗教事业，神父们对我说过，他会成为一个真正圣徒的；玛利亚呢，她和你结婚以后生活很幸福，同你一起为人们做出了表率，你们是一对恩爱和睦的夫妻。遗憾的是，你们到现在还没有孩子！”

说到这里，侯爵夫人已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眼睛里闪出了几颗泪珠；但是，她没有让泪珠顺着面颊落下来，很快用手帕捂住并且擦干了。接着，她又继续说起了令她那贤妻良母之心疚痛的种种苦楚。她说，她为侯爵的轻浮性格，为古斯塔沃和莱奥波尔多不听管教，或者说，为他们的暴躁脾气，不知默默地忍受了多少痛苦；为了特列里亚一家不致破落，她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年华；为了维持家境，她甚至变卖了一部分并非一粒半粒茴香种子一样的嫁妆；不过，她将值钱的那部分留了下来，留了下来，并且要永远收藏在自己身边，即使侯爵追求青年人生活，两个儿子不走正路，使家境完全败落，她也不拿出来。她绝不能让自己上了年纪时过着无依无靠的生活，也不能靠和富翁结婚的女儿不断接济而过活；她的丈夫太轻率了，早已把特列里亚一家家产丢在了赌场的绿色方桌上和女舞蹈演员的房间里，她的性情，她的原则性，她的人格都不允许她为这么一个男人变卖掉嫁妆中最值

钱的首饰……假如她把一切都讲出来,把最见不得人的东西都讲出来……

“是的,我要讲出来……对你什么都可以讲。”她补充了一句,同时心情颇为欢愉地望着自己的女婿。“你不仅有义务,而且也有权利了解你岳父的弱点……有人告诉我,侯爵和一个女人勾搭上了……你大概看见过那个女人,也许听人家说起过她……就是那人们叫她帕卡或帕吉拉的女人……她是个贱货,不过人还有点姿色,打扮得入时。她将佛洛伦达伯爵仅有的一点点家产也都吞食了……你来想想看,奥古斯丁那个鬼东西,有一只脚都几乎踏进了坟墓……这不仅仅使人气愤,更令人同情,不是这样吗?”

莱昂沉思着。

“孩子,你在想什么?”

“我在想,夫妻生活中最重要的道德品质,是要有耐心。”

“就是说要忍受,要忍耐……可是,我这一辈子一直是在忍受煎熬呀!……奥古斯丁挥金如土,疯疯癫癫,如果他不再做出什么影响我们家名誉的严重事情,我就继续忍耐下去。我的处境艰难极了……你有什么看法?噢!你借给我的那六万雷阿尔,我们已经说好了,本应这个月还给你的;可是,我不得不十分遗憾地告诉你,我不能还给你了。”

“这没有什么关系。”莱昂说道,他希望悄悄地打断这个话题。“您不必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问题是,我不但不能还给你那三千杜罗,而且还需要再借三千杜罗呢。”

“这也没有什么关系,您会得到另外三千杜罗的。”

“又是三千杜罗!这太可怕了。你这么善良,我真过意不去!”

……这是最后一次了，我已经下了决心，一定要勤俭持家……我拿我的科拉莱斯·德·阿里瓦那幢房子向你做担保。”

“没必要做什么担保……我再说一遍……”

“太感谢了，太感谢了！……你真是个好孩子！……我是那样爱你！……我该怎么报答你呀？……”侯爵夫人说道，看得出，她真的激动了。“还有，你听我说，你也应该感谢我呢。我一直在关心着你，关心着你的生活，有好几次我都尽力帮助你，把可能给你的幸福罩上阴影的乌云排除掉。昨天晚上，我还和你妻子吵了一架呢。”

“和玛利亚？”

“对，和玛利亚；她也有她的缺点，尽管人们说，她的那些缺点无非是过分注意自己的品德修养。她信教，是一个再虔诚不过的教徒了，这你是已经知道的。我早就看出来，你们两口子因为宗教问题大概闹了几次不愉快。”

莱昂叹了口气。

“只是有数的几次。”他说，“不过，没有什么了不起。”

“得了，你别小看那些事情。”侯爵夫人说道，她为莱昂把自己认为应该重视的事一带而过而感到沮丧。“可怜的姑娘一个心眼儿地爱着你；她把对你的爱置于一切之上；但是，你是一个大名鼎鼎的无神论者，这很令她痛苦。你早就知道了，我女儿的想法是坚定不移的，是不可更改的，正如荒原上的野兽一样。”

莱昂悲苦地点头作答，他的回答包含着多少苦水呀。

“就算她对你不信教很不高兴吧……那也是很自然的事……我们从教育中获得了一种信仰，我们要永远和这种信仰生活在一起，直至伴着这信仰死去。可是，她为什么哭呢，为什么失望呢？原来是你不像她那样天天去教堂，每月做忏悔，也不乱

花钱……唉，这太可笑了。我昨天晚上好生开导了她一番……你怎么看这件事？……我很生气，狠狠地骂了她一顿，像敲击铁块那样敲击了她那顽固不化的脑袋，最后……”

“最后怎么样？”

“我说服了她，是的；我使她认识到：有些事情不该要求男人们去做；如果这些事对我们女人来说是顺理成章的，而对男人来说就很可能是笑话百出、让人笑掉大牙的了。要想把当今的男人拉进教堂，那可比上青天还难呀。我来告诉你一件事：玛利亚把时间花在祈祷上面，而你把时间用在学业上面，你们可以生活得很幸福嘛。为什么两人一定要过分地闹别扭呢？难道你不让她去做她所希望做的祈祷吗？现在的男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和他们硬碰硬不行。没有谁比我更虔诚地信仰宗教了；可是，我并不想插手我不懂的事情。我们妇道人家不是先哲，我们只知道固守信仰，固守信仰，固守信仰。如果一对夫妇为此而发生不和，我认为是最愚蠢不过的了……但是，你不知道她为什么那样做吧？她只是盼望把你改造成为另外一个人，使你抛弃你的想法而崇拜她的想法……唉，听到她讲出这种话来，我真是哭笑不得。你知道她怎么说吗？她说，她的最大欢愉就是把你放在这里的书全部烧掉……多么遗憾呀！这些书装订得多么漂亮呀！……我总是这样提醒自己，只要我的丈夫十分爱我，除了我他谁也不爱，我就默许他不跟着我去做祈祷……是嫉妒读书吗？她从来没有这样的嫉妒心理。只有愚蠢的女人才会那样呢。你想象不到，我是花费了怎样的气力和她交谈的；我告诉她，你是世界上最好的男人……她同意这一点；可是……她的‘可是’多着呢。我对她说，你比她有能力，你比她不知强多少倍；所谓的无神论只是一种怪物，尽管人们谈论无神论者，但实际上是不存在这种无神论者

的，这正如以前人们张口巫婆闭口巫婆，实际不存在巫婆一样。我劝她不要去干改造你成为教徒的蠢事，为了维护家庭的永恒和睦，最应该做的事是稍稍减少一点她的那唯一怪癖，你看，是不是这样？……也许她应该换一个忏悔神父，不是这样吗？在这一方面，她应该向我学习。我是一个虔诚的教徒；我不折不扣地信守教规；为宗教信仰做出我力所能及的贡献；我没有任何其他奢求，只此而已。你说说看，我女儿是不是该向我学习？”

莱昂根本没有作答。他沉默不语，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突然间，他像驱走嗡嗡作响的黄蜂一样，说出了一个阴郁的想法。他望着岳母，说道：

“您要的六万雷阿尔，我今天就打发人给您送去。”

“啊！看你，还一直挂念着这事呢。”侯爵夫人说道。她喜形于色，满脸放着光彩。“好吧，你就打发人送去吧，到时候我给你开张收条……可是，我在这儿唠叨个没完没了，你如此热心地陪伴着我，我都忘记我还有急事要办呢，有急事等着我去做，还有急事呢。已经十一点了！我都赶不上十一点的弥撒了！……”

她急匆匆地站起身来，将手伸给她的女婿，让他吻别。

“今天是保莱蒂神父讲道……再见……我得跑步去圣普鲁登西奥教堂啦。你对你的妻子有什么要说的吗？我告诉她快些回家来，你一个人太孤单了。再见，再见。”

第十章

侯爵

侯爵身材矮小，长着一张女人样的标致面孔。看来，那是人工修饰的脸蛋；他虽然严肃，但有些做作；他的面孔又好像在展览着各种化妆品，因为侯爵每天都要从他的梳妆盒里取出点什么涂在脸上，真是老来俏呀。他的眼睛，鼻子和嘴巴，同自己女儿的一样端端正正；不过，女儿能吸引许许多多追求者的目光，而他却令人耻笑。而且，他那严肃的表情常常变得滑稽可笑，这是因为他那美女一样的脸蛋安装在一个区区老叟的头上，既可怕又可笑。

他穿戴得体考究，举止洒脱，待人接物有礼；但他性情反复无常，这倒把他缺乏慈悲心、缺乏善良心肠、缺乏智慧的诸弱点掩盖了起来，把他这个人点缀得酷似一本没有内容，但装帧精致的书籍那样放出异彩来。他人倒不坏，绝不会干出惹起街谈巷议的坏事；但也不会做出什么好事；他是一个性格软弱，花钱如流水的乏味混合体，如果称他是个堕落之徒的话，与其说那是因为他自身因素，毋宁说是和外界接触的缘故。像他这样的人多得无法计数，人们很难把他从和他地位相同的人中区别出来，这是因为，除了极特殊的情况之外，只要失去了特性，不管是上层人物还是下层人物，都会变得让人捉摸不定，直到新词语发展了，用贵族群体这个词才能赋予他们一个确切的定义。

这个头脑空空如也，没有灵感的人，讲起话来却口若悬河，绘声绘色，对报刊和法院的习惯用语能倒背如流，一点不错，不增加一字，也不减少一字。他是被许多人称为智慧结晶的那些套话、习语的尽职尽责的宣传者，也是那些一直盼望多些具体管理方法，少些政治的人之一；他确信这个国家是无法管理的；希望将我们先辈的可贵信仰长期保存下去，以便使我们再次让我国人民和外国人民感到惊愕；他坚信此地不可能有任何好东西，尽管这个国家土壤十分肥沃，但已是无法重建的了；他同时虔诚地坚持卡斯蒂利亚绅士品格、西班牙人民从未减弱过的宗教性、本世纪唯物主义倾向和其他方面的不可摧毁的信条。另外，他对乌托邦深恶痛绝，对他来说，他不懂得不理解的东西都是乌托邦。正如我们看到的，他滔滔不绝地讲起话来时，不乏妙趣横生的词句。

“你总是在这里，你总是在这个倒霉的办公室里，它明亮宽敞，并不比修道院院长的单人房间逊色；它又拥有那么多的艺术品，能同亲王的房间媲美……亲爱的莱昂，你总是在这里。哪里都找不到你。玛利亚呢？她昨天晚上待在家里，又像往常那样大哭了一场。她妈妈是怎样劝说她的呀。米拉格罗丝和她嘀嘀咕咕……我看她们两个人在说你的坏话。她们心里只想着购买剧院月票和去圣普鲁登西奥教堂做三日祈祷。望过弥撒之后，所有的女人便都聚集在一块儿谈论时装……你病了？脸色煞白，你怎么啦？”

“我？”莱昂说着望了岳父一眼，犹如大梦初醒，此刻正站在一个陌生人面前一样。“您说什么来着？……”

“我问你是不是病了？你脸色很难看。昨天晚上在富卡家里还说起了你……说句老实话，我从来没有看见侯爵情绪那样坏

过。自从佩帕和西马拉结婚以后，可怜的堂佩德罗只好把苦水咽到肚子里……可怜的佩帕呀！人们说，不知道费德里科干了多少鼠窃狗偷的勾当……佩帕的小女儿可真漂亮！……你见过那孩子吗？怎么不去看看？……我知道，你一定有好烟抽……”

两支哈瓦那雪茄烟点燃了，青烟混杂在一起，缭绕而上，直升天花板。有一阵子，在那间布置讲究的房子里笼罩着死一般的寂静。只听得花匠在浇灌花坛，水从管子里缓缓流出。在远处的房间里，关在笼子里的鸟儿不停地唱着，好像每一个音符都是一个单词，在谈论着、发表着自己的意见，讨论着如何以最好的方式在瓦格纳^①式的脑海里谱写交响乐章。书房里，一张大型地质地图摊开在几乎如同教堂读经台一样大小的台子上，一条条彩色长带标明着地球的各个地质年代。桌子上，几朵鲜花被剖切了开来，露出神秘的子房；一条条小虫子已被碎尸万段，变成了切片；一枚枚贝壳被拦腰锯断，显露出漂亮的拱式壳内的玫瑰色调和珍珠般的光彩，一张张挂图上描绘着鸡蛋孵化过程的各个阶段；还有大得如同椰子、纸板制作的人眼构造图，在这些杂七杂八的东西中间，一架显微镜的镜头在反射着一束阳光，犹如一道猎奇的目光照耀在侯爵的头上。侯爵的头已经光秃无发，吸引着人们去研究颅检术。

“你也搞自然历史呀？”侯爵露出一副容忍的表情说道。“自然历史是当代科学，是唯物主义科学，你在为人类做着何等重要的贡献呀！你在铲除人们头脑中的虔诚信仰，使之变为……变为什么呢？……就是那个著名的假说：我们是雷蒂罗公园里那些毛猴子的表兄表弟！”

^① 瓦格纳(1813—1883)：德国作曲家、文学家。

侯爵孩子似的格格笑起来，他是在笑自己的那个想法；随后，他往书架上扫了一眼。

“你知道吗？”侯爵突然说道，“我是作出关于流浪汉法规的正式报告的委员会的发起人。”

“你们的报告一定十分精彩。”

“噢！这个问题很棘手。”侯爵补充说道，同时把身子靠在摇椅背上，这样一来，他便仰望着天花板，双腿吊在半空了。“这个问题很重要。我对委员会的执行委员会主席说过好几次：‘我们如果没有一部行之有效的流浪汉法规，就别想有什么好的政局。’对事情要追本溯源，寻求其基本原因，你看是不是这样？这群懒汉，东讨西借度日的人，等待公众骚乱以便伺机大捞一把的饥肠辘辘的失业者和地痞流氓，便是我们今日十分头痛的问题。把那些污泥浊水都给我排除掉吧，我向你担保，一定要恢复社会治安。”

“您这个想法很好，”莱昂说道。“最重要的是排除那些污泥浊水。”

“唉，我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呀！糟糕的是，我不能全力以赴地去做委员会的工作。我十分繁忙。亲爱的莱昂，我借这个机会想和你谈一桩生意。”

他终于把来访的目的透露了出来；不过，他虽然对此事有浓厚的兴趣，那颗心又时时激动不已，但他很会装腔作势，把那件事隐藏得点滴不漏。那个体弱多病的男人一定有令自己激动的隐私，他具有文雅的品格将隐私深深地埋在心里。

“你已经知道，我是农业银行董事会的董事。这家银行规模很大，是一个爱国企业。我们应该提高它在陷入深渊的我国的信誉。”

关于财政方面的这样和那样的词句，像口头禅一样挂在特列里亚侯爵的嘴边。后来，他又谈起了许多从来没有听闻的事情，比如：西班牙基本上是个农业国；由于缺乏资本，农业财富不可能持续增长；资本是有的……难道没有资本吗？……不过，倒是应该筹集资本，应该把资本用在刀刃上，应该合理使用，以便有利可图……得到效益……增收利润……侯爵无法将这句话说得完整，因为这是他新近创造出来的，而不是书上固有的词汇。他卡住了，说不下去了。农业银行和英国西班牙磷肥有限公司的关系十分密切，这个大公司要在我们国家搞一场改革呢……这个想法太好了。资本！肥料！这是一个中轴的两端，我国农业的复苏正是要依靠这个中轴的。（这也是书本上的词句）侯爵结束演说时，近似冷漠地说道：

“你有什么看法？想不想拿出一点资本来，加入我们的股份？”

“我的钱是为了维持生活的。”莱昂装出天真无邪的样子说道。

“好家伙！……”

莱昂对他讲了一些有关股份有限公司的坏话，侯爵脸上和鼻子尖上那病态的色彩——大概是桑葚儿汁涂抹的黑紫色吧——突然消失了；他脸上的这种色彩或消失或浮现，表明他内心深处闪现着完全迥异的想法。侯爵默默地待了一会，用手摆弄着他那花白胡须梢，尽力使其表现得如公牛的硬角那样可怖。然后，他站起身来，观察起自然历史的各种标本来。

“好吧，关于这件事，没有什么可再谈的了。”他喃喃地说道。

侯爵继续观察着，翻弄着，一会摩摩这儿，一会摩摩那儿，有时还拿起点什么送到眼睛前面，然后放在显微镜的镜头下，摆出

一副无知者特有的自认了不起的神色，说道：

“我怎么什么也看不见呀……我可干不了这行当……谢谢……但愿这显微镜对你是件无价之宝。你给我说说看，你们用这玩艺儿能看见灵魂吗？……好了，正因为你们看不见灵魂，才硬说它不存在呢。”

侯爵没有等女婿回答，便走到后者跟前，停下来盯着他看了一阵子，一边摇晃着脑袋，一边说道：

“我正在考虑这样一件事，我可怜的女儿埋怨这个埋怨那个，我看不是没有道理的。莱昂，这并不是说你不是个大好人，可是，我也要对你实话实说了。她有她的信仰，你有你的信仰；更确切地说，你没有任何信仰。你缺乏宗教观念，对西班牙人民的可敬的信仰持鄙夷态度，这很令她气恼，令她遗憾，特别令她悲伤。亲爱的，”侯爵补充说道。他把手放在莱昂的额头上，并且露出亲切的表情。“你应该记住，西班牙人民是个极富有宗教感情的人民。莱昂，你说说看，难道我们生活在荒诞而怪异的德国这样的乌托邦国家里吗？”

莱昂说了点什么。

“不要说了，不要说了，不要说了，只要你不干涉她的事就行了。”特列里亚反驳说，看来他动了感情。“你应该做出一定的努力。你的无神论者的名声委实令人胆战心惊。我……我对你是开诚布公的，我宁愿丢掉我的地位、毁掉我在世界上的声誉，也不领受你争得的无神论者的大名。我知道，玛利亚十分焦虑，她是教徒，看来她和她的孪生兄弟生来就是为了做圣徒的……她终将使你感到惧怕和厌烦，并且不和你生活在一起的！……如果事情果然这样发生了，你将承担全部责任，因为你把精力完全放在书本上了。孩子，我们大家，不管是谁，都或多或少地有点异教

徒色彩……我的意思是，我是洁白无瑕的，我是百分之百的正统教徒；至于诡辩哲学，谁也别想给我来那一套……问题是我们每个人，包括教徒，都做得很差，太粗心大意了；不过，就我们的天性来说，我们是很谨慎的，我们都很精明，我们将表面现象掩盖起来……我们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具有强烈宗教意识的国家里……我们还记得，普通百姓阶层的人需要我们做出榜样，不然他们将迷失方向。我们生活在西班牙，而不是德国。噢！我向你发誓，我憎恶乌托邦。西班牙人民可能有许多缺点；可是，它永远不会给令本国人民和外国人民为之愕然的光荣而受人尊敬的历史抹黑。我们虽然贫困，但卡斯蒂利亚的绅士品格永盛不衰，这是为了……”

这位高尚的先生没有把话说下去，因为莱昂打断了他，满怀激情并振振有词地跟他讲了起来。你一言，我一语，两个人讲了好一阵；在远处那间鸟儿不停歌唱的房间里，玛利亚和她的哥哥莱奥波尔多中止了交谈，用耳朵注意倾听从书房传来的类似议员们激昂陈词的声音。

“这些讨厌的鸟儿叫得真厉害，我一句话也听不见。”小伙子说道。“玛利亚，你听得见吗？爸爸和你的那位先生在争论着什么。他真舍得把时间白白浪费掉！”

玛利亚对鸟儿气愤地说道：

“别叫了，你们这些笨蛋！”

她开始听了起来。过了一会，布帘突然动了一下，侯爵把挂着尖角形胡须的脸伸了进来。在那张脸上，严肃和诙谐两种表情融合在了一起，仿佛大自然要创造一个生动的艺术典范，让它具有鲜明和永恒的二重性格。

“你早就知道了。”侯爵操着既酸溜溜又甜滋滋的声调，半似

严肃半似玩笑地说道，“我是个伪君子，是个好吃懒做的人……你那个难得的丈夫正是用动听的语言这么说的……好吃懒做，伪君子……对，是这样，他是想这么说来着。”

侯爵说着吻了吻他的女儿。

“说得好听些，”侯爵补充说道，“莱昂的脑袋有些糊涂……真是令人遗憾呀，一个多么漂亮的小伙子呀！……这些讨厌的鸟儿，都不让我说下去了。”

“别叫了，你们这些笨蛋！”

这些小鸟儿也这么热烈地参与人们的辩论呀！它们一定要把自己的歌声般的啼叫声同人们的激烈的或心平气和的谈话声混合在一起，把人们的争辩声淹没在欢声笑语之中。

接着，父女二人又谈了一会；不过，小鸟儿叫得他们谁也听不见对方说的话。读者们也许是有耐心的，能够等到小鸟儿安静下来。

第十一章

莱奥波尔多

一天早晨，莱昂·罗奇正在书房里工作的时候，突然被打断了思路。他把眼睛从报纸上抬起来，望着壁炉上方的，正好对着他的那面大镜子；他看见镜子里面有一个瘦骨嶙峋、苍白如纸的身影，酷似一副骷髅，身体内部的损坏症状尚没有完全侵蚀整个皮肤；一双突眼睛还算活泼，但闪着疯癫人那种病态的目光；又细又长的脖子上好像涂上了一层紫色，皮肤上布满伤斑，好像刚刚被缝合过；尖头鼻子也是紫色的，它虽然并不十分难看，但是那么高尖，大有山峰之态，因而那张脸也具有了鸟类的特征。稀稀疏疏的藏红色毛发围成一条狭长的带子，散落在椭圆形的面孔的四周，恰如人们常常给死者扎上头巾而不让下颌脱落下来一样；狭窄的前额长满了小疙瘩，礼帽在上面勾划出一条青紫色的印记，犹如一道血迹；扁形的脑袋上，橙黄色的头发巧妙地分向两侧。总之，那是一张走形变样了的漂亮面孔——如果我们可以这样下结论的话；或者说，整整一个种族被漫画化了；他把两只手插在衣袋里；一双女人样的脚尖几乎隐藏在裤腿下面，两条细长的大腿也隐而不见；他的身体缺乏线条，缺乏一般人的体型，缺乏风度；一副骨架子正好镶嵌在衣服里；他身着长条晨衣；一条领带十分可笑地结扎在脖子上；文明杖从一个口袋里垂直露了出来；一朵偌大的鲜花插在胸前，犹如一把刚刚完成刺杀任

务的匕首的把柄。莱昂将这一切都看在眼里，和颜悦色地说道：

“噢，波利托，请坐！是什么风把你吹到这儿来了？”

那位青年人扑通一声坐在一把扶手椅上，疲倦地伸直双腿。他说话了。他的声音不像预料的那样又尖又细，而是沙哑低沉，好像在干咳，又像边漱口边说话，那是社会最底层人们沿街叫卖的声音，是寒冷清晨和夜晚独饮烈酒以后变得粗哑了的声音。他讲了一会之后，便默然不语了，原来他在往嘴里填扔什么药物。

“我一刻也离不开这种药片……”他一边说着一边挤弄着眼睛。“我离开了它，就喘不过气来，被憋闷死……莱昂，你在干什么呢？你总是看书，我很羡慕你的这种安定生活……不，谢谢，我今天不能抽烟。医生不让我抽……我得看看这样下去能不能避免癫痫病发作……我现在身体很好。你知道我要去塞维利亚吗？小伙子们的兴趣可大了，我不能留在这儿。我们四个朋友一块儿去，有我，有马诺洛·格兰德萨斯，孔德-杜克，伊加迪约斯。伊加迪约斯在节日那三天里都要出场斗牛……你怎么一点也不动心呀？玛利亚很愿意去观看那节日的盛况。”

“她如果愿意去的话，我一定亲自送她去。”

“她不愿意去，问题正出在这里。”操着沙哑声音的男人说道。“我亲爱的莱昂，我顺便告诉你，人们都在议论你们，说你们很是不幸，性情不和，你不信教是对我可怜妹妹的极大打击。莱昂，我觉得很可笑；我笑那种事情……我对他们说，‘不过，他可是天底下最好的男人呀，是个难得的先生，’……这是我对你的几句赞美之词。他妈的！我心直口快，想到什么就说什么，这你是早就知道了的……昨天晚上，罗莎佛利娅姐妹们说不理解，你看看，她们说的是些什么傻话呀！她们不理解我妹妹是怎么和你

结了婚的。‘可是，先生们，你们应该通情达理些，你们应该想一想……’不说了，不说了……你太逞能。可是，太逞能了。有一位夫人，你认识，我认识，大家都认识……我没必要告诉你她是谁……我听到她说了些类似的话：‘我宁愿看到女儿死去，也不愿意看到她和这样的男人结婚。’当然，也有人出面为你辩护的，甚至在女人中间……‘啊！他可是个功业卓著的男人……’这位夫人说，他不动嘴巴，不动手，不动扇子……‘有些事情是不可想象的。不可想象的……’她这样说。亲爱的莱昂，最后，我还是不敢为你辩护……我是想规劝你的，他妈的！就是说，对一些事情你不要插手；不然，你可能要碰壁的，并且要碰得头破血流。博雷利亚诺的女儿把你称做黑兽……不过，她说你很可爱。佩佩·丰坦听到博雷利亚诺的女儿对你十分憎恶之后，说了几句很俏皮的话。‘说到底，那一切都是令人恼火的，这是因为在所有她认识的男人中间，只有莱昂没有向她表示爱恋之情。’你知道，她一年换一个情夫……因此，西马拉说她无法隐瞒她的年龄……可怜的费德里科！人们说他同自己的妻子、岳父吵了架……好像是他伪造收据……好啦，把他给我打发到哈瓦那去吧……可是，几点钟了？十一点了！你妻子望弥撒还没有回来？我对你说实话吧，弥撒太多了。啊！我知道了：她和妈妈要去保莱蒂神父那里谈点什么事。保莱蒂神父是意大利人，浑身上下着黑色、深褐色的衣服……他妈的！……如果我是有妇之夫的话……可惜，我没有妻子；我绝不会当王八，*passez moi le mot*^①……噢！如果我是有妇之夫的话，我妻子一定要按照我的意图行事，只能如此。玛利亚是个好姑娘；不过，当她头脑里有什么想法时……你不要误解，我

① 法文，意为“请把名字告诉我”。

也给她讲过我的经历，她太无礼了……伙计，有个女人成天在我们耳边唠叨那是可怕的。‘喂，你去忏悔吧；喂，你去领受圣餐吧；喂，你去望弥撒吧……’他妈的，还不如给自己来一枪，倒也心静了……你既然给了她活动的自由，她本应做事有分寸、适度才对。对你来说，鸡毛蒜皮的事也过于放在心上，那可不对……你看，若是我，我就让我妻子一天去望四百二十七次弥撒，愿意跟哪个神父做忏悔，就跟那个神父做忏悔好了。我还要让她花些钱去参加圣体展出仪式呢，一切都顺着她的脾气好了。呸！只要她和我谈到宗教的事，我就对她说：‘我亲爱的，是这样，你想做什么都可以。这种事呀，那种事呀，什么事都可以做。’总之，我们绝不会为多做一件或者少做一件和宗教有关的事而吵架的；亲爱的莱昂，她做她的事，我可要想办法过得快活些。小伙计，不好好地度过这一辈子就到地狱里去，那可是世界上最愚蠢不过的人了。在这儿整天枯燥无味地和书本打交道，然后到地狱里去受煎熬……不仅仅你要受煎熬，我也要受煎熬，莱昂……我们所有的人都要去地狱的。”

他气喘吁吁，但还是格格地笑了好一阵子。过了一会，他站起身来，用双手扶着桌面，仿佛不扶着点什么，他就站不直身子似的。他又这样说道：

“亲爱的，你还得借给我四千雷阿尔，这事你该是知道的吧？”

莱昂拉开一个抽屉。他微笑着，谁知道他为什么要笑呢。不过，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在岳父一家的所有成员当中，莱奥波尔多是最不惹是生非的了，因而，莱昂对他最怀有同情心；也许就是因为这一点，莱昂常常耐心地，甚至心甘情愿地为他打开自己的钱包，而不让那个如此可怜和无依无靠的人大失所望的吧。

莱昂也许是在模仿韦克菲尔德^①教区的行善做法的吧。这个教区的神父只要想摆脱某位讨厌的亲属纠缠，总是送给他些钱，衣服，或者一匹劣马，他说，“从来没有哪个人来我家还我债的。”

“谢谢，亲爱的 beau frere^②。”那青年人说道。他掩饰不住心中的快乐。人得到了钱，哪有不心花怒放的呢。“下个月我连同那笔钱一起还给你……不可能一下子还清；我不得不告诉你，我不可能一下子全部还给你……分期归还，对……太可怕了！如果一年里有三个圣周的话，我们所有西班牙人都得上街讨饭了……他妈的，他妈的！……让那些无理要求见鬼去吧！那天晚上，罗萨佛利娅姐妹答应给我一千雷阿尔，转给教皇……你看看……如果世界是秩序井然的话，教皇理应给我们……唉，这个无赖！Lady Bull^③！……唉，你到这儿来好了！”

这后面几句话是说给一只黑色爬行母兽听的，这母兽是和那青年人一块儿走进莱昂书房的。可是，在那以前，它一直保持着谨慎和敬慕的姿态。那是一条小母狗，属于可怕的黑褐色长毛叭儿狗种，具有老鼠一样的皮色，小脖子圆滚滚的，猴子般的脑袋披满杂色的长毛，青蛙样的肚腹被四只小腿艰难地支撑着。波利托和莱昂说完话之后，一直保持缄默的脖铃开始响了起来，小母狗又在淘气了。波利托把它从地板上的一堆书里拉了出来。

“请您过来，快点过来！”

波利托把小狗抱起来。这时，传来一阵马车声和有节奏的马蹄声，那一定是西班牙马，酷似雕塑的骏马，永远保持奔驰之态，

① 英国一城市。

② 法文，意为“好兄弟”。

③ 英文，意为“蠢驴般的贵妇”。

但从不离开雕像的底座。

“啊！他们已经来了。”莱奥波尔多说道。“伊加迪约斯骑着马，孔德-杜克坐他的四轮大马车……我告诉他们经过这里来接我。我们去看几匹马……我去啦。”

莱昂从座位上看到马车停在铁栏前，伊加迪约斯还骑在马背上；伊加迪约斯是个形容可笑的青年人，穿着紧腿裤子，腰间束着皮带，他身体像蛇一样轻捷，有一种塑像美，那西班牙人粗俗的烟色脑袋上戴着一项宽檐礼帽。马儿用前蹄使劲地刨着地面，孔德-杜克勒住四轮马车的高头大马，这种马烈性十足，是贝阿尔恩和安达卢西亚两地的马种杂交产物。

波利托带着他的 Lady Bull 很快登上了马车。披着节日盛装的大马车沿街向下驶去，伊加迪约斯在前面带路，他的坐骑脖铃响个不停，气氛十分欢快。莱昂好奇地望了望那一小队欢腾的人马，那是西班牙当代肖像学的一幅代表作。

第十二章

古斯塔沃

莱昂看了他一眼，对于来访者表明欢喜的那丝亲切的微笑在他那忧郁的面孔上增添了光彩。他们俩离窗户都很近，两个人的目光都显得十分欢快，原来他们都在观看着花园里嫩绿郁香的花卉。草地上伸展着一条浇灌花园的水管，犹如一把水掸子，冲刷灰尘，吓得小鸟四处惊飞，蝴蝶不再飞舞，虫儿惨遭水淹，花草却得到了滋润。水管乖乖地任凭花匠摆布，钻进密密的欧卫矛丛中，水流变得细小了，激起蒙蒙水珠；在蒙蒙水珠上，彩虹时隐时现。这座花园是新建的，里面应有尽有，恰如从壁毯织造车间取来的各式挂毯那样，花匠从花房里运来了种种花草和树木，并且栽植得井井有条；那里有微型原始森林，有草原，有果园，有被常青藤覆盖着的山石，吊篮里栽满了石竹和旋花。每棵松柏都栽在了合适的地方。在一个个对称的圆圈里，几排牵牛花像似屈膝而跪，装饰着一株株挺拔的南美杉或长满尖刺的、盛气凌人的龙血树。应该说，这一切是刚刚拆包取出来的，与其说它们是大自然的新生儿，毋宁说是工业新产品。但是，这里的一切都很漂亮，清新，欢快；人们不可能想象出比这更合适的东西将街道同住宅截然分开，使前者为公共场所，后者为私人所有。

两个人欣赏了一阵子花园美丽景色之后，便坐下来喝咖啡。

“有一件事我怕忘记了，得先说出来，”古斯塔沃说道，“我要

责怪你，你有一大美德，但在实践中显现不出效果来，甚至可以说，有百弊而无一利。我说的是你的慷慨和好施；无疑，这样做对你这个慷慨解囊的人来说是不利的，对受益的那个人，即我的哥哥，也是不利的。我知道得一清二楚，前几天你给了波利托一些钱，对此我感到不快，因为我哥哥是世界上最不可救药、最恶习缠身的人……在这里，在知心朋友之间，我是有什么就说什么，并且公正地评价我们家庭中的每一个成员。如果他们的所作所为使我无法见人的话，我不仅仅是激动，而是要火冒三丈的。”

发表这一连串议论的是个正派的年轻人，他神情有些严肃；他的长相和兄妹、父亲十分相像，不过，不如玛利亚漂亮，但也远不像莱奥波尔多枯瘦得那样可笑。他面孔也许过于冷酷无情，表明他是一个有性格的人，这在这样一个家庭里是十分难得的；他自信心很强，自尊自爱。他发表演说时严肃认真，在交往中以礼待人；他给人的印象是，既不盛气凌人，也不平庸卑屈，始终保持着自认已有相当造诣的读书人那种冷漠表情。在日常生活的一般交际中，他是位品德忠厚、办事认真的先生，言必信，行必果；此外，他的文化素养并不低，具有非凡的才华。他身材不高也不矮，既不胖也不瘦，总是着一身深色服装，眼镜后面闪烁着一双深沉的目光；他没有任何恶习，甚至连烟都不抽；古斯塔沃不乱花一文钱，干什么都有条有理，善始善终，他是特列里亚侯爵的长子，一般人都认为他是全家的掌上明珠，是他出生的那个社会阶级的光荣，是祖国的希望。他是律师，这似乎不必详细交待。他的弟弟莱奥波尔多也是律师，正如几乎所有西班牙青年都是律师一样。不过，莱奥波尔多连书本都不知道是个什么样子；而古斯塔沃却日甚一日地学习，并在马德里首批开办的律师事务所关照之下为某些案件进行辩护。他学的专业，从本质上讲具有民

族性，同时也具有冒险性；他走出大学校门时一无所长，因而做什么工作对他都是一样的。这里还应该补充一点，他是一个雄辩的演说家。

“亲爱的莱昂，”他补充说道。“我可以坦白地告诉你，我有时为我们家中某个成员的行为感到痛苦和悲哀，应该说，所有成员的表现都不能使我满意；不过，那个天使，也就是你的妻子，和另一个远离我们的，也许是最完美无缺的天使，并不在此例。我的弟弟被恶习腐蚀了，他陷落在了使那么多人不能自拔的轻浮和腐败的泥潭里，看到这一切，难道不叫人毛骨悚然吗？那些不能自拔的人并不属于我们这个阶级，我这样说，是因为这种令人诅咒的缺点并不是我们这个阶级所独有的，而是所有阶级的通病。他不自量力，一心想扮演超越经济能力的角色，学着别人的坏榜样走得很远，发展到挥金如土的地步。可是，我这里所说的‘别人’都是些豪门阔户，而我的弟弟却是个穷光蛋。当我看到莱奥波尔多驾驶华丽马车、乘骑高头大马时，便怒火中烧，他这样一次花去的钱是干上整整一年也赚不到的呀！……另外，如果说他的无知令我沮丧的话，那么他的好逸恶劳则使我失望。噢！你那次对我讲的话，我觉得很有道理。你的观察十分正确：平民百姓中有贵族，贵族中有平民百姓……可是，我们还是不去谈这事吧，因为一提及这类事情便叫我悲痛之极。事情已经很清楚了，你不应该唆使波利托过于放荡。”

莱昂说了一句什么话，古斯塔沃这样回答道：

“是这样；我看我的父母是有过错的，他们太不注意我们的教育了。如果隐瞒我母亲的……那就过于荒谬绝伦了；我实在难以启齿将这事情告诉给你……她没有注意自己及时地走出追求享乐的社会旋涡，也没有注意把我们及时地从这个旋涡中拯救

出来；她待在外边的时间比在家里多得多。就说今天吧……你知道得跟我一样清楚。我何必还要对你遮遮掩掩的呢？……今天，我们的家产锐减到这种程度，依我看呀，剩下的这一点点也会很快变成债权人手里的东西；我母亲不量入为出，大手大脚，这不是太可怕了吗？……该死的虚荣心呀！……我们家经常举行耗资甚巨的聚会，家里有那么多的东西需要添置，却如此大讲排场……妈妈的衣服，各式各样的一应俱全，她几乎天天去看戏，和一些比我们有钱的人比阔气；莱昂，我看到这一切，我都下了决心放弃追求我梦寐以求的锦绣前程了，想离开祖国，去国外找块面包糊口度日。”

莱昂打断古斯塔沃的话，提醒他一件事。然而古斯塔沃却这样回答他说：

“我，我真想一走了之；可是……一个人东奔西跑的干什么呀……当锦绣前程伸手可及的时候，怎能随随便便抛弃它呢，一个人苦心经营而占领的地盘，他是下不了决心随便抛弃的呀。另外，正是由于我预见到我们一家将遭受大灾大难，我才认为在灾难临头的时候，我应该在场……我们还是安于现状吧，过这种令人憎恶和沮丧的生活吧……莱昂，有些家丑你并不了解；你不知道，在这个从地毯到每日三餐必需的面包无所不缺的家庭里，我们是怎样生活的呀；你不知道，钟楼的钟声多么令人不寒而栗，这钟声一天天地告诉懊丧的实业家，应该去索要他们的金钱；你也不知道，某些人每天不得不演出的剧目是一些什么样的东西，而他们只是徒有虚名，给人以假象；你也永远不会知道，由于在困难时刻缺少令短工们夜不成寐的那么一点数目有限的钱，某些极其正派的人必须置身于深深的痛苦之中。你有钱财，又谦虚，这后者也被看做是钱财，并且是有益于前者的钱财；你不知

道,像演戏一样过日子,被浮华障了眼睛,被拮据的火炭煎熬难抑的人是怎样焦虑不安的。你过着安宁而幸福的生活,一心扑在学业上,既没有被野心折磨得夜不成寐,也没有遇到使生活苦涩的挫折和困难,你真是上帝的一个宠儿呀;在这里,在这个家里,既没有债权人包围,又没有客人登门打扰;你亲爱的妻子甜蜜地陪伴着你,她可是个天使呀……可怜的玛利亚!”

那个聪颖的年轻人停了一会,这当口他好像在他妹夫的额头上看出了点什么,便又痛苦地说道:

“不过,莱昂,你可是不懂得怎样让她感到幸福的呀!”

这话说得那么尖刻、冷酷和生硬,犹如一颗子弹飞出枪膛;最后,那话又充满着断然肯定的语气,古斯塔沃不得不像似回答自己一样又继续说道:

“你的首要任务就是避免发生惹起街谈巷议的丑事,不要让别人看热闹,嘲笑你们由于宗教信仰上的分歧而发生貌合神离、夫妻关系破裂这类事情。你不信教,这委实是你的不幸,本应该不让你妻子知道你心灵上的那块脓疮,本应该不发表某些科学论著。一句话,无神论是个坏东西;可是,当它缺乏羞怯感,当它撕去遮面的细纱时,它就更加令人厌恶了。各个方面的缺陷都应该受到重视,灵魂上的缺陷尤为如此,这是为了不触犯社会公德……你不要指望在这个问题上我会对你让步的;你是了解我的脾气的,并且知道我心直口快。我很敬重你,知道你有许多优良品德,你为人善良,你安分守己;但是,生活在已揭示出的真理之外的人的完美品格和非凡业绩是不会得到很高评价的;我实话实说,你比一些自称是教徒的人要好些;你遇事冷静,具有异端哲学的特性,你也按照教规的某些条文去做,这单单是为了让人知道做个善良人才能心安理得,也是因为不折不扣地去履行

表面义务总是会给人带来好处的；我知道，你是像良民遵守治安法和卫生法那样听任你那冷漠的哲学道德摆布的；我认为，你应该是这群腐败之徒中较好的一个；我很看重你，对你怀有深情厚谊；我敬慕你的才华；不过，话又要说回来，你应该听清楚：如果……如果，莱昂，”他说到这时站了起来，抬起一只胳膊，俨然一副使徒表情。“如果玛利亚的手是长在我身上的话，我永远不会把手伸给你的^①。你懂得吗？我永远不会把手伸给你的！”

莱昂激动地说了几句话。古斯塔沃继续说道：

“噢！我也厌恶虚伪。我只选择两条路：要么做天主教徒，要么干脆不做。在我们神圣的信仰中，不允许含糊其词，也不允许随声附和。我是天主教徒，我一辈子都要按天主教的要求行事；我的嘴巴不善讲说教义，我行动上与无神论无缘；我蔑视那些轻浮的看法，我望弥撒，做忏悔，领受圣餐，吃斋食。如果我被似乎在左右公众舆论的无耻之徒所污辱，我会感到光荣的；我将挺身而出，勇敢地反对他们的无赖行为，我将以神圣原则和教会权威对付他们制造事端的闲言碎语。我的这些想法，我的充满尊严的生活信条，当我步入社会时将把它们带到公众生活中去……这是因为我已暗暗下了决心，要做上帝的一名卫士，要为他献身，上帝鼓励我这样去做，他在人类苦难、布满血迹的深渊里，不能不得到保护。如果一些居心叵测的人胆敢将无神论和唯理论的野兽放出笼子来，上帝一定会派遣他的驯兽能手，将野兽一个个降服的。对于现在对你苦口婆心阐述这些想法的人，你不要指望对你家里的分歧持宽容态度，也不要指望他采取不偏不倚的立场，说你和我妹妹对你们之间的不幸各负一半责任。我不能这样

^① 意为“答应你的求爱”。

做，我要对你说一千次，我不能这样做。我妹妹没有任何责任，责任全在你身上，全在你身上！真理绝不能对谬误让步。现在，你应该举手投降，求得宽恕，而她则应该永远昂首挺胸，摆出胜利者的气魄。”

对于古斯塔沃的这席话，莱昂本应该回敬几句：不过，他打算将那个不愉快的话题暂且放在一边，把话头转移到另外一个使青年人感兴趣的问题上来。这时，后者一反可怖的声调，这样说道：

“确实如此，你的在古列拉的佃户的选票拯救了我。我已稳操胜券……在这里，在亲人面前，我就实话实说了吧，我一直想进国会……我知道，这是我该走的路，这是我的归宿。当已经确立了原则，并且不惜任何代价坚持付诸实践时，公众生活便可以变得体面而光荣的了。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号召我们去斗争，难道不是这样的吗？……当人们的性格被淹没在腐朽的污水中时，如果有个人表明他是有个性的，并且被人称为‘男子汉’的话，这样做难道不是件有益而明智的事吗？当人们的逻辑和被歪曲了的真理要求采取笞刑，而有人正好举起鞭子的话，难道这不是件美妙绝伦、光彩夺目的事吗？天主教文明如同一片美丽如画的森林，它是宗教千百年来培植起来的，而现代哲学却企图在一个早上将它完全毁掉。应该斩断这个野性十足的樵夫的双手。天主教文明绝不能断送在一群放荡之徒支持的思想家的手里，这些人蔑视宗教信仰，将上帝置之脑后。”

他举起一只灵活的沉甸甸大手，像学校老师挥动戒尺那样挥动着。他直立着身体，一副准备离去的样子；他说道：

“朋友，你也算是我的兄弟了，我对你怀有真挚的感情；可是，谈到不光彩的事时，则要当心，十分当心。如果你家的烂疮越

来越严重的话,那你可要警惕呀……我将站在受害者一边,站在我那可怜的妹妹一边……再见。”

古斯塔沃走了。莱昂看着他渐去渐远的身影,感到一片神秘的恐惧笼罩在心头,有好一阵子他木然地呆立在那里,头脑里什么也没有搞清楚。

第十三章

最后一幅肖像

我们前面看到的那个男人，整天独自待在自己的房间里，孤寂无伴。一连几个月，这种孤寂才被我们上面描述的那种场面偶尔搅扰一两次。此刻，他并没有把时间完全用在学业上。家庭关系，夫妻感情，科学本身，把他像一个零件一样装配在社会这架机器上，使他不可能成为埋在故纸堆里的学者，一些诗作把这些学者描绘成为只以书本和曲颈瓶为伴的人，而在社交和科学的真正秘密领域却是一无所知的。莱昂·罗奇要在各种场合抛头露面，穿戴考究些，然而在许多人眼里，他同穿戴得体的平民百姓并没有差异；这里所说的平民百姓是社会大家庭中人数最为众多的阶层之一，虽然地位低下。他无法摆脱这个首都百万富翁生活中的乏味和枯燥气氛，从而经常看到他同妻子乘坐马车散步；在这种散步中，大家准时相会，像懒洋洋的部队接受检阅那样，坐在一辆接一辆马车上慢慢地兜几圈，依靠在双篷四轮马车后排座椅上的夫人们都能在脸上感到后面马车的马匹喷出的热气；在那些奇蹄动物中，有的都快要想吃掉坐在前面马车上的贵夫人头上戴的草帽的饰花了，它们原以为那真的是鲜花呢。他也和自己的妻子去看戏，不过严格遵守月票对次数的有关规定，这样倒也好，可以事先决定自己的心绪，或是烦乱，或是欢快，从而拿定主意，哪天前往，哪天不去，但是这和实际的精神状态毫不

相干。每星期之中，他要抽出一天时间请几个人吃饭，但事前非和妻子争吵一番不可，只有这样才能说服她请哪些人来家作客，不过客人一定是从举止谨慎而正派的人中挑选出来的佼佼者。在选择客人时，他常常把人们的尊卑地位放在一边，只是注意个人感情，这是为了利用一周一度的家宴——这是一个可怕的词语——和家宴的当天晚上同朋友聚会一起；应邀者有头脑机敏的人，有顽固不化的天主教徒，有举双手赞成享乐主义学说的政治家，有家谱源远流长的贵族，有名声赫赫的大人物，也有社会地位低下的无名之辈，不过这些人都擅长撰写生动的编年史和善于交际。大学圈子里的年轻人也有去的，这些人或是出类拔萃的教师，或是能言善辩的说客，无处不听到他们的争吵声。在这样的聚会上，气氛是完全和谐的，这是因为有最好的调和剂在起作用，那就是丰盛的家肴，漂亮的贵夫人，暂且履行礼貌待人的义务。有些人表面上亲亲热热，内心里却瞧人不起，当然一般说来，在这种场合还是互相尊重的；客人们虽然意见纷纭，但交谈中绝无争吵，大家都很审慎，话题富有教育意义和浓厚的兴趣。他们就是这样打发时光。客人们侈谈艺术、文学、习俗、政治；当然也有的人咬着耳朵窃窃私语；有时几个人围在一起谈论颇为引起议论的个人隐私；还有的人凑在一起，更深入地探讨某些问题，例如谈宗教问题，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三五个人凑到一块，宗教是个百谈不厌的话题，它比任何别的话题都令人感兴趣。在家人中间，在大学生中间，在大学的最高讲坛上，在忏悔室里，在豪华的别墅里，在茅草屋里，在朋友之间，在敌人之间，宗教始终是挂在嘴边上的话题，他们几乎总是用语言表达自己的看法，有时也动用枪炮；在人类各民族语言里，在政党间你死我活的争斗中，谈及宗教问题时要么使用轻浮的语言，要么使用理性的语

言，或秘密，或公开，或舞文弄墨，或唇枪舌剑，有时甚至还要洒几滴鲜血，这如同习习微风吹遍城镇，吹遍山村，从不停歇。只要你稍稍留心就能听到这个本世纪一直持续着的、令人焦虑的独白。

莱昂·罗奇的身体特征是：肤色黝黑，目光有神，须发乌亮；他的品质特征是：忠诚耿直，从不以谎言骗人。大部分人从他的目光中可以看到一种无法形容的欢愉；然而，对他的耿直性格并不是那么容易判断的，这是因为一个人的灵魂是隐而不见的。是否把莱昂·罗奇放在好人之列，这要取决于以什么样的观点来看待他。有些人视他为绝顶之好，另一些人则把他当做坏蛋。如果他在某人的眼里举止潇洒、仪表堂堂的话，这个人会这样说他的：“从外表看他是个好青年，但从内心来看，他却是个弯腰驼背的残废。”

莱昂·罗奇没有理性主义的那种虚假——因为虚假也有理性主义——，这理性主义的虚假在于肆意嘲弄某些人如何轻信、讥讽另外一些人怎样狂热；相反，对于教徒，莱昂不是以崇敬的目光，便是以羡慕的目光看待他们。莱昂没有欲望征服某个人，也不想使任何人改变原来的信仰；如果说学习给他带来了极大乐趣的话，有时也使他感到痛苦和沮丧。他不认为自己是个完人，而是恰恰相反，他觉得自己有许多缺点和弱点；因而，他不愿意从宗教信仰这个富饶之岛载上一些人，运到充满疑虑的孤寂草原。

他首先专攻的是自然科学；在科学研究中，他获得了最纯真的享受。后来，哲学使他头脑昏胀得难以忍受，最后又重新投身到学习和实验中去了。这学习和实验正是他能够站稳脚跟的地方，是他熟悉的国土。他对历史没有多大兴趣，生理学却令他神

魂颠倒。他也研究过天文学，应该说这得益于他的良好的数学基础。他常常这样说：“在历史面前，我们这些人都变成了侏儒；在生理学面前，我们的身材既没有长高也没有变矮，保持着正常高度；在天文学面前，我们变得高大了。”

在他的灵魂深处有着荒芜的地域，这是由于童年时和在学习过程中很少运用想象力的缘故。他是在店后堂屋里长大的，少年时代又是在母亲身边默默度过的。他母亲是个粗俗无奇的女人，缺乏感情，才智低下。她勤于劳作，但一个大字也不识；她虚荣心很强，认为自己的儿子少年老成，将来能当主教、将军或大臣。母亲过世之后，他到巴伦西亚的叔父家里住了一段时间。他叔父本是个贫穷的百姓，后来靠经营陶瓷器业发了迹，他常说：“所有的学问都如清风一样不值分文；一个烧砖造瓦的人要比写就万卷名作的人对人类贡献大。”之后，到了青年时期，莱昂·罗奇不蛮干，不冒险，没有当诗人或戏剧家的想法，也没有抢劫和与人格斗的意念；他不忧郁寡欢；他毫不迟疑地选择了自己的专业，不过，他缺乏长远打算。他被送进了数学的迷宫里，有人对他说：“你如果有本事，那就从迷宫里走出来吧！”他果然脱离了数学迷宫，可是，他又被抛进了岩石的海洋里，他要和汹涌澎湃的石浪作斗争，那是可以触摸到的、造就我们地球的海王和冥王两星大爆炸的见证。这样，他便一下子被推进了地球的内脏里，所谓内脏，即是按照推测开挖的地层，或是博物馆里收藏的岩石标本；有人对他说：“这些像是从路基上掏挖出来的碎石，是一部绝妙的著作：每粒小石子就是一个字母。你应该从头至尾仔细阅读一遍。”于是，他发现：在世界上出现有听力的生灵之前，流水已经哗哗作响了；出现长有眼睛的生灵之前，彩虹已经闪烁着奇光了；他在地球纹章学中看到了双壳动物、甲壳动物和爬虫类的形

象，原来它们的身影已经像企图证明自己存在于世的朝代留下的真正印记那样印刻在了岩石上；他看到了，在人类出现以前，甚至在咀嚼植物的有牙齿生灵出现之前，就已经生长着的植物了；他也看到了，人类这个地球上迟到的宾客，当他来到地球上时，森林已经变成了一块块煤田，海洋还没有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河流正在冲刷着辽阔的平原，数以千计的巨大火山还在咆哮怒吼着，它们是些不知疲倦的建筑师，那时正在雕凿着我们现在这些美丽的大山高峰。他看到了这一切，还看到了其后出现的许许多多东西。

后来，他结束学业的时候，变得富有了，也就是说，当他懂得了他不可能做科学的奴隶，而是恰恰相反，应该成为科学主人的时候，开始培养一点想象力了。他很清楚，他一辈子也当不上艺术家；可是，他用手拿起了一支象征文艺女神的精致铁笔。他那双足以能够摆弄阿基米德杠杆的手，使用这类精细工具时却显得笨拙不灵了。他说：“很显然，我将永远是个粗汉。”

他撰写文章的能力勉强称得上中等水平，条理清楚有余，文采和笔力显得不足；他笨嘴拙舌，在公众面前不善演讲；然而，在私下谈话时，只要话题是高尚的，却常常大显辩才。他已经养成了这样的习惯，就是利用有影响的知名人士，这是因为现代科学倾向于取悦而不是恫吓人们的感官；再说，有寓意的东西一向受到具有头等理解力的人的欢迎。这是科学对艺术的永恒纪念，而艺术受之无愧的这种纪念，必将以真理的永不熄灭的光芒照亮他前进的征途。

那个男人是那样关心岩石，注意这一石块同另一石块进行比较，看看哪块更具有志留纪的特征；注意观察某块岩石是菱柱体还是棱形；从刚刚踏入青年的大门，他就为一生拟就了美好的

理想，这理想就是能够过上安宁而高尚的生活，有一个贤惠的妻子，成就学业，正如他心情陶醉时说的，爱情和学业是精神的两大支柱。经院式的勤于劳作的年代过去以后，他便幻想在美满的婚姻中寻求和找到他的那个美好的理想，幻想建立一个幸福家庭。他幻想的这个家庭，是个理想的大家庭，他的所有亲人将在这个大家庭里和睦相处；这些美好和令人欣慰的想法把他的脑袋塞得满满的。他要和自己心爱的女人结合，这个女人多情而温顺，智慧超群，心地善良；之后，将有几个孩子陆续出生，给他带来乐趣，孩子们将叽叽喳喳地吵着上学去，以便得到精神食粮；他们将顺利地成长起来，有道德，有健康的身体；他要为他们活着，关心这群淘气鬼的温饱；在他们中间，贤妻良母将以上帝的形象出现，并且奔忙着，时而怀孕生育，时而充当教师，把自己的知识和才能传授给他们；她一会忙着给赤身裸体的孩子穿好盖严，一会给病儿喂送食物，领着东倒西歪的孩子迈出第一步，一会又要劝说大胆而淘气的孩子……噢！为了这些太应该活下去了；如果这些不能变成现实，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尔后，他想到了，有文化素养的富翁生活应该是十分甜蜜的。那时，他可以享受劳动的快乐而不成为劳动的奴隶……过着美好的生活，把一半精力用在学业上，另一半用来照顾家庭；同样，把时间也要分成两部分，既要住在城里，又要住在乡下，因为大自然是美丽的，寂静的生活环境是惬意的；他既不与世隔绝，也不住在闹市区，而且生活在并不落落寡合的幽静之地；远离喧闹，但并不与好朋友不相往来……是的，应该把这一点变为现实，立刻变为现实，在为生活昼夜奔波之前就变为现实；应该尽快地找到那幻想之中的，又可成为现实的幸福生活的基础。选择这样的基础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应该谨慎行事，应该严肃认真，应该三思而后行；

可是，难道他不具备绝好的条件打好这个幸福生活的基础吗？……他是具备这样的条件的，他是能够打好这个幸福生活的基础的，因为他是学者，很有才华，很稳重，很有辨别能力，很有分析能力……可是……

第十四章

丈夫和妻子

“可是……我错了。”一天夜里，他当着妻子的面自言自语地说道。房间里只有他们两个人，静悄悄的，聚会的人刚刚离去，不过，房间里还残留着众人呼出的热气。人们在入睡之前，脑海里常常闪过白天经历过的事，然后陷入茫茫的沉思；白天的那些事，几小时之前还如舞台上表演的戏剧一样，现在则很快变成恶梦了。

那个密涅瓦的举世无双的身影，就在他的面前。她正准备躺下，那双像是被艺术家用夸张手法描绘出的碧绿眼睛，眨也不眨地盯在一本极为普通的祈祷书上。这类祈祷书通篇都是陈词滥调，华而不实的词藻，一页页文字中不但没有任何词句表达虔诚、唯灵论、福音派的点滴思想，而且行文杂乱，只不过是把一个个单词堆砌在一起罢了。但是，这一切又有什么关系呢？玛利亚懒洋洋地深思着比那祈祷书的内容更为杂乱的事情，她显得异常俊美。

莱昂将手中的晚报放在一边，报上的文章又是一团团乱糟糟的东西，如同手铃、刺耳的饰铃和兽脖子上的粗糙铜铃，在他脑海里回响着。莱昂一边端详着他的妻子，一边回想着他对自己命运的可怕嘲弄。他青年时期没有让幻想的翅膀扇动起来，可是后来有一天，却张了开来，只是他没有觉察罢了。他是个审慎处事

的人,本不应该让幻想拖着走。他为什么没有预料到连傻瓜蛋都能看得出的他和妻子之间永远不可能取得思想上的一致,精神上也不可能保持密切的关系?他为什么让绝代佳人迷住,并且让她牵着鼻子走?他为什么看不见将在他们两个人中间竖立起的一道巨大、坚实、高峻的冰墙?他为什么没有看透她的思想是那样倔强,观点那样顽固,头脑那样孤陋寡闻?他为什么没有看出她是那样缺乏炽热的真诚感情,激动起来又是那样疯狂和粗野?他为什么没有想到他家里是那样冷冰冰的,缺乏那么多甜蜜的东西,而最主要的是夫妻间缺少信任呀?

他处在极度悲苦和沮丧之中,把手从心窝处移开,放在额头上,那只手痉挛不止,好像在诅咒他太愚笨了。玛利亚没有发现莱昂把手移动了一下,依然把眼睛盯在祈祷书上。“我曾经如痴似狂地热恋过,”他这样想着,同时转过脸去望了玛利亚一眼。“她如果不是这么漂亮,我怎么会爱上她呢?……”

接着,莱昂想起了自己塑造玛利亚性格的各种尝试都一一变成了泡影。他们在建立婚姻关系的初期,玛利亚还是很爱丈夫的,狂热有余,温情不足。时间没有过多久,她虽然仍以同样的方式爱着丈夫,但已开始把他视为一个迷失方向的人,一个可鄙的知识分子。莱昂给了她充分的自由,任凭她去参加宗教界的各种活动;起初,她有节制地使用了莱昂给予自己的这种自由。但是,随着莱昂企图影响她的性格——他这样做,并不是像某些不明真相的人说的那样是为了把宗教信仰从她头脑中驱除掉,而是要在两个人之间培植起最良好的和睦关系——,她便滥用起允许她做祈祷的自由来了,祈祷很快占用了她一半的时间,几乎夺去了她的整个灵魂。但是,请不要以为她因此就放弃了世俗的浮华,她仍然追求这种东西,尽管是适度的、有节制的。除了四旬斋

的日子里,她总是去看戏,穿得很考究,常常光顾时装展销店;夏天到来时,她要利用一部分时间去消遣,到附近地方去远足。平时,她非常注意装束和打扮,这是因为她喜欢取悦于丈夫。然而,她却很少过问家里的事情;丈夫的事,便根本不放在心上了。其余的时间,她则完全用于脑力劳动和参加宗教活动,原来是她的女友,或者是她的母亲,动员她加入了好几个宗教团体和慈善机构。她和女人们一起做祈祷时,感到心情十分舒畅。

“可是,我自己难道不是一个性格倔强的人吗?”莱昂沮丧地说。“我能指责她什么呢?指责她信教吗?如果我也信教的话,我们很可能是幸福的。我为什么不信教呢?”

在他们的婚姻生活进入第三个时期时,玛利亚的爱情一如既往,她仍然炽热地爱着自己的丈夫,然而却缺乏温情;像结婚初期一样,她对唯灵论没有表露出很大的兴趣。在这个时期,玛利亚在人类爱情和神秘主义的怜悯心的支配之下,对丈夫表示出了不满情绪;在她身上,那两种感情非但远不会互相排斥,看来倒是很好地互相补充了。她要把丈夫吸引到宗教的道路上来,这条路香火之烟扑鼻,烛光四射,鲜花铺地,可以听到动人心弦的说教,并有典雅的贵夫人相伴。玛利亚所渴望的是,她既要做一个虔诚的教徒,又要不丢掉那个使她的理想变为美好现实的男人。带他去教堂,这是她决心奋力要做到的事情。

“让我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待上一会吧。”莱昂痛苦之极,随口这样说道。“你去吧,去祈祷上帝保佑我吧。”

“没有你在我身旁,我觉得失去了半个生命。看来,还是我人不好,尽管我想做个心地善良的女人。”

随后,玛利亚向莱昂扑过去,用双臂紧紧地搂住他,把前额贴在那烦躁的男人的胸前,呜咽着慢慢说道:

“我太爱你了！……”

莱昂坚决拒绝参加宗教活动，这终于播下了不和的种子，更确切地说，他们婚后只两年就已经貌合神离了。他们从来不交流思想，有什么想法和打算也不磋商，你高兴你的，我悲伤我的；要知道，夫妻间同欢乐，共患难，正是心灵上的正常交往呀！他们从来没有共同度过忧愁的时刻，也没有共同度过欢乐的日子；他们之间几乎没有发生过争吵。他们像两颗看上去近在咫尺，实则相距几百万莱瓜^①之遥的星辰。朋友们很容易看得出，莱昂在默默地忍受着巨大的痛苦。

“莱昂坚持要他的妻子变成一个理性主义者，”人们都这样议论说，“他这样做，比一个老虔诚者还可笑。”

“我也是这样看的。”另一个人补充说。“信不信教是个和性别有密切关系的问题。”

“问题是他很爱自己的妻子。”

这后一点说得很对，莱昂被玛利亚·埃希甫霞卡一天胜过一天的惊人之美迷住了。玛利亚在每天绝不间断祈祷的同时，十分注意自己的姿色，她不惜花大钱，穿饰讲究的衣装，精心打扮。

在爱情方面，玛利亚的情况同莱昂是完全一样的。社会和教会送给她的这个男人，用任何东西她都是不换的。至于莱昂，被美貌得惊人的女性唤起的强烈的爱，把他那空虚的灵魂充实了起来。人们对一个贞洁而漂亮的女人的丈夫奉献殷勤所用的那句话 *beati possidentes*^②，他并不漠然视之，而是令他欢愉；只要想

① 西班牙里程单位，一莱瓜约等于五点五公里。

② 拉丁文，意为“富者有福”。

到玛利亚可能属于另外一个男人，哪怕她只是有这样的企图和想法，他便怒火中烧了。一句话，在纯真的感情方面，他们已没有共同思想，早已分道扬镳了；从生理学角度来讲，他们有时也狂热过，不过那只是玛利亚的美貌把两个人联结在一起的缘故。那天夜里，时间已经很晚了，莱昂还在思索着这件事。最后，他痛苦地说出了这样的看法。

“世界是被词藻，而不是被思想统治着。请看看这里的情况吧，夫妻关系也可以变成姘居关系。”

“你做完祈祷了吗？”莱昂看到妻子放下书，闭上眼睛，默默地祈祷了一阵子。

“你读完报了？……递给我，我想看看一条消息。奥霍斯·德尔·瓜尔迪亚纳公爵夫人不想一个人负责明天那场活动的开销……我看看宗教栏目里有没有这个消息。”

莱昂把宗教栏目中的全部消息从头到尾高声读了一遍。

“巴利奥斯神父讲道？”玛利亚打断丈夫的话，显露出一副敬仰的表情。“我们已经告诉他不要讲道了，他的哮喘病很严重，没法听他……他这样做太过分了！圣普鲁登西奥教堂变成了不三不四布道者的避难所，这都快出了名了，不少不信教的人拥到了那里，嘲弄这位神父说话结结巴巴，讥讽保莱蒂神父的意大利口音。这是因为，好像有人在指导那里的布道活动，实际上他们什么也不管。不过，终有一天会有人出来维持那座教堂的秩序的。喂，别放下报纸，再给我念念文化娱乐栏目中的消息。明天给我们上演什么歌剧？”

“还是那个。”莱昂说着便丢下了报纸，同时拉住妻子的胳膊，她正要站起身来。“等一等，我有话对你说。”

“看样子，你要说的事还很重要呢？”玛利亚笑着说道。“你生

气了？啊，我知道了……你是要说我了。对，对，是这么回事。”她补充说道。她说着便坐在了一张沙发上，莱昂入坐的扶手椅紧挨着那张沙发。“你是说我这个月花钱太多了。”

“不是这事。”

“我承认，我有些大手大脚；可是，下个月我花得节省些，可以给你补上这个月的超支……亲爱的，是这样的，我花超支了。我们来算算帐吧，好吗？……三件衣服，共计一万七千；三日祭，四千……九日祭，轮到我资助了，花去一万……我房间里新购置的壁毯……这你可是有过错了，因为你嘲笑了玩耍蓝色麦穗的白衣天使……另外，我还得给演员们买些礼物，因为他们在进行义演时不愿获取任何报酬……三块表，两只皮箱，两枚胸针……另外……明天我来把帐目清理一下吧。”

“不是这事，我对你说，不是这事。我的钱，你愿意花多少就花多少，就是把我弄得倾家荡产也没有关系，你把时装师、神父和演员培养成我的财产继承人好了。我所要跟你谈的事，要比你花钱这事重要得多。玛利亚，我要问问你，是不是到了结束我们这个无儿无女的悲苦夫妻生活的时候了？你把精力完全用在宗教事务上，这是一种不忠的表现，你做祈祷要付出那么大的代价，我们这个家和我本人都有所失，我问问你，是不是到了你承认我说的这些事情的时候了？”

“我都给你说过了，”玛利亚反驳说，她变得严肃起来。“我去做祈祷，不管是好是坏，我是对上帝做的，而不是给你做的，你这个人，对祈祷一无所知。你应该努力弄懂，我在祈祷什么，你还要信教，尔后，我们再好好谈谈心吧。”

“信教！……在这一点上，你是太不了解我了。我不信教，我不可能按照你的想法去做，去信教。另外，就算我像你希望的那

样信了教，你的表现，你那履行宗教义务的特殊方式，也非使我丢掉宗教信仰不可。我把我要说的话全对你说了吧，你的所作所为，你狂热地参加圣事活动，我认为这和虔诚的妻子应具有宝贵品质毫无共同之处。我的家如同一座客栈，我的妻子如同黄粱美梦中的窈窕淑女，她是那样令我动心，可是我总觉得她冷冰冰的。我敢对你说，我们过的既不是夫妻生活，你不是我的妻子，我也不是你的丈夫。”

“对于这个问题，除了你之外，还有谁来负责任呢？”夫人语气果断地反驳说。“除了你，还有谁呢？如果说我们之间缺少和睦，缺乏信任，除了因为你不信教，你是无神论者，你脱离神圣的教会，还有什么原因呢？对于我们之间的婚姻关系，我是坚定不移的；而你却站在圈外。我呼唤你回到我的身边来，我张开双臂等待你回来，而你却不愿意这样做，胆小鬼！”

说着，她真的张开了双臂；可是，莱昂根本不想投到妻子的怀抱里。

“如果我在你身上真的看到了一个真正信教女人的身影，也就是说，在你这个女人身上，如果虔诚便是爱情的最纯洁的表现形式，我是会投入到你的怀抱里的，是会带着一颗充满快乐的心投到你的怀抱里的；我也会尊重你，敬佩你有那样的信仰，并且愿意和你共享这种信仰；可是，你像现在这个样子，我是不会尊重你的信仰的，也不愿意投到你的怀抱里的。”

“那么，我看你是疯了，比疯子还疯一千倍，你到底要我怎么样呀？啊！你要我背离上帝，背离教会吗？要我成为你那样的理性主义者吗？要我阅读你的那些通篇都是谎言的邪恶书籍吗？要我相信人是猴子变来的吗？要我相信什么物质吗？要我相信大自然就是上帝吗？要我相信上帝是虚无的吗？要我相信你那些

可怕的异端吗？幸运的是，我得救了，我没有坠入那些深渊里。我是个虔诚的女人，我相信我应该相信的一切事情，我积极而认真地参加各种宗教活动，因为这是为了保持宗教信仰的活力，是不让任何虚伪的学说钻进脑壳的最好办法。什么我去教堂太勤了呀！……我对最神圣的教规太认真执行了呀！……我慷慨解囊，资助举行宗教活动了呀！……我每天都聆听上帝的说教了呀！……我不分白天黑夜地做祈祷呀！……这些议论都把我的耳朵磨出茧子来了，难道不是这样吗？我知道，人家都把我看做是个老虔诚者。可是，话又得说回来，世界上的一切事情都是有它的道理的。如果我不和你结婚，也就是说，不和一个无神论者结婚，不和你每天生活在一起，对你不怀有深情的爱，从而不像现在这样受到你的学说的不良影响，你能认为我是那样紧紧地拥抱着十字架吗？我看你不会那样认为的；对于宗教信仰，如果你不是过分看轻它，我并不会这样看重的。假如你是一个坦诚的天主教徒，哪怕你对宗教义务不那么经心履行，我也是不会做虔诚的圣女的；我所做的只是履行了最基本的教规，只此而已。莱昂，有一件事你应该牢牢记住：设若有两个人坐在一条小船上，一起横渡波涛汹涌的大海。如果两个人都奋力划桨，他们则会毫不困难的到达彼岸；然而，现在的情况是，其中一个人把船桨扔掉了，躺下不干了。那么，另一个人不应该加倍划桨而直到死去才休止吗？我的心上人呀，你想想看，一个人划桨，而要使两个人得救呀。”

“这个例子并不是你自己想出来的。”丈夫这样说道。他知道得十分清楚，他的妻子的修辞水准到底有多高。“那是谁的杰作？”

“那是不是我想出来的，与你没有任何关系。”玛利亚快快不

乐地反驳说道，脸上现出一副蔑视的表情。“重要的是这个例子包含着一个毋庸置疑的真理。难道你要我到你的那些可笑的书本里寻找真理吗？”

“不，我没有这种想法。”莱昂沮丧地说道。“可是，不管我是多么的愚笨，不管你认为我在歧途上走得多么远，难道我是那样不值得你考虑接受我的一个，仅仅一个想法，并且只这么一次吗？难道你一定要到外边，到远离我的地方去寻找你的思想吗？”

“我从你那里可以接受的只是你的爱，我认为你的爱是真诚的；我从你那里可以接受的只是你的对我信仰的支持，只要这种支持是出自内心的；我从你那里可以接受的只是你的物质援助；可是，对于你的思想，你的劝告……”

玛利亚说着这些话的时候，面部表情是如此严厉，一双明亮的眼睛里闪烁着那样强烈的轻蔑光芒，莱昂都感到有一把寒光闪闪的利剑插进了他那颗憋闷的心。

“我的东西你什么也不接受！”他暗暗地说道，低下眼睛望着地板，仿佛是个欲死绝生的人。

“我可以接受的东西不能带有一点你那迷离和高傲思想的影子，任何东西都不能受你那种鬼哲学的污染。”玛利亚补充说道，她把利剑用力往莱昂的心中插了进去，只有剑柄留在外边了。

过了一会，莱昂耐性殆尽，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他面孔苍白如纸，神色异常，狠狠地瞪了玛利亚一眼。

“这一切都是谁跟你说的？”他问道。

“这和你毫不相干。”玛利亚斥责道。她也面色煞白，然而胆量依然如故。“我已经对你说过，作为一个真诚的天主教徒，我认

为我没有义务向一个无神论者通报我的教徒心灵中的秘密，就是说，我做什么宗教活动，没有必要一五一十地告诉给你。你应该知道，我对你忠贞不贰，我从来没有违背我在祭坛前对你发过的誓言，我行为端正，没有任何背叛你的企图和想法。好了，我作为妻子做到这一点，已是对你够忠诚的了；在这一点上，你是完全可以信赖我的。我灵魂中属于上帝的那一部分，你就别想探求它的秘密了；那是一个神圣的独立王国，你是绝对不能步入的……你别再固执地这样问我了：‘那是谁对你说的？’你没有权利得到我的回答。”

“我不需要你回答我。”他说道。“我的妻子按照她的意愿，每年去一次、二次或三次忏悔室，去忏悔自己的罪过，并且希望得到宽恕，我并不把这事过分地放在心上。不过，这类事有它的弊端，而这弊端就在于灵魂可能迷失方向，去走崎岖小路，每天接受训诫，勤于请教，乐于密谈；这密谈是由纯朴的人怀着疑虑的心情同那个没有家眷的、被强烈的好奇心支配着的人所进行的。”

“不对，傻瓜蛋，”玛利亚讥讽地说道。“你说的这些话都是反宗教的，为了纠正你的精神所偏离的方向，最好还是让我为我的灵魂寻找一些好的教规、好的教义吧……说句老实话，你的一些朋友在这里轻蔑地谈论宗教问题，已是很令我气恼的了。许久以前我就对你说过，我认为我们家里的聚谈会越来越不像话了，那些人竟然大谈特谈邪恶的事情来了；总会有一天，我要坚决抵制，不去参加那种聚谈会的。我并不否认，来咱们家的人当中，有些人是令人肃然起敬；可是，另外一些人却不然；我对他们的思想了如指掌。”

“是谁把他们的思想告诉给你的？”莱昂气鼓鼓地问道。

“我不知道……我所要说的是，我已经厌倦了，不能再强作笑颜了，不能再在那些人面前掩饰我的不快了，他们有的写文章，有的公开发表演讲，还有的虽然没有写过文章也没有发表过演讲……不过，我知道他们在想些什么东西，我知道。”

“你知道得真多呀……我看，你对我们的聚谈会作出了判决；以后，你还会作出更多的判决的。”

莱昂感到一阵痛苦。一个人生活在这种气氛中，哪有不痛苦的呢，只是这种痛苦时而剧烈，时而缓解罢了；而在缓解时，常常使人保持着虚假的欢乐状态，眼睛闪着骗人的光彩。这时，莱昂放声笑了起来。

“是这样，你搞的那些聚谈会太叫人难以忍受了。”玛利亚说道，她有些茫然了。“它们是非常有害的，因为一会儿谈论政治，一会儿谈论音乐，一会儿谈论发明，一会儿谈论历史，这些东西简直把我们的客厅变成无神论的讲坛了。”

“如果再加上跳舞和密谈的话，倒是一个风气很正的场所了！在我们的客厅里，从来没有谈论过无神论，也没有谈论过类似的话题。噢，纯洁的灵魂哟，童心般的灵魂哟，请安息吧！幸福的人儿，你想在外边无拘无束地参加宗教活动，热忱而疯狂地酷爱和宗教有关的言论、形象、物品和礼仪，然而你那颗孤独冷漠的心却无动于衷，没有痛苦也没有欢乐，没有斗争也没有胜利，听着低沉的讲道声、弹奏的风琴声、进进出出的人的绸衣缎裤发出的摩擦声，一个人便处在昏昏欲睡的状态……你自认为是个完人，甚至认为功绩卓著，可是你尽管做了努力，但仍然不能克服犹豫徘徊、想入非非、寻求欢乐的缺点！现在，信教可真是件既省力又舒服的事呀！……从前，决心献身于教会意味着坚决而果断地抛弃一切享乐，完全放弃自己的个性，憎恶尘世的虚荣，蔑

视财富、豪华和安逸，身体消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而精神却变得圣洁虔诚，潜心考虑上天诸事；意味着如痴似醉地追求精神生活，富翁羡慕穷汉，康健者恳求上帝让其病魔缠身，身体洁净的人愿意全身布满恶臭的脓疮。如果我们愿意的话，就把这一切称做愚蠢的举动吧，但这是伟大的、高尚的愚蠢举动，因为自我牺牲和谦恭是最不容易失去光彩的品质；这也可以称做是自杀，唯一能够宽恕的自杀行为；也可以称做是疯癫，不治之症；可是，现在……”

莱昂瞟了妻子一眼，目光里充满着辩术和傲气。

“……可是，现在……作为一个虔诚的教徒，教规要求他经常进行一些小额施舍，这样做就算是对的吧；要求他按时去教堂，参加各种讲究排场的礼仪；不过，在待人接物上，却因人而异，因身份不同而不同；见到穷人，要像穷人那样对待他们；见到富人，要像富人那样对待他们；就是说，允许你表现得既像穷人又像富人，只要你不拒绝提供某些方面的帮助。事情确实是这样，今日的女圣徒出席宗教礼仪，舒舒服服地坐下来做忏悔，坐在坐垫上做祈祷，用小垫子擦去教堂的灰尘。只要求她们早晨去教堂，而晚上却是自由的，可以跳舞，看戏，穿丝绸，戴宝石，聚众清谈，出席富翁举行的盛宴，哪怕东道主是犹太人，是新教徒，也毫不介意；出去散步时大讲排场，注意衣饰，经心打扮，尽量把自己化妆成绝代美女，让男人们见了神魂颠倒……然而，这又有什么？撒旦^①早就变成傻瓜蛋了……他容忍让步了，他已经老朽了，已经不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了。”

“这是些多么粗鄙的讥讽呀！”玛利亚说道，她有些茫然了。

^① 撒旦在犹太教、基督教《圣经》中为魔鬼的别名。

“在你看来，我在道德上是有罪过的，因为我穿饰漂亮，去看戏……我看，你讲了些你自己都不理解的话。你们这些无神论者是世界上最蠢最笨的人。”

玛利亚并没有气恼，这一点的最好证明是，她抬起一只手，亲切地抚摩了一下丈夫的面孔。

“亲爱的，你以为你的话把我弄糊涂了吗？……不过，你应该知道，如果说我穿饰漂亮，去看戏，有时还去跳舞，那是因为我已获准去做这类事情，是因为我做这类事并不影响我对宗教的忠诚。对于这类事，比你懂得多的那个人给予了我极大的安慰，他使我看到，我作为一个已婚女人，我不能割断把我同社会联系起来的纽带……”

“对，那是，那是一个口号，这一点我早就知道……”莱昂笑着说道。“你们尽情地娱乐吧，只要不……”

“你那些言不及义的话，可都是亵渎神明的……闭上你的嘴巴，傻瓜蛋……不知道你最终能否明白，你知道的东西并不比蠢驴多多少！”

“蠢驴？”莱昂说道。他一边笑着一边用手指抚摩着妻子的小脸蛋，那是一张滚圆而漂亮的脸蛋。

“我怎么会讥笑你呢，特别是当我在最后以我的祈祷，以我的信仰，以我的虔诚，得到上帝的……你笑我吗？那么，请你不要笑我。更为令人惊奇的例子多得很。我知道一些情况，如果讲给你听，你会惊呆的。”

“那就别对我讲好了。”莱昂说道。他用手托着妻子那迷人的脸蛋，一会往左一会往右地摇晃着。

“对，有些事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有些坏男人变成了……而你并不是坏男人呀……”

“我还没有被宣布为坏男人……?夫人,您放心好啦,一切都会向前发展的。我非常感谢那些人对我还有个好看法……”

玛利亚一头扑在他的怀里,用力抱住他的脑袋,亲吻着前额。

“你会回到我身边来的。”她对莱昂说道。“你将像我一样,一定会成为一个热忱的天主教徒的,并且会在甜蜜的宗教实践中永远陪伴着我的……”

“我?”

“对,是你。你会回到我身边来的。到那时,我将是多么幸福呀!……我太爱你了!……”

玛利亚多么漂亮呀,多么漂亮呀!莱昂感到那绝佳的容颜和身段以及那双眼睛在他身上产生了难以抵御的魅力。那双眼睛犹如微波荡漾,银光闪烁的浩瀚大海,一望到底,可以一下子找到丢下的东西。玛利亚离开丈夫,站到一面镜子前面,举起双手,散开秀发。乌亮的长发披散在双肩上,那双肩和冷漠的大理石雕毫无共同之处;那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是一个美貌的女人,不过,她身上也有帕罗斯^①的肌肉,神秘主义把这称做泥土,艺术巨匠曾用来雕塑人像,而雕塑出来的人像似乎不需要灵魂,而就能具有生命力和美感。

“多么漂亮呀!”莱昂感叹地说。他像一个没有知觉的人埋在一张扶手椅子里。“显得越来越漂亮了!”

玛利亚在镜子前面摇摆了一会身子,便走进自己的卧室里。莱昂用手托着脑袋,沉思了良久。他发烧了。然后,他怒气冲冲地站起身来;不知道他是生自己的气,还是生别人的气。

^① 希腊的一个岛屿,以盛产大理石著称。

“我太愚笨了！”他低声感叹地说道。“我爱的是一个信奉基督教的妻子，而不是一个假正经的奴妾。”

第十五章

一项如同外交界人士称做
“modus vivendi”^①的协议

过了一会，玛利亚突然扯着嗓子尖叫了起来。莱昂立刻向卧室跑去，他发现妻子已经从床上坐了起来，张开双臂，眼睛茫然地望着什么。

“莱昂，莱昂。”她惊恐地说道。“你是莱昂吗？你在哪儿呢？啊！我已经看见你了。快来拥抱我呀，一场多么可怕的恶梦呀！”

莱昂竭尽全力使她安静下来。夫人回到现实——医治梦幻症的最佳药物——中以后，很快平静了下来。

“真是个怪梦！……你想想看……我梦见你死了，你从黑洞洞的深渊之底望着我，望着我，你的面孔……后来，那场面消失了……你还活着；你爱上了另一个女人……我绝不能让你爱别的女人。”

她张开双臂，用力抱住丈夫的脖颈。

“几点了？”她问道。

“很晚了。你还是再睡一会吧，不会再作恶梦了。”

① 拉丁文，原意为“生活方式”。引申开去，是说敌对双方在解决矛盾之前暂时达成的协议。

“你呢，你不想睡吗？”

“我不困。”

“那你就一直守夜到天亮了。你干什么？看书吗？”

“思考。”

“是不是在想我们谈过的那件事？”

“在想那件事，也在想你。”

“对，对；你应该好好考虑一下我对你讲过的那些真理，这样你就是在不知不觉地做准备了……我好像听到了火警的钟声。”

两个人静静地听着。原来那是犬吠声。在马德里的那个地区，每幢房子都至少有十座空荡荡、没有人迹的晒台。狗常常聚帮结伙，在垃圾场寻觅厨房的剩食。这时，从远处也传来了最后一班电车的尖厉的车轮声，还有莱昂放在坎肩衣袋里的怀表发出的细微单调、始终如一、富有节奏的金属敲击声。什么都听得一清二楚，唯独没有教堂的钟声。

“还不到敲望弥撒钟的时候。”他说道。“你就安心睡好了。”

“我不困，不想睡。”玛利亚没有听从丈夫的话，把头往后仰了仰。“我觉得，还会看到你掉进黑洞洞的深渊里，从底部望着我。你一定认为我说的这些都十分可笑、十分荒唐！一个认为并坚持生命结束便一切完结的人，死后还能转动眼珠看见东西！”

“我对你说过这种事情吗？”莱昂气恼地说道。

“你是没有说过；不过，我知道你是这样想的；这我知道。”

“你怎么知道呀？你是从哪儿知道的？是谁告诉你的。”

“是我自己知道的；我知道一些哲学家的脑海深处都隐藏着哪些想法；我什么都知道；你也是那种哲学家。我不读你的书，因为我看不懂。但是，懂得那些书的人，一定是看过的了。”

莱昂脸色剧变,突然从妻子身边走开。他向前迈了几步,想走出卧室;但是,他又猛然转过身来,回到玛利亚身边,拉起她的一只手,用严厉的声调说道:

“玛利亚,我最后有一句话要对你说,最后一句话……我刚刚闪过一个想法,我想到了如何挽救我们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两个人都能接受这个想法,并能按照这个想法去做,它会把我们从这个地狱中拯救出来的……”

玛利亚看到丈夫那么严肃认真地对她讲了这番话,异常激动,并且油然产生了一种敬慕之情;她什么也说不出来了。

“……我把我的想法三言两语给你说说……这是个令人兴奋的主意!……我不知道,我以前怎么没有想到……我的想法是这样的:我答应为你作出牺牲,放弃我的学业,不和朋友们聚谈,我为你而决定牺牲我的书本、同朋友结下的友谊。我要把我的藏书像堂吉诃德的藏书那样封存起来,要让我们家里再也听不到哪怕是一个令你生疑的观点,也听不到尘世间对精神修炼这类事情的轻率评论。既不谈论科学,也不谈论历史。一句话,什么也不谈。”

“这太叫人高兴了!”玛利亚说着站起身来,去吻丈夫的双手。“你真的答应我,按照我说的那样去做吗?”

“我面对上帝向你宣誓。不过,你可不能高兴得太早了。你应该懂得,这种让步只能以另外的让步来换取。我已经对你讲过了,我这方面打算怎么做,现在该你的了,我为你牺牲了你荒谬地称之为无神论的东西,而其实和无神论有着天壤之别,现在该你为我牺牲你称之为虔诚信仰的东西了;确实,这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为了使我们之间互相了解,你应该放弃每天没有休止的祈祷,不要每个星期都去向同一个神父做忏悔,不要把全部精力

都放在宗教的各种礼仪上。星期天和节假日，你可以去望弥撒，每年做一次忏悔，但不能事先选择忏悔神父。”

“噢，你要求得太多了，要求得太多了。”玛利亚说道。她在枕头上摇晃着美丽的脑袋，仿佛为自己的宗教活动被缩小到那么可怜的程度而自我怜悯似的。

“我要求得太多了，小笨蛋，你觉得我要求得太多啦！那好，让我来做出更大的牺牲吧，对你做出更大的让步吧；我答应你，如果你减少去教堂的次数，我将每次都和你一道去。”

“和我一道去！”玛利亚喊道。她突然在床上跳了起来，活像一条从水中刚刚捞上来的鱼儿。“你说的是实话吗？……你在骗我。”

“我一定和你一道去，一定；星期天……和你一道去。”

“只是星期天？”

“只是星期天。”

“那么，你也像我那样，一年做一次忏悔吗？”

“那……”莱昂喃喃地说道。

“那你是说不做忏悔？”

“那，不行……噢！你一次向我要求得太多啦。我作出的牺牲是巨大的，而你作的牺牲微乎其微。你所抛弃的只是些表皮东西；重要的、核心的东西，你都抱住不放；你摘掉假虔诚女人的头罩，露出基督教女圣徒的绝美风姿。这不叫做牺牲；我作出的牺牲才是巨大的、痛苦的，我将我的学业和朋友抛在了你的脚下，也就是说，我把生活中最宝贵的东西抛在了你的面前，任你践踏。”

“可是，这并不能足以满足我的要求呀！”玛利亚懒洋洋地说。“你如果不改变思想，而总是，总是坚持你的看法，就是不读

书了，那又有什么用呢？你陪我去教堂，那只是一种形式而已，你身子进了教堂，而把灵魂留在了教堂门外；当你看到神父举起圣餐时，你会在内心深处爆发出魔鬼一样的笑声，即使你不去想你在显微镜下面看到的那些小虫子，你说，是这些小虫子使我们神圣灵魂具有了感情和思想。”

“你这些嘲弄言词并不能对我产生任何影响……我知道，你的这些可笑的想法是从哪里来的。我答应你，我去教堂时一定怀着崇敬的心情，诚心诚意……啊！我还忘掉了一件事呢，你也应该为我牺牲……你为我做出这种牺牲是太值得了，就是说，我们离开马德里，搬到别的地方去住。究竟到什么地方去，由你来选择好了。”

“你要求得太多了……你这样做，太过分了！”夫人操着娇滴滴的声调说道。“你给我些什么呢？装模作样地信奉天主教，在你那无神论者的面庞上戴上一副教徒的假面具。这不行，莱昂，你这样做，我绝不能接受。”

“那我可真是没有出路了。”莱昂喊道，同时用双手敲着脑袋。

他暗暗地激动了片刻之后，冷冷地望了妻子一眼，接着严肃地对她说道：

“玛利亚，看来，我们分手已是无法挽回的了。我不能这样生活下去。过几天，一切都要彻底解决的。你要么留在这幢房子里，要么和你父母住到一起，随你的便好了；我要到国外去，再不回来了，再不回来了。”

莱昂站起身来。打扮入时的虔诚夫人拉起他的双手，并且紧紧地放在自己的胸脯上，放声哭了起来。

“我们分开！”她抽噎着喃喃地说道。“你这是犯傻呀……忘

恩负义的家伙！”

玛利亚·埃希甫霞卡对丈夫怀有的爱，和丈夫对她的爱同样深切。他们的灵魂之间可能存在着一道鸿沟，处于完全隔绝状态；不过，两个人就这样从此分手了！……不再是夫妻了！……

“我的决定是不可更改的。”莱昂斩钉截铁地说道。

“我接受你的决定，你说什么我都接受。”

后来，具体地说，睡了几个小时之后，又传出了惊叫声和叙述恶梦的说话声。

“那情景太可怕了！这一次，我看到我自己死了，从又深又黑的深渊之底看着你……你在拥抱着另一个女人，在亲吻另一个女人……可是，天已经大亮了吧？现在真的该敲钟了。”

果然，在马德里被称为教堂的白色茅屋中间的钟楼上，吊挂着的钟发出了刺耳的难听声音，马德里真是一座富有宗教感情的城市呀。

“这是头几场弥撒的钟声。”玛利亚这样想着。“我太困了……还是睡上一会吧！……八点钟了，钟声还在响，那是召唤我去做弥撒……不，我不能去；我已经许下诺言了……天哪，已经九点了！原谅我，原谅我吧，我心灵中的钟声，要熬到星期天我才能去呀！”

第十六章

棘手的经济问题

时间日复一日地流逝着，人们盼望离开马德里的日子来临了。天气酷热，马德里城里，为金钱而焦急奔跑的人随处可见。黄金犹如战乱年代一样迅速上涨着，交易所里，小额帐目的交易应接不暇，恰似生意剧增一般。不少人家把去冬因花销超支而套在脖子上的锁链又紧了紧，另外一些人家，脖子上并没有绳套，他们自我安慰着说，马德里的夏日是迷人的，有许多长处，那条条林荫大道，那令人陶醉的夜晚，不知比郊区村镇的凄凉、寂寞的夏季优越多少倍。到平托或赫达菲消夏避暑，就如同到埃斯库多或帕哈雷斯越冬躲寒一样^①。

有许多人绝不肯留在马德里，特列里亚一家人便是一例。他们逆数学法则和常理行事，逆经济法规而生活，决定到外地去。可是，侯爵夫人倒希望春天越长越好，总是说，天气还没有热到难以忍受的程度，北方多雨，天气寒冷。莱昂没有理由推迟行期，而是恰恰相反，他有充分理由提前启程，于是决定六月的第一个星期离开马德里。然而，事先决定启程的前一天晚上，一件意外的事情打乱了大家的计划。侯爵的儿女们都已经知道，他们的兄

^① 平托和赫达菲是马德里郊区的镇子；埃斯库多和帕哈雷斯位于比利牛斯山区。比喻到炎热地方度夏，就如同到寒冷地方越冬一样。

弟路易斯·贡萨加有病在身。古斯塔沃和莱昂了解的情况更多一些。他们得悉：一种可怕的、迫害和残杀当代青年的病痛正在折磨着路易斯·贡萨加，这种病痛同衰弱的体质，或由于自我折磨和勤于学习而损坏了的体质有着密切关系。普约神学院的神父们寄来的报告宣称，路易斯的病情处在初发阶段，他们并没有对侯爵夫人再讲述其他任何详情，而是希望她在夏天去那里做常规访问时能自己直接了解真情。可是，一声晴天霹雳在她家屋顶下突然爆炸了，原来神学院院长通知说，路易斯·贡萨加病情顿时恶化，还说“这位年轻人很想见见家人，第二天就乘快车返回马德里”。

一家人目瞪口呆，忧郁沮丧；当第二天见到了可怜的青年人走进家门时，更是悲痛万分。路易斯·贡萨加活像一个穿着长衫的幽灵，脸上清晰地挂着病入膏肓的印记。尽管他的面庞已被死神的冷漠之吻折磨得干瘪如柴，仍然可以看出和玛利亚典雅稚嫩的面颊是多么相像。读者已经知道：他们是孪生兄妹，男人和女人之间凡是可能相似的地方，在他们身上都一一存在着，只是妹妹长得水灵秀气，从生下来就比哥哥有活力，身体素质好，而哥哥从小就很柔弱。

路易斯·贡萨加胡须稀疏，体质衰弱，人们都认为他生就了当神父的材料，倾心于精神修炼生活。他的那双眼睛碧绿有神，像镜子一样映照出玛利亚·埃希甫霞卡的目光；不过，现在已经围罩上了一道黑圈。他童年和少年时，一直被低烧折磨着，艰难地打发着岁月，仿佛生理上已经衰竭。现在，人生的结局已经临近，他身上的高烧如同一团在体内燃烧的炭火将他耗尽榨干。他坐下或走路时，那宽大而松弛的长衫勾画出他那骷髅一样身架的棱棱角角；他的声音恰似某人在一个隐而不见的深远角落里

讲话的回音声，在那个角落里，不停吹动着的风忽而将说话声盖过，忽而打断，忽而平息，使他的声音像滴管的水流一样摇曳不定。

他坐在一张大靠背椅上，对家人的亲切关怀，只以三言两语作答，强烈的感情被简单的礼仪取代了；他也同家人握握手，用炽热和充满爱怜的目光望着他们。

侯爵夫人悲痛欲绝，唉声叹气。不知道如何掩饰自己的痛苦表情；她连连叫苦之后总是想到叫儿子呼吸清新空气，呼吸农村空气，呼吸牧场空气，也想到带他去饮用有益于健康的矿泉水。她决定的第一件事就是请几位名医前来会诊。病人挂着一丝微笑的面孔上露出疑虑的表情，但是，他并不拒绝任何人的建议，这是因为他那根深蒂固的百依百顺的习性给了他力量，即使已经处在弥留之际，也要走动一下，哪怕摇摇晃晃。

在那以前，莱昂从来没有见过路易斯。当他走到屋内看望他时，侯爵夫人说道：

“这是你妹夫，你还不认识呢……”

“我认识。”路易斯·贡萨加回答说，同时将手伸出去，让莱昂握了握。

他一边说着，一边用两只敏锐的眼睛盯着莱昂，这动作持续了那么久，侯爵夫人都被那惊人的无声演说吓住了，连忙这样说道：

“你已经早就知道，他是个大好人。”

“对，我早就知道了。”路易斯一边说着一边望着他的妹夫。“你们是不是要离开马德里呀？”

“你怎么愿意我们走开，而你一个人留在这儿呢？”玛利亚说道，泪珠禁不住滚落下来。

“可是，你丈夫大概是不愿意留下的吧。”

“我们要留下来。”莱昂肯定地说，同时坐到围在病人四周的人群里。“玛利亚那么长时间没有见到哥哥了，她舍不得离开他，我呢，也不愿意她离开自己的哥哥。”

“你也是不愿意离开她的。”侯爵夫人补充说道。“你是个心地善良、讨人喜爱的模范丈夫……也许，过几天我们大家一块到外地去。”

“路易斯会好起来的。”莱昂说道。“那时我们一块去旅游。”

我们不知道是在当天还是第二天莱昂和岳母处于一块儿时，目睹了直到那时看到的她的最为悲伤的表情，她唉声叹气，抱怨自己的命运倒霉，发誓本着节约的原则合理解决各种问题。尊敬的侯爵夫人声泪俱下，握着女婿的手，用具有强烈母爱的母亲的词语不停地夸奖他。

侯爵夫人说，那时全家正在经历着一场最严重危机的袭击；这种危机，不管什么人家都没有遇到过。路易斯·贡萨加治病，马上就需要很多钱。杰出的贵夫人绝不会像侯爵对待低贱的债权人那样对待前来会诊的医生的。侯爵花钱如流水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她感到疲倦了，那种讲究排场、华而不实的生活耗尽了她的精力；只是丈夫和儿女的骄傲支撑着她，尽管这使她心绪不佳。她厌恶舞会，偷偷地吞下隐瞒饥饿的苦楚，忍受着使她家变成地狱的层出不穷的烦恼。噢，她接受的教育，她的地位，她的原则，她那高尚的感情，同做作的表演格格不入；但是，她是一个弱女子，她钟爱那些制造烦恼的人，尽管没有给他们发奖行赏；她无法摆脱那些强加于她的习俗。不过，她决心强硬起来，不再心慈手软；决心永远铲除引进她家里的那些邪恶作风；决心和

侯爵分庭抗礼；对儿女们讲话绝不，绝不含糊其词；建立严厉的、甚至可怕的家规；她要依靠自己现有的条件生活下去，绝不自欺欺人，伪装富有，同豪门大户进行可笑的抗争。她暗自哭泣，恳求上帝将笼罩在他们头上的灾难也从她女儿家里驱走赶跑；她的这一恳求，上帝自从赐给时来运转的女儿一个模范丈夫以后，就决定满足她了，因为这位丈夫通情达理，堪称楷模，百里挑一，如果教会宽恕一些的话，他会得到圣徒称号的。

我们也不知道是当天还是第二天，侯爵单独和莱昂关在了办公室里，操着忧伤的声调，给莱昂详尽地讲述了他自己面临的令人焦虑的处境。他的一席话在莱昂心中激起了强烈反响，他巧妙地将自己的为难之处都汇拢在一起，绘声绘色地描述着他的骄子、他最喜欢的儿子的病痛，说他已危在旦夕。这一突如其来的不幸使得特列里亚一家如大火烧房，而这房子又是早已东倒西歪，加固支柱林立。房内充斥着假首饰、胭脂、毫无用途的浮华之物……如此不幸的尊贵先生现在面临着一个可怕的问题，政界人物的尊严，一家之长的人格，犹如死刑犯一样已经被押上了无情的断头台。他喜欢用漏洞这个财政界取之管道安装技术的术语；他说，这些漏洞使家产的巨流日渐细小，并且显现出了干枯的滩头，糟糕的是他本人对于这一点并没有过错，而侯爵夫人才是一个间接的罪魁祸首……然而，他呢，只承认应该承担一部分责任，这是因为他一直想维持一个有名望、有益于党、有益于祖国的男人的极其威严的地位；他一直希望儿女们都能成为有地位的人物。可是，那些都是幻想哟，他现在才恍然大悟！……他，他真的承认了自己是有过错的；他一直清楚地懂得，他表现得很软弱，过分软弱，对于侯爵夫人的大肆花销、挥霍无度过分宽容了；他干不该万不该以自己的在场而默许了准备

丰盛的筵席、茶话会、raouts^①、舞会，这些活动每星期都要举行好几次，弄得家里乌烟瘴气、嘈杂混乱，客人们咬着耳朵传播流言，制造不和；他应该抵制，应该抗议，面对这样的事情，谁还怀疑他会这样做呢？然而，他没有抗议，他成了同谋者，他没有执行那些保守的，旨在预防事端的健康原则；这些原则正是他行动的准则和灯塔呀！不过，他现在已经下了决心，一定砍掉这些额外开支，彻底改革管理制度，厉行节约，维持个人和公共道德基础的家庭秩序。他确实没有跟他的女婿谈起这桩令人不快的事情，以求得他的帮助，摆脱每天的应酬活动；他没有谈及这桩事。和女婿谈这类事，有损于岳父的尊严，同他维护人格的想法水火不容；就是和女婿谈起这事的话，也只不过是为了让后者了解一下严重的现实情况，让其利用他在全家的威信，向米拉格罗丝指明她的脚下已是万丈深渊。可怜的侯爵为了大家而牺牲自己，他为自己一无所求。他最疼爱的儿子的这场大病，对于他是一个莫大的打击；他没有心思干任何事情，认为自己生来是苦命，成了那个尽管土地肥沃，然而十分贫穷、无法治理的国家的牺牲品，这个国家的各方面的景况不能再糟了。在这种形势下，怎样应付那巨大的困难呀？唉！侯爵本人患有风湿病，他急需去做碱水浴，他不能，也不愿意去旅游。他的义务使他留在马德里，留在病魔缠身的儿子身边；他的义务不允许他为自己花掉抢救路易斯·贡萨加被死神威胁的生命所需要的钱，路易斯·贡萨加是个举世无双的好青年，他具有神父的品格，几乎是个从天堂降下来的圣神……侯爵知道，他的处境使他必须履行自己担负的义务。是的，他的绅士品格，百分之百的西班牙绅士品格，要求他这样

① 法文，意为“聚会、联欢”。

去做；然而，他需要一位亲近的、无私的朋友给他出出主意；他需要得到别人的热情鼓励，用雄辩的例子开导他；他需要一个正直、有头脑、直率、视虚假的排场为仇敌的人做朋友；总之，他需要得到道义的、百分之百道义上的支持……

“我再再说一遍，只是道义上的支持而已。”他说完这句话以后叹了一口气，并且用双手紧紧地握住莱昂的手。

如果莱昂是一个虚荣心很强的人，那么，当两三天之后米拉格罗丝操着诚恳的语气夸奖他，哪怕他是受之无愧的时候，他一定是心喜若狂的了。

“亲爱的孩子，一个头脑里没有半点宗教思想的人，确实是可以有一副好心肠的呀！”

侯爵也对他说：

“我一直把你看做是世界上最好的人。你的心太慈善了，这都使我相信真有乌托邦存在了；你知道，我是不相信乌托邦的；可是，现在……总之，看到你如此关心一家人的荣誉，我是无法向你表述我的兴奋心情的。你知道得一清二楚，我们全家应该摆脱苦难的大海。对，社会在沉沦，而我们全家，我们这条船，是一定要免于此难的呀！……”

说句老实话吧，莱昂挂在心上的，与其说是侯爵不无风趣地比做挪亚方舟的岳父母一家人，毋宁说是他妻子孪生兄弟的重病和她的苦痛，因为玛利亚看到父母遇到那么多愁事；看到身边发生那么多铺张浪费现象，是十分悲痛的呀！

第十七章

家人纷纷离去

医生们会诊的结果十分令人悲观。不过，他们指出，不幸的日子为期尚远；这样，全家人也算得到了一点安慰，看到了一线希望。同过去的日子一样，未来的日子多少给人以一点安慰；过去的幸和尚未降临的不幸已经消失在远方的地平线之下，地平线的后面是被遗忘统治着的宽广地域。特列里亚一家人中间开始重新出现了安宁的气氛，每个成员都逐渐恢复了常态。古斯塔沃当上了议员，整天待在国会里。侯爵夫人尽管没有完全从统治着她的悲痛中解脱出来，但脸上已经恢复了那种安于尘世现状的甜蜜表情，并且总是流露出充满抱怨之情的虔诚派神色，就是说，她已把逆来顺受看做是一种享受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占去了她许多时间。一天早晨，莱昂看见她站在一堆新近从店里选来的夏用帽子前面，现出一副犹豫不决的样子。那是法国人每月推出的各种式样的新帽子。有的像点缀着麦穗和金龟子的鸟巢，有的像布满苔藓和裂痕的草篮，有的像镶着野花的草盘；有扁形便帽，有形状不一、像是挂着油灯灯嘴的草帽，有宽檐圆桶、恰似蜂鸟躯体的软帽，有神父配戴的、坠着纱带的饰帽；总之，它们的形状千奇百怪，时装艺人大胆想象出来的引人发笑的这些东西，令女人如醉似迷，令男人倾家荡产。侯爵夫人把所有的帽子一一看了一遍，像是一位很有鉴赏力的女人在欣赏着什么。她

拿起几顶帽子戴在头上，站在镜子前面看看效果怎样，一会把头歪向这边，一会歪向那边，想选择一顶线条和颜色均佳的帽子。最后，她把所有的帽子都放进了盒子里，说道：

“我一顶也不买……我们还是有可能去法国的……像往年那样，我到那里把我需要的东西都买下来，并且带回国内……带回国内……我不会跟海关打交道。对了，我们有可能去法国……不过，莱昂，那事你还不知道吧？”

莱昂和他的妻子、路易斯·贡萨加一起目睹了侯爵夫人是怎样检查了每一顶帽子的，并且在她的要求下分别发表了各自的看法。此时，话头已经从时装转到了走私上来。两个孪生兄妹缄默不语，一副悲苦的表情，特别是路易斯，把一双眼睛死死地盯在阳台旁的花盆架上，那里栽满了迎春、杜鹃，挂满了玫瑰色的鲜艳杜鹃花。

“莱昂，那事你还不知道吧？”米拉格罗丝又问了一句。“满脑子坏主意的莱奥波尔多今天下午就要走了。他和那些小伙子，他的狐群狗党去比亚里茨。我是没有法子阻拦他了……我已经告诉他，我们大家都留下来陪伴路易斯，他也应该留下来。而他却说，他需要洗海水浴，这也不是没有一点道理……塞里尼奥拉公爵和加雷利亚诺伯爵有带篷马车，莱奥波尔多要搭乘他们的车。”

他们向一个仆人问起了波利托，这仆人回答说，莱奥波尔多少爷说过，那天中午要在外边吃午饭，然后从朋友家径直去火车站，不再返回父母家里。他已经把行李收拾停当，箱子也都上了锁。

以这种少见的方式辞别，清楚地表明了那个功勋卓著的青年对父母尚有孝敬之心，对兄弟姐妹也怀有感情，不过，这使侯

爵夫人多少有些伤心,她不管多么糊涂,对儿女是不乏感情和关心的。在她看来,莱奥波尔多没有受到良好教育,不过,这不是她做母亲的过错;他恶习难改,对甜蜜的爱无动于衷;他为了能够骑上别人的骏马,驾驭别人的马车,坐在朋友的篷车上,握握伊加迪约斯的手,在信里塞上几个杜罗的钱,家里人如果干预他时,他都会翻脸不认人的。

侯爵刚刚走了进来,身着一身笔挺的淡色夏装。他以世人常有的怀疑心情听到了那个消息;在某些人眼里,这怀疑心情被看做是最有鉴赏力的实证。

“年青人玩一玩,这本是天经地义的事嘛……”他说道。“人到了壮年,杂七杂八的事情就多了起来,走上社会,步入公共生活,使人操心的事接踵而至,什么风湿症啦……我这里只不过是举一个例子罢了;我现在这个样子,说什么也得休养一下……我太需要休养了。我对医生说过,我今年夏天不能去避暑,医生都跟我动了肝火……‘侯爵先生,您怎么这样不明事理呢?……做为一家之长,不能忽视自己的健康。我强迫您去沐浴。这是不可上诉的判决!’总之,亲爱的,我已经决定,明天就离开马德里。”

侯爵夫人惊愕不已,看上去她既失望又气恼。你们都自由自在,无牵无挂,而她却像个女奴一样,被捆绑在马德里夏日这匹倒霉的野马上,这匹野马之所以臭名昭著,并不是因为它有多么讨厌,更多的是因为它平庸无奇。

“我们可爱的路易斯,”奥古斯丁一边抚摸着儿子的脸庞,一边补充说道,“一天好似一天。我们不必为他担心,让他好生休养就是了。今年夏天就和他妈妈待在马德里吧……我是多么想陪伴你们两个呀;可是,我现在糟糕透了。几位朋友约我同他们一道走,搭乘明天的火车。”

侯爵说着这话的时候，只有莱昂在场了，因为米拉格罗丝已经带着她的双胞胎儿女进了餐厅。

“我没有必要留在这里。”侯爵继续说道，同时，他在女婿的陪伴下，在漂亮的客厅里踱起步来。大厅里陈设着上千件法国进口的小东西，什么壁毯呀，瓷器呀，家具呀；在贵族家庭里，本应该摆设真正的艺术品；可是，家庭破产之后，这些艺术品便被从显要的位置上取了下来，并由国家的 dilettantismo^① 送进了博物馆；而那些壁毯、瓷器和家具填补了真正艺术品留下的空白。“我没有必要留在这里。你应该知道，我离开马德里，心可放不下。说句老实话，当可怜的米拉格罗丝需要儿女们陪伴在身边，共同照顾重病在身的路易斯的时候，他们却纷纷离家而去，这种不负责任的做法很令我气恼……因为路易斯病得很重，我们不该抱有幻想了。我认为，他还能挺下去，今年秋天可能不会有多大危险，可是，冬天……不管怎么说，孩子们那么做是不对的，很不对。莱奥波尔多今天下午走，古斯塔沃明天走。我本来不相信古斯塔沃的那些事，可是，已经明朗了……他在谈恋爱，正谈得如痴似狂。圣莎洛莫侯爵夫人明天启程去阿尔卡雄、巴黎和勒阿弗尔。古斯塔沃也要到国外去，我们已经知道了，信件一定会接连不断地给那位侯爵夫人寄到阿尔卡雄、巴黎和勒阿弗尔的。这可是一次难得的旅行了，你说是不是？圣莎洛莫侯爵夫人长相漂亮，打扮入时；我儿子很有魅力……不过，谁知道人们议论的那些事是不是确有实情呢！我不相信。古斯塔沃狂热的演说术，果敢地维护天主教的作法，无疑给讲究排场的聚谈会以灾难性的打击。一大清早就看见讲坛上挤满了人，他们那漂亮的头上都饰戴着雅致的

^① 法文，意为“艺术界人士”。

帽子,给人以惬意的低语争论声和赞叹声此起彼伏。这是很自然的事:你们应该承认,在我们中间,女人是维护我们父辈神圣信仰的中坚力量。无神论的先生们,你们想改造人们的灵魂吗?那么,你们首先应该做的,是铲除人类那迷人的一半人……古斯塔沃确实有口才,他火一般的语言使国会一片沸腾,讲坛哗然。之后,他选择一个容易拨动人们心弦、富有辩论特色的话题,这个话题触及人们的感情、心灵、信仰和一切神圣的东西,也触及我们灵魂中最神秘、和卡斯蒂利亚绅士品格十分和谐的东西。富卡侯爵边挤弄着眼睛边对我说,‘这孩子知道怎么走自己的人生道路,特列里亚……’我也是这么说,古斯塔沃知道朝什么地方走……知道怎么走。他身上有那么多优良品质,实为‘希望之所在’,这是堂卡耶塔诺·波伦蒂诺斯在议会讲坛上对我说的。他天资超群,仪表堂堂,议员的热情……不过,我本来希望看到他对家庭更有些感情……还是让我离开这里吧,我太需要休息,恢复健康了!……可是,古斯塔沃……我理解他,他无法克服像圣莎洛莫那样女人的引诱……好了,好了。(这时走过来一个仆人,说午饭都已经放凉了。)莱昂,你想吃午饭吗?你走动走动是有好处的。”

第二天,莱昂去北方火车站为侯爵和古斯塔沃送行,他们乘坐同一列火车,但不在同一节车厢里,各有自己的旅伴,尽管他们由于在财政界的实权人物中有朋友相助而买到了优待票。

“我实在无法放弃这次旅行。”古斯塔沃一边对莱昂说,一边拉起他的胳膊走到站台上杂人较少的地方踱步。“家里万一发生什么事情,你马上给我打电报好了……看见没有?那个女人已经来了;自从我看见爸爸准备行装,我就想象到了这事。看见那个女人没有?”

“谁？”

“帕卡……帕吉拉……就是那个。”

在黑压压的人群中，有许许多多装饰着假花、精致羽毛、一条条云丝样绿绸蓝纱的帽子在蠕动。莱昂看见一个面孔俊俏、身段苗条的姑娘，她正在为马车的两个座位同警察争吵不休。

“爸爸和他的两个朋友在一块儿，他们也是离开马德里到外地去的……我心里纳闷，一个人应该想想自己，都那么一大把年纪了，有那么多事情要做，家里又是那种情况，社会地位也那么高了，还干如此荒唐而轻率的事，到底是图的什么呢？……处心积虑地往年轻里打扮自己，这是在扼杀我们当今的社会……你如果不离开马德里，那就多陪伴妈妈和路易斯几天吧。妈妈受了很大刺激。对她来说，这个不幸如同上天给她捎来了信息，给她以警告，不要把生活看做是享乐，除了享乐还是享乐。这个教训会不会有一点益处呢？我担心恐怕并非如此。她心地善良，但性格十分脆弱。看到莱奥波尔多那个小混蛋先是说软她的心，然后从她那儿捞钱的时候，我真是火冒三丈呀。妈妈就是这样子，不管是谁，只要这个人为了玩乐而求到了她的门下，她都慷慨解囊相助……可是，火车快开了……爸爸还没有进帕卡的那个包厢；不过，他和自己的朋友坐在隔壁的包厢里。谢天谢地，可别闹出让人笑掉大牙的事情来……我要进这个沙龙去。圣莎洛莫邀请我去那儿，我们这些圣莎洛莫侯爵的朋友在一起聚会过。再见了。一定给我写信，有什么事情，给我打电报好了。阿尔卡雄，布里塞特饭店……以后，信就往巴黎寄，我写信把详细地址告诉你。”

第十八章

禁欲主义者

莱昂发现,路易斯·贡萨加住在父亲房子的一间普通屋里。他那僵直、瘦弱的身子完全包裹在黑色呢料斗篷里,一条同样颜色的腰带把他那本来就细长的腰部束勒得更加窄小。他光着脑袋,精神萎靡,面色憔悴,眼睛盯着地板;他脸色显得黏乎乎的,细弱的脖颈摇摇晃晃,仿佛承担不住头部的重量;他双手细长,蜡黄、透明,恰似两缕纤维,他除了祈祷时划十字再不会有更多的力气了;他像一个被人诅咒的幽灵,在裱糊着杂色墙纸或挂着颜色鲜艳的壁毯的大厅里慢慢踱步。他那悲凄的深色身影映在五彩缤纷、描绘金漆的家具上,映在稀奇古怪的日本器皿上,这些凌乱的、令人生厌的器物似乎同那位瘦骨嶙峋的神学院学生的形体倒显得很协调、和谐了。

路易斯茫然地踱着步,像一只关在笼子里的鸟儿左冲右突,寻找出口;他用眼睛扫视着一件件家具和漂亮的物品,想找一张最不舒适的木椅坐下来。他喜欢待在黑暗的角落里,安安静静地沉思。仆人们收拾房间时,常常看见他束着腰带,浑身素装,于是停下手中的掸子,对他冷冷地说上几句表示尊敬的客套话。而路易斯呢,他便躲开那里,在裱糊着彩纸,贴着世俗画,这儿有丝绸和印花布,那儿有锦缎和圣像的底比斯^①找一处简陋的房舍。

^① 古埃及帝国的都城。此处取“荒漠、孤寂”之意。

那位危在旦夕的可怜隐士被狂热的神秘主义驱使着，从一个角落走到另一个角落；他看见房间里摆着钢琴，中国屏风，小圆桌上放着鱼缸，柔软沙发上搭盖着灰色线条布，还有裸体维纳斯。他不理解，为什么所有家具要罩上布，而塑像却赤身裸体。

仆人们毫无表情地望着他，这也许是因为他从来不跟他们说句话，也不向他们提出什么要求的缘故，他过于谦恭了。他忍受着饥渴的折磨达到了令人难以想象的程度；他不知道什么是受罪，他那颗渴望受尽折磨的灵魂能够把不幸变成快乐。只有一个小仆人违背这位青年的意志，而给他一些照顾。这个仆人身着紧胸带扣的衣服，有一张活泼笑盈盈的面孔，脑袋剃得又光又亮，腿脚敏捷，一双红嫩的手长满了肉瘤。路易斯·贡萨加常常向他提出这样的问题：

“你叫什么名字？”

“费利佩·森得诺。”

“你是哪里人？”

“索卡尔特斯人。”

但是，他们一直没有长谈过。那位隐士低下眼睛，小仆人便默默地离去了。侯爵家里的其他仆人都是一副粗俗、令人沮丧的表情，仿佛在违背着自己的心愿而做忏悔似的，又像虽然被荣华富贵包围着，但命中注定过绝对贫困日子一样。侯爵夫人和玛利亚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陪伴着路易斯·贡萨加，设法找到话头安慰他。

“我并不怕死。”路易斯坦率地对她们说道。“而是恰恰相反，我以我灵魂的全部炽热感情盼望死神来到我身边，正如一个身体健康的俘虏渴望自由一样。你们不理解我，因为你们被捆绑在了世俗社会里，不懂得什么是内心世界，又不像我这样割断了同

地球上的一切联系。”

侯爵夫人一边叹着气一边听着这像似出自天使之口的讲演。她听了路易斯的话，悲苦和敬仰之情同时涌上心头，她感到，自己待在路易斯面前，大有可望而不可即之感。侯爵夫人不得不待在这寂寞而炎热的地方，倍感忧郁和厌烦。一天夜里，当莱昂准备离开那里回家去时，对妻子说道：

“只是为了尊严，或者说得确切些，担心别人议论，你妈妈才没有学着另外一些人的样子做可耻的逃兵。我们生活在一个多么可怕的世界里呀！所有的人都要走，或者打算走，而我们却要留下来。你哥哥病得很重，他有可能挺过今年夏天；可是，夏天过后，说不定什么时候就一命呜呼。”

第二天，医生说特列里亚的家舍对病人养病很不适宜。这座房子座落在居民稠密区，环境阴郁，空气不好。大家一致同意将病人转移到莱昂的公寓去，公寓座落在城郊，空气清新，四周恬静宜人。病人像往常对任何事情都不表示反对一样，这次也没有说一个不字。他被送到妹妹家里，安排在底层，这样可以避免爬楼梯；他的卧室紧靠着莱昂的书房，为了让他长久住下来，把这间书房也给了他，用来做客厅，它宽敞，明亮，欢快；新住处的这些优点并没有唤起路易斯的注意，因为对他来说，真正的王宫和最阴暗的地狱是没有任何区别的。第一天他就发生了呼吸极度困难现象，这使母女两人惊恐万状；然而，病人渐渐地平静下来以后，便和蔼可亲地，微笑着对她们说道：

“你们为什么那样惊恐？为什么要哭呢？我自己倒不惊恐，也不哭，我很开心，我被折磨得越厉害，感到越开心。我要对你们说句心里话，当我想到临近死亡时，我必须抑制我内心的兴奋，我很高兴从这个可厌的肉体躯壳里解脱出来；但是，这并不是为

了在灵魂深处唤起某种虚荣心，或者别的什么令上帝不悦的感情。如果我为自己死去而过分高兴的话，亲爱的妈妈，亲爱的妹妹，上帝会惩罚我的，会逼迫我再活上一段时间的。”

路易斯同莱昂交谈不多，几乎没有说过话，每当莱昂问起他的身体或表示愿意陪伴他时，总是看见他一遍遍做祈祷，他的这个习惯，即使在病情极度恶化时也没有改变过。家里人为他准备美味佳肴和适合他胃口的饭菜，可是，他每次都是挑拣最坏的食品吃掉。

“我不吃这个，”他说，“我喜欢吃那种东西。”

家里人要他吃这种或那种有益于他健康的食物，他总是拒绝受用。

“既然你不吃这种东西而能够感到快活，”妹妹运用有说服力的逻辑学对他这样说道，“那你就应该吃掉它，这样不是可以折磨折磨自己了吗！”

于是，他微笑着把东西吃掉。有好几位神父，主要是法国神父，常常来看望他。这些神父都披散着头发，戴着可笑的三角帽，一个个都很有礼貌，思维机敏，一副世俗人模样，穿戴整洁，他们凑到一起谈论着普约神学院的情况。很少有正统的西班牙神父来路易斯家里看望；我们可以这样说吧，如果说这些西班牙神父是些好人的话，那他们更是基督教界的一些比神父还神父的人，是上帝的真正使臣，办事严谨，驯服听话，知识渊博。路易斯·贡萨加喜欢聚谈，但是更喜欢一人独处；聚谈时，人们很容易看出他的锐敏判断力，言语中不无风趣、诙谐。他那深刻的虔诚之心引起了众人的敬慕，他的语言充满了温存的感情。每天早晨，家里人都用车倍加小心地把他送到教堂，每次从教堂回来都是很晚的了。回到家里以后，他便关起门静思，跪着祈祷；除了他那病

弱得十分严重的身体实在支持不住了，他是滴水不喝，颗粒不进的；就是用点粗茶淡饭，饭间也常常上气不接下气，那疲惫不堪的生命随时都有被扼杀的可能。

穿脱衣服等事，他都力求自理，不让任何人帮助，夜间也不要他人陪伴。玛利亚告诉她的丈夫说，有时早晨看见路易斯的床铺原封不动，这是说，他是在地板上过的夜。当今奢侈品工业给所有富家阔户生产的柔软扶手椅和沙发，从来没有接触过路易斯的身躯。他常常坐在没有靠背的木条凳子上，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直挺着身子，甚至汗流浹背。当他的身体不能保持笔直姿势时，便把凳子移到墙壁前面，把疲倦了的背膀靠在上面，同时把头往后仰着，紧闭双眼，交叉双手，他好像一个罪犯，刚刚挨过棍棒。他从不谈及自己的兄妹，也不谈及不在家里露面的父亲。他只对玛利亚的感情深些，并且也很信任她。而对莱昂，他几乎看都不看一眼。

路易斯心中总是充满着疑虑，并且被疑虑折磨得坐卧不安。如果他发现自己有几分钟不是在想着死神已经来敲击他的房门，而是去思考别的什么事的话，便深感不安起来，生自己的气。他要在所有方面，至少在可能的方面模仿那个荣耀盖身的青年^①，他就是学着这个青年的样子而起了现在这个名字的呀。那位青年是天使一样的人，酷似一颗毫无瑕疵的玉石；他二十三岁时，便怀着对神秘主义火一般的热情飞离了人间，并且将所有把死不看做永远得救的想法从思想上、感情上全部铲除掉。

和那位圣婴般的耶稣教神父一样，路易斯·特列里亚也患

^① 这里指意大利耶稣会教徒圣路易斯·贡萨加(1568—1591)。他被封为青年保护神。圣路易斯·贡萨加节为六月二十一日。

有可怕的头痛病；他在普约常常被严重的偏头痛折磨着，回到马德里家里以后，这种病也经常复发，脑袋里边像有一团火炭在燃烧，全部脑浆在沸腾，仿佛他的脑壳变成了模子，倒进了一罐熔化的铁水。在遭受这令人惧怕的折磨时，他的灵魂却乐在其中，并疯也似的狂乱舞蹈着欢迎肉体上的痛苦，莫非疯子也是追求虚荣和骄奢淫逸的吧！他一声苦也不叫，当他感到毒蛇在脑壳里盘缠，喷吐火焰时，便抽搐着双唇，露出微笑。修道院院长曾叮嘱大名鼎鼎的圣路易斯不要思虑过度，以避免遭受严重的病痛。对特列里亚家族的路易斯也是这样叮嘱的，他非常乐于模仿圣神路易斯的样子，回答说：“修道院院长，你也命令我不要思虑过度吧，这样我就不会头痛了；我感到最痛苦的，莫过于控制自己什么也不去想了。”

医生让他每天都服用镇静剂和其他药物。他只是在母亲央求和哭着督促下，才如同履行例行公事那样服用一点。他最喜欢的药物是缠在他那并不比十二三岁小女孩的腰肢粗壮多少的腰间的皮带，那皮带上布满了小铆钉。妹妹常常在夜间走近他的房间，踮着脚尖走动，生怕被人发现；她看到路易斯不是在休息，而是跪在床边的耶稣遇难像前。

在普约神学院里，有很多好人，也有知识渊博的人，还有聪颖的人，活泼的人；他们都交口称赞路易斯道德高尚，说他从不把自己看做完人；这似乎是一种颇为过时了的修炼方法，尽管人们争相声明不这样看。不过，现代修炼方法已趋向容忍一个人吃好睡足，然而，侯爵之子的禁欲主义生活和心甘情愿地折磨自己的做法更是唤起人们的敬慕。他的名声已传遍整个耶稣会，连罗马都有人谈论他。

路易斯喜欢安静，性情寡欢。他对自己父母非常有感情，但

还是在经过了可怕的思想斗争之后,才做到不去思念他们;他这样做,是为了不让任何东西把无处不在的上帝形象从他脑际驱走,而时刻想到上帝正是他强烈的愿望和自我折磨的目的呀!随着他对神明日胜一日地虔诚信仰,他在学习上的才能也日渐显露了出来,甚至达到了惊人的非凡程度,他很快掌握了哲学和神学,并且善于维护这两种学科的各种结论,使最具有诡辩术的人也惊愕不已。但是,这正是令他心灵所极度不安的,因为他受到称赞以后,便觉得自己的谦恭性格遭到了损害,甚至担心由于来自四面八方的夸耀他的自爱也会复苏抬头的;于是,他佯装出愚笨的样子。他所渴望的是,在班上被认为是最后一名学生。只是在神学院院长严厉命令下,他才不再怀疑自己的才华。他非常听老师的话,严格遵守各项规章制度。他是那样控制了自己的感官,最后竟然觉得失去了五官,耳朵变聋了,两只眼睛总是盯着地板,什么也不理会。有人从他身边走过,他也看不见。他曾发誓,永远不看任何女人的面孔,仿佛他的母亲和妹妹不是女人似的,他不折不扣地实践着自己的诺言。他以这样的准则生活着,其灵魂应该是无与伦比的了,几乎,几乎像没有出世的人的灵魂那样纯洁。

当医生通知他患有可怕的疾病时,他说自己感到莫大的快乐;他想到,遭受折磨,并在折磨中死去时,便兴高采烈起来。他是那样高兴,甚至怀疑自己那样高兴是否做得对,以致跑去询问院长,有了愿意死去的想法便那样兴奋是不是罪恶,是不是另一种形式的虚荣。面对这一十分困难的题目,他依然保持平静,细心地观察自己疾病发展情况,他背着长辈折磨自己,以加重病情,暗暗地抵制服用一切药物。当确定死亡已是无法改变,从而决定将他送回家里时,他开始感到十分痛苦,可是,他立即产生

了新的想法,新的打算,于是顺从地让人把他送回了马德里,关在豪华的住所里;在他看来,这住所正是他那魔鬼一样可怕、令人作呕的病痛的外部形影。

但是,他不按自然法则行事,他是那样注意保护自己的疾病,犹如在保护一朵鲜花,让它快快成长开放;他在喂养着一只蚕食着他的污秽野兽,他把野兽啃咬自己的可卑身躯视做莫大的享受,因为他认为身体已成了他的一大赘物。他常常这样说:“世界只不过是一条恶臭的街道,人们在那里狂歌乱舞。我们这些人命中注定戴上用来遮挡身体的讨厌的假面具沿着街道走下去。如果谁能够很快走过去,最后终将扔掉假面具,干干净净地去见上帝,那可是一个幸运儿了。”

路易斯是个天使一样的人,他的灵魂疯也似地激荡着,充满着对上帝的虔诚的爱和对尘世的鄙夷;这样,只这么一颗灵魂就足以给我们这个世界至今尚缺少的东西:一位圣神,如果本世纪不准备破除加封圣神的这种仪式的话。说句老实话,路易斯只差没有创造奇迹了,不过,谁知道他是不是已经创造了奇迹,而有意不声张呢?是不是遵照上帝的旨意而摈弃了自爱呢?

有人说,圣神只不过是一张画着图像的纸片;可是,这种说法缺少足够的证据。有人说,圣神如同骑士一样,它有着堂吉珂德那样的特征;这种说法才是大致符合实际情况的呢。路易斯虔诚地信奉上帝。如果说他欺骗过谁的话,那就是他自己。他是个伟大的人物,英雄主义盖身,这是谁也不能否定的。没有一个神学院学生——学生们一直想模仿圣路易斯·贡萨加,而这在年轻的神职人员中,确实是一件极为普通的事情——像特列里亚那样认真模仿圣路易斯·贡萨加的。然而,无法模仿的东西是不可能模仿好的;如果忽视了学习实质性的东西,那么还有什么办

法逼真地模仿一个人的举止和言行呢？

也许有人会说，这位年轻人是过去时代的人物。然而，他并不是过去时代，而是当今时代的人物。不过，你要想看到他，必须去他所在的地方寻找，因为他不是在太阳门那里逛大街的人。十九世纪，一个真正的百科世纪，它具有过去时代和当今时代的一切特点。历史的可怕的总结呀，不知何时才能终止！这可怕的总结，可要以它自己的发明创造和崭新的奇迹把那遥远时代保存下来的文物和古稀之宝打翻在地的呀！

第十九章

侯爵夫人出席音乐会

——莱昂的家宅座落在马德里旧城东北，一面朝向房子色调明快、居民点、绿茵茵花园的五彩缤纷的马德里新城，另一面背向大片大片光秃秃的荒野。西班牙首都是由它的建筑师用铅笔标记出界限的，它既不与农村相连，也没有一个将我们不知不觉地从喧闹街区引到恬静村庄的那种半农半城的区域。钢筋水泥建筑突然终止了，没有一幢房子敢于分身而去，或稍稍分开些，那是因为它惧怕阳光、寒冷和强盗。我们常常觉得那是一大队人马在休息；黄昏之际，这队人马将启程出发，不再回首瞭望刚刚停留的地方。

从公寓的东半部可以见到曼切加悲凄的丘陵风光。冬天里，丘陵淡淡地染上了一层并不令人悦目的绿色；夏日里，丘陵呈现出黄色、土色、灰色，被一些并不是耕地的犁头划出道道痕迹，被在凹凸不平的地面上的旋风席卷扫荡，那大风掀起漫天尘埃，行人互相迎面撞碰着。现在有一点打破了那令人绝望的干巴巴的景象：这里有了一座砖瓦厂，可以见到一堆堆在散发着青烟的砖头；那儿有一幢孤寂的房屋，如果它能告诉人们什么的话，那就是，它座落在那里令人感到惊奇。土坯做墙草席盖顶的茅屋，一幢幢散落在砖瓦厂旁，这些建筑物，大概连燕子、鼯鼠、河狸都要嘲弄三分的。在这些矮小，东一个西一个的巢穴样的茅屋里，以

捡破烂为生的人在研究着清晨收集来的秽物，翻弄着堆积如山的破布、脏纸、废物；总之，那是大都市每天扔掉的杂七杂八的东西。不远的地方，几个半光着身子的小孩在嬉闹着，他们那晒得黝黑的身体粘满了土末，仿佛刚刚从那个地洞里钻出来。这些形体可笑、缺乏教养、顽皮淘气的孩子还要钻回土洞里，他们稚气犹存，还没有羞耻感，集天使和吉卜赛人两者的特征于一体。

那儿，有几条癞皮狗和几只骨瘦如柴的老母鸡在徘徊，它们刚刚在我们上面说过的垃圾山上刨挖过。如果有谁把自己的大腿伸给癞皮狗的话，后者是不会不理睬的；至于那些老母鸡，五六月正是带领雏鸡散步的季节，它们把“生活方式”的基本知识传授给下一代。地上，间或散落着绿色的水洼，蓝天惊恐地发现它的身影在水洼里变成了泥土色。一队队黑蚂蚁拖着从半荒的田地里偷窃来的东西向四面八方爬去。清晨，在曼切加的这些寂静田野里，常常听到悦耳的铃声，那是羊群在从巴列埃尔莫索向阿布罗尼加尔移动，它们黄昏返回时，要在静静的夜幕上谱写上阴郁的旋律。驴子若有所思地行走着，太阳刚刚露头，便响着粗糙的脖铃呼叫病人的房门。

这种干枯、孤寂、单调的景色给人以那样的惧怕之感，犹如步入了盛行暗杀的地方，又如身临荒凉的墓地，使人悲凄痛苦；这种景色不是唤人去观光，而是用它那冷漠、枯黄的目光拦阻行人，让他们停下脚步；不是使人心旷神怡，而是令人胆战心惊，如临但丁描绘的地狱大门；然而，夜幕降下，风声平静之后，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了，颇为神秘的宁静气氛笼罩四周，挂满星斗的夜空犹如一尊雄伟的纪念碑耸立在人们面前。在这里，蔚蓝的天空显得那样高远，乃至思维和目光到达那里时都感到喘不过气，疲倦不堪了。一个人必须屏住呼吸观看这个举世无双的苍穹，这苍

穹罩在卡斯蒂利亚大平原上方，正如精神生活在禁欲主义这块荒原上苏醒复活一般。有的地段，美丽的大草原，茂密的森林和弯弯的河流，在飘浮着朵朵白云的天空下组成了一幅典雅景色。马德里有它自己的空中景色，无边无际的宇宙不知有多少个我们这样的世界。黄昏伊始，从莱昂家里可以见到地平线上的落日余辉，景色单一的一望无际的大地，这大地使人联想到东方世界——在那里历史上发生过许多重大事件。接着，又可以望到遥远的太阳一个个相继出现，它们仿佛去分别占据自己的位置，并且逐渐燃烧成大火球；天空看上去像一个巨大圆球，在它那弧形的平面上，一些星星样的东西在快步攀登着，另一些星星则疲倦地降落下来；还有些星星眨巴着眼睛，颤抖着，忽而变大，忽而缩小；几颗大星星凝睛而视，只一丝目光便能纵览浩瀚无垠的宇宙；这些星星踌躇徘徊，那些星星闪烁着深沉而严峻的光芒；庞然大物银河懒洋洋地躺在那里，望不到尽头，下面是一片片平坦的大地，寂静无声，没有高山，没有树木，没有水流，熟睡着或躺卧着死去了的人类，在它那黑洞般的脑际里闪耀着天堂的万道金光。

“玛利亚，用手扶我一把；我想到花园里望望天空。”路易斯·贡萨加对妹妹说道。

那时正值七月末，天气热得叫人喘不过气来。莱昂早已在花园里摆放了一把藤椅，让病人享受夜晚的美丽景色，让他待到从瓜达拉马山开始吹来凉风的时候。四个人凑到了一起。在莱昂面前，那位病人几乎从不开口讲话；但是，当莱昂走开以后，他便振振有词、大谈特谈天空是多么美丽，他面临死亡是多么高兴，上帝是多么仁慈了。七月里，路易斯的病情时好时坏，有时候爵夫人都以为路易斯没有希望了；然而，后来有几天，甚至一两个

星期又明显好转,从而她又转悲为喜了。不过,医生们劝家里人不要抱有幻想,并且告诉莱昂说:“如果上帝不显神灵的话,秋风扫落叶的季节他就要去了。”

那天夜里——我们指的是路易斯说出我们上面写的那些话的那个夜晚,他好像痊愈无病了,面孔上挂着少见的兴奋和快乐的光彩,除了莱昂走过来的时候,他说话比平时要铿锵有力。大家正坐在花园里,突然一辆马车停在了栅栏门前,即刻听到里奥朋塞侯爵夫人和她女儿的说话声,她们是来找特列里亚侯爵夫人去雷蒂罗公园散步的。米拉格罗丝已是不止一次接到这样的邀请了;但是,她每次都借口儿子有病而谢绝了,没有应邀同往。

说实在的,她没有兴致干任何事情……家里有那么一大堆让她发愁的事,她怎能扔下那些事自己去寻求轻松快乐呢?……噢!她的女友会原谅她的;女友们大概不会强行拉她去参加聚会的,她们应该懂得,她不应该也不可能去……她做出了很大牺牲,留在这个倍受煎熬的火坑里,那是为了守在儿子身边……她搬到莱昂家里来也是做出了很大牺牲的,她觉得那是流放,是不折不扣的流放……她的那颗慈母心,对于做出任何牺牲都不会迟疑和动摇的……然而,当众人人都知道可怜的路易斯继续遭受着折磨时,她还去看戏,还去逛公园!……路易斯的病情是好了一些,甚至比以前好了许多,这只要看看他的气色,便一目了然了;可是,病情尽管有了这么大的好转,她,一个不幸的女人,悲苦的母亲,还是不可能把心放在娱乐和消遣上,不可能去听音乐会……这并不是因为她那可怜的心灵不需要休息一下……她很清楚,她太需要休息了,而且,还有比听一会儿高水平的音乐会更理想的休息吗?……但是,她下不了决心,这决心太难下了。她身不由己,她与痛苦结下了那么深的不解之缘,以致挣脱不掉

“痛苦”这个魔鬼搂抱着她的双臂，她是那样悲伤，如同亲爱的儿子身上的疾病生在她身上一样。

特列里亚侯爵夫人摆出这些理由，里奥朋塞侯爵夫人却用另外一些理由回答她；她说什么人类的头脑和唇舌会使一个人对生活中的所有事情都能找到无穷无尽的托辞和解释的理由的。犹如白昼的阳光那样不容怀疑，路易斯·贡萨加病情已经好转，好转到什么程度呢？他已经脱离了危险……他脸上的兴奋光彩，他安详的目光，他在花园里散步时的稳健步履，他用欢快的语调向人们讲述逗人发笑的事情，这一切都雄辩地说明他的病已大为好转……噢！不必再犹豫不决了，侯爵夫人可以走出家门了，可以去雷蒂罗公园了。她为什么不能去呢？难道她不该也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了吗？让这毫无理由的痛苦终日缠住身子不移开半步，难道就是审慎处事了吗？她和自己的儿子共同履行的高尚职责要求她注意自己的身体，以能继续完成她关心和爱护儿子的光荣使命。即使上帝也不会要求一个人做出过分的、无益于健康的自我牺牲的，上帝常常在惩罚的荆冠上插上一两朵小花。她这样思前想后，为自己寻找理由，又加上她的心抵制不住热闹场面的吸引，于是，米拉格罗丝这个可怜的马德里女人下了决心。可是，另外一些相反的想法还是不时地跑出来打扰她。她除了没有兴致，毫无兴致去消遣娱乐外，还得穿戴打扮一番的呀，而衣服都放在她自己的家里呢，因此，还要回去取一趟。

太愚笨了！穿这一身衣服去不是很好吗！还需要什么呀！她平时就很讲究穿戴洁净、服饰入时的。那天夜晚，还是直说了吧，她已经穿戴一新，仿佛她的心早已预感到有好事在等待着她。最后，儿子的恳求使她定下决心，尽管她为此倍感痛苦。

“我的孩子，我只是为了使你高兴才去的。”她亲切地说道。

路易斯从身边一枝玫瑰上揪下两朵花，递给母亲，让她插在胸前。

“我知道你喜欢这类装饰，因为它再平庸不过了。”路易斯笑着对母亲说道。

“我出去只是为了不使罗莎扫兴，”母亲补充说道。“同时，也是为了使你高兴。亲爱的孩子，我和你是同一类型的人；言听计从，只是偶尔做一件违背心愿的事。再见。”

“再见，妈妈。”

过了一会，里奥朋塞侯爵夫人的马车便载着特列里亚侯爵夫人离开了，朝着把行人带起的尘土和夏日的热气汇聚而成的雾幕照得明光光的地方驶去。

第二十章

一出老戏，老掉了牙的戏

“亲爱的玛利亚，是不是只有我们两个人啦？”路易斯用力把妹妹的手拉到胸前说道。

“不是，”玛利亚不安地回答道，她看着在花园另一端走动的黑影。“他在那儿……又往这边走啦。”

她观察一会之后，又补充说道：

“不过，又走回去啦；他在踱步……看样子，他不敢走过来……像是害怕你，路易斯，如果说，他不是害怕你，那就是尊重你了……在你的面前，他的心是不能保持平静的。”

“你别胡说了……他尊重我！……尊重我！我可是一个十分卑微的人！……再说，像你丈夫这样的男人，对任何人、任何东西都不会尊重的。说不定他在内心深处还在嘲弄我们呢！”

“他才不会那样呢。”玛利亚斩钉截铁地说道。“我向你担保，他不会嘲弄我们。莱昂是个大好人；假如他信教的话，他也信教的话，那该多好呀！我的上帝！……看见没有？他现在好像又往这边走啦；不过，他转过身去了。”

“他很伤心。”路易斯看着在远处慢慢踱步的那个像是遭受煎熬的灵魂一样的黑影说道。“看来，他被巨大的痛苦压得喘不过气来了；不过，他身体好，又有钱，掌握着世界上所有财富。你看看我，重病在身，半死不活，一无所有，贫困不堪，被人遗忘；可

是,我很快活;今天夜里,我的心灵感到平静,甜蜜,舒畅……我不知道如何描述,就如同有一只温存而柔软的手将我的灵魂托在空中。”

接着,他将脸贴在妹妹的脸上,盯着她的眼睛,说道:

“亲爱的妹妹,我就要死去了。”

“看在上帝的份上,哥哥,你别那么说。你现在好多了,你会痊愈的……”

“我不愿意从你嘴里听到这种只有医生和缺乏基督教精神的人才能说出的安慰人心的蠢话。我就要死去了,我高兴死去。今天早晨,我去望弥撒时,觉得听到了从天堂传来的声音,那声音告诉我说,我的大限已经临近。从那时开始,我的心灵就沐浴在快乐之中,现在依然如此。今天,我的整个脑子,为我渴望的大好事就要来临而装满了快乐和幸福。我唱了一遍 *Te Deum*^①,我是那样高兴,是那样高兴以致最后都担心我这样过分高兴会流露出一点点自爱,从而要触怒上帝的。”

“你不会死的,你不会死的。”玛利亚抚摸着路易斯的脑袋,说道。

“你的灵魂已被尘世所污染,不懂得死也是为了愉快地生活。你只懂得字典给死亡这个词规定的原始含义,只懂得那些有罪过的人挂在嘴边上的话。你应该为我的死感到高兴,妹妹,你应该像我这样高兴,那样你才能学会希望死去。唉,亲爱的妹妹!只有一种感情还在污损着我的快乐,只有一种尘世想法还在把我紧固在我的躯壳上。你知道是什么感情,什么想法吗?你把椅

① 拉丁文,原为中世纪早祷时唱的颂歌中第一句歌词的开头两个字,意为“上帝哟,我们夸耀你”。

子移近我一些,我不能提高嗓音。”

两把大藤椅靠在一起了。

“一想到你那和我孪生的美好的灵魂,像你的肉体一样在这里有被污染,有被进一步污染的危险时,我心里就非常难过……这种想法,在我弥留之际,还在缠绕着我,尽管我为你向上帝祈祷,希望从上帝那里获得赐福,但是,我的心一直不能平静。”

“我被污染!……污染上什么?你不很了解我的性格,不知道我是有骨气的,我始终如一地维护我的信仰,我的可怜的、渺小和谦恭的信仰,我的信仰只是你那像太阳一样巨大闪光的信仰的一幅映像。你不要为我担心。我早就对你说过,不存在污染的危险;我对你详细地解释过,尽管我过去和现在都爱他,但我们之间始终保存着一段无法逾越的距离。他想超越这个深渊,我也这样想过,希望超越存在于我们之间的深渊。然而,听了你对我讲的那一席话,我懂得了,如果没有上帝的奇迹,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不是奇迹,而是上帝怜悯的一个特殊的仁慈举动。你应该盼望上帝这样做,应该每时每刻祈求上帝怜悯你;与此同时,一天,一分钟也不要忘记你盼望得到的解脱。你应该全力得到解脱。玛利亚,你要把你在凡尘的生命当做一块纯洁而普通的垫脚石,以便登上天堂;你要注意内心修养,要天天做祈祷以坚定自己的信念,要有耐心,做出最大的牺牲,这是因为你的处境不佳,没有自由;由于你年轻而无法避免的过错,同一个男人结合在了一起,这个男人将会做出极大的努力,企图使你离开唯一一条能够到达永恒荣耀的大道……亲爱的妹妹,这样,你就必须做出加倍的努力,要不屈不挠,不惜流血流汗,卧薪尝胆,准备遭受比熊熊烈火还要难以忍受的、撕心裂肺般的内心折磨……我心中的

可怜的小妹妹哟！……唉！神父们把我送回马德里时，我伤心极了。我当时这样说：“为什么要把我送到那种污秽之地？为什么不让我安安静静地死在这里？……”这时，一个想法突然在我脑海里一闪，我于是服从了，并且这样想：“上帝让我走这条路，肯定是出于某种怜悯考虑的。”我很快看到了上帝那样做的真正目的……他是这样考虑的：我的这个很快就要永远熄灭了的声音，丢弃了尘世的虚无声调，应该对上帝珍爱如己的那颗美丽、无邪的灵魂嘱咐几句至关重要的话。上帝知道得一清二楚，你是我在尘世中最喜爱的一个人；我们是在一起长大的，我们的爱好如同我们的脸庞一样酷似如一；我们两个人都热爱修炼生活；在我们还只有只知道嬉闹的孩子年龄时，我们就想到了如何自我折磨。我们在那个可怕的阿维拉镇子的生活打下了这样的根基，以后各自应该在这个根基上修炼自己对上帝的忠贞。我当神父的志向很快使我免受了尘世的影响。你摔倒了，你远离了光明之路，跌进了黑暗的深渊，你灵魂的眼睛失明之后，便结了婚，也就是说，坠落在了黑暗之中……结婚，和谁结婚？这可是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我并不反对男婚女嫁，因为这也是上天的意愿；我所反对的是，你挑选了那么一个男人！不过，尽管如此，你灵魂会生出很大很大的胚芽，会开花结果的；亲爱的妹妹，会开花结果的……我，我遵照上帝的特别安排，回到了马德里，我要死在你的怀抱里；上帝打发我来这里，是叫你看看我，听听我……”

“让上帝为你成千次地赐福降恩吧！”玛利亚·埃希甫霞卡抑制不住内心的激情，大声说道。“我还以为你在那神圣的隐居之地对这里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呢；我还以为你对我丈夫的想法不了解呢……”

“我们在那里什么都知道。我早就了解他的所做所为，他的

思想，他的性格；早就听说他仪表堂堂，可亲可爱，人品也不错……早就知道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家在遭受着恶习和怪癖的破坏，在你我之间没有必要对这些恶习和怪癖守口如瓶。我们的可怜的父亲不像个信奉天主教的要人；我们的妈妈过分注意尘世的虚荣。莱奥波尔多是个放荡的年轻人，坠入了腐败的泥潭里。古斯塔沃呢，尽管出色地维护着上帝的事业，但流露出世俗人那种沾沾自喜的神情；他维护上帝的事业，与其说是为了宗教利益，毋宁说为了满足自己的虚荣心。这四位亲人忘记了，美貌、人的荣耀、财富、声誉、他人的称赞，到头来都只不过是送给蛆虫的礼物，蛆虫会把这一切都统统吃掉的。不管你做出怎样巨大的努力，只要是无益于灵魂的努力，那便是丑陋的蛆虫所求之不得的。在这个令人焦虑的家庭里，我觉得只有你才具有一些圣洁的品质和道德。但是，你这样一个大大高于其他人的人，也仍然有严重缺点，并且面临着葬送你灵魂的危险。”

路易斯刚刚说完，他的声音便突然消失在喉咙里了，仿佛有一只无形的大手死死地掐住了他的脖子。

“我要憋死了。”路易斯往后仰着头，已经喊不出声来。“我喘不过……”

他几乎不能呼吸了，他全身痛苦而急促地抽搐着。

“莱昂，莱昂。”玛利亚惊恐地喊道。

“没有什么……不要叫他。”路易斯吃力地说道。他那如此耗损了的肺叶开始恢复了功能。“我以为……时候到了。不会拖得很久了。把你的手伸给我，不要离开我。”

莱昂走了过来。

“没有什么。”内兄对他说道。“不要害怕……我还以为我要死了呢；可是，时候还不到，还不到；我还有几句话要说。”

三个人埋在了死一般的寂静中。

“这个地方不怎么好。”莱昂说道。“整个下午太阳都烧烤着这里，像火炉一样热。东边凉爽些，我们把你送到那边去，好吗？”

“噢！好吧……那边是这花园的最好地方，听不到街上的喧闹声，也没有大都市那种让人心烦意乱的热气。”

他站起身来，由妹妹搀扶着走了几步；莱昂拿着那两把藤椅；可是，病人还没有走到目的地，便突然感到周身乏力，他靠在了玛利亚的胳膊上，像个醉汉似的踉踉跄跄地走着。

“莱昂，莱昂，看在上帝份上，你过来呀！”

可怜的年轻人由莱昂和玛利亚两个人搀扶着，最后坐在了摆在花园东侧的椅子上，从那里可以观赏到一望无际的星空和星空下浩瀚无垠的大草原。

“这个地方使我想起了，”这位诗人般的神学院学生恢复了正常呼吸之后说道。“我们那可爱的阿维拉大草原；想起了令人向往的景色，想起了那些迷人的夜晚，下面是荒芜的大地，上面是星光闪烁的天空，我们的面前好像竖立着一棵大树，而这棵神秘的大树，只能看到它的根须和花朵……在阿维拉大荒原，这些都和这里一样，你看见没有？根须在下边，花朵在上边；那里是长羽般的毛根，这里是永开不谢的花冠，鲜花散发着无限幸福的芳香。”

路易斯沉默不语了。寂静中只听得他那艰难的呼吸声。他望着天空，好像在数着天空有多少颗星星，他小时候就是这样做的呀。玛利亚像在暗暗地做着祈祷。莱昂给内兄摸了摸脉，又在额头上触摸了两下，然后，又对着他望了好一阵子。

“我感觉良好。”路易斯说道，看也没看莱昂一眼。

过了一会，莱昂便离去了。他的脚步踏在花园的沙土地上发出田野里的沙沙声，这声音要比最优美的旋律还悦耳、动听。当那沙沙声迅速地变得轻弱，从而说明房主人已经拐到花园另一边时，路易斯对妹妹呼唤起来：

“玛利亚。”他说道，脑袋一动不动。

“什么事？”

“快啦，很快啦，亲爱的妹妹，我的灵魂很快就会在那数不尽的星星中间穿飞，那些星星好像在准备欢迎凯旋的灵魂……噢！我感到我灵魂深处充满着纯洁的天国之乐！……如果我能够将这天国之乐传导给你，如果我能够使你懂得我丢掉这个难以承受的包袱，独自一人，自由自在地飞往光辉灿烂的天堂，去参加善男信女的永恒盛会，那该有多好呀！独自一人，自由自在地飞呀，对这个粪土般的世界都不投下一道目光！……那个绝妙的，五光十色的建筑，你看见没有？如果这些无法同天堂中的幸运者践踏的宇宙尘埃相比的光彩都如此美丽，那么，在天堂里，宇宙的最高处，宇宙的最深处，在我们的目光无法达及的地方，贞洁的玛利亚头上的光环又该是何等美丽的呀？”

“看在上帝的份上，亲爱的哥哥，”玛利亚认真地说道，“你不能多说话，要安静些……你太激动……”

“妹妹，我现在像一个等待释放时刻到来的囚犯那样跟你说话，而你却用医生那种平庸愚蠢的语言回答我……我的可怜的幻想家，躯体健康与否对我有何重要？可怜的小虫子在我们脸上爬来爬去，或者叮咬我们；但是，它的生命比我的生命重要得多。当我知道我明天就要……你怎么要我理睬你的那些毫无价值的关照呢？是的，亲爱的妹妹，明天，我听完神圣的弥撒，迎接上帝以后，我就将向大地告别……这一点我是敢肯定的，在我的修炼

生活中曾多次向我准确预告事情的那个声音,告诉了我这一点,你……你不要怀疑……这是我的幻觉……是上天的预告……明天,明天。”

玛利亚出神地听着,一副恐怖表情。她哥哥犹如一具奇迹般恢复了视觉和声音的尸体,面孔有了光彩。

“你只要活着,”路易斯拉起妹妹的双手,对她说道。“就要听从我的这些话,让这些话永远在你耳畔回荡。这是你的处在弥留之际但感到十分幸福的哥哥的最后叮嘱;如果这些话在我活着时分文不值,但愿在我死后能对你产生效应,因为快要死的人,不管是谁,都是能够先知、预见点什么的。玛利亚,我承认,到今天为止你为了拯救自己的灵魂是做了努力的,你除了常人必须做的祈祷之外,还有孝忠圣母和圣神的特殊举动;从这些事情来看,我承认你走上了一条笔直的大路;可是,我的好妹妹,仅仅这些并不够;在你将你的一部分精力放在尘世的虚荣和欺骗勾当上时,你的那些努力就微不足道了。现在,一个人做了虔诚的教徒,还可以经常出入剧院和聚会,打扮得妖里妖气,坐马车兜风、唆使行骗和自吹自擂,这可是对宗教的戏剧性嘲弄。你应该彻底改变你的生活方式;不要和尘世接触,不要讲究华丽,不要讲究排场,不要穿戴妖艳,不要追求舒适,不要衣着笔挺,不要注意外部仪表美。”

说到这里,他用右手做了个手势,意思是说把他讲的那些东西统统抛掉。

“你应该乐于把自己打扮得丑陋些,”这位感情冲动的圣徒兼诗人激昂而雄辩地补充说道。“你应该乐于别人讥讽你,甚至希望受到诽谤;你应该希望别人说你荒唐可笑,说你落落寡合;你应该忘掉和蔑视所有的人。为了得到那里的一切,你必须对这

里的东西毫无所求……我们是同时降生的；正如我们的肉体在母亲的腹腔里是紧密相连那样，那也让我们的灵魂在天堂里永不分离吧！亲爱的妹妹，我们应该是永恒世界的孪生兄妹。你愿意在上帝面前这样做，永远同我相依为命吗？你愿意你我共同分享我们的功绩，用你我的赞美诗共同谱写一曲颂歌吗？”

“愿意，愿意。”玛利亚呜咽着喊道。

玛利亚一下子扑到哥哥的怀里。哥哥浑身滚烫，好像在说着胡话。玛利亚的脑浆也在燃烧，那是在她生命关键时刻从自己身边飞过的、火焰熊熊的彗星摩擦时起火的。

“愿意，愿意。”玛利亚补充说道，热泪洒在了病人的怀里。“我想飞上天堂，永远和你在一起，永远做你的孪生妹妹，像你一样得到解脱，得到和你一样的幸福。”

“那么，好吧，”路易斯干咳着说道。“你把我永远记在心上吧。我要去了，但是，我把我的精神留给你，把我的话留给你。你仔细听我说：你的丈夫被他自己的哲学思想和否认上帝存在的邪说腐蚀殆尽，他对你所走的圣洁之路永远是个可怕的障碍。你应该战胜这个障碍，不要忘记上帝赋予你的职责。噢！谁还能想象出比这更困难的处境呀！不过，我认为我可以向你指明一条真正道路。在你和他之间，除了表面上的结合之外，永远不能有其他联系，你们的灵魂被信教与不信教之间的鸿沟和深渊分离开了。你们之间不可能有真正的夫妻之爱。但是，你的怜悯又同时不允许你嫌弃他。所以说，你就按照基督的旨意去做好了，就用一个伪君子所能享用的爱去爱他吧。在所有事情上，只要不与你的虔诚举动相矛盾，那你就听从他的好了。你让他在所有事情上都作主，但有个条件，就是说，你的天主教徒的灵魂不能被他的无神论的粗暴行为所宰割。对他不要不尊重，不要谩骂，每天，每

个小时,都以忏悔者的诚恳心情去祈求上帝保佑他,不要忘记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兄长,他们也值得我们为他们祈祷的……上帝没有赋予你儿女,这是上帝对你这桩婚事的惩罚,你不这样看吗?是的,这是上帝的惩罚;对于你来说,这又是上帝对你的特殊关照,这是因为,上帝让你不育,这正是向你清楚地表明,他是十分爱你的;向你表明,他希望你献身于他,为他争光。我们是两个可怜的双生兄妹,上帝对我们如此怜悯,我们真是感激不尽呀!”

“感激不尽!”玛利亚说道,她被哥哥的话感动了。“可是,你是圣神,我却是个罪恶深重的女人。”

“你会成为我这样的一个人的,甚至会超过我,因为你将遭受苦难,你将搏斗,由此你的胜利会更加伟大……你没有儿女,这会使你更加全心致力于内心世界的修炼。你要果敢地同尘世绝裂,这没有什么可怕的,你和你丈夫在思想上毫无共同之处,这就使你获得了完全的自由,去进行内心修炼。如果他在日常琐事上想左右你,那你就一切听他的好了;不过,他要在有关灵魂的事情上控制你的话,你就把他的当耳旁风吧。如果他真的虐待你,那你就默默地忍受;如果他打你这边的嘴巴,那你也把另一侧的嘴巴送给他打;可是,如果他企图用阴险的语言或邪恶的亲昵举动往你脑子里灌输异端思想的话,你则应该避而不听,在精神上离得他远远的。只要你在精神上是感到自由的,为他当牛作马也未尝不可。如果他不让你去教堂,你就不要坚持,以更为经常的自我修炼和更为虔诚的独自祈祷来弥补因为不去教堂而无法履行的宗教礼仪。如果他允许你去教堂,你要尽量多看看,完善自我,以便每天都领受圣餐。如果他不要你陪伴,你也不要他陪伴。如果他想参与你的所有活动,那你就设法让我永远守护在你的脑海里。你要关心他的解脱,不过,一刻也不能忘

记你自己的解脱。你不要苦口婆心地恳求他脱胎换骨，因为这样他会更加发疯地坚持无神论，你的品德和谦恭将是最有说服力的。任何情况下，无论是在外边还是在家里，你都不要参加舞会，也不要交任何朋友。既然你不能把你的家变成教堂一样的地方，那至少你不该允许在你家里发生任何哪怕是不足挂齿的丑闻。如果不信教的人在你家里狂欢或聚会，你是有权利离开你的家的。如果上帝某一天拨动了你那极为不幸的丈夫的心弦，点亮他的智慧之灯，如果那个男人决定信仰真正的宗教，那时你就应该向他提出分居的建议，你们两个分别进入男女修道院，各自把尘世的余生奉献给上帝，以求在天堂得到永生。”

“噢，我的哥哥呀！”玛利亚激动地喊了起来，“我不能不认为，上帝是在通过你的嘴巴对我训话呢。”

路易斯把妹妹的那颗漂亮的脑袋紧紧地抱在怀里。随后，他伸长了又瘦又细的脖颈，上气不接下气地呻吟着，好像生命即刻完结了一样。他的两只眼睛在眼眶里翻弄了一会，便闭上了，仿佛有一道强大的光芒照得他双眼睁不开。他的胸部发出了既嘶哑又粗闷的哮喘声。

“莱昂，莱昂，”玛利亚恐惧地喊道。

但是，周围一片寂静；听不到任何人的走动声音。

“路易斯，路易斯，……那没有什么。”玛利亚一边补充说道，一边把脸贴近神学院学生兼诗人的脸，想说几句话把他唤醒过来。

接着，玛利亚又呼唤起她的丈夫来。但是，他已经不在花园里了。听不到仆人的说话声，除了街上的喧哗声，什么也听不到；那儿，有邻居的孩子们在玩耍，在砖瓦厂四周游荡的狗发出吠叫声。没有一丝风，树叶动也不动；一切都静止不动，让人惊恐，让

人焦虑。在玛利亚眼里，连天上的星星也都凝睛而视，像一只只充满恐怖的眼睛失去了光芒。玛利亚又向四周扫了几眼，只身坐在看来正在死去的哥哥身边太可怕了。她又呼唤起来，最后，她听见了丈夫的脚步声，莱昂正缓缓地走过来。

第二十一章

和天使周旋

不管是发生了多么严重的事情，是不是在大庭广众之间，我们刚刚看到的这副面孔总是阴沉、缄默不语的男人，像个精疲力竭的演员一样，显露出一副厌烦的表情；他到现在一直充当着一个被动角色；这个男人只不过向我们透露了他的一点点想法，而那天夜晚，他比平时更加沉思不语。他把病人的藤椅移到花园东侧之后，便在住宅四周踱起步来。他听见仆人倚在栅栏上低声耳语，厨房女佣及使女格格发笑声，原来他们坐在路上纳凉，不时地受到邻近公寓的马车夫的挑逗。他十分讨厌那低语声，于是又沿着草地上的崎岖小径向前走去。他在花园北侧的一把木椅上坐了良久，仰望天空，一只臂肘架在扶手上，一只手掌托着后脑勺，懒洋洋地伸展着身子。

他是天文学家。他在寻找着一点什么，以从那个使他灵魂不得安宁的巨大悲痛中解脱出来，除了观赏那个毫不动声色的天空——我们最高命运的庄严象征——以外，还有什么更好的休息方式呢？他悲苦到了极点的精神投入到那个浩瀚无垠的大海，犹如回到了它的故国，他估量着无法以数字表达的距离，面对着巨大的宏观世界，他觉得那是一种享受。

莱昂看见了北极星高悬在他的正上方，孤零零地钉在天上，它看上去没有多大，犹如坐在宝座上控制着所有星体的升落。北

极星是天书中的第一个字母，大小熊星座都向它献媚：小熊星座围绕着它旋转；大熊星座拖着它那漂亮的尾巴，勾划出一个壮观的圆形。仙后座、仙王座、天龙座、巨大的天鹅座都一一吸引着他的目光。最后，他把眼睛移到织女星，这颗漂亮的星星闪着阴郁，但十分动人的光芒。它是那样美丽，我们都想把它摘取下来；而我们如果真的有一只比我们伸向太阳点燃香烟的手臂还长一百万零三百三十倍的巨臂的话，一定会把它摘取下来的。再往西看，那是北冕座的一群星星组成的精美的圆环，它们好像手挽着手，围着圈子欢快地舞动，永远跟在漂亮的北极星的后面；牧夫座的一只大角是一个比太阳还壮观还巨大的星体，它光芒四射，露出微笑的脸蛋，为自己的典雅感到骄傲。时间已经不早了，在那个角渐渐西落时，它的右侧又有飞马座露出了头；接着便是不幸的仙女座，它拉长了身躯，与英仙座紧紧相连；英仙座出现的时候，手中托着墨杜萨神^①的脑袋。这颗星星的前面，是孤寂无伴的五车二，它躲在御夫座的一个角落里，一副怒容，射出一束束利箭般的光芒，从一亿七千万莱瓜之遥的地方紧锁着眉头看着我们。它那可怕的目光需要走七十二年的时间才能到达我们这里。在那不远的地方，莱昂又看到了眼泪汪汪的昴星团组成的迷人花束，这星团好像是从红色昴宿五的尖角里逃脱出来的……莱昂·罗奇估算着时间，想着傲气十足的猎户座还要过多久才能出现；在这个最奇特的、九天之上的星座之后便是天狼星，在它的壮观姿态面前，任何美丽的恒星都会大为逊色；接着，

① 一译美杜莎。希腊神话中的怪物。原为美女，因触犯雅典娜，头发变成毒蛇，面貌也变得奇丑无比。谁只要看她一眼，就会变成石头。后来被英雄珀尔修斯杀死，并割下她的头献给雅典娜作为饰物。

莱昂扫视了黄道区域，寻找着令人动情的心宿二，寻找着天蝎座的美丽的头部和爪足；随后，他把目光停留了下来，确定着最惹人注目的星云的位置，从头到尾察看了一遍银河，天鹰座伸展着双翅，天鹅座张开着臂膀；他有好一阵子面对着如此美丽的景象，惊恐地呆怔了，长有一双亵渎神明眼睛的人观赏这太阳尘埃样的极其令人费解的东西，未免太……最后，他感到看星空看累了，心灵深处在呼唤他多多关心人世间的事，因为有一种无法以言语表达的不安和预感在缠绕着他，于是，他从座位上站起来，钻进了房子里。

他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当他走进黑洞洞的餐厅时，听见有人在低声私语。原来是他的妻子和内兄在离餐厅窗子两步之远的花园里说话呢。他坐到一把椅子上。伴着咳嗽声的话语不时传到他的耳畔，在他听来犹如玛利亚做祈祷时按音节发出的哀怨声和叹息声。他向窗子凑近了些，那讲话声听得更真切了。从心愿上讲，他不喜欢干这种偷听他人说话的事情；可是，一种类似不可告人的罪恶力量使他在那里停留了一会。他那双惊恐的眼睛注视着花园里的两个人，脸色煞白，犹如罪犯在倾听对自己的宣判一样。最后，气恼产生了同样大的力量，这力量使他离开那里，拖着他在房间底层踱起步来；他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因为天气炎热，门窗都四敞大开。他从一面面镜子面前走过，玻璃里映出他的身影；他觉得镜子在和他的身影嬉戏着，忽而向他扑过去，忽而把他拉过来。听到他的脚步声，熟睡的小鸟惊醒了，窗帘毕恭毕敬地摆动着，仿佛在迎接一位显贵先生的到来。最后，他走进了现在用来给那个可怜的病人做客厅的书房，扑通一声坐在了一张软扶手椅上，用两只手掌托着脑袋。时而有轻声细语传来，仿佛有人在自言自语；时而又听到叫骂声，

仿佛有谁在和别人说话。随后，便听到丝丝的发笑声，笑声里充满着轻蔑、嘲弄，或者说是愤怒；这种愤怒，当受到抑制而没有发泄出来时，常常以诙谐的语言形式表露出来。最后，他的脑际映现出一种现象，当一个人独自置身于似明似暗、寂静无声的地方时，这种现象是屡见不鲜的。

莱昂紧闭着双眼（这是最为奇怪的呀），好像看见了他所在的房间，感到自己确实置身在了那里。他看见面前有个黑色的日本人样的模特儿，僵直的身子被光彩的底色衬托着，十分引人注目。那个模特儿身材矮小，直挺挺地坐在那里，仿佛在审判他；他那黏乎乎的死尸般的面庞抽搐不止，那是因为他养成了做出疑虑和神秘莫测的悲痛表情的习惯的缘故；一双翡翠绿色的眼睛似乎高傲地注视着天花板，又似乎漠然而愚笨地环顾四周墙壁上的水彩画、地图和招贴画，扫视着铺满美丽的长寿花瓷砖的地板。

莱昂极度疲倦，极度痛苦。一个人在感情冲动以后往往是这样的，深沉的痛苦无法外露时便在灵魂深处奔驰。那里还有一个人，在他周围，围坐在一起，组成一个可怕的秘密集团的人都是谁呢？那是北极星、仙女座、织女星、五车二、猎户座、令人动情的心宿二和傲气十足的天狼星。莱昂迷迷糊糊地看到自己哧地一声，勇敢地站起身来，向那瘦小的黑色模特儿冲去，一下子抱在怀里，大声喊道：

“畜生，你竟然跑到这儿来夺去我的最后一线希望！你这个不得好死的家伙！……”

吓得魂不附体的畜生以不可言状的恐惧看着他，呻吟着，被一双结实的胳膊死死地抱住，脆弱的躯壳几乎快要破碎了，像被砸开的核桃破壳那样吱吱作响：

“是谁让你来管别人家里事的？”莱昂怒不可遏地对他说着，恨不得将他捏成肉泥。“是谁给你权力来夺去属于我的东西？……你是谁？……你用美德的假面具掩饰着你那可怕的傲慢性格，你到底是从哪儿跑到这里来的？……你并没有真正的怜悯精神，我要把你的皮活活剥下来，看你还有什么法子掩盖自己？……”

那个可怜虫痛苦地抽搐着，慢慢地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永远地闭上了眼睛，干枯的双唇好像在说：

“我死了。”

莱昂被疯狂的愤怒统治着，更加用力地拥抱着他，这个牺牲品在莱昂的双臂中间变得越来越小了；只要一只手就能把他干瘦的双腿，皮包骨的双手和被孩子撕碎了的纸玩具样的躯壳紧紧捏住……可是，突然间，星斗发出了可怕的笑声，纷纷向天空逃去，寻找各自的位置；那个病入膏肓的瘦小身体从将他置于死地的双臂中挣脱出来，改变了形体，不再那么矮小了，而是十分高大；不再怯懦软弱，而是强壮有力了；只见他慢慢站起身来，仰着布满光环的前额，从黑色的躯体长出光彩夺目的翅膀，从地板上抬起赤裸洁白得没有一粒尘埃的双脚，举起显露出块块肌肉的巨臂，手上握着一把喷吐火焰的宝剑。

莱昂伸手去摸腰间。他也有一把火剑，于是抽了出来，令人毛骨悚然地在空中急速地挥舞起来。

“小可怜虫，你以为我爱你吗？”

“给我滚得远远的，不敬神明的家伙！”

宝剑闪着道道光芒，照亮了他那漂亮的面孔。这时，玛利亚出现在了他们中间，这个世间美女没有故意显露妩媚之态，一双眼睛燃烧着爱情的火焰，那副伪虔诚相在她的嘴角上划出了一

道皱纹。

“神学院的大学生，你把她给我放下来！你不知道她是我的吗？你不知道我爱她吗？”

“给我滚得远远的，不敬神明的家伙！”

.....

“噢，多么荒唐可笑呀！”莱昂喊道，同时用手摸了摸渗着冷汗的额头，把那可怕的梦幻抛在了一边。

这时，他清楚地听到妻子的声音，她在召唤他。“莱昂，莱昂”的呼唤声像钟声一样在他脑际回荡着。他站起身来，慢慢地、不慌不忙地向花园走去，他的脚步是那样缓慢，一定有个残酷、复仇的想法在驱使着他那样做的。

第二十二章

他被天使征服了

“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当路易斯·贡萨加看到妹夫站在他身边时喃喃说道。“这次发作比以往几次严重一些，我都喘不过气来了。明天……”

莱昂站在两步远的地方看着路易斯，他没有走过去抚摩他；他默默不语；阴沉着面孔，想起了刚才那个古怪的梦幻；他对自己产生那种感情而感到后悔。

“只不过，”莱昂自言自语地说道。“只不过是一种厌恶情绪，他一定会悲惨地窒息而死的，这个可怜虫该死了。”

路易斯拉住妹妹的手，声音微弱，而且变了腔调，因为他突然遭到了高烧的袭击。他半似郑重半似欢快地说道：

“你面临的最大危险将是他们力图同你搞交易，妥协……你应该提防这种不敬神明的圈套。我的好妹妹，那是盖着玫瑰花的陷阱；不，在信神和不信神之间是没有妥协可谈的。难道你想在解脱和永远毁灭之间找到中间道路吗？在尘世和永生之间没有中间道路。你要避免妥协，要坚定地站在你那光荣的阵地上，绝不后退一步，不能做一个半途而废的教徒。谁完全放弃履行教徒的义务，谁就再不是教徒了。我们的上帝一直希望这个令人羡慕的事业应该是这样的，从这个事业中获取哪怕是最小的一点东西的人，将立刻被排除在这个事业之外……你千万注意，不要落

入那个可怕的陷阱里……这是本世纪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它比不敬神明的行为还险恶，被它投入地狱的人难以计数……你要把我记在心上，时刻想到我，牢牢记住我，不要忘记我是专程前来挽救你，前来呼唤你走上真正的道路的，是为了死在你的怀抱里，让我永远活在你的心中。上帝将我们同时打发到尘世来，也希望看到我们同时跪在他的圣像之前颂扬他。玛利亚，玛利亚……”

“哥哥，你安静点，安静点。”玛利亚说道，现出一副恐惧和焦虑的表情。

路易斯睁开明亮的眼睛，盯着莱昂，像说胡话似地说道：

“我觉得这儿好像有个人。玛利亚，我面前是不是站着个男人？”

“是莱昂，我丈夫……我们赶快去叫医生吧……莱昂，你说，好不好？……仆人们，他们都跑到哪儿去了？”

玛利亚跑去呼叫；但是，哥哥拉住了她，他死死地抱住她的胳膊。

“你不能把我一个人丢在这里……”路易斯暗暗地说道。“你说，是你丈夫……我的上帝呀，我的上帝呀，我不知道是个怎样的想法在纠缠着我？……是我疑神疑鬼吗？过去，曾有过那么多这类想法折磨过我，或许是灵魂在离我而去？告诉我呀，是吗？……是莱昂在这儿吗？”

夫妻二人默然无语。

“是怎样的想法呀！……莫非是我触怒了他？不对，我劝说妹妹的那些话都是按照天意讲述的呀。那是上帝在我心中说话。上帝，上帝哟……都是我疑神疑鬼；可是，即使是我多疑，这也是应该注意的呀！唉，心地善良的保莱蒂在这儿吗？”

路易斯那双迷茫的眼睛死死地盯在莱昂的身上。

“保莱蒂神父，我是不是触怒了我的那个妹夫？”

接着，他好象听到了回答声，便补充道：

“我对你说句老实话，我不可能触怒他；如果我真的触怒了他，明天我就把他叫到我躺着死去的床边，请求他宽恕我。同时，我还将向玛利亚重申我对她的告诫。”

“我们把他抬进去吧！”莱昂说道。

“把仆人叫来吧！”玛利亚结结巴巴地低声说道。

当妹妹想抚摩病人时，后者把那双胳膊挡到了一边，艰难地说道：

“让我待在这儿……你坐在我的身边吧。”

玛利亚坐了下来。两个人的脑袋几乎碰在了一起。

“明天，明天，我在我这简陋的住处晋见上帝以后，就把我的灵魂奉献给他……可是，天气太冷了！是不是在下雪呀？”

路易斯用惊呆了的目光看了看天空。

“没有星光。”他闷声闷气地低语着。“黑洞洞的夜过后，便是光辉灿烂的白昼！明天，妹妹，我明天要向所有的人请求宽恕，我将长眠于上帝的怀抱里……假如你能看见我现在的感觉是这么好……我感到是这么轻松、舒适……该是多么好呀！……可是，我很悲痛……我担心，我的病情如此好转了，会使我的生命延续下去……我不希望身体好起来，不希望病情好转，我只想忍受痛苦，渴望窒息、抽搐、死去……我现在……感到……的这种舒适……”

路易斯的头慢慢地向妹妹那一边倾斜下来，最后落在了她的肩膀上，仿佛他的颈椎断裂了一般。他闭上了眼睛；双唇间吐出轻微的叹息声，他像小鸟睡着了一样死去了。

“他去了。”莱昂察看了一番路易斯之后说道。

玛利亚抱住哥哥，抱住他的身躯；路易斯的身体死沉，向地面倾斜着。当仆人们应着女主人的悲惨呼叫声赶来，将死者的遗体抬上床铺时，玛利亚将头低在僵硬的遗体上，疯狂地吻了起来。莱昂还不相信路易斯真的死去了，便走过去触摸他的太阳穴和脉搏，把一面镜子移到他的鼻子前面，看他是否还在呼吸。玛利亚猛地站起身来，推开她的丈夫；她表情紧张，目光恐怖，眼睛里噙着泪珠。她操着激动而愤怒的声音喊道：

“坏蛋！不许你碰他，不许你碰他！”

第 二 部

第一章

如果天气允许的话

天气变幻不定，既不晴朗，也不阴黑；天空一边蔚蓝，微笑欢畅；另一边铅灰，阴森可怕。看来，暴风雨和晴朗将在天空展开一场恶战，因为二者从东西两边的地平线互相对视着，威胁着，一寸一寸地争夺着蓝色的战场。在这场争夺战中，太阳严守中立，时而光照地球，时而隐而不见，给大地罩上一层寒冷的阴影。不过，斗牛场上的人们并不担心坏天气降落到他们头上。和马德里这儿的三四月间的大多数下午一样，那天下午，天气变幻莫测，风声吃紧；然而，与其说天气险恶，毋宁说它只是吓唬吓唬人罢了，飞尘多于雨滴；雷声滚动，雨点稀疏；人们走在大街上，不是害怕湿着皮靴，而是担心被撩起裙子，刮掉帽子。

斗牛场里座无虚席，显出一片悲凉气氛。除了短暂时刻之外，全场一直昏暗无光。那时，涂着铅色的高大铁架比任何时候都阴暗，这个工业文明产生的建筑物和西班牙节日的狂热、多彩、迷醉、放荡的特性不十分协调。日胜一日的清一色的衣着和美学要求格格不入；如果看台上的人不是发出各种声音搅扰斗牛场的场面的话，人们一定以为是些有理智的人正在举行一次爱国主义的集会呢；他们忽而烦躁地咬着耳朵，忽而热情奔放地高嗓子吼叫，愤怒的吼声，快活的叫声，狂呼乱叫，同斗牛场正在上演的血淋淋的歌剧的可怕音乐声混作一团。

戴绉绸头巾的女人越来越稀少了；尽管如此，那一天，在黑压压的观众中还是点缀着几颗红黄两色的斑点，折扇不停地摇动着，在一排排男女观众中增添了活跃气氛。带有遮棚的看台，特别是被看做雅座的第二看台，那里是欢快、吵闹的学生和青年汇聚之处，人群拥挤，一排排人像玉米粒那样整齐地排挤在一起。朝向阳光一面的看台显得明亮些，那里坐着一群群不甚安分的人；日班工人，粗俗大汉，上百名其举止和衣着好像漫画中被夸张了的斗牛士一样的游手好闲的人，还有一些不幸的手工作坊工人，他们想在那个给人以残酷印象的狂欢节日里为自己无休止的单调劳动找到一点点休息的机会。荣耀盖身的阶层中的屠夫、肉铺老板、皮革厂厂主、拉斯特罗^①的实业家和塞瓦达大街的商人，像火上滚开的肉汤一样在那里蠕动着，轻微的说话声和细弱的铜铃声混杂在一起，使人感到那儿正在行走着一头牲畜，边嘶鸣着边抛蹶子。从那里还传出一种令人作呕的黑话，犹如肉块放在急火上油炸时发出的劈劈啪啪声和飘送的难闻气味。没有礼貌、缺乏教养的人互相争斗着，骂骂咧咧地在人群中打开通路，身后留下一股牛粪和洋葱的混杂味。大自然使之只能从事清洗猪肠的野蛮粗人——他们现在不能，将来也不能干其他工作——用手做成螺壳，放在丑陋的嘴巴上，伴着酒气向主席台发出一连串的辱骂声，那里肯定坐着西班牙首都的某位市政官员、省长或政府大臣。

头排看台的情况要好些；那里，为数不算少的白色头巾结扎在漂亮的脑袋上，这些头巾是那么独具一格，仿佛脑袋上长出一朵朵玫瑰和茶花，白色的犹如牛奶，红色的酷似鲜血。放荡的女

^① 是西班牙首都马德里的一个销售旧货的地方。

人们流露出特有的、人们熟悉的表情，她们穿戴妖艳，个个拥有一种令人动情的容颜；这些女人占据了长长看台的一大片位子，不是在这儿便是在那儿同另外一些明眼人一下子就能看出是行为不端的女人摩肩接踵。一些人长着异常漂亮的脸蛋，另外一些人则用白粉、洋红和烧黑了的软木胡乱地涂抹化妆出俊美的面孔。那里也有中产阶级的正派家庭，他们坐成一排，以家长（商人、刚刚出入过交易所的经纪人、办事处主任、为慈善堂供应腊肠的承包商、陆军司令、失业的审判官、剧院的男中音、委托书承办人、退休者、公证员、钢琴教师；一句话，凡是能成为家长的人）为先导，以最小的孩子，即圣安东学校的学生为排尾；不时地可以看到阔家大户的粗鄙之女，生得一副西班牙国花形象，容貌俊美，衣着华丽，肉体肥胖，一身兼有罗马主妇的肿胀身躯和本地美女的自然姿态；她们为自己有一双乌黑的眼睛和一枚枚紧戴在腊肠般手指上的戒指感到自豪，时不时地向左右投去高傲的目光；设法让在场的人都知道她们是阔太太，金钱多得不计其数；她们拥有高档家具店，经营肉店，开设当铺，其资产仅次于国立银行；只要她们活着，无论是哪个丑陋的马戏团演员，这个也好，那个也好，都不会缺吃少穿的；那些马戏团演员正在场地上，或着绿饰金，或穿红挂银，手中拿着可怕的破烂家什，一颗英雄主义的心在燃烧着。在这些胖女人的松弛的皮肉上，酒足饭饱的表情上，高傲而往往是无耻的——如果她们是人贩子的话，更是这样——目光里，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看到维特利乌斯、奥托或埃拉加巴卢斯^①的邪恶形象；只不过当她们听到 *morituri te salu-*

^① 维特利乌斯(15—69)、奥托(32—69)和埃拉加巴卢斯(204—222)都是古罗马皇帝。

tant^①时,常常惊恐失色罢了。

看台首排之后便是四大排衣着朴素的观众,其中游手好闲的人多于正派人。出言不逊的女人,普普通通的女人,相貌丑陋的女人,面孔俊俏的女人,或地位低微的女人,坐满了背阳的看台。在上层的包厢里,也能看到白色头巾;这些白头巾,有的结扎在老妇头上,有的结扎在少女和贵妇的漂亮头上;红色的康耐馨花,头发上星罗棋布的茉莉,乌黑和碧蓝的眼睛,白色的玫瑰,迷人的睫毛,红润的双唇,被风吹摇着、行将凋谢一般的小花,露出乳白色牙齿的微笑,不停摇动的扇子,无声的语言,西班牙人在盛大聚会上自我陶醉的海阔天空的闲谈,当有宗教游行或阅兵仪式,当国王露面或出来颁布新宪法时,无论是剧院包厢还是住宅向街阳台都出现着同样的场景。有一些女人,远在几公里之外便可以看出是精心打扮过了的,她们不愿意显露出憔悴的面容;另外一些轻浮女人,做出令人作呕的挑逗表情时常常用扇子挡住面孔;人们以为,富丽豪华,优雅表情都是和穿戴方式、投送目光的方式、或美或丑的特殊化妆方式相关联的;所有东西,同伴或附属用品,从花卉到化妆品,从被微风吹得在耳边拂动的金色长发到挂在蹦蹦跳动的胸脯前的徽章,以及因为鼓掌而快要绽线的手套,也都无不如此。

包厢里坐着的,大多数是一伙伙的清一色男人,他们从上到下黑色装束,臂肘架在栏杆上,端端正正地戴着礼帽;他们在衣着上丝毫没有马德里下层人的怪癖;可是,他们的语言半似有理有力半似粗俗放肆,他们演说的词句,尖锐的观点和如斑蝥蜚

① 拉丁文,意为“那些将要死去的人向你致意”。在古罗马,角斗士上场之前常常向皇帝这样致意。

咬、大口吐痰般的词藻，恰似菜篮子里的卷心菜和鲜花胡乱地装在一起一样；那是一种像对斗牛场上的公牛都不相信的人说出的充满疑义的无关紧要的话语。他们瞄准双筒望远镜，上下张望，一会看看斗牛场面，一会看看贵夫人的表情，并且对其中一些人进行粗俗的评论。褒贬之词常常出自同一个人的嘴巴，像金币铜钱从开口处扔入施舍箱一样一齐传到人们的耳边。同一张嘴巴，这会对斗牛动作做出技术性评价，那会又用同样的语言中伤某一家人。

在那里，一些男人在节假日里忙着给我们制定法律，另外一些人则天天为我们送来法令和法规；那里也有破落的贵族，身缠万贯的平民，内地首屈一指的富翁，洗手不干的斗牛士，保养有素的老者；也有个把看热闹的外国人。然而，豪门阔户子弟中的佼佼者占据着看台首排的座位，那是 *dilettantismo*^① 特别喜欢的位子，在祖国历史上英名永存的、显赫的议员先生们，不缺乏文化教养，更不缺乏天才的年轻人，常常用笔蘸着公牛滚热鲜血撰写一种浸透着刺鼻大蒜、牛粪和烧酒的混杂气味、犹如朝阳一面看台气氛那样的散文的记者们，也在那里落座。

阿莱亚斯的一头凶猛的斗牛已经跑到斗牛场中央。它叫“萨克里斯坦”^②，身上点缀着黑色斑点，健壮有力，体长腿粗，一副跃跃欲试的架势。当众人齐声欢呼公牛第一次向斗牛士坐骑冲击时，立刻有人叽叽喳喳地议论开了，那是在表示心中的不悦，所有的目光——这可是破天荒第一次呀！——都移开了斗牛场，在洒满鲜血的沙地上，那匹幽灵般的马拖着内脏，酷似无风

① 意大利文，意为“业余爱好”。

② 萨克里斯坦是西班牙语(*sacristán*)的音译。

的风筝拖着长长的尾巴即将坠落在地……斗牛仍然继续按程序进行着，公牛的鲜血一滴滴流下来；但是，最后，当穿着红呢缕金制服的伊加迪约斯手中紧紧握着刺剑，走到主席台前表示谢意时，全场顿时骚动起来，观众一片沸腾。人们纷纷站立起来，这儿放声高呼，那儿扯开嗓门吼叫；在看台首排上，人头晃动，臂膀相碰，一个个争先甩动双腿奔跑。请让开路，让开路，大家都让一让！一声可怕的巨雷在空中炸响了；同时，仿佛有一面瀑布从斗牛场上空的乌云中冲落了下来。请看看，那是一片怎样的水流呀！……一场罕见的滂沱大雨像可怖的鞭子一样打在了人们的身上。

斗牛场上混乱不堪。有的人因为气恼，有的人想乘机开心，全场观众都骂不绝声，言词过激。在看台头几排上，强者推搡着打开通路，敏捷的人从笨胖者身上一跃而过，女人们呼喊求救，孩童们嚎啕大哭，姑娘们的脑袋宛如吸饱了水的海绵，男人们的礼帽活像两栖动物的头。这儿或那儿，都有人打开雨伞，可是雨伞互相碰撞着，蝙蝠样的脚爪勾连在了一起。

斗牛场上，浑身上下湿漉漉的斗牛士依然挥剑刺杀，惊魂未定的公牛总是躲闪着，好像没有兴致开玩笑似的。雨水简直要把场地上的鲜血一洗如洁，不留下半点痕迹。几匹奄奄一息的马大口大口地呼吸着缓解痛苦的潮湿空气。斗牛已经无法继续进行了：帘布一般的大雨下个不停；斗牛场上相对的两侧几乎互不相见。突然，带头牛的脖铃响了起来，“萨克里斯坦”尾随着它们向畜栏走去。

观众们像躲避大火似的躲开雨淋，统统集中在了过道里；尽管巨大的斗牛场十分宽敞，但过道里再也容纳不下人了。阶梯上堵得水泄不通。由于大雨没有半点停歇之意，观众中没有一个人

敢于离开斗牛场，偌大的环形走廊变成了一只装满湿淋淋沙丁鱼的大桶，一个人也容不下了。女人们抖动着披肩，男人们诅咒着天空乌云，还有的人要求退还门票钱。喊声、笑声、骂声混杂在一起；一些人跺着双脚，另一些人抖动着流淌雨水的礼帽，还有的人连连打着喷嚏，寒战不停。

一些使用头排座位月票的年轻人，为了打开通路，挤上台阶，躲到包厢里去，干脆用臂肘左顶右揉起来。

“咱们到上面去。”其中一个小伙子这样说道。“我估计莱昂在那儿。他会把马车让给咱们的，叫他和部长一块走吧。”

“如果他不在，我们就搭富卡女儿的马车好了。喂，波利托，你怎么煞后呀？”

“他妈的！等我一会……你没看见我都快憋死了吗？我这副落汤鸡样子……让我吃片药……真是让人笑掉牙！这叫什么斗牛呀！”

他们的言行惹起了许多人的厌恶，抱怨声迭起。他们几个人艰难地向上攀登，最后终于来到了包厢座位。这上面也是一团混乱，因为雨是斜着落下来的，斗牛场的一半包厢座位都被淋湿了，观众都想跑到走廊里去避雨。

“莱昂在那儿。喂，莱昂！”波利托说着向一群人走去，那儿有议员和个把部长。“你把马车让给我们吧！”

“好吧……你们坐吧……我用不上马车。”

“太好啦！就这样吧！我们有马车了……再见。”

在男人中间，也有不少夫人，她们或成双成对，或三五一群，或许多人拥挤在一起，等候天气转好后登上自己的带篷马车返回家去。那儿的气氛欢快，爽朗的笑声和尖厉的评论声，此起彼伏；这是因为，这样的观众既然是兴致勃勃来看斗牛的，绝不会

因为发生了使下面看台的人恼火的断场现象而愤怒不快的。突然事件会比事先张扬的事情更令他们开心；为了寻欢作乐，他们渴望看到突如其来的变化和异常事端。另外，对于有马车等候自己的人来说，下雨并不是什么难以承受的灾祸。

“这么大的雨，头几排座位的那些可怜人该是怎样的呀？”一位贵妇从包厢里走出来说道。她身边有位夫人和年长的先生陪伴着。“他们要求退还门票钱是理所当然的。不过，这场募捐……”

随后，两位夫人停了下来，回答许许多多熟人的问候。

“真是让人扫兴！……这叫什么斗牛呀！……真有意思……您要走啦？怎么，您都淋湿了？……大家都要求退还门票钱呢……这回伊加迪约斯可高兴啦，他刚才吓得像丢了魂似的！……雨好像小了……不过，斗牛场上满是水……我走了……”

那位表示要离去的贵妇轻轻地碰了碰男人中的一位绅士。那些男人都是有权势的人，有银行家，有议员，甚至有部长。

“你来吃饭吗？”

“去。”莱昂说道。“可是，我想说什么来着？……我已决定去……我没有马车了。”

“那你和我们一块走吧。”那位贵妇拉起莱昂伸过去的胳膊说道。“我可没有耐心再等下去了。”

“雨还大着呢……非得在斗牛场门口等上半天不可，马车一定排成一大串啦。”

“不要紧的。咱们走吧。”

另一位贵妇拉起那个年迈情郎的胳膊，跟在他们的后面。

“我以为你还在苏埃尔特维利亚呢，你跟我说过，下个星期

才来……”

“我是今天下午来的，爸爸给我写了一封信，说他和一位法国银行家来这儿，家里的事情我得料理一下。”

“我看见你坐在包厢里，本想走过去和你打个招呼，也想问问你收到费德里科的消息没有。”

“问我？”那位贵妇惊恐而不悦地问道。“他没有给我写信，也不可能给我写信。我从他表兄弟那里得知他要离开古巴，去……我怎么知道他去哪儿呢……噢！他是不会去什么好地方的。”

“你女儿好吗？”

“我没有把她带来……把她放在那儿……我的心肝儿！她身体不好，她病恹恹的已经好几天了……你什么时候去看她？我多么想回到那儿去呀！我不能离开她……如果不是因为爸爸来办这件讨厌的事儿，我今天是不会到这里来的。在我们家里要举行一次什么银行家大会……你已经知道……为的是研究国家贷款的事。堂华金·奥内西莫会给你解释的……不过，最好你对他什么也别提。”说到这里，她压低了声音，不让那个年迈的情郎听到她的话。这个情郎正让另外一位贵妇挎着胳膊，尾随在后。“最好你对他什么也别提，他谈起公债、征税、偿还这类事情，会弄得我们晕头转向的。那个男人简直是财政界的洪水猛兽。爸爸再三叮咛我，好好款待他。今天晚上只有我们四个人吃饭……几乎是一家人。我不喜欢喧闹的环境，我在苏埃尔特维利亚和女儿住惯了，我讨厌社交，对社交感到头痛。”

两对男女费了很大的力气才打开一条通路。被淋得湿漉漉的人群焦急地盼望雨停下来，他们不愿意给那些去找自己马车的幸运儿让开路。

“先生们，劳驾……能不能帮帮忙……？”

他们这样央求着，每央求一句只能往前移动几步。他们一来到斗牛场穆德哈尔^①式的前厅，便像刚刚做完一次劳累的长途旅行的人那样大口大口喘起粗气来。在那儿，不少焦虑不安的人正看着雨水从屋檐上一滴滴流下来，并且时不时地把手伸出去看看雨变小没有。有些人干脆打开雨伞，离开了斗牛场，另外一些人则跑去乘有轨电车。豪华的马车在等候着自己的主人。佩帕的马车载上两位贵妇和两位先生，在连接阿拉贡公路的宽敞大街上奔驰起来，泥水向两侧飞溅出去。不一会工夫，马车便驶进了富卡宅第的花园，接着进了盖有遮棚的门厅。门厅十分宽敞，几根柱子都包着石膏，两只套着罩子的巨大枝形烛台活像一对加尔都西会^②修士。几个人登上又长又黑，宽大而考究的台阶以后，便走进了一楼的华丽房间，那是家人的生活用房，楼上是房间，就是说，通风良好，整洁干净，采光充足，豪华舒适的房间，是供给尊贵的客人们使用的。这是讲究卫生的人，为了满足虚荣心而精心安排的。

① 这是兼有基督教建筑和阿拉伯装饰艺术两者特点的综合建筑艺术。

② 加尔都西会系天主教隐修院修会之一，因创始于法国加尔都西山中而得名。一〇八四年由法国人圣布鲁诺(约1032—1101)创立。

第二章

回忆——痛苦的回忆

正如佩帕说的，那天晚上只有四个人在餐桌上就座。百万富翁的女儿洋洋得意地坐在朋友们——都是要好的朋友，而且又不多——中间；席间，她优美而审慎地露出一副欢快的表情。饭后，两对男女移到别墅的漂亮客厅里，那里是亲朋好友聚会的地方。佩帕在这些客厅里原来就收藏了许多稀世艺术珍品，以后又增添了上千件法国出口货，集优与美，漂亮与新颖于一处，所有东西都陈设得那么完好，人们见了不禁惊异赞叹，以致这座格调奇异的别墅再也不能以更好的方式展现这些珍藏品了。四个人一直聚谈到维拉伯爵夫人告辞去皇家剧院，堂华金·奥内西莫想陪她一同前往。这样，那里就只剩下两个人了。

佩帕和莱昂·罗奇坐在一张红色长沙发上，两个人的头上方是一幅小型风俗画，画面上，肮脏的垃圾堆上挤满了驴子和形容污秽的吉卜赛人；现在，这种画很受欢迎，许多人出重金购买；离沙发不远的地方摆着一只日本瓷瓶，沉甸甸的三脚座原来是三颗大象脑袋，瓶顶看上去象秋海棠的毛茸茸叶子。佩帕话声不绝，莱昂·罗奇却低着头，默然不语。

“我预言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佩帕说道。“费德里科在哈瓦那远没有改邪归正，而是越演越烈，越走越远了。这些事我早就对爸爸说过。他在这里都卷入了一些荒谬绝伦、臭名昭著的事，

那么在那儿，身处遥远的地方，就更不会学好了……我讲出来真感到羞涩；我不能相信这样的看法，即我的丈夫竟然会干出那么多丑事来。在哈瓦那，他不得不隐藏起来，不敢见人，因为我父亲派驻那里的代表想把他关到监狱里去……当我想到我的疯狂举动或愚蠢行为，难以言状的盲目行动，无法形容的事情给我家带来了这么大的耻辱的时候……我丈夫身上的所有坏毛病都是源于他那可恶的赌博恶习……但是，谁能够除掉混杂在他血液里、隐藏在他灵魂最深处的那东西呢？……唉！”她停了一会又继续说道，同时用手擦了擦眼睛。“我对你说句老实话吧，我有好几个小时都处在极度焦虑之中，被巨大的矛盾缠绕着，因为我不得不对爸爸隐瞒一些事情，同时我又需要他帮助我摆脱困境，解决燃眉之急，费德里科输掉那么多钱，害得我好苦呀……总之，这真是遭灾受难呀，罗奇先生。我不认为，人心像医生说的那样是肉长的，有血有感情；而是觉得是石头的，铜的，永远不会破碎；你看，我的心就没有破碎。从这里，”她又用手擦了擦她的那两只小眼睛，“流出了那么多眼泪；我甚至这样想，我再遭到不幸时，都没有眼泪可流了……那些年养成的怪癖和古怪脾气，不是早就该见鬼去了吗？事实教育人……生活就是学习呀……我的上帝，我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才学会严肃地对待生活呀！真是遭灾受难呀！莱昂，对别人来说，这幢别墅充满了欢乐；而对我来说，却到处是愁苦。房间里的家具，没有一件不打上愁苦的烙印，也就是说，每一件家具都浸透着我的痛苦，在呻吟着。没有一个角落我不可以这样形容它：‘在这儿，我那一天哭过；在那儿，我痛苦得都想死去。’我真不敢把这一切都讲给你听……唉，我三天三夜都讲不完呀！”

佩帕用右手打着手势，意思是说，有许许多多事情要讲；如

果她想自己不过于谨慎的话,可以一一讲给她的朋友听的。

“那么,你就把所有事情都讲给我听听吧。你和西马拉那个无耻之徒结婚是一件最让人痛心的事情,这我还不知道吗?那是一件真正让人无法理解的事情,这我还不知道吗?尽管你这个人心肠好,可是,你被幻想支配着,精神上萎靡不振,从而犯了那么一个大错误,这是可以理解的;不过,你爸爸却同意……事实是这样的,绿党上台以后,费德里科当上了省长,我的这位大人物改邪归正了,好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真可称得上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了。后来,他在财政部弄到一个要职……费德里科判若二人,谁都认不出他了,他变成了个办事认真严肃,几乎铁面无私的官员。他是那样努力使自己貌似有头脑、身份重要的人物,简直达到了令人发笑的程度。我觉得,你父亲被他的这种假相迷惑了……另外,在那些天里,我的朋友富卡可能在财政部搞什么交易呢……我听说对盐业有一笔贷款,要没收盐场……总之,佩帕,真正没有三思而后行的是你,是你将自己置于了那个强盗的控制之下。你遭到的这一连串的不幸,我并不感到惊奇。我是多么怜悯你呀!你结婚时,我生活得还是幸福的。后来呢……一句话,你生活中最为不幸的事,我是了解的。如果我还有什么不了解的话,那就请你一一讲给我听好了。”

佩帕哈哈大笑起来。接着,她摆出老师教训学生的那种架势,走到她的朋友面前,对他这样说道:

“不过,你这样厚颜无耻,确实叫我哭笑不得……你总是叫我‘讲呀,讲呀,讲呀’,而你什么也不给我讲。这并不是因为你家里没有好听的故事,没有好看的戏,没有悦耳的插曲,而是因为你太秘密是个天字一号的守口如瓶的人。你善于,你善于将苦水咽到肚子里,而不让任何人知道……不过,我对你家中发生的一

切，都了如指掌；我知道，玛利亚只和你在饭桌上相见，而那又不是天天都有的事。噢！如果你处事十分谨慎，那你岳母可完全不是这样；不管是谁向她问起什么，她都一一作答……波利托呢？那个家伙无所不说，有的事情他说，没有的事情他也说。”

莱昂叹了一口气。佩帕忍住笑，或者说得确切些，用扇子挡住脸庞，不让人看出她在笑。她对自己的朋友又说道：

“你有一个美满的家庭。”

以后，有好一阵子两个人没有再开口讲话，默默地欣赏着地毯的彩色花纹。在这幢孤寂无声的别墅里，笼罩着一种凄凉气氛，又似乎有一种困倦充斥整个空间，唤你沉思。佩帕站起身来，在房间里踱了几步；她的脑海仿佛在沸腾，有一点十分重要的、想说出口的东西在滚动着，她是在寻找合适的方式把那东西表达出来。诸位读者已经知道，佩帕并不漂亮；我们为什么还要重申这一点呢？莫非因为这是一个令人不快的话题，才使这两个交谈者沉默不语了吗？不过，没有任何一件坏东西不具有好的一面，也没有一个女人不具有漂亮的地方。再说，佩帕并不缺少女人的魅力，对于某些男人来说，她的魅力是相当大的；她的一双眼睛给人以深刻印象，眼睛虽然细小，但是十分活泼，并且富有感情，使人感到亲切。佩帕身上最具有特征的是那一头厚厚的红发和白皙而近似萎黄的面孔，看上去她酷似一尊雪白、金黄的模特儿。她虽然瘦削，而且有些干瘪之感，但这些缺陷并不十分明显，因为她四肢匀称，步履轻盈动人。她说话反复无常，但不难看出她思想是严肃的。她不像个傲慢的女人，言谈有些不拘礼仪，但充满着我认为是朋友间的那种直率和坦诚。她古怪、任性，但自从我们在伊图尔布鲁阿疗养地见到她以来，她变化是那样大，简直成了另外一个人。那个名字叫做灾祸的伟大驯养者挥舞着

又粗又大的鞭子狠狠地抽打了她，过去她身上有那么多凶狠印记，现在几乎荡然无存了。

过了一会，她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在好一段时间里，都以敬慕的目光注视着那个曾是她童年好友的男人，而这位男人表情聪颖，神色阴郁。莱昂在沉思着，犹如一位数学家在数字这个深不可测的海洋里寻找着什么。

“你在想什么呢？”佩帕突然用质问的语气对莱昂说道。

我们大概要用两三章的篇幅才能讲完莱昂那时候所思索的事情。

“什么也没想。”他装出无动于衷的表情回答说。“只是在想世界上的苦难和虚伪。”

“你无法把你那可爱岳母的形象从你的脑海中抹掉。”佩帕笑着说道。“你不去和他们团聚团聚吗？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路易斯·贡萨加已经死了七个月了。你家里的重要日子我都记在了心里。家中的气氛轻松了以后，他们就又开始大张旗鼓地请友邀客聚会了。你不要以为……那些聚会的声势，可是越来越大了呀。”

“我也是这么看的……声势是越来越大了。”

“维拉伯爵对我说过，你岳父母前天晚上请他吃了顿丰盛的晚餐……特列里亚一家的宅第，他们不是需要好好维修一下吗？对此，你是怎么想的？……你看看，有些人家都不知道怎样使用自己的钱……”

两个人放声笑了起来。莱昂突然转喜为悲，说道：

“还是不谈这个吧，这个话题太让我伤心了。”

“你岳母拾到了一块法宝。”佩帕一针见血地补充说道。“你应该为你家中有一位被巴莱拉称之为在政治经济学这门学问上

很有造诣的女博士而感到骄傲……说句老实话，我已经得知……从仆人那里可以知道很多很多有趣的事情……他们之间是无所不谈的……噢！有一件十分好笑的事情，我讲给你听听，好不好？”

“请不要讲了。”

“不要在意，我给你讲讲吧。”

“我猜到了……那天举行的所谓丰盛的晚宴，大家没有什么可吃的……家里还闹出了一大丑闻，因为席间来了个随便什么老板或店主，手中拿着记有二三十杜罗的债单……所有这一切，我都知道得再清楚不过了……这种事情天天发生，已经屡见不鲜了。”

“可是，你大概还不知道圣莎洛莫和古斯塔沃在你岳父母家里干的那种丑事呢。维拉对我说过，人们总是看见他们两个人躲在大厅的角落里，亲昵地密谈着，他们肆无忌惮，恬不知耻……大家都在这么说呢……也许是造谣中伤。难道会是无中生有吗！……”

“无中生有！”

“你听过诗人是怎么说的吗？”富卡女儿狡诈地补充说道。“侯爵没有对你提起过他？这位富有灵感的诗人写的诗句只是吟颂什么纯洁的白鸽呀，基督教之家的和平彩虹呀，西奈的山峰呀，上帝的圣女呀，虔诚的呼唤呀，蔚蓝的天宇呀，邪恶的天使呀，说着动听话语的小溪呀，美丽的灵魂呀；这位杰出的基督教诗人把贝雅特里齐^①当做你可敬可爱的岳母了。”

^① 意大利诗人但丁(1265—1321)为之奉献所作大部分诗歌和几乎一生的妇女。

佩帕忍不住笑出声来。

“贝雅特里齐给诗人以灵感,使他描绘出许多天国趣闻,福音轶事;不过,他写的东西玄妙难懂……你想象不出来他写了多少令我生厌的东西。他真是一个难得的人物。读了他的诗句,然后再和他谈谈,就如同从天上一下子掉进了泥潭之底。你家里不但有大戏,而且也有小剧呢。”

“佩帕,看在上帝的面上,你不要折磨我了。”莱昂说着露出要离去的样子。“你已经知道,有些事情,因为没有发生在自己家里,一些人便漠然而视之,可是,我却不能无动于衷呀。虽然这些事情不是发生在我自己家里,但是,确实是发生在这样一个家庭里,即这个家庭里,有的人提到我时,称我是他们的儿子呀。这使我满怀痛楚……我不能在这里生活下去了。我一定走,一定走。”

“到哪儿去呢?”

“随便什么地方。我现在只是没有托辞;我要找个借口。我知道,我最终是要过独身生活的,没有亲人……我不可能有亲人……那样也好,干脆过独身生活:没有比一个人生活更快乐的事情了……”

“你离开西班牙吗?”佩帕控制住自己的激动心情,问道。

“我还不知道……”

“难道这儿没有什么东西使你留恋?……”

“我不会离开西班牙,不会的。在我家中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我过上了孤独生活以后,好像这儿已经没有任何东西能唤起我的兴趣了,不过,我离开马德里就感到很伤心了。在这儿,我有许多朋友……”

“我告诉你一个漂亮而幽静的去处吧。”佩帕激动地说道。

“靠近苏埃尔特维利亚,就是快到卡拉万切尔大街的地方,那儿可以租到一幢好房子,这你知道吧?”

“靠近苏埃尔特维利亚……”莱昂暗暗地说,他心里对这个主意暗中感到高兴。“我考虑考虑;去看看房子。”

“你在那儿可以专心学习。谁也不会打扰你……那儿太漂亮了……现在,小麦长高了,绿油油的……你如果看到数不尽的虞美人……可以看到我们的公园——美景公园,还有美丽的平川,羊群常常光顾那里……那幢房子沐浴着阳光,光线充足……如果你看到那幢房子是那样漂亮……是那样小巧玲珑,一个人住是那样舒适……还有一间非常别致的客厅,学习呀,看书呀,写字呀,作笔记呀,搞数字运算呀,那是个再理想不过的地方了……在那里,又可以捕捉可怜的小虫子!……你住在那里,该多么好呀!房子的主人安分守己,平和,正直……另外,安静极了,没有一点儿嘈杂声……”

佩帕将两只手交叉在一起,用力握紧十指,表示那儿再安静,再安宁不过了。

“可能没有好饭菜给你吃;不过,你不是那种讲究吃的人。你哪一天想吃点好的,就到我家去好了。你只要下到庭院来,打开大门……就那么两步远的地方……”

“两步远!”莱昂说道。他被那个诗情画意般的地方陶醉了。

“两步远,旁边还有奶牛场,有莫妮娜玩耍的小花园。”

“莫妮娜在那儿玩?”

两个人的身子靠得很近,他们交谈得是那样热烈,不时地打着手势,甚至二者的手常常碰到一起,仿佛小鸟扇动着翅膀,互相嬉戏着一样。

“你学习的时候,也许莫妮娜要吵你;但是,你会原谅她的。”

你说,是不是?”

说到这里,佩帕用力地眨巴着眼睛,努力不叫眼泪流出来。

“是的,我会原谅她的……噢!佩帕,说句心里话,我恨不得把她的全身都吻遍……”

“你这个坏家伙,足有十五天没有看见她了。”

“我明天去看她。”莱昂说道。他的面孔刚才还阴郁悲凄呢,此刻已放出兴奋的光彩来。

“明天……这么说,我明天可以等你来了?”佩帕一边说着一边将身子轻柔而机械地倾到一边,把臂肘支撑在坐垫上。

“对,你等我……你说,你的女儿病了?”莱昂有些不安地问。

佩帕正要作答,一个仆人突然闯了进来,他一副疲惫的样子,气喘吁吁,是刚刚从苏埃尔特维利亚赶来的。佩帕惊恐地望着他。出了什么事?事情非常简单。女儿的病情突然加重了,情况很危险。

“我的上帝呀!”富卡女儿边喊着边从座位上跳起来。“我在这儿太粗心大意了……我得马上回去……马车……洛拉,我的大衣呢?……洛拉,我们走吧……可是,这是怎么回事呀?……她怎么样了?……是干咳吗?……还是窒息?……是摔坏了?……是着凉了?……在公园里挨雨淋了?……我的可怜的心肝儿呀!找个大夫……要立刻通知莫雷诺。”

“这事由我来办好了……你快回去吧。”莱昂说道,他像佩帕一样也很紧张。“可能受风了,也许……”

接着,他又严肃地补充说:

“我都说过上千次了,应该特别注意……孩子想要什么,仆人就给她什么……谁知道是不是没有给她穿大衣就带到公园……你快去吧,要快,不能耽搁了……我设法叫莫雷诺·鲁比

奥立刻去。坐我的马车去……快……大概不会有什么大事……”

佩帕走了，莱昂向莫雷诺大夫的家里跑去。作为侯爵的朋友，也作为佩帕的忠诚、正直、诚挚的朋友，不打招呼就闯进富卡宅第，是不合适的。他不单单常常光顾那个家，也常常去其他许许多多人家，可那是为了在惬意的社交活动中、在亲朋好友的交往中寻找开心和消遣。但是，一段时间以来，他去那座宅第探访，每次持续的时间更长了。为什么呢？对于这个问题，会有人做出卑鄙、下流的解释的；然而，如此作答的人大错而特错了。莱昂没有注意到，在他身上产生了一种崇高、美好、纯真的感情，详情我们将在以后的篇幅里了解到。

第三章

玛利亚·埃希甫霞卡穿上了
灰褐色衣服，横下心干到底

莫雷诺·鲁比奥大夫住在一家和莱昂公寓相毗邻的饭店里。莱昂把事情告诉他，再三恳求他赶快赶到卡拉万切尔，并表示把自己的马车借给他前往。莱昂返回家中，准备第二天天一亮也赶到那里。他家中寂静无人，凄凉悲哀；在里面，人的身影显得格外高大，脚步的回音四起。睡眠惺忪的家仆给他打开门，侍从半醒半睡地跟着他走进房间。

“我要一个人独自待一会。”主人对仆人说道。“我今天夜里不睡了……喂，太太睡了没有？”

“十一点钟时还待在祈祷室里呢……我去问问拉法埃拉。”

“不要问了……什么也别问。今天晚上这儿有人来过没有？”

“圣何塞利托侯爵夫人和堂娜裴菲克塔来过。”

“圣何塞利托侯爵夫人和堂娜裴菲克塔。”莱昂像个呆子似地重复说了一遍。

“祈祷完，她们就走了。”

“好了……你走吧。我今天夜里没有什么事要你干的了。”

仆人走开了。他发现主人的神色有些不安，那与平时不同的目光道出他的脑际有个难以驱除的想法在折磨着他。然而，哪有

仆人劝慰主人的道理呢；再说，也无法通过献殷勤或说几句宽心话排解掉主人心间的忧闷，于是径直离去了。房间里只剩下莱昂一个人，他坐到大沙发上，如果说他一头栽到那上面更为确切些，他臂肘放在小圆桌上，用手托着脑袋，半闭着那双漆黑如墨的眼睛；他在沉思……只有上帝才知道他在沉思什么。他是那样远离外部世界，当一个身着素装的身影悄悄走进来时，都没有听见脚步声，那个与其说像是女人的，毋宁说酷似幽灵的身影一直走到他的身边。当莱昂感到肩膀被触动了一下，而回过脸去看到那个身影时，不禁失声叫了起来。那是因为，我们的心情常常处在这样的状态中，甚至看见一些最普通的事情，最熟悉的面孔，都感到毛骨悚然。

“你吓了我一大跳。”莱昂喃喃说道。

“这也太奇了！一个像你这样勇敢、有性格、有理智的男人，竟然会被我吓一大跳！……”玛利亚操着惯常的抱怨语调说道。已有几个月了，她说话就是这样。

夫人身穿一件长衫，颜色近似野兔，但更像家鼠，看上去简朴而粗俗。她面色有些苍白，蜡黄，这与其说是自我折磨，毋宁说是遗忘梳理的缘故。那双漂亮的小脚隐藏在粗糙的毡鞋里，身段缺乏线条和美感。她的一头秀发好像羞涩地躲进了一顶形状极为丑陋的古装帽子的皱褶里。

玛利亚直勾勾地看了莱昂一阵子，然后威严地说道：

“你害怕我！”

“我怕你，我怕你。”他说着将眼睛从妻子身上移开了，注视着地板。

“那么，为什么害怕我呢？”玛利亚露出傲慢、优越的表情，微笑着说道。“难道我变得那么丑陋了吗？你不要那么看我，我愿

意看你在我面前颤抖……我的先生，这是谦恭的威力，可怜的谦恭能使傲慢低下眼睛。”

说完这句话，玛利亚便拉了把椅子坐了下来。或是因为她真的在丈夫的脸上发现了不悦的表情，或是因为她以为发现了这种不悦，于是这样说道：

“我打扰了你，你是生我的气吧？这我早就预料到了。我现在偏偏要坐到这儿，这是我的第一个重要义务。我的心要我向你提出一个要求，要你给我讲讲为什么离开家这么长时间。啊！莱昂，你的表现很不好。从前，你不是基督教徒，可是表面上还能过得去；今天，你连这一点也做不到了。”

“你这是，”莱昂冷冷地说道，“想尽一切法子，要把我的家搞得厌不可居。只要我最亲爱的朋友走进这个家门，你就怒容满面，而让我不喜欢的人挤满全家；我经常不待在家里……因为你也 是不待在家里的呀，而且和我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你那样做，是为了整天待在教堂里；你性格变化太大了，过去和蔼可亲，现在却令人难以接近，动辄骂人，这都是使我尽量少地待在家里的另外一些原因。这个家，只要你走进它的大门，就使你感到冷冰冰的，凄凉悲哀，心中感到压抑。”

“噢！你这样说话，多么不公平呀！”玛利亚喊道。她虔诚地望着天空，将两只手抱在一起，托着双腮。

“亲爱的，你应该相信我说的话；我不会隐瞒实情：你把我的家变成了一孔孤穴，荒凉而黑暗，而我恰恰需要阳光，需要光线。”

听到莱昂气恼地说完这话，玛利亚有些不敢动声色了。接着，她好像要放声痛哭一场似地用力眨巴着眼睛，说道：

“你不要以为你如此粗野地对待我，会耗尽我的耐心的。已

经有那么一段时间了，你跟我讲话，就像我是一个在俱乐部，在学术会议上……还有我叫不出名字的地方，同你辩论的人。阳光，光线！你需要阳光，光线？……那太好了。可怜的人儿！无神论遮住了你的眼睛，现在你终于厌恶它了吧？……而我，不正是想把阳光送给你吗？……但是，你总是说不要，不要，让两只眼睛什么都看不见！……好了，亲爱的，你别心急。如果我们两个双双摆脱尘世的话，那对我将是一个多么大的安慰呀；可是，你却偏偏使自己沉沦……在我这方面，就是到最后一刻，到我临死之前，也要对你这样说：‘莱昂，莱昂，你应该……’你笑什么呀？你那笑声，我也已经习以为常了。上帝给了我耐性，我会知道怎样忍受你的嘲讽，就像忍受你的傲慢和气恼一样。你愿意怎么耻笑我就怎么耻笑我吧！……耻笑吧！那对我无关紧要，我希望你这样，我所盼望的，我长久以来为之努力的，就是遭罪，遭罪。”

“遭罪！”莱昂痛苦地喊了一声。“不，不对；我真的不希望你那样；可是，那是命运注定了的。上帝硬是使我在我以为可以找到安宁和爱情的地方，遇到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大战，遇到了烦恼和厌倦。我本来想托付一枚轻柔的十字架，然而压在我双肩的却是一个令我疲惫、令我痛苦、令我败北的可怕大木架。”

“而这个大木架正是我！谢谢。”玛利亚说道。她无法抑制力图压倒自己的那种神秘主义的凡世的恼怒。“那个大木架是你的妻子，是我。”

“是你。我不得不把事情明白无误地告诉你。我应该把事情全部告诉你。”

“那么，你就把那个无法承受的大木架卸掉吧，卸掉吧。”妻子紧张而不安地说道。她面色绯红，眼睛放射出光芒。“我压得

你喘不过气来,可是你却不把我扔到地上!……那么,你弄死我吧,干脆一下子弄死我吧……我忍受得住。”

莱昂傲然地看了看妻子,随后郑重其事地说道:

“正因为如此……我才不弄死你。”

“为什么呢?我知道,你有许多法子弄死我……不单单可以使用匕首置人于死地;不快的气氛也会杀死人的呀。”

“玛利亚,假如不快的气氛可以杀死人的话,我早就变成一具死尸,并且被深深地埋在地下了。在这个地狱一样的地方,到处燃烧着的火势不大的火焰,充满着无休止的争吵,由于我们对来世,乃至对这个世界上事情完全不同的想法引起的责骂,犹如一下子打来的棍子置我于死地;是的,这棍子比铁器还能杀人。两个人因此而分手是多么痛苦呀,两颗本来铸在一起的灵魂又要分离去,各奔一方,是多么遗憾呀……本来可以得到心爱人温暖和体贴的地方,现在却变成了一个孤寂、寒冷的洞穴,是多么令人不寒而栗呀……”

莱昂打住了话头,他太激动了。

“对于两个人天各一方,”玛利亚说道,“过错在你身上,因为你过于固执,我怎么说你都不听,你失去了理智,你是个顽固不化的无神论者,是个顽固不化的唯物者。我除了奉献给你安宁和睦,难道还做了其他事情吗?”

“如果你全身长满了芒刺,你粗暴,你没有任何感情,你能给我什么东西呀?除了类似墓穴里安宁,粗鄙无奇、荒唐可笑的安宁外,你能给我什么东西呀?你应该知道,你身上没有真正的感情,而有的只是古怪的举止,可怕的固执己见,将真正爱情排除在外的疯狂如蝎、惹是生非的神秘主义!……你不要侈谈安宁,你早已公开和我作对了,一刻也不让我安宁,并且用凶狠的魔爪

撕裂我的心……因为你像女妖那样对待我，你使用的不是妖术和毒气，而是你称之为信仰的那种东西，你用这个百分之百魔鬼般的信仰给我造成了极大危害。”

“噢！”玛利亚露出一副殉教者的表情喊道。“你愿意怎么辱骂我就怎么辱骂我吧；可是，你绝不能辱骂我的信仰，绝不能亵渎神明。”

“我是不会亵渎神明的；我是说，你，你自己，把我们的夫妻关系当做苦役的枷锁。是你，玛利亚，是你！看起来是件不足挂齿的事，但是，这事真是太可怕了！我们结婚的时候，你有你的信仰，我有我的信仰；你有你的理想，我有我的理想……我对别人的信仰是那样尊重，我根本没有想到你摈弃你的信仰；我让你享有充分的自由；我从来没有反对你的圣事活动，就是当你的圣事活动过于频繁，使我的充满欢声笑语的家变得悲凄阴郁时，我也没有反对过。总有一天，你会变成一个疯子，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找不到更好的语言表达下面的事实，即七个月前你那个不幸的哥哥在我的花园里死在你的怀抱里以后，你对上帝的信仰越演越烈，简直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那时，你已经不是女人：你集狂怒和刻薄于一身，你以女人的形象充当宗教裁判所的角色，你一反温柔多情的常态，不但无情地折磨我，开口圣神闭口圣神，变成了一个令人难以忍受的人，而且肆无忌惮地迫害我，要我成为一个俯首贴耳的宗教狂，一个可笑的人。我一再规劝你，力图使你摆脱歧途；有时，我甚至开始稍稍忍受了你那狂热的举动；可是，你要价是那样高，以致我不可能，我绝不可能坠入你已经深陷其中的令人发笑的‘圣潭’之中。这时便到了果断行动的时候了；我做出了非凡的努力，尽量使你远离你所遵循的宗教狂热道路。你已经知道，我的努力是徒劳的。我顽强地和自己

斗争过，我利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设法以理说服自己，用感情感化自己，甚至强迫自己；然而，一切都无济于事。可悲的是，你的灵魂屈从于一个巨大的、无法抗拒的引力，屈从于一种我无法战胜的恶劣影响。在社会上，存在着地下暗网，隐蔽的联盟，害人的套索，剪断友情而又不被任何人看见的剪刀。对于这些，任何东西都是无能为力的。玛利亚，我宣布，我是个败者。我唯一能够说出的话，只能是‘永别了’，这是出自心底的话，我对你说出来时，并没有忘记你曾经爱过我，有一段时间我们曾是很幸福的。‘永别了’，这确实令人伤心，很令人伤心；但已是没有希望补救的了。”

玛利亚是那样急待开口说话，还没等莱昂讲完，便说道：

“我也有我的一本帐，上面记录着罪过，可怕的罪过。我是在教会中接受上帝的教育长大的，上帝真诚地，毫无保留地教给我坚定自己的信仰。后来，我和你结了婚；那时，我很爱你，我认为你心肠好，忠诚可靠；然而，却不知道你的灵魂是那样空虚得令人可怕。可是，我过去爱你，现在依然爱你，这是因为我有义务爱你，尊重你。其后，我很快明白了，我爱上你的时候，我的感情太轻浮了；我干不该万不该选择你作我的丈夫；你不可能有真正的道德；我的灵魂面临着被污染的巨大威胁；你的那些知识是非常值得怀疑的；在你的身边，受你和你那些散发着臭气的思想的影响，我很可能是极为不幸的，并且会丢弃我的信仰的……于是我警觉了起来。我承认，你对我是容忍的，你从来没有丑化我对上帝的崇拜，也没有嘲弄宗教，正像你后来做的那样。啊！你不能对我否认，在你给我的自由中包含着某种鄙夷之意。你看，我对你说起我的祈祷时，你是以怎样的方式微笑的呀！……可是，话又说回来，我们就是这样生活的。一天，我对自己说：‘如果我不

能把你改造过来，我可就是个大傻瓜了。我为什么在那个熄灭了的灵魂中点燃一点亮光呢？’噢！这时，你向我指出了我是个疯子，向我指出了我们所有信教的人都是疯子。你露出一副嘲弄的面孔，一副嘲弄的面孔；看你那副嘲弄的面孔！……你表面上看来很慈善，可是，却嘲弄神圣的教义。你一直对我这样说：‘亲爱的，事情该是怎样就让它怎样好了，谁能怎样解脱就让谁怎样解脱好了。’你这话很使我气恼，我不知哭了多少次，因为只有一种解脱方式……从这以后，日子更是紧张了；也就是说，我哥哥路易斯的圣周期间，在那个天使的弥留的日子里，我们的关系很紧张。上帝允许他到我身边来一些日子，以便把我引上天堂之路……我看，回忆这段往事很令你生气吧。你这个笨蛋，你不应该忘记，那些日子你是多么沉闷呀！当时，你只要见到我哥哥的面就感到十分疾痛……”

莱昂没有对妻子的话作答，甚至连看也没有看她一眼。他发现她身上有点什么使他产生了一种无名的厌恶感情，这不但使他移开了眼睛，而且也使他对她的感情大大冷漠了下来。

“……我也感到疾痛，或者说得确切些，我为我的过错感到巨大疾痛，并且产生了强烈的愿望，要努力模仿那个天使，因为是上帝让我陪着他来到人世间的呀。我认为，我和他一样有一个荣光四射的结局。天国之火是怎样点燃了我的灵魂呀！那火异常纯青，和我们的爱情果真大不相同。我多么欣慰呀！我听到了天国的怎样音乐呀！我想象到了怎样的事情呀！我看到了怎样的形象呀！我感到了怎样的焦虑呀！我多么想在人世间做个卑贱的人而去天堂享尽福和乐呀！我多么想即刻死去而享乐一点圣神的欢乐，圣神的欢乐，我哥哥路易斯陶醉其中的圣神的欢乐呀！我祈祷，我幻想，我哥哥经常在我的面前，我不知道那是在梦

中,还是醒着的,他满面喜色,漂亮极了;他把我叫到他身边,向我重述他生命最后一刻说的那些话……后来,我每天晚上都觉得他的声音在我耳畔回响……你大概不会相信我的灵魂会如此升华,如此遨游梦境,这是因为你和肉体紧紧连在了一起,只能用身上的眼睛看清东西。可怜的人呀! 可怜的泥塑的人呀! 那就是一位学者称之为世人的呀! 这位学者只知道那么一点点对任何人都无关紧要的大自然的事情。可怜而不幸的人呀! 如果没有人关心他,没有人为他,为一个不配得到怜悯的人向上帝祈祷怜悯,这个人该更是多么不幸呀!”

“谢谢。”莱昂干巴巴地说道,看到妻子向他走过来,突然伸出手去不让那套灰褐色的衣装碰到他。那粗糙的毛料衣装散发出一种特殊气味,刺激着他的神经。

“你如此嘲弄我,”妻子像发表声明似的说道,“绝不能使我动摇和后退。我知道,你的反叛性格最终会消失的;我心中有个声音这样秘密地对我说;当我思念着上帝而沉睡过去的时候,上帝对我这样说;我那最可亲、最可爱、最仁善的朋友、律师、保护神的总主教圣约瑟这样对我说;我的眼睛在那最明亮的天空中所看到的一切这样对我说……上帝呀,”玛利亚说着抬起眼睛,交叉着抱起双手;她以前那典雅洁净的指甲已变成了另外一副样子。“你把他从无神论的泥潭中拯救出来吧,拉他一把吧,把他送到充满着荣耀的地方吧,让他摒弃那些该死的学说吧。”

她又继续低声祈祷了一会。接着,她触了一下莱昂的肩头,用手威胁着他,用很低很低的声音在他耳边啾啾地说道:

“你应该来向我请求宽恕;你要扑在我的脚下;你应该流着眼泪悲痛地向我央求教给你如何祈祷;你要像我那样跪到满是灰尘的祭坛前,不要担心弄脏双手;你要像我那样永远怀疑自己

的灵魂,使它纯正无瑕;你要相信这一点:一丝微笑,一道目光,一个闪念都是罪过;你应该丢弃人世间的一切享乐;在宗教信仰中,在不知疲倦的祈祷中寻求乐趣;不要关心外部事物,鄙视衣着打扮,经常做忏悔……是这样,你必须得到解脱;我的万能的保护神会帮我这个忙的;他们会向上帝为你求情的,上帝也一定原谅你,并且通过我把你唤到他的身边的……噢!这是一个多么伟大的胜利呀!这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胜利呀!”

说到这里,她提高了嗓门,站在房子中间,摆出一副不可一世的架势,目光明亮,昂着头,举起一只手,高呼道:

“可怜的无神论者,不管你愿意不愿意,你总有一天从尘世中解脱出来的!”

莱昂默默不语,看着她慢慢地离开房间。长期以来遭受的这种痛苦,使他渐渐变得冷静了。他的心被折磨得那么严重,以致变成了一个冷漠无情的铁块。

接着,他用那么大的力气在椅子的扶手上击了一掌,甚至地板都微微颤动了。他好像在说:“不能再这样下去了,绝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第四章

“哮吼”是一个最大的恶魔

上午，莱昂一大早就坐上马车到卡拉万切尔去了。雨不停地下了一整夜，现在空气清新，泥泞的土地像一面污浊的镜子，模模糊糊地反映出万物的影子。从事各种职业的勤于劳作的人们和一身少爷（请允许我取这个词的反意）打扮，口中骂声不绝的车夫纷纷从桥上和大路上走过，迎面而来的是些来自富恩拉布拉达的脚夫和莱加内斯或莫拉莱哈的菜农，那个凄凉的早晨，马德里还将几具穷人的尸体抛在了那里，人们扛着尸体向圣胡斯托和圣马利亚方向走去。

莱昂走过卡拉万切尔前街，又穿过了位于卡拉万切尔后街，也就是上卡拉万切尔的一座相当漂亮别墅的篱笆。苏埃尔特维利亚就是百万资本和耐力在马德里近郊兴建的许多别墅区中的一个，它完全可以和卡尼列哈斯的维斯塔·阿列格莱、蒙蒂霍、阿拉梅达·德·奥苏纳、贝特玛尔相媲美，那里长满了大片大片枝盛叶茂的榆树、合欢树、结荚植物、槐树，精心管理、平坦如镜的草地上生长着挺拔的红杉、枇杷树、玉兰和其他奇异植物；漂亮的温室里长满了倒挂金钟和金合欢，欧洲树状蕨类植物、仙人掌和南美杉；鸡栏里饲养着各种各样的小鸡；厩棚里，一匹匹马儿酷似绅士；畜栏和鸟舍中间偶尔流淌着一条小溪，供你乘船荡漾；这儿一群雏鸽，那儿一处洞穴，这儿一洼鱼池，那儿一堆废

墟，上面当然要点缀着几棵常春藤和一片片苔藓了。

这幢别墅尽管是仓促动工兴建，方砖结构，着色粉刷，但不失为豪华典雅，特别是别墅内部，一只慷慨的、善于选购的手买进了我们这个时代艺术大师制做的美丽、罕见、考究的艺术品。别墅的底层有一大排客厅，里面的装饰巧夺天工。凡是看见过贵族兼银行家的住宅的人，一定知道孔特雷拉斯的精美之作，即阿拉伯厅堂是少不了的，当然也有日本式的、哥特—撒克逊式的厅堂，更应该有路易十五式^①的客厅。富卡侯爵喜爱一切具有“独特风格”的东西。哪怕是世界上最漂亮的东西，如没有令他赞不绝口的“风格”的话，他也是冷眼视之的。他一看到自己喜爱的东西，便脱口说出：“噢，你们看，这是什么‘风格’。”

莱昂穿过一个个宽敞、寂静、无人、阴郁的大厅，它们“披绸挂缎”，酷似装裹严实的公子哥儿；高大的厅门犹如一张打着呵欠的嘴巴。比某些人家的床垫还要柔软的地毯使脚步变得轻软无声。仍然散发着包装箱气味的考究的青铜器和大拍卖的油画的油彩，反映着忽隐忽现的光束。一架钟表不停地自语着，打破那些摆满金银珠宝的洞穴里的寂静。他看见那里有紧锁眉心的历史人物画像；色调欢快的挂毯上的几位满面灰尘的牧童在田野里嬉戏跳跃；脸色像死尸一样蜡黄的耶稣倒在悲痛欲绝的圣母怀里；西班牙近代低劣学校培养的数以百计的二流斗牛士，放荡女人和粗鄙小伙子的画像仍然吸引着当今美术爱好者；典雅的瓷器和描绘自由场面的水彩画；鲁本斯^②笔下的胖脸仙女和像给卡沃^③、拜伦画像那样精心绘制 turf^④上的瘦削骏马；在花

① 即法国国王路易十五(1710—1774)在世时兴起的一种建筑风格。

② 鲁本斯(1577—1640)：佛兰德画家。

③ 卡沃(1810—1861)，意大利著名政治家。

④ 英文，意为“赛马场”。

瓶边缘上戏耍的瓷猫；还有可怕的河马、狮身鹰头兽或别的什么类似的动物托顶着的花盆架。

莱昂还看见一些男佣脸上都挂着沮丧的表情，女仆则双眼哭得通红。他们之间迅速而焦虑地交换的只言片语，使莱昂意识到事情发展到了怎样的程度。接着，他看见许多圣神像前点燃着精致的蜡烛，一支支漂亮得犹如出自天使之手；他还听到祈祷声和哭泣声。最后，他来到了汇集着悲哀的地方，那是一个宁静、阴郁、半明半暗的房间。他急匆匆地走了过去，仿佛房间里正在发生着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然而，那里发生的只不过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小插曲，一个小小人物在死去，那是世界上许许多多没有引起任何反应、不足挂齿的灾祸之一，它夺去其生命的既不是什么赫赫有名的男子，也不是什么才识超群的佳女；然而，这一事件却使一家人惊恐和不安。在那个死者身后，不会留下孤儿，不会留下寡妇，也不会留下乱摊子，不会留下遗产，更不会使家人精神错乱、重孝为她送葬；她的死只不过是儿童死亡长河中的又一个小插曲；天公在生命的大门口不知杀死了多少幼儿，母亲们不知为此流下了多少眼泪。这不禁使人想到，上帝每天都需要把渴望迅速膨胀的人类裁减掉一些。

佩帕依然穿着看斗牛时的那身衣服倒在一把椅子上，双手交叉，目光茫然。她默然无语，一副绝望的表情，不管谁在场都会痛心疾首的；无法控制内心悲痛的人纷纷躲到外边哭泣流泪。孩子的病榻就摆在她的身边，它是如此漂亮，就连有一双巧手的仙女也不会造出比这更好的样品来。它好像一只金枝银藤编织的花篮，供摆放最鲜美的花朵；洁白的床幔挂着玫瑰色的花穗和饰物，它显得那样雅致和美丽，以致天使见了也不会不留连忘返，要在它的皱褶里玩上一场捉迷藏的。莱昂走过去观察危在旦夕

的病孩，孩子的脑袋把散落着金色鬃发和泪珠的小枕头轻轻地压了个小坑儿。

莱昂看到莫妮娜面孔铁青，双唇紫黑，眼睛睁得老大，目不转睛，噙满泪珠，由于淋巴梗塞而肿胀的脖子僵硬直挺。看到这情景，他不禁毛骨悚然，全身打起寒战，心中犹如插进了一把匕首；当他听到断断续续的呻吟声时，更是悲痛难抑，那声音既不是咳嗽也不是说话，而是有些像口技演员的口哨，尖厉得好像嗓子破裂了一般；又十分难听，像是魔鬼在吹笛、呼啸，又像公鸡长啼时变了调。有些人说，它是“哮喘”病名的来历^①。莱昂看到莫妮娜窒息得不停地抽搐着，将手指放在脖子上抠掐着，想为堵塞的喉咙送进一点点空气。那是多么可怕的情景呀！眼看着一个孩子就这样窒息而死，而任何人也无法挽救，科学和母爱也没有办法将掐着孩子脖颈的无形魔爪稍稍松懈一点；这无辜孩子的脖颈以前洁白得酷似百合花，而现在却黑紫得像一块死肉。纯洁、善良，像天使一样可爱的孩子就这样悲惨地死去，犹如一个处以绞刑的罪犯全身在抽搐，窒息得喘不过气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无情的痛苦是多么残忍；或是为了考验，或是为了惩罚，它伴随着人的一生。

莫妮娜处在弥留之际，忍受着巨大痛苦，她不时地睁开眼睛，这儿望望，那儿望望，看看母亲，看看仆人，仿佛请求他们为她除掉喉咙里的东西，比各种脓肿都可怕和痛苦的脓肿。那是大自然的一幕多么残忍的场景呀！

人们忍受着巨大的忧伤。一颗颗心被悲痛刺得鲜血外流。所有人都受尽了折磨，几乎把眼泪都哭干了。他们的脑海不时闪过

^① 西班牙文中的“哮喘”(crup)和英文中的“鸡叫声”(crow)发音相似。

一个亵渎神明的想法：难道上帝不存在了，真的不存在了？莱昂不知道说点什么；他的一双惊恐得犹如失去理智的人的眼睛，一时间从病孩移到了病孩的母亲身上；开始注视在一些微不足道的东西上，注视在放满药品的小圆桌上，注视在撒得满地板的玩具上：肮脏的裸体布娃娃，缺眼的马儿，没有尾巴的猫儿，也和活人一样，在那泥塑的面孔上显露出焦虑的表情。

莱昂看了看莫妮娜，又看了看尚没有离开那里的莫雷诺·鲁比奥的表情，便明白了结局一定是不幸的。佩帕望了他一眼，她双眼满含泪水，痛苦之极；她垂着脑袋，默然无语；这时，她断断续续地说道：

“我的孩子死了！”

只是为了说点什么，莱昂才断然肯定不会发生严重的事情。佩帕补充说道：

“没有希望了……莫雷诺·鲁比奥说没有希望了……已经……”

她还没有把话说完，眼睛里痛苦的泪珠便不断地流了出来。

莱昂从来没有这样悲伤过，这一新的巨大痛苦犹如晴天霹雳在他头上爆炸和降落了。几个月前，当他第一次看到莫妮娜时，发现她是那样顽皮，从而获得了难以表述的乐趣。这一点也许不能足以说明，他为什么为一个并不是他女儿的孩子的肉体痛苦，为一个并不是他妻子的女人的精神创伤而感到心如刀割。

对“哮喘”这种病最为严重的，那就是在其发展过程中出现一些虚假的缓解现象，因为每次缓解总是孕育着更大的危险；“哮喘”放松它的绞索，让病人得以呼吸，看到空气是个多么美好的东西，生活是多么甜蜜。尔后，“哮喘”再次拉紧绞索，直至结束它的“使命”。一阵严重的咳嗽过后，随之而来的常常是医生称之

谓的虚假好转。这时,由于那头“野兽”变得温和了,莫妮娜终于吐出了一点在扁桃体、会厌和喉咙里形成的极易脱落的粘膜。她感到轻松了些,大口大口地呼吸着,活泼而振奋地转动着两只眼睛,顿时间,在场的人个个喜形于色,满怀希望地活动起来。佩帕跑过去给女儿盖好被子,整理衣服,因为她咳嗽时把被子和衣服都弄乱了。莫妮娜看见莱昂站在床边,就沮丧而撒娇般地流着眼泪呻吟了一声;一些生病的孩子看见自己母亲,或看见照看他们的护士身边站着某个人时,也常常是这样的。

这便是生病的孩子们的嫉妒语言,是他们来到这个世界时所获得最初几种感情中的一种。

“我的心肝儿……这是莱昂……你不喜欢他吗?那咱们就让他滚开。快滚开,你这个坏蛋。”

这时,莫妮娜轻轻地呻吟了一声,说道:

“坏蛋。”

“滚开,滚开……让我来打他好了。我的孩子,把痰吐出来。”

佩帕把手放在女儿的嘴边。莫妮娜闭上眼睛,动了动嘴唇,想往手上吐出点什么。接着,好像说起了胡话:“再来一点,再来一点,再来一点。”

在人们给孩子看画册,或者给他们画娃娃,或者做点使他们开心的什么时,这个词是从来不离开他们的嘴边的。孩子们没有感到心满意足的时候,总是说“再来一点,再来一点,再来一点”。这时,她一边说着胡话,一边动了一下身子。看到这种情景,大家万分疚痛。原来是莫妮娜把一只小手伸到了枕头边,一会紧握拳头,一会张开手掌,仿佛在揉合着什么。孩子们在分别的时候就是这样致意的;然而在这个时候,这种表示谢意的手势却是不祥

之兆。过了一分钟，她那敲击金属般的干咳声便又一阵紧似一阵了，可怜的孩子窒息得喘不过气来，全身绝望地抽搐着，像鸡啼一样地尖声哀叫着。不管是谁听到那声音，都会觉得有一颗烧得火红的铁针正在穿进自己的脑髓。孩子喘不过气，正在慢慢地死去。佩帕叫了一声，便倒在地上，昏了过去。

人们把佩帕抬到她的房间里。莱昂留在孩子的身边。在那一分钟里，在那短短的一分钟里，不知道他想到了多少事情呀！莱昂自己也感到惊奇，他在忍受着的痛苦是那么巨大，以致他的心都承受不了啦，仿佛可怜的莫妮娜是世间一切美好、有趣东西的化身。自从他父亲过世以后，他从来没有发现自己的精神如此紧紧地系在一个处在弥留之际的亲人身上。他和莫妮娜的母亲和父亲都没有任何亲缘关系；然而，他感到，可怕的死神夺走的正是他的，完全是他的心上的东西。毫无疑问，在他那巨大的怜悯感情中，他把这一对母女联系在一起，那发自内心的怜悯感情占据了整个灵魂；在那里，其他任何感情都找不到一点栖身的空隙了。

在“哮喘”袭击莫妮娜前的几个月，他同这孩子的接触多了起来；对孩子来说，他同她的亲密交往从来是不无趣味的，因为这种交往要求他常常带她去糖果店或斯齐洛甫店^①。有许多次，他放下手中的重要工作，去富卡别墅同莫妮娜玩上一会。莫妮娜是多么漂亮、多么欢快、多么活泼、多么聪明呀！她那没有语法，似懂非懂的语言是多么雄辩和富有表达力呀！……她常常一针见血地指出点什么，她聪颖过人，惹人喜爱，温柔亲切……他们的友谊刚刚建立不久；可是，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莱昂已经把一

^① 这家玩具店现在已不复存在了。——原注

个满脸胡子茬的男人所知道的游戏全部搬了出来，同莫妮娜一块儿嬉戏；他把她抱在怀里去散步；用各种方法教会她说话，教会她施舍，教会她原谅别人的触犯，教会她怜悯穷人，教会她不踢打动物，教会她听妈妈的话，教会她直率地回答别人的提问，教会她不无缘无故哭泣。对莱昂说来，他已经习惯看到莫妮娜微笑，的确，他很少看不到她微笑。当他身陷黑暗的深潭时，怎么不珍爱那颗美丽的启明星？莫妮娜刚刚两岁一个月，她的真正名字叫拉蒙娜，这名字是她的外祖母，已故富卡侯爵夫人给取的。她的模样和母亲不很相像，因为她生相十分俊俏，满头金发，长有一双天使般的眼睛，目光里闪烁着智慧，那张能说会道的嘴巴说出的话十分引人动听；她身段匀称，四肢胖乎乎的；她像一只小鸟蹦蹦跳跳，一时也不安静。她那张灵巧的嘴巴能正确地使用所有动词（孩子们是有他们自己的语言的），令人百听不厌。如果她不老老实实地待在一个地方，而是像只小蝴蝶东翩西舞，像只小蜜蜂嗡嗡地叫着，莱昂的眼睛便紧紧地盯住她不放，有时竟然弄得晕头转向。莫妮娜玩起来时，双颊常常染上红晕；她身上处处洋溢着生命力，说话时伴着笑声，走起路来像飞一般，她要求什么时，不达目的绝不罢休，大声说出一两句令人惊愕的话；孩子们的那些完全合乎逻辑的话，就是学者们听了也都目瞪口呆的。

多么可怕的变化呀！仅仅一天的工夫，那个天真、美丽、迷人的孩子就被疾病折磨成这副可怜相了。可怜的莫妮娜大概很快只能在地球上留下一点干枯的东西，凋谢的躯壳；是那样不堪忍睹，人们会痛苦地移开眼睛……莱昂想到这里不禁觉得如万箭穿心，他不相信莫妮娜会那样。对，莫妮娜不能死，他十分喜爱那个宝贵的小生命。为什么呢？他自己也不知道；他只知道，在他身体的最深处有一丝肌肉纤维，一根神经，一条痛线，像一颗钉

子那样牢固地长在那里，拉蒙娜要离开那里奔向天堂时便要牵动它。还是在几天之前，他的这种感情竟是那样轻飘不实，没有在心中扎下根；而那一天，这种感情却深深地植根在了他的心里了；唉，如果那感情的根折断了的话，一定会从他心上撕拉下一大块肉的。

莱昂沉思了几分钟，便和医生说起话来。支气管白喉是一种很严重的疾病，染上了它便没有了活命的希望。莫雷诺·鲁比奥说，孩子很可能活不到第二天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那个凶恶的敌人会让孩子出出汗、除去毒素的；如果出现这种迹象的话，孩子的生命还是多少有点希望得救的。莫雷诺·鲁比奥忠于自己的职责，他准备往病体的粘膜上涂擦苛性液。过了一会，他发现此法毫无效果。

“再没有别的办法啦？”莱昂说道。他简直像个死人了。

“涂上甘汞揉擦揉擦。”

他们一秒钟也不停歇。医生设法抢救，莱昂毫不迟疑地按照医生的吩咐忙碌着。所有的人，包括使女和仆人，都纷纷积极行动了起来。佩帕一从昏厥中苏醒过来，便跑到女儿身边。她只想守在面临着巨大危险的病孩旁，看着那颗可爱生命的心脏停止跳动，不让她渴着，不让她受凉、抽搐；她精心照料孩子，给她以温暖，喂水，亲吻；她凑近耳朵听听她是否还在呼吸，看看病情是否有好转；她如果不守在那里，而是待在别的什么地方，她的心都会忐忑不安的呀！从她的面孔上可以看出，她为了使母亲的悲痛不致影响她去完成护理工作，是做出了多么巨大的努力呀！佩帕全神贯注，一丝不苟，一刻也不走神；她根本不顾及自己，也不顾及任何其他事情，她把自己的心完全倾注在了孩子身上；她时时注意孩子的小胳膊是否裸露在外，痛苦地听着阵阵咳嗽声；窒

息的咽喉发出的撕裂般的喊叫声；这种喊叫声是难以用语言形容的，它比古老世界和当今世界所有悲哀的叫声都悲哀；这种喊叫声有时酷似机器缺少润滑油时发出的摩擦声，有时又像行将逝去的琴弦声，音乐声，说话声，梦中自语声。

几个小时过去了，那是好几个小时呀！一天的时间过得那么快，好像只是一瞬间。夜晚来临了。房间里的人都失去了时间概念。有时，只听到急促的抽泣声和抑制着的叹息声。在可怕的重压之下，一颗颗心脏沉重地呼叫着。焦虑笼罩着整个别墅，笼罩着一切；圣神和圣母像前燃烧着蜡烛，蜡味充斥着四面八方。在这幢别墅里，一个宝贝孩子正在死去。她已经无力把手移到喉咙那里，将“那种东西”掏取出来。她越来越精疲力竭了，在绝望的搏斗中被征服了，一动不动。她的脑袋在枕头上压出了一个让人伤透了心的陷坑，好像那不是一颗人的脑袋，而是一块重如千斤的石块；她的一双小手不再抓拉床单，撕成碎条。那该死的刽子手，哪怕让她安安静静地死去也好啊！……然而，它偏偏不这样做，它又松了松绞索，让病孩稍稍感到轻松一点儿。莫妮娜在昏厥中又喃喃地说着：“再来一点。”

“她是梦见你在给她画洋娃娃呢。”佩帕说道。她用手帕捂着嘴巴，好像往嘴里堵塞似的。眼泪像断线的珠子一样顺着手指间的空隙流淌下来。

莫妮娜呼叫着“塔查娜”，她每天都和这个小女孩一起玩耍。接着又呼叫“古鲁”。和“塔查娜”一样，这个苏埃尔特维利亚行政长官的儿子也是莫妮娜的好朋友。

这时，哮喘又发作了，来势是那样凶猛，看来是最后一次发作了。佩帕声嘶力竭地叫了起来。

“她死了，她死了！”

佩帕扑在女儿身上，用胳膊死死抱住不放。妈妈像个失去理智的疯子一样，也把手放在自己的喉咙上用力掐住，仿佛想窒息而死似的。那是一种自我牺牲的下意识动作，没有经过大脑而产生的动作，她想把亲生女儿的病痛移植在自己身上。人们企图把佩帕从那里拉开，可是，谁也不能将她从病人床头拉开一步。

莱昂凑到医生跟前，咬着耳朵说道：

“您为什么不考虑做气管切开术？”

莫雷诺·鲁比奥用悲哀的声音反驳道：

“给这么小的孩子做气管切开术，等于将她置于死地。”

“就算是置于死地吧，总该尽一切努力呀！”

他们像两个幽灵，在自己的坟墓旁窃窃私语。

“您同意做气管切开术？”

“同意。”

“我们应该和孩子的母亲商量一下。”

“没有这个必要；事情由我作主好了。”

莫雷诺·鲁比奥耸了耸肩膀。接着，他退到病榻的帐幔后面，那儿有张桌子。

“我的心肝儿呀！”佩帕喊道。“你怎么死了呀？……为什么丢下我一个人，让我这么孤孤单单地活着呀？……噢！我的上帝呀！怜悯人世间痛苦的圣母呀！你们为什么夺走我的孩子，夺走我的独生女儿？……莫妮娜，我的宝贝！……”

佩帕说着这些话，她并没有意识到莱昂和医生准备做什么；她没有看到帐幔后面有比刽子手手中的刀斧更为残忍的钢刀，或者别的可怕的器械，在闪着寒光。

“莫妮娜，我的小天使，我的可怜的小天使呀！……你睁开眼睛，看看我呀！”

她悲痛欲绝，简直快要发疯了。她那呆滞的眼睛放射出火一样的光芒；双唇干枯、苍白、颤抖，两条胳膊紧张地弯曲着；这一切都好像表明佩帕已经痛苦到了极点，恰似复仇三女神，要把满腔的悲和怒发泄出来。

“莫妮娜，我的小鸽子，我的好女儿！”佩帕又喊了起来。“我和你一块儿死了算啦；我不愿意你离开我。”

母亲是那样疯狂地亲吻着孩子，好像要把后者吃掉似的。

“佩帕，”莱昂对她说道。“我们要做最后一次努力……你不要害怕。”

“我女儿死了，她死了！”

莫妮娜仿佛要回答母亲的话似的，突然跳动了一下；一阵可怕的咳嗽声过后，她吐出了一块像是粘膜一样的东西。接着，她又一动不动了，开始轻轻地呻吟起来。

“我的心肝儿的身子都凉了，都僵硬了……”佩帕大声喊道。“医生，医生。”

莫雷诺立刻跑过来。

“僵硬了？没有。”莱昂一边触摸着孩子的身体，一边说道。“不会僵硬的，她好像在出汗。”

“出点汗吧。”莫雷诺沉默了一阵子以后低声说道。

他用双手触摸着奄奄一息的孩子；他有一双敏锐的眼睛，善于预测生命的砝码往哪个方向倾斜。此刻，他目不转睛地看着莫妮娜，这孩子的生命砝码左右摆动之后，现在已经静止不动了，毋庸置疑，她的生命之光将安安静静地熄灭了。

“出汗了。”莱昂又说道。

“是出汗了。”佩帕几乎吼叫着重复说道。

三个人默不作声。看来，一丝微弱的希望之光射在了他们的

身上,同时也刺痛了三个人的心。可是,是不可能抱有希望了,孩子已经无法挽救了。

“给孩子盖好。”莫雷诺突然命令般地说道,他好像一个指挥救生的领航员。他抑制不住自己,狠狠地骂了一句。

这时,六只手一起伸了出来,迅速地给莫妮娜整理好被子。

莱昂和佩帕看着莫雷诺;但是,他们不敢问他一句话。应该说,他们有些怀疑;这样也好,怀疑就意味着有一线希望。除了怀疑之外,从医生的表情上看不到任何明确的东西。

“在继续出汗吗?”

“噢,还在出。”

“还在出!”

“继续出出汗吧!”

“现在出得更多了。”

莫妮娜细嫩的皮肤有些潮湿了;孩子的皮肤是否潮湿,好像决定着整个宇宙的存亡。

“不过,这大概不是好转的征候吧?”莱昂终于说道。

“是好转的征候,不过,还应该……”

“我们应该帮助大自然一下。”佩帕说道。

“在目前这种情况下,大自然不需要我们的任何帮助。”

“不过……”

“是不是可能……”

“医生……?”

“还看不出什么来。”

“再出点汗吧!”

“出得越多越好。”

“我心中的宝贝呀!……噢,你活过来吧!……”

佩帕落座的那张椅子的后面有一幅表情痛苦的圣母像，像前点燃着两支蜡烛。佩帕一下子弯下双膝，跪在那里亲吻地板。有那么一段时间，她对着地毯窒息地呻吟着。莫雷诺估计病孩的母亲听不到他的话，便把嘴巴凑到莱昂的耳边，说道：

“如果能继续出汗解毒，病情有相当好转的话，孩子是有可能得救……不过，这只是百分之四的可能性，还存在着百分之九十六的危险性……我们什么也不能对佩帕说。”

“百分之四的可能性！……”莱昂想道。“这终归是一点希望呀……我的心在对我说……”

他的心怦怦地跳了起来，脑海翻滚着。莫妮娜的整个生命就在那里，就在他的眼前；真是一根丝线系生命，一口气定生死呀！

过了一会，佩帕回到女儿的床边。她像一头受伤的母狮从一边跳到另一边。她无须张口询问了，只要看看另外两个人的目光和表情就什么都明白了。那儿出现了一点不寻常的东西，好像茫茫的圆形宇宙翻了一个个儿。那两个男人在焦急地盼望着什么，已不像先前那样沮丧了。

“怎么了？”病孩的母亲问道。

“有点希望。”莱昂控制不住自己，脱口说道。

“希望不大。”莫雷诺吞吞吐吐地说。

佩帕抱着双手，用无限感激的目光望着天花板。

“不，夫人，您不能抱很大的希望。”医生说道。“这种反应还不足以使她起死回生，更不用说完全得救了。很可能是个虚假的好转，像先前……您还是休息一会吧。”

“我休息！……休息……我女儿得救以后再说吧。”

“还不能说……”

“她出了不少汗。”佩帕暗自说道，她把眼睛睁得那么大，与

其说有些兴奋，毋宁说有些惊恐。

“对，她出汗，出了很多汗。”

“多出点汗！”孩子的母亲大声喊道，她太激动了，以致想象着莫妮娜的汗水像条小河似的在皮肤上流淌着。“上帝保佑保佑我吧，上帝保佑保佑我吧，把孩子给我留下吧！……”

她说着屈膝跪在了床边，把手伸在孩子身上，可是，她不敢触摸。她几乎屏住呼吸，生怕她的呼吸惊扰了那神圣的反应。莫妮娜安静地躺着，她的呼吸开始变得轻柔了。

“有希望吗？……医生……”

“现在没有任何迹象，没有任何迹象。”医生仍然坚持原来的看法。“希望还非常渺小。看看她是否……”

“噢！……圣母呀，可怜可怜我这个不幸的妈妈吧，我孤零零的一个人了！莱昂，你说，有希望吗？”

“我！……我不知道。”莱昂焦虑地说道。“我不知道……我的心好像在对我说……不过，我不敢，我不敢……我只是有个预感……谁知道……谁知道……也许……”

佩帕用力咬着嘴唇，不让自己高兴得喊出声来。

“噢！真是一场虚惊呀！……她能活下来啦？……我们不会弄错吧？……如果我们弄错了……我的上帝，我的圣母！你们为什么给我这个希望，是不是以后又要抛弃我，把我一个人孤孤单单地留在人世间？你们是不是要夺去我生命的，我家的，我心灵上的唯一的一件最宝贵、最珍贵的东西？”

她像疯了似的坐卧不安，神不守舍；在房间里踱了几圈步，不知做什么是好。

“我们来祈祷吧，我们来祈祷吧。”她终于这样说道。“圣母听见我的话了……我要向她祈祷，再向她祈祷，再向她祈祷，直到

累得昏厥过去。莱昂,我们来祈祷吧。你怎么不和我一道祈祷呀?”

“我也要祈祷。”莱昂说着低下了额头。

“你,你也祈祷?……谦恭而热忱祈祷的人都会打动圣母的心的。你用什么方式做祈祷呀?”

佩帕拉起莱昂的一只胳膊,用力把他推到被蜡烛照得通明的圣母像前。佩帕那时正处在疯狂状态,浑身的力气倍增。

“随你的便吧。”莱昂说道,他已经身不由己了。

莱昂不知道怎么被拖了过去,不知道怎么把一条腿跪在了地上,不知道怎么抬起了眼睛,激动地喊了起来。

“上帝,求求你,你别让莫妮娜死去。她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心爱的人呀!”

一个小小的女孩死去,一个普普通通的母亲绝望地痛哭着,一个男人跪下去以他自己的方式祈祷!……不厌其烦地讲述这些毫无特殊趣味的情节,我一直以为是件莫大的蠢事。

第五章

母亲

那天夜里，时间是怎样一个小时一个小时地向后移去的呀！一整夜没有发生什么事，然而，像历史年代的每一个年头都充满着惊心动魄的事件一样，那一夜的每一个小时都是值得详细讲述一下的。佩帕的神经受到了那样严重的刺激，似乎染上了疯癫病；她又哭又笑，说起话来断断续续，前言不搭后语，语无伦次，一切都表明她已魂不附体，忽而绝望得发疯，忽而充满希望，一会像个弱不禁风的老人颤颤抖抖，一会又像个不知所措的孩子从这里走到那里。

莫妮娜呕吐出大量的粘膜以后，依然汗珠滚滚。那汗水就是上天的雨露。面孔上的青紫色渐渐地退去了，面颊上挂上了一层淡淡的玫瑰色。看到生命之花怎样在被死神曾夷为荒漠土地上含苞待放，多么让人乐不可支呀！莫妮娜呼吸微弱，在她那稍稍拉长、哑然无语的双唇上，童年的鲜艳花朵也在含苞欲放；那是一种轻松的微笑。看到那微笑，不能不使人充满希望。那希望是上帝的启迪，它已占据了人们的心灵，在那里扎了根，再也不能把它铲除掉。天已放亮。这时，莫雷诺走到佩帕身边，这样对她说道：

“现在才是到了可以说点肯定的话的时候了。”

“是吗？”

“我的女儿……”

“孩子吗，”医生握住佩帕的手，补充说道。“已经脱离了危险。她呕吐出了粘膜，又出了许多汗，这样才得了救。莱昂本来想做气管切开术……还是苛性液对粘膜起了作用，它把我们确信失去的玫瑰又归还给了我们。”

佩帕吻着女儿的小手，泪珠一颗颗滴在上面。

“夫人，这不是我的功劳，而是大自然，是酒石和苛性液的功劳……一句话，这只是大自然，或者更确切地说，只是上帝的功劳。现在我可以休息一会了。”

莫雷诺又简单地叮嘱了几句之后，便走掉了。佩帕一直缄默不语。她高兴得什么也说不出来。她开始做起祈祷来，一连祈祷了半个小时。莱昂坐在病孩的床边，双手托着脑袋。他突然觉得有个声音在呼唤他。他抬起头来一看，原来是佩帕站在他的身边。

“你这一天一夜可被折腾得好苦呀！”佩帕对他说道。“焦虑，死亡，那是多么漫长的时刻呀！现在终于盼到了快乐的时刻。你没有做爸爸，你若是爸爸的话，祝愿你的儿女永远走运！……你对你朋友家的这个女孩，是这样地关心……虽说是朋友的家，但终归不是你的家呀……”

“我对孩子的关心源于我对她的强烈的爱抚。我现在仍然无法解释，为什么对她那么爱。我觉得那是一种怪癖，一种疯癫的行为。”

“疯癫的行为！……那可不是。我希望你爱我的女儿。莱昂，你看：就是活上一千年，我也不会忘记我可怜的灵魂在这几个小时里所遭的罪、受的苦，我更不会忘记昨夜度过的那一最庄严、最重要的时刻，更不会忘记我听到的，像用火深深烙印在我脑海

里的那些话。”

“我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呀。”

“我自己也不知道。”富卡女儿说着向莱昂倾过身子去。“我觉得我高兴得发疯了……我发现我的脑海里有一种我也不知道的东西在折磨着我，使我做出蠢事来……可是，我的女儿真的活着吗？……这个小天使真的没有离开我，而留下来陪伴我这个孤独无伴的妈妈吗？……”

她望了望孩子，慢慢地走过去，小心翼翼地亲吻她的额头，不惊扰她那甜蜜的梦。当佩帕向莱昂转过身来时，后者看到她的眼睛里放射出奇异的光彩来。

“你太激动了。”莱昂对她说道。“你应该躺下睡一会。好可怜的妈妈呀！从前天夜里到现在，你可受了大苦了。”

“我是受了苦了。”佩帕重复着说道。“我是受了大苦了。可是，事情并不仅仅是从前天夜里开始的，而是以前，以前……对受苦我已习以为常了。”

“你要安静些……你有些发烧。”

“我是一直这样对你说的呀，”夫人讲道，她突然从蒙眬不清状态中摆脱出来，有了点笑容，说话也清晰在理了。“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些话……‘上帝，求求你，别让莫妮娜死去。她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爱的人呀。’你在这个世界上最爱的人！”

莱昂眼睛朝下。

“你如此疼爱我的女儿，我十分感激你。”佩帕说着几乎流出眼泪来。“这一天总算到来了，不只是我一个人爱这孩子……你是我的好朋友，从童年起就是我的好朋友……我一直崇敬你，现在更加崇敬你……总之，当我看到你对我的孩子那样关心，真心实意地关心，无微不至地关心；当我看到这一切的时候，我真的

无法控制自己,恨不得一下子打破令我窒息的沉闷气氛,把已无法装在我心里的秘密完全倾吐出来,并且对你说……”

佩帕已经不能自控,她把脑袋倾斜在莱昂的肩上,一串串泪珠顷刻间流滚了出来,润湿了莱昂的衣服。他什么也说不出来,他感到佩帕的头重重地压在肩上,感到她的呼气暖烘烘的,泪水浸湿他的肩头。他默默不语,好像在生自己的气,沉思着什么。夫人的泪水似乎洒在一块石头上。

一种自尊或羞涩感情在佩帕的心灵中猛然燃烧了起来。她羞红着脸站起身来,大叫一声,好像在说:“我这在做什么呀?……这不让人家笑话吗!”

“佩帕,”莱昂一边说着一边亲切地握着她的手。“你的孩子得救了。我走了。”

这时,他们突然听到一个清脆、银铃般的声音,那是天使声音,是来自天国的声音;那声音喊道:

“妈妈,妈妈……”

佩帕狂吻着女儿。莫妮娜起死回生了,她向妈妈要汽恰(猪肉),梅路蒂塔(无须鳕鱼),比汽汽(烤牛肉),卡亚梅罗(糖果),盘尼米特加(面包和黄油)^①,她要妈妈把这些食品全部拿来,一齐给她拿来,而且越多越好;要了这些食品之后,因为她不知道别的食品叫什么名字了,便向妈妈要起“东西”来。孩子们听到这个词便懂得她想要好多好多玩艺儿,那是贪婪不足的表现,那是一个表达贪食和暴饮的综合词汇。

① 以上五个括号前面的单词均为童语。

第六章

富卡侯爵得到了天国的新恩惠

从那以后，拉蒙娜的病情不再令人担心了；孩子痊愈的消息在马德里传开之后，佩帕别墅里挤满了前来祝贺的朋友，正如以前来这里表示安慰一样。有些人就是这样生活的，一年到头不是来这家祝贺，就是去那家安慰；如果没有丧事和洗礼，没有马车今来明往，没有你邀我请，他们大概会闲死的。

莱昂出发去马德里时，一辆辆华丽的马车已经开始驶进苏埃尔特维利亚花园了。他走到半路又折了回来，告诉佩帕不要忘记医生的叮嘱，给孩子喂药吃。这件事使他是那样放心不下，一整天都在自言自语地叨念着：“是不是不到时候就把她叫醒了……是不是给她盖好被子了……糖浆里是不是把氯醛加得过多……给她吃没吃点心！……”那天下午，他在家里处理完几桩事情以后，拜访了几处必须拜访的地方；晚上，他早早地返回家里。他没有看见自己的妻子，他妻子也根本没想见他。第二天早晨，莱昂踏上了去苏埃尔特维利亚方向的路；那儿，有一个令人震惊的好消息在等待着他。富卡侯爵由一个显贵的外国人陪同刚刚回到那里，这个外国人就是索利格涅男爵，邻国的名扬四海的富卡^①；他这个人走遍世界，到处寻找那种金额巨大、容易

^① 富卡(fúcar)在西班牙语中意为“富豪”或“财主”。

成交的买卖；据他说，这类买卖在多灾多难的国度里唾手可得，且赢利甚多。同时，在这些国家里，在垃圾成山的地方生长着各种树木。堂华金·奥内西莫先生，现在已经成为侯爵了的奥内西莫，很快会从马德里赶来，他是富卡火速叫来商量拟就了的国家贷款问题的。

莱昂发现侯爵脸上一副若有所思的表情，像是满腹焦虑，不知是高兴还是忧愁，谁都难以解释清楚，这是因为，不管多么棘手的买卖都从来没有改变过那个平庸市民的温存平和的性格。当谈起莫妮娜的病情和神奇般痊愈的话题时，从心眼儿里疼爱外孙女的堂佩德罗立刻喜形于色；接着，他看了看地板，轻轻地皱了皱眉心；又淡淡地微笑着，然后，便重新变得严肃起来。他拉起莱昂的一只胳膊，引他到另一个房间，说道：

“应该让佩皮利娅^①做好思想准备，有个坏消息。”

“坏消息？”

“对；我说是坏消息，那是因为……我怎么知道是因为什么呢。真的，是死了人的消息，不管死者是谁，这消息终归是十分令人悲伤的。”

这时，侯爵翻弄了一阵子装满东西的衣袋，里面大概装着纸张，或信封，或名片一类东西吧，那上面都是用铅笔在火车上、在旅馆里、在马车上快速标明的数字。

“这是通知书……事情很可怕：美国的一艘轮船航行到卡贝略港和萨瓦尼利亚之间的海域时沉没了……这里的报纸还没有做任何报道；但是我派驻哈瓦那的助手……这是电报，看到没有？……坦皮科城号。”

① 系指佩帕。

莱昂读完后，面孔变得煞白。

“所以，佩帕……”

“嘘……别说……她能听见，她没有思想准备。我女儿真的成了寡妇了。”

莱昂·罗奇不知所措。

“在这儿，我们作为知心朋友，”堂佩德罗说着把嘴巴凑到年轻人的耳边，诡秘地说了起来。“这件惨案除了可悲的一面以外，对我女儿和我还有幸运的一面。如果费德里科回到欧洲，他会毁了她和我的。看来，上帝想用这种悲惨而突如其来的方式，来结束由于我亲爱的女儿与那个放荡之徒、赌棍、撒谎大王结婚而使她本人和我所处的尴尬局面的。在这里，你看到了我女儿一时心血来潮使我们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莱昂，你看，请你把房门关上，我们随便谈一谈；这样的窃窃私语，我真受不了。”

莱昂关上了房门。

“把这消息转告给她，”莱昂说道，“您是最合适不过的了。”

“没有别的法子呀……我顺便要说的是，我不认为佩帕会感到很痛苦的，也不认为这对她是个小小的痛苦……更确切地说，应该是感到震惊，也许比这更轻微。这儿，我们是朋友；在我们两个人之间，”说到这里，堂佩德罗大大压低了声音，尽管房门严严实实地关着。“我要对你说句心里话，我觉得佩帕对她丈夫的爱，充其量只能是一个女人对其丈夫的爱所应该达到的最低程度。你懂得我的意思吗？事情很可能是这样的，她对那个异想天开、伤天害理的商人的感情，和我是一样的；我对他讨厌极了，从心底里讨厌他，我不对任何人隐瞒这一点……佩皮蒂妮利娅^①不

^① 佩帕的昵称。

会掉很多眼泪的……我敢保证，她很可能一滴眼泪也不会掉的。”

侯爵把两只手放在一起摩擦着，每当做完一桩大生意，他都是这样的。啊呀，当感到侯爵的双手在摩擦时，公共财政部也会为它的空荡荡的钱柜颤抖几下的。

“对她和对我，这都是一件幸运的事，一件真正幸运的事情。”侯爵重复着说道，仿佛在和自己说话。“上帝拯救了我们……啊，吸血鬼！你在马德里搜刮我还不满足，还把我派往哈瓦那助手的资金全部挪用了。我在伦敦弗格森兄弟的商行里有三万杜罗，你伪造字据将这笔款子取走还不算，当我们把你打发到古巴去时，你还盗用我的名义……他妈的，这该死的赌棍！不过，上帝终将惩罚……上帝不会饶恕坏蛋……”

他把一只手握成拳头，狠击另一只手的手掌。随后，他像是若有所思，记起了人类尊严和仁爱之义赋予每个人的天职，说道：

“不过，到了这个时候，也应该饶恕他了。我真心实意地原谅他。他受到的惩罚够可怕的了。那些美国船大火骤起，多么令人不寒而栗呀！用木板造完了船，去运载石油，谁能够做出这等粗心大意的事呀……这回看见了吧？……坦皮科城号失火沉没之后，只有两个见习水手和一个疯疯癫癫的贵格会教徒幸免于难。费德里科搭那条船去科隆，然后前往加利福尼亚，那儿是冒险家的乐园；他把我在哈瓦那的资金全部取走了……上帝真是英明呀，截断了他罪恶的脚步！今后，你们这些自由思想家会说，上帝不会干预我们这些穷人的事情的。而我坚持说，上帝会干预的，上帝会干预的，就是应该这样的！……我们不要言过其实，我并不坚持认为上帝会像我们要求的那样永远关注这类不足挂齿的

小事。你看到了，莫妮妮利亚^①生病的时候，我女儿在家里到处点燃起了蜡烛……向所有的圣神都做了祈祷。孩子咳嗽或发烧，上天诸神如果想到了母亲的话，会全力以赴帮助拯救病孩的。然而，重大的罪行，严重的诈骗……噢！……”

侯爵对上帝的大恩大惠做了十分风趣的解释，莱昂不想对此发表任何看法。

“总之，”富卡补充说道，“他毁了我的名誉，让我的傻女儿受尽了苦……还是叫坟上的土别重重地压在他身上，海水别无情地浸泡他……有一件事我一直没有弄懂，这件事对我来说，永远，永远是个谜。”

“我来猜猜看，”莱昂立刻接上话头说。“那是佩帕为什么和西马拉结婚。佩帕心地善良，聪明，富有感情；而费德里科从来就是一个心肠狠毒的浪荡公子，你只要和他谈上半个小时就会明白他的灵魂是多么肮脏和空虚了。”

“你说的一点不错……啊！我承认，我没有把我女儿教育好。佩帕变化太大了：我没有做到的事情，灾难替我做到了。不过，四年前，她还是那样任性……总之，你对她记得很清楚……说句老实话，我女儿如果没有她那颗水晶般的心，没有那颗纯金般的心，一定是个让人无法忍受的女人，这我完全承认……但是，她的心灵是多么纯净呀！她的感情是多么高尚呀！她性格确实反复无常，又很娇惯，可那只是气泡，我找不到合适的词，这气泡将她身上具有优良品质的精神世界遮盖住了；在表面现象的下面，是她那犹如涓涓溪水的温存感情。我告诉你一件事，我对这件事是确信不疑的。当初我女儿如果和一个为人诚实、办事审慎、讨

^① 莫妮娜的昵称。

人喜欢、她真正羡慕的男子结婚的话，一定会成为一个极为出色的妻子，会成为女人的楷模，贤妻良母……”

“我也这样看。”莱昂说着，神情变得阴郁了起来。

“说到这件事，”富卡一边补充说道，一边将双臂交叉在胸前。“我更加弄不懂，她为什么喜欢上了西马拉，我之所以用‘喜欢’这个词，那是因为我找不到另外的词了；我也弄不懂，为什么一个女人只因为男人仪表堂堂就和他结婚；尽管西马拉是那种被称为美男子的人……”

“您说得千真万确。”

“不过，尽管如此，我仍然不明白……佩帕利娅没有那种幻想，没有迷恋……我怎么说好呢？……我认为她不应该爱西马拉；然而，我不想反对她，我没有勇气反对。这是我身上存在的一大弱点……佩帕小时候常常抽打我，我对此一笑了之；她长大成人以后，为了买那些破破烂烂东西花了我数以百万计的钱，我……我还是一笑了之。费德里科向我请求答应他的求婚时，我征求了她的意见；当时她说，她接受费德里科的求爱……这次，我已做不出笑脸来了，可我还是同意了。有什么法子呢！实际情况是，我认为佩帕对费德里科没有多少爱情；可是……他们最后终于在一个郁闷的日子里结了婚。为了操办婚礼，我花掉了十多万杜罗。那是怎样的一天呀！后来，一桩桩灾难降临到了我的头上，由此给我的印象是，所有的人都在那个倒霉的日子里结了婚。从那一天起，我可怜的女儿就屡遭不幸。可以说，一个严重的灾难，一种道德上的灾难，一种肉体上的灾难，我也说不清楚是哪种灾难在体内蚕食着不幸的佩帕。她对聚会，对排场，产生了可怕的怪癖……她太任性了！今天的年轻姑娘都变成了这个样子啦！她们结婚只是为了玩得更痛快，更大手大脚地花钱，

把神经弄得更麻痹。奇怪的是,就是在蜜月那些日子里,我也没有看到佩帕对她丈夫亲热过。我这样想,‘那不是和一块木头疙瘩结婚吗?’我女儿常常闷闷不乐,有时又如痴似醉……我真找不到合适的词儿形容她,成天沉醉在聚会、跳舞上,到处寻找新时装,漂亮衣服。她每天都得要有一点新东西;但是,就是《一千零一夜》^①的奇迹也没有使她从悲郁中解脱出来。可怜的疯丫头呀!……当然啰,她毫不理睬费德里科,看他都不如一把木椅。她对待他如同对待一个大傻瓜。莱昂朋友,这真是一个奇怪的世界呀!我们应该说,这是一个充满着谬误的世界。”

“我不否认这一点;不过,最好还是这样说,这是一个充满着泪水的世界。”

“一点不错。可是,我一直这样讲,我终于开始认真地关心起佩皮利娅的身体和理智来了。还算可庆的是,她做了母亲,她的变化就是从做了母亲开始的。她不再轻浮和挥霍了……她一心扑在女儿身上,冷静而端重了……我找不到更好的词儿了……你已经看到了,她现在是多么端重了吧。而正是在我女儿做了母亲的时候,西马拉开始变成了男人中最为浪荡的一个。你知道,全马德里也都知道,他干了多少卑鄙勾当,干了多少拐骗欺诈和伤天害理的事。这个不可救药的东西,得让我少活十年哪。就是在这个房间里,我可怜的女儿流了多少泪水呀!不知她对我说过多少次:‘好爸爸,请你原谅我,原谅我给你找了这么一个强盗做女婿!我都疯了,弄得我不知如何是好。’我的女婿把我拖得好苦呀;可是,我女儿亲吻我,请求我宽恕她。‘好坏互消,优劣相抵’,

^① 《一千零一夜》又名《天方夜谭》,是一部古代阿拉伯地区的民间故事集。全书共有一百三十四故事。

我向来这么说……总之，这一切终归结束了……上帝……上天……你得和佩帕谈谈，让她对这个消息有点思想准备。”

“我？”

“对。你有口才……‘佩帕，你丈夫死了……’我不知道我自己除了这么一句话还能说出什么来。你去她那儿，找张报纸，装作读报的样子说：‘这是一件多么可怕的海事呀！’”

“我不去，我不去。请您原谅我，别让我去说什么海上遇难的事。干这种事，您或者您家庭中的别的人更合适。”

“老兄，请你帮帮忙嘛……你是我的老朋友啰。”

这时，房门啪的一声打开了，佩帕满面春风、笑盈盈地走了进来。莱昂·罗奇一看到她，便吓了一跳，佩帕今天突然这样漂亮过人，顿时觉得心里美滋滋的。他是那样惊异和快活，犹如幸福的往事一起涌上了心头，又如对某件事情恍然大悟而想起了点什么。他呆呆地看了她一阵子而没有说话，原因是……那是毋庸置疑的了……佩帕被一圈光环包围着；对他来说，佩帕和从前大不一样；她那毫不引人注目的五官容貌，虽然没有任何明显变化，却被一只神奇的艺术之手抹上了新的油彩，俨然一副理想女子的风姿。

“佩皮蒂妮利娅，你来得正是时候。”

“爸爸，”侯爵小姐说道，“莫妮娜刚醒过来，快过来看看。莱昂，早上好。”

“喂，孩子，莱昂要和你说点事……想给你读一张报纸，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报，他在上面看到……”

“这是堂佩德罗开玩笑。我什么也没有看到……”

“今天可是个大好天呀！”佩帕说着走到窗前，明亮的阳光从那里射进来。“喂，莱昂，你看见树丛里有个屋顶吗？……那就是

我对你说过的房子。爸爸,你不知道,这个坏家伙在找一处寂静的地方,想摆脱人世间的浮华现象。我向他推荐特龙佩塔的房子,你知道吗?波尔沃兰卡神父在那儿住过。”

“对,那幢房子是很漂亮……离家只有两步远……你真的要搬到那个地方来吗?……小伙子,真的,如果你要找个僻静地方啃书本的话……”

“我还不知道呢;还没有决定。”莱昂说完惊愕地望了望座落在远处树丛中的房子。“可是,我们去看看莫娜^①吧。”

“去看看。”

佩帕走在前面,出去了。

“这么说,我的朋友是很心烦意乱了?”富卡用亲切而快活的语调对年轻人说道,同时,把手放在他的肩上。“我已经知道,你的妻子……做得很过分,从而带来了多么可悲的结果呀!不然的话,你看看吧,怜悯本是一种美德,可是,如果做得过分的话,结果会怎么样呢?结果可怕得不能再可怕了。”

过了一会之后,富卡将身子靠在莱昂的一只胳膊上,咬着耳朵说道:

“和你的妻子一样,我那可怜的拉蒙娜……真是让人无法忍受……可是,孩子,应该容忍对上帝的不忠行为,应该原谅这种不忠行为。我要问你的是,对于这种可怕、没有任何解决办法的事情,一个人能有什么作为呀?如果一个人的妻子是个忠贞不贰的女人,那么,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就没有理由,哪怕是最站得住脚的理由,也不能分居……我很同情你。你应该记住我的话:这个世界充满着谬误。”

① 莫妮娜的昵称。

过了一会，莱昂便离开了佩帕的家。他是那样若有所思，当华金·奥内西莫同索利格涅男爵从花园走过时，都没有向前者打招呼；这两个人正在谈论着近期的贷款问题，他们的声调同某些人谈论公众灾难时的声调一样，很是沉重。莱昂把马车留在马德里，便在大街上踱起步来，他像梦游患者那样一连走过好几条大街，除了那个发自心底深处的震耳欲聋的声音不停地对他说着“寡妇”这个词之外，什么也看不到听不到。

第七章

Erunt duo in carne una^①

几天过去了。这期间，莱昂又去了一次苏埃尔特维利亚，那还是为了送吊唁信而去的。那几天，每天大部分时间他都不是在家里度过的，把学业完全搁置在了一边，他有时也摸摸书，可那只是为了把各类书籍大捆大捆地包起来；他经常参加社交活动和各种集会。在这些场合上，朋友无不发现他郁郁寡欢，怏怏不乐，对大家谈论的话题、消息以及评论，毫无兴趣，他只提到了他的出走，但是没有说去哪里；他说他要出走许久，而如果有别的话题涌到他的嘴边的话，他一定是用十分讥讽的语气痛苦地谈一谈的，这和他原来那种严肃高雅语气截然不同，也和原来对待生活上的事情、人和物的方法大不相同。一天夜里——那已是四月初了，他走进家门时已是十一点多钟了。侍从给他打开了房门。

“平时都是费利佩给我开门，今天怎么不是他呀？”莱昂问道。

“先生，费利佩已经不在这儿了。”

“那他去哪儿了？”

“太太把他辞了。”

① 拉丁文。这是天主教徒结婚时的祷文，意为“两个人的灵和肉合二为一”。

“为什么？他做了什么错事？”

“他不愿意去做忏悔，太太生气了。”

“那么说，你是做过忏悔了？”

“是的，先生；我每个月都去做。太太对这事从不疏忽。如果我们带不回来忏悔证明，她就把我们赶到大街上去。本杜拉，就是那个马车夫，他有位朋友当教堂司事；他要多少张证明，这位朋友都能给他弄到。他就是用这个法子对付太太，并让她高兴的，以为他真的去了忏悔室，其实他去那里是寻开心的……如果不是为了先生，我和我的妻子早就离开这个事务繁忙、没有片刻休息时间的家了。一个人在这儿忙忙碌碌干了整整一个星期，好不容易熬到星期天下午，还不让出去散散步，硬要他去学教义；我妻子说，这种差事实在不能再忍受下去了……所以，我说，太太把我们关在家里，这太可怕了……今天上午，太太辞掉费利佩的时候，她打算把空出来的位子给另外一个人，我本来以为会雇用我的弟弟拉蒙呢。可是，事情并没有如此。太太给圣普鲁登西奥教堂的人写了一封信，不多工夫我们就看见一个教堂司事模样的人走了进来，那人肥胖，脸色红润，没有胡须，长袍拖地，头上戴一顶黑色扁帽，一张圣神般的面孔，有些神态和举止不男不女。太太说，我去做费利佩的工作；门房顶替我的位子，而波马雷斯先生，就是那边推荐来的那个人，从今天起就当上了门房，变成了总管了，负责监督所有的其他仆人。”

“你心不在焉。在我家里，我什么时候需要过总管？”

“那个总管，是太太安排的呀。穿长袍的那个家伙满脸堆笑，用一双傻里傻气的眼睛看着我们，好像对我们说：‘从今天以后，我们将互相监督了。’接着，他给我们做了一段布道；这时他的脸变成青紫色，把双手交叉在胸前，对我们称兄道弟；他做保证说，

很喜欢我们。”

“太太在祈祷室里吗？”莱昂一边问道，一边站了起来。

“她大概在自己的房间里吧。”

莱昂走进妻子的房间，她正和自己的知心朋友堂娜裴菲克塔聊天，这位夫人晚间常来陪伴玛利亚。那位可敬的夫人看到女友的丈夫走了进来，很是惊了一下；她立刻下意识地明白了，于是找了个机会告辞离开了。房间里只剩下夫妻两个人了；这时，丈夫既不愤怒也不傲然地对妻子这样说道：

“玛利亚，你把可怜的费利佩辞掉了，这是真的吗？”

“是的，辞掉了。”

“你在辞掉他之前，应该好好想想，我是多么喜欢那个小伙子的呀。他勤勉，乐于学习，他虽然天真顽皮，但是他的那颗善良的心似水晶般明亮。我是从你母亲家里把他带到这里来的，因为他以前每次来我这里时，总是站在书架前如饥似渴地望着。”

“尽管他有那么多美好的品质，我还是不得不辞掉他。”玛利亚冷冷地说道。

“为什么？莫非他对你不尊敬？”

“他对我不尊敬简直到了十分可怕的地步。许久以来，我就叫他去做忏悔，上个星期天他没有去，这个星期天又没有去，我今天训斥了他一顿，那个不可救药的无赖，非但没有掉眼泪，反而用眼睛瞪着我，恬不知耻地对我说：‘太太，请您让我安静一会。您想要吓唬我，我可不吃那一套。’”

“可怜的费利佩！”莱昂补充说道，但是没有表露出他的原来想法。“现在倒好，一位极为可敬的先生到我家里来了。”

“啊，是这样……波马雷斯先生一直在等候你，说你今晚回来以后把这事定下来。他是个大好人，手脚勤快，而且什么都

懂……”

“我想也是这样的。”

“他一个人可以顶两三个那种丧尽天良的无耻之徒。他这个人完全可靠，有什么事只管放心地交给他办好了，家呀，财产呀，棘手的事情呀。”

“我要见见他。把他叫来。”

玛利亚叫了一声，没过五分钟那个人就出现在了莱昂的面前；和侍从描绘的一模一样，他有一双甜蜜的眼睛，一张红得发紫的脸庞。莱昂把他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接着，心平气和地对他说道：

“好吧，波马雷斯先生，我现在命令您先做几件事。”

“先生，您吩咐我做什么呀？”那位新来乍到的总管操着甜蜜蜜的声音说道，同时把两道眼眉皱得弯弯的。

“你马上给我滚到大街上去。”

“莱昂，”玛利亚发现丈夫脸上挂着一副怒容。

“你听到我的话没有？请你拿上你的箱子，马上从我家里滚出去。”

“是太太叫我到这里来干活的。”那位可敬的先生颇为坚定地說道，他觉得有太太做后台，自己势大力强。

“我是这个家的主人，我命令你给我滚出去。”莱昂操着不容回驳的声调说道。“我警告你，如果你再把脚踏进我的家，并且让我看见的话，你就别想从房门走出去，我要把你从窗子扔出去。”

那个穿着长袍的男人深深地鞠了一躬，便身影不见了。

“我的上帝呀！”玛利亚喃喃地说道，同时把双手交叉起来。“真是丢尽人啦！就这样对待一个如此善良、如此谦恭、如此可敬的人……”

“从现在开始，”莱昂说着便怒冲冲地站在妻子面前。“这个家不能像过去那样了。已经到了管管你举止行为的时候了；不管你高兴还是不高兴，你已经坠入了一个可怕的黑洞洞的深渊里，我一定要把你拉出来，还要像医治疯子那样把你治好，把使你变疯的东西从你身上完全驱走。我的心太软了，太善良了，这到头来对我们两个人有百害而无一利；现在，你把我气得再不能忍受下去了，我也许变得专横了一些，但这不是我的过错，我要把你正在走的那弯弯曲曲的道路弄直一些。”

“我已经习惯忍受苦难了，”玛利亚装出甜蜜和娇滴滴的声调说道，“你让我忍受怎样的苦难，我都可以忍受。你说吧，是怎样的苦难？你让我怎么办吧？要杀死我吗？要用最残忍的法子折磨我吗？就是说，你想把我早已养成的宗教习俗抹掉吗？甚至还要把我的信仰抹掉吗？”

“我不想抹掉你的信仰；我想抹掉的是另外一些东西。我是多么不幸呀！……”

莱昂没有把话说完便停了下来，仿佛真的不知道自己做什么似的。玛利亚显得很平静，绝妙地扮演着受害者的角色；而莱昂看上去却是一副心神不宁的样子，似乎还没有下定决心去充当刽子手的角色。

“今天晚上，我不想跟你争论了。”他说道。“我们已经争斗很长时间了，可是至今毫无结果。现在，我有这样一个想法，为了摆脱这种可怕的境地，应该采取点行动。如果我没有给你做任何解释，从而使你大吃一惊的话，假如我没有以理说服你，就下命令强迫你的话，如果我没有和你争论过，就拒绝接受你的驳斥的话，那我就请你原谅我了。”

“你到底想干什么呀？你就痛痛快快地说出来好了。”

“我要尽快离开马德里。”

“为什么？莫非戏院，斗牛，俱乐部，无神论者的聚会，都使你生厌了吗？啊！如果你打算离开这里，那绝不是到什么荒凉之地，而是去巴黎，去伦敦，去德国。”

“是你抛弃了我。”莱昂痛苦地喊道。“你逃离了我的身边；你顽固地坚持你那令人唾弃的自我修炼，从而把我生活中本应该是舒畅和安宁的东西搞得七零八落；我的家被你弄得乌烟瘴气。”

玛利亚浑身打战。

“我说了实话吧，”莱昂异常激动地补充说道。“我不能再没有家了，我一定要有个家。”

“你现在不是在家里吗？我不是总待在这里吗？”玛利亚说道。她语调是那样冰冷，仿佛冰块在通过她的嘴巴说话。

“对，你是待在这里！可是，你是一个怎样的人呀？是一个待人粗暴、浑身長满尖刺的人。从今以后……”

“你是掌管家务的；你比我还激动。我遇事逆来顺受，从而总是心平气和地待人接物。而你高傲得像个霸王，这倒使你无时无刻不优柔寡断，面色变幻无常。一句话，莱昂，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我要离开马德里。我这样做，是被逼迫的呀。”

“你发生什么事了？”

“我不想待在这里，也不应该继续待在这里。我在自己家里，既得不到关怀，也得不到温暖；我没有亲人，因为我生活的伴侣，非但不给我情和爱，反而变成了一条冷冰冰的裹尸布，把自己捆得紧紧的。她，一头扎在怪诞的宗教信仰之中；而我，处在悲哀的孤独和彷徨之中；我们两个人没有，也不可能成为相依为命、幸

福美满的夫妻。在我们平淡而乏味的生活出现了第三者；我不能再忍受下去了。在精神上，我对于学习是从来不会感到满足的；但是，只有学习才是我的唯一食粮，我的精神必须在如饥似渴的学习中才能感到满足。”

“那么，你为什么不在这里学习呢？”

“在这里学习？”莱昂叫了一声，他对妻子的这个建议感到吃惊。“我在这里根本无法学习。我已经对你说过了，我必须出走。”

“我不明白你说的话。”

“是的，我也是这样看的；你是很难明白我的话的……有谁能明白我的话呢？有谁能理解我呢！”

莱昂绝望地叹了一口气，用双手牢牢地抱着脑袋。玛利亚虽然不理解丈夫为什么那样痛苦，但是还是尊重他的，没有把类似情况下应该说的无礼的话说出口来。最后，她不由自主地说道：

“在这里，你想学习什么就学习什么好了。我们还是一块生活为好，你不打扰我做祈祷，我也不介入你的学业。我们两个人都是教徒，我信仰天主教，你信仰无神论。”

“你给我描绘出了一幅多么美好的生活图画呀！……我不要修道院，而是要家庭；我不蔑视生活，而是审慎、正直、理智地对待它；我不要头脑发热而充满幻想的生活，而是要现实的唯一具有人类真正价值的生活，在这种生活中，人们应该恪守自己的职责，道德规范，充满着安宁和荣誉。我所要的就是我和你结婚时想创建的那种东西，你知道吗？”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不明白，你为什么一定要离开马德里才能有家呢？”

“我和你一起走。”

“和我一起走！”

“你有义务跟在我的身边。”

“我的上帝呀！如果你坚信我应该履行的义务……”玛利亚佯装无可奈何的样子，结结巴巴地说道。“你要把我带到哪里去呀？”

“把你带到你愿意去的地方。我们一旦在选好的地方定居下来，你的生活就会发生根本变化。”

“看看到底是个怎样的变化吧。”

“我要做一个规定，必须严格执行。在工作日里，禁止你去教堂；在今天以前，教士和圣神模样的人蜂拥般地冲进了我的家门，但是以后，这些人绝不能再踏我家门槛；我要把你的书清理一遍，把真正讲述宗教信仰的书和索然无味、荒诞怪异的书分离开来。”

“说下去，说下去……还有什么？”玛利亚·埃希甫霞卡讥讽地说道。

“我还有一件事没有说，就是请你在这个计划和我们立刻永远分手这二者之间进行抉择。”

玛利亚面色煞白。

“你太狠毒了……你太可怕了……你让我考虑一下吧……这一切必须在马德里以外的地方去做吗？”

“对，必须在马德里以外的地方。地方由你来选择好了。”

“好了，你别用那些胡言乱语的话气我了，我都快疯了。”玛利亚用嘲弄的语调说道。“我不离开马德里。”

“那么，我们就再见了。”莱昂说着站起身来。“从今天起，你便是这幢房子的主人了。我们之间的分居已经正式生效，尽管没有通过法律手续，而是由我决定的。明天，我把我的代理律师带

来,他将告诉你,我给你多少家产。再见了,在这类事情上,我喜欢干脆利落。一切都结束了。”

莱昂朝房门方向走了几步。

“等一等,”玛利亚追上去说道。她马上又后悔不该那样做。她把双手交叉抱在胸前,抬起碧绿的眼睛,眼睛里闪烁着背信弃义的目光。

“上帝呀……圣母呀……我的哥哥呀……请你们给我灵感吧,请你们告诉我,我该怎么办哪……”

莱昂停下了脚步。两个人面面相觑,缄默无言。这时,他好像想起了点什么,于是向玛利亚走去,敬重而多情地拉起她的一只手,说道:

“玛利亚,难道我在你的记忆里,在你的精神上,在你的心中,没有任何象征意义吗?我的名字,我的人格,没有对你说明一点什么吗?难道我在你身上都不能唤起一点想法、唤起一点回声吗?难道宗教狂热把你身上的最后、最微弱的感情都扼杀了吗?难道这宗教狂热把你的同情心和慈善心也都耗尽了吗?难道这宗教狂热把夫妻和睦关系、妻子的义务也都冲淡了吗?”

玛利亚用手捂住眼睛,仿佛脑海里浮现出了什么形象,令她喜悦似的。

“我向你提最后一个问题,请你对我做出回答:你是不是已经不爱我了?”

玛利亚眨了眨微微发红的眼睛,不过两只眼睛还是干干的;她向丈夫投去一道冷漠无情的目光,仿佛那是向讨厌的穷鬼投去一点施舍,便迅速离开似的。接着,她慢条斯理、冷冷地说道:

“不幸的无神论者,我的上帝让我这样回答你:我已经不爱你了。”

莱昂低下眼睛，什么也没有说便回了自己的房间。那一夜，他彻夜不眠，忙着收拾东西，捆扎书籍、衣物和纸张。第二天，他最后望了一眼宅第便离去了。那不是漠然无情的目光，而是痛苦忧伤的目光。那幢房子对他来说并不单单是将他驱逐出门的寓所；而是变成了泡影的希望；又像是被地震毁坏了的教堂一样，那是破灭了的生活理想。他心中仍然有一线情丝把他同可亲可爱的瓦砾连在一起；可是，他咬紧了牙关，一下子把那情丝揪了下来，抛得远远的。

第八章

这里绘声绘色地描述了野蛮人的入侵
——阿拉里克^①、阿提拉^②、奥马尔^③复活了

“快点，法昆达，堂莱昂先生骑马散步去了，他马上该回来了；他若是看见房间还没有收拾好，一定会生气的……不过，他怎么可能那样呢！他是从来不生气的呀……好样的男子汉不是女人养的。‘法昆达，怎么样，您给小鸡喂食了吗？特龙佩塔先生，怎么样？’‘我们对付着过吧，堂莱昂先生。’这是我们之间交谈的唯一几句话……呸，呸！……特龙佩塔昨天硬是对我说，这儿有两百多本书。也许两千本……堂莱昂·罗奇先生，我要再说一遍，你这个姓跟打喷嚏一样……这个姓和我的姓一样，是再普通不过的了……是这样，堂莱昂·罗奇每次去马德里，都带回满满一马车的书，然后，再做些挂图。‘不过，堂莱昂先生，你能不能告诉我，这种东西到底有什么用呀？’红红绿绿的道道，五颜六色的圈圈点点，条条格格……我如果识字的话，一定会看懂这些书的，你看看这儿，纸边上有字，还是成行的字呢……可是，女人家，你快点呀，……法昆达，你傻里傻气地在那儿干什么呢？快点

① 阿拉里克(约 370—410)：西哥特人国王。贵族出身，一度在罗马军中指挥哥特人的部队。西哥特人曾统治西班牙达两个世纪之久。

② 阿提拉(约 406—453)：匈奴帝国国王(433—453)。

③ 奥马尔(880—917)：西班牙的阿拉伯首领。曾征服过叙利亚、波斯和埃及。

打扫吧，把灰尘都扫掉；堂莱昂先生快回来了，快回来了呀……现在，法昆迪塔^①，下楼到厨房去，把留在沙锅里的瘦肉吃了吧。然后，你出去晒会儿太阳。”

法昆达·特龙佩塔这样自言自语地说着，她只要一个人独处，就习惯跟自己说话，并且呼唤着自己的名字，要么自己责备自己，要么自己夸耀自己。在这样的自我交谈中，她总是打手势作表情，一个词儿要说上几遍。她是何塞·特龙佩塔的幸福的妻子；何塞·特龙佩塔在马德里当烧炭工，他为人忠厚老实，在烧炭发财致富的年代里积攒了一点家底之后，便回到了卡拉万切尔安度余生。他购置了一幢房子，他们夫妇俩住在底层，留下上层高价出租给搬到这里的某个马德里人口众多的人家；很多人家为了逃避百日咳和麻疹而离开马德里。四月初，一位经常光顾苏埃尔特维利亚别墅的老爷租用了那层房子，这位老爷很有教养，尽管他很少发笑，不得已绝不开腔说话。

莱昂的房间好像有修道院院长的单人房间那么大，房间宽敞，高大，通风，一个人走进去大有身临古宅老房之感。从东侧窗户远远望去，可以看到维斯塔·阿莱格雷的茂密树林，近处是苏埃尔特维利亚公园；奶牛场通过一个几乎总是打开着的大门同特龙佩塔住所的庭院相连。西边，可以纵览上卡拉万切尔大道，这条美丽的大道同蒙蒂哈相通；还可以看到蔚蓝的天际，田野里的绿色小丘，从三月到六月，这一带是不无美景供人们欣赏的。

这间大房子既是客厅，又是办公室，还是书房；靠近大房子有一间卧室和两个小房间，其中一间由仆人居住。宽敞的大房子里摆满了东西：几件从马德里带来的舒适家具，成堆的书籍，矿

^① 法昆达的昵称。

石,挂图,地图册,绘图台和供制做水彩,水墨图画用的各种辅助物品,显微镜,地质学家的专用工具,用溶解法和加热法进行化学分析的最简单的用具。

“喂,堂莱昂先生,您的房间已经整理好了。”法昆达说着便没精打采地坐在了一张大扶手椅子上。“您什么时候想来都可以,我把这些小玩艺儿给您弄乱了;您不会生气吧。”

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位绝好的太太一人独处时,除了不停地和自己说东道西外,还和别人交谈。

“堂莱昂先生,请您告诉我,您从前真的常常去苏埃尔特维利亚吃饭吗?尽管您现在很少去那里,但我觉得您更加喜欢侯爵小姐了……她是那样富有,生得不漂亮这没有多大关系……您只是由于尊重治丧服孝的缘故,才不到别墅那里去。我对我所接触的人,是了如指掌的……”

法昆达不仅仅和别人交谈,而且好像时时听到与她交谈的人的答话,除了大段大段的讲话外,还有争论呢。

“这么说,我是大放厥词了?……这么说,您真的不喜欢侯爵小姐了?……您那么溺爱那个小姑娘,这又意味着什么呢?……好了,看您怎么说……我的上帝!假如您没有结婚的话……不过,在大人物中间是不存在顾忌的。我侍候一位伯爵夫人长达二十年之久,是见过一些事情的。你们说吧……可是,法昆达,你像个傻子似的在这里干什么呀?你该醒悟了……快出去看看……锅还没有摆上呢……噢!这是什么响声呀?是谁来了?”

这时传来了孩子们的格格笑声,一只只小脚踏着楼梯发出悦耳的脚步声。原来那是莫妮娜、塔查娜和古鲁。这几个孩子在公园里嬉闹了一阵子以后,去了奶牛场,又从奶牛场跑到特龙贝塔宅第的庭院;一到了那里,他们便决定在这幢房子的二楼房间

真正地游历一番。莫妮娜的保姆陪伴着他们。我们已经知道谁是莫妮娜了；可是，我们还不认识塔查娜和古鲁这两个人物。塔查娜今年三岁，是苏埃尔特维利亚区行政官的女儿，她本来叫卡特丽娜，长着一张漂亮的脸蛋，生性腼腆，不怎么淘气。她总是和拉蒙娜在一起玩耍；她们尽管在一个钟头里常常要厮打三四次，有时甚至各自壮着胆子动起拳头来，但她们仍然是一对好朋友，只要她们中间有一个人遭到训斥和惩罚，另一个也要痛哭流涕的。在孩子们的嘴里，人的名字常常出现一些词类方面的变化，这样我们就很容易弄明白了，卡特丽娜或卡特娜怎么被叫成了“塔查娜”；但是，尽管世界上的所有语言学家共同致力研究，也不会搞清楚，一个名叫洛伦索的男孩子怎么被莫妮娜叫成了“古鲁”；但是，这个名字确实是这样叫开了；而且，我们还看到过更为严重的滥用词汇的现象。古鲁快满六岁了，是塔查娜的哥哥，他和妹妹一样守规矩，很少有他那样勤勉好学的孩子；他漂亮潇洒，并且早就为自己找好了未婚妻，有自己的手表，自己的俄式大衣、手杖，他称女孩是小姑娘。

“法昆达太太，”那是保姆的声音从楼下传了上来。“又要遭殃了。看着点，别让他们打坏了东西。”

三个孩子鱼贯而入。莫妮娜跳跳蹦蹦；塔查娜把本来当做尾巴用的头巾戴在了头上，一副傲然之态；那个被叫做古鲁的男孩对两个女孩摆出师长的样子，叮嘱她们多加小心，要守规矩。

“我的宝贝呀，你来啦！”法昆达喊了起来。她把莫妮娜抱在怀里，一阵响吻。

拉蒙娜气恼地在空中踢蹬着小腿，同时不停地吼叫着；可是，一个小孩子生气，谁也不会会在意的。拉蒙娜喊着说道：

“别这样，别这样，丑老太婆。”

“你妈妈的宝贝！……卡塔娜，你别打转转，看你转晕了……洛伦索，别拉莫妮娜的胳膊……小坏蛋！你干吗捉弄小姑娘？放开她……多可怜的小姑娘呀！”

莫妮娜和塔查娜在房间里转起圈子来，一个在前，一个在后。他们在公园里东奔西跑了很长时间，来到这里时已经有些疲倦了，小脸蛋红扑扑的，眼睛光芒四射。莫娜^①每每发笑时都在嘴角露出两个漂亮的酒窝，就是天使看见了也会羡慕三分的；塔查娜的乌黑长发散落在额头上，她时不时地抬起手把头发拨到两边去。她一个劲儿地眨巴着双眼，仿佛被阳光晃照着一般。而莫妮娜则恰恰相反，把眼睛睁得老大，注意搜寻着，好像从不满足；她对什么都感到新奇，现在看准了什么，过一会就想弄到自己的手里。

法昆达叮嘱两个小女孩不要胡乱打闹，而且如果不是听到了保姆的声音，她还会叮嘱点别的什么的。保姆在楼梯下面和卡西亚娜说着话呢，这位卡西亚娜是苏埃尔特维利亚一位看守的妻子。在可能的范围之内——尽管这种可能是十分遥远的——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我们的地球争脱制约于它的太阳引力，而离开轨道，和另外星体相碰撞时又会烧起熊熊火焰；然而，根本不可能发生的，甚至在理论上也是如此的是，法昆达听到保姆和卡西亚娜谈话时，会不跑过去听听她们在说些什么。她果然这样做了，小心翼翼、蹑手蹑脚地走到楼梯拐弯的地方。

这时，莫妮娜和塔查娜走到一张桌子前停下脚步，那桌子上摆着地质勘探挂图，已经绘制和刚刚开始绘制的各种图像。她们两个人的脸上立刻挂上了所有世人发现新奇事物时常有的那种

① 莫妮娜的昵称。

胜利微笑。这东西多么漂亮呀！这颜色多么鲜艳呀！这几道线条画得多么好看呀！她们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她们对那东西无疑感到很新鲜。真的，这东西和她们的佳作多么相似呀！妈妈发善心的时候，常常把支铅笔放在她们手上，在面前摆上一张纸。是的，古鲁有一盒颜料，画过这类东西。那上面没有画着红绿颜色的小孩，没有马匹，没有房屋；不过，她们觉得那是出生以来看到的第一样光彩夺目、举世无双的伟大作品。

常常发生这样的情况：不管什么东西呈现在孩子们面前，只要它漂亮得令他们吃惊，他们就永远不会舍弃它，并且给那东西加添上一点自己想象出来的玩艺儿，使其更完美更有价值。毫无疑问，他们比大人更重视艺术的完美性，对他们来说，没有一件艺术品不需要再多描绘一笔。莫妮娜就是这样理解的，她发现挂图不远的地方有一只墨水瓶，便把一根手指伸了进去，在挂图上重重地画了一大道子。她是那样开心得意，竟然格格地笑了起来，同时不住地看着塔查娜和古鲁。这两个孩子也放声笑了起来；看到自己的伟大成就，她的劲头更大了。于是，不是把手指而是把整只手伸到了墨水瓶里，在挂图上从这个角到那个角抹了一大片。那么，效果怎么样呢，颇具有艺术性，令人惊叹。在那用细柔的线条勾画的大地上空，好像孕育着雷雨的大块大块的乌云封住了天空。

塔查娜做事更是干净利落，她若是把小指头插进墨水瓶里，一定比莫妮娜做得还好。另外，她自认为在运用铅笔方面是首屈一指的。这是一个多么难得的机会呀！桌子上有好几支蓝铅笔，不远的架子上放着一本漂亮的地质地形图，那是一部石印彩色作品，柏林印刷机的得意之作。不过，在那用艳丽色彩印制的一

张张漂亮的书页上，还是缺少点什么的。谁能怀疑这一点呀！很明显，如果有一只勤勉的手在每张地图上点缀几道铅笔印迹，在标记线周围画上几笔的话，地图会显得更加漂亮好看了。塔查娜正是这样想的，她是善于勾横划竖的拉斐尔^①，因为她的横竖道道划得又快又好，通向四面八方。

古鲁知道那一切会闹出笑话来的，便告诉他的两个女友把手脚放得老实点；可是，他同时又觉得，那不是显示自己的好机会吗？他有一盒油彩，会作画，而且技艺几乎，几乎和委拉斯开兹^②的画不相上下。莫妮娜只是东涂西抹，左一道右一划，不堪入目。肮脏的莫妮娜在地图边缘涂抹的一块块墨迹，即一片片乌云和一个个十字，有什么意思呀！这种可怜的艺术效果还是有办法弥补的，那就是在地图的某个角落里画上一幢别墅，两孔窗子犹如脸蛋上的眼睛，房顶上竖着一根烟囱，门口卧着一条小狗儿。说干就干吧。他抓起一支红铅笔，为了不在莫妮娜破坏性的图画上再“推波助澜”，便拉过另一张挂图来，开始画起他的小房子。只四五分钟的工夫，小房子旁边又增加了一匹骏马，一个人骑在马背上，嘴上叼着的烟斗比房子还大。

三位艺术家在同一间画室里工作，不可能不发生暴风雨般的争吵。莫妮娜想在古鲁的小房子上再画两笔；古鲁一下子把她推到一边去了。莫妮娜抓住挂图，说道：

“我的，我的。”

“我的。”塔查娜反驳说道。她早已把铅笔扔掉了。

那张六十公分见方的大挂图从桌子滑到了地板上；塔查娜

① 拉斐尔(1483—1520)：意大利文艺复兴盛期画家、建筑师。

② 委拉斯开兹(1599—1660)：西班牙画家。

和莫妮娜各自拉住一边，于是……咔嚓一声……两个小姑娘看到挂图几乎撕成了两半，都格格地笑了起来，莫妮娜使劲地拍着两只黑手。

“傻姑娘，现在可好了，看你们两个干的好事。”古鲁说着脸色变得煞白。

莫妮娜是怎样作答的呢？她又抓起一张挂图，从上面着着实实地撕下来一大条子；接着，又把塔查娜的铅笔夺了过去，在塔查娜精心画过细道道的地图上，画了一个蜘蛛网样的东西；她拦腰握住铅笔，气鼓鼓地勾划着，动作快极了。最后，古鲁想制止那种破坏行动，便对莫妮娜进行威胁。可是，莫妮娜一下子逃开了，并且用满是墨水的双手拍打着罩着丝绸坐垫的椅子。她疯狂地跑动起来，突然停在放有显微镜的桌子前面，怔怔地欣赏着。她踮起脚尖，用手扶着桌子边缘，伸出两个手指去触摸那架机器。

“这玩艺儿。”

她说“这玩艺儿”的意思是，“这是什么东西？我看这又是属于我了。咱们来瞧瞧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吧。”

“傻姑娘，”古鲁说道。“莫非你不喜欢眼镜吗？”

古鲁为了证明自己才识广博，便把显微镜拉到桌子边上，用右眼睛往机器里望着。

“通过这镜片能看到巴黎。”

塔查娜拉过来一把椅子，准备爬到桌子上面去。可是，莫妮娜抢在了前面，爬了上去；她在桌子上爬着，把显微镜和其他用具统统扔到了地板上……这当口，他们看到一个男人走了进来。三个破坏狂立刻变成了石塑；莫妮娜在桌子上，抬着前额，面孔严肃，双眼凝视；塔查娜站在椅子上，嘴里衔着指头，低垂着眼睛；古鲁正在用眼睛搜寻着，想找个藏身的地方。

“你们这些淘气鬼，在干什么呢？……我的上帝，这简直是一场大破坏呀！”法昆达喊着同莱昂走了进来。

莱昂用痛苦的目光看了看破碎的挂图，划满道道的地图册，摔在地板上的显微镜。他只看了一眼就明白了这场破坏活动的损失是多么巨大了。

“淘气鬼，你们在这儿干了些什么呀？”他一边喊着一边走到桌子旁边。“可是，法昆达，您是怎么想的，怎么把这几个孩子单独留在这儿呀？……您干什么去了？您一定去偷听人家说话了。您可比这两个小丫头还孩子气呢……”

他用脚踢了踢地板。这时，他听到塔查娜的呻吟声，发自内心的呻吟声。

“是你，莫妮娜？”莱昂说着脸上现出一副严峻的表情。

莫妮娜用力摇着头说不是她干的。她那样使劲地摇着脑袋否认，仿佛要把脑袋从脖子上拉下来似的。这时，大概她内心深处有点什么东西顽强地反对她这样做。她于是看了看自己的手，就像麦克白^①看自己的双手一样。

“是你……你那双手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这一点，淘气鬼！”

莫妮娜用乞求怜悯的目光看着莱昂。两颗豆大的泪珠从眼窝里滚了出来。在塔查娜的尖叫声传遍整个宅第时，拉蒙娜已经开始哭哭啼啼的了。她哭得泪人一样，这使人们深深地相信她已真诚地悔过了。

“好了，好了。”莱昂说着狂吻起两个女孩来，并且把莫妮娜抱在怀里。“别哭了。看你这双小手多么漂亮呀！若是你妈妈看见你……小脏鬼，快去洗洗吧。”

^① 英国诗人、剧作家莎士比亚(1564—1616)悲剧《麦克白》中的主人公。

“是保姆放他们上楼来的；那保姆要在楼下聊天。”法昆达端来一盆水说。“我一个人可管不了那么多。这是保姆的过错。”

他们把莫妮娜的“彩笔”洗干净了。莱昂坐了下来，把两位淑女分别放在左右膝盖上，对她们说道：

“你们给我搞了场多么大的破坏呀！古鲁呢！古鲁跑哪儿去了？”

洛伦索早已不见了。

“洛伦索才是个大坏蛋呢。如果不是他使坏的话，这两个可怜的小丫头是什么也不敢干的。”法昆达说道。

“古鲁，古鲁，”莫妮娜和塔查娜异口同声地喊了起来。这两个小姑娘把那可怕的罪行一古脑儿推到了她们的好友身上。

“古鲁那个淘气鬼……您就是把他捉到这儿来……”

莫妮娜已经不像刚才那样害怕了，她变得有些放肆，掀起莱昂的腮帮子来。

“喂，喂，我的小姐，这么揪我可是痛的呀。”

“塔查娜说过，”莫妮娜结结巴巴地说。“塔查娜说过……”

“塔查娜说过什么？”

“说你是我爸爸。”

“我不是。”莱昂说着看了看塔查娜。塔查娜正把一只手放在嘴里吮着。“我不是你爸爸……把手拿出来，给我说说，你为什么说我是莫妮娜的爸爸？”

塔查娜把声音压得很低，慢慢地说道：

“因为我妈妈这么说。”

莫妮娜生就了欢快性格。她找到个话题，便说个没完没了。这时，她扑哧一声笑了起来，拍着手掌，踢着双脚，好像也要用两只脚表达她的想法似的。她一口气说了二三十遍：

“你是我爸爸……你是我爸爸……”

法昆达一边退了出去，一边大声说着：

“那是尽人皆知的事。我可不需要让孩子讲给我听。”

“法昆达太太，”莱昂说道，“保姆可以回去了。让莫妮娜和塔查娜留在这儿，我要把她们带到苏埃尔特维利亚去。”

第九章

危机

过了一个小时，莫妮娜和塔查娜便在地毯上玩起了纸做的高筒帽子和小公鸡，这些都是莱昂为她们做的小玩艺儿。他把怕遭破坏性入侵的东西收集在一起，在桌子上整理着。这时，他听见门声，抬起眼睛一看，原来是他的岳父，特列里亚侯爵先生站在了他的面前。特列里亚好像老了许多，面孔比平时多皱而干瘦，这说明他神经紊乱，或者说没有使用他为了打扮年轻些而惯常使用的混合化妆品。那双干涩无神的眼睛，像油已耗尽，黑烟多于光亮的灯苗眨巴着，不知那是泪珠在闪亮，还是失眠的遗迹。他身上唯一没有任何变化的便是那身衣装了，全身从上到下笔挺洁净。不过，他的声音从前是那样坚强有力，酷似一些自认为在说着重要事情的人的声音，然而此刻却变得怯懦、嘶哑、微弱、可怜了。莱昂顿时觉得他对岳父怀有的那种感情，即怜悯感情，又波涛般地涌上了他的心头。他指给岳父一把扶手椅子，让他坐下。

“我还在发烧，”侯爵说着伸出手来让莱昂给他摸摸脉。“我已经一连三夜没有合眼了。昨天夜里……我都以为我要被吓死、被羞死了呢。”

莱昂让他详细讲讲情况，分析一下他如此不幸和失眠的原因。

“我把一切都讲给你；对你不该有任何秘密。”特列里亚说着长叹了一口气。“尽管在玛利亚身上发生了那种事，并且使我心痛如绞……噢！我还是盼望能够说服你们重归于好的……但是，尽管那样，我仍然把你看做我的心爱的儿子。”

这些甜言蜜语使莱昂警觉起来。

“啊！我们之间发生的事情太可怕了……心爱的儿子，如果我把事情讲给你听，你一定会毛骨悚然的……可是，我不是说我还在发着烧吗？我性格脆弱紧张，不能太激动了。但愿你在你家里永远不知道你岳父家里这些日子发生的事情！我来是为了把事情讲给你听听，你大概看到了，我都不知道从哪儿说起；我害怕，我没有胆量。”

“我一切都明白了。”莱昂说道。他希望尽快结束特列里亚的冗长的开场白。“现在不是从前了，在前面布置陷阱的做法已经不灵了。世界上的一切东西，以致打肿脸充胖子、靠借债维持门面的骗人把戏，迟早都要结束的。总有一天，债权人忍耐不下去了；天天上当受骗的实业家们、壁毯老板、缝纫师傅、小商贩们会声嘶力竭地喊起来的，他们不是登门讨债，而是抄拿你家的财物；他们不是背后小声议论，而是当面大声疾呼了。”

“对，对。”侯爵说着闭上了眼睛。“那一天已经来到了。他们不愿意听我苦口婆心的劝告，你看看，灾难临头了，可怕的灾难来了，它的后果是那么严重，即使你有多么丰富的想象力也想象不出来……一句话，心爱的儿子；我们的生路断绝了……把我家的破烂统统拿走，我也不感到心痛，因为米拉格罗丝一直从店铺里拿东西不付钱的；使我痛苦难忍的是闹出了这么大的丑闻。前天，一个去我家不下二百次的食品店老板在楼梯大吵大闹，我在我的房间里听着他骂那些不堪入耳的话，我怒气冲冲地跑了出

来；可是，他早下了楼，站在大街上继续骂骂咧咧的。昨天，马车主人拒绝为我们服务。这还不算，更为糟糕的是，他给我寄来一封不要脸的信……我拿给你看看……”

“没有必要看了。”莱昂说着拉住侯爵的手，他正颤抖抖地在衣袋里搜寻着。“我想象得出那个不幸的人会说些什么的。”

“昨天法官传我出庭……那些不敬神明的店主、木柴商人、地毯老板、壁毯厂主和各种小贩，至少呈送了二十几份状子控告我……太可怕了，我怎么敢一一告诉你呢！我觉得，话到了嘴边，想把什么事情都讲给你，可是我难于启齿，脸上感到羞怯发烧。你说说看：你能不同情我吗？”

“我太同情您了。”莱昂说道，他声音里真的饱含着怜悯感情。

“我不想辩护了，不想辩护了。”侯爵像演戏似的说道，同时闭上了眼睛。“一切法子都用过了，所有的通道都堵死了。值钱的首饰一件也没有了，在当铺里的典押品也花光用尽了。昨天我去找一位债主，他是我唯一抱点希望的人，其他人都指望不上了；他对我十分冷酷，我真想把他对我说的那些话忘得一干二净；他讲了一通之后，便把我撵了出来。噢，我把家里的秘密都讲给你听了，莱昂，这太可怕了！我掉在这个贫穷、丢人的粪坑里了，在里面翻腾着，我真不敢相信我竟然掉在了这么一个粪坑里；我是特列里亚侯爵奥古斯丁·路西亚诺·德·苏特雷，在厄斯特列马都拉出世、多少个世纪以来一直享有英名的那位杰出绅士的后代呀！”

“您说的都是实情，”莱昂表情严峻地说道，“这些确实叫人不敢相信，但是，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您虽然多次被一只慷慨解囊的手从那个贫穷、羞辱的粪坑里解救出来，但每次又重新坠

落下去。”

“你说得对……，我是个软骨头；可是，我这个人是没有过错的。”这个赫赫有名的人物现在做出了小学生的可怜相说道。“我的子女，我的妻子，是他们把我推到粪坑的边缘的，这使我很快坠落到里面。如果我把最见不得人的东西讲给你，把最不光彩的东西讲给你……唉，我心爱的莱昂，我应该把这一切都讲给你听听，尽管这些事情只能对托着我们脑袋睡觉的枕头讲，甚至讲给枕头听都叫人羞怯。对你不该有任何隐瞒。可是，要把事情讲出来确实难以启齿……我身上具有的卡斯蒂利亚绅士精神，即从我父母那里继承下来的精神，在我灵魂深处造了反，我感到好像有一只手捂住了我的嘴巴。”

“如果这些和您来访的目的没有很大关系的话，那您可以避而不谈了。”

“我一定讲给你听听，尽管这样做令我非常痛心。你已经知道，古斯塔沃和圣莎洛莫侯爵夫人有关系；到底是什么关系，我不想下结论。那好，古斯塔沃……我不认为那是古斯塔沃的主意；说句老实话，我看那是米拉格罗丝想出来的狡猾主意……我不知道怎么对你说才好，不知道用怎样的语言讲给你听，因为这涉及到我的家人呀！总之，皮拉尔·圣莎洛莫给了古斯塔沃一笔钱，我不知道她是出于什么目的；那笔钱被我可爱的妻子夺去了，我不知道她是用怎样的借口干的那种勾当。他们在那儿达成了协议……我不知道有没有做出归还的许诺，有没有签署书面材料……我儿子是绅士，已经做了许诺；关于钱的事，昨天晚上他和他母亲之间发生了一场恶斗，你想象不出他们在家里打得有多么凶残。古斯塔沃和波利托动了手；我不得不像疯子似的东拉西挡，让他们平静下来……过了一会，古斯塔沃跑回他的房间

里,我赶忙跟在后面,担心他干出无法补救的事情来;我发现他把一支手枪顶在太阳穴……接着又是一场打闹,狂呼乱叫,米拉格罗丝还昏了过去……我的儿子,那是一个怎样的夜晚呀,一个多么可怕夜晚呀!真是祸不单行,仆人们看到无望领到工钱,齐声痛骂了我们一顿之后离去了,他们说我们是……不说了,不说了;有些话不愿意从我嘴里说出来。”

侯爵打住了话头,他体力不支,几乎喘不上气来。大颗汗珠从额头上滚落下来,他的胸部忽而隆起,忽而塌陷,仿佛刚刚从肩上卸下一个大包袱。在那儿,有好长一段时间寂静无声,而莱昂是绝不愿意打破那寂静的。于是,奥古斯丁使出尚存的体力,露出比想象的更为悲苦、更为凄惨、更富有戏剧性的面孔,大声喊道:

“莱昂,我的孩子,你救救我吧,把我从这个困难的境地救出来吧。你如果不挽救我,我就去寻死,我们大家一块去寻死。挽救挽救我那闪耀着光辉的名字吧。”

“用什么办法挽救呢?”莱昂冷冷地问道。

“你没看到我的名声扫地了吗?”

“看到了;不过,我看很难不使您的名声不扫地。”

“告诉我,你难道有勇气看着你岳父岳母沿街乞讨吗?”岳父大人说道。他动用这一招儿,满以为会奏效的。

“我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完全可以不让我妻子的父母和兄弟去乞讨。可是,您如果企图让我去安抚您的债权人,一句话,您如果企图让我为您偿还因挥霍无度、缺乏计划、追求虚荣而拖欠下来的债款,我将非常遗憾地给您一个否定的回答;这是因为,您还清债务以后,虚荣浮华、胡乱花销的恶习还会重返您的家门,闹出丑闻的。我不止一次,而是多次将您从类似目前这一困

境中解救了出来。您多次表示了一定要痛改前非，多次制定了改良家风的计划；可是到头来，痛改前非却变成了更加大手大脚地花钱。您，米拉格罗丝和波利托花掉了我四分之一的家产。够了，我不能再忍受下去了。”

听了莱昂铿锵有力的讲话，可怜的侯爵大失所望，倍感茫然。莱昂那斩钉截铁的否定回答使他好一阵子说不出话来。最后，他像捡拾掉落在大街上的断线念珠一样，东鳞西爪地拼凑了几句话，结结巴巴地说道：

“我没有向你乞讨……乞讨与我的天性毫不相容……我每次向你要求慷慨帮助，都是……立下保证，并且支付利息的。”

“所谓的保证，只不过是表面文章罢了；说到利息，那就更为可笑了，我审慎地接受了那一点点利息，是为了给募献罩上一层典押借贷的外衣。一个没有地产，没有房产，连一根线头都掌握在债权人手里的人，他能立下什么保证呢？侯爵先生，我所做的并不是什么慷慨解囊，而是一桩真正的罪恶。我没有帮助无米下锅的人，而是保护了恶习。”

“我的上帝呀！”特列里亚颤抖着，茫然地说道。“你应该记住……你给予我儿女和妻子的慷慨帮助，是对我们疼爱你的理所当然的报答……莱昂，我直言不讳地说了吧：我现在正处于我一生中最危机的时刻，也就是说，要拯救我家的荣誉。”

“您的家已经没有荣誉可言了，您的家早就把荣誉丢得一干二净了。”

这时，侯爵仰起他那女人般的小脑袋；干瘦的面颊像涂上了一层血样的紫色，一双眼睛闪着光芒，仿佛一道光线从眼前迅速闪过。人们看到这情景，一定以为那个精神和肉体都十分衰弱了的人正在灵魂深处寻找着一点尊严，像个胆怯的士兵把那点尊

严抓在手里，挥舞着；这个胆怯的士兵在战斗中没有任何作为，而想在战斗的最后一刻以光荣战死来回答战友们的辱骂。可是，莱昂对他产生了那么大的影响，以致使那个不幸的显赫人物无力提高嗓音，只是从牙缝中挤出一丝呻吟声。接着，他露出一副垂头丧气的表情，呆呆地听着莱昂讲话。他已是一棵腐烂干枯的大树，等待着樵夫最后砍它一大板斧。

“您的家早已名声扫地了，”莱昂重复说道，“假如我们不给‘名声’这个词以惯常的含义，而是一种虚假的词义的话。真正的名声不是挂在嘴边的口头禅，让人家听你讲你的生活多么困难和贫苦；真正的名声意味着要有高尚的举动，理智、谨慎的言谈，家庭生活井井有条，说话真实可靠。如果没有这些东西，怎能谈得上名声呢？如果某个地方充斥着欺诈，言而无信，恶习和浮华，怎能谈得上名声呢？既然我们现在是在自己家里谈论这一点，我们完全可以检查一下米拉格罗丝、波利托和您本人的言谈举止的。”

侯爵伸出一只手，想恳求他的女婿不要那样做。然而，莱昂却认为有必要说点什么。

“我恳求你，”特列里亚用悲凉的声音说道，“请你不要提及令我伤心的那些事。我确实有胡说八道的时候……谁没有过这种事情呢？世界就是这样的……那能说明什么呢？……莱昂，我现在窒息得喘不过气来，你要么救我一把，要么让我一死了事；但是，你别再折磨我了，我现在够痛苦的了。说实在的，我不该一而再再而三地求你慷慨相助；不过，我和我的处境是很不相同的，我有儿女，而你却没有。”

“不过……”莱昂喃喃地说道。

毫无疑问，他是想说“不过，我是可以有儿女的”。侯爵望了

一会在房间里玩耍的两个小姑娘。

“这样吧，”莱昂·罗奇说道，“您可以得到一份生活费，足够您维持简朴而体面的生活。这是我尽最大努力所能做到的。我没有金矿，即使有，你们每隔几天就挖几个窟窿，我充其量只能填满一两次，以后就两手空空了。”

堂奥古斯丁脸色变得煞白，望着地板，不停地咀嚼着，仿佛嘴里有个果核似的。

“一份生活费……”他嘟哝着。

侯爵是怎样反应的呢？那份可怜的生活费确实使他反感；尽管感激之情阻止他把对生活费的强烈不满说出口来，但他那一瞬间变得煞白的面孔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那由怜悯之心抛掷给他的，可以享受到寿终正寝之时的施舍，触及了他的自尊心，激愤了他的热血。他的精神是那样萎靡不振，以致用毫无价值的担保乞求借款都不觉得自己低三下四，因为他的担保等于在心里打定了主意，永不偿还；他把得到的生活费称为打在脸上的一记软耳光，从而感到被莱昂触到了最痛处。

再则，他本人的自私心理也促使他拒绝接受根本无法将他从目前困境中拯救出来的解决办法。莱昂对他谈到的将来的前途，即简朴而体面的生活，和他有什么相干？那个欺骗未来的人能懂得什么呀？侯爵所盼望的是在令人不堪忍睹的巨大危机中能够得救逃生，以便昂首挺胸、健履阔步，继续走那条花钱如流水，实则骗人耳目的老路，他对这条路上的弯道和捷径了解得再清楚不过了。但是，他很知道处事要适度、有礼貌的道理，从而不得不注意自己的想法是否正确，并且还应该对女婿答应给他的可怜的糊口饭菜表示出感激的样子。

“一份生活费……”侯爵说道，嘴里仍然滚动着那个果核似

的东西。“你真慷慨……我感激你供养我。问题是这么一点点生活费什么也解决不了。波涛依然威胁着我，你给的那份生活费只不过是一道远在百里之外的海岸……”

侯爵不知道说点别的什么；不过，他的面孔更加苍白了，眼睛死死地盯着地板。心中的愤怒和悲苦使他的脸色骤然间变得十分难看，好像老了许多。他嘴角出现了两道深深的皱褶，没有涂抹胶液的胡须，东一根西一根地伸向四面八方，仿佛要使全人类都感到恐惧似的；他双颊憔悴青紫，皱纹密布，死人般的眼睛的下方坠着两包软囊囊的白肉。人们看见他，甚至都以为他的脖子更细了，耳朵更长更软了；两侧的太阳穴鼓胀着一道道青筋，比祭祀死者的大蜡烛还黄上几分。当他的毫不让步的女婿用坚定如铁、不容申辩的声调说出“生活费，只能给生活费”之后，堂奥古斯丁·德·苏特雷一下子老了许多。他想了一会自己的命运为什么那样悲惨，便抬起头来，嘴角抽动着，不知道是不好意思微笑，还是气得要吐白沫；他对女婿说道：

“你心肠慈善，总是乐于帮助我们；不过，如果我们感激你的大恩大德，你就更应该尊重我们。你把我们的女儿弄成那副可怜相，我们都没有发一声怨言呀！”

“我把她弄成那副可怜相！”莱昂怒不可遏地喊了起来。

“就是你；她好可怜呀……我们一声都没吭，这就是因为尊重你呀，我们过分尊重你了……不过，父母之情终于在我们身上复苏了，并且变得十分强烈，我们不能再看着我们那天使一样的女儿忍受痛苦而不闻不问了……怎么，你以为由你同她分居而给她带来的苦恼还不足以把她推进坟墓里去吗？”

所有的生灵，不管它们多么矮小，只要感到受到压迫的时候，都会力图啃咬你一口的。侯爵看到自己的自尊心受到了刺

伤，满怀的希望又落了空，便露出一副凶相来。

“那个问题，如果想在现在顺便解决的话，那是太复杂了。您是玛利亚的父亲，是不是想让我解释一下呢？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应该坦率地告诉您，您的这个要求提得太晚了。我果断地离开玛利亚都几乎一个月了。”

“可是，我并不因为太晚而就不向你提出这个要求。”堂奥古斯丁说道。他又振作了起来，因为他看到自己手中有了这样一种武器，这种武器不是把强者而是把弱者置于较为有利的地位。“我是玛利亚的父亲，是她的好父亲；你对玛利亚，对那个慈善的天使所做的事情，是无法用语言描绘的。开始，你用你的无神论折磨她，用你的唯物论思想残酷地撞击她的心……怎么，一个虔诚的女人，一个受到真正宗教熏陶、狂热地履行宗教义务的女人，难道都不配受到一点点尊敬吗？怎么，莫非已经不存在宗教，已经不存在信仰了？莫非我们必须用无神论者宣传的乌托邦来管理世界和家庭？”

“您知道怎样管理世界和家庭吗？”莱昂这样嘲弄着表情严肃的岳父说道。“您什么时候知道过什么是宗教，您什么时候信奉过宗教，什么时候有过宗教信仰？”

“你说得对，我并不是学者，我不能谈论这种事。”特列里亚承认自己无能。“我一无所知；但是，我具有传统感情，而这种感情从小就深深地印刻在我的心中；我是一个有思想的人，尽管我有过错；但是，我从来没有遗忘我的思想，我要用这些思想庄重地声明，你同玛利亚分居是触犯了社会的一切道德准则的，是触犯了人类灵魂最敬仰的一切东西的。”

这是从报纸上背诵下来的一段文章，它很可能比其引用者的显贵身份更激起了莱昂的愤怒。莱昂的面孔气得煞白，说道：

“你们的道德准则真好呀，你们对人类灵魂的解释很不错嘛……你们所敬慕的东西挺有趣呀。啊！我是那样愚蠢，以致被挤到社会的一个角落里，在重压和窒息中整整生活了四年。在社会的这个角落里，一切都是公式化了的，道德是公式，宗教是公式，荣誉是公式，连财产也是公式，法律也是公式，因为它是草率仓促制定、从不执行的；一切都是作戏演剧，一个个装扮成道德高尚、敬奉上帝、道貌岸然的样子，欺世盗名而不感到生厌。好一个社会模式呀！难道它值得长久保存下去而不让任何人问津，不让任何人触摸，不让任何人谴责吗？按照您的说法，你们这群伪君子应该受到尊敬，而我却没有尊敬你们！你们太聪明了，对世人隐瞒生活的腐败性，装作心地善良。我太消极了，我看到了这一切，但是缄默不语，暗暗地忍受着，甚至对我的妻子，对这个比其他人更疯癫但罪行较少的女人的愚蠢言行没有说一个不字，我触犯了道德准则！那么，我是在哪些事情上，又是怎样触犯了道德准则的？我触犯了道德准则，确实触犯了道德准则，我用我的金钱帮助了一个挥霍无度的父亲，帮助了放荡无羁的儿女，帮助了大手大脚的母亲，这样我便成了倒行逆施的不声不响的同谋者和罪恶的隐情人。我是保护堕落行为的梅塞纳斯^①，给恶习，给罪恶插上了翅膀。这是我的过错，对此我供认不讳。”

开始，莱昂一副怏怏不乐的表情，后来怒容满面，最后便狂怒发疯了；他用力地敲着桌子，打着手势痛斥岳父。侯爵变得越来越小，最后竟然只有一点人的模样了。在受到女婿训斥时，这位可怜先生一直用眼睛盯着桌子上的一只杯子，觉得它完全

^① 梅塞纳斯(约公元前70—前8)：罗马皇帝奥古斯都杰出的外交官和顾问，古代著名的文学赞助人，十分富有。

可以容纳下自己。莫妮娜和塔查娜吓得要死，不敢说话，不敢发笑，也不敢哭叫，拿上纸做的高筒帽子和公鸡躲到房间的一个角落去了。

“我是作为父辈讲话的。”侯爵的声音是那样微弱，仿佛是从杯子底部发出来的。

“而我是作为心灵中最敏感之处受到刺伤的人，作为被冷酷无情的宗教裁判所赶出家园，实际上被野蛮的宗教狂热和狠毒的宗教信仰抛到孤寂无人之地的丈夫讲话的。您对我讲了那些道德准则，并用那些道德准则谴责我；我知道那是因为我坚持了你们嘲弄地称之为的无神论的东西，而真正的无神论者，冷酷无情的唯物论者是那样一些人，即身穿法官长袍审判我的人，他们和穿皮埃罗^①长衫在晚会上狂舞的人是一路货色。尽管我认为，你们不配我给你们做出解释，但是你们应该知道，我是受害者而不是刽子手；我已经下定决心，再不像以前那样对伪君子的发号施令、对腐败分子的花言巧语言听计从了。我将按自己的意志行事。我已经知道，真正的、铁面无私的法则在哪里；让公式和处方见鬼去吧。不是偷偷地，而是公开地蔑视不值得半点尊重的东西，该是多么大的乐趣呀！我所说的不值得半点尊重的东西，是那个法庭，那项判决，而那项判决是一些人用自己的意志和好恶做出来的，他们没有任何道德观念，惯于敲诈勒索；他们是伪君子，恶习缠身，虚情假义；他们是寻花问柳的老色鬼，是疯疯癫癫的女人，是未老先衰的年轻人，是拿公款和灵魂做交易的人；他们表面是人，实际上是畜牲，甚至把自己的荣誉都拿去出卖，只

^① 皮埃罗(pierrot)系指法国一种哑剧中的丑角，在演出时通常身穿白色服装，脸上涂面粉。

是因为没有人购买才没有卖成罢了；他们虽然是世俗人，却装出教士的那样严肃表情来，用件烂长衫罩着骨架……让那些家伙留在那里吧……我离开……我自己走，让我那不幸的妻子离得我远远的；可是，这是她逼我这样做的，并非出于我的意愿。我将从外部观看那个感化人的场面。那些人应该明白，请过一过朝不保夕的生活吧，两手空空地去花大钱吧，去做九日祭吧，去接受不三不四的人的祝贺和吹捧吧，把国库的钱私分给教士和舞迷们吧，让一个个家庭退化变异、最后生出一代代不堪忍睹的子孙吧，把人生最严肃的东西当做儿戏吧，在灵魂深处保留着对道德、对真正怜悯的绝对蔑视吧，用虚伪的语言去求助于他们从不过问的道德准则，求助于他们在实际行动中背离的上帝吧。要么上帝是一个简单而容易的词藻，要么他们是些不敬神明的人！他们是一些比不敬神明的人还不敬神明一千次的无神论者，他们在用污秽的小人之心度量上天的伟大胸怀呀！”

莱昂慷慨陈词，火一般的话语烧干了他的嘴巴。他拿起桌子上的杯子，拿起侯爵企图藏身的那只杯子，呷了一口水。那个不幸的被告又变得那么渺小了，此刻不再注视着杯子，而是用眼睛盯住一只小纸盒，好像在说：“我若是钻进那个火柴盒，该是多好呀！”

特列里亚宛如一位彬彬有礼的大臣，脑海里装着一大堆适宜各种场合、甚至最关键场合的格言例句的主人；他为了说几句能够掩饰他尴尬和茫然的话语，于是开了腔：

“我绝不学习你的样子，绝不走那条路。”他说道，同时伸了伸身子，清了清嗓子。“我绝不学习你那过激的语言。在这种事情上，我一直求助于道德准则，并且永远求助于道德准则……我百思不得其解，你为什么那么冷酷地对待你的贞洁而忠诚的妻

子玛利亚,为什么突然神秘地离开她。我不能把这一点简单地看做是玛利亚的宗教狂热造成的,我怀疑你……”

侯爵没有说下去。那时传来了塔查娜的哭喊声。原来,塔查娜和莫妮娜早就躲到房间角落的一把椅子后面,从椅腿中间观看侯爵和莱昂如何激烈地争论着。她们躲在那里一动不动,终于不耐烦了,便开始厮打起来。拉蒙娜首先打了小伙伴一记耳光。

“这两个小丫头,怎么啦?真讨厌!”侯爵大声说道。“那个黄毛丫头,不是富卡侯爵的外孙女,佩帕的女儿吗?……”

“对;莫妮娜,过来。”

“苏埃尔特维利亚在这儿吧?”

“离这儿很近。”

“知道了……”

侯爵站起身来。他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他这个人反应迟钝,很少有自己的主见,这是因为他是用别人的逻辑进行思维的,是用现成的词语讲话的,然而,他现在却感到黑洞一般的脑际射进了一道奇异的光线。噢,对了,他也是有自己的想法的呀,这个想法不会被别的任何想法所取代。

“再见,”他干巴巴地对女婿说道,现出一副严肃的表情,一副过分严肃的表情,让人看了都觉得滑稽可笑。

“那就再见吧。”莱昂不动声色地回答道。

“我们还会见面的,届时再谈谈道德准则的问题吧。”堂奥古斯丁补充说道。“我们也要谈谈我女儿的不幸,我女儿的惨遭遗弃,我女儿的声誉。这可是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呀。”

这时,他觉得自己已经不能蜷身容纳在火柴盒里,水杯中,扶手椅子上;甚至觉得房间都太窄小了,容纳不下他那高大的身躯了。

“我们现在就谈谈好了。”

“不……我需要安静，我太需要安静了。我女儿必须置身于法律的保护之下，我要把我的想法告诉我的家人……事情极为严重。我的声誉呀！……”

“啊！您的声誉，”莱昂说着笑了起来。“好吧，我们来看看，看看您的声誉在什么地方；您什么时候高兴，我们就什么时候谈谈您的声誉……再见。”

特列里亚离去了。他虽然为这次寻求金钱的访问一无所获而倍感沮丧，但很是得意，瞧他人不起了。他感到自己的身体内部有点什么东西，这东西很大，而且越来越大，竟然使他觉得楼梯上已经容不下他，门厅也容不下他了……大街上容不下他，田野里容不下他，宇宙间容不下他了。那东西是他的想法，这想法不知不觉地钻进了他的身体内部，在那里生长开来，以惊人的繁殖力生出来成百上千的附属想法，这些想法使他感到兴奋，使他变得十分高大，使别人变得极为矮小。有想法，这是件多么好的事情呀！特别是，当这个想法使我们摆脱声名狼藉的处境，而使其他人陷于这般处境时更是如此，它使我们骄傲地高呼：“我们大家都一样，彼此彼此！”

第十章

理智与激情在角斗

第二天,莱昂收到一封匿名信;随后,他又接待了两个朋友的来访,他们给他讲了一些很是有趣,但对他来说又很痛心的事情;这样一来,那一天他都处在极度不安之中,晚上,又彻夜未眠。他一大早便从床上爬了起来,告诉法昆达他要出去一趟;过了一个小时,他又这样说:

“我不走了;我要留下来,应该留下来。”

下午,他骑上马到外边散步去了;回来以后,给佩帕捎去一个口信,告诉她,他想和她谈一谈。自从那一天知道西马拉遇难的消息以后,莱昂只看见过富卡侯爵的女儿两三次。一种复杂的感情阻止他经常去苏埃尔特维利亚。黄昏过后不久,佩帕便在莫妮娜病重时住的那间房子里接待了他。可爱的小女孩半裸着身子躺在床上,根本不理睬天一黑孩子必须入睡的规定,像以前几次一样,不管别人愿意不愿意听,她便东鳞西爪地讲起了她知道的故事,不停地说着她那逗趣的话语和尖刻的词句;她开始和她的洋娃娃说起话来,每讲一会都要笑上一两声;给洋娃娃吃过奶后,还要拍它一两巴掌;她像贵妇一样问候打招呼,用小指头搭成圆环,模仿着做出索列格涅男爵的单目眼镜的样子。吵闹过后,佩帕做出又似微笑又似严肃的表情,终于下了决心让自己弯曲双腿跪了下来,双手交叉放在胸前、说了句迷人动听的“天主

保佑”；莫妮娜悻悻不快，声音是那样含混不清，听起来半似吃音半似打着呵欠。接着，她又说了“我和上帝一块儿睡，我和上帝一块儿起床”，仿佛那天真的祈祷词的每一个字都含有催眠素似的，莫妮娜挤了挤眼睛，便慢慢地甜蜜地合上了眼皮，嘴里还在小声叨念着最后几个音节，终于在上帝的怀抱里睡着了。两个人静静地观看了莫妮娜一阵之后，莱昂吻了吻孩子的额角。

“再见，小宝宝。”他颇为激动地说道。

“为什么再见？”佩帕非常不安地问道。“你要走啦？”

“是的。”

“你捎来口信说，想要和我谈谈的呀？”

“是来和你告别。”

“在这儿待得不舒服吗？”

“太舒服了；但是，我不能在这儿继续待下去。”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你同你的妻子和好了吗？”

“没有。”

“你到国外去？”

“也许。”

“到哪个国家去？”

“现在还不知道。”

“不过，你必须通知我，要么写信给我，要么告诉我：‘我现在在某某地方’。”

“很可能我什么也不能告诉你。”

佩帕气鼓鼓地望着地板。

“我们两个真蠢，你和我都只说半截话，语句模糊，好像在猜谜。”莱昂说道。“几个月来，我们一直是这个样子，虽然是在面对面地交谈，但好像心里隐藏着坏想法。如果真的有什么坏心眼的

话,最好是和盘托出,而不要虚伪地隐瞒起来。心中有什么,都应该一五一十地说出来。自从我完全失去了对家庭幸福所怀有的一切幻想以后,便经常光顾你的家门;在这一段时间里,也许我来你家的次数太多了;当然,可能你不这样看。我孤寂无伴,我烦躁不安,我渴望过上充满着爱的生活,我要寻找一个依托,这个依托对人类灵魂是那样重要,就如同是人体的平衡器。我周身透凉,我在找到一点点温暖的地方便停留下来,这有什么奇怪的呀?我一开始就心疼莫妮娜,并且最终把她视为掌上明珠,这是因为我不是一般地渴望,而是疯也似的渴望享有亲人之间的那种爱,我要爱别人,我要被别人爱。让一个小孩子爱自己,这是一件多么轻而易举的事呀!……我强烈地希望在孩子的事情上求得一点快乐,把我那颗已经没有太大奢求的心置于一个孩子的脚下,任他踢打。我不知道怎样对你解释清楚……我认为,你是懂得这一点的。我认为,你是了解我的心的,正如我对你十分了解,了如指掌一样。我觉得,我们许久以来就在演出一场喜剧了……”

“我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演出你说的那种喜剧。”佩帕庄重地说道。

“我也没有演出。你听听在我身上发生的事情吧。我在自己家里有孤独感,在大街上有孤独感,在喧闹的社会里有孤独感,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你不我的身旁,我就有孤独感。这是天命决定的呀……但是,我们不要把这个动听的名词同我们考虑不周和失误造成的后果联系起来……我们应该这样看,我们自己造成的局面不允许我们理直气壮地公开宣布隐藏在心中的爱……我们本是已经结了婚的人呀。”

“事情是这样。”富卡女儿沉着而坚定地說道,仿佛她对这个人

问题已经考虑了好多次,并且做过种种权衡。

“现在,你已经不是有夫之妇了;而我仍然是有妇之夫;情况几乎依然如故。不过,你孀居以后,我更加失去了理智……我不应该在这儿待下去,不过,我还是常常来到了这儿;每当我看见你和莫妮娜身着黑色孝服,我就觉得浑身是胆,甚至敢于做出亵渎神明的事情来,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我努力克制自己,尽量保持沉默,然而,是你自己,是你用一种你本人也几乎觉察不到的巨大吸引力逼迫我……我无法用其他方式表达出来,你逼迫我对你说我爱你。我许久以来就在爱着你……我没有力量,也没有词语诅咒在我们身上产生的这种感情,这种感情是在我生活的家庭,在那个凄凉的流放地成型并脱胎出来的,而你身上的……我却不知道是怎样的。”

“是和我一起成型脱胎出来的。”佩帕说道。她几乎屏住了呼吸。“你对我讲出了我在自己心中一直揣测的事情……但是,亲自听你说出来……而且是在这里,在我面前……在只有上帝和我能听得到的地方,听你从你的嘴里说出来!”

她声音哽咽了。她的脸色是那样难看、苍白,酷似一位危在旦夕的病人;她心中十分不安,找不到更为合适的语言,只是拉起莱昂的一只手,热烈而温情地一连吻了三下。

“我们陷入了困难境地。”他说道。“我们要庄严地面对这个现实。”

“困难境地?”佩帕颇为惊奇和天真地问道,仿佛事情很令她乐观似的。

“是的;因为事情到了这种地步,我们两个人在遭受着诽谤。”

佩帕耸了一下双肩,好像要说:“诽谤不诽谤和我有什么关

系？”

“你应该和我的想法一致起来，我住到离你这么近的地方是一个很大的错误。”

“很大的错误？住到这儿来是个很大的错误？”夫人这样说道，她是想表示，如果这也是错误的话，那么太阳每天从东方升起也是错误的了。

“确实是一个很大的错误。我要提醒你，我被许多人看做是聪明人，然而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总是犯错误。”

佩帕同意他的这个看法。

“我最近犯的一个错误给搬弄是非的人提供了诽谤的机会。我的可怜的朋友呀！事情已经在马德里传遍了，说你刚刚丧夫两个月便有了情夫，而那个情夫就是我，说我们违背公共道德，在一起同居了。他们这样诽谤还不满足，又做起了以前的那种文章来，真可恨，说我们的罪恶关系有很长很深的根子，由此得出了一个人人信以为真的结论。”

“什么结论？”

“说莫妮娜是我的女儿。”

佩帕怔了一会。看来，这个可怕的说法没有在她的心中激起多大的风浪。她在脑海里思虑着，我们不知道她是如何说出了下面的一段话来：

“那好吧；既然人们的诽谤是如比狠毒，如此荒谬，那我们就该为此而感到沮丧。”

“你知道我们怎么做才能使这种诽谤不攻自破吗？”莱昂平静地说道。“你知道吗？我说的是清白无辜。佩帕，实际上，我们不很清白，更确切地说，只是在某些方面才是清白无辜的。向我们劈头盖脑压来的流言蜚语，多少是有些道理的，人们颠倒是非”

非；他们说我是你的情夫，说我们同居，这是弥天大谎；然而，他们说我爱你，这倒是千真万确的。他们说莫妮娜是我的女儿，完全是一派胡言。不过……”

佩帕没有让莱昂说下去。话语像连珠炮似的从她嘴里射出来，她高兴得呼叫起来。

“不过，他们如果说你爱莫妮娜如自己的亲生女儿，那就说对了；反正都一样。”

“搬弄是非的人完全不顾事实；可是，退一步讲，如果说我们没有那种事情，但是有那种想法，有那种感情，有那种希望的话。你回答我，你认为我们是清白无辜的吗？”

“我不那样认为。至少我自己不是清白无辜的。降落在我头上，毁坏我声誉的诽谤，似乎是有点道理的。”佩帕操着痛苦的声调说道。“我对他们的诽谤感到可怕，然而，当我正视诽谤中所包含的一点点道理时，却不那样感到可怕了，这是因为，在我身上有那么多，多得不得了的东西，可以对那么一点点道理中的一部分，然而主要的、基本的部分，进行辩护……你是一个有正义感、有良心的人，而我却不是。我习惯于培养与我的义务相反的感情，我在灵魂的秘密、僻静的角落里爱拂地抚摸着这种感情；我是一个坏女人，莱昂；我不配你对我怀有的这种迟到的爱；我是一个罪人，我不可能像你那样听到他人的诽谤便感到毛骨悚然。”

“佩帕，佩帕，你不要那样讲话。”莱昂拉着女友的手说道。“当你占据了我的心，并且渐渐地变成了我的全部感情的皇后时，我在我心灵中看到的你，观察到的你却是另外一种情况。”

“噢，如果我不这样喜欢你，”富卡女儿悲伤而痛苦的声调使她的话语变得令人费解了。“你干吗不及时来我这里呢？你如果

在我等候你的时候来到我这里，你会找到多么纯洁和高尚的感情呀！那是一种真挚而神圣的爱情，一种对你再合适、再般配不过的爱情。如果你及时来到这里，只要对那个任性、可怜的疯傻姑娘说一声爱她，你就会发现一颗饱含着爱情的美丽珍珠，一颗为你保存得完好的珍珠，她在你手里会失去粗俗的外形的！……我那时似乎一钱不值，是一大灾难，事情不是这样吗？……那是因为我，我想留在那双不想把我拿起来的手中；我是一件十分奇特的乐器，除非在那么一双能使她觉得新生的手中是不会发出悦耳声音的。如果我的天性之主不待在我身旁，我身上的一切都是不协调和可笑的……现在，你如果看到我失去了正义感，只有一点点，很少一点点道德观念的话，请你不要抱怨。我在生活中，一直同我自己进行着不懈的、可怕的斗争，同我周围的一切始终不能协调起来；我身上背着沉重的包袱，也就是说，忍受着外部的鄙夷，这种鄙夷使我失去了理智，东突西冲，也夺去了我的纯真感情，应该知道，我的这种纯真感情，为那个人珍藏了许久，可是，他无意占有它。我不像你那样严酷；我没有胆量做出更大的牺牲，因为我的心已经疲惫不堪，伤痕斑斑，不时作痛，像疯子那样自己啃咬着自己；我不能创造那样一个世界，即再让它任意折磨我；所以，我要求你不要太严酷了，不要理睬不健康的社会道德，给我的心以一点温暖，在这儿继续居住下去，天天来看我；你欠我的太多了，我只要求你偿付我一点点，向我表示一点点爱。”

佩帕无法把她的话完全讲述出来，便放声哭了起来。

“我是一个傲慢愚蠢的人，”莱昂说道，与其说他在为自己辩护，毋宁说是在谴责自己。“这使我们两个人都遭到了不幸。让我使你受到的鄙夷降落到我的头上吧！让因为我的过错而产生的一切天灾人祸都由我来承受吧！”

“再也不能让天灾人祸飞落到这里来了。过去的天灾人祸把我折磨得好苦呀，我忍受够了。过错并不完全在你身上。如果说我有什么优点的话，那就是我爱你；我那时疯疯癫癫，举止无轨。你喜欢另外一个女人，这我是理解的，再说，她又很漂亮；我从来不是个美女……而现在，年逝月移，已经过去了那么长的时间，你才从那些最奇特的道路上走到我身边来！……”

这时，佩帕感到神经紧张了一下，脸色顿时变得难看起来。她一副恐惧表情，仿佛要把一个可怕的幻影从面前赶掉。她虽然抑制自己，但还是喊了起来：

“你的妻子还活着！”

莱昂找不到任何语言，既不能对佩帕的话发表自己的看法，也无法面对那不可辩解的事实向她说几句宽慰的话，于是，低下脑袋沉默不语了。

“她漂亮，她虔诚，是一个完美无缺的女人！……”佩帕兴奋地补充说道。“但是，这不正说明我取得的胜利更伟大吗？你现在来到了我的身边，你抛弃了她。”

“不对，不对……”莱昂激动地说道。“是她抛弃了我。在这以前，我一直爱着我的妻子，一直恪守我的誓言，只是现在我才背离了这个誓言。”

“背离得好彻底呀。”富卡女儿兴冲冲地说道。“你为什么把蠢人们的话视为洪水猛兽？为什么你妻子的幽灵使你远远地离开我？”

“佩帕，亲爱的朋友，你如此镇定自如，若无其事，太让我担心了。”

“我对你说过，我没有道德观念；我失去了道德观念，你用最后一个幻想夺走了我的道德观念。失去了所有幻想，不就是一个

坏女人了吗?自从那个令人不寒而栗的夜晚,我就是个坏女人了;在那个夜晚,我的最后一线希望离我而去,仿佛灵魂脱离了肉体,我变得僵硬了,空虚了,冰冷了,真的疯癫了。从那时起,我所做的一切都是轨外之举;我结婚等于自投江河;与其说我结了婚,毋宁说我自杀。我不知道我做了哪些事情。假如我起码有一点点教养……可是,我连一点教养也没有。我是一个野人,炫耀富有,追求社交礼仪,制造眼花缭乱的假象,这如同未开化的人用羽毛和玻璃打扮自己一样。后来,我绝望了,那把匕首插进了我的心!……我绝望了,这使我把我为最心爱的人珍藏的东西交给了一个不配占有它的人。难道前者不能占有它吗?可是,我投入了后者的怀抱。我把珍宝扔到了垃圾堆里,你记得这事吗?我那遭到卑夷的可怜人格,对我还有什么用处呢?和一个可敬的男人,一个心地善良的男人结婚!那样做可能是愚蠢的……如果能够遗弃离我身边最近的那个男人,遗弃世人称做我的半边身子,教会称做我的伴侣的男人,那该是多么巨大的幸福呀!问题是,我那时愿意做一个坏女人。你已经知道,对于想获得自由,然而心术不正的姑娘,在某些方面常常敞开一扇大门。这大门是什么呢?是婚姻。我在茫然之中总是这么说:‘我富有,我和蠢驴结婚就会成为自由的女人。’但是,我没有为我那可怜的父亲着想!我太坏了!许多姑娘做了我所做的事情,可是并没有像我这样落得一个悲惨的结局。我结婚以后,倒霉的事一股脑儿地涌到了我的家门口……我是自由的,然而也是绝望的!你呢……总是远远地离开我。你的忠厚令我疯癫,令我深思。你一定以为我被你的忠厚打了一记耳光吧?一定以为我的灵魂为我自己也成为个忠厚的人而常常感到欣慰吧?……我不知道我最终将会落得怎样的结果。最后,还是上帝拯救了我,他给了我一个女儿;这个女儿

的降生,给我带来了我从来没有接触过的东西,即安宁。莫妮娜在我身边生长的这几年,我的精神奇迹般地受到了陶冶,变得理智了,生活井井有条了,具有常人的感情了。我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如果我过去就从与平和的性格、与你那大丈夫权威的桎梏背道而驰的疯狂之爱中摆脱出来的话,早已变成这样的人了。现在,我已经从使我臭名远扬的古怪性格中恢复了过来;但是,我还没有达到应该达到的完美程度:在我身上还缺少一点点,也许缺少很多对上帝的敬畏;我绝不拿我的感情去做百般折磨了我的道德法则的牺牲品,所以,我这样对你说:我是自由的,你也是自由的……”

“我……”

“对,你也是;这是因为,谁能打碎锁链,谁就能获得自由。你不是说你已经被抛弃了吗?”

“我说过这话。”

莱昂的面孔上浮现出痛苦和犹豫的表情。

“噢!我看在哪里被抛弃的永远是我,永远是我。”佩帕绝望地喊道。“好了,好了。”

“你没有被抛弃,你没有被抛弃;不过,这里有一个道德禁区,无论是你还是我都不应该视而不见。我目前处在矛盾之中,这种矛盾也许是最复杂、最可怕的,任何一个男人都从来没有卷入这种矛盾之中。”

佩帕用眼睛死死地盯着莱昂,全神贯注地听着他要说的话。

“我已经结了婚。我不爱我的妻子,妻子也不爱我;我们同床异梦,在我们两个人之间存在着一道深渊;一种巨大的厌恶感将我们分割了开来。可是,我的妻子为什么变得这样令我吃惊了呢?这并不是因为有通奸行为。我的妻子对我忠贞不贰,她没有

玷污我的名誉。假如她另有新欢，我早就把她杀死了；但是，现在我不能杀她，不能同她分手，哪怕是合法分居，那也是做不到的。使我们分开的不是罪恶，而是教会。我能对我妻子指控什么呢？只能指控她是一个疯狂的天主教徒。难道做一个疯狂的天主教徒是过错吗？谁能这样说呢！我脑海里有时浮现出诡辩的想法，心想可以指控她疯癫？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想法呀！我有什么权利那样胆大包天，把过分履行宗教义务称做疯狂呢？只有上帝才能断定一个人在灵魂深处发生了什么事，并且在虔诚和疯狂之间划出一道界限来。”

莱昂这样断断续续，忽而提问，忽而作答地表达着自己看法时，他那倾吐着激昂语言的嘴巴，有如一座法庭，正在辩论着一桩罪行的是与非。

“我妻子缺乏爱情，而爱情和忠贞一样，是夫妻关系的基石。”他补充说道。“不过，她并没有嘲讽和愚弄我的名誉。我的名誉纯洁如晶。难道有充分的理由让我宣布我自己是自由的吗？”

“有充分的理由，因为你妻子不爱你，因为她破坏了夫妻关系。”

“她破坏了夫妻关系，那应归罪于她的宗教狂热。当我看到我的灵魂茫然无主时，便这样想：‘我大概和她一样是有过错的吧？’她的信仰使她令我生厌，我是不是和她一样，我有另外的信仰，而这信仰使我令她生厌的呢？也许我也是一个狂热分子呢？”

“你不是狂热分子，她才是呢，她才是呢！”佩帕恶狠狠地说道。

“我们关系破裂到这种地步，谁的过错多些呢？玛利亚是绝对干不出任何真正不光彩的事情来的……她狂热，这确实如此，

并且天资不高；不过她的贞操是不容怀疑的。她不爱我，可也不爱别的男人。而我却另有所爱，莫非我的过错更多些吗？”

莱昂用手摸了摸滚烫的前额；接着，沉思了一会，考虑着如何步出那可怕的迷宫。

“即使我能够宣布我自己是自由的，”他终于这样说道，“我也不可能同另外一个女人结合，不可能有组织新家庭的想法，因为法律和良心都不允许我那样做。我不得不忍受我的错误所造成的后果。有不少这样的人，对他们来说既不存在天理，也不存在人法。我不是这样的人，也不可能是这样的人；有些人利用某种道德准则作为公共社交的公式，而满脑子装着男盗女娼、损人利己的想法。就算我能组织新家庭，它也将永远是个非法家庭……不光彩的子女，无名无姓的子女……你不要以为，我对你讲这些话，并且为我们所面临的处境感到可怕，我就屈从于马德里的流言蜚语了；也不要以为，我谈论合法性和非法性时，我是依据法律观念的，要知道法律是不可能缓解这个可怖的局面的；我屈从于我的良心，我听命于我的良心，我的良心具有纯正的声源，它压过我灵魂中的其他所有声音，而让我永远听到它的声音。你也问问你的良心吧！”

佩帕轻轻地歪了一下身子，仿佛要昏倒似的。她用手托着前额，低声说道：

“我的良心呼唤我去爱。”

这是感情的大爆发，它从一个在内心珍藏着“温情”这个无价之宝的女人的双唇间迸发出来，太感人肺腑了。长期以来，她不知如何动用珍宝，现在依然无可奈何，将它深深地藏在心里，把她的爱寄宿在幻想中，与忽而高烧如火、忽而寒冷似冰的生活为伴。

第十一章

等 待

“你想想看，”莱昂说道，“一个非法家庭，说得确切些，一个不道德家庭，不知要有多少令人可憎、基础不牢的东西……儿女们没有姓氏……那个女人的形象永远出现在……”

“不要说下去了……我对你再说一遍，不要说下去了。”佩帕说道，她尽量不让自己的气恼爆发出来。“你是那样狂热痴迷，都把那个女人排斥在一边了，把那个女人排斥在一边了。”

“那么，你是说我也是一个狂热分子了？”

“这没有什么关系。”

“那好，你和我的头脑都可能因为发热而产生过那种想法；不过，还是有办法使我们头脑冷静下来的。”

“什么办法？”

“等待。”

“等待。”富卡女儿摇着脑袋喃喃说道。“等待”这个词在脑袋里轰鸣，产生着可怕的回响。“等待！这就是我们的命运。对某些人来说，希望并不能给他们以甜蜜的感受，而是使他们遭受折磨。”

“你看到那个小天使了吗？”莱昂指着莫妮娜说道。莫妮娜正睡得香甜，任凭暴风雨吹打她那天真的梦。“你看，那就是你的真正良心。当昔日的颠簸和尚未平息的愤怒把你推入邪路上时，你

应该时刻想到你的女儿。这样，你会看到有个多么神奇的护身符保护着你！千百次说教和人世间所有逻辑都不可教会你的东西，那个小宝宝的一丝微笑将轻而易举地教会你。这个小宝宝天真无邪，她仿佛还不是这个世界的生灵，你在她的目光里永远会看到绝对真理的光芒。”

“这话倒是真的，这话倒是真的！”佩帕说着呜咽起来。

“那双眼睛，那张漂亮的脸蛋，是一面这样的镜子，如果你善于观察它，一定会看到未来的一些什么东西。你女儿已经长大了，要时刻想到她，要把她看做一个成年女子。再过上十五年，如果有个邪恶的声音在她耳畔叨念着不堪入耳的话语，说她不幸的母亲行为如何不端，你能高兴吗？如果有人对她说：‘你母亲没有孀居两个月就找了个有妇之夫做自己的情夫，而那个男人的妻子是坚守贞操的。’你那纯洁的心灵不会受到谴责吗？”

“噢！不会，不会。”佩帕突然怒冲冲地喊道。“人们不会对她说那种话的。”

“会说的。为什么不会说呢？连谎言人们都会说出口，难道可能确实存在的事情，就不互相传闻了吗？从逻辑上讲，父母的行为对子女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这一点你考虑过没有？……在家庭中，父母的品行端正，会避免许多不幸和唾骂。”

“请你不要对我说那种话，我女儿是不会不成为窈窕淑女的。”佩帕果断地说道。泪水浸湿了她的脸庞。

两个人都不说话了。他们坐在莫妮娜的床边，挽着胳膊，脸几乎贴在一起，温情伴着轻柔的呼吸声从两个人身上散发出来，长时间尽情地分享着幸福。佩帕在心灵深处，心灵最深处觉得有个想法在这样说着：“心爱的女儿，想到你永远属于我，并把你奉献给我喜欢的人，我是多么幸福呀！你是我身上的肉，你脑海里

有我的思想。”

过了一会，他们离开小宝宝熟睡的床铺，佩帕坐到房间的一个角落里。

“时间不早了，我该走了。”莱昂说道。

“这就走了？”夫人惊恐地小声说道，并且用温柔的目光望着他。

莱昂想要说点什么；但是，他突然打住了，因为他听到有脚步声。原来是富卡侯爵走进房间来。他回自己的卧室前，习惯到女儿和外孙女这里打个招呼。他看到莱昂在那里，很是一惊，尽管那时并非不合时宜，来访的人也非稀客。

侯爵吻了吻外孙女。

“怎么，小家伙身体不好吗？”

“没有，爸爸；她很好。”

“啊！……我以为……”

“感谢上帝，在这儿能见到你。”侯爵亲切地对莱昂说道。

“我是来和佩帕话别的……也来向您辞行。”

“要到外地去？好家伙，对一个情绪厌烦的男人来说，旅行可是他能做的最惬意的事情呀。打算去什么地方？”

“我还不知道。”

“那么，哪天出发呢？”

“明天。”

“如果你去巴黎，我要托你办件事的。明天大概没有时间了吧？……我一大早到你家去……我回我房间去了；偏头痛。”

莱昂意识到应该立刻离开那里了。

“再见，再见。”他紧紧握着侯爵女儿的双手说道。

佩帕的目光和他的目光碰到了一起，犹如正在决斗的两把

利剑。她的目光为两个人的突然离别而充满了愤怒。过了一会，莱昂又看了一刻莫妮娜，便佯装坦然地走出了房门。当他经过灯光通明、安静无声的房屋时，才觉得自己是一个来到那里的陌生客人；然而，他觉得他刚刚步出的漂亮房间犹如是他本人的住所，几乎要转身回去再呼吸一会那里的平静而安逸的空气，那空气里充满着一个特殊家庭的扑鼻芳香，而那芳香正是源于一个女人的爱和一个孩童的梦。

堂佩德罗回房间之前，对莱昂说道：

“到现在我还没有收到费德里科遇难的详细消息，心中很是不安。”

莱昂什么也没有回答，便离开了大楼走到了花园里。那大楼是感情的化身，而那感情又是那样不停地从后面呼唤着他；他每走四五步都要停下来。当他走上林荫道时，觉得有个声音在叫他的名字；那是“喂”的声音，犹如火箭从空中掠过使空气颤动一样。他回头一看，原来是佩帕向他走了过来。佩帕围着开司米头巾，脑袋露在外边，脚步飞快，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她一把抓住数学家的手。

“你这样离去，实在叫我忍受不了。”她对莱昂说道。“这样太不近人情了。”

“应该这样……”莱昂十分茫然地说道。“你忍受不了了吗？说不定我明天要过来待一会呢。”

“一会！”看得出，夫人异常痛苦。“以前我奉献出了比几个世纪还漫长的岁月，而现在只能得到几分钟的报答，这让人多么悲痛和伤心呀！”

莱昂拉起她的两只手，说道：

“亲爱的，在我们两个人之间，必须有一个服从另一个。我知

道,如果我被你拖着走,我们两个人肯定都完蛋。你不要拖我的后腿了,而应该让我来引导你;这样,我们将双双得救。”

“那你是想说……我知道你准备对我说什么……等待!每个疯子都有自己的口头语。”

夫人脸上露出了自我怜悯的深切表情;正如怜悯表情常常伴随着令人心碎的微笑浮现在面孔一样,佩帕以一种令顽石也要落泪的方式笑了笑,接着说道:

“等待!如果我在等待的时刻到来之前就死去了呢?”

“不会的,你是不会死的。”莱昂喃喃地说道;他用双手抱住她的脑袋,看上去像抱住孩子的脑袋一样,亲吻起来。

“看来我太傻了……”佩帕结结巴巴地说道,她几乎说不出话来。“你愿意拿我怎么办就怎么办吧,强盗。”

“你听我的啦?”

“长期以来,人家对你在思想上一直言听计从,你还有必要问这个吗?我曾梦想过,你几乎在不记起我这个时候来到了我的身边;我曾梦想过,你叫我不要尽职尽责,而我把你的这个意思牢牢记在脑海里,并且用灵魂给我的灵感,老实地听了你的话。听你的话,是我唯一的快乐,我真是既心满意足又悲凄痛苦呀!你不要指控我心中装着这么多的不幸……我是想让你看到,跟在你身后走向罪恶的女人,如果你带领她走向光明,她是不可能拒绝跟随你的。”

“我把你带领到什么地方,你都不拒绝吗?”莱昂低声说道,同时用手摸了摸额头。“请你告诉我,如果我对你说……”

“说什么?”佩帕抢着问道。她没有等莱昂说完,更确切地说,她用小鸟不等米粒落地就在空中叼住的速度捕捉住了莱昂的想法。

“打算出逃……你有这个想法吗？”

“噢！我有许许多多想法。”

“这么说，如果我对你说……”

“‘我们走吧’，我会毫不犹豫地跟你出走。”

“现在就走吗？”

“现在就走。我会抱上我的女儿……”

情火熊熊，佩帕难以忍俊，一会望望她的家，一会看看她的男友。她的心灵离得世间万物远远的，在那两件，只那么两件心爱的东西中间摆动。莱昂一时间展开了可怕的思想斗争。接着，他用脚踢着地面，恰如古代男巫呼唤保护神一样。

“那么，我命令你让我一个人走掉，你等着我。”莱昂终于用带有几分英雄气魄的果断语气说道。

佩帕低下头，脸上露出耐心等待的表情。

“我这样命令你，是因为我从心底里爱着你；我这样命令你，因为我是自私的，我不愿意破坏一场美梦。”

“我听你的。”佩帕说道，她的话浸透着苦楚。

佩帕把头依偎在她的男友的怀里抽搭着。过了一会，她补充说道：

“可是，你应该说定日期，说定日期呀……如果我等不到那个时候就死去……”

过早死去的想法在她的脑海里闪跳着，好像那是一道邪恶之光，怎么也不肯熄灭。

“我是要定下日期的。我对你发誓，我一定这样做。那个日期满了以后……那个日期满了以后……”莱昂一遍遍地重复说道，他的胸部困难地呼吸着，那个绳结被魔鬼狠狠地抓在手掌里。

“你应该想到，上帝很可能不愿意给我们打开通道的。”

“你会看到上帝将是怎样为我们开道通路的。”

“如果上帝不这样呢？”

“你会看到上帝为我们开路的。”

“不过……如果上帝不这样呢？”

“尽管你这样对我说，我仍然不知道我为什么相信上帝会为我们开路的。”佩帕说道，她把头依偎在男友的胸前，好像我们刚刚入睡时把头放在枕头上那样，找个舒服的位置。“现在，如果你愿意让我高高兴兴地回家去，就应该这样对我说，你十分爱我。”

她是那样激情满怀，显得都有些天真烂漫了。

“难道你还不知道吗？”

“我知道你好久以前是爱我的。”

“我们小时候在一起玩耍，用野桑葚儿涂抹脸蛋；从那时候起，我就爱上了你……”莱昂补充说道，同时用力抱着佩帕那长着满头金发的脑袋。

“那是多么美好的时光呀！”佩帕一边说着，一边像个天堂里的宠儿微笑着。“如果我们能够好好谈一谈这个题目，回忆回忆童年发生的事，把我们记忆中的事一件一件地摆出来，把我们说的话一句一句地重述一遍……如果我们的生活现在就是人生追求的那种真正的生活，我们待在一起的时光不是短暂即逝的，不是那样可怕的！……如果我们可以尽情地畅谈，尽情地欢笑，尽情地回忆，尽情地考虑些事情，尽情地说些笑话，尽情地打闹，尽情地猜测对方的想法和愿望，那该有多么好呀！……”

“如果我们能……”

“可是，这是不可能的。我们必须分离开来。我们这辈子一直分居两处；现在，依我看来，这是我第一次对你说永别了。你回

你的房子去，我回我的别墅去。”

“你带着你的女儿等着我。”

“噢！一个多么可怕的想法从我的脑海里冒了出来呀！……如果你过了许久才回来，莫妮娜会认不出你来的。我的心肝儿呀！……她会怕你的。”

“会很快习惯起来的。”

“可是，你明天不来家里啦？”

“来干什么呢？莫非让再一次话别使我们的分手变得更痛苦吗？如果我再一次见到你，也许我都没有勇气了。”

“明天我打发孩子去你家。”

“可以，让她去吧。”

莱昂干咳了一声。

“喂，我的上帝！”佩帕喊道，她是那样多情而殷勤地把莱昂的长礼服的领子拉起来。“看你都感冒了……天气冷……别担心……这样子……”

“谢谢，亲爱的。我真的有点冷。”

“不过，怎么，我们现在就分手了？”

“是的。要么现在分手，要么永远不分手。”

“要么永远不分手”这句话都到了嘴边，但是，夫人没胆量说出来。

“亲爱的，经常给我写信吗？”

“每个星期写一封。”

“写得很长很长？”

“长得像盼望收到信的人的绵绵思绪。”

“我往哪儿给你写信呢？”

“我会告诉你的……咱们往你家那边走吧，我不愿意你只身

回去。咱们到那边分手。”

“你陪我到博物厅门口好了，我是从那儿出来的，还是从那儿进去吧。”

他们走了一刻。莱昂用右臂搂着佩帕的腰肢，左手握着她的两只手。

“夜这么黑。”她说道。她不知道自己想到哪里去了。每当脑海里盘旋着一连串想法时，常常发生这种情况。

“你高兴啦？”莱昂问道，他想给谈话涂上一层轻松的色彩。

“在你快要离开的时候，我怎能高兴呢？不过，我还是高兴的，那是因为你对我说了那些话。我不知道我心中是高兴还是痛苦。我要说‘我太幸福了！’也要说‘如果我等不到那个时刻就死去……’”

“我的心里也是这样翻腾着。”莱昂忧郁地说道。

他们来到了博物厅的小门。

“再见……”她喃喃地说道，用眼睛痴情地望着他。“再见……心爱的！”

“回头见。”莱昂的话音低得几乎听不见。他吻了两下佩帕。“这个吻是给莫妮娜的；这个吻是给她妈妈的。”

博物厅的门开着，黑暗之中还可以看见楼梯。莱昂轻轻地把佩帕推进楼里，然后自己慢慢地离去了。她回身走到门坎处，莱昂从远处用手朝她打着招呼……

过了一会，莱昂走进了自己的房子里。他痛苦得几乎死去，像个死人，像个疯子似的在扶手椅子里翻转着身子，不知道是在泪水中还是在深深的绝望中寻找着缓解心中痛苦的药剂。不过，那只能够容纳激情和混杂思绪的偌大的储藏杯，破碎和撞坏它前面的一切东西的时刻还没有到来。

第十二章

在谈论卡斯蒂利亚绅士品格、道德法则、
值得最受尊敬的一切及其他琐碎小事的地方

特列里亚一家经历的危机依然没有丝毫缓解。灾难是如此严重，以致试图补救一下都被认为是发疯，失去理智；因而，唯一的办法就是尽可能地掩饰一下罢了。出尽了洋相的人，在最终羞怯地宣布贫困破产之前，总是挖空心思维持和延长外盛内衰的假相。现在，这一家人常常关起门来这样说：“我们雇不起佣人；已经没有一家店铺愿意赊欠给我们东西；我们连浮华之家最不可缺少的面包，也就是马车，也都没有了。”然而，在公开场合，他们却不得不给他人留下这样的印象：他们全家人无不病魔缠身……侯爵呢，唉！正害着可怕的风湿病。侯爵夫人呢，噢，也够可怜的！整天处在痉挛状态，可謂是已经病入膏肓了……全家人被巨大的苦难压在头上，呻吟不止。他们连亲朋好友也不接待，不外出散步，不去观看热闹非凡的首演剧目。对他们来说，教堂才是个适宜出入的场所；在那里，脸上可以挂上愁容，可以聆听上帝的讲话，在给受苦受难的人们以慰藉的圣母面前掉几颗眼泪；还有比这更能感化人的事情吗？可怜的米拉格罗丝呀！她出入教堂时总是显露出疾痛的表情，为最冷漠无情的人做出榜样；人们看到她那副样子，都对她的苦痛报以某种同情，并且说：“不幸的夫人，为她的儿女遭受了多少苦痛呀！”

圣莎洛莫家的聚谈会是灾难深重的特列里亚一家的避难之所，那里不怎么喧闹，聚会的人少而精；有几位诗人，有美貌出众的贵夫人，还有五六位修士和另外几个看上去并不像修士的人。在那里，这些人侈谈罗马，阅读 L' Univers^①，朗读充满着宗教气味的诗篇；在这种香烟缭绕烛味四散的令人窒息的气氛中，所有的人都被革除了教籍。古斯塔沃·苏特雷的每次政治演说都事先透露了出来，以便让男男女女的捧场者（没有比这更好的词了）准备鼓掌助兴；他们为刚刚走出课堂的年轻小伙子树碑立传，称颂他们已经是圣奥古斯丁^②，圣安布罗斯^③，特尔图利亚诺^④，或奥利金^⑤一样的人了；总之，从涉及的天才人物来看，可以这样来认识圣莎洛莫家的聚谈会，即它具有俱乐部的明显特征，这是当今社交很值得注意的现象。政治热情一代胜过一代，伴着贵夫人们的温柔呼吸声，现在变成了狂呼怒吼了。阴谋诡计，更多的不是在兵营而是在沙龙里筹划和浇铸，甚至蛊惑人心的煽动家们都悻悻不快地对待共济会了。应该说，我们现在介绍的这个聚谈会是某种俱乐部，正如有些聚谈会是空谈家的神秘东方，另一些聚谈会是民主派的神秘东方一样。

圣莎洛莫侯爵夫人尽管面容有些憔悴，但年轻漂亮，身材修长，四肢匀称；她容貌动人，喜读诗文，特别是那些描写神秘主义

① 法文，意为《宇宙报》。

② 圣奥古斯丁（354—430）：基督教神学家、哲学家、拉丁教父的主要代表。

③ 圣安布罗斯（340—397）：古代基督教拉丁教父。

④ 特尔图利亚诺（155—220?）：基督教辩护士。

⑤ 奥利金（185—254）：古代基督教希腊教父的主要代表之一。

乐趣的诗句和诸如天真的斑鸠，耶路撒冷的棕榈林一类空洞无物的章节等；她疯狂反对唯物论和自由主义的一切平庸文章，狂热地为把锋芒指向那些现代文明垃圾的演说拍手叫好。她举止优雅，处事审慎，善于把振振有词的聚谈者占用的时间缩短到最低限度；她很有些口才，时而往聚谈会上高谈阔论、百说不厌的革除教门这类话题加入一点调味剂，说几句世俗间打趣逗乐的话，使客厅和饭桌上保持着令人惬意和振奋的气氛；在那里，教长、诗人、圣奥古斯丁们和圣安布罗斯们，个个笑逐颜开。圣莎洛莫侯爵也是这样的人，他宁愿被油煎火烧，也不从自己的学说——当然啰，如果说他有自己的学说的话！——上后退一步；他很少在聚谈会上抛头露面。他经常光顾剧院、娱乐场或其他消磨时光的阴暗地方。白天，他在书房里接见斗牛士、优秀骑手、以动物捕获动物的猎手、屠宰场工人；这种粗俗乏味的体力劳动，以及他那些冒险伙伴的恶作剧，占去了他四分之三的话题和思想。他很富有，给漂亮的妻子拨出了一笔可观的零用钱。另外，还给她数量可观的钱去做九日祭和三日祷。至于全家的财产，他是这样管理的，他有一笔公开的活期存款；侯爵还给舞女立了户头，不过，这里不便赘述罢了。

那天夜晚——一切可查材料证明，就是特列里亚侯爵探访莱昂·罗奇的那天夜晚，请好好记住这一点——，米拉格罗丝兴致勃勃地同一位须发光洁油亮的老先生畅谈；尽管这位老先生佩戴着军衔，但是我们不知道他属于哪个阶层的绅士，或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人物；不过，他一定是那些力图向我们证明军队本质上是个没有防御能力的机构的众多将领中的一员。

“将军，您不必劳神安慰我了。我痛苦极了……您用优美的诗句说过：母亲的心是一颗珍宝，那颗心能容纳下无限的痛苦。

可是，我心中的痛苦已经装得满满的了，我的心再不能承受痛苦了，痛苦都流溢出来了。”

“亲爱的，你如此逆来顺受，有什么用途呀？”那位玛斯^①说道，他这样天真无邪，即令只画有脑袋和翅膀的智慧天使也是羡慕不已的。“上帝会给您送来许多意料之外的安慰的。那么，玛利亚也在忍受着痛苦啦？”

“那个天使还能怎么样呢？我那可怜的女儿呀！即使把她钉在十字架上，她也不会呻吟一声的！……上帝总是让道德最高尚、心地纯洁如圣神的人经受更大的考验。像上帝把我心爱的路易斯看做是他的一样，也把玛利亚看做是他的；上帝让路易斯身体倍受折磨，现在让玛利亚精神上遭受痛苦。”

“我们每天都看到，”将军说道，同时可怕地动了一下，使挂着银白胡须的大天使的面部挂上了一副滑稽的凶杀相。“丑事、不幸和卑鄙无耻的行径有增无减……对天律和人间法规的敬重一天少似一天……完美无缺的个性不复存在了，绅士的品格不复存在了，到处只能看到厚颜无耻……亲爱的米拉格罗丝，你想想看，一个每时每刻都在脱离宗教轨道的社会要走向何方呢……不过，事情并非断然如此；太太，尽管是这样！还是有圣神的，有殉教者的。您的女儿，只是因为道德高尚便被她丈夫恶狠狠地抛弃了；也正是因为她道德无比高尚，正是因为她有道德，这一点我们应该重复它一百次，一千次，她是一个光辉的榜样；说得确切些，她是一面旗帜，是一面战旗。”

玛利亚确实是一面战旗。大厅里有好几伙人，大家都在谈论着同一话题。只是因为她道德高尚才被抛弃的呀！……这使上

① 玛斯：罗马神话中的战神，即希腊神话中的阿瑞斯。

天发怒，唤起报仇的呼声，需要再发生一次洪水^①，曾经吞食了科莱、阿比龙和达特汗^②的大地再裂开一下，再燃起所多玛天火^③，请来埃及飞蝇，动用阿提拉的宝剑……在所有这些灾难中，看来在今天步入歧途的人们需要赎罪的时候，威力最大的应该是埃及飞蝇，一大群咬人的飞蝇同血口喷人的流言蜚语、报纸的声讨、世俗的谴责，何其相似乃尔！坚持原则的人就是以这种谴责鞭答那些败类的。

“如果他们的分居是由于别的原因……”一位诗人对一位记者说道，“还是可以忍耐下去的……可是，事情再清楚不过了，莱昂他……”

接着是一阵丝丝笑声伴着噤噤嚓嚓的耳语声。两位老夫人把鼻子伸到这伙人中间来，津津有味地呼吸着诽谤的空气；对她们来说，这种空气比玫瑰和茉莉的芳香还沁人肺腑。

“我好久以前就怀疑这一点了。”圣莎洛莫侯爵夫人对一位议员说道。这位议员坐在一群教皇极权分子中的大主教椅子上。“佩帕·富卡是个厚颜无耻的女人。在富卡家里，道德向来是一个神话。百万家产的积攒过程，始终同‘爱’这个字连在一起。”

“我敢断定，莱昂和佩帕的关系由来已久了。”议员说道。他喜欢在圣莎洛莫的家里进餐，侯爵夫人每每向他做出用心狠毒

① 《圣经·旧约》称，神耶和华后悔创造人类，于是降洪水除灭世界上一切生灵。

② 传说这三个人共谋反对摩西。上帝为了惩罚他们，让大地裂开，将他们吞了下去。

③ 据《圣经·旧约》载，所多玛系约旦河谷地的古城。由于居民作恶、淫乱，被神毁灭。

的暗示时，他都欣然接受，并常常表示感激。

“从现在所知道的情况，以及我掌握的某些材料来看，”皮拉尔说着用痛斥的目光望了望那时正走进房间的古斯塔沃。“完全可以断定，他们的关系由来已久。”

接着，他又咬着那位庄重男人的耳朵说个不停；后者尽管拿定主意不为任何丑闻所震惊，然而还是掩饰不住惊愕和困惑。

“莱昂的女儿！”他喃喃地叨念着。

离那儿不远的地方，特列里亚侯爵发表着新的看法，一个全新的看法；那看法是用精辟考究的词句说出口的，仿佛受到慈父的钟爱和保护似的。按照他的这个看法，我们大家都彼此彼此，谁也不是出类拔萃的人，清一色的世界十分可怕；他这个侯爵对西班牙人民闻名于世的传统的豪爽性格越来越失去信念了……

“社会正在崩溃和毁灭，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将军宣布说，“可是，还有一些天真烂漫的人，他们不愿意相信这一点；尽管如此，事实终究是事实……请诸位来看看这样一个事实，一个不容怀疑的事实……”

大家都把目光集中到将军身上，等候他宣布那个事实。从这位显赫绅士讲话的消极表情来看，那个事实很可能是有关战事的。

“请诸位来看看这样一个事实。只要发生丑事，发生引起街谈巷议的丑事，那就要看看是谁干的。那么，现在这件事是谁干的呢？是一个不在教门的男人，一个谩骂和污蔑基督教道德的自负而高傲的小人干的；我们看到那些小人在那儿无耻地炫耀他们如何坚不可摧，*alzar la fronte e minacciar le stelle*。”^①

^① 意大利文。意为“只要他抬起头，星星也会对他肃然起敬的”。

将军的这些话得到了在场的人以庄重的沉静方式表达的庄重的赞许。坐在主教席上的议员和一位记者先生正在进行一场小小的争论,焦点集中在莱昂·罗奇到底是一个一般罪人,还是一个罪大恶极分子。

“您该醒悟醒悟了,”议员说道。“腐败现象已蔓延开了;不过,如果在教的人还有可能改邪归正,从而会得救的话,唯理论者则将走上彻底毁灭的道路。他们像参孙^①一样捣毁了教堂,并像他那样,葬身在瓦砾之中。”

圣莎洛莫侯爵夫人和古斯塔沃躲在一个角落里,小声地交谈着,别人听不见他们在讲些什么。

“应该把实情告诉给玛利亚,”侯爵夫人说道,“必须告诉她。”

“实情?……我们不能轻信假相。我对莱昂的作风还没有形成自己的看法。我在看到莱昂,并且和他交谈之前,什么也不能对我妹妹讲。”

“你迟早会告诉她的。”

“我不能那样做。”

皮拉尔存心不良,显露出一副多事女人的急躁表情;她是那种在把尖针扎进女友胸膛过程中始终感觉呼吸不到空气的女人之一。

① 参孙:一译“桑松”,原意为“小太阳”、“强壮”。《圣经》故事中古代犹太人的领袖之一。具有超人之力,后因爱上非利士女子大利拉,被她探知力大的秘密在于蓄发不剃,并乘其酣睡将其头发剃光,非利士人将他缚住挖去双目,投入狱中。一日,非利士人将他牵至大殿,系于二柱间加以戏弄。此时,他发已再生,大力复至,奋力动摇二柱,致使大殿倒塌,和非利士人同被压死。西方文学以其名喻“大力士”。

“我担保，你会告诉她的。”她补充说道。她把鼻孔胀得老大，目光闪闪，脸色也变了。

“我家里的事情，让我家里的人去决定好了。”

“噢！你家的一些事，我也是作过主的。”皮拉尔说道。她说“你家”这两个字时，声调十分无礼。

“那可没有征得我的同意。”古斯塔沃说道；他露出一副怒不可遏的表情。

他面色煞白；从他的前额、眉心和令人敬畏的严肃表情，看得出他遭受了暴风骤雨的袭击。以后，我们会知道他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这位议员通知我，”皮拉尔抬高声音说道，“他明天不准备发表反对第二十二款全部条文的演说。”

这时，响起了一阵不满的声音。

“议长会更改他的发言顺序的。”

“我可是有证明材料放在家里呀！”

“什么时候公布呀？”

“他妹妹的这件伤心事，”圣莎洛莫侯爵夫人说着装出痛苦的表情望了古斯塔沃一眼。“把他的大脑都搅乱了。”

古斯塔沃凑到母亲所在的那堆人群里。

“孩子，冷静些。”母亲用温柔而多情的声音对儿子说道。“我们大家和你一样，都受了许多苦；可是，我们并没有失去耐心。”

“我可是没了耐心呀！”

谈话仍然围绕着这个话题进行。除了侯爵表明“我们大家都彼此彼此”的坚定看法外，再没有值得一述的内容。不一会，人群便大大地稀疏了；皮拉尔大声朗读路易斯·维乌依廖特的一篇文章，把许多人吸引了过去。古斯塔沃和他母亲转移到隔壁的小

客厅去了。

“爸爸今天真的去看过莱昂了？”

“他去过了。”

“我担心他去卡拉万切尔还有别的目的。可能又去干见不得人的事……”

“这个傻瓜蛋，疯子，你是说他在那儿干了见不得人的事？”

“对。”古斯塔沃说道，眼睛里射出愤怒的光芒。“我担心爸爸到那儿去，跪在了我们的敌人面前，向他乞讨……”

“孩子，太荒唐了！……我们，我们向那个家伙讨要……”

“这事本来不会引起我注意的。我对这类可怖的事情已经司空见惯了。妈妈，你不要吃惊，这类事情到处可以见到。我打算去看看莱昂，跟他好好谈谈。谁知道他是不是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罪过非常严重！……如果他真的抛弃了我的妹妹，同另一个女人同居了的话，我们和他的关系就应该到此结束了。对我们来说，他将是一个外人了。从这样一个人那里得到某些好处，因而就不能把他逐出家门，这该有多么丢人，多么可怕呀！……”

“看在上帝的份上，你不要这样！……这会引起别人注意的。”侯爵夫人为儿子如此出言不逊而感到担心。“你这是在出洋相。”

“洋相！”古斯塔沃痛苦地说道。“这有什么关系！在这里，反正只有我一个人知道我们在过着怎样可卑的日子。”

“古斯塔沃！”

“我说这话是为了我自己，只是为了我自己。和我自己的家一样，这个家也已经令我感到恐惧了。一日甚似一日地谈论道德，而并不付诸实践，都把我耳朵弄聋了，听不到真理的呼声。我在这个世界上扮演的角色，我家的状况，家人的行为，我的朋友

们的背离，一句话，没有任何东西值得我高兴的。我对什么都不满意，我渴望做一次自我流放，离得我的所谓亲朋好友远远的。”

“你的可怜的妈妈已经够苦恼的了，你还想给她增添新的苦恼吗？”她说道，脸上的愁容清晰可见。“你出走吧！放弃你的前程吧！……再别盼望当什么大臣部长！……你已经知道，其他人……”

“出走？只有疯子才那样做呢！我不能离开这里。我有抱负，我有羞耻感，二者是同一个东西，我紧紧地和它们连在了一起，正如蜗牛和它的外壳一样。我要永远待在这里！永远和我的家人待在一起，忠于他们，忠于我的党，忠于我的阶级，忠于我的道德！”

他说最后这个词儿时，声调中饱含苦楚和讥讽。

“我看到的東西，还要继续看下去；听到的东西，还要继续听下去……啊！我得告诉您一件新的不幸消息。今天下午，波利托在一个人家里，被当众打了耳光；到底是谁的家里，我不想说出来；他们因为赌博欠债而发生了口角，双方动了手，扔酒瓶子，醉醺醺的女人惊叫不迭，警察进行了干预……”

“可是，我儿子没伤着吧？”特列里亚夫人怀着母亲的焦虑心情问道。

“没有，只受一点点内伤；不过，整条大街都知道了……我也不想说出是哪条大街。唉！”他深深地叹了口气，补充说道。“我们生活在充满悲苦的时代，生活在上帝真正发怒的日子里。不过，从今天开始，我要掌握家庭大权。我们来看看，我是不是能使我们家摆脱这种困境，拯救对外的声誉，这种声誉并不是美德，而是招牌。当前，爸爸带着值得我怀疑的目的去走访莱昂，我是一千个不同意的。”

“你这是胡思乱想。”

“噢，不是！……如果我说错了，那才是奇迹呢。我一定会知道事情真相的，因为我要见一见莱昂。”

“你？”

“对，我要见见他；我想让他本人知道他有什么过错。我认为他是一时失足，而不是从根子上坏透的人。我将对他直言不讳，也希望他以同样的方式回答我。如果他是一个不要脸的家伙，我就让他自己亲口对我说出来……现在，绝不能让玛利亚知道外面的传闻。”

“噢，这可不行！必须告诉给她。我心爱的可怜女儿呀！我不能让她对她丈夫做的那种好事一无所知，蒙在鼓里。你想想看，很可能有嘴巴不严实的人把事情讲给她，不是夸大其词，就是歪曲真相。”

“对我妹妹什么也不能讲。”

“你不要固执己见了。今天晚上就……我作为一个疼爱 and 关心女儿的母亲，不用你来教给我应该尽什么义务；我知道我该做什么。必须让玛利亚知道这事情。谁对你说过，我们不能重归于好呢？”

古斯塔沃正要回答，一位诗人走进小客厅来。人们都说，这位诗人在米拉格罗丝眼里绝非草包；他外表平庸，有些粗俗，实际上要比看上去年老些。在形体和容貌上，他都没有表现出那种使他说起话来合辙押韵的天赋灵感来，什么“永不枯竭的蜜泉，加拉普的小山羊，灵魂里神秘而甜蜜的爱”，好像这些都不是出自他的嘴巴；也没有表现出咒骂唯物论者、祈求上帝用他的车轮碾死唯物论者，并把他们打发到地狱里去的那种义愤填膺的表情来。令人不解的是，如此其貌不扬的人物竟然盛气凌人。

“真有趣，”他走进来时说道，“没有人回答。”

“什么？”

“路易斯·维伊奥^①的那篇文章；这篇文章抨击了唯物主义化了的腐败社会，这种社会为了根除自身的疾痛，企图否认上帝的存在，古斯塔沃，您还要看看《宇宙报》吗？”

“如果明天能还给我，那您就拿去看吧。我要针对这件事写篇文章。”

特列里亚侯爵夫人起身去大厅了。

“已经商量好了，我们明天把事情告诉给她。”她对圣莎洛莫侯爵夫人说道。

“说定了。明天一定告诉她。”

几个女人凑到了一起，从她们中间传出蜂群般的嗡嗡声。“明天，明天。”

这时，响起了绸缎衣服的摩擦声，互致问候声和移动椅子声。聚谈会到此结束了。许多人成双结对地离去了，有的迷人地微笑着，有的说着打趣的话。特列里亚一家、将军和挂着世俗大主教傲慢神情的议员先后离去了。古斯塔沃和这位议员谈了一会宗教政策；然而，忧伤、阴郁的表情始终笼罩着他的面孔。

“再见，皮拉尔，我们明天在圣普鲁登西奥教堂见。”

“再见，卡西尔达；我一定把你介绍给保莱蒂神父。”

“再见，再见。”

人们离去以后，圣莎洛莫侯爵夫人便回自己房间祈祷和睡觉去了。

^① 路易斯·维伊奥(1813—1883)：法国著作家，教皇至上主义者的领袖。一八四三年任《宇宙报》编辑。

第十三章

一幅犹如苏巴朗^①的实际
是戈雅^②的画像

罗奇夫人一大早便到圣普鲁登西奥教堂去了。已经有好长时间了，她凌晨即起，赶到那里履行教徒的天职。她九点钟返回家门，这样可以避免置身于高峰时潮水般涌去的教徒和要好的贵夫人中间。那天是星期日，她提前来到了教堂，因而很早便离开了那里；望过弥撒、做过祈祷之后，她精神格外轻松舒畅。她像往常那样，利用上午的一部分时间阅读宗教书籍；但是，这里应该指出，她没有在我们丰富的神秘文学中寻找阅读材料；神秘文学是在最纯洁的唯灵论的提炼炉里熔铸出来的，它吸引着教徒的心灵；它在玛利亚心灵深处点燃了圣火，饱含玄学精华的暖流令她的灵魂陶醉。玛利亚是用当代宗教文学的糟粕——这样说是很令人痛心的——培育着她那颗虔诚的心。当代宗教文学的糟粕，大部分产生于买卖圣职活动中，它的形式杂乱，其内容是彻头彻尾反宗教的，色感倾向十分明显，它同新闻界和宗教社团融为一体，成为现代图书出版业中最为庞大的生意之一。这种文学的许多东西是从法文翻译过来的，带有浓重的令亵渎神明的

① 苏巴朗(1598—1664)：西班牙画家，他的画以宗教题材著称。

② 戈雅(1746—1828)：西班牙画家。

人心悦的重商主义色彩。印制这类作品时，现代工业无一例外地配以十分精致的封面；书中，诗句和散文交替出现，以阐明思想；可是，那是些怎样的诗句呀，怎样的散文呀！有些思想应该简明扼要，应该有自己的表现形式，不然就不能成其为思想了；有的感情应该严肃和庄严，应该自然地表露出来，不然就会蜕变为做作的演讲。根本不能读懂这种东西的玛利亚，看到一篇文章便以为它行文雄辩，形式优美，文中在说到圣餐而怀念耶稣时，运用了这样一些词句：和睦与安宁，封盖着的泉水，爱的长河，甜蜜的微笑，约瑟神的花朵，赤纯的金子，医治后悔症的没药，祈祷的香火，美丽的天火，既凉爽又酷热的火种，习习微风，扑鼻的芳香，纯洁而孤寂的灵魂，友善的宴会，新伊甸园独一无二的珍珠和天国的雨露。这种只有感官才能听到的语言，比任何语言都更能触动玛利亚的心。她富有想象力，感官十分灵敏，她的灵魂为从那条路，通过芳香的、可感触的、美好而味浓的媒介扑来的一切东西敞开着大门。

玛利亚尊崇圣特雷莎^①，这是因为人们早就教给她这样做的；然而，她并不懂得这位女圣徒的深奥的玄学。对她来说，那种天使般的爱只是一种游戏，或是一种虚无缥缈的东西。当她想到以纯真的方式向上帝表达爱情时，头脑并非在高烧；她也下不了决心果断地抛弃那纯真的方式。说句公道话，她生性粗鄙，但是感官灵敏，这使她从另外几条路上痴情地卷入了宗教狂热之中。我们可以说，在她看来，上帝的怜悯是一种坚定的、不容怀疑的思想；然而，她只有把这思想同某种圣物联系起来之后才能深切地酷爱它。如果万物创造者的完美无缺的品格没有通过一种形

^① 圣特雷莎(1515—1582)：西班牙神秘主义诗人。

象的美学之美——我们姑且这么说吧——触动她的心灵的话，就不能牢固地在她心中扎下根。圣母马利亚是给人以慰藉的理想之神，她比任何理想都更加容易地吸引着女性的灵魂，使这些灵魂为她而奋斗，使女性与她息息相通；圣母马利亚使那位杰出的贵妇束手就擒；但是，那是为了让神圣的理想在她身上产生无穷的力量，使她呜咽哭泣，她需要——还是用这个词吧——把那理想浸泡和溶化在卢尔德^①的神水里。

勿须再多着墨于纸上，我们就已经可以看到玛利亚·苏特雷的宗教虔诚是平庸之辈、下层市民的那种宗教虔诚，这里说的“平”和“下”，指的是如下的可鄙特点：不善于思考，不善于体察感情，过着十分机械、单调而紧张的生活，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别无他顾，这便是各个时代真正的、唯一的一种唯物论。真正的百姓并不是一个阶级，而是社会地质学——我们就这样形容吧——中的一分子，一个组成部分，一块地域；如果绘制一幅人生地图的话，人类区域的各个纬度上垃圾一样的百姓必将以黑墨在地图上标明出来。

正如某些特权人物自认是思想和感情的贵族的化身一样，莱昂的妻子认为自己是头脑简单的百姓的代表。就是在从前的某个时代，在另外的社会条件下，玛利亚也不会不成为虔诚教徒，不会不每天去祈祷六个小时，也不会不经常去做忏悔，她还

① 法国西南部普罗旺斯—阿尔卑斯—科泰达聚尔大区上比利牛斯省的朝圣城镇。一八五八年，一名十四岁女孩子于城镇附近河左岸洞穴中多次幻见到圣母马利亚。一八六二年教皇宣布这种异像真实可信，于是建立对卢尔德圣母的崇拜，洞穴中地下水被视为神水。以后，每年有近三百万朝圣者（其中有约五万名残疾人）到此。由于朝圣者愈来愈多，洞穴上方一八七六年建教堂拥挤不堪。一九五八年建成能容纳两万人的巨大混凝土地下教堂。

要去算命占卜前程，拿起神圣的念珠祛除巫婆的妖术，染上可厌的怪癖，将吉卜赛艺术同宗教联系在一起。

但是，时代已经不同了，尽管我们看到巫婆的妖术依然存在，吉卜赛人的艺术依然存在，虽然和古代迥然不同。玛利亚喜欢参加各种宗教团体，不管这种宗教团体是否具有慈善性质。按照她本人的偏爱来讲，她希望成为被宗教语言称做的圣约瑟信徒，也就是说，成为圣约瑟教团的一个成员，此教团的宗旨是为教皇祈祷，让上帝保佑他；教团拥有许多德高望重的人物，之所以这样说，是为了让人们不把这一点理解为嘲讽，更不是夸大其词。玛利亚还参加了其他团体和许多教友会。在今天，几乎每一个这样的团体都有自己的报纸，目的是在其成员和教友间建立牢固的关系，为他们提供富有趣味的，往往是极为诙谐的阅读材料，这话也是怀着应有的崇敬心情说出来的。对于玛利亚说来，没有趣味更为浓重、更能修炼心灵的读物了，她一连几个小时地阅读名人轶事——十分遗憾，我们不能在这里抄录几则！——做祈祷，最后则以称为神秘药品的读物消遣娱乐一番，这种药品读物即是每月以圣餐薄饼和有名的塞维利亚炒锅炼制的灵丹妙药治愈疾病的冗长目录，这些奇妙的药品疗效大大胜过霍洛维伊神药和某些特效药品。玛利亚手头上总是保存一定量的圣餐薄饼和炒锅炼制的奶油，以便及时医治亲朋好友的病痛；只要这些人虔诚地服用药物，她便有信心取得成功。炒锅这种奇物，在任何一个有常识和警察的地方都不会存在的。

玛利亚缺少她哥哥路易斯那种狂热的唯心想法；尽管她想在各个方面模仿他，然而，在思想和实践方面都与他有很大差距。她那病态般的虔诚像是产生于智力低下疯狂之举，这疯狂之举虽然受到感情限制，但由于她性情十分固执和傲慢，因而日渐

加剧了。对于她丈夫，这位夫人的想法和感情是极为奇怪的。我们已经知道，她对他怀有何种类型的爱，而这种爱是在她身上唯一可能存在的爱。她独自一人在做忏悔时，为了克制那种爱，她不知道尽了多么大的努力呀！她不知道忍着怎样的痛苦砍掉了想象的翅膀！她不知道做了多少可怖的联想，把美的看做丑的，把有感情有魅力的男人看做是乏味的凡夫俗子，把优雅而富有吸引力的人看做是可憎可恶的人。玛利亚·埃希甫霞卡心中想到，当她脑海里保留着那个昼夜相随的伴侣的幻影时，就不可能为真正的虔诚留下一席之地。谁知道她这样想是不是有道理呢？只有目及千里的上帝才了解她那幻想的价值。

“如果莱昂不是一个无神论者，那该有多好呀！”玛利亚不时地这样想着。同这类男人的矛盾也便始于这里。在道德和家庭方面，不能同他保持任何联系。这夫人曾在脑海里征询了哥哥的看法，哥哥的亲切形象常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出现在她面前，在她的圣床周围徘徊。路易斯·贡萨加的看法是这样的：在玛利亚和坚持无神论的男人之间不可能存在任何形式的关系，她已经摆脱了夫妻关系的束缚，解除了妻子的沉重义务；她自由了，除了上帝之外，她不属于任何人。

夜间，玛利亚常常惊醒过来，额头上滚动着汗珠，她极度痛苦，战抖不止，惶恐不安。“他是不是爱上了别的女人？”她自言自语地说道。这时，她的想法便转换了一个角度。这个偏离正常轨道的想法很可能是这样的，只当莱昂死去了，只当他不爱她了；可是，能让她丈夫活着，让她丈夫活着并且去爱另外一个女人吗！……一个曾经属于她的人，现在竟然属于别的女人了！……玛利亚感到疾痛的正是这件事，她无时无刻不感到倍受煎熬；她一想到这令她心碎的事，全身便频频颤抖起来，而那并不是因为

感情冲动,而是自私心理大爆发的缘故。

在莱昂渐渐地离开她的那段时间里,玛利亚心中很是高兴,她觉得是她把他折磨得满面愁容;她每天夜晚看到他走进房间时,心里总是喜滋滋的,因为这恰如受害者准时来到刽子手身边接受酷刑,令后者大大开心一样。有的时候,由于习惯力量和两人长期相处而在她身上产生了真正感情的缘故,她也很想见到他;不过,她尽量抑制自己的兴奋和情感。上帝呀!我们不便把那个无神论者受到多么热烈的欢迎告诉给读者。她在内心深处,对所有和他相关的东西都常常表现出浓厚的兴趣。她向仆人问这问那,打听他是不是生病了,甚至打发仆人给他送药去,而不给他送卢尔德神水和炒锅炼制的奶油,因为这些药品只对那些认为它们是灵丹妙药的人才显灵生效的。

他们两人在一起谈话时,玛利亚要做出巨大的努力,以在观看丈夫那亲切的、对她来说是富有魅力的容貌时避免流露出高兴的表情;谈话之后,当她一个人独处时,又后悔不该那样做;她暗暗责备自己,说自己是一个淫荡、堕落的女人,在脑海里向她哥哥和他的圣灵求救。“假如他不是个无神论者!……”她这样低声说着,说过这话之后,常常失声痛哭起来。

最后,莱昂永远地出走了;当玛利亚将他逐出家门,并且对他说“我的上帝叮嘱我不能爱你”时,作为妻子,她心中感到沮丧、空虚、无名的恐惧……为什么会这样呢?她自己也说不清楚。有一次,整整一夜,也就是我们提到的那天夜里,她无法让虔诚思想完全占据自己的脑际。她感到茫然,脑袋里回荡着不祥的想法,波涛的冲击,犹如喘着粗气奔来的骏骑飞蹄踏地一般。她不得不长时间阅读书籍,向教士请教,接受训戒,以便给那个放荡家伙的漂亮尸体盖上几把黄土;她虔诚祈祷,潜心修身养性,让

想象插上翅膀,按照她喜欢的方式遨游,也就是说,把美好的想象成丑恶的,把甜蜜的梦想成苦涩的,把令人开心和舒畅的想象成厌恶的。她做出如此可怕的努力,用幻想来陶冶心灵,把高尚的爱和美好的生活罩上污秽之物,让它们变得丑陋不堪;这在玛利亚身上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了。隐士和幽居深山的教士就是这样做的,而且还不止于此,他们甚至折磨自己的肉体,从而使玛利亚采用的方法达到了尽善尽美的程度。玛利亚·埃希甫霞卡在波涛起伏、黑洞洞的脑海深处苦心幻想着,把蜜月期间的欢乐日子和婚后甜蜜、和睦的时刻想象成乌云密布、令人作呕的生活,她的心是多么不平静、多么烦乱呀!

我们已经说过,玛利亚看到丈夫永远地离开她的身边时,感到空虚、乏味、不安、孤寂……他跑到哪里去了?她不让别人看出她的不安,多次打听丈夫的去处。做祈祷时,女圣徒的脑海里回荡着这个不敬神明的想法……上帝呀!毫无疑问,那个男人是属于她的;毫无疑问,是完全属于她的,真正属于她的,他不应该属于其他人。在那颗愚昧的头脑里,逻辑思维有时也会闪出光芒的呀!奇怪的是,尽管玛利亚称莱昂是个不敬神的人,但她一直认为他内心一片坦诚,从而唤起了她的信任。她的智力是那样有限,以致从来没有想到将那个无神论同这颗坦诚的心联系在一起。她为什么要相信一个无神论者的忠诚呢?内心的隐私无法表述出来。可是,她对他的信任无疑是存在的。现在,她的丈夫走掉了,她的伴侣走掉了,她的心上人走掉了,她对他的信任也荡然无存了。一连好几天,她都被一种奇怪的感觉折磨着。一条巨大而丑怪的蝰蛇向她扑来,死死地盯着她,从她身边擦过,在她衣服的皱褶中间滑动,使她感到冰冷难抑;毒蛇把长着一双黑眼睛的头伸进她的怀里,稍稍收了一下身子,先是脑袋,随后是

长长的身躯，最后是细长而柔软的尾巴，统统钻进了她的身子里；那条蛇钻呀，钻呀，最后在她的胸脯上安营扎寨，盘成一团，散发出巨大的热量来，像死透了似的在那温暖的洞穴中安静无声地待了下来。

第十四章

革 命

一位贵妇正在和玛利亚聊天。这位贵妇就是圣莎洛莫侯爵夫人。

“亲爱的，”她对玛利亚说道，“我不愿意成为最后几位来和你一块痛哭的女人之一。”

“那么，祈祷呢？”

“祈祷，痛哭。上帝惩罚我们，折磨我们。我今天在圣普鲁登西奥教堂没有见到你。保莱蒂神父告诉我说，你很早就离开了那里，我感到非常遗憾。我很愿意像好朋友们做的那样，安慰安慰你。”

“安慰我！……”玛利亚茫然地问道。“哎呀，对了，我已经被抛弃了，我被弄得十分难堪，所以你要来安慰我……我许久以来就在默默地忍受着这些苦痛。老实说，上帝并没有拒绝给予我甜蜜的安慰。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如果不是为了受苦受难，那还是为了什么呢？我们应该深刻地认识这一点，以便在灾难向我们袭来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做好了思想准备。”

“噢！”皮拉尔怀着坦诚的敬仰心情说道。同时吻了吻她的女友。“你这个人太好了！太虔诚了！玛利亚，在我们的社会里，你是一个多么令人羡慕，多么不多见的女人呀！人们应该到这儿来，对你表示崇拜，向你祈祷，好像你已经被授予了圣神称号。”

“皮拉尔,这说明你大错而特错了!如果我对你说,我是一个罪恶深重的女人,你应该……”

“你罪恶深重?……你?”圣莎洛莫侯爵夫人说着露出了惊异的表情,仿佛听到了有人诅咒神明一般。“如果你罪恶深重,那我该是一个怎样的人了呢?你能不能告诉我,我该是一个怎样的人了呢?”

她自己回答了自己的提问,可是那答话不是语言,而是深沉的、时断时续的叹气,这表明她的心情焦虑不安,再也无法承受精神压力了。

“从前,教徒犯罪作恶的机会少得可怜的时候,一多半人居住在修道院或荒漠里;每时每刻可以找到好榜样效仿的时候,到处能看到圣神,这并不使我感到惊奇;但是如今,我对有圣神存在,却惊愕不已了,因为自由使恶习泛滥,人们为所欲为,我们很难看到值得效仿的榜样。所以,我说你应该被授予圣徒称号,因为在马德里——它是宇宙间的一座最腐败最堕落的城市,又如保莱蒂所说,是本世纪的‘时代耻辱’——,你善于蔑视诱惑人心的世界,并且已经和忏悔圣徒、忏悔神父……以及宗教殉难者齐名。”

她说“以及宗教殉难者”这几个字时,特别加强了语调。

“噢,你可不要这样说!”埃希甫霞卡说道。她尽管喜欢别人夸奖自己,但她养成了掩饰内心喜悦的习惯。

“我很敬佩你,十分敬佩你。”皮拉尔怀着亲切的感情说道。“因为我和你之间的距离太大了,要做到你那样,我还要走一段很长很长的路程呢。唉,亲爱的!如果上帝让我在你已经走到了尽头的那条修炼之路上只向前移动小小一步,我该多么高兴呀……要知道,在修炼的路上我还没有启程呢。你知道我在想

些什么吗？我要更加亲近你，如果你允许的话，我要陪你做祈祷，你读什么我就读什么，你看什么我就看什么，你想什么我就想什么；看看这样做，我能不能从你身上学到点什么。现在，我有个希望，求求你给我一点你的东西，随便什么都可以，比如围巾呀，我要把它当做圣物，让它永远飘扬在我的胸前。我希望，你曾经得到过的东西，我也经常得到……我向你提出这样的要求，只是为了看到你的围巾就能记起你，记起美好的道德，打消邪念，抛弃不良习俗……你感到奇怪吗？亲爱的，你不应该感到奇怪。Mapetite^①，你没有正确地估价自己。你想想看，你某一天去世了，人们会蜂拥跑来，从你的衣服上撕下一块布来，满意地离去。”

“皮拉尔，你这样甜言蜜语地说话，可是在触怒上帝的呀！”

“你心地是那样好，听了人家夸奖你便怒火中烧。你那灵魂升了天的哥哥路易斯也是这样的。不过，你比他更令人敬慕。”

“皮拉尔，看在上帝的份上！”玛利亚真的怒气冲冲了。

“你比他更令人敬慕；我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说。”

“我的圣安东尼奥！”

“你比他更令人敬慕……他是圣徒，你不但是圣徒，而且是殉教者，你在基督教的修炼中已经达到了尽善尽美的程度。我没有看见过更高大的造物，我不知道我对你是怜悯有余，敬慕不足，还是敬慕有余，怜悯不足……”

玛利亚没有听得明白。

“……我是说，圣徒的称号不足以说明你……请你告诉我：如果一个男人在家中有个道德高尚、心地善良的佳人，而他却离

① 法文，意为“亲爱的”。

开家门，鄙视他的佳人，把真金当做锡块，把上帝给他的天使应占有的位置让给了另外一个女人，对于这样一个大逆不道的男人，我们应该给他个什么称号呢？……”

“皮拉尔……看在上帝的份上！你说的是我的丈夫吗？”

“噢，我心爱的女友！”圣莎洛莫说道。她是那样激动，脸色变得通红。“如果我谈到这件事时变得怒不可遏，那就请你原谅我了，我实在没有办法。”

“可是，莱昂他……皮拉尔，你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呀！我丈夫作风很正派！”

如果我们在前面说过玛利亚智力不高，那么，她的感触能力也是无法提及的，因为她那颗粗糙不细的心缺乏真挚而细腻的感情；对于她身上的优点，我们也应该如实地反映出来：她心地忠厚，而一个人具有这种天生的耿直性格，总是使他天真地相信别人也是耿直的。虔诚的夫人对她女友那些言不尽意的话确实动了肝火了。

“我看，”玛利亚女友说道，“我太不审慎了。你肯定还什么也不知道呢。”

“你说我什么也不知道？……你指的是什么呀？”

“噢！我可不能说出来，我得就此打住话头。我觉得你妈妈……”

“请你把话给我讲清楚些……你刚才提到了我丈夫。”

“我感到很痛心。”

“我丈夫……从某种意义上讲……是这样……他什么教也不信……他肯定下地狱……他不敬神明，反对信教……不过，他行为端正，行为端正。”

皮拉尔扑哧一声笑了起来。她那不合时宜的格格笑声持续

了那么长时间，几乎有些超过了常理。玛利亚心中一片茫然。

“如果你把同自己的妻子，即一个女圣徒分居，和另一个女人保持关系也称做作风正派的话……”女人的语气冷酷酸涩，好似锋利的尖刀，又似尖利的钢锉。

玛利亚形若死人，面色苍白，眼睛发直，半张着嘴巴。

“和另一个女人！”

作为一个想法，她不止一次地考虑过这一点；但是，现在摆在她面前的却是既成事实。在听到这个消息之前，她曾经模模糊糊地猜测过，并且听到过传闻；可是，尽管如此，一场容易破灭的梦过后，残酷的现实更令人感到沮丧。

“你是说他和另外一个女人？”

“对，和另外一个女人。除了你，这事全马德里都知道了。”

“你是说……和另外一个女人……”玛利亚重复说道。她已经失去了一大半知觉，呆若木鸡，全身瘫软，仿佛那句话的每一个字都是一块巨石，打在了她的脑壳上。

“对！……和另外一个女人！”皮拉尔说完又笑了起来，对可以获得圣徒称号的女人，这是莫大的不敬。

“那个女人是谁？”女忏悔者饶有兴趣地问道。她从呆瘫状态中一下子变得兴奋、疯狂起来。“那个女人是谁？是谁？”

“我本来以为你全知道了呢……可怜的殉教者呀！那个女人是佩帕·富卡，富卡侯爵的女儿。这个富卡侯爵，就是报纸以前称做人贩子的那个家伙，现在又称他是显贵绅士，因为他铺设石板马路，制造玩具铁路，用据说是大街上的干枯树叶当烟草毒害西班牙，最后以百分之二百的利息借款给国库发了大财；他是一个大富翁，当代伟人，本世纪超群之才，一位高尚的海地人，议会制和承包制孕育的怪胎儿，他这个人就是见到我的画像都控制

不住感情；一天晚上，在里约彭赛家里作客时，他竟然向我调起情来。我立刻转过身去，因为只要置身于聚谈会上，在我声音所及的范围内看到他，我就说起烂烟叶、一块块方石、恶臭的气味、供应部队的纸底皮鞋来。”

皮拉尔第三次哈哈大笑起来。玛利亚没有也不可能听到这位贵妇对富卡侯爵绘声绘色、淋漓尽致的描述。她听到的只是回荡在内心深处的奇异嘈杂声，一场革命的爆发声，一次起义的狂呼声，一个沉睡的民族突然醒来的吼叫声。盘绕在她胸部的蛇一下子孵化出难以计数的幼仔，它们敏捷地向四面八方爬去，纷纷喷吐着火焰，张着大口，一副跃跃欲试的样子。那是嫉妒心理的大爆发，是一支隐而不见、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她的部队的紧急行动。女忏悔者想象着这支部队如蛇似火，啃咬着，燎烤着她，她渴望使自己的感情和思想以身体上的感官形式表露出来；这样，有一种感情便变得温柔缠绵，另外一种感情则变成了耳光、掐痕或针刺。

可怜的女圣徒和殉教者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情况，她自己也无法解释清楚为什么会这样。她心中的疾痛同痉挛，同可怕的消息混杂在一起。她被震动得那样强烈，以致都没有——好像这是天经地义似的——想到上帝，也没有想到祈求耐心和忍耐帮忙。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是现实摧毁了虚幻。女人的魂和心，在下意识感情的激励下重新恢复了机能。那是女人精神的一次根本革命，旨在收回自己的权利，推翻虚假、主观的东西，高高地举起大自然和现实的胜利旗帜；也就是说，唤起了源于她那纯洁性格的东西，正因为如此，她才成了多情恋人、妻子、母亲、女人，不管是邪恶还是善良，应该说她终究是亚当的真正妻子，永恒的妻子，忠贞不贰的妻子，她要永远保持自己的完美形象，忠贞也

好,叛离也好。这种革命有时是由爱情发动的,但并非一向如此,这是因为天真无邪的爱情会被它孪生兄弟,即神秘主义的骗人感情所征服;总是卓有成效地进行革命的应是那个最大的魔鬼,即卡尔德隆^①剧作描写的可怕复仇欲望,嫉妒心理,具有善恶双重性格的热恋之情,这种热恋之情犹如爱情孕育的杂种野兽,是妒忌怀抱着的天使,是魔鬼的宠儿。

我们将会看到,玛利亚心中突然爆发的热恋之情比它的生母——嫉妒——的性格更加邪恶,比它的生父——爱情——更加宽宏。因此,她心中感到一阵紧似一阵的痛苦,铁锤一刻不停地撞击着,烈火越燃越旺。好像被火药炸开了花的碉堡,碎石飞扬,她那虚假的虔诚面具一下子掉在了地上,摔得粉碎。上帝的形象从她脑海里完全消失了。她痛苦地吼叫了一声,用手抱着脑袋说道:

“不要脸的……看我怎么来惩罚你吧!”

这时,特列里亚侯爵夫人走了进来;她已经意识到玛利亚什么都知道了,便一头扑到她的怀里。女忏悔者并没有哭,两只眼睛干干的,闪闪发亮。母亲的面颊上则流下了一颗泪珠,这颗泪珠是事先准备好的,正如走进治丧之家吊唁而事先准备好叹气一样。

“心爱的孩子,可别气坏了身子。看来你对那些卑鄙行为知道得一清二楚了,为了不刺痛你那天使般的心,我没有把事情告诉给你……安静点,是皮拉尔告诉给你的吧?……太可怕了;不过,事情也许还可以挽救……我这几天一直坐卧不安……好了,

^① 卡尔德隆(1600—1681):西班牙剧作家,诗人。《最大的魔鬼是嫉妒》是他的名著之一。

我们忍耐一下吧。”

圣莎洛莫侯爵夫人觉得到了该说几句话的时候了。

“罪行是十分严重的，”她说道，“因为受害者玛利亚是个百里挑一的贤惠妻子。对于任何女人不忠，都是大逆不道，何况对于一个女圣徒……我不知道这个对任何东西都毫不尊重的社会要走得多么远，它连灵魂都鄙夷不顾了，鄙夷不顾了。噢！c'est degoutant^①。心怀邪术的人对一些好人坚决阻止上帝隐退能感到惊奇吗！他们害怕那些人举起保护上帝的旗帜，投身到战斗的行列。为崇高的事业，即宗教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如果他们被今日盛行于世的卑劣行径所战胜，那也无关紧要；他们还会回来的，他们还会回来的，还会回来的，直至……”

说完，她便站起身来，向镶着穿衣镜的立柜走去，那立柜摆在房间的另一侧。她饶有兴趣地端详着自己的漂亮身段有好一阵子，一会把身子转向这边，一会转向那边，看看她那条时髦披巾是不是披戴得当，宽檐帽是不是相配；她用那双戴着手套的秀丽的手轻轻地摸摸这儿，摸摸那儿，把皱褶拉平，或者把耷拉下的头发从眼前移开。过了一会，她又坐了下来。

“他和她同居的事，你都知道了吧？”特列里亚侯爵夫人对女儿说道。她一边说着一边亲吻着女儿。

“和她？”玛利亚恐怖地叫了起来，同时推开母亲的脸庞。“在什么地方？”

“在加拉万切尔……莱昂干脆撕下了脸皮，在苏埃尔特维利亚附近租了一幢房子……两个人的住宅由一座花园互相通连。”

“我要去那儿。”玛利亚说着站起身来，用颤抖的手拉了拉门

① 法文，意为“这太令人作呕了”。

铃线绳。

“你安静些……不能用这种法子对待此事。”

玛利亚对走进房门的使女说道：

“把我的黑色衣服拿来。”

“对，对，你就那么一件美利奴羊毛衣服，你穿上它去那儿，不会显得多么漂亮的……你如果真的去那儿，我们现在就得计议计议，你应该打扮得漂漂亮亮的，打扮得越漂亮越好。”

“噢！”女忏悔者怀着巨大的悲痛叹了一口气。“我没有衣服了，我把华丽的衣服都给了别人了。”

“那么，你只想穿那件美利奴衣服去？……可怜的小傻瓜！你对男人的心太不了解了！……你那样子穿戴，等于把自己打扮成一个丑婆子去见丈夫，看他会理睬你的……外貌，衣饰几乎使人倾倒，或者我们在这里干脆不使用几乎这个词吧。”

“我们先商量商量该不该去。”圣莎洛莫侯爵夫人暗示道。

“我想去那儿……我想去。”玛利亚大声说道。她把双手交叉在一起，眼睛闪着可怕的光芒。

“不要垂头丧气，高兴点儿，是不是？……”

“我看你去那儿有危险。如果你碰到更倒霉的事，比如突然遇见佩帕或她的女儿，那时你该怎么办？……人家可都说那孩子总是让爸爸抱在怀里的呀……”

“她爸爸？”玛利亚说道。“费德里科不是死了吗？”

“没有，我的傻孩子。”圣莎洛莫侯爵夫人说道。她的面容变得严峻起来，仿佛拿起一根又细又长的针，将一只用来做自然历史标本的可怜小动物从前胸扎到后背。“没有，傻孩子，那孩子的爸爸是你的丈夫。”

“莱昂！……我丈夫！……莫妮娜的爸爸！”罗奇夫人大声说

道。说完就又呆如木鸡了。

“人们都这么说。”米拉格罗丝这样说道。她是想让那消息听起来不那么残酷。

“你怎么看这件事？妈妈，你怎么看这件事？真有其事吗？”玛利亚焦急地向两位夫人问道。

皮拉尔也好，特列里亚侯爵夫人也好，都不是心肠邪恶的女人；她们那令人惋惜的心理状态，如同医生说的那样，像是患了恶性病痛，身体衰竭到了极点，这是精神萎靡不振的结果。她们两个人在生活上都不顺心，被虚伪做作、丑事恶闻熏染着，淹没在充满毒素的气氛中。但是，她们身上尚保存着点什么东西，帮助她们抗击着如此严重的腐败现象；她们为自己在玛利亚的嘴巴上抹上了那些苦汁而倍感震惊，而这时又企图把苦汁冲淡一些。

“我认为那是无中生有……”

“我不那样看，我认为……”

圣莎洛莫侯爵夫人比她女友的坏心眼多一些；她没有把话说完，过了一会，她才又说道：

“人们那么讲，是说相貌上有点……”

“莫妮娜的相貌？”

“和莱昂……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我猜测他们的关系由来已久。”

玛利亚一下子从座位上跳起来。说时迟，那时快，她好像一头熟睡的豹子遭到猎人的枪击一样，猛地跳起来，扑到她的黑色衣服上，不等穿戴停当便要向苏埃尔特维利亚奔去。

“你别那么急，不要犯傻。”妈妈说着将她一把拉住。“现在去不是时候。你没看见天都黑了吗？”

“天黑了有什么关系？”

“不行，绝对不能去。”

天渐渐地暗了下来，黑影飞进了房间。三位夫人几乎互相看不见对方的面孔了。

“灯，快点灯。”玛利亚喊道。“房间这么黑，都快把我闷死了。”

“我觉得你应该去。”米拉格罗丝说道。“可是，现在天黑了，还是明天去吧。”

“侯爵夫人，走这一步，您想好了吗？”圣莎洛莫侯爵夫人说道。“那不是自寻侮辱吗？鄙夷，不予理睬，不是更好一些吗？”

“噢！”一片爱抚之心的母亲说道。“我相信……你们最终会和好的。”

她的信心并不很大，但是，她的愿望是十分强烈的。

“和好？这种想法太荒唐可笑了！你有把握会和好吗？”

“我不知道，不知道。”玛利亚说道。她没有能力像回答其他问题那样回答这个问题。“我所要的不是和好，而是惩罚。”

“噢！我们可不是在演戏呀！”特列里亚侯爵夫人说着伸展开双手，一副在舞台上出现时总是身着白色祭坛布的神父的那种做作表情。“把心安静下来，把心安静下来……玛利亚，你应该去那里，不过，一定要像常人那样穿戴打扮一下。唉！毛料着色以后，有一种气味让人无法忍受。”

两位侯爵夫人笑了起来。皮拉尔一边笑着一边把她女友的衣服扔得老远。玛利亚向黑色美利奴羊毛衣服愤愤地看了一眼，意思是说：“你怎么不是丝绸的？怎么剪裁不优雅、式样不入时？”自从她辞别尘世以来，这是第一次感到她那朴素的圣徒衣装的

丑陋不堪，而在前一天，就是有人用国王的披巾来交换，她还不愿意呢。

“衣服问题容易解决。”圣莎洛莫侯爵夫人说道。“你和我身材差不多。我把我的衣服带来，任你挑选好了。”

“把披肩也带来。”

“还有宽檐帽。”

“对，还有宽檐帽。你几点钟去？”

“现在就去。”

“不行，明天中午去吧。不要忘记，办事要适度合理，选择合适的时间，选择合适的场合。”特列里亚侯爵夫人说道。

“我得去吃饭了……我马上回来。”皮拉尔说道。“我把我的漂亮衣服都带来，任你挑选。我们要把你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不然，你那副荒唐古怪的样子，准让佩帕·富卡笑掉大牙的。我一个半小时之内一定回到这里。今天，我们没有客人，我丈夫到外边和伊加迪约斯下馆子去了，一对花花公子，两个议员……亲爱的，再见……米拉格罗丝，addio^①。”

她吻了一下两位夫人便退了出去。在圣莎洛莫侯爵夫人离开的那段时间里，特列里亚侯爵夫人吃了一点点东西；玛利亚呢，滴粒没进。不过，她并不是每逢宗教节日都空肠饿肚的。皮拉尔回来时，带来满满一马车华丽的服饰，漂亮的衣装、披肩、大衣；为了什么都不缺少，她还带来了宽檐帽，最新式样的皮靴，甚至最摩登的袜子。这位狡猾的宗教鼓动家穿了一身哗叽衣服。仆人和使女把所有东西都搬到了楼上，放在椅子上、沙发上。玛利亚眼睛一眨不眨，茫然地望着五光十色、法国天才裁缝设计的式

^① 意大利文，意为“再见”。

样奇特的服装；看上去，她在聚精会神地观看着，但是，又好像什么也看不见。

“你看怎么样？喂，你喜欢哪件衣服？”

“这件挺漂亮。”玛利亚说着漠然地看了看一件衣服。“谁给你做的？”

接着，她又惊奇地把那件衣服里里外外看了一阵子。她犹如一位刚刚长途旅行归来的人，看到式样焕然一新的东西而感到惊愕似的。

“你身材太瘦削了！”玛利亚说道。

“这种珍珠色，你穿在身上很好看。”

“不好看；我喜欢黑色。”

“黑色罗缎……配上浅黄色。噢！太漂亮了！还是你有鉴赏力。”

“尽管还没有进入盛夏，天气也够热的了。”

“戴哪顶宽檐帽呢？”

玛利亚看了看皮拉尔带来的三顶帽子。她仔细地观察了一会之后，指着一顶说道：

“这顶黑色的……那一种颜色该怎么叫法？……奶油色？蜂鸟色也挺漂亮，浅玫瑰色也不错。”

“唉！”皮拉尔吃惊地叹了口气。“你好像离开尘世已经不止一天了，你并没有忽视穿衣戴帽。你真会挑选！……好吧，咱们来试试看。看看你穿在身上合适不，有的可能需要加长，有的可能需要缩短。我把我的使女也带来了，大家一块儿……”

没等玛利亚表示同意，她的女仆，她的母亲，皮拉尔和自己的使女便动起手来，把她那件看上去像神学院穷学生长袍的棕褐色长衫脱了下来。这时，虔诚的夫人感到宗教精神轻轻地鞭笞

着她，于是，悲苦地说道：

“我的上帝，我该怎么办呀？”

“傻孩子，你比傻子还傻一千倍。”侯爵夫人说道。“你不要怀疑这怀疑那……事情闹得这么大了，你还不承认你把心完全放在宗教上是一大过错吗？”

玛利亚被拖到了隔壁房间梳妆台的镜子前面；她倒在椅子上。原来镜子上有一大块污迹，说它是一副灵台，绝不是夸大之词。污迹去掉之后，玛利亚·苏特雷的迷人形象便在光洁明亮的镜面上诞生了（请允许我们这样描述），宛如世界上艺术作品中的一幅杰作。

“我的上帝！太可怕了！”玛利亚抱起双手感叹地说道。“我都瘦成这个样子了！”

“是瘦了些，不过，比以前漂亮了，漂亮极了。”母亲骄傲地说道。

“真漂亮，*charmante*^①！……胡安娜，你过来给做个漂亮发型。”皮拉尔对她的使女说道。后者是个心灵手巧的梳发艺人。“事情再简单不过了，只做个样子就行了，为的是让宽檐帽显现出效果来。该看你的手艺了。”

胡安娜立刻动手做了起来，她首先把玛利亚的头发梳理通顺。玛利亚照着镜子看了一会便垂下了眼睛，看上去像是在默默地祈祷着。她看到了自己那大理石般的双肩，洁白如玉的乳房。当那对瑰宝出现在她的眼前时，惊惧地抖了一下身子，她再一次感到宗教意识在对她敲着警钟。如果不是她母亲拉满弓射出一箭阻止她的宗教意识抬头的話，也许她会走得更远些了。

① 法文，有“迷人”、“动人”之意。

“我的孩子，我们看见你，都不敢相信佩皮利娅·富卡^①那副丑婆子的模样了……”

犹如一蹶不振的骏马突然被马刺扎了一下而猛地跳了起来一样，玛利亚的那颗嫉妒心也脱缰狂奔不停了。她那碧绿的眼睛闪着情火，镜内镜外两双眼睛相对而视，陶醉在自我欣赏之中，好像在说：“上帝把我打扮得多么漂亮呀！”接着，玛利亚先是向左后是向右转过头去，半侧着身子，斜着眼睛端详着自己。一副多么俊美的模样呀！她脸上没有血色，这倒使她的容貌更高出一筹！她大概在镜中看到了从天国爱恋的病痛中恢复过来的天使形象。

不一会工夫，胡安娜便梳好了一个漂亮的发型，那发型和玛利亚的面庞、头型是如此般配，就是最富有灵感的发型艺术家也不会制作出更好的模式来的。看到这样杰出之作，几位夫人无不惊愕、赞叹，玛利亚自己也十分欣赏，不过，她没有露出笑脸来。她立刻起身走到摆着大穿衣镜的房间里，把公主式的华丽衣服穿在身上；穿这种衣服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不过，最后还是穿好了，并获得了一阵掌声。那件衣服再合适不过了，尺寸恰到好处，效果绝佳。

“噢，这鬼东西穿上它多好看呀！”圣莎洛莫侯爵夫人颇为羡慕地说道。“现在来看看披肩吧。就用这条开司米的吧，是印度货，有花边、饰穗，很漂亮。这是沃兹^②的一位徒弟剪裁的。”

玛利亚站立着，任凭几位夫人摆弄，让她们给自己穿戴；她

① 即佩帕·富卡。佩皮利娅是佩帕的指小词，此处含有贬义。

② 沃兹(1825—1895)：法籍英国时装设计师。

贪婪地欣赏着自己，典雅地转动着身躯，以便看到两边的侧影。女仆高举着灯，照亮玛利亚那匀称的身段。

“现在该戴上宽檐帽了。”

宽檐帽有“画龙点睛”之功，这最后一笔落纸，一幅绝妙的美术作品便宣告完成了。皮拉尔不想把这个关系重大的任务交给别人去完成，在她看来，这项任务如同为王后加冕一样。她亲自动手，把宽檐帽高高举起来，给她的女友戴在头上。效果极为理想，首屈一指的美人！美学的巨大胜利！玛利亚·埃希甫霞卡漂亮极了，迷人极了；她身上汇聚着“美”这个词的全部含义，是一位人间仙女。华丽的衣饰找到了理想的主人。无限华丽的衣饰和无限华丽的容貌融合为一体，便是一尊有血有肉、着装饰物的奇妙塑像。站在这样的塑像前面，男人们有时竟然丧失了审慎和尊严，有时糟踏了身子，花光了金钱。可怜的亚当，你怎么会记起为了打扮一下自己只需伸手摘下一片无花果叶子的时代呀！

“好了，”皮拉尔说道。“我们已经看到效果了。不过，我明天还要过来，给你彻底打扮一番。其他东西我也给你留下吧，有靴子、袜子……你看，多么漂亮呀！你最好穿蓝色的。你穿我的鞋合脚吧？我看挺合适，这是匈牙利皮靴、皮鞋……我连手套都给你带来，因为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你甚至连手套都没有……好吧，明天见。”

她说给玛利亚一个响吻，接着咬着耳朵说道：

“对你来说，明天可是一个考验的日子。我打发人到圣普鲁登西奥教堂给圣体烧香……上帝会保佑你的，可怜的神徒和殉教者！……亲爱的，顺便告诉你一声，今天在圣卢卡斯举行的仪式，和罗莎弗利亚教堂的一样，没有摆脱那种状况，那种司空见

惯的色彩,没有摆脱俗套,都是些平庸无奇的东西。如果那种窗帘,那种厅堂……好像在举行一次进步公众大会……一句话,如果他们演奏列戈赞歌^①,我也不会感到惊奇的……孩子,那是什么讲道呀!你本应该听听那假里假气的嗓音……还有,灯光是那样暗淡!……总之,我不想再打扰你了,时间不早了……再见;我又想起一件事来,我应该打发人给多洛雷斯圣母烧香烛,求她保佑你。”

“对。”玛利亚毫不犹豫地说道。“多洛雷斯圣母。”

“再见,米拉格罗丝;今天晚上我还得去皇家剧院。我争取赶上胡格诺派^②的两个活动……好了,那就明天中午见了……”

“明天中午见。皮拉尔,再见……让胡安娜也来吧,我带些化妆品来,这个家连脂粉都没有。”

“再见……再见。”

① 列戈(1785—1823):西班牙将军,曾领导自由派起义,被费尔南多七世下令处决。后来,乌埃尔塔用他的名字作了一首赞歌。

② 十六至十七世纪法国基督教新教徒形成的派别。

第十五章

她变成了尘世俗女？

侯爵夫人央求女儿早点入睡，女儿十分高兴地答应了，因为她已经感到非常疲倦。她慢慢地脱去一下子使她恢复了以前的那种女性之娇美的华丽服饰，然后，便回自己的卧室去了。她冷得浑身颤抖，心情悲痛极了。她默默地度过了几分钟——在这段时间里，母亲一直担心和不安地看着她——之后，转过头来，用眼睛望着那些把她的卧室装饰成了博物馆的神像、图画、挂图和圣物，并且这样说道：

“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上帝呀，保护受苦受难人们的圣母呀，可敬可爱的圣神呀！在这关键的时刻，来关心关心我吧。”

同样善于在庄严场合表露纯洁的怜悯感情的特列里亚侯爵夫人，这时吻了吻耶稣蒙难像的双脚。

“妈妈，把念珠递给我。”玛利亚说道。

米拉格罗丝把挂在耶稣蒙难像双脚上的念珠取下来，递给了女儿。

“现在，你可以回你的房间去了……”女儿说道，“我困了。我祈祷一会就上床睡觉。”

侯爵夫人叮嘱女儿第二天出征“讨伐”的时间。两个人并且商定一块儿去，女儿进去和丈夫谈话时，母亲留在马车上。

“我的心告诉我，我们会取得点成果的，也许你们会重归于

好。”妈妈说完便吻了女忏悔者一下。“现在，你应该争取睡个好觉，不要对假虔诚一类的东西想得太多。你已经看到了你的固执己见造成了怎样的后果。我的孩子，坦诚地说，如果我处在一位丈夫，随便一位丈夫的地位……这并不是说，我反对信奉上帝，反对你真心实意地信奉上帝。难道我不是一个虔诚女人，不是一个杰出的天主教徒吗？尽管我还不配这样称呼自己。难道我没有按照教规的要求去做吗？……那种做教徒、信上帝的事，应该在结婚之前，在承担某些义务之前，就考虑好了的。”

“我有个想法，”玛利亚突然说道；看得出来，她已经不把心放在假虔诚上了。“如果我明天必须配戴首饰、饰针、手镯、耳坠的话，那你就在你为我收藏的珠宝首饰中挑选几件最喜欢的带来。”

“好吧，”母亲怏怏不快地回答道。“不过，你的那些首饰几乎都需要修理，我全送到安索莱纳首饰店去了……不管怎么说……”

“拉法埃拉告诉我，你昨天把所有银器都拿走了。”

“是这样，是这样，把银器都拿走了。心爱的女儿，你一个人孤孤单单地住在这么空荡的大房子里，我真于心不忍呀。我为你担心，担心你的安全。现在，盗贼变得……”

“我不需要银器……你说说看，那些丝绸窗帘，我的绣花衣物，我的乌檀象牙色写字台，名片盒，苏洛阿加^①的瓷杯，那两只塞夫勒^②花瓶，萨马科伊斯^③画的扇子，福尔图尼^④的水彩画，还

① 苏洛阿加(1852—1921):西班牙陶瓷家兼画家。

② 法国城市。

③ 萨马科伊斯(1842—1874):西班牙画家。

④ 福尔图尼(1839—1874):西班牙画家。

有其他东西,是不是你也都拿去了?”

“噢,看来你的记性要比我想象的好得多呀……”特列里亚侯爵夫人掩饰着不知所措的心情说道。“我也拿去了。那些珍贵东西可不能放在容易被盗的地方。马德里到处是小偷,你知道吗?”

“喂,妈妈,”玛利亚在床上移动了一下身子继续说道。“把我的手表也给我带来吧,我得掌握时间,我们商定的时间。”

“好吧……可是,我的天哪!我现在记起来了,你的表早就不走了,我送去修理了。”

“那么,我就不带手表去了……好了,妈妈,祝你晚安。你回去睡吧。”

“明天我十点钟到这儿来,给你 toilette^①。”

“十点钟。”

“再见,小鸽子。”

“再见,妈妈。你向上帝祈祷保佑我吧。”

玛利亚一刻也没有睡。她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她许久以前就盼望实现的圣徒想法部分地实现了。她曾经想过睡在刺痛难忍的蒺藜床上,这样,整个肉体就可以愉快地脱离灵魂,像她以敬慕心情读过其生平事迹的忏悔者一样。那天夜里,她的床先是尖刺丛生,之后滚烫如火。躺在这张床上,如同圣劳伦斯^②被放在铁篋子上烤死,或如圣约翰^③被放在拉丁门的油锅里煎死一样……有那么几次,她在祈祷、小声诵念九日祭祷文或圣约瑟神

① 法文,有“穿戴、打扮”之意。

② 圣劳伦斯(?—258):古罗马人,生前为教堂助祭。公元二五八年,被罗马皇帝处以“烤刑”,始称殉教者、圣徒。

③ 圣约翰:耶稣十二门徒中的四大门徒之一。

的诗文时，便睡了过去。那天夜里，祷文、诗句和圣约瑟神警句在她唇边飞舞，犹如蜜蜂在蜂房出口处盘旋一样。与此同时，她的脑海在燃烧着，仿佛是一个被打发到地狱的罪人，无论走到哪里都遭到撒但使臣用红通通的炭火的惩处。脑海中和眼睛里，不时出现劈劈啪啪作响的油锅的影子，令她望而生畏；她无法忍睹下去，便跳下床，点上油灯。“现在马上去。”她暗自说道，便穿起衣服来。

她连鞋都没有顾得穿上，就跑到小客厅的时钟前面，指针才指到一点，她是多么扫兴呀！怎么还这样早呢！她在心中默默地想着，那时太阳该走到了什么地方，还需要多少时间才能升出地面。随后，她钻进了梳妆间，谁知道她去那里干什么！万籁俱寂的夜晚，房间里空无一人，时钟嘀嘀嗒嗒地走着，犹如一个人在呼吸。那几尊形容可笑的铜器，好像用十二只眼睛从壁炉盯着什么东西，它们有着相同的、不断奏出有节律声音的内脏，互相听着和理解着对方的语言。埃希甫霞卡小客厅的时钟是唯一可以知道自己主人在做什么的“铜器”。然而，莱昂的画像对女主人的情况却一无所知，因为它已被反挂在了墙上。

时钟听到它那容颜美丽的女主人在开关着箱柜，听到那悦耳的声音，即水先是流进瓷缸，后又流入大理石澡盆，滴到一尊塑像的象牙般的部位上，最后汇成水流流遍全身，犹如神话中的水泉那样发出哗哗的跳动声。在神话中的泉水里，蝶螈、仙女和石膏样的蜗牛，喷嘴、水柱和水雾组成一幅令人赏心悦目的美丽图画。时钟这个调皮鬼已有许久没有看到此情此景了，它现在笑个不停，二三百颗牙齿时时碰撞在一起。过了一会，它又嗅到了脂粉的轻柔而细腻的香味……时钟也是有嗅觉的呀！对，它是通过两处上弦的小孔嗅闻东西的……这样扑鼻的香味，是不常闻

到的呀！

玛利亚回到小客厅，自己端着用来照亮的油灯。她首先把眼睛投向画着刻度的表盘，并且把灯端近些。才两点一刻！走得太慢了，真讨厌！夫人身着雪白的衣装，宽大的披巾为她遮挡着凉风，并且帮助冷水浴快些产生反应。她面孔上泛着青紫色，然而这并没有影响她的丰姿，两只白皙的小手哆哆嗦嗦地拉紧披巾，把身子盖严，犹如鸽子把脖颈藏到灰白的翅膀里一样。

冷水浴很快产生了强烈的反应，身体变暖了。女圣徒脱下披巾，眼睛盯在那幅反挂在墙壁上的画像，抬起胳膊摘取……挂得太高了！这时，她站在一把椅子上，唯一目睹这一情景的时钟，开始欣赏起这位身着透明纱的美貌女子来；它把眼睛睁得老大。一个小时就是一颗明星，此刻，它仍然嘀嘀嗒嗒地走着，指针一闪一闪地向三点移去。

夫人将画像取下来，让它的正面对着自己，放在椅子上。于是，客厅里便显露出了莱昂·罗奇的半身像，直挺的头颈，深沉忠贞的目光，玛利亚仿佛觉得有人走进这冷冷清清的房间里，茫然地呆立着，全身血液都涌到了心窝里，汇聚在一处，而血管却几乎是空洞洞的，冰凉无温。玛利亚屏住呼吸，望着画像，眼睛一眨不眨，仿佛死去了的莱昂又神奇般地出现在了她的面前，也似梦寐以求的什么东西突然变成了实物。莱昂并不是紧锁眉宇而是安然地望着她，一双眼睛闪烁着他那耿直、坦诚的天性……玛利亚伸长脖子，把脸向画像凑过去……接着又退了回来，那是为了用手掸掉画面上的尘埃；她做完这个动作之后，立刻吻起丈夫的画像来，一下、两下、三下，她吻遍了面庞的各个部位。这时，传来一阵笑声，那是一阵听不到的、闷声闷气的、含着嘲弄之意的笑声。原来是时钟加重了呼吸，嘀嘀嗒嗒走了几下之后便连敲三

下。

三点了！时钟开始变得理智和令人喜悦起来，它渐渐地克服了那一向慢慢腾腾的动作的老毛病。罗奇租用的这幢房子几乎座落在城郊，可以听到公鸡的鸣叫了，懒惰、厌烦、漫长的黑夜快结束了……

“天快亮了，”玛利亚想，“天一亮，我就去。”

玛利亚开始穿戴。皮拉尔带来的衣服、宽檐帽、鞋子和其他饰物都散放在椅子上。如果房间里不是挂着三幅圣约瑟保护神的不同画像，人们一定以为那是交际花的客厅，女主人刚刚度过了纵情狂欢的夜晚。女圣徒察看了五颜六色的细柔丝袜，最后，当她认定穿上时会产生绝佳效果时，便挑选了一双蓝色丝袜穿在了富有雕像美的大腿上，并且用同一颜色的皮筋束好。选择鞋子可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了。她试完皮鞋，又试皮靴……噢，还好，皮拉尔脚和她的大小相仿……不过，玛利亚很是迟疑，不知道挑选哪种式样的。穿靴子还是鞋子？从问题的严重性来讲，它不亚于“是去天堂还是下地狱”这样的抉择。

经过内心深处的激烈斗争，穿厚底鞋的方案终于被抛弃了，高筒皮靴取胜了，靴子的皮面呈古铜色，有路易十五^①式的靴跟，钢质钮扣；名副其实的珍品。玛利亚端详了半天这双靴子才穿在脚上。不管你从哪个角度看，她的一双脚都是漂亮的，裸露时更是如此。我承认，穿鞋着靴是一种社会需要，而在维纳斯时代，绝非天经地义。玛利亚十分欣赏那双皮靴，达佛涅^②穿上这双皮靴肯定跑不动路的，然而，并不因为这样它就逊色不美了。

① 路易十五(1710—1774)：法国国王。

② 达佛涅：希腊女神。被太阳神阿波罗所追求的女神。

玛利亚把脚潇洒地踩在地板上，从膝盖往下看，用后跟做轴稍稍转一下，又动了动尖如针锥的靴头。脚和面孔一样，也是有表情的。玛利亚觉得自己的脚漂亮极了。她又想到了另外一件事。胸衣、发式！这两件事不能同时去完成。一般说来，第一件属于力量的范畴，而第二件，则属于严酷的艺术范畴。夫人着手进行最紧迫的事。她不需要花很大的力气去束紧漂亮的胸脯和腰肢，白色的亚麻布柔软而细腻，她像摆弄包装纸那样忽而向左折叠忽而朝右压挤。至于梳理头发，则更是困难了。她走进梳妆间，坐下来，举着双臂沉思了好一会，恰如一位教士把双手放在圣器上之前开始祈祷一样。最后……玛利亚没有用化妆品，只简简单单地梳理起来；她把头发拆散梳起，梳起拆散，最后模仿胡安娜前天晚上用她那双灵巧的手给她做的发式，胡乱地梳理了一下。发式还好，特别是，看上去简单、漂亮、潇洒，这一切又正是最重要的。不要有沉重感，也不要露出悲哀的表情……

其余的事情，她按照头一天晚上排练的那样又做了一次。公主式的黑色罗缎衣服，同淡黄色的天鹅绒配在一起，那顶宽檐帽犹如出自仙女之手……所有东西都漂亮极了，富有魅力。玛利亚惊奇地自我欣赏着；她觉得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不会的，她不会那样漂亮，那样做是不敬神明的呀！怎么会不敬神明呢？不，一个天主教徒不应该想这种事。那里发生的一切都是上帝允诺的，上帝决定的。她是可以去完成那桩慈善事的。上帝给予她的不仅是绝代之美，而且还有迷人的衣装。这个痴迷的想法像软体动物贴在岩石上那样缠绵在她的脑际，牢牢地被吸吮在那里。“上帝允许的，上帝同意的，上帝吩咐的……”她一边想着一边坚定有力地摆出这样的看法。

她又自我欣赏了一遍。从侧面看，从正面看，无论怎样看，她

都是尽善尽美的。她的腰肢是多么柔软轻盈！她的上身是多么优雅，身段是多么匀称，脑袋是多么潇洒！宽檐帽上的轻柔细纱是一层多么典雅的薄雾呀！它把苍白的面孔微微涂上一层阴影，仿佛一只小鸟飞过之后，又停了下来，在空中盘旋着欣赏如此漂亮的容颜时留下的身影！黑色的丝绸配上淡黄色的天鹅绒，这是多么神秘的象征呀！漆黑如墨的夜点缀着时隐时现的闪光，这和她的面容多么和谐呀！她的两只眼睛多么碧绿、多么悲凄呀！要知道，悲痛里隐藏着威胁，痛苦里隐藏着仇恨，温情里隐藏着匕首！她迷人的地方举不胜举，魅力无穷；在她的身上，一切都如锦上添花，色彩和表情，眼睛和幻影，美貌和心灵，人类的和天国的……啊！手套呢？皮拉尔没有把手套带来，这太叫人扫兴了！玛利亚找了起来，找到之后便试着戴。“我不戴首饰，”她自言自语地说道。“这倒没有什么关系。”接着，她又骄傲地补充说道。“我要带上主要东西，我的美德。”

玛利亚又对着镜子端详了一阵子自己，之后，补充说道：“我真的漂亮极了！……如果我有一副好口才，善于表达自己的想法，那该多好呀！……如果我能找到最适宜的词语，那该多好呀！……”

她拉了一下铃绳，整幢房子都被惊扰了。仆人们懒洋洋地不想起来；但是，最终还是起了床。使女茫然无措，睡眼惺忪地走进客厅，当她看到女主人早已穿戴停当，不禁露出一副惊愕的表情。她打扮得多么漂亮呀！玛利亚吩咐她马上去叫波马雷斯先生。自从她和莱昂分居以后，又把这个有教养的男人招雇了来。这时，波马雷斯先生走了进来，他面部浮肿，一副蒙眬模样，身子哆嗦，步履蹒跚。

“请您马上给我把车备好。”玛利亚看也不看他一眼，劈头对

他说道。

波马雷斯面色愕然，仿佛有人打发他去敲钟，叫教徒下午六点钟做弥撒一样。

“可是，太太，您忘记了吧，您已经没有马车了呀！”

“啊，对了！我都忘记了。好吧，您给我租一辆马车来，一辆 landau^① 来。”

“现在就租来吗？”

“不已经是大白天了吗？”

“天还没亮呢！”

“亮不亮有什么关系？……我看让您办件事太困难了……您什么也干不来。”

波马雷斯呆若木鸡，仿佛看见了鬼怪一样。那语言太粗鲁、太凶狠了……太太肯定发疯了。

“我的上帝，您不会动弹了！”玛利亚补充说道。“您为什么这样看着我呀！快一点，给我弄一辆马车来，无论如何要弄一辆马车来。”

“好的，太太，我去看看，看能不能……”

“快点，天一亮我就出去。”

波马雷斯是一位心地善良、倍受众人尊敬的人。他从一处车库走到另一处车库，这样不知走了多少地方，直到天已经大亮时才找到一辆 landau。玛利亚焦急如焚，在客厅里不安地等着。喝完了纯咖啡之后，便在房间里踱起步来，并且时不时地做着祈祷。她一会坐在椅子上，一会陷入沉思；当仆人进来禀报马车已经停在花园里时，她站起身来，径直走到摆在她卧室里的一个漂

① 英文，意为“四轮马车”。

亮立柜前面，打开柜门，取出一只盛有不甚清澈的水的大瓶子。夫人微微动了动双唇，无疑那是在诵念教义，同时，用手从瓶子里取出一点水来洒在一只银杯里。她小心地撩起宽檐帽上的面纱，把水喝掉。原来，那是卢尔德神水。

第十六章

解 冻

马车还没有走出半公里，玛利亚便想起一件十分难以解决的事情；那是另外一种性质的事，它险些使玛利亚的计划全部告吹。事情是这样的，她的那身衣服是为下午偶尔外出而挑选的，并不适合一大清早穿用。由此，夫人感到自己会被人耻笑，甚至被说成俗气。穿这身衣服时怎么没有想到这一点呢？怎么没有选择简单的衣装，也就是说，没有选择常规规定早晨应该穿饰的衣装呢？她太粗心、太慌张了；然而，已经没有办法了。尽管那天她为自己没有成为富有鉴赏力的模特儿而感到沮丧，但一想到超群的美貌可以允许时装变异而不成为时装的附庸时，便心安理得了。

这时，一件更为重要的事情占据了玛利亚的脑海，于是把衣服的事情很快忘在了一边。始终使她放心不下的是要事先想好一些词语和谈话内容。现在，她已经知道了，她丈夫会对她说些什么，而她，作为一个被羞辱的妻子，又该怎样作答。一套套的话要接着一套套的话，要讲的话已在她的脑海里再三斟酌，反复修饰过了，仿佛她的脑海就是皇家学院的语言提炼炉。她已感到一个形容词火力不够，那就再加进一个火力更大的形容词吧；她已经把肯定句改变成了条件句，这样可以把内心的愤怒首当其冲地表现出来，不过，在那次试演时，她就尽量控制自己的感情了。

她没有顾及道路上发生的事情,也没有留心看到的一切。对她来说,马车是在一个真空、黑暗的地域里行驶着;然而,正如头脑里装满了某种特定的、独特的想法时发生的情况一样,玛利亚没有把注意力放在大事情和值得重视的事情上,而是放在了无关紧要的或极为微小的事情上了。这样,她看到路上有死鸟,一家酒店的招牌上缺了一个字母 a;她没有看到有轨电车驶过,却看到了电车司机是个独眼龙。这些看来是荒诞可笑的,然而却是世界上最自然不过的事情了。

马车终于驶进了对她来说是十分讨厌的小镇,此地既不是城市也不是乡村,而是一处楼房和垃圾堆杂乱分布其间的地方。玛利亚拿不准往哪里走,便向几个女人打听去路,她们都热情告诉她。马车继续向前驶去。快到了,离得不远了。莱昂的这位可怜妻子的心都要蹦出胸膛了,她挖空心思准备的词语和讲演稿被抛到九霄云外了。

最后,她离开了马车……她几乎不能移动脚步,觉得浑身乏力。她看到一个宽大的门楼,里面是宽敞的庭院。院子里摆着家具,几张床垫摞在一起,一张大铁床完好地包裹着。这一切都表明有人在搬家。她还看到一个女人在和谁说话。玛利亚走进大门,向那个女人凑过去;这时,她惊恐地发现那女人并没有跟任何人谈话。她疯了吗?……玛利亚为了走进那院子,不得不向她问点什么。

“堂莱昂?”法孔达露出一副亲切的面容说道,并且稍稍等了一会,让玛利亚从惊恐中恢复过来。“他在楼上。”

她说又指了指一处房门,从那儿可以看见楼梯。玛利亚很快顺着楼梯走上楼去,刚走到半截儿,便不得不停下来,她实在喘不上气了。上了楼梯,便走进一间宽敞而明亮的屋子,里面一

个人也没有。

玛利亚看见了熟悉的书籍，熟悉的家具，东西放得有些杂乱，像是正在包装准备去旅行似的；可是，连一个人影都没有……啊！突然间，犹如小鸟听见动静而跳蹦着从树丛中露出头来那样，一个小姑娘从桌子后面探出脑袋来。孩子手中拿着一只半破的洋娃娃，身上穿得严严实实的，一条白色羊毛头巾，大概是学着修女的样子扎在头上。她嘴上正在啃着一块面包。女孩的脸蛋像天使，如果天使一大早顶着晨风出来，鼻孔也会湿漉漉的吧。

莫妮娜看到一位夫人从门口走进来，便目不转睛地望着，一动不动，默然不语。那不是夫人，而是一个大洋娃娃，只是穿一身夫人衣服罢了。莫妮娜先是一阵惊愕，之后便是恐惧。她看到大洋娃娃慢慢地向前走着，没有把眼睛从她身上移开。那是一双怎样的眼睛呀！莫妮娜脸色渐渐变得苍白了，她想喊叫，可是不能如愿以偿，喊不出声来。偌大的洋娃娃向她走去，但是看上去不像在走路，而是裙子下面有发条支配着她移动脚步；洋娃娃走到她身边，低下头，弯着腰……可怜的女孩害怕极了；但是，她不敢作声，因为那两只眼睛是那样死死地盯着她，都把她的声音切断了……面孔严峻，身躯巨大的洋娃娃伸出一只手来，放在不幸的女孩的肩上，然后抓住她的胳膊，用力抓紧，那双手好像一副铁钳一样，与此同时，莫妮娜听到一个难以形容的声音，她觉得那不是人的声音，而是洋娃娃肚子里弹簧呼叫爸爸和妈妈的声音。那声音向她问道：

“你是谁？你叫什么名字？”

渴望说话的本能战胜了恐惧，可怜的拉蒙娜终于尖尖地长叫了一声，抽回被洋娃娃抓住的手臂。那当口，莱昂从隔壁房间

走了出来；他站在门框里，恰似一尊神像站立在自己的牌位上一样。他和圣多马^①相反，虽然看得清清楚楚，但不敢相信。过了好一阵子，他还没有从惊愕和恐惧中恢复过来，他把全部思维都倾注在了他置于其中的极其困难的处境上。在这里见到自己的妻子的确是件不寻常的事，但绝非不可思议；而不可思议的是看到她如此貌美，穿戴入时，华丽；如果从时间和打扮这二者之间是那么不协调来看，几乎可以说，她有些过分华丽和奢侈了。这种现象莱昂万万没有预料到，没有想到，因此，那是一个无法解释的现象。

莱昂终于恢复了“知觉”，并且决心面对那精心准备的场面；他一句话也没有对自己的妻子说，便拉起莫妮娜的手跑到楼梯跟前，叫过来一个人，把孩子交给他，然后转身回到屋子里，啪的一声把门关上，犹如驯兽师把自己同他的可爱的野兽关进笼子里一般，可是，那并不是野兽，而是他的亲人。当他走到玛利亚身边时，后者已经坐了下来。她几乎站立不住了。

“没想到我会来吧？”玛利亚颤抖着身子低声说道。

“没有，根本没有。”

“你以为你自由了……可怜的男子汉！……你以为你可以自由地去搞越轨行为……受到制约……我是说，不受制约地沿着卑鄙的道路走下去。你把我抛到了一边……抛到了一边……”

路上准备得天衣无缝的演说词，本来有条有理地储存在了脑子里，此刻却一个字接着一个字地飞走了。她努力记起那个她

^① 多马：基督教《圣经》故事人物，耶稣的十二个门徒之一。耶稣死后复活，他不相信，直到看见耶稣身上的钉痕，并用手探入耶稣肋旁才相信。

认为很有份量的句子，可是那个句子偏偏远离她而去，逃之夭夭。她几乎无法从空中抓回一个字，于是用沙哑的声音喊道：

“你这个恶贯满盈的家伙！”

莱昂淡淡一笑。玛利亚说道：

“恶贯满盈的家伙！……我是警察局派来的。”

“太好了，”莱昂平静地说道，他立刻接过玛利亚的话。“就算我恶贯满盈吧，就算你是警察局派来的吧，可是，你没有手铐铐住我，是你自己将手铐砸碎了的。”

玛利亚是按照她想象丈夫可能说出什么话而准备的一段段词句的；可是，莱昂现在说出来的却是另外一些话。于是妻子被弄得措手不及，像个忘掉自己正在扮演什么角色的滑稽演员。

“手铐！”她喃喃地说道。起初，她并不理解这两个字的意思。“你说的是我自己把手铐砸碎了的？”

“对，是你砸碎的。我现在自由了，而这自由，除了你还能是谁给我呢？”

“你的心坏透了，放荡无羁，丧尽了天良。”夫人说道。她像所有被侮辱的妻子那样开始泼妇骂街了。“你说的是什么自由？这种自由，你没有，你是我的丈夫，你紧紧地和我连在一起，把我们连在一起的纽带，除了上帝谁也不能割断，因为是上帝用纽带把我们两个连在一起的。这些卑鄙无耻的唯物论者以为能这样和婚姻大事开玩笑，戏弄天意！”

“还应该包括人意呢。不过，玛利亚，我们不要争论了。我们打开窗子说亮话，你是来干什么来的吧？”

“你这个不要脸的，你没有权利问我来干什么的！你大逆不道，我是来和你算帐的；你躲在这个卑鄙的防空洞里，我是来抓你的，羞辱你的。最后，还要唾弃你。”

“本来在你家里就可以唾弃我了。”

“我来是想看看你还有没有一点羞耻和脸面，看看你见到我心里恐慌不恐慌，看你敢不敢向我坦白你的过错……”

“你已经看到了，我有点恐慌不安。”莱昂说着抬起眼睛。“至于过错吗，如果我犯了什么过错的话，那我也不应该向你坦白。”

“你这个不知羞耻的，坏透了……我来这儿，还有别的事儿呢。”女圣徒补充说道，她急得面色变得铁青。“我来这儿，是想看看那个贱妇，给她起一个什么好名字，另外……”

她把两只手勾在一起，用力闭上眼睛。

“什么女人？”

“你这个伪君子，还问这个！……噢！我不把她的名字说出来，说她的名字，我都怕脏了我的嘴……你敢说，你和她没有不正当的关系？”

“和谁呀？”

“那个贱货。”她一边说着一边指着苏埃尔特维利亚方向。

“玛利亚。”莱昂面色煞白地说道。“我不愿意看见你变成可鄙谣言的传播者……让我对你不尊重，那是件十分困难的事，可是，你如果要我永远对你不失敬的话，那就请你不要触及那个问题；请你闭上嘴，让我安静一会，你给我滚开。你已经不需要我的爱了，你信仰你的宗教就足够了；快回到你的祭坛去吧，让我一个人待一会吧，我对得起我的良心。”

玛利亚蜷缩起身子，把两只胳膊抱在胸前，像是一头准备进攻的野兽，她那双碧绿眼睛好像明亮的玻璃上泛起了一层黑雾，那是喷射更加强烈的光彩的前奏。

“强盗，卑鄙的家伙！”玛利亚喊了起来。“你竟然有胆量撵我走，我是你的合法妻子，你是属于我的，我不放开你，不放开你，

不放开你；因为上帝说过，不让我放开你……你这个不要脸的东西，你是什么人？竟敢推翻把你我连在一起的圣礼，往创造万物的天父脸上打耳光。”

“是我把你我连在一起的圣礼推翻了？……是我吗？”

莱昂说完便站起身来。

“是我吗？”他走到妻子跟前重复说道。“是我把你我连在一起的圣礼推翻了？”

“不是你是谁？”

“是你。”莱昂用食指狠狠地指着他的妻子说道，像要把她的眼睛挖出来似的。

“我！”

“你！是你把圣礼砸得粉碎。有一次，我为了拯救我们之间的和睦关系，我逼问了你一句话，你回答我说：‘上帝让我这样回答你：我不爱你。’”

玛利亚一时间呆若木鸡，茫然不知所措。她的盛怒稍稍缓和了些。

“我确实说了那种话……这一点也不假，如果你真的想得到我的爱，为什么那时不急切地设法得到它，就是说，为什么不做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尽管你坚持那个可怕的无神论，但是我不能说我不爱你……不那么爱你……你为什么不能像我那样？为什么不跟我一块儿虔诚地信教？”

“因为我不能那样做。”莱昂讥讽地说道。“因为有好几类虔诚都是违背自然法规的，荒唐可笑的，只有疯子和蠢驴才那样做……好了，应该知道，是你一手推翻了我们的结婚圣礼。”

“不过，我一直对你忠贞不贰。”玛利亚立刻抓到一个不容驳斥的理由。“而你，对我却不是这样。”

莱昂犹豫了一会。

“我对你也是忠贞不贰的。面对上帝，面对我父母的忠灵，我发誓，我对你也是忠贞不贰的。就是在你被你哥哥的充满激情的训诫拖到病态的圣徒道路上，在你我两颗心中间筑起一道冰墙的时候，我依然对你忠诚，很爱你，无微不至关心你，我甚至还对你说几句甜蜜的私房话，可是你却拒不倾听；而当两个人的感情淡漠了的时候，说几句私房话，甜蜜的话，是可以弥合感情的裂痕的呀！你丧心病狂地怀疑我，恶狠狠地诅咒我，我简直不知道这和泼妇骂街有什么两样；你使我待在自己家里感到极度的空虚，你把一切都给我涂抹上了阴郁、黑暗的色调，令我感到阴冷，心中受到压抑，脑子枯竭，几乎要发疯了；你煞费苦心地把自已打扮得丑陋、肮脏，甚至损害你自己那令人赏心悦目的容貌，并且以此为荣；你为了羞辱我，你总是身着可笑的衣饰；看来，你为能使我对你厌恶和憎恨而感到骄傲。无论我说什么话，你都认为是在亵渎神明；无论我在家里摆放什么东西，你都认为那是应该接受宗教裁判的罪恶。啊，你是个失去了理智的女人！你既然那样热忱地走上了圣徒之路，为什么不学习学习我的样子，遇事要有耐心；我正是以这种福音派的美德忍受了你那披着谦恭外衣的傲然态度，忍受了你那反耶稣的粗鄙行为，忍受了你那痴情的虔诚；而这虔诚，如果从它的专横程度，从它的粗俗劲儿来看，说它是所有魔鬼把魔力汇于了你一个人身上，更为确切合适些，这些魔鬼戴着一副副纸板做的假面具，演出了一台天使喜剧呀！……我，一个忍受了这一切的人，一个遭到你的憎恶、嘲弄的人，现在变成了一个逆来顺受的典范；你对这样一个人，非但不向他请求饶恕，反而来找他算帐！……玛利亚，‘饶恕’这个词，今天应该是从你嘴里说出来的唯一一个词。已经对自己的丈夫说过不爱了，

还要找他算帐！我过去太谨小慎微了，现在依然如此，这是因为，不管怎么样，我一直不敢宣布我们的婚姻关系已经破裂，仍然认为和你紧密连在一起；我没有要求自由，只是要求和睦；我没有要求补偿，只是要求安宁。”

“你几乎，你几乎抱怨起我来了。”玛利亚说道。她为自己的丈夫如此大放厥词而感到困惑和茫然。“如果从那个时候起你就像我对你那样忠诚，那该多好呀！可是，你并没有那样做，你并没有那样做；你好久以前就对我不忠了。”

“你这是凭空捏造。”

“不是捏造。你对我不忠，对我不忠。”妻子断然说道。她抓住这个过硬的、将产生极大影响的理由不放，凶猛地攻击那个坚固的堡垒。“你自己非但不为自己辩护这一指控，反倒控告起我来了；一切狡猾的罪犯都是这样行事的……算我瞎了眼，对你的背信弃义还蒙在鼓里。你一直卑鄙地欺骗着我。”

“你这是信口雌黄。”

“你好久之前就开始欺骗我了。”

“你这是无中生有。”

“我终于知道了全部真相，我看穿了你的所作所为。你现在再不能否认了。看看你的现在，就知道你的过去。从你今天的罪恶，可以顺藤摸到你昨天的罪恶。你丢尽了脸面，不再隐匿你和那个人的由来已久的关系了。你躲到这儿来，躲到这幢房子里，是为了尽情地搞你的罪恶勾当，整天和那个小黄毛丫头玩……”

莱昂把目光投到妻子身上，那目光是如此闪亮、可怕，犹如两支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射出的利箭。玛利亚把整个生命都集中在了喉咙里，因而得以用嘶哑的声音说道：

“……人家说那个丫头是你的女儿！”

莱昂的双唇青紫，瞪着一双凶神恶煞的眼睛，仿佛罪犯行凶时目光闪闪发亮一样。莱昂扑到妻子跟前，顺手抓住她的一只胳膊，用力地摇动着，喊道：

“你这个诽谤狂！……造谣中伤的行家！”

过了一会，他放下那只胳膊，又动了动嘴唇，把要说的话咽了下去。他想到，要尊重他人，这使他把怒火埋在了心底。玛利亚·埃希甫霞卡被吐着火舌的长蛇从体内往外吞噬着，她在脑海里搜寻不到适当的语言来表达此时此刻的愤怒感情，这是因为当嫉妒和绝望发展到一定程度时，语言已经满足不了需要，而必须采取行动了。除了凶狠、残忍、血淋淋地毁坏那个令她狂怒的“东西”外，玛利亚那时再也找不到排除心中盛怒的方式了。她渴望把莫妮娜一把抓到手，粉身碎骨；她丝毫没有犹豫，说干就干了起来，野蛮地拉胳膊，揪脑袋……亲爱的读者，请不必大惊小怪，玛利亚毁坏的是莫妮娜放在椅子上的洋娃娃。莱昂的合法妻子颤抖着双手，凶残地对待洋娃娃身体的各个部位，把撕揪下来的一小块碎片远远地扔到地板上，并且断断续续地喊道：

“就该这样……合法妻子就应该这样对待……对待……”

玛利亚窒息得喘不过气来。莱昂稍稍平静了些，终于说道：

“我还以为你不会和卑鄙的造谣中伤者一唱一和呢；我不知道连教义的最基本原理都毫不尊重的人，弄个圣徒美称挂在脑袋上到底有什么用。你从来没有过怜悯心肠。”

“啊！我对你可是一片怜悯心呀。”玛利亚说道，她被愤怒折磨得疲惫不堪。“不过，我高兴的是我的肚子没有为你怀过孩子。像其他女人托上帝的福当上了妈妈一样，我托上帝的福至今不孕。上帝不可能让不敬神明的男人有儿女的。”

“你这样胡言乱语，真是令我毛骨悚然。”莱昂实在听不下去

了，便这样补充说道。“把我们连接在一起的圣礼还能被打得更破，我们之间的联系还能被破坏得更断裂吗？玛利亚，你我之间存在着一个没有底的、没有边际的深渊，在这个可怕的、浩瀚无垠的真空地带，不管你怎样四处观看，都看不到一点思想，看不到一点能够把我们结合在一起的感情。我们还是永远地分开吧，我们不要让这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互相对峙着，因为它们不可能彼此接近；它们如果碰撞在一起，不可能不电闪雷鸣，狂风大作。如果说有什么不可调和的话，那就是你是你，我是我。是的，我也是一个狂热的信仰者；你曾热情，甚至是怒不可遏地教我做一个信仰者。我们各走各的路好了，奔向各自的岸边，让遗忘这个大海在两岸中间永远地流淌着吧。为了使你我都心安理得，我们就把遗忘的大海变成原谅的大海吧。我们互相宽恕对方吧，再见了。”

玛利亚倾听着莱昂的话，渐渐地发现她那愤怒和绝望的感情已经被另外一种新的、平静的感情所代替，在她那错乱的脑子里逐渐注入了某种美好的想法。她望着自己的丈夫，发现他——为什么要否认这一点呢？——比任何时候都配做像她这样一个女人的多情伴侣。她看到，他有一张谁也不知道属于哪一类英雄传奇人物的富有表情的面孔，乌黑的胡须使他的脸膛挂上了一层忧伤的阴影，他的一双眼睛火一般的明亮，额头反射着阳光，像是指出那里是一座智慧的宝库。玛利亚这样默默地审视着男性美，那颗心立刻激荡起来，怦怦地跳动着。她记起了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恋爱的情景，记起了蜜月期间幸福而美好的享受，在这些记忆之中，有个怪癖般的想法死死地盘旋在她的脑际，她想到那个男人很有意思，和蔼可亲，非常……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地说出来呢？非常善良；玛利亚又看了他一眼，她真是看不够

呀……他成了另外一个女人的人了！他被另外一个女人夺去了！这个想法犹如在一堆干柴上点燃了火种，这个邪恶的想法把她的心倒翻了过来，像把装在杯子里的珠宝倒出来一样，将里面满装着的宗教虔诚倾泻殆尽。这个想法使冷漠变成了一团火，使傲慢变成了强烈的亲切感情……玛利亚情火燃起，与其说那是她对丈夫的爱，毋宁说是对另外一个女人的嫉妒，当她被丈夫用动听的语言辞别——她最后是这样被辞别的——的时候，心中极为悲苦。是的，她可以接受那种形式的辞别，可以一走了之，也许把一切忘掉，默认丈夫不再爱她……可是，让他去爱另外一个女人！让他属于另外一个女人！……

“不行，一千个不行！”夫人不能再想下去了，便大声说道。

说完，两只眼睛都湿润了。她想不让眼泪流出来，便立刻擦干眼睛，又这样对丈夫说道：

“有一天夜里你问过我……”

“对，我问过你……”

“我是这样回答你的，上帝叫我不爱你……当时上帝确实是那样叮嘱我的。我在心中听到了上帝的声音……但是，你知道，别人说的话，不应该句句放在心上。那时你本应该再问我一次。”

“在那之前，我不知道已经问过你多少次了！……我是以不同的方式问你的呀！……”

“那好，我现在来问你……”

玛利亚走到丈夫身边，把双手放在他的肩膀上。

“……我问你，你是否还爱我？”

说谎和莱昂的天性向来无缘。他首先扪心自问，想到虚伪和廉价的献媚可能于他脸上有光；但是，他感到自己不能欺骗玛利

亚，不能对她献假殷勤。在他仍然犹豫不决，对那个棘手问题举棋不定的时候，心中的真情实感从嘴边飞了出来。他说道：

“不爱……我的上帝，我自己的上帝，玛利亚，我自己的上帝让我回答你，不爱你。”

夫人一下子瘫在了椅子上。她吼叫着说道：

“你的上帝是个大强盗。”

“我尊重你，但你没有权利胡言乱语。”

“你爱上了另外一个女人？”玛利亚问完这话，便咬住手帕的尖角，使劲拉着。“你老老实实告诉我……我知道你是诚实的……你一五一十地对我讲出来好了，讲出来，我就永远不打扰你了。”

“你也没有权利向我提出问题。”

“我不要那样的权利，我只请你回答我这一个问题。”

莱昂想说：“好吧，我是爱上了另外一个女人。”可是，有些时候，真情比杀人的刀子还厉害。如果道出真情，那就等于往自己脸上抹黑。莱昂是这样回答的：

“你说的那种事，我可没有。”

“看你那副表情，我就知道你在说谎。”玛利亚说着，猛地站起身来。

“我的表情！”

“你这个人是不会说谎话的……我承认，你从来没有说过谎话，可是现在，你却刚刚向我表明，你已经丢弃了那个好习惯。”

莱昂没有反驳。玛利亚等了一会，便接着说道：

“我在这儿没有什么可做的了……”

莱昂一句话也没有说，也没有看他妻子一眼。

“我没有什么可做的了，没有什么可做的了。”她补充说道。
“我只是为走进了这充斥着丑闻的腐败之家感到羞愧。”

她用舌尖舔舔干涩的双唇；可是，她的唇舌都浸透着苦涩味，相比之下，心境不快已经胜似晶莹的蜂蜜了。玛利亚想吐出点什么，想把另外一个女人这个词吐出来，她觉得这个词像是从地狱的花园里采摘的果子挤压的汁液。她情不自禁地用牙齿咬着双唇，直到咬出血来。

“真是羞死人了！”她喃喃地说道。“竟然堕落到这种地步……要我这样一个女人……倾倒在一个卑鄙的男人脚下！……”

玛利亚是那样怒火中烧，几乎没有落一滴眼泪，也没有哭一声。

“我就这样被唾弃！……”

“不，不是被唾弃。”玛利亚的丈夫说着向她身边移动了一下。

“我像一个随便什么的女人被唾弃了，像个……”

“我从不唾弃一个人……”

“我难道……”

“说下去……”

“我难道……我难道都不配你看一眼……”

“你是配的。”莱昂说道，看上去他和玛利亚一样激动。

埃希甫霞卡觉得受到了极大的污辱，她的心犹如坠入了痛苦的深渊。

“在你看来，我……我几乎不那么漂亮了。我是个可怕的女人；我失去了……”

“你没有。我对你发誓，自从我认识你以来，我从来没有看到

你像现在这样漂亮。”

“不过，”玛利亚在椅子上跳了一下说道。“不过，你不爱我……”

“你是那样注意精神修炼，”莱昂对她低声说道。“应该知道，肉体 and 容貌之美并不是最使人迷恋的东西。”

“这么说，在你看来，我的灵魂可怕极了！……”

说到这里，她狠狠地敲了一下额头，并且大声“啊！”了一下，仿佛想起了点十分庄重的东西；或者说，从黑暗的邪路上返回到了理智的阳光之下。

“我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而你是一个倒霉的唯物主义的无神论者。我在你眼里不该是那样可怕的吗？……我有错，我说过我有错的吧？我有罪，我把我的眼睛从我的大救星、给我以极大安慰的上帝身上稍稍移开了一会，而注视在你这个不敬神明的家伙身上了。我脱下了黑色粗呢长袍，而穿上了这种令人生厌的放荡女人的衣装，卑鄙地想到取悦于你……向你请求……不，不说了，上帝是绝不会饶恕我的！”

她是那样激动，简直要发疯了；她露出一副可怕的表情，从自我之中站立起来；她把双手伸到脑袋上，扯下宽檐帽，撕成碎片，气急败坏地远远掷去。她在用力从头上扯下帽子时，把自己梳理得很不牢固的发式打散了开来，乌黑的卷发搭在了太阳穴和双肩，蓬乱不堪，神情沮丧，目光明亮；她走到丈夫身边，低声说道：

“我和你一样坏，我是一个卑鄙的女人。我忘记了我的上帝，忘记了我的神圣的职责和尊严，而这一切都是为了你，为了一个不知羞耻的家伙。我已经不配大家叫我圣徒，因为圣徒应该……”

她看了看胸部和穿在身上的华丽服饰，可怕地吼叫了一声，补充说道：

“献身于上帝的女人不能穿饰这种放荡女人的套装。我为自己这身打扮感到羞耻。这些遭人鄙夷的破烂，快给我滚开吧，快给我从身上滚开吧！”

她拉下束身的带子和饰物，远远地抛开了。接着，她抓起衣服边角，用尽全身力气，撕裂她能撕裂得动的东西。她用颤抖的双手把衣服扯了好几道大口子，皱褶开裂了，钮扣脱掉了；她那仍然戴着手套的双手犹如两只可怕的利爪，能在一瞬间把一百个时装师用二百只手制做的既漂亮又结实的衣装全部撕成碎屑。最后，她连手套和披肩也扯了下来。

“够了，我不能再忍受侮辱了！我要回到我的上帝的身边去，回到我的修炼生活中去；在那里，我绝不分散精力，从诅咒我的美貌中得到享受，这是因为我的美貌使你动了心。我要回到我的平静的宗教活动中去，回到甜蜜的默祷中去，在默祷中可以同上帝交谈，可以见到天使，听到天堂音乐，甚至好像还可以品尝天堂的美味佳肴；我要回到那甜蜜的生活中去；在那里，我可以得到许多幸福，其中之一就是能把你忘得一干二净；在黑暗无光的环境中，美好的阴影可以使我看不到你……我犯了罪，我不配得到天主慷慨赐予我的恩惠……原谅我吧，我的上帝呀，原谅我吧！我再也不这样做了！”

玛利亚一下子跪在了地板上，这次真的痛哭了起来，眼泪簌簌汇流而下，她用颤抖的双手捂住脸膛。溪流般的泪水顺着她那美丽的颈项淌到了半袒露的胸脯上。莱昂害怕了。那令人怜悯的衣破饰碎的身影，那痛苦的哭声，深深地打动了他的心。他走到玛利亚身边，伸出双臂，将她拉起来，让她坐在椅子上。

“玛利亚,看在上帝的份上!”他说道。“你不要这样疯疯癫癫的了。你自己……安静些……”

玛利亚依然用手捂着脸膛。莱昂把椅子凑近些,将手放在妻子的肩上,想给她梳理梳理蓬乱的头发,把撕得一条条的衣服尽量弄得整齐些,因为有一道大口子几乎把上半身完全袒露了出来。突然,他感到被一只痉挛的胳膊抱得紧紧的,面颊被妻子那热乎乎的双唇咬着,那不是亲吻,而是啃咬,犹如要即刻留下一道印记;之后,一个低沉的,近似呻吟的声音这样说道:

“你如果爱另外一个女人,我就把你掐死,把你掐死……难道我长得不漂亮,不比任何女人都漂亮?……你只能爱我一个人……爱我一个人。”

接着,那只有力的胳膊慢慢地软了下去,肌肉失去了力量,神经失去了感觉。莱昂把那只瘫软的胳膊从自己身上移开,胳膊立刻耷拉了下去,苍白无血的脑袋也歪倒在胸前,乱糟糟的头发盖在头上,酷似委拉斯开兹的名画《耶稣》的那颗忧郁奇美的脑袋。这时,莱昂感到妻子的脖子和胸部轻轻地抽动了一下,皮肤也随着颤抖了。接着,他听到一个低沉的喃喃声:“该死……有罪!”

玛利亚一动不动了。丈夫摸摸她的胸口,心脏不跳了。脉搏也……他立刻大声喊叫着跑了出去:“救命呀!”

房门一打开,他便看到有许多人站在那里。楼梯上,庭院里,汇聚了不少来看热闹的邻居,因为他们听到了喊声,听到了大声喊叫的是罗奇先生的妻子,而不管是谁家的妻子大喊大叫都一定会引起四邻注意的。于是,他们都跑了过来。富卡侯爵也赶来了,他是来告诉莱昂办事情的。大家都茫然无措,不知道怎么办好。

“快把她送到我家去！”富卡说道。“这儿有没有特效强心剂？有没有……首先弄张床来，找位医生……快把她送到我家去。”

“快请位医生来。”莱昂说道。

“把她安放在什么地方呀？”富卡一边环顾四周，一边重复说道。

垫子、木床和所有家具都被搬走了。

“我不是有床吗？”法孔达提醒说道。“国王也不会有我这样好的床呀。”

“您走开！……喂，好像心脏跳动了。”

“真的，跳了，跳了。”莱昂满怀希望地说道。

“这病没有什么危险……是昏厥……都是因为吵架……这是争吵过分的结果……不过，应该让她躺下……快点，给她裹一条毯子……快拿毯子来。”

富卡侯爵善于处理突发事件，他有指挥才能，有魄力，能迅速采取急救措施。四只有力的胳膊把玛利亚抬了起来，小心翼翼地用毯子裹好以后，便把她抬到了房子外面。她像一具装裹停当的尸体，马上就要运走埋掉似的。莱昂对人们做的这一切看得清清楚楚，他默许大家这样做，就如去做其他事情而不加注意一样。过了好长一段时间，他才明白过来，弄懂了为什么把玛利亚抬走。从一个方面来讲，是不应该把她抬走的；但从另外一个方面讲，事情却不然。当他要表示反对时，忧伤的队伍已经开始迈步行走了。

佩帕看到人们把那僵硬的人体抬进她的家门，脸上露出了惊愕的表情，这是很容易理解的……神圣的天堂呀！玛利亚·苏德雷呀！你怎么啦？她知道玛利亚昏厥过去了，可是她怎么也弄不懂，为什么衣服撕得那样破碎，头发那样蓬乱……人们把玛利

亚抬到了走进宅第时遇到的第一个房间里，安卧在床上。

“你们忘了一件大事。”佩帕说道。“把她的胸衣松开来。”

“真的，我们怎么这样蠢笨呀！”

堂佩德罗说着便操起一把折刀，将胸衣的带子全部割断。这时，医生来了。除了莱昂和富卡父女之外，人们都退了出去，医生告诉大家，病人患的是脑溢血……病情严重……立刻派人去马德里，把首都的第一流大夫请来。过了一会，镇上大夫说病情会好转的。玛利亚苏醒了过来，呼吸也平静。如果只是昏厥的话，那该多好呀！……然而，事情并非如此，这是因为可怜的夫人醒过来以后不停地说着胡话，什么地方呀，什么人呀，都不记得了，对任何东西都模模糊糊，不认识任何人，甚至连自己的丈夫也不认识了。

只一会，她又昏睡过去了。必须让病人休息，绝对休息；医生开了好几个处方，并嘱咐紧急治疗，适当处置，服用诱导剂。

“现在要让病人绝对休息。”医生说道。“看来暂时没有危险了。病人房间和附近房间都不要弄出哪怕是最微小的嘈杂声。最好让病人一个人睡在这里，不要好多人陪着她。”

医生离去了。佩帕把食指放在嘴边，表示要保持肃静。莱昂和富卡侯爵立刻不说话了，默默地看着病人。过了半个小时，佩帕这样说道：

“看来她睡得很安静。她醒过来时，由我来照看好了；一切都交给我吧。”

“不能这样，”莱昂当即说道。“我请你不要在她房间里露面。”

佩帕歪着脑袋，踮着脚尖同父亲走出去了。莱昂坐在床边。他还没有从开始时刻的茫然和痛苦的惊愕中摆脱出来；也认不

清楚他和妻子到底待在什么地方。女圣徒看上去安安静静地睡着了。不幸的丈夫环顾四周，仔细地看了看房间，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原来他有些害怕了。这时，他突然看到佩帕蹑手蹑脚地从壁毯遮挡着的房门走了进来。莱昂怒冲冲地瞪了她一眼。

可是，佩帕并没有止步，眼睛里闪烁着恐惧和猎奇的光芒。她的脸色比病者还苍白，好像死人一般。她的脚踏在地毯上，一点声音也没有，简直像个幽灵在走动。莱昂一个劲儿使眼色叫她退出去；可是，她并不停下，一直往前走，走到玛利亚身边，用眼睛盯着她的身躯和面孔，好像是在观察宇宙间一件最有趣，同时又最可怕的东西。

莫妮娜跟在佩帕后边也走了进来，她一步一步地向前滑动着，仿佛是一只小猫，进出房间都无人察觉一样；她走到母亲身边，拉住她的裙子，露出一副恐怖表情；她一边指着床一边说道：

“莫尼亚梅达。”

莫尼亚梅达的意思是“洋娃娃死了”。

第三部

第一章

她苏醒过来了

莱昂·罗奇独自一人不安地守护在病床边。他的两只眼睛一刻也不离开妻子，注意观察她那多变的神色，捕捉病情的每一个症候，掌握其好转或恶化的迹象。他也有走神的时候，那是为了考虑自身的事情，考虑他是怎样被刚刚发生的事情和聚而复散的人们置于了那么严重的困境。为什么没有避免这种事情发生呢？他怎么也没有预料到，从而阻止他生活的两个天地在那样可怕的道路上海聚在一起呢？那两个天地是以针锋相对的感情为轨道而旋转和相遇的呀。莱昂这样在心里想着，觉得心灵深处响起了一阵嘲弄的笑声，那又是在讥讽他婚恋时期的各种想法。在这个真实故事开始的那些日子就认识了佩佩·罗奇先生的这个儿子的读者们，大概还记得他曾有过美好的计划，其中包括，要按照他自己的想法安排生活，做生活的绝对主人，让生活真正处于思想的管制之下。然而，幻想取得如此辉煌胜利的人，并不拥有我们当称之为社会之命的那种力量，一种巨大的、能摧毁一切的力量，它包含着自己和他人的信仰，集体的和个人的顽固性，过错和失误，也包含美德，数以千计的既要求谴责，又要求尊重的事物；最后，也包含法律和习俗，按照这一成不变的法律和习俗，在大多数情况下进行的赤手空拳的搏斗是不合乎情理的，也是不能取得胜利的。莱昂哀叹自己，并且常常耻笑自己，他说：

“不用弹弓射石，而是石块击弓，这是真正荒谬绝伦的。”

他的脑海在翻腾着，一会想到这儿，一会想到那儿，但并没有忘记观察妻子的病情。玛利亚·埃希甫霞卡一天当中从昏厥中醒过来好几次，但是神志仍然不清，她谁也不认识，说不出一句有完整意思的话。她呻吟着，说身上剧痛，但是指不出是哪个部位，也不知道是不是内脏出了毛病。她想从床上站起来。需要好大力气才能把她按下不动。夜里，她虽然没有退烧，但安静多了。睡梦中，她说了不少清晰而准确的话语，这些话和幻影有某种关联。最后，她用双手按压胸部，喊着说道：

“不，不能这样，不能对他这样；他是我的丈夫！”

接着，她睁开眼睛，不住地翻弄着，望着墙壁，天花板，木床，家具，仿佛向这些东西询问她到底待在什么地方似的。她那双凝视不动的美丽眼睛道出了她的思绪已经平静无波，尽管仍然疲惫不堪，但渐渐地返回到了理智的轨道。她发现一个男人坐在她的床边，全神贯注，精心地照料着自己；当她认出那个人是谁时，病人的眼睛流露出一腔甜蜜的感情。

“是你？”她低声说着，微笑了。

莱昂走过去，向她俯下身子。当他将双手伸进被单寻找妻子的手，给她摸脉搏时，玛利亚一把拉住丈夫的胳膊，紧紧搂在心窝上，呻吟着说道：

“唉！我刚才看到的一切原来是一场梦，这多么叫人高兴呀！你被人用……用叉子挑了起来，送进火焰旺盛的炉膛里。我悲痛得要死……我感到压抑……我叫了起来……”

这位不幸妻子的灵魂，在难以形容的可怕昏睡中挣扎之后，又被拖进了幻影层出不穷的世界。那些幻影万紫千红，千姿百态，让人难以说出到底是什么形状，什么颜色；她坠入了令人毛

骨悚然的深渊里，那里空空如也，只给人留下凹洼、黑暗、恐惧的印象。然而，当她感到犹如一块石头投入无底深渊那样以极大的加速度砸下去时，眼睛豁然明亮了起来。原来那是地狱。不难知道，神秘的夫人可能看到了“痛苦之城”，城里的居民正如她在现实生活中想象的那样可怕；在那里，文字对他们做了详尽的描述，又有图画对其做了细腻的刻画。但是，既然我们对超自然的想象总是建立在惯常的想法的基础之上，和我们在这里用肉眼看到的形体大致相似，那么，玛利亚·埃希甫霞卡想象的肮脏的地狱就如同铁路线上超长山洞一样；或者说，像煤气工厂一样，浓烟和臭气令人难忍；或者说，像黑洞洞的铸造车间一样，在那里，千百台机器伴着鼓风机声和铁锤敲打声隆隆作响，火花和炭块四处飞溅。魔鬼不会失去传统的人类形象，长着污秽的野兽蹄爪和尾巴；他们和火车司机、下水道清理工、煤矿的不幸的短工，甚至和设菲尔德^①或伯明翰^②的工业巨人，和那些不如前两者重要，也不十分洁净的工业大力士何其相似乃尔。一个个魔鬼都浑身流淌着油渍渍的汗水，恰似机器上涂抹的臭油。

那是一处巨大的坑洼之地，无数个山洞、钢铁长廊汇聚于此，夹杂着煤屑、硫味、照明瓦斯味和汽油的令人窒息的蒸汽在里面滚动，而这正是我们这位可爱的女主人公最讨厌的气味。在那里，声音嘈杂，车声隆隆，令人眼花缭乱；对此，玛利亚找不到适当的形容词，只是这样说道，好像有千百列高速行驶的火车汇合在一点上，互相碰撞，变成碎片，机车和车厢向四面八方飞去，然后又归并在一处。在神经错乱了的夫人的脑海里，火车头是地

① 设菲尔德：英国英格兰南约克郡一区（城市），曾以钢铁工业闻名世界。

② 伯明翰：英国城市和主要工商业区之一。

狱中最主要的机械。她看见这些火车头在铁脚和铁翅上涂抹着腥臭的油液，一辆辆飞驰而去，怒吼着，喘着粗气，滚动通红的眼珠，喷吐浓烟、蒸汽和火花。它们和人世间看到的火车头一样大小，然而在地狱里却像无数只庞大的苍蝇聚集在一起，在一眼望不到边际、令人毛骨悚然的地方嗡嗡作响。

婚后的最初几个月里，玛利亚曾和莱昂去德国做过一次旅行。他们参观了难以忘怀的地方，其中有埃森的克虏伯铸钢厂^①，该厂给夫人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牢牢地印在了脑海里。在她处于幻觉的时候，巨大的厂房竟然占去了地狱这个可怕的永久流放地的大部分地盘，而人们之所以下地狱，就是因为犯了罪呀！她在巴塞罗那和法国看到的其他工厂则为这幅可怕的图画涂上了几笔色彩。她看见金属车间摆放着铁条，而铁条犹如一支支枪筒，从一台台轧机爬出来；之后，那些长长的像纸条一样的东西又被送到闪着白光的炉膛里，初步改变了形状。鼓吹卑鄙思想的家伙被铁链锁铐着，脑袋放在铁砧上，五十吨重的铁锤把脑浆砸得四处飞溅。还有，小鬼们，也就是地狱里的浪荡公子哥们，正在用曲柄钻往几个不幸的人的脑壳里钻孔打洞，开心地用漏斗和铁勺往里浇灌铁水，而这铁水正是用那些充满异端思想的杂乱书本点火加热大肚铁锅熔化的。几个丑陋不堪的女鬼正在惩处着一些讲过圣事坏话的人，将他们的舌头揪出来放在一起，也就是说，把成百上千条舌头放在车床上挤压成绳，然后挂在拱顶上；这样，那些不敬神明的演说家们则犹如一串串腊肠，放在烟火上熏烤一样。还有的人正在遭受罕见刑法的惩罚，尽管我们人世间拥有难以计数的织布机，仍然觉得那刑法是不

^① 一八一一年弗里德里希·克虏伯(1787—1826)在西德埃森建立的铸钢厂。

可思议的，这是因为这里的织布机把遣送到地狱的人一个个都做了编织原料，他们腿臂相连，臂头互接，织成一条长绳或长辫，一根根长绳编织在一起便成了一大块痛苦悲哀的布匹。之后，又把这匹布放到一种车床样的东西上进行轧延，变成几公里甚至几莱瓜长，骨骼吱吱作响，仿佛无数匹野马在一座无边无际的核桃山上奔驰一样，一边嘶叫，一边把肌肉撕裂成块。一切都被抛掷到火焰之上以后，人又现出了原形，随后，再次遭受无休无止的拷打和折磨。

玛利亚看到这一切，内心笼罩上了难以言状的恐惧。她身临其境，又似乎置身场外；她不能呼叫，又无法呼吸。但是，有那么一刻，痛苦压过了恐惧。在数不尽的犯了淫邪这种不可饶恕罪行而被打发到地狱来的人当中，玛利亚看到一个可能罪大恶极的人，几个丑陋的男鬼和污秽的女鬼轮番对他进行处治，那个人原来是莱昂。玛利亚看见魔鬼们一把抓住他，用可怕的满是油污的手掐拧，继而扔到滚开的油锅里，用笊篱捞出来，然后再扔到锅里。最后，用三齿叉将他送到炉门口，炉膛里的火焰是那样旺盛，我们这个世界的火和它比较起来，火温还在冰点之下呢！这时，玛利亚大吼一声，伸出一只胳膊，一只手……一只胳膊，一只手，其末端立刻变成了火舌……靠近炉膛的那个手指被烧焦了……

“不要这样，不要这样；不能对他这样……他是我的丈夫！”

玛利亚的幻觉到此终结了。这幻觉如同书本上一行行的文字；合上书，字迹便也消失了。然而，印象依然留在脑海里。

第二章

她会死去吗？

玛利亚置身在一间宽大、空无家具和任何装饰的房子里。丈夫坐在她的面前，人还是那个人，活得好好的。病人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不过，有人陪伴着，她觉得好受多了。

“这是谁的家？”她问道。

“我的家……安静点……我在这儿，你没看见我吗？”

玛利亚依然用眼睛环顾四周的墙壁和高高的天花板。

“这房间太凄凉了！”她喃喃地说完便叹了一口气。“而我……怎么到这儿来了呢？”

她不说活了，心里沉思着，在脑海里搜寻着模糊的记忆。那天上午，完全可以称做是灾难性的事件发生以后，莱昂曾经和富卡侯爵、莫雷诺·鲁比奥仔细地商议过，准备把玛利亚送到马德里去；堂佩德罗认为这个想法很危险，医生也坚决反对，他说，病人处在那种状态之下，不管采取怎样的提防措施，路上都可能发生不幸。莱昂对此感到十分沮丧，如果莫雷诺·鲁比奥不威胁说他要离开那里，对病人不负任何责任的话，莱昂都要坚持把玛利亚送走了。他看到不能把没有任何理由待在苏埃尔特维利亚别墅的人从那里转移到马德里去，便想到了把房间改观一下；慷慨的房主人同意之后，他把里面悬挂的图画、艺术品、瓷器和其他装饰品全部取走了。这样，房间里便没有了壁毯，只是普普通通

的墙纸，从而显得并不那么华丽，而是十分简朴了。

“对，你来这儿了。”丈夫对她说道，同时用手抚摸着她的前额。“你身体不大好；不过，很快会过去的，没什么。”

“啊！”玛利亚突然被痛苦的回忆刺痛了心。“是我的嫉妒，你的不忠，把我推到这里的……可是，这里是她的家？……”

“是我的卧室。”

“这样的墙壁，这么高的天花板……你为什么不把我马上送回我们家里去？”

“你恢复以后，我们马上回去。”

“我怎么了？”

“身体有点不大舒服，很快会好点。”

“啊！对，我记起来了……你对我太无理了……我对你说什么来着？我是不是对你说过我原谅你了？如果我没有对你说这话的话，难道我是在做梦吗？”

“你说过，你原谅我了。”莱昂为了使她安静下来便这样说道。

“你答应我不去爱另外一个女人，你发誓爱我一个人；你为了让我相信你的话，你真的做出了爱我的样子。这一切是真的，还是我在做梦？”

“是真的。”

“你还跟我说过，你一定改正错误，去信仰我信仰的东西。这也是做梦吗？”

“不是梦，是事实。请你安静些。”

“后来，我们就和好了……是不是这样？”

“一点不错。”

“我们又像初婚那样相亲相爱了。”

“是这样。”

“你向我说明，关于和那个女人有关系的说法，纯系造谣。”

玛利亚没有指出那个女人的名字。她凝视着丈夫。

“过去的事，别去提它了。”莱昂真诚地说道。“我们应该设法使你恢复健康。玛利亚，你应该帮助我们。”

“帮助你们，干什么？”

“帮助我们把你抢救过来。”

“怎么回事，难道我自己不能救自己？……我的上帝呀，我犯了罪！……”

她露出一副十分痛苦的表情。

“我说的是你的生命，你肉体的健康，你生命有危险。”

“噢！……肉体健康与否，我并不放在心上，我所关心的是灵魂的健康，我的灵魂受到了威胁……前不久，我记不得是什么时候了，我觉得我已经死了。我现在还活着；但是，我担心我会很快死去的……我道德不轨，我有罪呀！”

“那是你在做梦，亲爱的，那是在做梦。你不要怕，安静些。”

“我道德不轨，我有罪呀！”玛利亚重复说道，用双手抱着脑袋。“告诉我，你对我说的那些话，也是做梦吗？……”

“我？”

“你是不是说不爱我了？”

“那不是梦还能是什么呢？”

玛利亚用双臂抱住莱昂的脖子，轻轻地把丈夫的脸拉到自己脸旁。

“你再对我说一遍，快些除去那场恶梦在我心中留下的苦痛。”

夫妻两个人低语了一会。

“你说你爱我，那你就拿出证明来吧。”玛利亚对他说道。“我们离马德里很远，我又得在你家里待些日子，请你帮助我通知保莱蒂神父，我想和他谈一谈。”

“我亲自把他请来吧。”

“你亲自去？”

“我为什么不能亲自去？你高兴的事，绝不会令我生厌的。”

这时，医生走了进来。莱昂觉得应该把自己的一些心事告诉给医生，因为玛利亚的病痛是精神原因造成的，所以，宜于将此事的某些情况提供给这位医学专家。莫雷诺·鲁比奥和莱昂·罗奇有着诚挚的友谊，这种友谊是以两人的坦率性格，主要以科学上的看法一致性为基础的。那天上午，莱昂为了让他的朋友做出正确的诊断，向他透露了一些必须透露的衷情。两个人饶有兴趣地交谈了一段时间，我们把谈话的核心部分记录于下。

“这么说，您对您的妻子已经没有一点感情了。”莫雷诺·鲁比奥说道，他很有口才，能把问题阐述得一清二楚。

“我一向痛恨谎言。”莱昂说道。“所以，我要郑重表明，玛利亚已经不能唤起我任何爱抚了。我心中依然对她怀有两种感情，也就是说，深切的同情和一点点敬意。”

“说得完全正确。只有这两种感情并不足以成为一个好丈夫；不过，您心灵深处还有另外的感情，能够使您，一定能够使您成为一个善良的男人……请您马上回答我：您希望您的妻子活下去吗？”

“您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对我的莫大侮辱。只是从我的心如此焦虑不安，就会看出我是绝不希望玛利亚死去的。”

“好，很好。那么，如果您希望玛利亚不死去的话，”莫雷诺说着，用一只手抚摩着莱昂的肩膀，“就应该平息她那由嫉妒激起

的愤怒心情；不幸的是，她有充分的理由产生嫉妒心；还应该使她那错乱到了极点的神经恢复正常。每个生命都有自己的生活节奏，按照这个节奏有条不紊地运转。如果这种节奏突然完全失去规律，就会产生十分严重的疾病，严重得会夺去一个人的生命。我们身边就有这样的例子。那么，我们应该立即把这个生命失去的节奏恢复过来，从而克服影响和破坏脑际神经系统的那种可怕的变化。现在迫在眉睫的是，尽量铲除病人的嫉妒心理，让她的感情平静下来。我们应该把造成她病得如此严重的那种场面从她脑海中驱赶掉。她如果活下去，会有时间知道真情的。再不能让她气恼和悲凄了，要设法让她相信什么也没有发生，我的朋友，特别紧迫的是，要像照顾病儿那样照顾她，不管她要什么，都要给她，满足她的怪癖，只要能够使她心情舒畅。我了解得很清楚，您的妻子所要求的是爱情和信仰，对其中任何一种欲望都不应该加以限制。”

医生做完了这个重要演说之后，莱昂又提出赶快把病人送到苏埃尔特维利亚以外的地方去。莫雷诺坚决反对。杀人（这是医生的话）的转移计划被抛弃以后，两个人决定以假乱真，即改观一下房间，把经常陪伴玛利亚的仆人从马德里叫到这里来，并且把那些能够表明莱昂·罗奇善良心肠的大大小的东西也运了来。他们分手之前，莱昂对他朋友说道：

“请您坦率地告诉我，我妻子会死吗？”

“现在我还不能说什么。很可能出现这种情况。您应该让我找出她发烧的原因，我们现在正努力把她的高烧降下来。”

那天夜里，玛利亚同幽灵在满是可怖的机器和操纵这些机器的魔鬼的地狱里漫游之后，恢复了常态。我们在前面说过，莫雷诺曾经走进来看望她。

“喂，喂！”他看见夫妻俩把脸贴得很近，并且对视着时，笑着说道。“我们都成了初恋的情人了！我亲爱的女朋友，怎么样？……脉象不错吗……我们应该尽量让她身心都彻底地休息一下。”

玛利亚皱了皱眉心，同时看了丈夫一眼。

“您在这个男人面前不要把脸拉得老长，他可像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子那样爱着自己的妻子呢。我看……过不了几天你们就会一块儿到外边采摘丁香花、捕捉蝴蝶了……一个处事审慎的女人，不该理睬那些居心叵测的流言蜚语。满脑子粗言俗语、嫉妒之火旺盛，还有不做出越轨事情的？现在，亲爱的女朋友，让我们开始一个充满理性的时期吧，欢呼长治久安日子的到来吧，让我们互敬互爱吧……我说这些都是为了您……总之，我们来看看您的舌象……”

接着，医生亲自动手准备了一些药品。莱昂和拉法埃拉给他打下手。

* * *

当病人身边的事态如此发展的时候，富卡侯爵把那件几乎了结了的有关贷款的重要事情暂且放在了一边，走到他女儿身边，非常严肃地对她说道：

“莫雷诺诊断说，病情十分危险。不过，不应该绝望。科学还可以做许多事情，上帝更是如此。我们应该尽我们的微薄之力，帮助科学，并且恳求上天帮忙。”

佩帕抬起眼睛望着侯爵，那双眼睛充满着茫然神色，面孔像蜡一样苍白；犹如挤压伤口让更多的血流淌出来似的，费了很大力气才问了这样一句话：

“她会死吗？”

“这正是我对你说的，可是，你没有听见我的话。”堂佩德罗说道。那天，他也有一处流血不止的创伤。“我们有义务向这两个不幸的房客表明，我们同他们患难与共。我们的所作所为一定要符合我们的身份和家世。我们该不该举行一次宗教仪式以表明我们真诚希望看到玛利亚·埃希甫霞卡脱离危险？我们还是隆隆重重地操办一下吧。我们这儿有小教堂，它差不多耗费了我八万杜罗；如果艺匠们工作效率高些，不要求过分的话，我本来可以少花些钱的。好了，明天一定举行一次祈祷弥撒，你带领苏埃尔特维利亚的所有仆人去参加。至于蜡烛，你花多少钱我都不在乎。明天把波尔沃兰加的那位好好神父请来讲弥撒，如果你想多请几位神父，那就能请多少就请多少好了。”

说完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便走了出去。堂佩德罗内心深处也十分悲痛，莫非他想恳求上帝保佑、怜悯自己吗？眼下我们还不知道，是什么心事一瞬间使富卡侯爵一扫欢快的笑容，露出那副沮丧的表情来。贷款一事远没有夭折的危险，而是在我们财政部这个混浊的海面乘风破浪航行多时之后，很快就要停靠在理想的港口了。可以肯定，富格尔^①、索列格涅和法兰克福、阿姆斯特丹和伦敦商业区的其他大亨们一定侵吞了数以百万计的利息、佣金和代营费。那么，究竟……

苏埃尔特维利亚小教堂是一座漂亮的建筑物，它座落在别墅的一个角落里，高高的拱内曲，宽厚的墙壁；它是那样明亮，仿佛油漆过，其实只不过涂刷了大量石膏，因而呈现出大理石和斑岩纹络，五彩缤纷，拱基、柱顶和撑拱，到处是金丝银箔，紫金白

^① 富格尔系德意志实业家族的创立者。到一五四六年富格尔家族已拥有五百十万盾资本。

银相映,把这个希腊—中国—罗马式建筑装饰得富丽堂皇;我们的建筑师经常在宅第门廊和公墓神殿中所采用的慕尼黑古典风格,在这里也多少有其体现。仿大理石斑纹,赤金之色,各种色调,犹如在烧瓶水中游旋。

穹顶之上,雕塑家作坊里的异教仙女,现在成了这里的善良天使;两侧图画上的活泼缪斯,现在成了这里的神德之女。所有东西都闪烁着现代泥瓦工艺术给予我们住处的光彩,格调和谐得令人赞叹不已。负责装饰这个宽敞建筑物的艺术家们运用了各种技巧,表现出了高超的才华。在下面,我们将会结识一位小伙子,人们说,他一天兴致大发,操着幽默的,当然也是不敬神明的语调讲解小教堂中悬挂着的神像。这位蒙着双眼、手托圣杯的老妈妈是西班牙,财政家把她打扮成那个样子,是为了让她默默地忍受着破落的痛苦;手拿铁锚、用惊恐的眼睛望着上天的是神像,则代表着每况愈下的贸易;抚摩几个孩子的是慈善之神,意思是说富卡一家财产和实业引起了众人的注目,他们像精心照顾孤儿那样经营着家业。四位手持鹰羽之笔——正如赫隆迪欧教士^①所说——,表情严肃认真的写作博士,是新闻圣神,它总是赞扬大企业家;这些人在把那些舞文弄墨的家伙争取到自己一边之前,常常求助新闻圣神的保护。那只在太巴列^②湖颠簸航行的小舟是国家之船;船上,演说家和撰稿人远涉重洋,堆积如山的面包形象地描绘了交送预约文稿的情景;最后,面带惊余未定之色、无所事事、心不在焉的女预言家们,代表公共事务部。这

① 此人是弗朗西斯科·何塞于一七五八年发表的《一位杰出讲道者的故事》一书的主人公。后来,这位人物变成了夸饰文风的同义词。

② 以色列东北部城市和犹太教四圣城之一。

些象征物和圣经图画的讲解员对雕带和墙柱上的文字做了大胆的说明：“我是彼得^①，我要在这块岩石上建造一座房屋，请你们把恺撒^②和上帝的东西统统给我拿来。”他就是用这种不敬神明的方式解释一切，说明一切的。

小教堂很漂亮，在宗教建筑物中，近代风格被广泛地采用了。底层的地板和地面一样高，并且有门通向花园，那里可供人们出入。顶篷伸出宅第的房檐，多少有点钟楼的气魄。小教堂是专为圣路易斯·贡萨加修建的，这位圣神像雕琢得十分精美，放置在主祭坛上，上方便是耶稣在各各他^③蒙难的场面。宗教仪式是完全按照堂佩德罗事先布置的那样举行的，天刚刚放亮，大小祭坛上便点起了无数支精美的蜡烛，数以百计的、香气扑鼻的鲜花插放在漂亮的瓷瓶里，以其美色和浓香双重祭品奉献给宗教思想。烛光花香使人们热情倍增，感官分外兴奋，灵魂陶醉，并且升华到一个容易祈祷和动感情的地域。从管家到厨房小助手，所有仆人都来了。

波尔沃兰加神父主持弥撒。这位神父是一位受富卡家族保护的十分谦恭的人，外表有些可笑，形容丑陋，古怪言行和怪癖聚集于一体，这诚然有损于他的宗教事业，但确实使他出了大名。他在苏埃尔特维利亚享有一点点年金，那是堂佩德罗支付给他的，让他星期日主持圣事活动，每年为仆人做一次忏悔，这是赫赫有名的百万富翁给全家制定的宗教法规，为的是以这种方法避免许多说谎现象和偷窃行为。

① 基督教《圣经》故事人物，耶稣十二使徒之一。

② 恺撒(前100—前44)：古罗马统帅、政治家和作家。

③ 传说是古代犹太人的刊物。《圣经·新约》“福音书”称耶稣被钉十字架死于该地。传说各各他位于耶路撒冷西北不远一座小山上。

苏埃尔特维利亚主人在小教堂里设置了同宅第房屋同样高低的祭坛，佩帕·富卡就是在那儿同她的使女、保姆和莫妮娜望弥撒的。莫妮娜不懂得为什么那样寂静肃穆，差一点在弥撒进行到最庄重时刻的提高嗓门大叫一声。如果不是保姆及时阻止她——一会儿捂住她的嘴巴，一会儿威胁说上帝要扯掉她的舌头——的话，天知道她会喊出什么来。保姆那样做还真是见效，莫妮娜耐着性子坚持到底了。

佩帕·富卡紧靠在祭坛前沿，跪在祈祷凳上。在那段令人沮丧的时间里，谁知道她在想些什么呢，她那个痛楚的心灵又在向上帝祈求什么呢。祈祷弥撒结束了。大家都走出了小教堂。佩帕依然跪在自己的位置上，保持着弥撒开始时的那副严肃姿态。她把额头靠在祈祷凳背上，双手交叉着蒙住半张脸，听不到她说话，也听不到她叹气。当她抬起头准备起身时，看了一会祭坛，从表情上看不出她当时是什么感情。祈祷凳依然躺在那里，不过，上面好像洒了一大杯水。

佩帕离开小教堂向她的房间走去。她默然无语，眼睛红红的，嘴巴半张着，像是大口大口呼吸才不至于窒息似的。她走到自己房间门口时，碰见了她的父亲。父亲如果不是亲自出席弥撒的话，一定会从“欢笑走廊”里朝向小教堂的窗子探出脑袋的，或者从开在小教堂边墙和曾经画着圣路加^①——即康帕萨斯神父称之为福音派大力士——像的地方的窗户露出脸来。富卡从那儿看到他的仆人无一例外地准时前来参加弥撒；他十分欣赏富丽堂皇的 *cathedrale pour rire*^②——这是我们上面提到的那个

① 路加：基督教《圣经》故事人物，《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的作者。

② 法文，意为“可笑的大教堂”。

小伙子给小教堂下的结论，而主人却认为，那是一座十分漂亮的大教堂——，别具风格；也就是说，不能否认马德里剧院舞台设计名师绘制的宗教装饰品所具有的艺术性，在这里完美地表现了出来。然而，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认为这位好心侯爵的精神已从这种境界转移到了更高的境界。那天，他极端痛苦，毫无疑问，他从窗户探出沮丧的面孔时，一定被人误认为那是某个福音派教士或大夫的面容；原来他在脑海里想好了要去做祈祷，向造物主祈求点什么的。不过，上面说的只是一些假想，没有现实意义，我们在这里讲出来，只是为了填补缺乏材料而遗留下来的空白而已。但是，确实不容我们半点怀疑的是，他看见女儿时，便叫住了她，并且说道：

“大家都来了，这我已经知道了。”

“她今天怎么样？……有消息吗？”佩帕用十分微弱的声音问道。

“亲爱的女儿，有希望。那个不幸的女人一夜无事；莫雷诺大夫说，病情有好转。”

“这么说，她得救了？……”

“很有可能。”堂佩德罗说道。他说这话时表情十分冷漠，以此表明他在思考着别的事情。“我的女儿，看来上帝真的要把千灾万难倾泻在我们身上了。”

这位可怜的父亲说完之后，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他张开双臂准备拥抱女儿。女儿扑到他的怀里；之后，他用窒息的声音大声喊道：

“我心爱的女儿，我的掌上明珠呀，你太不幸了。”

佩帕把望弥撒时没有流完的眼泪全部洒在了父亲的怀里。过了一会，侯爵平静了下来，又说道：

“但是，我们不要言过其……现在，事情还没有任何把握……明天……”

佩帕走进了自己的房间。侯爵回到房间以后，第二十次察看了前一天在他灵魂留下深刻印象的那些信件和电报；然而，他的心总是像春天的太阳和天气那样宁静、明媚。

第三章

莱昂·罗奇做了一次令人 难以置信的访问

莱昂生性豪爽。他怀着尽早实现对妻子做的那一允诺的愿望，去了马德里，并且亲自到普鲁登西奥教堂找了保莱蒂神父。说实在的，他步入了那种地方，确实令人难以置信；所以，当教堂杂役请他在用来会客的空荡而简陋的大厅里稍等片刻的时候，他竟然用怀疑的目光扫视着房间，打量起自己来。他最后觉得在这两者之间，不是他本人就是会客厅，一定有一个纯粹是错觉造成的幻影。

如果有谁两有预料到生活急剧变化会把房门拉到我们面前，一扇扇洞开着把我们推进去，而我们又不拒绝入内，就对上帝发誓绝不跨越这个或那个门坎儿的话，那他不是呆子便是狂人。莱昂不可能这样长时间地沉思下去，因为一位小教士出现在了他的面前；说他小，是指他身材低矮，他人已到中年，皮肤白嫩，有一张应该说是娃娃一样的脸庞，一双活泼的大眼睛像是要把什么都看穿似的；眼睛好像占去了整个脸膛。与矮小身材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步履沉重，步幅巨大而有节奏，把地板踏得啪啪作响，仿佛他脚上穿着一双铅鞋。保莱蒂极有礼貌地向来访者致意；莱昂不习惯寒暄客套，他开门见山、简单扼要地介绍了来那儿拜访的目的。保莱蒂这位忠实的信徒，颇为威严地坐在满面

倦容的无神论者面前，像忏悔神父似的听着他讲话，同时，低垂着眼睛，把双手手指交叉在一起，一上一下地摆弄着大拇指。应该指出，神父的那双手像一位小姐的手那样白皙细嫩。

“我们一块儿去。”他说着抬起了眼睛，仍然在摆弄着拇指。“我已经听说她去了卡拉万切尔；她身体欠佳。不过，我并不知道她病得很重，也不知道她被送到了苏埃尔特维利亚……是苏埃尔特维利亚别墅吗？”

“是那儿。”莱昂神色阴郁地说道。

“我想，富卡侯爵先生的女儿，”神父彬彬有礼地说道，“会带着她的宝贝女儿搬到马德里去的。”

“今天就搬走。”

“您呢？……”

“玛利亚病不好，我就不想离开她。”

“先生，我认为您做得很对。”意大利神父拍了一下莱昂的手，表示赞许他的做法。“不过，您在那位虔诚的殉教者面前所面临的处境很不一般；你们两个人对这种处境都感到有些棘手。”

“我的处境发展到了这种地步，”莱昂说道，“以致我认为我必须亲自来向您讲讲我的内心想法，并且渴望得到您的帮助。”

“我？”

“对……请您帮助我度过目前这个难关，以最理想的方式摆脱困境。”

保莱蒂紧锁眉心。他站起身来，本来想离开那里；但是，他又复而坐下，重新摆弄着两个大拇指。

“您首先应该，”保莱蒂操着习惯的简洁语气说道，“把那些促使您来到这里的想法讲出来，让我听听。您来向我做忏悔，这可是极不寻常的；难道不是这样吗？”

神父微笑着，露出一副胜者的幽默表情，这比明言讥讽更伤莱昂·罗奇的心。

“向您做忏悔……是这样。”

“噢！我的先生，不要这样。”保莱蒂甜滋滋地说道，语气中的做作之态，让人老远就能嗅闻出那是意大利上等人士的声调。“您不会做忏悔的。但愿您能做忏悔！您不会向我倾吐心里话的，也不会放弃您的错误做法……您充其量向我讲些我已经知道的、大家也都已经知道的事情……您讲出来，只不过是想要得到我的帮助……”

保莱蒂把圣莎洛莫侯爵夫人家中聚谈会上议论的事重述了一遍。

“那些话中多少是有些实情的，但更多的是造谣中伤。”莱昂说道。“说莫妮娜是我的女儿，这纯属诽谤；说我和佩帕·富卡有不正当关系，这是无中生有；不过，我爱她这倒是真的，我心中的对我可怜妻子的感情已经熄灭了；现在，我对她只剩下一点点敬重之意了，对于她身上的高贵美德仅仅维持一点点表面上的仰慕了。”

“敬重，仰慕！”保莱蒂说道。“您承认她身上有着高贵的美德！……这还不够，我的先生，玛利亚·埃希甫霞卡有一个伟大而纯洁的心灵，她配得上得到更大的东西，更多更重要的东西；但是，哪怕您对她的敬重和仰慕有增无减，纯而又纯，那也……”

保莱蒂又用象牙一样冰冷的手摸了一下莱昂的拳头，并且对他说道：

“我们能不能设法使你们破镜重圆？”

“根本不可能，一百个不可能。如果在以前，或许还有一点可能……我为了实现我朝思暮盼的破镜重圆，不知做了多少努

力！……这您应该是知道的呀！”

那个身材矮小的男人盯着地板，同意地点了点头。

“您无所不知……”莱昂讥讽地补充说道。“您是我妻子的灵魂的主人，您是我家的大总管，您是我婚姻的审判官，您手中掌握着一根神绳，对这婚姻可以任意捆绑起来或者松绳解绑；自从这个人那些天经常探望后来在我家里死去了的可怜的路易斯·贡萨加以来，我今天还是第一次见到他；这个人尽管和我没有任何交往，他却偷偷地夺去了我的心和我的生命，这和奴隶主占有奴隶并无两样；这个人什么事情都想要知道。”

“我的先生，这种粗鄙狂妄的语言，我也是很熟悉的。”保莱蒂用讲道的语调训斥般地说道。“如果您逼迫我对阵，对您的话做出答复的话，我将满足您的要求。”

“不……我到这里来不是和您辩论的。那场可怕的战斗已经结束了。在战斗中，尽管我做了体面、慎重、巧妙的，最后甚至疯狂的拚搏，但还是成了败者。我早已形成了自己的看法，这种看法是不可能改变的……现在不是争论的时候。我们的面前摆着可怕现实……”

“玛利亚危在旦夕。”

莱昂对保莱蒂谈了玛利亚·埃希甫霞卡如何去看望他，那位圣女又怎样昏厥、病倒的前后经过。一阵沉寂之后，神父严肃地说道：

“把一切都告诉我；玛利亚很爱您，在这里，你们夫妻关系的真正叛徒，今天的罪魁祸首，就是昨天的那个叛徒和罪魁祸首，他永远是叛徒和罪魁祸首；一句话，这个人就是您。在了解事情的原委之前，我不能同意我的杰出忏悔者迈出的那一步；但是，不管怎么说，她迈出的那一步，或者说，她跌的那一跤，都说明她

在心中和行动上仍然对那个人怀有温柔的感情，而那个人是不配享有这种感情的。”

“您是一个无事不知的人，您应该知道我的妻子对我并没有爱情。如果那些对高尚而纯洁的感情一窍不通的人坚持要给名不副实的东​​西一个美称的话，我一定做一名法官，去审查我可怜妻子的感情，并且宣布她的感情并不能使我满意，从而拒绝接受它；在我们是分手还是和解的问题上，根本不要考虑那种感情。”

保莱蒂陷入了深思。

“在我们两个人之间，”莱昂补充说道，“已经不存在任何道义上的联系了。玛利亚和我这么两个人，她和我，在我的脑海里已经变成了一组互相排斥的人了，我们两人的想法背道而驰。”

“一组人，一件艺术品。”保莱蒂说道。在他那威严的乌云中间闪过一道邪恶的电光。

“一件艺术品，对……这件艺术品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有它的自己作者的。我妻子已经不爱我了；假如她性格上的严重缺点不是由于我的权威和温情有所克服，而是在其他思潮和权威的作用下至少不变得更令人难以忍受的话，我认为她很可能像我一直希望的那样爱我的。现在，她不爱我，我也不爱她。因此，我们是不可能破镜重圆的。”

“您应该知道，”保莱蒂严肃而克制地说道。“我是耐着性子听您讲话的。”

“耐着性子！而我是一直比您更耐着性子的呀！”

“我的先生，不管一个人愿意与否，他本身总是多少有点基督教品德的。罗奇先生，这么说，您不爱您的妻子，您的妻子也不爱您了；您不打算和她破镜重圆；但是，您尊敬她，仰慕她……这一切是什么意思呢？把话说得干脆些，您到这儿来，到底是为了

什么呀？”

“玛利亚要我来请她的忏悔神父。我绝不反对她的这个想法，而是恰恰相反，乐于满足她的要求。”

“那么我们走吧。”保莱蒂说着站起身来。

“主要的事情还没有谈及呢。”莱昂边说边拉了拉神父的长袍。“您是个聪明人，如果只是为了告诉您那一件事，根本不需要我亲自跑来的；这一点您会很容易理解的。我到这里来，是为了向您讲些只有我才能向您讲的事情的。您应该首先考虑一下，玛利亚正处在病痛之中，最令人担心的是她的精神状态。”

“是的。”

“我要郑重声明，我希望她尽快痊愈。”莱昂心平气和地说道。“让上帝作证：我百分之百、毫无保留地希望我的妻子健康地活下去。”

“我很理解您的心意。您盼望她得救，也就是说，盼望她不要死去。您希望她被刺激了的神经平静下来，为此，绝不能再让那些引起她神经错乱的想法打扰她了。我们应该用乐观而快活的思想使她那由于气恼和感情没有得到满足而变得乱麻一样的头脑清醒过来；应该让精神指导者使用一些世俗的艺术手腕，唤起女圣徒的幻想，不让她看到悲凄的现实；应该让忏悔神父变成医生，变成医治爱情的医生，这是最重要的呀。还应该使她的嫉妒心理减缓下来，让她产生一些希望，这样便可以把离她而去的生命拉回来。”

莱昂很敬佩这位杰出的灵魂导师有如此精明的想法。

“好吧。”保莱蒂果断地说道。“这是一种特殊情况，我将尽力而为。在事先了解我的女忏悔者、上帝女儿的精神状态之前，我不能肯定任何事情。”

“玛利亚住在苏埃尔特维利亚。”

“好吧。”

“一定不能让她知道是住在苏埃尔特维利亚。”

“好吧……就这样。”保莱蒂边说边盯着地板，他的话是从嘴角挤出来的。“这样欺骗她，是可以得到饶恕的。”

“玛利亚坚持向我表明：她对我怀有一种迟到了的，然而特殊的感情。”

“我看不出这有什么不好。我看这是情理之中的事，而您没有很好地理解她的感情。”

“玛利亚仍然处在高烧状态中，只要高烧不退，她就应该抛弃我已另有新欢的想法。”

“不要说下去了。”神父说着伸出了他那象牙一样白皙的手。“我的先生，这可不行。我已经把一条相当粗的棉线从针眼里穿了过去，但是，我的先生，一头大骆驼是绝对穿不过去的，绝对穿不过去的呀。您提出的这个建议是一个大骗局。”

“我是出自仁善之心的呀。”

“事实不允许这样做。”

“人的身体要紧呀！”

“我们不能过于看重身体。我的令人敬慕的女友宁愿摒弃人世间的感情，虔诚地死去。”

“在任何情况下，我们的任务都应该是挽救她的生命。”

“只要不做出可笑的事情来，我们总是应该朝这个方向努力的。当那个可怜的殉教者躺在她情敌的家里，躺在她丈夫的情妇家里时，还相信她的丈夫是清白无辜的！……如果您愿意的话，我可以这样认为，您在这个家里不会有什么越轨行为，甚至你们两个人都不会往来；我知道，当不幸的合法妻子躺在隔壁房间，

生命垂危的时候，两个热恋着的通奸男女是不会互相倾吐衷情的。但是，退一步讲，即使两个人都很审慎和自尊，也是有可能发生那种可怕事情的。如果玛利亚不想知道这件事，我是不会对她说的，不过，她如果问到我……她会问起来的，问起来的……”

“是会问起来的！”莱昂被这些如此可怕的话刺了一下，突然喊了起来。“对于她和我，那种事情都是于脸上无光的。我害怕现实，我讨厌梦幻；但是，目前的现实是，她危在旦夕，而梦幻，很可能使她得救……您不必和我去苏埃尔特维利亚了。我随便请一位神父好了，教区神父呀，教堂的教士呀，都行。”

他说着便要离去。保莱蒂叫住他，表示和他和解了。

“您是个聪明人，”他刚才领受了莱昂的恭维，现在也用同样的话回敬莱昂。“不瞒您说，如果别的神父去那里，绝不会像我们那样令可怜的殉教者心情欢愉的。如果您不坚持一定干预和您不相干的事情，我将乐于前往，去安慰那个不幸的女人。再说，”他又补充说道，看上去真的动了感情。“我也不能不对您说，我是很愿意去安慰她的。她是那样善良，那样虔诚！……我不但敬慕她，而且尊重她，把她看做是一位超人那样崇拜她。”

“您要对她说什么呀？”

“说应该说的呗。”保莱蒂回答道，他用两只眼睛，不，而是用二百只眼睛盯着莱昂。“还有一件事，也是让人惊异的，即一个宣布在道义上已经解除了婚姻关系的人竟然如此关心他妻子的灵魂。”

“我关心的不是她的灵魂，而是她的身体。”莱昂说道，他感到十分沮丧。

“您不是说您不爱她，她也不爱您了吗？”

“说过。”

“这么说，她的匀称身体和典雅的风姿可以属于某个男人；然而，她的纯洁的灵魂却不能属于任何人。”

“您说得很对。”莱昂说着脸上现出了一副窘迫的表情。“说到她的灵魂，我已经把它交给了造就它的人。我并不想把那个怪异之物占为己有。”

“您这样说，我可以原谅您。”保莱蒂低下眼睛说道。“我的先生，言归正传，我去还是不去？”

“您是想置她于死地吧？”

“我！……”

神父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又补充说道：

“我们还是去问问她吧，到底谁是杀害她的凶手？”

莱昂觉得心中一阵恐惧，沉思了片刻。之后，他用脚点了点地板。有时，每点一下，脑海里都闪出一个想法，正如燧石被划了一下而冒出一颗火花一样。

“好了。”他坚定地说道。“我把这个棘手问题留给您的灵魂去决定吧。”

“您这么信任我，”神父说道，他掩饰不住前往苏埃尔特维利亚的喜悦心情。“我一定尽量审慎地向她吐露真情，做出最大努力不惊扰她的人生的最后时刻，如果万能的上帝决定那是她的最后时刻的话。对于我最可爱的精神女儿，我敢肯定，我出现在她的面前，会给她很大安慰的。”

“我们走吧。”

“我马上和您走。”身材矮小的神父说完便迈动铅一样重的双脚，啪嗒啪嗒地跑去找衣寻冠了。他刚跑到门口，便停了下来，脸上露出一丝礼貌的笑意，补充说道：

“天还早呢。您还没有吃早饭吧，那就喝杯巧克力吧？”

“谢谢。”莱昂微微弯下身子说道。“谢谢。”

一个小时之后，两个人走下马车，进了苏埃尔特维利亚的
楼。

第四章

分 别

当莱昂急匆匆地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寻找富卡侯爵女儿的时候，祈祷弥撒已经结束，保莱蒂也走进了他的虔诚的精神女友躺卧的房间，后者正处在高烧昏迷状态之中。莱昂最后在拉蒙娜的房间里找到了富卡侯爵的女儿。他想告诉她一件重要的事情。佩帕好像预感到莱昂有重要的事情似的，她站立在房间中央，用渴望的目光注视着房门，盯着向她走来的那个人的脚步；但是，一见到那个人，她便退到房间的一个角落里；她退了四五步，想用脚步这种特殊语言（因为脚步也是会讲话的呀！）告诉她的朋友，在那里停留比任何地方都更合适。莫妮娜迎面向莱昂跑过去，抱住他的两条腿，仰着头。莱昂把孩子抱起来，搂在怀里。莫妮娜被抱起来以后，闹着让莱昂看一件造型美观的有耳有嘴的小陶罐，那是波尔沃兰加神父最近送给她的礼物；她便艰难地往他耳朵上挂陶罐，想玩个痛快。

“莫娜^①，别陶气，让人家讨厌你。”佩帕说道。“我已经想象得到你来干什么，知道你要对我说什么……孩子，老实点儿……到这儿来。”

佩帕把孩子从莱昂怀里接过去，抱在自己的怀里。

^① 莫妮娜的昵称。

“……你什么也不必对我说了……我明白了，猜到了。”她继续说道。“我应该离开这里。我早就决定离开了；即使见不上你一面，我也要走的。”

“谢谢你的好意。”莱昂说道，“你到你在马德里的住所去吧，现在……你就当我不在了。”

“那可不容易做到……孩子，看在上帝的份上，你不要让我生气。”佩帕说道，女儿在她耳朵上继续进行着那项艰难的工作。“快下来，到地板上去玩吧……我走之前，都不想向你问一句何时再相见的话。我害怕提这个问题，我尊重你，因为你也无法确切地回答我。”

莱昂默默地低垂着眼睛。他觉得，从脑海跳到嘴边的每一个甜蜜的单词，每一句充满情谊的话语，每一个象征希望的概念都不能不带有罪恶之意。在他看来，缄默不语比慷慨陈词、发誓与一切丑恶念头决裂更为体面和尊严。在好长一段时间里，两个人一句话也没有说，甚至都没有互相看一眼，他们害怕看见对方的面孔，仿佛那是自己思想的一面明亮的镜子。

“你什么也不要问我，什么也不要对我说了。”莱昂最后说道。“你在心里装满慷慨的感情吧，将希望统统倒光吧。”

佩帕想说点什么；但是，她的声音是那样颤抖，只是暗暗地自语道：“我要把身上的一切都抛掉，只留下那个悲凄的想法，那个古老的阴郁想法：她，祈祷呀祈祷呀，一定会得救的；我，等呀等呀，将会死去的。”

莱昂好像从他女友紧锁着的眉心看透了她的思绪，面对面地对她说道：

“只有在困难的时候才能看出一个人的心灵是宽宏大量还是狭隘自私。”

佩帕从头到脚，全身都在颤抖着。随后，她用一个个像铁钉一样僵直的手指托着额头，看着自己的双膝；不远处，拉蒙娜正用小手指弹奏钢琴。佩帕说道：

“我不知道我的心灵是狭隘自私还是宽宏大量。我知道，我刚刚掉了几颗泪珠，恳求上帝不要因为我的过错而处死任何人。有的时候，我们的祈祷词是那样苦涩，我们的想法是那样悲哀，为了使我们心中长出的鲜花不变成毒蛇，要进行多么严酷的斗争呀！……今天，我比我有生以来的任何一天都祈祷得多；但是，我不敢保证我祈祷得很好，祈祷时心地纯正。我内心深处进行了一场残酷的斗争。我觉得，盘旋在我脑海里的话语和思想不时地改变着意义。说上帝，其实是指魔鬼；说爱情，是指仇恨；说得救，是指死亡。体会到的想法和头脑中的想法互相搏斗着，力图撕掉对方言语披挂着的外衣。我觉得我没有做祈祷，我心不好……我感到我身上圣女的品格不足，女人的感情有余！……不过，当我内心明确请求让我们两个人一块儿死去时，我将不是那么坏的了；这样，一切都得到了合情合理的解决……”

她站起身来，补充说道：

“话又说回来，我是要离开这里的。你早就知道，听你的话是我这辈子的唯一乐趣。”

“谢谢。”莱昂喃喃地说道，同时把孩子接到自己怀里。

“和他告别吧……”佩帕一边说着一边温情地望着她和女儿和亲吻女儿的那个男人。

莱昂把孩子紧紧地搂在怀里，亲个不够，他认为把自己的爱倾洒在一个天使般漂亮而纯朴的孩子身上绝不会引起街谈巷议的。他抱着孩子，在房间里转了两三圈；他这样踱着步可以掩饰从心田流溢到面庞的激动感情。他没有看一眼慈祥的母亲，她站

在房间的角落里,可能以为被莱昂盯住不放而喜在心头。爱情使人的眼睛格外明亮,使心中点燃起灿烂的明灯,从而能够看透情人的心思,并且同自己的感情交融在一起,用那种奇异而丰盛的精神食粮养育着自己的精神世界。

说到那个不幸的男人,他从来没有像那时那样感到难以抗拒那个小小的漂亮生灵对他的控制,这个生灵是一个并不属于他的女人和一个不是他本人的男人相结合的产物。如果有谁从他手中把那个他人之宝夺去的话,他绝不认为自己会生活得愉快的;但是,他已经习惯把那宝贝看做是他自己的,完全是他自己的。这种感情同母亲的感情和形象混杂在一起,犹如两盏灯光合二而一一样。暂借的家在孤独者心中占据了那空旷的荒野,夺去了为自家存储的温暖!他在荒漠中所做的艰苦旅行中,看到那两张面孔并不是他的过错。两张面孔,一张笑盈盈,一张含情脉脉,它们为他的生活的阴郁地平线洒下了欢乐的阳光,并且在他精疲力竭快要倒在满是卵石和荆棘的荒野时,让他一往直前。他在佩帕·富卡身上找到了爱情、顺服、信赖,找到了他朝思暮盼的和睦和他奋力追求的幸福。这幻想中的家庭,具有人情的各种成分,但缺乏合法性;不是现实而是希望中的家庭以极大的魅力强烈地吸引着他。佩帕火一般的爱和胜过一切的狂热感情,非但没有引起他的警惕,反而更加使他陷入情网之中,这是因为他在这里看到了一颗心毫无保留地、完完全全地献给了他;看到一个人把整个灵魂慷慨地交给了他。这个人不对他隐瞒任何东西,包括自己的全部弱点和隐私。作为一个乞讨感情的人不可能拒绝送到他怀中的丰富的、近似疯狂的感情。当他看到那颗令人羡慕的心——一颗并非教徒的心——天经地义地、完完全全地属于他的时候,他既骄傲又怜悯;他感到自己被她强烈地爱着,他

在她心目中是位形象高大的绅士和顶天立地的国王，因而也不由地把自己的心完全奉献给了她。如果在那束照亮了两个人心的光彩之前还存在着什么感情的话，这感情必然变得次要了，变得遥远了，最后会烟消云散的，正如太阳升起以后，远方的星斗变得惨淡无光一样。

但是，此刻也许不是思索这类事情的时候，莱昂于是把孩子放在母亲的怀里，说道：

“不能再耽搁了。再见。如果有必要向你父亲说明你为什么搬到马德里去的话，我一定亲自向他解释清楚。”

“由我去解释好了。”

两个人仓促不安地从两道不同的房门走了出去。

第五章

吃午饭去

玛利亚病得十分严重的消息传到特列里亚一家以后，全家人立即蜂拥般地赶到苏埃尔特维利亚。到此为止，笔者将这段情况略而未述，不过并没有失职之感。特列里亚一家人去苏埃尔特维利亚是情理中的事，读者自己应该想到他们一定会这样做的，尽管本书描述真情实意的章节对此事略而不谈。但是，渴望成为万事通、无奇不猎的后人可能有浓厚兴趣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所以，我觉得还是应该详细交待一下。那个令人皆知的星期二（那天举行了祈祷弥撒、保莱蒂来访、佩帕离去）的上午，特列里亚侯爵夫人、侯爵和波利托从莱昂·罗奇嘴里听到断然拒绝探病的话以后，一个个愕然立在那里：

“不能见玛利亚。”

“事到如今还不能见？我听说了，但是我不相信！”米拉格罗丝抑制不住愤怒，大声说道。“可怜的女儿生病了，还不让她妈妈看一眼！……”

“也不让我，她爸爸看看女儿！……”

波利托什么也没有说，用手中的小手杖拍打着短裤。

“你有什么道理这么做？”

“我这么做，总是有道理的。”莱昂说道。

“我要进去看看我女儿。我要看我女儿，我要照顾我的女

儿。”

“有我照顾她，守护她呢。”

“我的上帝呀，你心这么狠，连为什么不让我们进去都不给我说一说？”侯爵说道，他面孔变得严肃起来了，让人看上去又有些滑稽可笑的样子。

莱昂告诉他们玛利亚的精神状态十分不佳，他担心家人进到病人房间里以后可能控制不住感情。

“现在她孤零零地一个人躺在床上吧？”

“还有忏悔神父在呢。”

米拉格罗丝把女婿叫到一边，说道：

“说真的，我不相信你会走得这么远。你给我讲讲，给我讲讲，这儿到底发生了什么可怕的事……唉，我那可怜而不幸的女儿肯定不知道自己躺在她丈夫的情妇家里……你是怕她睁开眼睛，你是怕我给她透露出真情，我心直口快……我不会说谎，我不会演戏。”

“噢！不是这么回事，太太；我什么也不怕。”莱昂说道，他不希望和他们争吵下去。“但是，在您女儿恢复健康之前，您不能进去见她。”

“你有什么权利对被你抛弃的妻子管得这么严？……莫非你已经悔恨了自己的所作所为，想……”

夫人声音变了，神色也和刚才不同了。她那漂亮前额上一道可悲的皱纹像太阳驱散云朵一样消失了；一双眼睛欢快地闪着光芒，甚至她那别致宽檐帽上的小鸟都要展翅飞翔了。

“是不是有可能重归于好了？”她半似严肃半似有把握地说道。“如果真的是这样，我绝不破坏这种可能性……你现在后悔也不晚呀！”

“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重归于好的可能性。”女婿斩钉截铁地说道；这时，富卡侯爵正要走进大厅来。

富卡侯爵为了不失那幢漂亮宅第的卡斯蒂利亚主人身份所要求的礼仪，走上前去和特列里亚一家人打招呼，他为可怜的玛利亚病得那么严重而十分同情他们，请他们把这里当做他们的家，尽管使用宅第里的东西。由于特列里亚一家到这儿要处理的事并不是一时可以了结的，慷慨大方的富卡更加显得热情好客了，不愧为英名传遍欧洲，他请特列里亚一家在这儿待上一天，一夜，几天几夜，请他们吃午饭，吃晚饭，用 lunch^①，用 picnic^②，或吃西班牙式点心，请他们休息睡觉，把整个家交给了他们；什么桌子呀，食品贮藏间呀，酒库呀，仆人呀，足够一大半人类睡眠用的床铺呀，供散步坐骑的高头大马呀，点缀生活的鲜花呀，等等，等等，尽情地使用好了。

“噢！谢谢，谢谢……太感谢了……”

特列里亚侯爵夫人紧紧握住百万富翁的双手，激动得说不出一句话来。在某些特殊的场合里，保持缄默，望望天花板，握住对方的手，这一切要胜过千言万语，能取悦我们，使我们忘记是生活在被唯物论思想糟踏得不成样子的时代。侯爵夫人努力使自己的脸上显露出——按照她本人的说法——她的西方美女的丰姿，或者说，尽力突出她那残存的，然而相当珍贵的艳丽之色；不消说，这是需要艺术、献媚、语言、化妆师的帮助的，需要提供准确的光度。她一刻不停地和富卡闲聊着，说话诙谐风趣，尽情地拖着侯爵在感情的大道上奔驰，那个善于投机钻营的人津津

① 英文，意为“午餐”。

② 英文，意为“便餐”、“野餐”。

有味地听着。而这时，特列里亚侯爵把莱昂拉到窗户前面，郑重其事地对他说：

“事情闹到了这种地步，你的作风如此卑鄙，到处遭人唾骂，你应该一五一十地给我解释清楚，尽管这样做会把你拉到一条……”

“一条光荣的道路上。”莱昂讥讽地说道。“您看一看：在我们面前的这条道路上，我们很难并肩同行……”

“我懂得，作为岳父……现在已经发生了丑闻，但我再不想看到发生更大的丑闻了，事情不能再严重下去了。我们仍然相信你个男子汉，相信你身上还保持着卡斯蒂利亚的绅士品格，我们西班牙是不能摈弃这种品格的，尽管我们想……如果上帝感动了你的心，你和我可爱的女儿长期和睦相处下去……”

“我做不到。”

“那么……”

高贵的侯爵狠狠地瞪了女婿一眼，对这位重要人物的复杂性格——滑稽可笑和严肃认真的两种性格兼而有之——来讲，那称得上是可怕的目光。

“那么，我知道我应该怎么做。”

他们所在的日本式客厅里摆满了令人讨厌的模拟像。一面面漆木墙壁上，镀金人物有如飞舞的蝴蝶在行走着，沉思的鸛鹤呆立着，楼梯盘旋而上，树木像干瘦的手臂和头颅。一幅幅人像并不把圆形的脚丫触到地板上，一棵棵树干也没有根须；房屋像小鸟一样飞在空中。那里没有地面，所有东西都自由地飘浮着，背景阴暗，天空明亮。富有表情的日本人面孔像是在绘声绘色地描述着生动的场面，金银蝴蝶汇聚在那令人神往的仙境一般的地方，使特列里亚侯爵夫人露出动人的微笑，屋角和桌子上摆满

了巧克力颜色的陶罐，看到一尊尊神情如此严肃而阴郁、面容丑陋而浮肿、令人生厌的偶像，不仅使人想到，它们在用奥秘的亚洲神学评论着堂奥古斯丁·卢西亚诺·德·苏特雷那难以言状的悲苦。

犹如翻阅着一页页画册，他从日本式房间走到阿拉伯式大厅，那里放置着台球。莱奥波尔多站在案边，嘴上叼着一根吸管在吸药，一副抽烟的样子；他在打连击，玩兴正浓，一个人向他走过来：

“少爷，您是叫我吧？”

“是叫你。”年轻人说道，看也不看仆人一眼。“给我拿啤酒来。”

仆人正要离去，波利托又叫住了他，并且说道：

“是不是快吃午饭了？”

“马上就吃。”

波利托继续在球案上打起连击来。富卡侯爵离开了一会日本式大厅。一个满头金发、神情严肃的 *maitre d' hôtel*^① 走到侯爵夫人跟前听候吩咐。此人一定在巴黎某家咖啡馆干过事，如果不是低三下四、浑身颤抖的话，他还真像一位英国勋爵呢。

“噢！不必了！”侯爵夫人说道。“我只吃一点点……有没有 *gateau d' écrevisses*^②？……没有？好吧，没关系。我不喜欢吃熏鸡脯。我要的是 *beefsteack*^③，要做得嫩一些。”

“您不要忘记，”侯爵对那个善良的男人说道，后者身上的黑

① 法文，意为“饭店总管”。

② 法文，意为“炸虾球”。

③ 英文，意为“牛排”。

色燕尾服像是创立孤儿院的基督教慈善机关的标志。“您不要忘记,我是非上索泰尔纳^①的葡萄酒不喝的。”

富卡又露面了,他神情阴郁,显露出一副急匆匆的样子,以此表明他的心情是那样痛苦,一点食欲也没有。时间不早了,身体需要休息一下。侯爵夫人,堂奥古斯丁,波利托,奥内西莫先生——当大家都已入座的时候,他才赶到——用烹调的行话把富卡侯爵的厨房大大地夸奖了一番。或许因为胃不好,或许因为心情悲哀而没了食欲,有几道菜米拉格罗丝几乎碰也没碰。

“您不必过分伤心。”堂佩德罗对她说道。“要设法吃点东西。我也不想吃饭;可是,人是有理智的。我尽最大的努力吃些东西。”

堂佩德罗做出那种努力的最好证明是,他用手抓起一块beefsteack,便送到嘴边,左一口右一口,马上把牛排打发到肚子里去了,盘子里的血和牛油、柠檬汁混杂在了一起。侯爵夫人只用叉子触了触,尝尝味道,忽而美美地咂咂嘴,忽而做出生厌的表情;侯爵对辣味和刺激性菜肴很有感情,喜盈盈地品味着,一会眯缝那双殷勤的眼睛,一会毫不留情地动起叉子来,把香菇、鲜美的篇蓄、荷兰红舌和别的食物,一大块一大块地送到嘴里。

“佩帕呢?”奥内西莫侯爵突然问道。

“到马德里去了。”富卡说着,仍然把眼睛盯在菜盘上,仿佛那些切得精细的脊肉就是西班牙的金库。

说过这些话之后,便是一阵沉默;最后,还是堂佩德罗本人开了腔,他对侯爵夫人说道:

“噢!我的女朋友……应该节哀……再说,事情还没有发展

^① 法国地名。

到无法挽救的地步……玛利亚今天还好……您哭了？……喂……这半杯上索泰尔纳葡萄酒。”

米拉格罗丝没有拒绝堂佩德罗递过来的葡萄酒，一饮而尽；之后，又这样说道：

“我们看看我那狠心的女婿今天下午让不让我看我女儿一眼。”

富卡想谈些不引起伤心的事，便讲起了波利托要举行婚礼的传闻。女方继承了一大笔遗产，是位古巴女郎；她家刚刚搬到马德里来，万贯家私引得众人注目。侯爵夫人说，根本没有这么回事，而莱奥波尔多却间接地承认了，从他话里可以听出以谦虚掩饰浮华的口气来。确有其事，小伙子有那种想法，并且订了婚，他或骑马，或徒步，每天都尾随着那姑娘；但是，他如此借助高头大马、运动双腿去猎获女方，而婚礼一事却始终始终是神话；如果说有什么具体的东西的话，那就是米拉格罗丝强烈地盼望着她儿子能够得到一笔货真价实的财产。卡萨-博希奥一家和苏特雷一家的关系比较密切，但一直没有答应莱奥波尔多的要求；不过，米拉格罗丝为了使那场黄粱美梦变成一座美丽的银山，仍然在暗地里巧妙地进行着外交活动。

谈完这个话题，米拉格罗丝便起身离开了餐厅。一个仆人走上前来，递给侯爵和波利托几支世界上最佳雪茄烟。如果用商业术语来表述的话，这种雪茄烟是专门供给这位百万富翁的超级细丝卷烟。他派往哈瓦那的代理人把佳品中的佳品寄来，供他享用；这是为了酬谢他以超人本领、魔术般的技艺同政府周旋，让西班牙人尝劣品中的劣品。

这时，响起了擦火柴的啪啪声和吸吮双唇声。

“波利托，”侯爵说道，“您如果想散步的话，让萨尔瓦多给您

把谢利卡备好吧。”

这位善于坐骑他人马匹的优秀骑手没有多加推让，便立即下楼向驯马场奔去。堂佩德罗叹了口气，对特列里亚侯爵和奥内西莫侯爵打了个手势；这两位下层贵族——一位血统纯正，一位是财政专家——在观察着金融贵族的神色，像是把他崇拜为偶像，投去敬慕的目光，同时一口口地吸吮着芳香的雪茄烟，喷出阵阵烟雾。两个人一同走了过去。堂佩德罗压低声音，露出一副悲伤的面孔，把自己的想法、消息、心事告诉给了他们。这样，这位名副其实的要人便把心中的悲苦转移到了两位朋友的心里，感觉轻松多了，呼吸也平缓了，甚至可以开开玩笑，格格地笑出声来，我们早在水疗圣地就第一次听到了他的这种笑声。

“这是怎样的生活呀！……真是进退两难呀！怎能发生这种意想不到的事情！……还有，真他妈的可恨，人们总是言过其实，把痛苦和悲哀描绘得无法克服！……”

奥内西莫听到他的高贵朋友谈起那件事，不禁露出一副愕然的表情来。人们一定会想到，他完全被银行的巨额投机生意和发放贷款的美梦榨干了脑汁，根本不理解那件平庸的小事。特列里亚侯爵听到出自富卡之口的悲凉话语，心中不禁兴奋起来，他有了自己的想法，十分得意。他在脑子里玩味着那个想法，眼睛却在欣赏着富卡私人餐厅里的装饰画，墙壁画着数不尽的死兽，朱顶雀，兔子，马鹿，螃蟹，还有不计其数的果子，卷心菜，黄瓜和蝴蝶。雕刻的橡木家具上也刻画着狩猎的场景，猎手吹奏着横笛，猎犬奔跑，一串串的朱顶雀和数以千计的不同类别的食品，餐厅看上去有如一座摆满食品的宫殿。

第六章

神父说谎与公鸡啼鸣

玛利亚·埃希甫霞卡看到保莱蒂神父走进她的房间时，高兴地喊了起来。她亲切地看了看神父，随后便把多情的目光转移到了莱昂身上，向他表示谢意，他作为丈夫，对她的关照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玛利亚向保莱蒂和莱昂各伸出了一只手。她那如此自然、毫不拘谨的动作是她生命的密码，甚至可能是本书涉及这位贵妇内容的概略。两个人异口同声地问玛利亚感觉怎么样，她只做了一个回答，便满足了两者的心愿：

“我觉得好像好多了，有精神了……”

莱昂轻轻地抚摸着她的肩头，说道：

“现在……我该退出去了。”

“不能走，不能走，不能走……”保莱蒂神父急促促地说道。他早已坐到了玛利亚病床的左边。“我和堂娜玛利亚不谈心灵之事……大夫嘱咐过我们，她身体状况并没有严重到现在立刻祈祷拯救她灵魂的地步，也没有乐观到能够同她长谈精神方面的话题；这类话题十分甜蜜、高尚，很是消耗精力的。我们三个人都应该清醒一些……对，先生，我们三个人……到时候，也就是说，我的可敬的精神女儿头脑更冷静些时，我和她再单独谈上一会儿好了。”

神父微微一笑，结束了他的短篇演说；那微笑也引得玛利亚

笑了起来,那是神父笑容的重现,正如大海重现天色一样。我们已经看到了,保莱蒂和蔼可亲,说话简短,善于暗示,集谦虚和诱惑于一体,把和蔼的面容和我们从未听到过的清脆响亮而感人的声音绝妙地结合在了一起。他语调甜蜜而坚定,这是两种似乎相反的旋律——准确和含糊——神秘的“婚”与“嫁”的产物。自诩精通意大利词语的人,由于长期使用我们的语言,讲起西班牙语来常常掺杂一种哀怨的语调,从而更加突出了这种语言本来就有很明显的特点和辅音的重要变异。神父知道自己有本领掌握这种精细语言工具,因而在这上面很是下功夫,连细小的错误也不放过,尽善尽美地表达思想。过分做作地使用形容词最高级,使人对他的语言风格感到有些厌恶了。

他讲话时,还要动用一种特殊的光源,两只眼睛放射出异彩,可以称做不同档次的各种形式的目光对他的演说起着补充和完善的作用。完全可以这样说,他眼睛就是他语言的延伸,目光能够到达声音无法到达的地方。眼睛和声音结合起来,正如音乐和诗歌结合一样。毫无疑问,如此非凡地使用这些特异功能,一定有点什么值得研究的;但是,应该说明,它们是从娘肚子里带来的,又在长期探测人们灵魂、察颜观色的实践活动中得到了发展;使用眼睛的技艺和声调的变幻,那是为了发现隐私。

“根据那位有经验医生的看法,”神父说道,“我们这位可爱的女朋友很快会恢复健康的。她的神经错乱正在成为过去,不久将重新安静下来。我们大家都有这种生活感受,即在我们心灵深处掀起狂风巨浪的那些突然袭来的各种想法常常留下恶劣的影响,而我们脆弱的理智又无力避免和排除掉。魔鬼无时无刻不蠢蠢欲动,令人作呕的肉欲又很少屈从,它们时时兴风作浪,向我们攻击,使我们措手不及。我们这里说的就是感官变异,眼前的

东西不是被夸大,而是被改变了形体;我们这里说的也就是脑海里充斥着的虚幻影子,这影子漫步一切禁区,它所看到的一切东西都和它的衣装一样,染着血与火的颜色。我亲爱的女朋友,这时,一个人的精神便被虚幻的外表,是这样,被虚幻的外表吓得降服了。这以后,便需要绝对休息,身体垮下来以后,必须绝对休息,事情很明显,不应该如此动情,过于理会他人的诽谤,也许是他人的中伤;一定是看见幻影了,是这样,一定是看见幻影了……噢!我亲爱的女朋友,我们过些时候再谈一谈吧……现在,您应该设法早些康复,让灵魂处于轻松状态……我认为您躺在这幢房子里很合适。您的丈夫先生选择了一处宁静的地方,真是再好不过了。我很喜欢加拉万切尔……堂娜玛利亚,当您能够起床走动的时候,让您丈夫陪您散散步,他会陪您散步的,对不对?那时,您将看到附近田野里生长着多么漂亮的麦苗……这也是对母鸡的祝福:您每走一步都会遇到一群这种可怜的小动物。我的贵夫人,今天我就讲到这儿了。我从灵魂开始,到母鸡结束。怎么样?”

这时,传来了公鸡的啼叫声。

“这是圣彼得的公鸡^①。”保莱蒂神父转过身来对莱昂说道。

接着,他又立即把眼睛移到他的女友身上,补充道:

“我的演说从灵魂开始,以这镇上的禽类结束。我们以后再找个机会,演说从鸡栏开始,以天堂来结束……上帝保佑我们。”

“可是,您这就走了?”玛利亚悲痛欲绝地说道。

^① 这是引自《圣经·新约》中的典故。圣彼得是耶稣的第一使徒。一次,耶稣对他说:“有谁问起我,在鸡叫之前,你要回答他三次,说不认识我。”彼得照办了。但第三次时,他想起了耶稣的话,意识到了否认上帝存在的罪过,从而感到后悔。

“我到附近去散散步，吃完饭再回来。”

“噢！不要这样！千万不要这样。”莱昂说道。“您就在这儿吃饭吧。”

“谢谢，谢谢。堂娜玛利亚夫人。”保莱蒂说着向病人微微俯下身子，一副世俗人的礼貌表情，同时脸上露出亲切的笑容。“您的丈夫太热情了……自从我们可爱的路易斯升天的那些悲凄日子以来，我一直没有见到过他。我今天见到他，感到很高兴。”

玛利亚注视着丈夫，一副半似温情半似懊恨的表情。

“我的善良的女朋友，”神父补充道，“今天我通过一些意外的非凡渠道发现了一件事，您知道我发现了吗？”

“什么事？”夫人极为好奇地问道。

“我们以后有机会谈到的……现在我不想打扰您。”

“您告诉我吧。”玛利亚坚持说道。她声调娇滴滴的，像孩子要什么东西而得不到满足似的。

“我发现了，”那位意大利人继续说道，他把声音压得更加低微了，装出不让莱昂·罗奇听见的样子。“我发现您的丈夫比想象的要好；别人对您讲的那些话……我知道那是圣莎洛莫夫人和堂娜米拉格罗丝传的话……都是不可信的，是误传……我认为，您听见了吗？……我认为，不存在那种不忠的行为……”

玛利亚的眼睛里闪烁着焦急和骄傲的目光。那些话从这样一个人的嘴里说出来，她听起来如同《福音书》一样，混浊的脑际如同接受天使亲自用手涂抹神药一般。她觉得自己正在走出黑暗的深渊，见到了明媚的阳光，在灿烂白昼中被柔软的习风吹拂着。尽管以后她要用心好好考虑这种说法的可靠程度，但是眼下，神父的话在她那忏悔者轻信的心灵里很快产生了影响。如果保莱蒂告诉她那时是夜半三更的话，她一定认为自己的眼睛出

了毛病,而不去怀疑看到的不是白昼之光的。玛利亚不知道说些什么,也不知道如何表达心中的喜悦,只是呆呆地望着神父和丈夫,紧紧地握住两个人的手。

“是这样,我亲爱的女朋友,”保莱蒂补充道,“您没有任何理由相信所谓的不忠行为,这个人……”

又传来了公鸡的啼叫声,神父打住了话头,仿佛声音不够用似的。他改变了话题,才又恢复声音。他说道:

“亲爱的女朋友,您会很快康复的……唉!您昨天错过了一次多么美好的宗教仪式呀!……等您回到那里时,我们将把收到的圣神画像拿给您看看……我们有清凉的卢尔德神水……我们多么想念我们的堂娜玛利亚呀!对了,我差一点忘记了,我们已经吃过巧克力了……我们以教堂全体人员的名义,向我们的女保护人致以热忱的谢意。”

“那没有什么……上帝呀!”

“堂娜裴菲克塔在生我们的气,因为我们没有接受她的捐赠……堂娜裴菲克塔真是一位天使般的夫人呀。她的心灵多么纯净呀!可是,可怜的堂娜胡安娜呢?昨天夜晚,她把我们折磨得头昏脑涨,她甚至说我们霸道,只是因为我们不让门房的妻子给她和其他早早起来的圣女们准备咖啡;这些人一大早就去领受圣体,硬要当即用早餐。说实话,有些星期天,门房就像一间restaurant^①。”

这时,医生走了进来,说道:

“这里的谈话声,可是一直,一直没有断哪……是不是要我像小学老师那样,手上拿根木棍,命令你们住嘴不语呀……”

① 法文,意为“餐馆”。

“我……我的话到此结束了。我觉得我说得太多了。”忏悔神父说道。“我到外边走一圈儿。”

他把莱昂拉到窗户旁边，对他说道：

“怎么样？”

“很好。”莱昂答道；他很佩服神父的演技。

这时，又传来了公鸡的啼叫声。

“我背叛了我的上帝，我没有讲实话。”保莱蒂说着露出一丝微笑，像似感到内疚一样。“如果这只公鸡继续啼叫，以此来提醒我的话，我将没有勇气做违背我先师的事情。那啼叫声好像来自天堂。”

“这是乐善好施。公鸡不懂得这种事。”

“她和上帝是不会饶恕我的。我从来没有背离过她，她从我嘴里从来没有听到与真理背道而驰的言谈，她相信我，就如同相信《福音书》那样坚定不移。”

莱昂对神父的最后一句话思索了一会，这话又唤起了他以前的痛苦感情。

医生提高了嗓门，大声预报着病人的状况，情况使人乐观。

“您听见医生的话了吗？”忏悔神父回过身去对玛利亚的丈夫说道。“好消息，亲爱的先生，现在可以肯定，我们的堂娜玛利亚得救了。”

“我们”这个词是用加重语气说出来的，而且是那样自然，不含任何邪恶之意；但是，莱昂觉得那是对他的最残酷的讥讽，他一生中还没有从谁的嘴里听到过这个词呢。他高兴地看到，神父的安慰在不幸的玛利亚身上产生了奇特的医疗效果。但是，神父对女忏悔者是那样亲热，尽管那种亲热没有超出精神联系的范畴，但已委实叫他极度厌恶了。对他来说，那时是最为悲痛

的时刻之一，因为他真切地看到了令他窒息的力量，而在成婚之后所经历的不安宁的岁月里，他是一直想同这种力量搏斗的呀！他悲痛欲绝，羞涩难抑。唉，他多次陈述过的道义上的绝裂，在他看来虽然早已成为事实，但到目前为止并不全面和彻底。一直到那时，他依然怀有仰慕之情和尊敬之意；但是，这种已变得十分脆弱了的联系，如果说还没有断裂的话，那已是相当吃紧，并且很快会断裂开来的。

莱昂掩饰着自己身上发生的事情，走到妻子身边，说道：

“我和保莱蒂先生去吃点东西……在我们回来之前，由拉法埃拉陪伴你。”

“噢！对……你们去吃午饭吧，去吃午饭吧……”玛利亚快活地说道，目光显得十分温柔。“不过，不要去得太久了，我要见到你……想和你谈谈……你不能忘记，你的任务就是陪伴我，你一刻也不能离开我……现在我们抓住了你，要你看看我和保莱蒂神父将怎样教训和斥责你的。我发现，你已经变得老实和归顺了……可怜的男子汉呀！不幸的无神论者呀！但是，你不要去得太久了……我要见到你……喂，听着，今天夜里你把那张沙发放在这儿，靠着我的床，睡在我身边……这样我会睡得安宁些；如果梦见怪物，伸手摸到你，我就会安静下来了。”

“好吧，我一定按你说的去做。”丈夫说道。然而，他头脑里仍然迟疑不决，心中冷如冰霜。

“唉！”玛利亚一边继续说着，一边拉住丈夫的衣袖。“你打发人今天把我的念珠、耶稣蒙难像和我房间桌子上的书全部送来，把所有的书都拿来，一本也不能少，还有卢尔德神水和我的圣物，我心爱的圣物。”

“拉法埃拉今天下午去马德里，让她把所有的东西都给你带

来。”

“这不一下子就让人看出来了吗？我是躺在无神论者的房间里呀！”病人说道，她的声音突然变得粗暴无礼了；她只是在嫉妒之火熊熊燃烧的时候才没有这样粗暴地讲过话。“这儿连一幅宗教图画都没有，连一幅圣像都没有，没有任何东西能说明我们是基督教徒……不过，你去吃午饭吧，去吃午饭吧。善良的神父可能还饿着肚子呢……可怜的神父呀！给他弄点好吃的吧！知道吗？好吃的。你应该承认自己十分卑劣，喂，表现得谦虚些。多和他谈谈我的情况，谈谈我的情况，这样你将学会更好地珍爱我。”

当莱昂掩饰着苦笑走出房间时，那只公鸡又啼叫了起来。

第七章

短兵相接

富卡得知保莱蒂神父那双令人尊敬的脚踏上了苏埃尔特维利亚的土地以后，赶忙为神父奉献出了宅第、木桌、仆佣、马车、小教堂、艺术品，供其享用。看到富卡慷慨地献出能使饥寒交迫的人类过上幸福美满日子的一切，人们一定以为堂佩德罗手中无所不有。神父计数着这位愚笨的阁下所承诺奉献的一切，恭敬有礼地表示世界的财富在一个普通教徒的眼睛里是多么微不足道，长袍就是他的唯一礼服，窄小的房间就是他的府第。

保莱蒂精通美术，更通晓豪华的装饰品，他对苏埃尔特维利亚的豪华赞不绝口，给侯爵提供了炫耀自己得意之作的良好机会，也就是说，把他别墅的客厅一间间打开，亲自带领客人参观……参观持续了很长时间，就是多么健康的脑袋也会被弄得昏涨晕眩的，五彩缤纷的墙壁上挂着各种各样、美不胜收的东西。保莱蒂谦恭地欣赏着这一切，同时表明自己是一个地道的博物馆专家和收藏家。富卡侯爵犹如报纸的短讯编辑一样，神父每赞颂一件物品——中档的或低劣的——时，他常常插嘴介绍它们的价值，这些物品或是仿效戈皮尔^①雕塑的绘画，或是从德鲁欧特大街的拍卖行买来的瓷器，都是些十分逼真的复制品。

^① 戈皮尔(1662—1733)，法国雕塑家。

“被这么多的贵重艺术品包围着，我都厌倦了；厌倦死了。”侯爵面对面地对保莱蒂说着，交叉双手，做出一副苦行僧的表情。“亲爱的神父先生，我是福利和安逸的忠实奴仆。看上去我并非如此，这确实是最令人憎恶的奴隶主义。我多么羡慕那些生活安宁的人呀，他们自由自在，虽然清贫，但独立自主，他们除了劳动别无他求，除了盘中之餐并无丰盛的家宴，窄小的房间、茅舍或洞穴，便是他们的宫殿……”

“噢！我亲爱的先生，”意大利人笑着说道，他用手捂住嘴巴，想以这种文明的方式遮掩呵欠。“但是，没有比实现这个愿望更容易的事情了……成为一个穷光蛋！当我听到乞丐表示要成为百万富翁的愿望时，我暗自发笑和叹息；不过，当我听到富豪们说起尺把之地掩埋寒骨时，我对他们说的话，正是此刻我对您要说的话；侯爵先生为什么不去科尔多瓦的寺庙呢？为什么不把苏埃尔特维利亚的别墅换成一间乡下小屋呢？……”

像开始演说时一样，他结束这番话时也爽朗地笑了起来。他又打了个呵欠，用白皙的手做掩护，挡住嘴巴。

“那……这么说，事情是很容易的了……”富卡说完也笑了。“但是……社会负担……和国家的束缚呢？国家不希望离开它的最有才华的儿女呀……我现在挺不住了……看我多么疏忽呀！时间不早了，您还没有吃午饭呢？”

“噢！没关系……您别费心了。”

“怎么没关系呢？贵体可能还……”

“莱昂，莱昂。”堂佩德罗呼叫着他的朋友。那当口，莱昂正从邻近的房间前走过。“我去吩咐把午饭给你们摆放在贺婚厅里。你不要离开你妻子太远了……您，保莱蒂先生，一定不喜欢餐厅嘈杂吧。刚刚回来的人现在都在那里用餐呢……包蒂斯塔，菲利

多尔!”

侯爵这样大声呼唤着西班牙籍仆人和法国籍的餐厅侍者，忠实的仆人们穿梭般地从—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服务工作杂乱而急促，光滑的地板上不时传来吱吱的响声，用大托盘运送瓶子和杯子的叮叮声此起彼伏，盘碟拍拍碰撞着，对饥肠辘辘的侍者来说，那声音十分悦耳动听。乏味的菜肴和油炸食品气味飘满长长的过道和豪华的大厅，正如供香青烟飘满教堂的各个殿堂—样。

之所以称做贺婚厅，那是因为大厅中央有一组雕像，人物拥抱在一起，有贺婚之意。这间大厅离我们将称做玛利亚·埃希甫霞卡的房间很近，但并不相邻。厅里即刻摆好了餐桌。莱昂和保莱蒂神父开始吃午饭。

“Consommé^①，”莱昂说着给他的同桌食客舀了一大勺鲜美的肉汤。“您应该喝—点这种东西。”

“亲爱的先生，”保莱蒂—连喝了几勺，他对—直在折磨着他的严重饿病进行了医治之后对莱昂说道。“我—直在想，我这辈子活的年头不算短了，稀奇古怪的事情也见到不少，可是还从来没有看见过我们两个人此刻亲眼目睹的这样—幅画面呢。”

“什么画面？”

“我们……您和我—起进餐。什么事情都绝非偶然。上帝知道，我们两人这种最奇妙的相见是怎样的天意安排的。两个人看来是意外相逢，这在最高境界上常常给我们带来怎样的重大变化呀？亲爱的朋友，您仔细地考虑—下：短暂沉思，迅速考虑，会使我们的灵魂变得极为明亮起来，于是……不，不，谢谢；您别给

① 法文，意为“清炖肉汤”。

我送辛辣食物,也不要送现代烹调技艺的佳品……您考虑了没有?”

“您喝葡萄酒吧?”莱昂说道,他没有太注意神父提示他要注意的事情。

“我从不喝酒。您给我一杯白水好了。上帝感谢您对我如此盛情……不管怎样的蠢蛋,只要看到我们两个人坐在一起,一定会批评我的,或许也要批评您的……‘你们看看,那个老神父给自由主义者献殷勤呢’,人们一定会这样说的;或者:‘你们看看,那个不敬神明的家伙,和一身神父打扮的人分吃一块甜食呢……’他们不知道,尽管两个人在一起同吃一块面包、一块肉,真理永远不会同谬误混同起来,谬误也永远不会饶恕它的对手,即真理的……草莓?我从来不吃草莓……这是因为谬误的廉耻便是真理,所以,它躲避真理,隐藏起来,用幻想蒙住自己的双眼,或者用外界最嘈杂的响声堵塞自己的耳朵……但是,您怎么不吃呀?”

“我没有胃口。”

保莱蒂吃得很少。莱昂几乎什么也没有吃。意大利人用富有表情的眼睛盯着莱昂,操着忧伤的语调说道:

“堂莱昂先生,我在这个世界上认识的最值得怜悯的人就是您……我们可怜的堂娜玛利亚是不值得怜悯的,不值得怜悯的,而只值得仰慕。她死了以后,一定会到幸运人聚集的地域去,披挂各种冠环,其中包括荆冠;她活着时,永远是贤惠女人的楷模。她是一朵娇嫩的百合花,集美丽、圣洁和芳香于一体。”

“是的,她从前确实是一朵娇嫩的百合花。”莱昂说道,他面色苍白;他的舌部,他的双眼,他的五官都在紧张地颤抖着。“那朵百合花,以其圣洁之态和扑鼻芳香唤起了我对她的忠诚爱情,

同享人生的真正幸福……”

“可是，它同杂草长在了一起。”

“不对……后来来了一个彪形大汉，用他那可怕脚掌把它践踏了。”

神父把眼睛睁得老大。

“她可是一枚最惹人喜爱的瑰宝呀！”莱昂说道。他在餐巾上打了个结儿，使劲掐在手里。“她生性喜欢修炼，同时具有性感；但感情粗糙。”

“以后，有人向她伸去一只使她锦上添花的手，除去了她身上的糟粕。”

“向她伸去的是一只冷冰冰的手，除去的是钻石，而留下的只有假宝石。”

“为什么首饰商这么疏忽大意呢？”

“因为强盗不是从正门而是从地下挖洞偷偷进去的，首饰商直到发现珍宝失踪时才想起那些钻石。我被夺走了爱情，豪爽性格和信念；而给我留下的只是干巴巴的义务，从外部纠正道德上的缺陷。她原来是一孔清澈的泉水，但被人弄干枯了；当我跑去饮用泉水时，只看到一些肮脏的沉淀物。泉水本来永不休止地流淌着，流淌着，尽管它有些苦涩，但完全可以变得甜蜜的；可是，后来它不流动了，被封闭在一潭死水之中……”

“亲爱的先生，那泉水香甜可口。”保莱蒂露出一副和善的表情，说道。“那种水，神秘的水，温柔的水，香甜的水，是灵魂的精髓，是神圣的爱情。当那种水在世界上流淌时，上帝当然要喝它，然后扔掉杯子的。”

“杯子，这就是给我留下的东西。”

“那是一只金杯，它正是没有宗教信仰的首饰商所垂涎获取

的东西。一味追求财富的倒霉的人根本不需要那甜蜜的水。他的饥渴，是绝不能用这种水的爱情缓解的；他的饥渴，只是一种吝啬，得到金杯，得到美貌的肉体，便心满意足了。”

“对于把爱情看做罪恶的人，对于不能感受，而只能耳闻爱情，也就是从这里偷听恋人秘密的人，”他指着耳朵说道，“心脏之所以跳动，永远是一个深奥莫测的秘密。这种人只能看到履行过的义务或犯下的过错。这已经够多的了，但并不是全部。从来没有喝过水的人，只能品尝乏味的神秘主义，或者苦涩的罪恶。”

“不过，尽管他从来没有喝过水，但他并不感到渴，他可以通过宝贵的同化功能——我们心灵最美好的特异功能之一——理解各种形式的真正之爱，从最高尚的爱到最低贱的爱。一个无所不知的人，什么都会体察到的……噢！您这样责骂我们，但是，很可能在您认为是您的敌人的人中有一些朋友，在您认为破坏您婚姻的人中有忠实可靠的调解者。”

“我拒绝，我讨厌他们帮忙。”

“一个自己割断婚姻关系的人，有什么权利谴责别人呢？只有把自己看做与教会无缘的人，才有权对通过教堂结成的婚姻关系说三道四。‘我不要宗教，’他们这样说，‘我讨厌宗教，我不让宗教贴在我身边，我不允许宗教逃避我的谴责，也不允许它索取它的东西。’”

“而我不希望它索取的是我的东西，我的人道主义。”

“人道主义是一道可以出入的小门，人们可以去做不忠妻子的事，去通奸，而使可怜的女殉教者无依无靠，孤苦伶仃。”

“而天条神律已把可怜的女殉教者置于了那些以精神之水解除渴意的人的保护之下。”

“如果是这样的话，她该多么不幸呀！……和腐败的灵魂接

触,自己也变得臭不可闻,这是一颗多么不幸的灵魂呀!”

“我并不是让她堕落,而是想拯救她;我劝说她,一直亲切地对待她,只是有时动用丈夫的权威罢了,甚至专横……”

“您也忏悔了?……您为专横跋扈做忏悔了!”

“我远没有像一般人那样专横跋扈。有些人还动用大棒呢,我只是不允许她……我给她制定的禁令不时地被她所违犯……如果不厉害点儿,她不可能遵守这些禁令。”

“温柔的小白鸽逃脱了粗汉的魔爪。”保莱蒂突然这样说道,语调甜蜜而讥讽。

“是这样,可是她落入了吸吮我生命精髓的吸血鬼的魔爪……我劝说我可爱的妻子相信我,可是在外边,别人却唆使她憎恨我……我从来没有抨击过她的信仰,也没有反对过她有一位审慎的忏悔神父;可是,她宗教界的至友都是些令我厌恶的人。我的敌人不止一个人,而是一支部队,他们自称天兵,又有圣神和自诩圣神的病态患者做这支大军的合作者,这样它便显得更加强大了。我曾企图在黑暗中搏斗,但是,我面临着被大解八块的危险。许许多多意志薄弱的人,说谎作假保全了生命;我如果这样做,也有可能得救。她,一个充满幻想、为了得到天堂幸福而卖身于神秘主义的人,强加给我许多和睦相处的条件。她说,做到和睦相处,是一件再容易不过的事情了!‘你不要像个疯子似的不信神明,快到我们这边来吧,’她常常这样对我说。你们想得倒好啊!我绝不用谎言换取我家的安宁,绝不用假称信仰宗教来笼络住那颗逃离我身边的人。我绝不把我的名字写在伪君子的名单里,这些人是宗教社会的一支最引人注目的队伍……月逝年移,斗争依然继续着。我如此坚定不移,触怒了我妻子的灵魂老师,这些上帝的使臣专门干涉他人事务,滥用教会权势。不

过,这和我有什么关系?我宁愿被他们看做卑鄙无耻的人,也绝不
不做被自己鄙夷的人。”

“一个面对并非上帝目光而发抖的人,不应该谈论这种事情。”

“如果连话都不让他讲,还能允许他干什么呢?让大山压在自己头上的人太不幸了。当他即将被压死时,难道都不让他呻吟一声吗?”

“如果可能,他就举起双手,托住大山吗!”

“这不可能,不可能;那大山是千百年来铸成的,埋葬着整整十代人的尸骨。”

“可怜的小虫子呀!……我要告诉您,做为一位哲学家,什么也没有唤起我如此强烈的怜悯感……就我本人来讲,我希望您坦诚直率地告诉我,我唤起了您怎样的感情……”

“坦诚直率地告诉您?”

“坦诚直率。一句难听的话也不要留在肚子里。”

“当暴风骤雨袭来,抽打得我几乎摔倒的时候,我对那股巨大的力量还能想些什么呢?我能够阻止它,能够惩罚它,能够诅咒它吗?它尽管如此强大,但也只是一股清风而已,我能对它说些什么斥责的话,又能怎样自卫呢?”

“亲爱的先生,”保莱蒂说道。他把双手交叉放在胸前,现出一副内心疼痛的表情。“这位被侮辱了的卑微神父同情您,宽恕您。”

这时,立刻响起了神父那长大而沉重的脚步声,铅块一样的双脚把地板踏得啪啪作响;他向病人的房间走去了。

第八章

清凉饮料，火腿，雪茄，帕哈雷特酒

玛利亚病情好转的消息一阵风似地从一家传到了另一家，也传到了波利托所在的驯马场；当然也传到了特列里亚侯爵和奥内西莫侯爵所在的温室，他们正在观察品种奇特的菠萝，谨慎地评论着菠萝如何渐渐地适应了新的生长环境；据堂华金讲，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可以大量增加税收；还传到了米拉格罗丝所在的鸟舍，她正入迷地倾听着一只只小鸟的悦耳歌声，这是她的最得意的消遣方式。消息所到之处，无不激起一片欢腾。除了特列里亚一家以外，许多各种各样的人也都跑去打听情况，有些人受到了富卡的盛情接待。大部分人是出于礼节去探访的，留下名片便离去了；知心的女友都留下一会，安慰米拉格罗丝，她是在花园里散了一会步，很晚才走进屋子里来的，那时正坐在日本式客厅的沙发上恢复疲劳。她被偶像和巧克力颜色的瓦罐包围着，不住地唉声叹气。

“现在那个狠心的家伙不会再不让我看我女儿了吧。混帐！”

一个仆人端着酒具和白酒从那儿经过，听到叫声便停了下来。

“您给我送一杯冰淇淋来。”

“太太，您要什么样的？”

“如果有的话,要菠萝的;如果没有,就要香蕉的……皮拉尔,你不想吃点什么吗?”

“我刚刚吃过椰子甜食,plum pudding^①,喝了雪利酒,还有好些我叫不出名字的东西!我和那个傻里傻气的侯爵开了几句玩笑,他就报复我,想撑死我。他一定要我留在这儿吃饭,骑他的马,坐他的车散步,让我们把所有的玫瑰花都带走……人贩子先生,我们这下子可是知道您有位好厨师,有高头大马,有了不起的花匠和许多廉价的洋娃娃了。那位厨师没有什么本事,是在巴黎 Trois Freres Provenceaux^②打下手的……说心里话,这个冒牌的大厦,我无法表述我怎样讨厌它了,它和杂货店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就像仆佣制服配饰上的金银丝带一样……不过,亲爱的米拉格罗丝,我们在这里傻待着干什么呀?我们到玛利亚房间看看去吧!现在是不是和好了?”

侯爵夫人的眼睛像两盏旋转的照明灯突然明光闪亮。过了一会,亮晶晶的眼睛暗了下来,嘴巴不停地叨念着:

“和好!噢,不幸的是,不可能和好了!”

“佩帕哪儿去了?”

“去马德里了。”

“她若是留在苏埃尔特维利亚,那可是太没有脸皮了。我到现在还没有弄懂,玛利亚怎么躺在这里了呢?”

“我可怜的女儿突然发了病。她被安置在一间大屋子里,没有家具,没有床铺,一干二净。是富卡侯爵叫人把她送到这里的。他真是一副好心肠,我们太感谢他了!……可是,我那位大

① 英文,意为“葡萄干布丁”。

② 法文,意为“普罗旺斯三兄弟”餐馆。

女婿……我真控制不了，我要跟他讲理去……唉！给我点清凉饮料。”

夫人站起身来，露出一副颇为粗野的表情。但是，她很快平静了下来，又坐在了被偶像和陶罐包围着的座位上，把饮料吸吮到肚子里，平息一下内心的极大痛苦。波利托回到了台球桌子前，和他的朋友佩里科·努莱斯玩起连击来。

“喂，菲利多尔！……”他突然喊了一声，嘴里还在咀嚼着镇静药。“您打发人给我送来一点甜火腿和一杯……”

“雪利酒？”

他捋着稀疏的胡须，迟疑了一下。

“不……雪利酒刺激性太大……来一杯 Chateau Iquem^①吧。我如果不吃这倒霉的镇静剂……可是，我不能离开它。离开它我就喘不过气来……喂！等一等，mon cher^② 菲利多尔……给这位送来一点甜火腿，或者荷兰红舌和葡萄酒。”

只剩下他们两个人了。这时，波利托把手指放在嘴边，对他朋友说道：

“Smoking^③？……”

“抽烟？那好，抽吧。”另外一个人说着掏出了烟盒。

“喂，不必……你看，烟在那儿……布埃尔塔·阿瓦霍卷烟厂开在我家里。”

两个人拄着台球棍，径直向一盒雪茄烟奔去，烟丝散发出扑鼻的香味，那是说烟主已在雪松木盒里保存许久了。

① 法文，意为“伊凯姆堡酒”。

② 法文，意为“我亲爱的”。

③ 英文，意为“抽烟”。

“这烟不错，不错！”

“喂，小伙子，在这儿，‘凡是西班牙的东西都受欢迎……’我们存起一些来。”

“我说，太多了。”佩里科·努莱斯说道。他看到收存起那么多，不禁有些愕然。

“我们别这样傻气了……应该像拉乌尔^①说的那样：Chacun per se^②……”

他们唱起梅耶贝尔^③的曲子来，每唱一个音节，富卡侯爵保存的雪茄烟都可悲地减少一些。

“真的，我们看到的，触摸到的，嘴里抽的，都是些什么东西呀？”努莱斯说着划燃一根火柴。“这是什么地方呀？如此富丽堂皇。这个大厅是干什么用的？如此豪华。大厅里，瓷砖上画的阿拉伯富翁，你今天下午散步时骑的马，温室里的菠萝，绘画，鲜花，壁毯，酒杯，都是些怎样的东西呀！它们是我们国家，我们可爱祖国的浆汁、津液、精髓……你知道吗？通过不正当途径从国家宝库中获取的东西，迟早要归还给国家宝库的，有机生灵通过食物获取的那种东西，由于生命需要而消耗掉了，像这种情况一样……”

仆人送来火腿。两个人当着仆人的面，不得不缄默不语了。

“我们就是国家，或者说，我们是国家的一部分……”莱奥波尔多说道。

“国家一定要把属于它的东西重新收归于己的。”努莱斯补

① 拉乌尔(1200—1230)：法国北部行吟诗人和乐师。

② 法文，意为“人人为己”。

③ 梅耶贝尔(1791—1864)：德国作曲家。

充道。他向盘子发动了猛攻。

根据可靠的编年史记载，那个诙谐的小伙子就是对小教堂的绘画和文字做过不敬神明和邪恶的讲解的人。

“亲爱的波洛^①，”他说着端起葡萄酒一饮而尽。“财富是一个圆，你知道吗？是一个圆……它从一点出发，最终还要回到那一点上……国家通过征税把我父亲在赫雷斯的收入搞去一大半，富卡通过贷款从国家弄走六个月的税收，我喝富卡的葡萄酒，抽他的雪茄烟，这样，我父亲由于沉重的税收负担不能满足我的需要，我自己满足了。财富这样无限地循环着，你懂得吗？……盒子里还有几支雪茄呢。仆人会把它们抽掉的。”

“我不这样看，*pietoso ciel*^②！”莱奥波尔多说道。“想得倒美……*in tal periglio stremo*^③……”

“噢，真是喜相逢呀！”努莱斯从窗户向外望着花园大声叫了起来。“维利亚-维吉利奥母女们来了。”

莱奥波尔多探过身去，看着几位夫人从停靠在台阶旁的Landau走了下来，他的心立刻扑通扑通跳起来，就像被狂风摇曳的榛子树，半干的果子发出啪啪的响声一样。

“咱们邀她们母女坐马车散会儿步吧。”努莱斯说道。

“好的。快备车。阿特莱兹！……菲利多尔！……”莱奥波尔多喊道。“可是，咱们得迎迎她们去。”

“带她们到莱加内斯散会步去。”

“那儿没有什么好看的。”

“喂，那儿好玩极了。”

① 莱奥波尔多的昵称。

② 意大利文，意为“亲爱的”。

③ 意大利文，意为“在这样极其危险的情况下”。

第九章

我也要……蓬头散发

下午，可怜的女圣徒兼殉教者的病情又有了明显的好转。可是，到了晚上，好转的势头停了下来。玛利亚感到头疼、晕眩，心情特别悲凉。保莱蒂陪了她大半天，不过，很少和她讲话，而且讲的也都是些无关紧要的事情。莱昂长时间地守在她身边。

“喂，”玛利亚对他说道。“我有高烧，不知道是因为头昏脑涨，还是因为感官不灵，我总觉得听到……”

“听到什么？”

“好像在那儿，我也说不清在什么地方，有好多人……我觉得仆人们在忙碌着，有盘碟的响声，我甚至觉得闻到了饭菜味，使我恶心难忍。”

莱昂想打消她的那种想法，但是，他没有如愿以偿。当对她来说是真理化身的保莱蒂开始对她讲话时，才平静了下来。

“我的善良的女朋友，您说的盘碟响声和饭菜气味，很可能是您多疑而想象出来的。”

这次，公鸡没有啼叫。

“我想祈祷，”玛利亚说道。“可是，你别走呀，莱昂，你别走呀。我是一个重病在身的人，我想你不会因为我做祈祷而你在心中耻笑我吧。我希望你听听我的话，安安静静地听我做祈祷，因为这是你应尽的义务。不信仰上帝的人，应该倾听，不要言

语……可是，你，你别走开呀，别走开呀，别……”

“我不是在这儿吗？”

“你坐下来，不要看着地板，看着我。我和神父一块儿祈祷，你……坐在这儿，一动不动地坐在这儿。我们祈祷的每一个字都将是一道鞭子……可是，你安安静静地坐在这儿呀，别动弹，看着我……这儿……让我能看清你……”

玛利亚握住莱昂的手，向他投去爱抚的目光。

“你不该做祈祷。”莱昂对她说道。“让我们的朋友保莱蒂先生一个人祈祷吧……你注意听着，别累着身体。”

“好吧，”玛利亚说着从枕头底下拿出一块圣牌^①，那是拉法埃拉给她带来的。“现在请你给我吻一下这块圣牌。”

莱昂吻了起来，他不是吻一次，而是好多次。然后，玛利亚也吻了吻，说道：

“我的圣母呀！您救救我的这个无神论者吧。如果他不愿意得救，那请您拯救我吧，而他只要活一天，就让他忠于我一天吧。”

她这样简单地祈祷了几句，倒是炫耀了她自己，而这并非她的本意。把她的想法概括起来，就是：“我必须得救，尽管为此我要践踏夫妻关系的基本准则；当我抛弃世俗的东西而去热忱地追求圣洁的东西时，我的丈夫，教会奉献给我的这个爱人，必须爱我，一心一意地爱我，绝不能爱另外的女人，哪怕看一眼都不行。”一句话，对于她这个掌握真理的人，自由再自由；对于她的丈夫，一个谬误缠身的人，义务加义务。

① 天主教教徒的宗教佩带物。用金属(近年也用塑料)制成的小牌子，上刻有耶稣、马利亚、天使或圣徒像。

房间里慢慢地黑了下來，陰郁黑暗，身材矮小的神父有節奏地祈禱着，這更增加了悲涼氣氛。事情再奇怪不過了！那個聲音，平時說話時是那樣和諧而甜蜜，此時嗚咽着頌念天主經和萬福馬利亞時，卻變得頗為威嚴了。祈禱快要結束時，拉法埃拉把燈端了來；房間亮了，再加上單調的祈禱聲被談話的悅耳聲所代替，不禁使人大有從陰森森的墓地來到生機勃勃的田園之感。保萊蒂和他那杰出的宗教女兒歡快地談了一阵子之後，便起身告辭，說第二天再見。萊昂覺得應該以禮相待，便陪着神父走到賀婚廳。神父尖酸地對他說道：

“讓上帝保佑您健康長壽，我很快會向您表明真正的真理的。這幕喜劇已經開始失去慈善性質了。”

萊昂看到，神父小心翼翼地走下樓梯，鑽進馬車。當馬車在花園細沙路上滾動起來以後，他便返回樓里，自言自語地說道：

“真理！真理！他應該知道這個真理，讓真理永存吧！這正是我所希望的。”

壁毯客廳里——之所以這樣稱呼它，是因為大廳的牆壁上陳列着許多這種藝術品，濃重的墨迹和淡雅的圖像猶如描繪一隊肺結核患者在緩慢地行走着——有人在歡快地聊着天。萊昂不想在那裡露面，便回到了他妻子身邊。那天夜里，沒有發生任何值得着墨描述的事情，只是醫生還不敢肯定瑪利亞會好起來，他堅持要病人休息，不要做祈禱和其他宗教活動。大約十點鐘，瑪利亞睡了一會醒過來之後，情緒很不安寧，說話也比平時多。萊昂遵照她的吩咐，搬來一張沙發放在她的床邊，想坐下來休息一會。但是，瑪利亞對他問這問那，一會說她自己怎樣，他怎樣，一會說別人怎樣。她嘮嘮叨叨地向萊昂講述着以前就令後者頭痛的那些討厭的事情，說他是無神論者，頑固不化的唯物論者，

上帝的死敌，骄横跋扈、恶贯满盈的人，尽管这些严厉的谴责被玛利亚淡化了，因为她不是用她美丽的手抚摩这位异教徒的面颊，就是不时地轻轻拍打着，或者用她纤细的手指用力揪拉他脖子的皮肤，以致她丈夫不时地这样说道：

“噢，这样会弄伤我的。”

“这还算轻的呢……可是，你只要对我尽到你的责任，你便会得到宽恕的。”

一阵寂静，好像两个人都在打瞌睡似的。这时，玛利亚突然惊醒过来，说道：

“亲爱的，你说说看，我们两个人，谁更重要些？”

“当然是你了；这没有任何可怀疑的。”

“你帮助我想一想……我是不是对你说过，我不爱你；你对我也说过这样的话？”

莱昂一副愕然的表情，不知道怎么回答。

“我一点也记不起来了。”他最后这样答道。

“你不记得了？……莫非是我做梦吗？”

“我真的不记得了。我的忘性太大。”

“可是，你别离开我呀。”

“我连身子都没有动一下呀。”

“你靠近些……过来点。看你脸色多么苍白！……亲爱的，眼圈都黑了！……靠过来一点。把脸贴近我些。”

玛利亚以这种方式对丈夫表示亲热之后，便又睡着了；她紧紧抓住丈夫那颗漂亮头上的短短的鬈发，犹如在绘制一幅图画：刽子手在抓着死刑犯的脑袋示众。病人守护灯昏暗而神秘，把圆形瓷罩照得像蛋白石和珍珠母一样，天花板上映出一个偌大的时时跳动着的圆圆的光影，灯光足以照出物体的轮廓和脸庞的

模糊侧影。这种昏暗的光线，灵薄狱^①里可能也是有的吧；它使人思念宁静，处在半醒半睡的麻木状态。莱昂没有守夜，也没有入睡；他疲惫不堪，当困魔慢慢地征服了他的时候，脑海又是那样翻腾着，使他不得休息片刻。夜深人静时，他吓得浑身透凉。莫非是圆形瓷罩里的神秘光线发生了光学变化。幸运的是，莱昂不相信鬼神。他想移动一下身子，赶走这位“不速之客”，可是，他立刻辨认出那是一个人；他动弹不得，被死死地抓住头发，只要稍稍动弹一下都可能惊醒正在安静熟睡的妻子。他伸出一只手臂，想以此对那个人说点什么，因为他不能用其他方式说话；然而，那幽灵根本不理睬他，继续向前走来，半似猎奇半似恐惧地俯身床前。莱昂觉得很奇怪——我们姑且这样说吧——，有一道痛苦的目光盯着他。他的心扑通扑通跳着，确切地说，那颗心在胸膛里搏斗着，犹如疯子发病时挣脱拘束衣一样。他气极了……怎么就不能动弹一下身子，去阻止发生那种险事呢！过了一会，他看见幽灵——我们仍然用这个天真的名字称呼它吧——移动着脑袋，好像在斥责或质问着什么似的。随后，便毫不提防、匆匆地离去了，发出的声响要比进来时大得多；身后留下的沙沙声，犹如一阵风掠过。玛利亚惊醒了。

“莱昂，莱昂！我看见……”

“看见什么了？……别说梦话了。”

“我看见……对，我听见……我好像听见有人跑动……丝裙发出沙沙声。”

“安静点……根本没有人进来呀。”

“我看见……”病人一边重复说着，一边用手揉着眼睛。“我

① 天主教神学名词。指天堂与地狱之间的处所。

好像看见一个女人从房门跑出去了。”

“再睡一会吧，根本没有那么一回事，你别去看它，也别去听它好了。”

“保莱蒂神父在吗？”

“亲爱的，他怎么能在呢！都十二点钟了。他明天来。”

“噢！我想让他给我说说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只有他才能给我解释清楚。”

夫人很快睡着了，她把双手收拢在一起，轻轻地放在胸脯上，也就是说，她不再抓着丈夫的头发了。莱昂由于脑海里进行着激烈斗争，已无法入睡；这时，他又觉得听见隔壁房间里有人在走动，于是谨慎地、悄悄地从沙发上站起来，踮着脚尖走出卧室。当他走近那间屋子时，听到一个很特别的响声；那个和任何声音都不会混淆的响声告诉他，丝裙又在仓皇逃去。他紧紧跟在后面，从一个房间走到另一个房间；但是，裙子仍然逃离他的追赶，犹如一只野兽预感到即将被捕获而在黑暗中寻找藏身之地。最后，一直在奔逃的丝裙钻进了被称做 Incroyable^① 或神奇大厅（以后将谈到它）里，它已经跑累了，一屁股坐在一把扶手椅子上。大厅里没有油灯，也没有蜡烛；但是，这座楼房在一条宽敞走廊的一角彻夜点燃着照明灯，光线从一扇很大的天窗透进神奇大厅里。光线若明若暗，颇有浪漫色彩；如果说光线不足以让人在大厅里阅读书报，看清画面，或者细心欣赏那里陈列着的瓷器的话，那么静静地观看还是能够辨认人的身影，甚至面孔的，特别是，情况逼迫你这样做的话。

在那里，那颗遭受痛苦折磨的心灵，不是别人的，正是佩

① 法文，有“不可置信”之意。

帕·富卡的。她在扶手椅上蜷成一团，双手交叉着抱着额头，几乎碰到了膝盖。她痛苦地说出这样几个字来：

“我知道你要对我说些什么，我已经知道……你什么也不必对我说了。”

“我的上帝……你怎么那样冒失……”莱昂站在她面前喃喃地说道。

“我不去了，再也不去了；再不那样冒失了……我已经知道，我没有权利得到任何东西……我命里注定受苦、被抛弃……总是被抛弃……我知道得一清二楚，我没有地方去诉苦，我不能要求任何人给我做出解释，我不能要求得到任何东西。我也知道，我甚至连爱情都不能想一下。”

莱昂坐在她的身边。夫人依然保持着那种痛苦的姿势，双手交叉托着额头，身子有节奏地向膝盖方向倾斜着。过了一会，她直起身子，终于战胜了自己，鼓起了勇气，控制住了那颗被践踏的心（她用双脚交替蹬踏着，地板都被弄坏了），用颤抖的双手擦干眼泪；她是那样不平静，都不能掏出手帕来擦拭（我们甚至可以肯定，她把手帕丢掉了）；她这样说道：

“我在这里已是多余的了……我把整个心都掏给了你；可是，我连一点权利都没有……我是一个不光彩的女人。你的妻子会打我的耳光而又受到赞扬的……再见了。”

莱昂没有对她说什么，只是指给她从什么地方出去。她深情地看了他一眼。这时，她立刻向这位先生的脑袋伸过一只手去，激情使她的手增添了巨大力量；那只手抓住他的头发，用力揪住，把他的脑袋拉到自己胸前，又用力把他身子按了下去；他的脑袋几乎碰在了她的膝盖上，一时间十个指头都插到了他的头发里……不停地敲击那颗脑袋……

“我也要……”她说道，那话好像不该说出来而勉强说出来似的。“我也要……蓬头散发。”

莱昂直起身来，露出一副半似严厉半似饶恕的迟疑表情。

“快走开。”他说道。

“我是要走开的，再见……”她说着渐渐地离去了。“我不愿再毁坏你的声誉……我慢慢地走开。我胸口憋闷得很。我哭着跑动，弄得我喘不过气来……你不要陪我了……”

她悄悄地用偷配的钥匙打开庞贝^①式陈列馆的大门——那门开在神奇大厅的一个角落里，随后便消失在黑暗之中了。过了一会，莱昂从原先进来的地方走了出去，他像一个忠诚的士兵，回到了自己的战斗岗位。

① 意大利的一座古城。

第十章

Latet anguis^①

这事情发生在一天夜里。那天下午，圣莎洛莫侯爵夫人——自从她在日本式客厅欣赏特列里亚侯爵夫人那幅绘制精美的图画并喝了一杯菠萝冷饮以来，我们还没有见过她呢——应堂佩德罗·富卡之邀参观了温室，顺便看了一眼不久前从伦敦 haras^② 买来的英国马匹。这位“人贩子”，一位如果不是从征服摩尔人的战斗中，一定是在虔诚基督教中顺利进行招雇中继承祖业的贵族，很清楚自己在皮拉尔眼里不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他这个很想拉拢一些人拥护自己，不满足降服了财政大权和新旧大陆公共财产的人，便慷慨地把许多精细礼物赠送给了侯爵夫人。他不但特别殷勤地带领她观看苏埃尔特维利亚的奇迹，还赠送给她别墅中陈列的珠宝，高级花盆中栽培的鲜花，罕见的水果；他为了更好地表示自己多么慷慨，还把小教堂里的圣物圣器送一些给侯爵夫人。尽管这位赫赫有名的百万富翁处事极为机敏，但也无法掩饰他被日甚一日的痛苦折磨得已喘不过气来，他时而若有所思，唉声叹气，呆呆地望着地板，仿佛像伟大牛顿墓上的二项式，地板上也用深奥莫测的数字写着一

① 拉丁文，意为“暗藏的恶魔”。

② 法文，意为“种马场”。

桩生意的公式，这公式将我们生息的大地置于富卡的管制之下。

圣莎洛莫侯爵夫人错误地理解了富卡的不安表情。她认为那是由于白天发生了丑闻，佩帕处在令人怀疑、不光彩的境地，莱昂·罗奇和他妻子出人意料地在苏埃尔特维利亚住了下来的缘故。皮拉尔坚信自己的看法，当他们即将返回别墅时，对侯爵送的礼物表示千谢万谢之后，又补充道：

“侯爵，在您被这些事情纠缠着，心绪不佳的时候，还如此殷勤好客，真是难能可贵呀！”

“什么事情！”堂佩德罗大声说道，他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那几个字上了。“您不大了解情况。皮拉尔……您想想看，那些事情应该发展到怎样严重的程度才会压倒这座大山呀。”

他把手放在胸前，意思是说，那块第四纪岩石也有一孔隐而不见的感情之泉的。大约五点钟，富卡一再向特列里亚一家表示，他的家亦是他们的家；之后便告辞离去了。他准备去马德里，和女儿一块儿用餐，很可能第二天才能返回苏埃尔特维利亚。不过，万一发生什么事情，他会当晚随时回来的。值得庆幸的是，玛利亚病情已有好转，看样子会康复的。这时，古斯塔沃正好走进来，他之所以没有早些来，是因为议会里公务缠身，又要照管他的律师事务所。富卡侯爵向他打过招呼之后，便悄悄地走掉了。

皮拉尔想早些去马德里；可是，古斯塔沃拉住了她，一定要告诉她一些只有上帝才知道的事情；不过，倒是可以肯定，圣莎洛莫侯爵夫人是极为专注地听他讲述的，她对那个爆炸性新闻很感兴趣；一时间，邪恶的好奇心得到了满足。两个人在花园里散了一会步，皮拉尔不时地大笑着说道：

“这看来是滑稽可笑的，其实是上帝的狠狠的一击，严厉的惩罚。这是上天的鞭笞，令人发笑，而受鞭笞的人痛哭流涕……

在这里，没有可值得怜悯和同情的……噢！我的万能的上帝呀！你多么伟大，多么勤勉呀！什么地方需要你，你就出现在什么地方！你是怎样果断地切断恶魔的出路，又是怎样灵巧地安排各项事务的呀！你像小说家那样技艺高超，这一切都使我们感到惊奇，感到可怕，而这种可怕又使我们想到你，并且对你说：“上帝，你鞭答我们之前，得通知我们一下呀！”

说完这些亵渎神明和神秘主义的话之后，又是一阵笑声，接着便听见这么一句铿锵有力的话：“我去那儿看看！”

“你去？……去那儿干什么？”

“我想看看那几张脸，到底有多么漂亮。”皮拉尔说道。她掏出一条漂亮手帕捂住嘴巴，擦着舌尖，仿佛要把抹上毒液的刀片再磨磨光似的。“我会找到借口的。”

天快黑了的时候，皮拉尔登上了马车，叫车夫立即赶到马德里。到了富卡的宅第以后，便径直走了进去。堂佩德罗，他的女儿，奥内西莫侯爵和维拉伯爵夫人正准备入席进餐。富卡请皮拉尔入座；但是，她说把几桩好消息告诉他们之后便要离去，没有时间待下去。她吻了吻佩帕，握了一下侯爵的手，接着又亲昵抚摩了莫妮娜。

“有什么消息吗？”堂佩德罗说道。

“玛利亚病情大大好转。他们肯定会重归于好的，米拉格罗丝也这样对我说。我太高兴了，我真不喜欢看到人家两口子吵架不和……小家伙，不吻我一下？”

“不吻。”拉蒙娜果敢地说道。她推开皮拉尔的脸，又用两只小手挡住皮拉尔的嘴唇。

“噢！小傻瓜，怎么这样坏！”

“我不喜欢你。”

皮拉尔在这边碰了一鼻子灰之后，便向佩帕转过身去，用同情的目光看了看，说道：

“再见，亲爱的……你应该知道，我是为你分担着不幸的。”

她由堂佩德罗陪同着走出来时，在堂佩德罗的耳边说了几句话，这位百万富翁像被枪弹击中了一样；当夫人走到马车旁向他告别时，说出了下面的话，宣告她的来访已经结束。

“我是想提前给您打打预防针，让您多注意些。现在，侯爵先生，只能既来之，则安之了。”

佩帕既惊恐不安又极度痛苦，不知道在想些什么，也不知道她满脑子的预感和揣测有没有变为现实的可能性。那个“重归于好”的消息像一把匕首刺进了她的胸膛。四个人在桌子上坐了下来。对于佩帕来说，丰盛的菜肴只不过是些令人呕吐、无法吞咽的粗糙食物。侯爵也没有吃什么；处在极度痛苦之中的佩帕，从前一天起就发现父亲的面部表情忧郁难看，那天夜晚，她又看到他疯了一样。掌握着富卡所有秘密的堂华金·奥内西莫侯爵也是一副愁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啊！”佩帕自言自语地说道。她产生了一个不幸的想法；然而，对她说来，这想法在那时却是令人高兴的。“我爸爸大概在生意上受挫了；莫非他破产了……我们全家要一贫如洗了。”

尽管这个想法是最令人痛心的，但却使佩帕感到欣慰。父亲倒楣并不能刺痛她的心。一捆捆的钞票和债券、银行证券，发放的和将要发放的债款，这一切和她有什么相干？那天夜晚，就是佩帕守着堆积如山、四面起火的纸币，也不会对那即将毁于一炬的巨大财富稍稍看上一眼的。

用过晚餐以后，朋友们一个个离去了。堂佩德罗和佩帕两个人独处于莫妮娜睡觉的房间里。这个小天使把玩耍时弄得皱巴

巴的衣服脱得精光；她正进入天真无邪的美丽梦乡。侯爵把外孙女抱在怀里，比平时更加亲昵地紧紧搂抱着。他对外孙女总是这样亲热。这时，他说道：

“我们家的可怜小鸽子呀！你绝不能落到那个魔鬼的利爪里。”

“爸爸，你怎么啦？你怎么啦？”佩帕问道，她把一只强壮有力的胳膊搭在莫妮娜的胳膊上，这孩子正温存地搂着富卡侯爵那公牛一般的脖颈：

“没什么，我的女儿，没什么……你不要怕，不要沉不住气，要相信我，我什么都会解决的。”

“可是，你都不给我解释……？”

“现在还不是时候。”

“你生意有什么不顺手的地方？”

“不是，亲爱的，不是。”富卡否定地说道。他有些生气，那样猜测是有损于他这个权威人物的尊严的。“最近一次信贷，我赚了一千万。你不要把我的事情想得那样坏。”

“那么……”

“没什么……不要悲哀。你安心睡觉，让我来处理这一切吧。”

“可是，你这就走了？”佩帕不安地说道，她看着堂佩德罗在挣脱多情地拥抱着他的那双胳膊。

“对，我得走。他们在财政部等着我呢。对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光贷款还不行，还需要干别的事。”

“你真让我担心……皮拉尔对你说了些什么呀？”

“对我说了些什么？什么也没有说呀。”侯爵有些茫然地说道。“说什么，你不都听见了吗！”

“她是在你耳边说的。”

“我……我不记得了。啊，对了！她说我们的朋友好像和可怜的玛利亚重归于好了，她只是对我说了这个。我很高兴，因为两个忠厚正派的人，一个好心肠的丈夫，一个善良的妻子，不该为多做或少做一次弥撒而闹不和。这纯系胡闹……亲爱的，再见。”

“重归于好！”佩帕喊了起来，她眼睛放射着火光。

那时，侯爵没有看她，朝房门方向走了几步。

“两个好人重归于好，这是可庆可贺的。”他走出房门时喃喃说道。“不过，对坏人我们绝不饶恕，绝不放过。还是让上帝饶恕他去吧。”

佩帕正要说点什么；可是，这有点什么是那样叫人难以启齿，以致她没有说出口来。接着，她从房间这一侧走到另一侧，把使女喊了过来，嘱咐了几件事，但又告诉她不要去做了；后来，又对保姆数落了几句。她在宅第里跑东跑西，不知道最终要到什么地方去。孩子睡着以后，母亲关上房门，沉思了起来。毫无疑问，一定有点什么神秘莫测的东西缠绕着她，仿佛一股视而不见的电流流过了她的全身。但是，正像所有被痛苦所折磨的人把别人隐匿着的痛苦同自己的痛苦相比较一样，夫人觉得在她父亲的萎靡精神状态中看到了她本人所遭受的那种巨大的不幸，或者说，她想到了她们父女二人的不幸出于同一原因。她心情是那样悲痛，绝看不到另外有什么原因；她万万想象不到，她那样痛苦，除了她一直担心在那个时候会降临她头上的“重归于好”以外，偏偏还有别的原因呢。

强烈刺痛着我们心的、看来有理实际是谎言的东西，并不足以拔除刺扎在我们心窝的匕首；相反，三段论法是我们所知道的

最糟糕的镊子,把这个镊子插进去拔除只是小刺一样的东西,等于把这根刺扩大了一百倍。佩帕坚定地认为,皮拉尔的话不可信,于是心中更加痛苦难抑。所谓的重归于好在刺痛着她,恰如一条尖齿利锯在她胸膛里来回拉动一样。

天很晚了,富卡侯爵夜里是不会回来了,这是因为他将从财政部径直去拜访住在维利亚的几位朋友。他这个人心肠是那样好,那样爱关照人,除了维持他自家开销之外,还在马德里周济三家朋友呢。

佩帕拿定主意之后,毫不犹豫地要把自己的想法付诸实施。她跑到苏埃尔特维利亚,从庞贝式的陈列馆大门走进了别墅,随后到了神奇大厅,从那儿径直走到她想到的地方。到了那个房间,她看到……在这以后发生的事情中,有一部分已是众所周知的了,我们没有必要赘述详情;但是,还有另外一部分,只有那些有耐心继续阅读此书的人才会了解和掌握。

第十一章

使徒的过激言行

星期三上午，莱昂很早便走出房间，到花园散步去了。回来时，他走进贺婚厅，一个人独自坐在那里。不一会，古斯塔沃走了进来，他表情严肃，眼睛抬得高高的，煞然一副法官样子；他如此高傲威严，无疑是天条人律在他身上沸腾的缘故，他如果没有嘴巴做火山口，全身一定会炸裂开来的。还好，所有易燃物质都掺杂着愤怒这种熔岩从火山口猛烈地喷发了出来。他妹夫立刻意识到来者不善。

“我一直盼望天快点亮，好和你谈一谈。”古斯塔沃冷冷地说道。看来他怒不可遏了。

“你如果真的那么着急，”莱昂更加冷冷地说道。“那就点上灯，夜里谈也行吗。”

“夜里？……不行；我是害怕打扰你的美梦呀。”演说家讥讽地说道。

“那有什么就请说什么吧，简单些。你最好忘掉你是演说家，忘掉你生活在口若悬河的女人们中间。”

“遗憾得很，我不得不打扰你；但是，我要告诉你，我的话短不了。”

“这样，”莱昂口气诙谐得令人毛骨悚然。“你既然要长篇大论地演讲，那就事先培养培养我的耐性好了。”

“你干那些罪恶勾当，耐性可大着呢。”苏特雷激动地说道。“我现在可以培养你的是，应该具备逆来顺受的品格，如果你可以这样的话。”

“逆来顺受……难道我现在不是在听你讲话吗？”罗奇说道。他是那样气愤，如果不暴跳如雷的话，也很难掩饰那难得的家庭令他产生的厌恶感情。

“你不需要听我的话了，你不信奉上帝，不过你却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这种沉着正是你那死去了的灵魂的寿衣，它不可能让你听到我要对你讲的话……你早就知道，我是反对决斗的。决斗和天条人律毫无共同之处。”

“我也不主张决斗；可是，如果你说的天条人律是你的大法大纲的话，我将认为决斗是一件好事。”

“是我的大法大纲，是我的唯一大法大纲。我讨厌决斗，因为它荒唐可笑，是犯罪，不过……”

“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对方打断他的话，说道。“你只是为了尝尝和我决一死战，置我于死地的滋味，就下决心进地狱去了。”

“那并不是品尝不品尝滋味的问题。我是一个基督徒。”

“好吧。”莱昂激动地说道。“你直截了当地说了吧，来这儿是干什么的？是不是来向我挑战？决斗虽然是荒唐可笑的，但可以接受。这种用巧妙手法随便杀害别人的事，常常以不可战胜的力量强加在我们头上。你什么时候，现在还是明天，以什么方式干这种杀人勾当，我都奉陪你……”

“你没有弄懂我的意思。”古斯塔沃说道。他抓住这个话题不放，仿佛是一位律师在有意拖延一桩案子似的。“我是说，尽管我不主张决斗，但它将是一个良好的机会，我可以克服我的宗教疑

忌,拿起手枪,或者大刀……”

“那就拿吧……”

“我不拿。你作恶多端,像我这样的人完全可以蔑视一切清规戒律、天条人律,拿起一件火器,去执行判决命令。不过……”

“不过……”另外一个人模仿着妻兄的蹩脚的论证说道。“痛痛快快地说出来吧;要像我这样说话痛快,考虑问题直率;你干脆脆说出来好了:‘我憎恨你……’”

“我的思想不允许我对你说:‘我憎恨你’,而是说:‘我怜悯你’;不允许我对你说:‘我要杀死你’,而是说:‘上帝会杀死你的’。”

“那么,请你不要用你自己的思想跟我说话,而是用别人的思想,或者用我的思想跟我说话吧。”

“假如我用你的思想跟你说话,我将把自己置于同天条人律的对立地位上了。我坦率地说出来好了。我并没有决斗的意思,尽管情况似乎要求我这样做,所有有利条件也在我这一边。第一个有利条件是,我有道理,而你却没有;你是罪犯,我是法官;从逻辑上讲,我是胜者,你是败者。第二个有利条件是,我能操持各种武器,因为我学习过射击和保健击剑,而你整天只和高等物理学、地质学打交道,一样武器也不会使用。所以,论实力,我也是胜者。尽管如此,使你感到吃惊的是……”

“饶恕我!”莱昂说道,他把内心的全部愤怒以讥讽的形式发泄了出来。“谢谢,谢谢你这位掌握着天条人律的大人物。”

“我不能饶恕你。”学者说道。他那演说家的动听声音听起来十分忧伤;在他身上,这种现象是屡见不鲜的。“这是因为 I 放弃了我对于你所拥有的有利条件,我不想亲自动手惩罚你,而是把你交给执法如山的上帝,他已经扬起手臂,准备教训你了。”

“谢谢。”莱昂重复说了一遍。他的声音里兼有讥讽和义愤情调。“谢谢，上帝的警官。我想你是了解上帝的高级秘密，知道天堂刑法一类事情的，因为你是上帝的使徒，你和他亲如手足。”

“通过灵感是可以知道上帝的旨意的，他打算做什么事，常常是那样清楚地暗示出来，只有傻蛋才看不到我上面提到的那只手已经举了起来，并且快要落在了他的头上。我不是预言家，也不是一个富有灵感的人。我只要知道一两件你不知道的事情，就能断定你将要受到严厉惩罚。所以，我放弃了决斗；所以，我让能够更好地惩罚你的人来惩罚你。我要这样对你说：‘你将要死去’。”

“我将要死去！”莱昂大叫一声。他尽管蔑视他的控告者，但是，听了这句话以后不能不有些害怕。

“对，你将要死去。你将要愤然死去。”

“好，我相信你的话。”莱昂说道。他的脑际闪现出了他岳丈一家每一个成员的身影。“如果一个人有一大堆不争气的亲戚，他也会为此而羞辱死去的。当一个人拼死拼活去追求美满家庭，去追求纯真幸福的时候，到头来却被架上刑讯台，遭受刽子手的拳打脚踢；这样，他是很容易气炸肺、一命呜呼的；如果说有毒草的话，也有致人于死地的家庭的。”

“你将羞辱死去的。”古斯塔沃恶狠狠地说道。“这一点我知道，我已经看到了，我在我的律师事务所用盖着印章的纸写得一清二楚，一个字就是一滴致命的毒液，你已经是死路一条了。”

“我不明白你的话。”莱昂说道。他终于意识到事情有些稀奇了。“是怎么回事？要打官司吗？你以为一桩官司会置我于死地吗？好一个可怜的法律学家呀！你们这一辈子就是靠制造麻烦、毒害他人过日子的；你以为我今天会吃你们这剂诡辩的毒

饵……我不想知道你在搞什么阴谋陷害我。”

“我是从来不搞阴谋诡计的……这里没有阴谋诡计……有的只是伸张正义，但是，我并不是伸张正义的提出者，而只不过是一个执行者。如果情况不是现在这个样子的话，我绝不会产生反对你的想法的；我以前认为你忠厚老实；可是，后来你那样对待我的可怜的妹妹，最近我又得知，你更变本加厉了，干出了许多见不得人的事情……”

“什么时候？”莱昂问道。他的声音大得像打雷。

“你不知道吗？”

“我不知道。我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了？”

“你这个伪君子，还问呢！……这儿！”

“这儿？……怎么啦？”

“你还装傻呢；可是，你那铁青的面容早就道出你心里有鬼了；面对激愤的心灵，连你那副不信奉上帝的假面具也都吓得苍白如纸了。你刚刚向我暴露了你道德上是那样可恶，你已经腐败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你把话说清楚，不然……”

莱昂把双手握得紧紧的，仿佛要把什么东西窒息至死似的。

“怎么，你和这个家的女主人之间的罪恶关系，对人们来说还是什么秘密吗？你对上帝使之降临到这个世界上最圣洁、最纯朴、最善良的女人不忠。尽管你到现在为止的所作所为和所有天条人律是那样格格不入，但还没有达到肆无忌惮的程度。如果说你以前是个罪人的话，你并没有在邪恶的道路上滑到最尽头，把自己同魔鬼混同起来。”

“请你告诉我，那条邪恶之路的尽头在什么地方，我又是怎样和你的狐朋狗友混同起来的？”莱昂说道，他又把内心的积愤

以讥讽的形式发泄了出来。他那讥讽的语调有如艾酒一样，令人舌苦、迷醉，作出怪相。

“你为什么一定要我对你讲出那些你已经知道的事情呢？不过，确实有那么一些坏家伙，喜欢让人家在他的心灵前面摆上一面镜子，端详自己的丑态，仿佛癞蛤蟆对着泥潭，照自己的丑模样一样。”

“你别这么拐弯抹角了，收起你那伪君子的假面具吧。你把话讲清楚，有什么就直截了当地讲什么，把事情讲清楚好了；你这个大名鼎鼎的律师，议会演说家，诡辩家，不要把天条和人间的苦难混淆在一起。”

“好吧，你听听我把你干的事情说说吧，你把我可怜的妹妹弄成惨不忍睹的样子，转移到这里以后，即使心肠黑透了的人，不看在她平白无辜，也要看在她身患重病，要对她尊敬一分的呀。她都是快死的人了，总该看到她天使的一面。而你连这一点都不放在心上。当圣洁的受害者很可能因为听了你的谎言，认为你比实际要好一些而安静地躺在病床上时，你却在神奇大厅里同你的情妇幽会。你一方面欺骗这个女人，另一方面却同另外一个女人勾勾搭搭；你把这个女人慢慢地置于死地，却把合法夫妻之间的爱偷偷交给另一个女人。莱昂，我理解你干的罪恶勾当，理解你干的前一种罪恶勾当，也理解你干的后一种罪恶勾当；但是，我所不能理解的是，你为什么在同一个地方同时干两种罪恶勾当，这可是超出了最卑鄙的人干的最卑鄙勾当的限度呀。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干出这种罪恶的事情来，是太过分了。”

莱昂没有等他的检察官说完，便爽朗而蔑视地笑了起来，打断他的话。看上去，他的气恼已经烟消云散了。

“对，笑吧，笑吧；你这么笑，我并不感到惊奇。我早就看穿了

你在哲学家外衣下掩盖着的卑鄙嘴脸。我看到，你的道德品质犹如一棵枯树，很快就要失去了使它像一棵真树的假花假叶了。所谓的假花就是你的道德理论。自然界的花朵，喷吐芳香、颜色鲜艳的花朵，绝不会生长在花瓶里，不能生长在只有数学公式和枯燥科学的花瓶里。我一直保护着你，使你免遭我亲人的指控！我是一直以为你忠厚老实的呀！你犯了一个多么严重的错误呀！”

“你说在我妻子躺在神奇大厅里时，我还同我的情妇幽会，能有这样的事情吗？”莱昂决定采用讥讽的语言回敬对方；在那种场合，这是表达蔑视之情的最合适的方式了。“是你亲眼看到的了？果真有人长着一双诽谤的眼睛呀。”

“是我亲眼看到了的。昨天夜里，我想陪着我妈妈；如果说她作为一个女人，是有这样或那样缺点的话，但她仍然是一位慈祥的母亲，她不能丢下她心爱的女儿，离开这里，由于你狠毒地下了一道禁令，她都不能看上女儿一眼，只是在女儿痛哭的地方哭上了一阵子，远远地站在女儿的房门外看了几眼。可怜的慈母心呀！昨天夜里我陪她在一起，分担她的悲苦；而我父亲正处在更为困难的境地，他做出了不可饶恕的事情，在贪婪之心的驱使下，只身执灯走进珍藏着庞贝绝密之品的地下室，那是一座色情艺术博物宫，只有经过富卡侯爵特别允许的人才能进去。波利托在佩里科·努莱斯的陪伴下，喝得过度，很不守规矩，天刚刚黑下来就在走廊里追逐苏埃尔特维利亚的女佣，直到我抓住他，关起来，才算罢休。半夜里，他醉醺醺地睡着了。我和妈妈在日本式大厅里结算帐目，清理我们的杂乱财务；之后，她做祈祷，我在整个宅第寻找书籍而不得以后，也做起祈祷来。在这幢豪华的住宅里，汇聚着如此之多的工业奇迹，古玩的蹩脚复制品同象征当代艺术成就的、滑稽可笑的新作置放在一起；除了藏书之外，你

张嘴要什么就有什么。好像一走进来就得让感官兴奋起来，将理智很容易地丢在门外似的……妈妈祈祷累了，但她并不困倦；她思念我们的玛利亚，考虑怎样骗过你，怎样看到她。她不想躺下入睡，踮着脚走了出去，悄悄地行走着。当走到离神奇大厅不远时，她觉得听到有人在说话……她呼唤我，我立刻赶到那里，我们两个人隐蔽起来，偷听动静。起初，我们以为听到的是呻吟声，但很快发现那是情人的接吻声。原来是你和她。我们躲在走廊里的墨勒阿革洛斯^①和阿塔兰忒^②那组雕像的后面，听到她用钥匙打开庞贝陈列馆的小门，后来又听见你从这间大厅走了过去，你干完伤天害理的事以后又回到女殉教者的病床旁，托着脑袋坐在那儿。去神奇大厅和你相会的正是佩帕，为了排除一切疑虑，我父亲可以作证，他端着灯，眉飞色舞地从绝密地下室回来时看见了她。”

“还有呢？”莱昂平静地说道。“你们只刺探到这么多东西？有些人长着一张嘴巴，不是为了呼吸，而是专门诽谤别人。”

“诽谤！多么漂亮的词儿呀……我看出来了，你如此解释这件事，只是为了对自己有利。你为了给自己辩解，总是挖空心思搜寻邪词歪理的。”

“我给自己辩解！让我降低到你用粗劣的主观臆测堆砌起来的粪堆上，对你和你母亲用那副邪恶的有色眼镜看到的事情进行解释……我是永远不会这样做的！”

“你的计谋倒挺巧妙呀，可是，这没有任何用途，说服不了

① 墨勒阿革洛斯：古希腊英雄。卡吕冬王俄纽斯和阿尔泰亚的儿子，一说是阿瑞斯的孩子。曾参加狩猎卡吕冬野猪和觅取金羊毛的远征。

② 阿塔兰忒：是古希腊斯基罗斯岛国王的女儿。阿耳忒弥斯的伙伴，善疾走。传说她嫁给了墨勒阿革洛斯，曾参加狩猎卡吕冬野猪。

我。”

“我不想说服你，也不想说服她……”莱昂怒不可遏地说道。“对我来说，你们这样或那样对待我，都是无关紧要的。我高兴极了，你们大错而特错了。你们满肚子坏水，心毒手狠，你们觉得这是得意之作！……难道我能够改变你们那卑鄙的灵魂吗？不管我怎样争吵，我能够往你们那被麻风病一样的不光彩行为所侵害的头脑装进一点点纯洁和正直的思想吗？……你应该知道，你、你的看法和你那道德败坏、恩将仇报的一家人的看法，对我来说，就如同滂沱大雨，只能淋湿我们的皮肉，却不能玷污我们的心灵。不要和滚动而去的车轮争吵了，它甩来污泥，弄脏我们……宗教政治和党派说教的伦理学家，你是一部制造蜜饯一样的道德的小机器，把天条和人律揉搓成道德药丸，根据每个人的不同爱好而送到人们面前，我可不吃那种道德糖块。不幸的演说家，我自身的缺点，对你可能大有用途，你可以用来制造你所缺少的忠诚；我丢掉和抛弃的罪恶感情，你可以从地上收捡起来，用它们来铸造你那美好的心灵。你在对我说教之前，为什么不用眼睛看看你自己呢？如果你看得仔细，一定会发现，假如圣莎洛莫侯爵是人而不是玩具，你的存在，你的名望，你的声誉将如青烟一样消散不见了。”

古斯塔沃面色青紫，眉心紧锁，双唇煞白，两手颤抖，一边听着莱昂的指责，一边结结巴巴，不知道说什么是好。最后，他这样开了腔：

“机灵的决斗家，你把匕首插进了我的胸膛。好吧，我并不否认，你应该从我身上学得直爽性格，知道忏悔过错，知道无神论者是一无所就的。我承认我做得不对。复杂的人世，阿谀奉承造就的高傲性格，把我置于了同我崇拜和尊重的天条人律相对立

的地位上。我是第一个自我谴责的人，正如我是第一个谴责我家丑闻的人一样，我也曾是第一个认为你是好人而出面保护你的人，这一切你比谁都知道得清楚。但是，你不能在你的卑鄙行为和我的卑鄙行为之间，在你的放荡行为和我的放荡行为之间划等号。我们两个人都坠入了泥潭，你是因为卑鄙无耻，对于善良一无所知，我则是因为意志薄弱。你身上只有丑恶的东西，你那禁锢着的灵魂永远不会为善良的东西打开大门；在我身上，活动能力已不复存在，但信仰尚存，善良的大门没有关闭。你伴着你罪恶的只是罪恶本身的丑恶的影子；我伴着我罪恶的却是一件无价之宝，即自我谴责。你一辈子不会改邪归正，而我却可以迷途知返。你鼠目寸光，而我目光如炬，能够看到自身得救的可能性，这是因为我能够看到我的自新之路。想到罪恶，我便想到了宽恕。我不知道个人命运，但我知道人类命运，我只要知道有上天存在，就足够了。你不知道这一点，丑恶的东西不能使你丧魂落魄，这是因为你认为不存在地狱。”

“诡辩家，你真会玩弄词藻呀！你知道我在想些什么吗？你知道我是一个怎样的人吗？你以为我们这些人连同自己的灵魂就任凭你那使徒教条和福音派说教的摆布吗？你以为你能用福音派的说教掌握人们的生杀大权吗？天堂警官呀，你以为天堂就是海关，就是检查提包里是否携带烟草的地方，就是说，让那些使人们思想僵化凝固的人缉查这种禁运品，然后又装模作样地成包成箱出售的地方吗？看在我的份上，请你从我面前走开，因为我不能保证我一定尊重这个家庭，尊重把我们连在一起的亲缘关系。”

“你这个杀害天使的刽子手！”古斯塔沃怒吼着说道。

“我已经没有耐心听你胡言乱语了。”莱昂说着朝古斯塔沃

那里走了两三步，摆出一副跃跃欲试的架势。古斯塔沃往后退了几步，但又立刻停了下来，他也不示弱。“给我住嘴，不然，我就让你知道知道一个人忍耐到了极点会做出怎样的事情来的；他会豁出自己的命拼上一场的。”

莱昂伸出一只手臂，指了指窗户。他手上尽管没有操持任何利器，但可以发挥出无穷无尽的力量。

“你如果想继续向我挑衅，”莱昂补充说道，“我这个人并不主张决斗，又不会使用手枪，不会挥舞大刀，不会说教，但也要让你看上一场好戏的。你将会看到一位使徒是怎样从窗子飞坠下去的，任何东西都不能避免他的悲惨结局的。”

“强盗，你如果有狗胆，那就试试你的力气吧。”古斯塔沃大声喊道，瞪着一双挑衅的眼睛。“你这个杀害我妹妹的凶手！”

“任凭你怎么说好了，我是不会暴跳如雷的。”莱昂说道。他已经怒不可遏了。“你应该知道，你，你妹妹，你妈妈，你爸爸，你爷爷，在我的眼睛里只不过是几只从天空掠过的飞鸟。对于我来说，你并不存在。你要么从房门走出去，要么从窗户滚出去，请你选择吧。”

当争吵正要以粗暴的方式，也许以迫使塞希斯蒙多^①说的“他妈的，早知如此，何必当初！”那种暴力方式结束时，特列里亚侯爵夫人大声喊叫着走了进来，奥古斯丁跟在后面，一副茫然恐惧的表情。

“这是怎么回事呀！……莱昂……古斯塔沃……我的孩子呀！”米拉格罗丝一边说着一边伸出多情的手臂把两个人分开

^① 西班牙戏剧家加尔德隆剧作《人生如梦》中的人物，此人感情容易冲动，举止狂乱。

来。

“那个混……”古斯塔沃吼叫着说道。

“莱昂！……你还想走得有多远呀？……你把我们的女儿残忍地劫掠走以后……”

“我劫掠她！……我？……”暴怒的女婿有些失去理智了。“我没有干那种事，她不是在那儿吗……你们把她接走吧……我把她还给你们……送给你们……”

“你都不让我们进去看她！……昨天夜里，我一直没有合眼，思念着那个殉教者。”侯爵说道。

“你们都进去吧！”莱昂指着通向玛利亚卧室的房门，说道。“都进去吧！”

在场的人立刻从那扇门快速地钻了进去。

在卧室隔壁的大厅里响起了亲人间的狂吻声，一家人被人为地分开了那么长时间，现在如此急不可耐、热烈地接吻，那是自然而在理的了。

第十二章

真相大白

亲人之间表达了最初的爱抚感情之后，玛利亚这样说道：

“妈妈，我刚才听见古斯塔沃和我丈夫的声音，两个人像是在吵架；你告诉我，我那是在做梦，还是确有其事？”

“我们之间发生了一点小摩擦。”杰出的年青人说道。他面色依然苍白如纸，感情激愤，眉心紧锁；看上去犹如摩西十诫板，上面写着十诫和最新法典。

“你的这位丈夫先生，”古斯塔沃说道。“听到被谴责时，一下子变成了一头猛兽，威胁说要把他的亲人当做烟头从窗户扔出去。”

古斯塔沃说完这话想露出一副笑脸，以为一点点笑容就能够使他的神经系统恢复到正常状态。

“你们在什么地方争吵的？”

“在那儿，在贺婚厅。”

“什么厅？”

“心爱的女儿，你别管那些事了。”

“心爱的。”侯爵抚摩着女儿，说道。“你应该逐渐养成这样的习惯，不管你丈夫怎样，你都不要激动，他想做什么，或者不想做什么，你都不要放在心上。很遗憾，你不能克服植根于你身上的某些感情，固执己见，下决心去做殉教者；狂风大作，波涛咆哮，

都不能动摇你做殉教者的决心。”

“爸爸，你在说些什么呀？”玛利亚茫然地问道。

“我是说，”堂奥古斯丁继续说道，他把一只正直的手放在高贵的胸前，“我已经下了决心，使出我浑身之力，以避免令我们大家羞辱，使你处于难以想象的可笑地位的丑事变成事实。”

“奥古斯丁，”侯爵夫人掩饰不住内心的愤怒，说道。“你还是到珍藏秘密艺术品的博物馆走走吧。这儿用不着你。”

她说完使用臂肘触了丈夫一下，暗示他还不到使出浑身力气，避免发生丑闻的时候。侯爵夫人作为母亲和妻子，她比其他人更清楚地知道，莱昂把他的妻子置于了怎样的可笑地位上。她在心灵深处称颂着女儿，脸上却露出了沉痛的惋惜表情。

“什么秘密博物馆呀？”玛利亚问道，她好像有些困惑不解。她心中刚刚点燃起疑惑的火焰，所有可能成为这火焰燃料的想法，她都不会放过的。

“亲爱的女儿，就在不远的地方。”侯爵吞吞吐吐地说道。他已经明白了妻子的意思，并且默默地接受了。这是因为，如果说他软弱、愚笨、堕落的话，但他十分疼爱自己的女儿。“我刚刚去过苏埃尔特维利亚……”

玛利亚用惊异的目光仔细地观察着每一个人。她用病人惯有的惊恐目光询问着，她想说什么，但是，话语不听她的指挥，拒绝向嘴边移动。

“苏埃尔特维利亚……在不远的地方？……”玛利亚喃喃地说着。“有一件事，你们得给我讲清楚……”

“我的女儿，你在说什么呀？”

“你们给我讲讲，我为什么觉得这儿就是那幢宅第……我心中有这么一种感觉……我为什么觉得它的墙壁……”

“小鸽子，你在说什么呀？”

“我觉得它的墙壁压在我身上……”

“看在上帝的份上，你别说胡话了。”

“那都是你的可怕的幻觉！……多么叫人遗憾呀，你的理智……”

“这幢房子……”

“是这幢房子……你已经知道了……一座楼房……”

突然，波利托张开双臂匆匆走了进来，他拥抱、亲吻妹妹，并且对她说道：

“玛利吉利亚^①，你那个好丈夫终于放我们进来看你了……劫持犯，强盗，Lazarus^②！……我在畜栏观看两条狗同十四只凶老鼠争斗，正在开心的时候，有人告诉我可以进来看你……你丈夫在外边，像座雕像一样，好像贺婚厅的雕塑群里又多了一尊雕塑……亲爱的妹妹，你已经好了，真的吗？你很快就能下床走动，离开这里了。”

米拉格罗丝用臂肘一个劲儿地碰她儿子的身子，但是，并没有筑起堤坝，阻挡住冒失言行的洪流。

“我不知道在你们脸上看到了怎样可怕的面容。”病人说道，同时一个个地审视着她家的所有成员。“你们好像有什么坏消息，又想告诉我，又想瞒着我。”

“我心爱的女儿，你身体还很弱。”侯爵说着用手抚摩着女儿的额头。“等你好了以后，我们带上你……”

“可怜的孩子总是想些实际上不存在的事情。”米拉格罗丝

① 玛利亚的昵称。

② 意大利文，意为“乞丐，叫化子，瘪三”。

激动地说道。“大家最好都出去，只让我们娘儿俩留下吧。”

“你们在欺骗我，你们这些人都在欺骗我！”玛利亚动情地喊了起来。

玛利亚从枕头底下掏出耶稣蒙难像，摆在家人面前，说道：

“你们竟敢在耶稣面前欺骗我。”

大家一下子沉静了下来。古斯塔沃像法官和《申命记》^①中的摩西一样把手伸到圣像旁，操着演说家的语调说道：

“我反对说谎话；我认为，无论什么情况下讲真话都不会惹出麻烦，产生危险的。”

米拉格罗斯推了他一下，好像叫他出去似的。但是，他反而向妹妹更靠近了些，用手抚摸着她的脸颊，在近处观察她一会，又继续说道：

“我看你为一些小事太花费精力了。你的圣洁，你的道德，把你置放在了一个极高的、显著的位子上，从这个位子上，你能够把触怒你的一切人都打翻在地。你身体好多了，不久我们就会把你接回家去，接回我们家去；在家里，我们将比谁都更好地照料你，珍爱你，崇拜你；你配我们这样对待你，人们都崇敬你……你不要悲伤，要高高兴兴的，为你的自由而祈祷吧……可怜的殉教者！”

古斯塔沃的心肠并不坏；但是，他狂热地爱着我们将称之为公共道德的那种东西。

“可怜的殉教者！”玛利亚忧郁地说道，她用眼睛盯着房间里一处空荡荡的地方，那儿没有物品，没有任何图像，只有一个想法在游荡，在徘徊。沉静了一会之后，她又喃喃地说道，声音一个

^① 《圣经·旧约》第五卷。以摩西传的律法的形式汇编而成的。

音节比一个音节低沉：

“我做了好几次梦，在梦中知道了真情，醒来后倒被假相遮住了眼睛……”

她突然从床上跳起来，喊道：

“我丈夫在哪里？”

“小鸽子，他这就来。”母亲一边说道，一边深情地吻着她。“安静些，别摔着。”

“是不是你使我的心浸透了嫉妒之情？”殉教者一边问一边怒冲冲地瞪了母亲一眼。“那么，你现在又为什么要我镇静呢？……快叫我丈夫来呀，让我和他两个人单独待在一起吧。”

她尖声尖气地喊叫了一声，用一只手捂着前额。

“亲爱的，你怎么啦？”

“我头痛。”她喃喃地说完之后，便闭上了眼睛。“针扎火烧那样痛，一直痛到了脑心儿……那个女人，妈妈，你没有看见她吧？……那个女人用一颗烧红了的铁钉钻扎我的脑袋。”

大家沉默不语，每个人脸上都是一副惊恐万状的表情。

“救命呀！”埃希甫霞卡喊了起来，她已经完全处在疯癫状态之中了。“你们没有看见她吗？她又转身向我走过来了。难道没有一只慈善之手把她拦住，把她掐死？我的耶稣呀，我的救世主呀，救救我吧！”

说过这些话之后，又是一阵令人毛骨悚然和悲凄的寂静。只是侯爵控制不住喉咙，咳嗽几声，才打破了寂静。米拉格罗丝哭哭啼啼。她亲吻着女儿，用温柔的话语呼唤着她。但是，女儿并不作答。她紧紧闭着双眼，保持缄默，嘴巴仿佛死了一样，可怕地闭合着。

大家正要去请医生，医生来了。他立刻诊断说，病人情况十

分严重；他气愤地说，他拒绝承担任何责任，因为病人家属没有按照他吩咐的去做。医生发怒了，厉声命令在场的人赶快离开病房。已经到了采取紧急措施的时候了。不久前所获取的胜利，如果现在上帝不助一臂之力的话，就将得而复失。急需竭尽全力去同大自然的突然背叛行径作斗争，大自然已经站到了病魔一边，科学处在了孤立无援的地位，绝望了。

* * *

莱昂和古斯塔沃争吵以后，独自待了一会儿。随后，他感到有必要出去长距离地散散步，这是因为我们的精神状态需要急速走动，仿佛痛苦的感情像根棉线缠绕着我们，而我们应该边走边将它丢弃在一条漫长的道路上似的。他在花园里足足散了一个小时的步。他回来走进贺婚厅时，看见一张椅子上放着一顶黑色三角帽。保莱蒂神父坐在周围摆着雕像的大沙发上，蜷缩着矮小的身子，好像人又小了许多。莱昂看见从那堆黑乎乎的东西上露出一张颇为俊俏的面孔和一对似乎由二百只眼睛射出来的目光，仿佛蜗牛从躯壳里探出触须一样。这可是一件大怪事！莱昂处于那种境地，看到这位好心的神父，觉得得到了安慰。

“我进来时，”保莱蒂非常沮丧地说道。“听说堂娜玛利亚太太的病情又突然恶化了。您看看，我们出于怜悯之心撒了谎，到头来没有丝毫用途。是不是到了该道出真情的时候了？”

“可能到了，”莱昂一边说着，一边指着房门，让神父先进去。

他们两个人来到玛利亚房间里，莫雷诺医生正着手进行紧急抢救。过了一会，保莱蒂退了出去，到小教堂做祈祷，祭坛上摆满了点燃着的蜡烛。卧室里，医生和丈夫两个人怀着不安和同情的心情照看着病人，注视着病情的发展。那场戏，每一幕，每一个想法，每一句话，有机生命，神秘的精髓，都汇聚在了脑海和神经

中枢里,进行着残酷的斗争,催促着被称之为死亡的剧情尾幕快速到来。为了战胜迫在眉睫的危险,人世间的一切办法都使用上了,包括将病魔从四肢吸引到中心部位,然后一并驱除掉。但是,任何一种治疗措施都不能恢复内脏器官的活力,将病魔赶走。病魔依然阔步长驱直入,仿佛是一个将航船烧毁了了的勇敢的征服者。各种各样的方式方法都使用上了,而每一种方式方法都把绝望往前推进一步。

那天,病人一直处在衰竭和昏迷之中。每一次发作,都周身抽搐;之后,又缓解片刻,但那预示着病情更加严重。医生沮丧着脸宣布说,斗争将很快以失败而告终。

“以后的事,”医生说道,“该由灵魂医生去做了。”

下午,玛利亚·埃希甫霞卡好像醒了过来,神志清醒了,能够自制了。然而,那是短暂的,是大自然毫无例外地赐予每一个生灵的,以便让他们步入另一个世界之前,能够看上一眼即将离开的世界。

“我要……”玛利亚喃喃说道,“我要你们让我和我的心灵之父单独待上一会吧。”

丈夫和医生走了出去。在那里,科学和人生之爱已是多余的了。

第十三章

激 战

玛利亚用温柔的目光望着保莱蒂。那时的气氛是那样庄严，身材矮小的善良神父尽管习惯了各种悲欢离合的场面，但还是被深深地打动了。他竭力控制着自己，慢慢地走到床边，拉起病人滚烫的手；那时，玛利亚是伸着手的。神父这样说道：

“我亲爱的女儿，圣徒，女友，我们已经独处一起了，我对您怀有温存的感情；我们已经独处一起了，只有我们的宗教思想和宗教虔诚伴随着我们。在这里，不让恐惧笼罩着我们，而让欢乐伴随着我们吧。纯洁的心灵呀，请站立起来，不要害怕，露出您的光彩，从自己身上获取乐趣吧；这样，您非但不会恐惧您那超脱的时刻的到来，而是要翘首相盼了！噢，胜利了，您不要再隐蔽着您的身影了，穿饰上您的胜利者的衣冠吧！”

玛利亚·埃希甫霞卡不像以往几次那样急切地吸吮神秘主义蜂房里的晶莹蜂液，因为她在思虑另外一件事。她阴郁而痛苦地喃喃说道：

“我受骗了。”

“那是出于怜悯之心才骗您的。”神父立刻说道。“您当时肌体是那样不佳，这就要求把丑陋的实情隐蔽起来。如果我也为这出闹剧出了力的话，那就请您原谅我了。我再说一遍，那是一出充满善良感情的闹剧。我懂得，需要帮助您丈夫实施他的慈善计

划……”

“他把我弄到了那个女人的家里，我现在还是待在这里吧？……”病人感叹地说道，她窒息得喘不过气来。

“那并不是他的过错。为了使您得到科学的救护，把您安置在良好的卫生环境里，再没有比这更好的地方了。在这种情况下，我是完全赞成把您转移到这里来的。处在极度危险之中的人不应该像行李那样来回搬运，随随便便对待。对您来说，待在这里并没有什么关系。”

“我睡觉时，一直梦见这件事，醒来以后又推翻了我的梦境。”

夫人的喉咙，如果不休息一下再也不能发音说话了。她的声音微弱，低沉，哀怨，心中的巨大悲痛很难表露出来。与其说那是充满恋情女人的声音，不如说是一个被遗弃的孤儿哭泣呼救累了而发出的泣诉声。

“我丈夫和那个女人，”她补充说道，“在这幢房子里，随时随地都可以相约见面，拥抱，接吻……”她的喉咙又拒绝发出声音了。保莱蒂也觉得自己的嗓子里卡住了一些什么东西。“在我弥留之际，他们尽情地拥抱、接吻……我手捧念珠祈祷。”

又是一阵沉静。忏悔神父竭尽全力解除喉咙里的疙瘩。

“玛利亚，在上帝面前，您是我的至友，您的后一个想法实属荒谬可笑。您听一听从我嘴里讲出的实情吧，这是我作为上帝的教士而正式讲出的实情。对于您那伟大的灵魂，实情不可能有什么危害。您的灵魂洁白无瑕，不可能因为道出人间的丑恶而感到茫然；人间的丑恶不可能干扰您的灵魂，正如大地的尘埃不可能玷污天空中的洁白明亮的云朵一般。您应该了解所有事实，对于实情不做任何删改，也不做任何增添。说句老实话，堂莱昂先生

确实眷恋那位夫人，这是他本人对我说的。因为他不是做为忏悔对我说的，所以，我可以，也应该对您一五一十地讲出来。但是，我同时还应该肯定地说，现在那位夫人不住在苏埃尔特维利亚，因为您的丈夫亲自把她打发到别处去了。尊严要求他这样做。在世界上，尊严是廉耻和礼貌的同义语。您那不幸的丈夫不可能有什么文明的想法；但是，由于他有文化，表面看上去有浓重的宗教信仰，善于及时地披上那件挂着美德商标的衣服，人们把这种美德称做绅士派头。”

玛利亚没有作任何答话。她那双白皙的手并没有因为病了一场而变得瘦削，依然柔嫩细腻；她摆弄着床单的边穗，用胖乎乎的指头慢慢地梳理着。离玛利亚的双手不远的地方，我们可以看到意大利人的那颗又圆又小的脑袋；当他眼睛低垂着时，面孔便隐没在阴郁的黑暗之中；但是，如果仰起时，面部则照得明亮，犹如燃放火焰的炮塔。

“我不可能相信，”神父抬起眼睛，用迷恋的目光望着玛利亚说道，“像您这样用天国之爱培育的灵魂会被您刚刚听到的实情所惊扰。我现在无法想象我的宗教女友把自己降低到随便一个女人的水平上，去关注鸡毛蒜皮的事，像一个无所事事、虚度年华的公子哥儿那样抛弃伟大理想境界，到凡人思想的小巷中去散步。亲爱的女儿，我说得对不对，如果我说那双生就习惯于观看从上面照射下来的柔光的眼睛，不值得看一眼下面的灯光的话，我是不是大错而特错了？”

“我有嫉妒心，”玛利亚说道。她的声调无疑和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我口干舌燥”时的声调一样悲凄。

那位身材矮小的意大利人像各各他的刽子手那样动起手来。他拿起一块沾着胆汁和醋液的海绵，放在一根小棍上，然后

移到干涩的嘴边,说道:

“嫉妒!……您的这种嫉妒使您的灵魂燃遍了永远不会得到恶报的爱火!或许我没有洞察到我这位杰出忏悔者的灵魂,或许我这位杰出忏悔者的灵魂森严壁垒,非属凡人,接受了天国之爱的影响,从而不会屈从于软弱的性情。嫉妒什么呢?嫉妒另外一个女人!为一个男人而嫉妒!嫉妒一个一文不值的人!为一个一文不值的人而嫉妒!……我发现,我心爱的女儿和忏悔者的心灵太茫然迷离了。是谁使您这样的呢?”

“是嫉妒。”玛利亚从痛苦的幽谷中喃喃地说出了这两个字。

夫人时不时地休息片刻,慢慢地讲述了发生的全部事情,从圣莎洛莫侯爵夫人对她透露的莱昂不忠,讲到她如何失去知觉。她讲述这一切时,语言简洁,没有略去任何实质性的东西,也没有丢弃重要细节。

“除了狂怒,平庸的卖弄风情和急躁情绪之外,眼下我看不到任何值得斥责的东西。”保莱蒂过了一会说道。他用手托着脑袋,眼睛注视着地板,仿佛那是一件暂且闲置起来的武器。这时,他在脑海里将玛利亚的忏悔一字一句地收拢在一起,仿佛那是蒸馏塔中一滴一滴汇集起来的酒浆。

玛利亚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道:

“我觉得我罪恶缠身。”

“从我讲的来看,罪恶是有的,但是并不严重。您亲自探访,依我看那是妻子为了避免神圣的纽带断裂的正常举动。我说过,而且不止一次,而是上千次说过,您专心致志地进行精神修炼,但是他鄙夷宗教信仰,这并不意味着一方对另一方不必履行夫妻之间的义务。只要两个人都活在世上,就被圣礼联结着;如果其中一个人企图割断两个人之间的联系,而另一个尽力避免,并

且,如果有可能的话,还要使那种联系变得更加紧密,这是天经地义的,值得称颂的。噢,我的高尚的女儿!这件事我们可谈论得不少了!”

玛利亚点头称是。她仰起头,望着天花板。

“我说过,而且十分及时地说过,”保莱蒂补充说道。他仍然注视着地板;更确切地说,用目光扫视着地毯,好像不知道对它如何处置。“您应该把生活安排得有条理。在这个问题上,每当您对我表露出疑虑时,我都反复地安慰您。‘不要这样,不要这样,’我是这样说的,‘上帝不会要求一个已婚女人完全摆脱她对丈夫应该怀有的敬重感情,让我们姑且使用这个名词吧。’丈夫的这个权利,并不能因为他完全背离了妻子的准则和想法而复失。您不把圣洁的灵魂交给您的丈夫,这样做是对的;您发现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无神论者以后,您的精神,您的只有造物主才能获取的天国精华,一颗粒子,我之所以说一颗粒子,是因为我需要使用一种物质概念,一颗粒子也不要透露给他,您不应该和他有任何思想上的交往,不让他抱有这样的希望,即他用甜言蜜语把您从正在行进着的修炼之路上引入歧途;但是,您应该明白,精神以外的东西,却都应该属于他,尘世中独有的美食也应该属于他。您向我讲述了您心灵中的隐私和绝密;向我讲述了您丈夫的不宜向外张扬的事和话,这些事和话,我是正确估计其价值的,并且在此基础上给您制定了生活准则;在我发现您有些茫然和迷离之前,您一直在不折不扣地遵守着这一准则的。您应该记住,我们对这一准则所说的许许多多的话;每一件东西都应该各得其所,永远不要将精神东西和尘世东西混淆起来,不要将灵魂的东西同肉体的东西混淆起来。”

开始,玛利亚说了几句话,但突然惊恐地打住了话头。

“说下去,我温顺的小绵羊……”

“我丈夫给我讲了许多事情……”夫人喃喃地说道。

“是的,您知道得一清二楚,在我们和谐而融洽的交谈中,我雄辩地驳斥了那位诡辩家的每一个论点……您是同意我的看法的,您已经被我说服了。”

“那是因为当时我没有嫉妒心,在我身上……现在我看得清楚了,那是上帝的旨意……对于我来说,嫉妒是表达爱的方式。”

“是的,”神父十分惶惑地说道。他从地板上抬起眼睛,接着又立即低垂了下去。“您是一直爱着他的,因为您很关心他,不希望他遭受任何不幸;在这方面我是支持您的,是的,我是支持您的……”

“可是,他给我讲了许多事情。”玛利亚重复说道,声音依然像哭泣着的孩子那样悲凄。“他说您……”

“说我……”

“说您,说您一点一点地割断了我们之间的感情,将感情奉送给了上帝,割断了我们之间的思想联系,不让无神论玷污我的思想,夺走我心中的一切,只给我留下一项义务,把我变成了我丈夫的情妇。”

“噢!夫人,夫人。”保莱蒂声音响亮地说道。“为了使您心情安静下来,我不知道批驳了多少次那种表面看来十分可怕的观点!”

“那么,你也批驳批驳另外一种观点吧。”

“哪一种?”

“关于我的嫉妒,我的妒忌的观点;现在,我希望得到已经不是属于我的东西了。”

善良的保莱蒂从地板上抬起眼睛,挺直脖子,好像这样还不

满足似的，硬要把眼睛抬得更高些，恰如将灯放置在塔顶上照耀着迷失方向的船只一样。他站起身来。他想从上到下打量一下他的女友。毫无疑问，这位身材矮小的大人物心情十分不安，更确切地说，他不很满意自己的表现。

“我亲爱的女友，”小个子的男人补充说道，眼睛滴溜溜地转动着，犹如天使上下左右地挥舞着自己的宝剑。“我不得不用和深厚情谊不十分相称的声音对您讲话，我说的是情谊吧？应该是您使我对您产生的尊敬、仰慕；因为，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您是那样地潜心修炼，以致我不能像对待一般忏悔者，甚至像对待一般精神上的朋友那样对待您，而是把您看做一位圣女，一位心地纯洁、荣耀盖身的女子，从任何角度来看，您都远远胜于我。而现在！……”

又是一阵宁静。玛利亚·埃希甫霞卡听了神父的那席话，很受感动，她用热切的语调说道：

“上帝呀，我的好哥哥，你们一起来帮助帮助我吧！”

“您用排除了卑微情感的心声呼唤他们吧。那种卑微的情感，请允许我这样说，是感情的霉锈。”保莱蒂说道，他感到雄辩的词藻泉水般地涌到了他的嘴边。“您这样呼唤他们吧，他们会来的。我温柔的女友，灵魂里的波动，灵魂深处的波动，”他补充说道。他将手一边捂着心窝，一边像利爪似地紧握着，“这个地方的深沉跳动，意味着两种愿望的每一次充满激情的跳动，我们的两种愿望，一种愿望是驱除那种恶习，另一种愿望是返回上天，返回宁静、光明、灿烂的地域，返回您从来不应该从那里降落下来的地方……鼓起勇气吧，心爱的灵魂，在它的双翼上已经闪耀着天堂的永不熄灭的光芒……鼓起勇气吧，不要收拢翅膀，天堂就在您的面前，已经离得那样近了，”他用手指形象地表达着自

己的思想，“不要往下面看；不然，您会晕眩的；请您注视着上方，您一定会看到锦绣前程在等待着您，那里不知要比您在迷醉时的遐想优美幸福得多少倍；您一定会听到动听的旋律，会感到置身于那浩瀚无垠的境域，您在那里，会觉得被托在空中，自由飞翔，像天使一样，陶醉在无限的幸福之中。您不要走回头路，圣洁的灵魂，我这样请求您，为了您，为了我们大家而这样要求您，我们盼望看到您这个楷模；我这样要求您，也是为了上帝，他把您创造得如此俊俏，那是为他自己消遣娱乐而创造的佳作；我，一个卑微的教士，一个不值分文的人，一个什么也不是的人，跪下来这样要求：我感到幸福的是将您引上了通往天堂的道路；噢，卓越的灵魂呀！我取得的这一成就，和您的相比，自感相形见绌呀。”

寂静无声。保莱蒂交叉着双手跪了下来。

“您……跪下，”玛利亚结结巴巴地低声说道。“不，您不要这样，这使不得……我一定照您吩咐的那样去做……可是，怎样做才能不再感觉到现在感觉到的东西呢？”

“那就应该去感觉别的东西。”意大利人说着站起身来。“噢！您知道得一清二楚……您用圣神一样极为美妙的艺术培育了您的心和您的头脑。在您对上帝的爱中，在您虔诚的信仰中，莫非感觉到了那种爱和虔诚的信仰变得微弱和淡漠了？”

寂静无声。玛利亚摆了一下手，做了个否定的回答。过了一会，她把脑袋又向神父移过去了一些，让他更清楚地听到自己的声音。她这样说道：

“您想从我身上排除掉的那种东西，如果我没有排除掉，它会不会妨碍我的解脱呢？”

“噢，善良的天使呀！我一刻也没有怀疑过您会解脱……确

实是这样，我一刻也没有怀疑过这一点。那么，为什么呢，难道一个功绩卓著的灵魂会沉沦吗？不需要您任何解释，我便知道，一直围绕着您的那种情感不会参杂着怨恨的，也不会排除对那个触怒了您的人的饶恕，我没有说错吧？”

玛利亚点了点头，表示同意神父的看法。

“这样，您就一定会得到解脱了。我要努力拔掉那根小草，这是因为，这只是一个善良的灵魂，对此我还不满足，我希望它更完美无瑕。我并不满足取得一点点胜利，而是希望取得彻底的、光辉灿烂的胜利，以便使您戴上道德的光环，还要戴上圣洁的光环。我希望您，”他补充说道，大大地加重了语气。“希望您全身光彩，在天使的欢呼声中升入天堂；也希望您，跨进撒满宝石般星辰的天国大门以后，不要回首俯视大地，哪怕轻蔑地看它一眼。我希望您百分之百的纯洁，您的爱充满天国的精髓。”

“我即使不丢弃尘世之情，也会做到这一点的。如果可以带着这种情感得到解脱的话，但愿上帝不嫌弃我，把我收留在他的身边。”

保莱蒂沉思了一会。之后，突然说道：

“我亲爱的女友，您从内心里饶恕了所有触怒过您的人了？”
寂静无声。

“饶恕了。”当神父已经失去了得到回答的希望的时候，玛利亚说道。“我饶恕了我的那个不忠的丈夫，是他把我置于了死地。”

说完，两颗泪珠沿着她的面颊滚落了下来。

“对于那个女人，那个从您手里偷走了您丈夫的爱的女人，您也饶恕了？”

保莱蒂把两只眼睛直勾勾地盯在病人的身上，期待玛利亚

作答。玛利亚低下眼帘，沉浸在迷茫的思索之中。神父以为她昏晕过去了，惊恐地把脸凑过去，看了看，又等了一会。最后，他听到玛利亚抽泣着说道：

“也饶恕了。”

“我的高尚的女儿，如果您饶恕了她，我便认为这是摒弃那种恶魔般感情的方法，您一定会身戴道德和圣洁两枚光环升入天堂的。”神父用感人的声调说道，仿佛他手中握有天堂大门的钥匙。

突然间，玛利亚在神父的巨大影响下神奇般地振作了起来，重新获得了体力，特别是恢复了说话的力量。甚至苍白无色的面颊上也映出了生命的活力，眼睛活泼、动人，放射出光彩来。

“您的这席话好像给了我新的生命。”她脱口这样说道。“我不知道一条怎样的幕布从我面前一下子消失了；现在，我看得清楚了，看得是那样清楚，都对上帝赐予我的恩惠，照亮我的灵魂感到惊异，不知道如何感激他了。他给我指出了通向他身边的道路；他用亲切的声音呼唤我。我没有离开那条路，一直沿着它奔向前方，一直奔向前方；上帝，神父，我的救世主，我要拥抱着你的十字架，一直奔向前方。”

“好，太好了，我正是希望我的可爱的忏悔者和女友这样做的。”喜欢用形容词最高级的诗人感叹地说道，涌入眼窝的泪珠滚滚而下。“您很快就要生活在精神世界里了，生活在给您以无限慰藉的地域里了。我的女友，对于死，您不但不感到恐怖，反而愉快地看着那一时刻的到来；届时，尘世的最后一颗火星将同圣洁、不朽生活的第一道光芒融合在一起！美好的灵魂呀，被祈祷、永恒的怜悯、内心世界的潜心修炼、那天堂一刻不休止的思念改造得十分纯洁的灵魂呀，张开你那洁白如云的双翅吧；不要害

怕，飞向天空，注视着你在天堂的位置，静听欢迎你的悦耳乐声，呼吸天空里的浓郁香气，勇敢地接受创造了太阳和星辰的那个人的慈父般的眼光，他的微笑就是光明，他像欢迎殉教者、欢迎圣徒那样欢迎你！”

“是的，”玛利亚说着将双手轻轻地交叉在一起，放在胸前。“我已经觉得自己在腾飞，我心中的欢乐难以用语言表达。我好像忘记了尘世的语言，不会讲尘世语言了。我现在只会重述这样一句话，我心悦诚服地饶恕了触怒了我的那些人。”

又是一阵沉默。意大利人低声祈祷着。

“神父，”玛利亚·埃希甫霞卡一边说着，一边轻轻地拍了一下床，想把神父从神秘的困倦中唤醒过来。“我有这么一个想法，我应该亲自告诉我丈夫，我饶恕了他。”

“根本没有必要；不过，您可以跟他说一说。”

“在庄严的时刻说上几句话，谁知道会不会在他那迷离的心灵中产生一点效果呢。”

“噢，对的！……只有纯洁的神灵才会有这种想法的……我们告诉他吧。”

“在这种关键时刻，”玛利亚补充说道，她又被保莱蒂称之为的尘世情感打动了心。“他不可能回答我什么。唉！当我斥责他时，他会毫不迟疑地回答我，而且常常弄得我措手不及。有一次……”

玛利亚思索了一会，又继续说道：

“……他显得满脸悲苦和沮丧，走到我身边。那是一个大雨滂沱的夜晚……那个可怕的人……把马车让给了一位重病在身的的朋友，而他淋得像只落汤鸡。还有，那一天，他的另一位十分要好的朋友离开了人间；您已经知道，那位朋友是一位著名的无神

论者,是我的可怜莱昂的学友,他们都持有宗教异端思想。噢,那时他是多么伤心呀!我看见他走进来时,很是可怜他;但是,当时我正在祈祷,不可能‘半途而废’;他自己换了衣服;可是,他穿上干衣服以后,依然像身着湿衣服那样战栗不止……他在发着高烧。我吩咐仆人到楼下给他准备驱寒热汤,便又继续做我的祈祷,我虔诚地祈求上帝把他变成教徒,然而,他根本不感谢我!……他突然走到我的身边,坐在几乎就放在我脚下的一张矮凳上,拉起我的一只手,用力吻着,他的热吻烧烫着我。他这样对我说:‘我需要爱,我需要有人爱我……我现在这样生活着,就如同荆棘生活在荒野里一样,孤寂,悲伤……’我尽了最大努力不理睬他。我不得不放下手中的祈祷书,在心中默默祈祷,眼睛不去看他,尽量让圣事占据我的脑际,不给别的事情和想法以插锥之地。那一天,我曾和您长谈过,谈到了无神论者的精神是采取怎样的战略征服天主教徒的精神。一想到那些话,我便浑身是胆,让他那里涌向我的爱的暖流惨然地流淌过去吧。我毫无表情地坐着,我意识到我要气恼的,我果真生气了,痛斥他的无神论观点。他依然战栗着,对我说:‘既然我的家如此空荡,没有亲人,我干脆进孤儿院好了……’看他说的这是什么话!什么‘我要爱,我要得到爱’,他唠叨个没完……有时,他像个年轻学生似的笑容可掬地向我献殷勤;有时,同我谈起我们的家,我们没有机会得到的儿女……我坚定不移,露出冷漠的表情,因为我如果对他表示亲热,还不知他会怎样高傲地对待我,让我怎样在他面前低三下四呢!我还以为,基督教信仰和教会也同我一起受到了污辱。不能这样,绝不能这样;我的行动准则已经制定好了,已经完美地制定出来了!我站起身来,对他毫不动情地说道:‘在你成为天主教徒以后,我们再谈吧。’说完我便走开了,把他一个人丢在

了那里。那天夜里发生的事情,我是从来没有忘记呀!我记得,他走进我的卧室时,我看到他冻成那个样子,很是怜悯他;我拉过一条毛毯,从门口向他扔过去。当我在卧室里重新开始祈祷时,听到他这样说道:“他妈的,怎么把你弄成这个样子了!”

“噢,我亲爱的女友!”保莱蒂说道,“这些往事使您太激动了。”

“我现在好像看到他站在我的面前……”玛利亚补充说道,“我难以描述他的眼睛闪现着怎样迷醉的表情……那天夜里,他面色苍白如纸,那双动人的眼睛流露着忧伤不安的神情……犹如一个饥肠辘辘的孩童,伸手寻找母亲的奶头,可是,触摸到的却是两只硬纸做的乳房。我觉得,他那坚硬的胡须刺扎着我的手,那颗疲惫不堪的脑袋仍然沉重地,十分沉重地枕压在我的膝盖上。那天夜里,我没有让他把脑袋放在我的膝盖上,但是,我一直用眼睛盯着他的,心中暗自发问,上帝为什么允许唯物论思想和无神论观点在这样一颗漂亮的脑袋里深深地扎下根呢。他那乌黑的眼睛里隐藏着那种令人难以捕捉和动人心弦的东西呀……他那双粗壮的大手多么有劲呀,他严肃,潇洒,强壮,身材又匀称!……”

“我心爱的女友,”保莱蒂打断玛利亚的话说道。“我认为,您如果把注意力完全放在仪表上,那就会惊奇地发现,上帝十分明智地把一具完美的躯壳同丧失了理智、僵死的灵魂结合在一起了。”

“正是这样,正是这样……但是,这些往事总是浮现在我的脑际,我不知道怎样排除它们。这些往事比我强大得多……有一天,那是我们两个吵架好多天以后,我看见他气冲冲地走进来。那是我第一次看见他那样怒不可遏,我吓得毛骨悚然。他暴跳如

雷，一下子抓住我的手，用力推搡，像是要把我拖走似的。我扑通跪倒在他的面前。我现在还觉得他的手像铁钳那样紧紧扣住我；如果我现在真的感到他的手拉住我的话，我认为，我会高兴地生活……他对我讲了些粗俗无礼的话，但是，他即使那样怒不可遏，仍然温柔多情地对待我……他大发雷霆，倒使我内心感到欣慰，这是因为他以这种方式表达了他对我的爱；不过，由于我坚信他对我的忠诚，我想我没有必要对他表露出我的半点情感。我清楚地知道，他是不会伤害我的，于是这样对他说道：‘你即使杀死我，我也不在乎；但是，请你等一等。我正在向穷苦人分发我的衣物。’实际情况也是如此：一百多个不幸的人正在门前等着我呢。我对我的乐施好善感到那样骄傲，以致我巧妙地对他采取了鄙夷态度。他对我说：‘这太可怕了，一个人心灵受到了创伤，但不能以牙还牙，不能报仇伸冤，不能杀掉任何人，甚至都不能惩罚！……’噢，他是怎样控制住他的满腔怒火呀！”

“够了，够了，”神父突然忐忑不安地说道。“我再也不能允许您说一句有害于灵魂的追忆往事的话了。当初为洗涤精神而奋力搏斗的女人，现在不应该认输投降。”

“我决不投降，决不投降。”玛利亚果断地说道，从她那青紫色的面孔上可以看出，她的灵魂在竭力打碎那关键时刻束缚着她的神秘锁链。“我是多么苦心地修炼自己呀，为了使他脱去华丽的外衣，露出可怕的躯壳，我在心灵中进行过多少次斗争呀。透过一个人的潇洒外表看到他的丑恶躯壳，这种做法正是您教给我的……这种方法拯救了我……不然，我的灵魂肯定早就毁灭了，神父，是不是这样？……我在精神上早就被他征服，从属于他了，我的心灵也早就被引入歧途，神父，是不是这样？”

玛利亚的每一句问话都表明她的疑虑，或者说，表明内心的

斗争。然而，神父却频频点头称是。

“我一直对他说：‘在那些无关紧要的事情上，我是属于你的；可是，我的精神，永远不能为你所占有。’我常常强迫自己，一连几个星期也不和他说一句话。我这样做，对吧？”

“我的幸运的女友，”意大利人叹息着说道，“您说的这些事，您以前曾对我说过上千次。我们还是把这阴郁的一页往事翻过去吧，因为我们什么事都谈及了。现在，还是谈谈上帝，谈谈饶恕吧……”

“谈谈饶恕！……”夫人惊叹地说道，她抬起头来，但是身体静卧不动。“什么样的饶恕呀？”

她的眼睛里闪过一道像是晕眩的表情，仿佛那是神经错乱的先兆。她猛地动了动身子，突然从床上坐起来，用手按着太阳穴，叫道：

“我不饶恕他们，不饶恕他们，我不能饶恕他们！……我的丈夫呀，你如果回到我的身边，我还是饶恕你的！而对那个女人……”

她没有把话说完。她双臂抽搐着，像一具尸体似的倒在了床上。保莱蒂惊恐地看着病人那双闪着凶残光芒、死死盯着他的眼睛。神父觉得额头渗出了冷汗，心脏扑通扑通地跳着，几乎飞出了胸膛。夫人这样对神父注视了一会，便闭上了眼睛。玛利亚浑身肌肉松弛无力，她抽泣着，叹息着。保莱蒂尽量把声音压得低沉些，说道：

“以前胜利了，而现在却被征服了的灵魂呀！如果您不饶恕她，上帝是不会饶恕您的！”

接着，他跪了下去，拿起耶稣蒙难像，一边注视着它，一边祈祷起来。他悲痛欲绝，哭丧着脸，仿佛是个被人偷走了最心爱的

羊羔的牧人。静默了一会。可怜的夫人既不动弹也不说话了。最后，她痛苦地呻吟了一声之后，说出下面几个悲凉的字来：

“我有罪，我不可能得到拯救。”

这个不幸的灵魂，窒息得喘不过气来；她像空中遇难者，把一只手伸向天空，另一只手伸向大地。

“我太痛苦了，”保莱蒂说着把他那孩童般的白净面孔转向玛利亚，真挚的泪珠滚滚流下。“这是因为我本以为被争取了过来，能在天堂占有光辉灿烂一席的灵魂，突然坠入了万丈深渊……”

“万丈深渊！……”埃希甫霞卡喃喃地说道，她在焦虑地抽泣着。

“是的，我恳求上帝拯救您，拯救这个十分可爱的灵魂，恳求上帝不惩罚您，可怜可怜这个……噢！最慈善的上帝呀，你曾经看到这个灵魂属于了你，而现在却属于撒旦了！……她不是你挑选的一颗珍珠吗？你怎么让她坠入了永恒的罪恶之地呢？……你不是把她作为应该永远属于你的珠宝雕琢、磨饰了吗？……灵魂呀，请听听我最后一次劝告吧，如果您想看到纯洁幸运的长袍换成可怕的火焰衫……您醒一醒，还像以前那样温柔吧，回到您那奇妙的状态中去吧，您在那里曾经得到了最美好的享受，您可以使您的感官闻嗅到最浓郁的芳香，品尝到最香美的食品，看到最优美的东西。您快快解脱出来吧；您已经不是从尘世解脱，而是从地狱解脱出来。”

尊敬的诗人又继续讲了一会儿，他的演说富有感情，动人，颇有戏剧色彩，这是他的独特的讲话方式。他大量地使用了修饰词藻，总是把天堂的光彩、天使之歌、永恒的爱和纯洁的灵魂挂在嘴边。他讲完以后，玛利亚便吻着她的精神之友放在她手上

的耶稣蒙难像，泪流满面地说道：

“好吧，我的救世主，我在你面前百分之百地让步了。尘世情感再也不会干扰我了。在我还活着的时候，我就把一切都从身上揪扯下来，扔到火堆里。我剩下一点点东西，但是，神父，您是万能的，请把我心上的最后一根刺拔下来吧。”

“什么刺？”

“请您用证据告诉我，佩帕的女儿是不是我丈夫的孩子。”

“孩子，我怎么有这个证据呢？”善良的保莱蒂惊恐地说道。“难道我知道大自然的隐私吗？可能是您丈夫的孩子，也可能不是。”

过了一会，那个对人只知其面不知其心的虔诚男人说出了这样的话：

“那孩子长得满漂亮。”

这简直是隆吉诺斯^①的做法，操起了长矛，刺进肋间，加速了一个人的死亡。夫人好像在床上跳了起来。

“高尚的灵魂呀，”勇敢的保莱蒂叹息着说道。他站立着，眼睛闪闪发光，高举着一只手。“抛弃最后一点干扰您的东西吧，抛弃最后一点尘世残渣吧。刷净杯子，盛上使您永垂不朽、荣耀盖身的圣洁之水吧。”

“我要解脱。”玛利亚喃喃地说道。与其说她那时是一个垂死的活人，不如说是一个会说话的死人。

“抛弃那一切吧，让自己变得洁白无瑕吧。饶恕那些触怒过您的人吧；噢，美好的灵魂！”

“我要抛弃那一切，我要变得洁白无瑕，我要饶恕那些触怒

^① 在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以后，隆吉诺斯操起长矛，刺进了耶稣的肋间。

过我的人。”房间里回荡着玛利亚的声音，她好像吐出了一个个深奥莫测的音节，那颗生命也从双唇中间逃遁并且完结了。

“饶恕吧，你一定会得到解脱的。”

身材矮小的男人，由于神秘的灵感突然大增而变得高大了。玛利亚也产生了灵感，这种灵感同巨大的恐惧混杂在一起，她毛发直立，额头滚动着冷汗，满头蓬发的脑袋向一边倾斜着；仿佛那是一棵小草，在隆隆声中飞驰而过的火车面前倒下了，折断了。

“拥抱这枚慈善的神像吧，”神父说道，“请您忘掉尘世的一切，忘掉尘世的所有东西吧。”

“忘掉。”玛利亚从已经跌入的牺牲自我的万丈深渊之底喃喃地说道。

“一切，一切……请您忘掉尘世有那么一个男人，忘掉尘世有那么一个女人。”

“忘掉。”那个更加微弱的声音说道。声音仿佛越来越低沉了。

“您应该懂得，您的身体躺在苏埃尔特维利亚，还是自己家里，都是一样的。您要把自尊心放到最低点，以便做到毫不理睬坏人在尘世间窃取的胜利。您不要憎恶您所在的宅第，这里有一间供奉着圣路易斯·贡萨加的小教堂，这位圣神的画像同我们最心爱的路易斯，太相像了。”

提起路易斯，玛利亚觉得展翅飞向天空，同他会面去了。

“我同这幢宅第和好了。亲爱的哥哥，你的名字令我心情欢畅，你那升华的灵魂，快来拯救我的灵魂吧。”

“应该这样，应该这样。”

“如果我有点东西的话，不管这东西是多是少，”玛利亚一边

用清晰的声音说着，一边亲吻着耶稣蒙难像。“我都希望分送给穷人。我的丈夫会和您妥善商量的。我希望把我埋在我哥哥的身边；给我做弥撒时，把我的遗体放在供奉着圣路易斯·贡萨加神像的祭坛上，他是最亲爱最仰慕的圣神。”

“我们会这样做的，我们最温柔的女友；把祭坛设在苏埃尔特维利亚，对这个高尚的灵魂是没有影响的。”

“对我毫无影响。我从心底里饶恕了，我和我的上帝，救世主重归于好了。我等待着。”

保莱蒂伸开双手，半睁着眼睛；他深沉、缓慢、庄重地说出了基督教赦免词。

“您和上帝重归于好了。”过了一会，他声音颤抖着说道。“去领受圣餐吧。”

第十四章

Vulnerante omnes, ultima neceat^①

事先宣布的仪式,在夜幕降临以后开始举行,隆重而热烈。苏埃尔特维利亚别墅装点得富丽堂皇,美不胜收,这是尘世为尊重天主教礼仪而精心筹办的。美丽的鲜花,数不尽的灯光,这是奉献给上帝最特殊的供品。灯火辉煌,明如白昼,就是出自凡人之手的艺术作品也变得更加漂亮,完美无缺了,仿佛圣神在这里走过,使万物增光加彩了似的。此起彼伏的哭泣声——忽而在日本式大厅的角落里骤起,忽而在身段优美的希腊雕像之后隐去——更为仪式增加了几分肃穆凄凉之情。热情和恐惧——前者源于对天堂的美好寄托,后者来自对死神光顾那里的感触——汇聚在了一起,变成了一种感情。

波尔沃兰加神父打发一辆华丽马车从邻近教堂送来了圣饼,另有多辆马车跟随在后,组成长长的忧伤队伍。好像连马也都懂得了不该发出声响,而轻抬轻放四蹄。门廊下挤满了人,手中的四芯大蜡烛把他们的面孔照得火红,身穿制服的仆人和身着大衣的主人混杂其间,跪在地上。钟声带着恐怖和安慰,回荡在宽敞的走廊里,把一尊尊大理石雕像从甜蜜的梦境中唤醒过来。庄重的艺术品和滑稽的艺术品,都换上了另一副面孔,煞然

① 拉丁文,意为“终日伤人,最后致命”。

惊魂未定的样子。漆光闪亮的地板反射着灯光，一束束红色光线和一颗颗头影在天花板和高大的墙壁上移动着。鲜花和壁毯低垂着，默默地表示着敬意。人们行走时，地板发出咚咚声，酷似从远方传来的悲哀的击鼓声；然后，脚步踏上地毯时，便变得轻柔无声了，只是听到一些像是来自地下的颤动着的声波。最后，嘈杂声逝去了，脚步停止了。周围像墓地一样寂静。宗教巡行仪式结束了。在那庄严的时刻，整个宅第空无一人：所有参加仪式的人都退到会场外面去了，不愿目睹此情此景的人，带着可怖的想象走进灯光明亮、充满哀叹声的死者房间，他们或心情欢畅，或呻吟叹息，想象着那个惨不忍睹的场景。人们站在外边，揣测着里面的情景，他们的心无不颤抖。门廊里，寂静而明亮的走廊里，那哑然无声的气氛，犹如一个人盼望、仰慕的东西到来而长时间屏住呼吸一样。到处都是静悄悄：也许只能听到某个人在最黑暗的角落里走过、移动、快跑、消失时，身上的衣服发出的沙沙声。

又过了一会。开始，听到了一些轻微的声音；接着，便又是脚步声；一排仆人举着烛光重新出现了，响声大了起来，周围更加明亮了，活人的身影在绘画的图像上晃动，漆亮亮的地板又嚓嚓地响了起来；穿制服的仆人又继续行走着，热气烤人，身上穿的衣服太多了，各式打扮的男人和女人，形形色色的面孔，有些人露出悲痛或怜悯的表情；神父和侍从操着哀怨的声音，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念诵着祷词。给一些人的心中注入难以表述的感情，给另外一些人的心笼罩上恐惧和寒冷的宗教巡行队伍，现在踏着莫妮娜称呼“古鲁”的那个男孩摇动的铃声徐徐前进；当队伍从门廊下走出去时，有的人跪下目送，有的人脱帽相随。厅里，鲜花的芳香像是走进宅第的人用一只看不见的脚留下的神秘印

记。

Ego sum via, vita veritas^①。

* * *

所有家人都出席了仪式。侯爵夫人悲痛欲绝，连跪着的力气都没有了，那个可怕的场面不停地撕裂着她的心；侯爵和他的两个儿子哭丧着脸。仪式结束以后，在亲朋至友的催促下，家人都退了出去。米拉格罗丝立即昏厥了过去。她被抬到了日本式大厅的一个角落里，一些热心肠的女友围拢上来，安慰她。早已把在宅第里做的艺术漫游忘得一干二净的侯爵，此刻不愿意倾听那些令人讨厌的朋友的安慰，很想一个人独处一地。他走进壁毯大厅，在一个角落里找到了暂时隐居、掩埋痛苦的地方；他躲在大理石神像的后面，思索着人间如烟似云的浮华。古斯塔沃照看着母亲，感情虔诚、灵魂圣洁的诗人在安慰着他。莱奥波尔多唉声叹气，全身颤抖，他觉得死神离他是那样近，一双冷冰冰的手在抚摩着他。

不少人都走了出来。花园里，车夫们互相呼唤着，介绍着各自主人的尊姓大名。“加雷利亚诺，你也来了；塞里尼奥拉，快进来呀；雷潘托，往后让一点。”夜色美丽，洁白，安宁，蔚蓝色的月光洒满地面，远方的地平线犹如一层宁静的大海。一颗苍白的小星眨巴着眼睛；那些大星星能够闪烁其间，看来也是使尽了浑身“解数”。多么美丽的大自然呀！在那里，宁静与爱情和睦相处！与其说它邀死者相聚，毋宁说它唤死者复活。当人们看到上天面对大地的痛苦而无动于衷的时候，是那样痛楚悲凉！最可怕的道德灾难也不可能织成一丝薄云，人类的所有泪水也无法把一滴

① 拉丁文，意为“我就是路，我就是生命，我就是真理”。这是耶稣说的话。

水送上那毫无感情的蓝天。

莱昂走出阴郁的卧室，他要对富卡侯爵说两句感激的话。

“亲爱的，”侯爵对他说道，同时亲切地握着他的双手。“请接受一个心浸泡在苦水中的人的安慰。在这里，你已经看见了，我被倒霉的事压得喘不过气来。”

“家里有病人吗？……”

“没……没有，以后再说吧……现在，不是谈这种事的时候……你没有什么可感激我的……这是我应尽的义务。你已经看到，我是按照这个威严仪式的要求和我的坚定的宗教思想，让人把别墅装饰了一番的。温室里的茶花，沉重木制花盆里的杜鹃和桔树，都抬到这里来了。但是，这无关紧要，有时候我觉得应该夸张一些……我会知道……到时候我们再谈吧。”

过了一会，他便坐上他的马车向马德里驶去；他无时无刻不在思念着这个不幸的、管理不善的国家，昨天刚刚贷了款，今天又要贷款了……莱昂又回到了卧室里。好像一切都完结了。他和拉法埃拉，保莱蒂，莫雷诺围在可怜的玛利亚四周；她说完精神忏悔的最后几句话以后，便打不起精神，奄奄一息，活人的气色很快消失殆尽了。在大自然赋予她的美丽的脑袋和面孔上，印记着人类的理想美姿；而在此刻，当有机生命接近熄灭的时候，却更加显得美貌动人了；她的身体纹丝不动，皮肤洁白如玉，脑袋轻柔地耷拉在枕头上，五官和面部肌肉没有任何痛苦表情，有如雕像一样泰然平静，这一切使她酷似一位石雕的伟大夫人，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她在安然、高尚、无憾中死去。她身上已经没有任何器官在运动，她有幸得以平静、稳重、没有任何肉体痛苦地步入阴暗的王国，犹如在香甜的梦乡中漫游，从一个幻境步入另一个幻境。

玛利亚的那双几乎被乌黑的睫毛遮住了的眼睛盯着那个黑胡须、面孔阴郁而惊恐的男人。莱昂站在床边，痛苦地注视着被死亡升华了的美女，考虑着他的妻子仪表变成雕塑的深刻的哲学含义。悲痛时刻的肃穆气氛，只是被越来越变得困难、几乎难以听见的呼吸声所打破的寂静，像一束不愿被拔掉的须根，盯着他不放的垂死眼睛发出的凄凉目光，这一切使他想到了涉及到他与她的一些绝妙事情；他们在口头上互称夫妻，而实际上只是一丝目光把他们联系在一起。他探测着自己的心田，想寻找到一点余爱，作为丈夫的最后一枚温情的花朵奉献给正在神秘主义的冷漠和孤寂中死去的妻子，他努力搜寻呀搜寻，结果一无所获。他的心田盛装着的友情长河和爱恋大海，已经悄然地从合法家庭流失了，储藏在了另外一个地方。

但是，如果不是爱，那一定是她妙龄时代令他迷醉的雕像之美使他产生了对她如此强烈而深切的怜悯感情，以致在这最后时刻同爱熔铸在一起了。告别了那个生命——这个生命本应给他的生活带来欢乐和荣耀，而实际上并非如此——以后，莱昂觉得泪珠涌进了眼窝，胸部憋闷。“多么不幸的人呀！”他自言自语地说道。“你给我造成了那么多的灾难，上帝会饶恕你的；我此刻在为你痛哭，仿佛深切地爱着你；我同情你，不仅仅因为你过早地离开了人间，而也是因为，当你知道——你一定会知道的——上帝的爱只不过是人类之爱的升华时，你会醒悟，会悲痛的。”

玛利亚的那双眼睛稍稍睁大了些，他不由地靠了过去。在近处，他看见几乎难以观察到的柔细汗毛覆盖着她的上唇；他还看见她的瞳孔闪着金色的光芒；他觉察到了她那已经感觉不到了的呼吸。悲伤的玛利亚呀！她已经没有力量发出声音来表达心中的悲伤；而如果用语言也不能表达的话，那只能用流着的泪

水、行将熄灭的最后一道目光表达了。表面上看来，她的身体静卧不动，忧伤的目光平静而专注，但是，她内心深处的人生焦虑和热望也许像波涛一样冲击和滚动着，当一个人行将死去，没有力量完整地表达感情时，只能让这种波涛在心底默默地荡漾。然而，表面上的风平浪静，正如冰冻的河水不让人们听到深处的哗哗作响的急流呀。

莱昂正是这样理解的。他看见玛利亚的每只眼睛都闪动着一颗亮晶晶的泪珠。那是她表达内心尘世感情的最后的，也是唯一的方式，她的心灵已从无法探测的深渊解脱了出来，犹如须根那样的一点点愿望仍然把她同尘世联系在一起。两颗泪珠探出了眼窝，但是没有滚落下来，那是内心深处呼啸的波涛飞溅到外边的唯一水滴。

莱昂把双唇凑到玛利亚冷冰冰的脸旁，用力贴在面孔上。于是，他听到了粗壮的叹气声，这表明焦虑的心情得到了满足。这时，已经僵死了的身躯突然一动，一个声音说道：

“噢！……谢谢！……”

Transit^①。

那身躯一动不动了。周围笼罩着死一般的寂静，玛利亚·埃希甫霞卡像一颗被巨浪卷走的沙粒顺着隐而不见的斜坡滑了下去，被拖到人眼无法洞察的地方。

目视玛利亚死去的人孤寂地站立在那里。从每张嘴巴吐出的叹息声，都道出莱昂的不幸妻子已不在世间了。大家可以大声说话了……有义务给玛利亚合上眼睛的那个人，用颤抖的双手那样做了……他害怕碰痛了她。

① 拉丁文，意为“故世”、“死亡”。

父亲跪在一边，默默地祈祷着，把一双目光紧紧地收拢在眼睑下，仿佛对单人牢房里的囚犯加上了双道铁锁。莱昂观看了一会当初曾是天下第一美女的身上残存的姿色，他的妻子有压倒群芳的容颜以外，还是那一带最虔诚的女人。这些往事的回忆令他痛苦得颤抖不已，感情的波涛骤然而起。看到那绝代美色被静卧不动、依然微温的尸骨带到了异国他乡，他是多么痛心疾首呀！在玛利亚身上，美丽的东西是那样天衣无缝地掩饰着哀伤的东西，以致在那种场合，禁欲主义者应该把死称做生，把生称做死了！

鳏夫十分茫然，他那颗压抑的心充满着无限的悲痛。他走出停放妻子遗体的房间，仿佛告别了青年时代一样。死者的教友和仆人留了下来。保莱蒂离开了那里，到小教堂做祈祷去了。死讯传遍了宅第，远处不断传来哀叹声，人们乱做一团，跑着去找强心剂；朋友们，有的出来，有的进去，或小声说着什么，或长吁短叹。莱昂一头钻进神奇大厅里，躺在一张长沙发上，眼睛注视着那只造型非常艺术的古钟，圆形的小时刻度周围有一条像是愁眉一样的弯弯曲曲的字迹，上面写着：

Vulnerant omnes, ultima necat.

第十五章

神奇大厅

仆人和几位至友走到莱昂的身边。他给他们安排完一些要做的事情以后，便只身躲到别墅里离他房间最近的地方。他想一个人独处一会。他置身于痛苦之中，但内心感到满意的是，直到最后一刻他都在忠实地履行自己的神圣义务。他叫仆人守在门口，不让任何人打扰他，然后便把自己关在神奇大厅里。这样，他所渴望的孤寂终于伴随着他了。他可以一个人进行思考，权衡事态的发展，他本人的处境和内心状态；他可以回顾过去，并且展望未来。他许久以来一直同异于他理想的理想所进行的斗争业已结束。他自由了；但是，这自由来到他身边时是挂着一副悲伤面孔的，因为那是死神送来的自由；一个美丽的，但是阴郁的形象解除了他身上的枷锁，那形象绝不该遭到憎恶，而是应该得到怜悯和尊重。被玛利亚的死拔除了的疙瘩，又由于怜悯之情植入了那个获得了自由的奴隶的记忆中，甚至心中了；现在，那个疙瘩只是由于悲怜地消失，才又得到了温存的同情，因为它有着天使般的洁净心田和超群的容姿。

不管莱昂如何追忆着往事——这些往事如果不是和蔼可亲的，至少是有趣的，感动人的——，终不能阻止一个乐观的想法闯入他的脑际。他是有前途的。新生活的大门在他面前洞开着，他从那扇大门也许会看到在过去的人生旅途中徒劳地追求着的

东西得以变为现实,那段生活已经随着寂静和悲凉的葬礼消失了。然而,刚刚处理完的丧事使他恐怖地看待自己的前途,他尽量控制自己,不去想象美好的明天,也不去修筑漂亮的城堡;明天和城堡都是位于可能存在的明亮地域里,也位于黑暗的混沌之中;在那里,对过去东西所怀有的敬意和同情,同对未来东西的梦想交汇在一起。但是,希望是内疚的同义语,当逻辑把希望呈现在你的面前时,内疚必然准时而至;希望是人们心灵宝贵之所在。正如内疚这位客人来到你的宅第,敲门让你出来迎接,而你不能将它拒之门外一样,你对希望也不能拒而不见。它来到你的门下,重掌击门,强行闯入,控制你的思想,左右你的言行,在你面前展现一幅未来岁月的美好图景。当生活的地平线变得宽广和灿烂时,不管你怎么如何装作视而不见,也不能不感到心花怒放。在生命的长河中,绝不存在不同那些尚存储于时间这个巨大库房、盼望早日到来的时刻相衔接在一起的时刻,不管这时刻多么令人感到痛苦。生命只不过是一步步地向前迈进的旅途。大自然依附于这个规律,不会创造任何一个把眼睛长在脊背上的高等生灵。

莱昂徘徊不定,心境痛楚,他不想向想象展翅飞翔的地方走去,他渴望把砸碎了的锁链连接起来。他以为抛弃获取自身利益——尽管这利益是合法的——的想法便可以保全声誉,所以,他要自己的幻想变得高尚些,在那个悲惨的夜晚不去思念高兴的事情。但是,如果精神拥有神奇的风帆推动它向前,没有这风帆便不能航行的话,那么被称为压舱物的利己想法也是必要的,因为没有它,精神也是不能航行的。利己想法是不可少的,没有它而只有风帆,一个人便会任凭飓风摆布。而如果只有利己想法而没有风帆的话,一个人便会成为趸船那种可怜的角色。只有帆高

适度，船重适中，那才是一条造型美速度快的船。莱昂对这一点前思后想之后，便下定了决心，绝不去做趸船。他已经将压舱物全部抛掷在一边了，像一条光柱投到了滚滚波涛之中，好好观察一下理想世界。这时，他感到有点声音，不禁颤抖了一下，犹如狂风骤起，紧紧束在风帆顶端的绳索抖动似的。原来那是女人的衣物发出的嚓嚓声伴着叹息声。当他抬头看个究竟时，佩帕·富卡已经站立在他的面前了。

莱昂惊恐不已，什么也不敢问她。佩帕的面孔有着一个害怕已经死去从而站立起来的那种死人的神色。她的牙齿上下不停地敲击着，好像严冷的寒风在袭击着她。她眼睛里充满着悲苦，手上拿着一张纸片。莱昂鼓起勇气对她说道：

“我的上帝呀……请你不要来打扰我……我的可怜的妻子已经死去了。”

“那么，我……”

她浑身颤抖，好像触到了墓穴而令她周身透凉。她未能把话说下去。最后，她把那句话说完了：

“那么，我好久以前就来到了这……我要告诉你，我的丈夫还活着。”

莱昂露出像似没有听清楚的表情。过了一会，他下意识地喊了起来：

“你丈夫……”

他用手抱着脑袋，好像全身的血液都汇聚到了那里。

“他活着！”

“你看见他了？”

“看见了；假如我没有想到你在这个世界上能够拯救我，保护我不受那个强盗的袭击，我早就吓得死去了。”

佩帕的这席话使莱昂感到茫然，糊里糊涂了。

“我？我和那有什么关系？……”莱昂说道，他想找个正当理由摆脱那个困难处境。“你让我……难道我和你丈夫……和你有什么关系吗？”

他胸膛里掀起了愤怒的风暴，他竭力地搏斗着；自尊，声誉，这两道土堤几乎没有派上用场，便崩塌破碎了。他觉得脑袋里波涛打着漩涡，希望他的爱被人理解，事情不要像他看到的那样，于是要求佩帕离开那里。一束逻辑之光摧毁了他的内心世界。他被心灵触动了一下——他不知道那是愤怒还是尊严——，于是对女友说道：

“让我安静一下吧……我再说一遍，让我安静一下吧……你现在不要打扰我，我不想见到你，我要你离开我，我要把你撵走。”

“你现在太不理解我了。”佩帕痛苦而悲哀地说道。“你可以把我从这间大厅赶出去，但是，你不能把我从你心中抹掉。”

“你这是来嘲弄我的。”莱昂说道。“而现在正是我应该受到尊重的时候……你说的不可能是实情。”

“噢！如果不是实情的话……”那位夫人交叉着双手说道。“今天早晨，我爸爸把这个可怕的消息告诉了我；不过，我想那个家伙是不敢露面的……今天晚上，我待在我房间里……觉得花园里有动静，向外张望……看见一个人……是他……门厅里的灯光把他那张讨厌的脸照得很清楚……那张脸我再熟悉不过了。我觉得大地裂开了，在吞食着我……我又冷又怕，浑身抖动。我情不自禁地满屋子跑了起来，我觉得他在紧紧地追赶着我，他的手触及到了我的后背。我从旁门跑了出去。如果没有门，我会跳窗户的……我跑到院子里，不想停下来……于是跑到了大街

上，租了一辆马车，就直奔这里，为的是把发生的事情讲给你听……我在陈列馆等了好久……我再没有耐心等下去了。”

“你的女儿呢？”

“她若是在家，我会带她一起来的……今天晚上爸爸带她去维拉伯爵夫人家了。我本来也打算去那儿的；可是，我得知了这里发生了事，我便害怕在公众场合露面……我装作生了病……”

“你到这里，正赶上一个十分悲哀的时刻！”莱昂极度痛苦地说道。“我都不能稍稍安慰你一下。”

“我出现在这里，你是怎样看的？”

“亵渎神明……会闹得满城风雨的……我也说不清楚……你来得很不是时候，我害怕得胆战心惊。”

“对于发生的事情，我是没有责任的。这是上帝的安排呀……可是，我们不能唉声叹气地白白浪费时间呀……我们应该考虑考虑，商量一下应该怎么办。”

“谁应该怎么办？”

“我们……在我从来没有遇到过的这种困难时刻，你都不帮助我一下？你不知道那个坏家伙在搞什么名堂吗？我爸爸今天早晨告诉我……他到马德里已经两天了，住在他的舅父家里，想从那儿对我……我不知道是谁告诉了他……我想，可能是他的两个舅父。古斯塔沃充当他的律师……看来，他要和我打一场官司……今天早晨，那个臭流氓给我父亲写了一封信，声称不该胡作非为，请求他谅解……他在给我父亲的信中，夹了一封信给我……你看看吧。”

莱昂动了一下，他不想接过那封信；可是，他不知道为什么，却把信从佩帕手里一把夺了过来，读道：

“一个死了的男人没有权利要求活在世上的妻子对他忠贞不渝。可庆的是，万能的上帝保全了我这条宝贵的生命。在拥抱我妻子和我女儿的时刻到来之际，我荣幸地告知我的第一位亲人，如果她决心重新将自己置于夫妻关系的那副枷锁之下，我是一定饶恕她的，她以前的放荡行为，我概不追究，谁让我远离了活人的世界了呢。但是，如果我上面提到的那位亲人坚持认为我早已成了墨西哥湾中的鱼虾之食的话，请允许我坦率地告诉她，我坚决使用法律赋予我的权利。我亲爱的女儿不能生活在两个通奸男女的肮脏怀抱里。我认为，我有幸成为其丈夫的那位夫人不会抛弃母亲的神圣义务而去追求罪恶之爱的；如果她不这样做，我将上诉法院，我的证人遍地皆是，法律要求的旁证材料一应俱全，我将索要我的女儿；我确信，在她满三周岁的时候，我一定张开慈父的双臂，把她抱在怀里的。

“为了使我的善良妻子清楚地懂得我这个无辜丈夫的立场有多么坚定，我要求她到她父亲大人的书房走一趟，在第三个书架的第二道隔板上，会找到《最新法典》^①的，这是一部很有趣的著作，请允许我建议她看看第二部第一类的第二十条款的法律规定。

费·西马拉”

“是他。”莱昂把信乱糟糟地攥在手里，大声说道；“是他的字，他的风格；他还是这样无耻，这样卑鄙，完全不顾廉耻，不顾起码的礼貌。我依然认得出那只打了我一记耳光的手……万能

① 系指西班牙一八〇五年出版的法典。

的上帝呀！难道这样的魔鬼来袭击你，还没有足够的理由置所有的法律和尊严而不顾吗；还没有足够的理由忘掉人格，甚至良心吗；如果我遭到这样的袭击，而又不能反抗，发泄我的愤慨的话，我将活不下去了，要这条生命干什么呀！”

莱昂把那封信揉搓得稀烂，扔到了地板上，佩帕又踏上一只脚，咬牙切齿地说道：

“你这个坏东西，我将这样对待你的人格，对待你的《最新法典》。”

过了一会，她倒在沙发上，抽泣着说道：

“我的女儿，那个卑鄙的家伙索要我的女儿！……我的女儿呀，她就是我的心呀，她怎能离开你我呢！……想到这样凶残地挖掉我心上肉，我简直要发疯了！”

莱昂用凶狠的目光望着地板。

“我性格果断，意志坚定，我们是会得救的。”佩帕说着抬起头来，一副断然行事的表情。

“别说话，等一等。”莱昂说着便把佩帕推到一边；他显得万分焦急。“听见没有？”

两个人屏住呼吸，默然而立。附近的走廊里传来了缓慢而沉重的脚步声，仿佛好几个人在移动着一件沉重的东西。脚步声越来越近，庄重而可怕；接着，便慢慢地消失在了远方……

佩帕和莱昂现出一副互相排斥的表情，恐惧而平静地注视着他们身边发生的事情。两颗心脏扑通扑通地跳动着，节奏一致而协调。当寂静重新笼罩着宅第时，莱昂看了他的女友一眼；她低垂着脑袋，眼睛里闪着泪珠。

“你在做祈祷吗？”

“噢，我的上帝呀！”佩帕把手放在心窝上说道。“她永远地安

息了,而我的心在受着煎熬;她现在享受着永恒的幸福,这是对她品德的最高奖赏,而我却被人们看做是罪人,要受到法律的制裁;我看到我的那颗可怜的心已经落入了可怕的法网里……上帝呀,我并没有恳求你杀死她,而把胜利之果交给我,我并没有向你恳求这个呀……我有时候很厌弃她,这确实是实情;可是,我现在不再厌弃她了。现在,我倒是不知我是不是惧怕她了,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对她的敬仰倒使我如此想念她,昼夜想看到她站在我的面前;我觉得她活着又觉得她死了。”

“她在享受着幸福!”鰥夫低沉地说道。

“但是,我们不应该一蹶不振呀。今天夜里就该解决……你听我说,我有一个计划,一个最好的计划,唯一的一个可行的计划。”

“计划……”

“你很快会知道的。我需要先把我女儿带到这儿来。我总觉得我女儿会被夺走似的,觉得你、我和她都很危险……”

“赶快把她接来。”

“才十点钟呀!我走快一点儿,还有时间跑一个来回。我已经告诉洛伦索了,他是我们的最可靠的车夫。马车都备好了。你在这儿等我,行吗?”

“我一定等你。”莱昂答道。他在看着佩帕,可是并没有看见她。“快去找莫妮娜,赶快把她接到这儿来;我也害怕……”

“回头见……你别离开这儿。”

佩帕从陈列馆大门走了出去。过了好一阵子莱昂才把脑海中的思绪梳理清晰。在问题明朗之前,不能采取任何具体行动,一定要弄清问题的严重性,既不能夸大,也不能缩小。但是,不管他怎样用力使杂乱的想法变得明晰些,终不能如愿以偿。他的思

维能力被摧毁了。他筋疲力尽，脑子乱成一团，好像处在昏睡状态，浑身滚烫，几乎失去了知觉。他觉得长方形的大厅变成了圆的，四周的墙壁在他周围打转，眼前闪过千奇百怪的形象，犹如旋转木马那样令他头晕目眩。那是大大小小的神像、盘碟和坛罐，督政府^①时代的勋章和雕塑；那是伴随思想革命而来的时装革命的风暴。狂热的革新浪潮，血腥屠杀，取头示众之后，又致力于改革帽子的式样。工业上也想获得同样的自由，被恐怖筑起的头颅大山的顶峰站立着一个衣着考究的人。

那里的男人都身着怪诞的制服，脖子上紧紧地系着长得看不到尽头的领带，把形状奇异的帽子垫在脚下。有的人挥舞着手杖，那些手杖或者带着骨节，或者是螺旋形状；他们像疯子一样披头散发，脚上穿着舞蹈演员的鞋子。这些人被各种各样的铁链锁扣着，封铅像钟舌一样吊挂在双唇上；而另外一些人，谁也弄不清楚他们身上哪里穿着裤子，哪里穿着上衣；也弄不清楚哪里是他们的身子，哪里是衣服。好像人类一下子变成了飞禽，长长的嘴巴上架着眼镜，爪子上套着长筒皮靴。女人们穿着半筒型的条纹袜子，头顶上梳着塔式发型，饰着羽毛、硬纸、飘带、坟头、风向标、宝塔、长箭、笄帚。

男人和女人都围着圆圈在快速地跑动着，从这个胡涂乱抹着面孔、形容可笑的人群中不时传出口哨声、呻吟声、嘲笑声和欢乐声；人群中飞舞着棍棒、赤裸的大腿、鼻子、眼镜、衣裙、扇子、帽子。人类被关在如同世界一样大小的筒子里，射向天空，变成亿万块碎片，惊愕的天空中大概从来没有形成如此可怕的云

^① 根据法国共和三年宪法而建立的法国革命政体，前后持续(1795—1799)四年。

朵。

莱昂看到人群中有一个人影十分惹人注意，那人影向他走过来。他顿时感到怒火中烧，他那天早晨醒过来时对他的妻兄就是这样怒目相视的。此刻，他并不因为对那个人怀有什么尊重或仰慕之情而控制住自己，不让愤怒发泄出来。莱昂恨透了那个向他走过来的人，他是那讨厌人群中最可笑的一个人，嘴角上挂着卑鄙的微笑，像是在诅咒着人类的理智、尊严、道德，诅咒着一切将人类同野兽区别开来的东西。

“可憎的畜生！”莱昂这样喊了一声（或者说，他觉得这样喊了一声），接着，向那个人扑了过去，死死地抓住他的脖子。“你以为我怕你吗？……你为什么把她从我手中夺走？……你说她是属于你的？……我现在要你看看，她到底属于谁？”

莱昂使尽全身力气对付着那个人，同时说道：

“你不是有权利吗？我偏要剥夺你的那些权利……你不是建立了那种关系吗？我偏要割断那些关系……我要你看看，我是怎样关心你的权利和关系的吧：我把这些权利和关系同你坏事做尽、身败名裂的生命放在同样的地位上……你要我尊重你吗？……你要我像尊重已经不在人世间那个不幸的女人那样尊重法律、圣礼吗？你怎么胆敢和她相提并论呢？她道德高尚，虔诚狂热，善良无辜，体弱力单，容貌超群，这一切我都是十分尊重的。但是，你呢，除了作风腐败、谎言骗人、言行卑鄙、陋习盖身，还有什么呢？……你不要指望我怜悯你，因为对伤人的害兽从不该怜悯的。你不要指望我把你的女儿交给你。难道能把天使抛到狗群里去吗？……你的女儿讨厌你，你的妻子讨厌你，我……我要结果了你的生命。”

莱昂觉得在抱着他的对手顺着黑乎乎的山坡往下滚去。他

不知不觉地睡了一阵子，恶梦一个接着一个。当他的脑际中飞速旋转的万物完全停了下来以后，便开始模模糊糊地辨认出室内的东西了；过了一会，他便看到这些东西从黑影中间闪现出来，更加清晰了。那些令人将信将疑的男男女女仍然各置其位，一副自然而可笑的外表，既不比以前丑陋，也不比以前漂亮。莱昂听不见任何声音。他看了看表：十一点半。

他想到的第一件事是，那天夜里就应该离开别墅，回到他自己家里去。他思念着死去的玛利亚，思念着活着的佩帕，有时好像看见她们两个人就站在他的面前。过了一会，他仿佛想起了佩帕，看见她从陈列馆的小门走了出来，手上拉着莫妮娜。

第十六章

不可能办到的事情

“她来了，”佩帕骄傲地说道，“你看看，我是怎样把她带来的？”

她气喘吁吁，几乎连话都说不清楚了。可怜的小姑娘还睡眼惺忪的呢，一副怏怏不快的表情，乖乖地让莱昂抱在怀里，脑袋靠在他的肩上，还想睡上一会。

“你不对他说点什么吗？”佩帕一边抚摩着孩子的小手，一边说道，“莫妮娜，我的心肝儿，我给你讲了那么多话，你都不说给他听一听？”

孩子闭上了眼睛，嘟哝了点什么便睡了过去，她不知道自己正睡在她那步入歧途的母亲脚下的深渊旁。

“她睡了。”莱昂说道。他轻轻地按了按孩子的脑袋，让她更安稳地靠在他的肩上。“我们小点声说话；形势如此严峻，我们不得不见见面，见了面又不能默然不语。”

“这儿不便说话。从走廊里能听见。”佩帕说着站起身来，抓住莱昂的一只手。“再说，我得让你看一样东西，那东西在别的地方。是一件秘密东西。跟我来。”

莱昂跟着佩帕走去。佩帕打开陈列馆的大门，两个人走了进去。佩帕点着一盏油灯，把他引进一间挂满古画的房间，然后进入一间大厅，又一间大厅，第三间大厅。她在前面引路，莱昂抱着

莫妮娜跟在后面，眼睛顾不上看什么。最后，他才辨认出那是什么房间。

“多么好奇的人也不会进到这儿来的，那群闯入苏埃尔特维利亚的不三不四的人也不会进到这儿来的。”佩帕说道。

他们走进一间房间，莫妮娜患哮喘病时就是躺在那里的。一个女仆在等候佩帕的吩咐。那女仆是苏埃尔特维利亚的一个男仆的妻子，佩帕很信任她；由于她的仆佣都在马德里，便让她照管孩子。两个人很快把莫妮娜安顿好，让特雷莎守在床边，并叮嘱她有人来时通知他们。佩帕把她的男友拉到隔壁房间。

“这是我的卧室。”夫人说着关上了房门。“在这儿，既不会有人看见我们，也不会有人听见我们说话。我的秘密就藏在这儿。你坐下……噢！我的上帝，看你脸色这么苍白！我的脸色怎么样？……”

“你也一样。”莱昂说完便疲倦地坐了下来。

“我们两个是一面镜子，你能照见我，我能照见你。”佩帕说道，她想往两个人用同一只杯子吞服的胆汁里放进一小块幽默的糖。

那位数学家没有心思去观察卧室里典雅豪华的陈设，它是那样富丽堂皇，可以和宗教时代巨资修饰的教堂和祭坛相媲美。他没有看一眼镶嵌着象牙的漂亮乌檀家具，也没有注意那精工制做的深色大床，它宽大松软，上面盖着黑暗闪金的不多见的床罩，一切都好像没有使用过，煞然一派停尸床的那种装饰；他更没有留意放在银框里的宗教图画，上面有些人物和玛利亚·埃希甫霞卡一模一样；他也没有看一下刚刚点燃的圆形吊灯，这灯犹如一轮明月，把柔和的光线洒满房间。如果处在另外的场合，这间豪华而神秘的房子一定会引起这位好心肠的朋友的注意

的；而现在，却没有如此。

“你的秘密……你的什么秘密呀？”

“我的秘密！……”佩帕十分惶恐地说道。“我的秘密是逃走，逃走！你应该答应我，我们三个人从这儿出去，是不会有看见的。”

“逃走！……这不是发疯吗，简直太荒唐了！”他说着把拳头举到头前。“这种时候逃走！你的良心，我的良心，我们之间的爱，都不允许我们产生这种想法。我的上帝呀，难道你把这个家中刚刚发生的事情都忘记了吗！玛利亚的死要求我对她尊重，对她有礼，难道你不同意我这样做吗？我这两只手刚刚把那双眼睛合闭上，你就要……如果我答应你，我的心可就太残忍了！我那样做，必将下到比那些振振有词称我是杀害了玛利亚的人还要深一层的地狱中……我真不明白，你看到我一下子干出那种丑恶、残忍、不光彩的事情来，还会爱我。”

对于不幸的佩帕，莱昂的每一句话都好像勒紧了一下套在她脖子上的锁链。两个人沉默了许久，甚至都没有互相看一眼。突然，她把手放在数学家的肩上，用恐怖的眼睛看了他一眼，脱口说道，他从来没有听见她用那种声调说过话。

“那么，我跟我丈夫去了。”

“你说什么？”

“我不得不依附于他……你想让我说得更清楚些吗？……我要么和你一起逃走，要么和野兽一同关在铁笼里。”

莱昂的心好像跳了一下，那是心灵发生强烈反响的一种现象；更确切地说，心灵本身反跳了一下。

“你想让我说得更清楚些吗？”夫人补充说道。她把那双小眼睛凑到他的面前，想让他看到威胁的目光。“今天上午，古斯塔沃

找爸爸谈过了，他把费德里科的想法转告了爸爸。费德里科是他的顾客，这个坏蛋把希望寄托在古斯塔沃的身上，想依靠他那双灵巧的手挽救他的权利。”

“我已经明白了，他为什么用一件神秘武器进行威胁。古斯塔沃和你父亲谈话时，你在场吗？”

“在场……我父亲刚刚把我们的仇敌死而复活的消息告诉我……他是从信上得知的。昨天晚上，皮拉尔告诉他，费德里科回来了。听到这个可怕的消息以后，我还没有来得及喘口气呢，但是那个律师已经洋洋得意地走进来了。他摆出一副既是我们的朋友又是费德里科的朋友的样子，企图调解我们之间的矛盾，尽量不去打官司……好一个伪君子呀！他那些充满辩术的言词，在我听来好像是没有添加润滑油剂的机器发出的噪音，使我神经紧张，头脑胀痛……我父亲和他唇枪舌剑地交锋了很长时间，我感到既好笑又可恨。我恨不得把律师赶到大街上去。他的腔调太令我讨厌了，那副得意忘形的样子太叫人难以忍受了，这一切你都会想象得出来的……他们谈了好半天，最后，他说已经写好了状子。”

佩帕停下来，喘了一口气，想恢复一下精神状态，她好像有无穷无尽的精神力量。

“我父亲，”她继续说道，“说话含含糊糊，躲躲闪闪……我说，让那个胆敢来抢我女儿的不要脸的家伙，来这儿从我怀里把孩子夺去好了。我在气头上，好像对古斯塔沃说了些不该说的话。他要求我原谅他干预此事，说他只不过是一个书生……他希望我们恢复关系，和好便会和睦，不要把事情闹得满城风雨。他用一些脏话攻击我，我要维护我自己；但是，我内心发出的呼唤声阻止了我，顺口说了些言不由衷的话，为了证明我没有任何过

错,我所陈述和声明的,并不是我心中想的。”

“那个脾气暴躁的道德家还说了些什么?”

“他引经据典地说了半个小时,首先说到了《申命记》,后来又说到了日耳曼人的东侵和塔西佗^①,再后说到了……好像是一个叫钦达斯平托^②的先生,智者阿方索^③,最后弄得我头昏脑涨,他还说起了法律,某章某款,我记不清了。听他讲呀讲呀,我倒觉得挺开心的。”

“你还开心?”

“是这样,我想把他请来,然后扔到我们家的池塘里,给青蛙和鱼儿讲讲法律,这不是也很好吗……那个讨厌的家伙花言巧语地说个没完没了,硬说所有的理都在他顾客的一边,他很容易证明我是错的。他有旁证。”

“旁证!旁证什么?不管他是怎样大发雷霆,我都怀疑他们能够拿出什么证据来;但是,他们会破坏你的声誉的,让你名声扫地,不人不鬼的;这样一来,你女儿到了法律规定的年龄以后,你就很难把你女儿收养在你的身边。如果我们逃走……那我们就给他们提供了证据,到那时,你会失去你的女儿的。”

“可是,如果我们逃得远远的呢?”

“你不要那么胆怯,也不要想逃走的事,你那样做,便是毁了自己。他打他的官司,你打你的官司,也就是说,要请求法律保护,告发他生活放荡,滥用公款,弄虚作假;如果你父亲保护你,他的许多罪行都是很容易找到证据的;这样,他就无法对你的女

① 塔西佗(约56—约120):罗马帝国高级官员,拉丁历史学家。

② 钦达斯平托:西班牙西哥特人国王,642—652年间在位。

③ 智者阿方索(1221—1284):西班牙国王。

儿动用父权了。”

“我理解你的这个想法，这个幻想；但是，我要打消你的想法和幻想。你还不知道这里有最微妙的，也就是说，最糟糕的东西。”

“什么东西？”

“你以为我父亲很乐于保护我吗？”

“当然啰。”

“可是，你弄错了。唉！我是多么不幸呀，我心中的可怜的朋友呀，我们两个孤立无援；家教、法律、亲朋，好人和坏人，整个世界都站在我们的对立面。当大名鼎鼎的古斯塔维托^①对我谈起了他的顾客在法律上占有的优势时，我不禁怒火中烧；但是，我控制住了自己；我说，费德里科不能对我女儿实施父权，还说，如果他一定要呈送状子，我将上告他……上告你说的那些罪状。我父亲很镇静地听我讲述这些话，我立刻看出他倾向那一边了……他结结巴巴地说了几句话，往我心窝里浇了几瓢凉水……‘我女儿会通情达理的……’‘我们大家都应该做出牺牲……我吗，如果费德里科同意在某些方面……我们都知道……不可能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在这儿，最主要的是应该避免闹得满城风雨……’避免闹得满城风雨，这句话他重复说了二三十遍。这一点证实了我父亲不会像我所希望的那样坚决保护我。妥协！我的上帝呀，和谁妥协呢！他还说到要和费德里科的两位舅舅取得谅解，他们是很受人尊敬的先生，你早就认识他们，一位是最高法院的法官，另一位是审判庭庭长……面对这种情况，还会有什么好结果吗？你有什么想法？你对这一点有什

^① 即古斯塔沃。这是小指词，此处含有贬义。

么可说的吗？”

“我是说，如果你父亲抛弃你，你就得单枪匹马地战斗了。”

“可不是吗，我将孤立无援地去战斗了。你这可是衷心劝告呀！我父亲用他那令人讨厌的夸大其词的说教毁掉了我的勇气，而你现在给了我勇气。”佩帕说道，她重新振作了起来。“如果你看到我拥有一些多么了不起的武器的话，那该多好呀！……我已经带到这儿来了，让你看看。你来看看吧！”

莱昂顺着他女友指的方向，在卧室的一角看到一个镶着象牙的乌檀柜子，这件木器虽然不大，但木质很好，造型美观，既典雅又结实。夫人向柜子走去，打开来，让莱昂观看，里面有许许多多小门，弓形隔壁，抽屉，秘密机关，隐形格子。她按了一下弹簧，打开许多不曾见过的空格儿。

“这上面一部分，”佩帕说着从里面抽出一张纸，放在莱昂手里，“叫做悲伤的匣子。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是信，是我的一封信。”

“这信是我在学校念书时你写给我的，当时你正准备进矿业学校。你读读吧，看看你那个时候都说了些什么……说‘我使你丧失了理智，爱我爱得如痴似狂……’现在，你如果有勇气的话，就应该看看你学生时代干的那些蠢事吧……我把你的信都保存着呢；我学生时代给你写的信，你没有保存着吧？这个，你认识吗？”

“是领带饰针。”莱昂说着拿了起来。“也是我的。”

“对……是一天你去吃饭时丢在家里的……当时你已经成了那个可怜姑娘的未婚夫了……但是，我仍然抱有一线希望，觉得你不会和她结婚的……我从地毯上拾起了这枚饰针，并且收藏了起来……这些花儿，你认识吗？”

“是一天我在圣约瑟送给你的茶花。”

“对……第二天晚上，你到我的包厢里来看我，我第一次那么仔细地看你……”

“不幸的茶花呀！……我没有想到又看到了这些花儿，也没有想到这些花儿会像现在这样对我讲话，它们把我有生以来所有的想法和感情都搅动了起来。你知道吗，过了这么多年，这些花儿本来早应该干枯凋谢了的，然而依然鲜美如故。”

“它们被我用数不尽的吻滋润过，在我生命的长河中，我每天都要亲吻这些花儿的呀……可是，我们不要这样逗趣了，给我吧。”

佩帕拿过那些东西，把它们小心地放在各自的位置上，仿佛那是些最珍贵的文物。

“亲爱的伙伴们，睡在这里吧，让悲凉的梦境伴着你们吧。”过了一会，她说道。“你刚刚看过了悲伤的匣子，现在我再让你看看恐怖的匣子吧。”

她从暗藏的抽屉里取出一包明信片，明信片用红布条打着十字捆扎着，仿佛是一些办公室的文件一样。莱昂接过来，拿在手里，他已经知道那是什么东西了。两个人坐下，细细检查起来。

“你看看，”佩帕说道。她一看到那卷令她羞辱的东西便不寒而栗。“这些东西足以证明我作为那个浪荡公子的妻子一直在遭受着怎样的折磨。这是他拮据而需要我掏腰包的时候对我道出的可耻的秘密。这里的每一张明信片都是不光彩的回忆，我仔细地收藏起来，让它们证明我是怎样没有使他的罪恶得逞的，也证明政府部门的档案中记录着他的罪行。你看看这个，你将会看到我有多少材料宣布，费德里科不但无权实施父权，也无权生活在可以称做体面的社会里。”

莱昂饶有猎奇心地审视着那捆明信片，一会草草地翻过几张，一会把目光停在另外几张上。他看到一些附有熟悉签名的信件、秘密合同、文稿、帐单、盖有公共机构大印的证明、显然是从某重要卷案中取下来的文件、带有法官签字、慌慌张张扯下来的法院命令……莱昂看过之后，把这些恐怖文件还给了佩帕，说道：

“统统烧掉。”

“为什么？”夫人茫然地问道，她张开双手去接那捆文件，但是，她不敢触摸。“对我没有用途吗？”

“毫无用途。”

“没有用途？……难道我不能？……”

“可能……对……不过……”

“那么……”

“情况如此可怕，把话应该说得清楚些。我们两个人都有心里话，应该互相倾吐出来，尽管这些话有可能伤害某位亲人。”

“我不懂得你的意思。”

“烧掉吧，它们没有一点用途。那是一些双刃武器，当你使用这些武器的时候，你自己也会受到刺伤的。请原谅我把话说得这么直率。你完全可以用这些东西告赢费德里科。在这样一个缺少正义的国度里，它们完全可以判一个人去服苦役……但是，你如果这样去做的话，当那个卑鄙的家伙去服苦役时，一定会有人陪伴他的。”

“他应该……”

“我之所以这样说，那是因为在西班牙，某些有权有势的人永远不会蹲监狱的，尽管应该把他们关押起来……但是，你的这些可怕文件很容易毁掉某些人的声誉……”

“是另外一些人吗？”

“对；会毁掉你十分爱慕、你自己不可能加害于他的那个人的声誉……佩帕，看在上帝的份上，烧掉了吧。”

夫人用手揉了揉眼睛，好像不让眼泪流下来似的……她又从她心灵深处的那取之不竭的宝库中获得了非凡的力量，拿起那包东西，放在了恐怖的匣子里；关好以后，说道：

“我以后烧掉吧。”

佩帕站在莱昂面前，低声说道：

“这么说，我不能求助于法律使我丈夫失去父权了……”

“不能。”

“也不能向法院呈送状子，提出控诉吗？”

“不能！你现在可能再好不过地懂得了你父亲为什么迟疑不决，为什么低三下四地去讨好人家了，这一切都是恐惧心理造成的……他害怕和自己的对手打官司，这个对手在一段时间里，曾是他的同谋。亲爱的，一切都是不可能的。”

“不可能，不可能：为什么总是选择弯弯曲曲的路子走呀？喂，朋友、情夫、丈夫，我不知道怎么称呼了，反正在我心灵上，你是我最可爱的人，向我学习学习吧，勇敢一些吧。”夫人果断地说道，她那坚定不移的表情常常使她变得那样漂亮动人。“我们面前有一条笔直的大路，平坦的大路，也是唯一一条大道，那就是逃走。马车已经在等候着我们了，我们没有任何障碍不可超越，我们什么也不缺少……你是大富翁，我，我和你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一切都对我们有利，一切都要求我们从速行事。”

“不可能……那样做简直是发疯！”莱昂悲伤地说道。

“发疯！……从表面上看，确实是这样；但是，实际上并非如此……看起来荒唐可笑，是个丑闻，是对道德的卑鄙挑战，然而，

对于我这个了解迫在眉睫的危险和我们面临着怎样敌人的人来说，都是自然而在理的了……如果我认为没有必要这样做，你想想看，我会让你做这种丑事吗？……唉，你还是不了解他呀，你不知道我、我女儿和你都处在危险之中……我害怕受到污辱，我害怕他和你决斗；我害怕残杀……时间太宝贵了……他什么也不会顾及的。我每时每刻都好像看到他走了进来……”

“不会的，不会的。”莱昂重复说道。他声音是那样粗壮，颇有些野蛮气味。

那时，佩帕尽管有胆有勇，但终究不能不受到莱昂的控制，她不敢对他提出异议，他那副可怕的凶相把通向她幸福的唯一大道堵塞了。她害怕再固执己见会使处境更加困难。她注视着人身狮面雕像，盼望从它身上得到解决问题的办法，她认为找到这种办法是很容易的。她盼望盼得生厌了，最后说道：

“如果一点办法也没有，那么，我将按照我父亲的旨意去做了，我要向那个流氓张开双臂……”

“你竟然落到那个魔鬼的手里！”莱昂大声说道，仿佛一根绳子拉得绷紧，很快要断开了似的。“如果你那么做，我血管里将不会留下一滴鲜血的。”

“就是说，如果那个魔鬼在法律面前低头认罪的话，”佩帕嘲讽地说道，“我就把我女儿丢给他，而和你一块去生活。”

“你离开你的女儿？”

“你看看，这样做更是行不通。不管你把眼睛朝哪个方向看去，看到的都是行不通。”

“只要继续看下去，终究会看到某一点上没有写着行不通这种字样的。”

“某一点上，哪一点呀？”

“到时候你会知道的。我必须和你父亲,甚至和你的丈夫谈谈之后,才能告诉你。”

“你?”

“对,我要去谈谈。我要和他谈一谈,或者和他的两位舅舅谈一谈,他舅舅为人忠厚,令人起敬。这样一来,事情不就解决了吗,既不用逃走,又不必打官司。你想想看,事情是不是这样?”

“我认为不是这样。”

“我认为事情可以解决。”

“你大概知道什么方法是可以创造奇迹的……我必须去打官司,我们两个,你和我,一起去控告他。”

“我们两个!如果那样做,你是一定打不赢的,你女儿也会被夺去,而且,谁也没有办法挽救了。”

“那么,好吧,既然所有的通道都给我堵死了,你就为我开辟一条出路吧,这是你的义务。”

“明天,”莱昂阴郁地说道。他眼睛盯着地板。“我一定为你找到一条唯一的出路。”

佩帕露出一副愤慨的表情。

“明天!”她高声说道,从愤慨一下子变得绝望和消沉了,好像一块火红的木炭变成了灰烬一样。“你说的明天,意味着我的死亡。”

“你仍然坚持逃走的想法?”

“我仍然坚持这个想法,这是因为我们三个人,你、我和我的女儿,在这儿多待一分钟,就多一分钟危险……今天夜晚,对你来说是凄凉悲惨的,对我来说,是千钧一发。很可能……谁知道他会干出什么来呀!……我什么都预料到了,我胆战心惊……我太害怕了,太害怕了!……我敢肯定,他知道你在这儿,一定会找

上门来,向你挑起……和他决斗!……我也害怕他侮辱我,站到我面前……你一直讨厌他……我害怕,怕他杀死我……我在受到多么可怕的威胁呀……我都看见鲜血了……离开这个恐怖之地,是件多么容易的事呀!”

莱昂正要回答,觉得房门口有脚步声和低语声。

“门那边是什么地方?”他低声问道。

“是和日本式大厅相连的一间客厅。”

“你看看……他们在侦察我们的行踪,窃听我们的谈话和……他们要出庭作证,这是在寻找证据呢。”

“上帝知道是谁在干这种事儿的。你应该想到我丈夫会来的……”佩帕说道。她贴在男友的耳边,声音低微,好像小偷在行窃的地方说话一样。“你应该想到他会进来的。他可以杀害我们而不负任何责任。法律保护他。你是待在他妻子卧室里的呀。”

莱昂觉得一股寒流流遍全身。

“别吭声。”他咬着夫人的耳朵说道。“有人在窥探;不过,听那窃窃私语声音像是好奇的女人和胆小的男人。他们除了舌头,再没有什么武器了。”

“我们待在这里,难道是让他们排练证人的角色吗!”佩帕大声喊了起来;她离开情夫,像一头猛狮似地站在神秘的房门前。“是谁在偷听我说话,是谁在监视我,是谁把耳朵贴在我的房门上,偷偷摸摸地窥视我?……我这是在我自己的家里,在我自己的家里,如果有人不尊重我的人格的话,我不是把他骂走,而是用皮鞭把他从我家里赶出去。”

随后,她向莱昂转回身去,对他说道:

“你还怀疑吗?……我们的处境十分危险……我担心你的生

命,我担心……”

房门后边已经变得十分沉静了。过了一会,便听到渐去渐远的女人样的轻微脚步声。

“你听听,那是猫儿一样的踏地声音。”莱昂说道。“胆小鬼们不敢杀害我们,可是,很快会抓伤我们脸的。”

莱昂刚刚说完这话,两个人便惊呆了,原来有个人从莫妮娜房间走了进来。来人是富卡侯爵,面孔十分难看。

“我有话要对我女儿说。”他颇为严肃地对莱昂说道。“如果一位关心自己女儿的父亲不……他女儿该是多么不幸呀!莱昂,过一会我再和你谈一谈;不,还是先和你谈吧。这事情太棘手了!……我从那边来……总之,我的女儿,只一会工夫,我和莱昂有两句话要说。我们到孩子的房间去吧。”

夫人独自留在了她的卧室里,静听着她父亲和男友的低沉的说话声,但是,她什么也听不清楚。过了一会,堂佩德罗一个人回到佩帕的身边。她死死地盯着房门,等待着刚刚从那儿出去的那个人再重新返回来;但是,侯爵告诉她,两位先生已经商量好,佩帕的男友没有必要参加父女两人之间的谈话。

莱昂退到他居住房间里,那儿离神奇大厅不远;那一夜,他焦虑不安,脑海不停地翻腾着,好像有两支敌对的部队在激战,后来,他的脑际又闪现出一连串的可怕问题;不管怎么样,对这些问题都应该一一作出答复。

马上和她逃走吗?这个问题,他连想都不敢想。

丢下她,让她任另外一个男人摆布,甚至蹂躏吗?不能这样。

不过,就目前情况来说,他应该离开苏埃尔特维利亚,回到自己家里去,在那里可以继续考虑怎么办。说句老实话,这样做

是合乎逻辑的；然而，更合乎逻辑的是，不应该把那个诚心诚意依靠他保护的女人丢下不管。如果待在苏埃尔特维利亚对两个人都存在危险的话，那么，他说什么也要留在那里，不去顾及别人议论的。其他人对他们那件事有何看法，对他来说已无关紧要；他决心按照自己的良心行事，全然不顾人们射来的鄙夷目光。他待在那里，一些渴望在那种非常情况下向他表达同情的人，也就是说，他的朋友和熟人，一定会来探望他的，而他必须目睹这些人的快快不快的脸色。大家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可以肯定，连那些交情并不深厚的朋友也会来看望他的；但是，那只是为了看看他在那双重不幸和演出闹剧的舞台上如何扮演角色的。开始，他想不必接见任何人；后来，他完全改变了这个想法。是的，他必须勇敢地迎接好奇心的人的无情攻击，为什么偏偏这样呢？社会上的那些人就是在尽情地欣赏自身的过错，不停地攻击他人的过错中打发时光的，莱昂不怕他们，而是蔑视鄙夷他们。再说，富卡侯爵也向他提出了要求，要他留下来对他拟定中的慈善计划给以帮助和合作，尽管那不是契约，也不是贷款，但肯定会一本万利的。

第十七章

决斗式的拜访

天色放亮的时候，他仍然醒着，脑海里在进行着激烈的斗争。但是，后来他睡了几个小时。时间虽然不长，可是睡得很死，罪犯最后一个清晨躺在小教堂里时就是这个样子的，与其说那是睡觉，毋宁说是由于长时间的极度痛苦而变得麻木了。

大约十点钟，仆人进来帮助他穿好衣服，并且向他报告了许多值得一听的事情。在富卡侯爵的同意下，他已经把妻子的遗体停放在小教堂里；保莱蒂神父前一天夜里守了灵，今天还要守一天一夜，他总是在祈祷。保莱蒂神父，波尔沃兰加神父和教区神父，那天早晨在圣路易斯·贡萨加教堂祭坛上主持了弥撒。随后，保莱蒂神父亲自来到了莱昂的住处，向他介绍了为死者安排的一些宗教仪式。莱昂很关心这些事情，他吩咐以后举行的仪式要尽量隆重些。富卡侯爵来了以后，两个人谈了很长时间，他们没有动感情，没有使用过激言词，而是心平气和，表情悲伤，犹如战败受难之国的两位外交家商议着如何反败为胜、击退侵略者。“一切都取决于你。”堂佩德罗不厌其烦地重复说道，他的表情十分痛苦。接着，又补充道。“一切都由你来裁决。”侯爵说完这席话，两个人又谈了许久，谈话的气氛越来越悲凉，情绪越来越低沉；最后，他们的声调从外边听起来，像是在颂唱圣神乐曲。他们的谈话如同讨论国家命运的大会一样，最后以午宴而宣告结束。

但是,那天的午宴却是沉默无语,几乎只是走走形式而已,此种现象在政治上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

下午,朋友们陆续来访。莱昂看到身穿黑色长礼服的人,挂着阴郁的面孔,从他面前走过,轻轻的叹息声犹如纸片颤抖时发出的声响。一些人感情热烈,另一些人无动于衷;人们对他说,为发生的事情感到惋惜,但没有明确说出是什么事情,让人可以做出滑稽的解释。一些人频频摇头,好像在说:“这是一个怎样的世界呀!”另一些人握着他的手,似乎在说:“您失去了您的妻子。不知道什么时候该轮到我了!”一共有二百只戴着黑手套的手和他相握。他十分茫然,很少想到每个人对他说的简短的话语,他觉得听到的都是些讥讽的言词。如果千百尊围绕着他的雕像能够从领带和嘴巴相交处,迷宫一样的地方张开口说话的话,是不会奏出更为可怕的乐章来的。许多人出于友情而来,另一些人则为了来看看那闻所未闻的场景,丑闻中的丑闻;来看看那位鳏夫,他因为不快把妻子折磨死以后,是怎样在他清白的妻子刚刚死去的房间里同一个有夫之妇保持着令人作呕的关系……有些人向他们的朋友表示问候之后,便去小教堂瞻仰死者的遗容……她是那样漂亮呀!

那群穿黑礼服的人渐渐地稀少了下来。最后,只剩下了三位朋友,后来是两位,过了一会,只是一位了。那是一位最知心的朋友,此人陪伴了他一段时间。之后,莱昂便又只身孤影了。

“可以和你说话吗?”一个声音从房门那儿对他说道。

莱昂一看是古斯塔沃,于是心中一惊。

“如果你的话简洁明了,那就请讲吧。”莱昂回答说。

杰出的年轻人慢慢地走了进来。

“我们要离开这儿了。”年轻人说道。“对于我们来说,这

儿是一幢恐怖和悲伤的宅第。我可以看出，你将在这儿继续待下去，因为你的利益和你的感情把你同这幢宅第紧紧连在了一起。我们很高兴你留下来。妈妈通过我向你请求，你不要出面送她。”

“我已经不敢奢望那种荣誉了。”莱昂讥讽而冷漠地说道。“请向全家人转达我的这一想法。”

“好的。我很高兴成为你的对立人物。”学者一边说着，一边把手放在胸前。“我坚持我的原则，我反对你那哲学家的讥讽语言。我郑重向你宣布，妈妈、爸爸和我们大家都原谅你。”

“请你代我向他们表示谢意。我很欣赏这一如此善意的举动。”

“我们原谅你，不只是因为结局如此悲惨……”

“还有别的原因吗？”

“不只是因为我妹妹的结局如此悲惨，而也是因为你对她神圣遗体的侮辱。”

莱昂悲伤、沉默，保持着镇静和尊严。

“你不同意我说的吗？你敢否认吗？”另外一个人说道。

“我不否认，什么也不否认。我很高兴你有那些卑鄙的想法，这没有什么值得羡慕的。”

“那么，我们就不去谈那件可怕的事情吧。我们心悦诚服，你执迷不悟，算是各得其所吧。在我们永远分别之前，我要提醒你一下，我并没有支持西马拉，也没有唆使他反对你。他去过我家，征求过我的看法；我规劝他，给他写书面材料。其余的那就是他自己的事了。”

“请你心安理得过你的日子吧，你不要因为这一点而让良心感到不安。但愿你维护他的合法权利，能手挽手地把他引到重新

做人的道路上来。”

“你这个无神论者，你怎么讥讽也不会搅扰我的良心的。如果说我的良心尚未达到纯净的程度，但是，它能够清楚地分辨出好与坏。我不知道费德里科是不是真心悔过自新。对于忏悔自己的过错、宣称决心改邪归正的人，正确的做法是不对他置之不理。口头上表示痛改前非，这可能是一个良好的想法，有了这样一个想法，便是在自新的道路上迈出了脚步……那个人虽然作风邪恶，但比你这个顽固的无神论者要好得多，因为你一辈子也不会忏悔，也不会后悔的。”

“我恳求你，”莱昂说道，“不要对我进行说教，因为那会使我失去耐心；你的说教才是最令人憎恶的异端呢……教会怎么有你这么一个好使徒呀！……为了告诉我你们一家人要离开这里，原谅我，请波利托来一下就可以了，他是不会说教的。”

“他是想来，但是，妈妈没有让他来……她担心他的脾气暴躁，我们全家人都盼望他过上真正的夫妻生活以后，头脑能变得理智些，丢弃那些令我们羞辱的恶习。”

“莱奥波尔多要结婚了吗？……噢！请允许我向他的妻子表示祝贺，尽管我没有福气同她相识。”

“昨天晚上波利托未婚妻的母亲拜访妈妈，对她进行诚挚的安慰以后，我家和维利亚-博希奥家之间便不存在差异了。维利亚-博希奥家里刚刚失去一个孩子。两位母亲互相倾诉了心中的不幸，她们一致同意，丧期一过，莱奥波尔多和苏珊娜便结婚。”

“我向你妈妈表示祝贺；请转达我对她的祝福。”

“你的话音里包含着嘲讽，这只有不尊重一个惨遭不幸家庭痛苦的人才做得出来。就我本人而言，我根本没有插手这件事

情。你知道得很清楚，由于我父亲道德败坏，妈妈的头脑又糊里糊涂，波利托恶习不改，我们家承受了各种各样的耻辱，我痛苦得不知道掉了多少眼泪。在我把你看做正派忠厚的人的日子里，我向你诉说了我的悲苦。现在，我们站在互为对立的立场上，互不相让；我只想告诉你，如果需要的话，在把最后一文钱还给不配做我们债主的那个人之前，我绝不往嘴里送一块面包。”

“如果你这话是说给我听的话，那就请你记住，那事我早就忘在脑后了。我感到很荣幸，我遇到了这些忘恩负义的人，真是罪有应得。”

“多么动听的话呀！”古斯塔沃讽刺地说道。“我说的那些话，是算数的……我们已经不可能再见面了。我对你要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向你承认，我说你会气死的，这句话说错了。一个无耻之徒是不会气愤而死的……好了，我早就知道了，马车已经备好，箱子也收拾停当，马上就要上演那出逃跑喜剧了，你们准备破坏所有社会准则，践踏法律。好吧，好吧，你是一条路跑到黑的人。一对撒旦，我预祝你们一路平安……”

“你如此刺探和跟踪我的行动，这令我十分震惊……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就此分手吧。”

“好，我正是这样想的。”

“我请你答应我的这个要求。再见。”

过了一会，莱昂透过百叶窗向外张望，看到曾是他亲属的那个人走了出去。侯爵一副衰老沮丧的表情，几乎是让一位身强力壮的神父搀扶着的。侯爵夫人怀着一颗被痛苦穿透了的心，委实唤起人们的怜悯之情。波利托的脖子上围着几道围巾，一只胳膊挽着不久将成为他妻子的那个女人，另一只胳膊抱着一条小狗。圣莎洛莫侯爵夫人和维利亚-博希奥侯爵夫人，好像架着米拉格

罗丝,将她送上马车。鞭声一响,马匹迈动前蹄,于是马车在花园里滚动起来;一辆,两辆,三辆,四辆;马车载着那一部分杰出的人类远去了;刚刚发生的不幸,使他们变得受人尊敬了。

第十八章

无辜的配偶

天黑下来以后，莱昂走出自己的房间，进到他妻子曾经居住过的房间里。他到那儿去，是要取几件东西。别墅里已经空旷无人……脚步的回音清晰可辨；微弱的灯光使物体的影子变大了。他模模糊糊地看见一个人影，那人从门廊走过来，一下子钻进了一楼的走廊里，脚步缓慢审慎，好像小偷在仔细地探听动静，侦察周围环境。莱昂先是怀疑，随后立刻产生了强烈的仇恨，仿佛点燃了导火线一般；他停下脚步，急忙躲藏起来观察那人的行踪。他躲在一张大窗帘后面，那人果然走了过去。是他，莱昂断定是他，这一点与其说是眼睛，毋宁说是源于厌恶的奇特本能告诉他的，这正如在某些相反的情况下，某些奇迹般的猜测产生于一点点尚存的高尚之爱那样。

那个人迈着猫样的脚步走了过去，他小心翼翼，试探着往前走。他进到一条铺有地毯的“欢笑”走廊里；那儿的墙壁上用宽大的镜框按年代顺序镶罩着从各国报纸剪下来的政治漫画，那是用笑声书写的本世纪的历史。在墙角处，摆设着四张十八世纪的屏风，上面绘制着墙壁上没有的图画。莱昂滑到离他最近的一张屏风后面，观察那位不速之客的行踪。他看见那人在一张大沙发上坐了下来。

欢笑走廊里出现了第三个人；为了圆满地说明这一点，还应

该交待一下：不速之客走进苏埃尔特维利亚以后，和一个干粗活的仆人说了一会话，他相信这个仆人会守口如瓶的。

“请你去一下小教堂，”他对仆人说道，“告诉保莱蒂神父，说我来了，要和他谈点事，他知道谈什么事。我在楼上欢笑走廊里等他。你把路线给他讲清楚，要走祭坛旁的小楼梯，穿过古画房间和中国式过道。”

莱昂觉得如铅块一样沉重的脚步渐走渐近了。过了一会，便看见小过道的门打开了，身材矮小的神父露出身影来。他一下子便认出来了，因为欢笑走廊里有几扇偌大的玻璃窗，从那儿可以望见门廊，而那天晚上门廊又和往常一样，灯火通明。不速之客走上前去迎接保莱蒂，两个人坐定之后，神父说道：

“您的两位令人起敬的舅舅昨天晚上告诉我，您想和我谈谈；可是，我没有想到就是今天晚上，而且在这里；而不是以后，在我的房间里。”

“我本想以后在您房间谈一件事的，”另外一个人说道。“您看看，我今天晚上到了这里，不想和您谈那件事了，而是谈另外一件事。就是说，我有两件事，亲爱的保莱蒂先生，这件事非常紧急。”

“那么，我们就来谈谈这件急事吧，把那件有趣的事留到以后再说。”

“谈谈这件急事吧。我想您一定了解这个家的秘密的，我指的不是忏悔的那些秘密事。”

“我一无所知。”意大利人干巴巴地说道。

“我知道，我不配您同我推心置腹地交谈一番。可是，您不知道我妻子……我听说，那两个通奸者企图逍遥法外。”

“先生，”保莱蒂严肃地说道，“您到底想从我这儿知道什么

呀,我听不懂您说的话;我也不愿意插手和我无关的事,两个罪犯想逃还是不想逃,这也和我没有半点关系。这里安放着一位温顺的女儿、我有幸成为其精神指导者的女友的遗体,我正在为她守灵。”

“我知道……不过,您在所有地方都受到人们的尊敬呀。堂佩德罗也尊敬您;我妻子十分虔诚,她遇到伤心事时,希望有人给她讲讲圣母和圣神。您很可能今天上午被请去安慰她了,也许是今天下午……也许……您很可能知道我不知道的事情;我们猜测,您也许有可能愿意告诉我那些事情,把我从我现在所处的迷茫状态中解脱出来。”

“我什么都不知道,就是知道,我也不可能像您要求我的那样,降低自己的身份,去扮演阴谋家的角色,散布流言蜚语。”保莱蒂说着便露出一副颇为气恼的表情。“您不了解我。您的两位庄重的舅舅忘记告诉您我是个什么人。我的职业就是宽慰心情苦痛的人,让坏人改邪归正。我不参与世俗杂事。来找我的人,除了在忏悔室以外,他在什么地方也别想碰见我。先生,让上帝保佑您吧。”

他说着站起身来,准备离去。那位不速之客拉着他的长袍,拦住他的去路。

“噢!我还有好多事情要说呢。”不速之客说道。“您不要那样随便给我下结论。假如我忏悔,我……”

神父又坐了下来。

“……不,不,这里不是忏悔室。如果我去忏悔室的话,那我才是个伪君子呢。我的嘴巴将不听我的支配,我是喜欢直言不讳的,尽管吐露的真情叫人听起来不舒服。请您允许我给您讲一点我自己的事吧,这样您会更好地了解我要办的急事。”

他说,他承认自己没有什么作为;对他来说,道德世界如同一幢门窗紧闭的宫殿……而就他的本意,他绝没有自讨苦吃的想法,去包围那幢宫殿,攀登它的围墙。他感到幸运的是,或者说他走运(这一点他很难说出口来),不信奉上帝,也不信奉我们被关进的该死陶罐以外的任何东西;他如此轻松地考虑问题,觉得精神上糊里糊涂也很心安理得,从而在听到别人议论时,不管这种议论是赞扬还是攻击,他都将漠然置之,并以此为乐趣……神父听到如此可怕地公开宣布信仰这种哲学,不禁万分惊愕,于是又想到快些离去,他说自己是良民的忏悔神父,而不是野兽的驯养员。对此那个人微微一笑,拦住神父,这样说道:

“我还有点事情要对您说呢,这件事也许会使您高兴的……我感到疲倦了。我曾是富翁,也是穷鬼;我曾有权有势,又卑微贫贱;该见识的我都见识了,该享受的我也都享受了。有关女人的事,我只能这样说,一般地讲,我是以鄙夷的目光看待她们的。我不相信哪一个女人是贤德的。如果您问我对男人的看法,我对您说的话,也就是怀疑主义诗人说的话: Plus je connais les hommes, plus j'aime les chiens^①。”

“我劝您,”保莱蒂讥讽地说道,“去和狗生活在一起吧,或者您创立一个狗的独立王国,您在那里是可以为所欲为的。我一直盼望着,看看您那蠢笨而黑暗的灵魂能否射出一颗火星来,然而,到现在我什么也没有看到。”

“现在我来谈谈那个难以启齿的话题吧。您已经知道我妻子的事了。在我佯装死去的那段时间里,我妻子爱上了另一个男人。我认为,很久以来她就和那个男人相爱了,因为那种事情不

① 法文,意为“我对男人们了解得越多,越珍爱犬兽”。

可能一蹴而就。从我们结婚那天起，佩帕就厌弃我。说真的，我做了许许多多让她厌弃我的事情。我虐待她，侮辱她，不知道有多少次我使她卷入了我的金钱冒险活动之中，我用她的积蓄让另外一些女人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我和她讲话时，从来没有以礼相待过；在行动上，也是如此对待她。我把她当做大靠山，只此而已。”

“够了。”神父惊恐地喊道，他像推开一件脏东西那样把那人从自己身边推走。“如果您这是忏悔自己的过错的话，我将听下去。但是，如果是大肆炫耀犬儒主义的话，那我就不能听了，我没有那份……”

“我正要说到重要部分，您却打断了我……我正想说，现在，我的妻子令我肃然起敬，我承认自己的过错很严重，在许多方面都不如她，我应该受到她的鄙视，这是十分自然的，从理论上讲也是合法的（我提醒您一下，我也是有自己的理论的），所以我说，我认为佩帕爱上另外一个男人是自然的，这正如小鸟在树枝上筑巢而不在狐狸嘴巴上搭窝一样。”

“一个已经结了婚的女人爱上一个并非是自己丈夫的男人，这永远不是自然和合法的。”保莱蒂严正地说道。“自然而合法的是，您的夫人不该去接受一个有妇之夫的爱，从而导致一位天使的身心遭受莫大摧残，甚至悲惨地死去，而是应该把那颗您不配受用的心完全奉献给上帝。”

“神秘主义是想象中的甘露，它不能解除渴意。她爱的不是一个幽灵，而是一个男人。我有充分的理由推测她从小就爱上了他。我们之间时而发生激烈的争吵，有一次，她对我这样说：‘你不是我的丈夫，你从来不是我的丈夫；我的丈夫在这儿，’说着她便指了指前额。还有一次，她对我说：‘我和你结婚，那是我以一

种特殊方式自我鄙视’。一句话,亲爱的神父,就今天而言,我对于曾是我的牺牲品的那个不幸女人有了一点点敬意。她作为一个女人,没有任何地方讨我喜欢。她打动不了我的心,丰富不了我的想象力,唤起不了我的感情。作为夫妻,我几乎容忍了她同我断绝关系,和另外一个男人相爱成婚;但是,我的自尊心不能让她那样去做。另外,您也应该知道,我很讨厌那个人,我觉得,我们在学校里一起念书的时候我就讨厌他;我这样想,我讨厌她,她爱他,两者平行地发展着,以致发展到可怕的程度,最后两者相碰了,产生了矛盾,发生了激烈冲突,并且……我必须取胜,我也应该取胜。”

“您的意思是想使用您的权利。那可就和我不相干了。我不是法律律师,而是精神律师。”

“我直截了当地说了吧。在这里,道德和法律混杂在了一起,而两者都在我这一边。”那个人激动地说道。“我是强者,而他们是弱者;我是被侮辱的人,而他们是罪犯;宗教和道德,上帝和法律,教会和公共舆论,都是保护我的,而谁也不保护他们。我站在坚如磐石的地方,对于像我这样——我现在想和统治世界的大机关重归于好,想成为社会机器的一个有用的齿轮——的人,只能站在这样的地方。我坚守我的岗位,拥有人类的正义和被称做上天的正义支持,我想用法律惩处他们,想尽一切方法不让他们活下去,不给他们停歇和喘息的机会,让他们身败名裂,让他们臭不可闻……我要按照法律条款控告他们,用教会的惯例惩罚他们。这就是我的武器;不过,您应该知道,我的两位令人肃然起敬的舅舅和令人肃然起敬的岳丈,为了找到解决办法,商议了一整天。唉!我的那位荣耀盖身的岳丈是个百分之百的务实人物,他讨厌言过其实。他爱我正像爱一颗阵阵作痛、准备拔掉的牙

齿。他很不幸，他这个人本来可以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干出一番事业，对待西班牙人就像对待买来的黑奴或可以卖掉的白人一样，但是，他对我却毫无办法。他用来对付我的那些武器，到头来都对准了他自己……”

“您是说德高望重的堂胡斯托·西马拉先生和堂佩德罗先生做成了一笔肮脏的交易吧？”保莱蒂问道。他尽管很正直，但还是被好奇心稍稍征服了，而这种感情正是长期听教徒的忏悔培植起来的。

“好说好散，按常规解决吗。不过，还没有做出最后决定，尊敬的先生。一切都取决于那位哲学家，那位地质学家，那个偷鸡摸狗的家伙。古斯塔沃告诉我，他们一切准备就绪，马上就要出逃了，这一点我倒是相信的……噢！我说句心里话，我处在他的地位，也会那样做的。”

“不过，就我本身来说，我保证那种事和我没有任何关系。”保莱蒂控制住自己的好奇心，说道。“您跟我谈的是有关争执的事，和良心没有半点联系。”

“我现在来谈谈那位夫人吧。您大概已经知道，我有个女儿。”

“我已经……”

神父觉得好奇心又在刺激着他。

“莫妮娜是我女儿。我要讲的是，神父先生，我要讲的是，我女儿是世界上唯一能够唤起我感情的人；是唯一能够使我常常不按常规思维方式考虑问题的人；是唯一在黑暗和神秘地域为一点什么露出自己微笑的人，我把那个地域称做灵魂，因为我找不到另外更合适的词了。我不知道，在我身上正在发生着什么事。当我乘坐的那艘可怕的油轮发生事故而我险些遇难身亡的

时候,所有的人都从我的脑际逃离了出去,留下的只有危险,而危险之中,一颗长满金发的漂亮脑袋在我眼前摇晃着。我觉得,在那艘可怕的油轮发生事故,不断下沉的时候,我是抱着那颗脑袋得救的……您大概笑我愚蠢傻笨吧……以前,我带着她玩,逗她格格发笑;看到她笑,我也忍俊不禁……”

“我终于,我终于,”意大利人兴奋地说道。“看到了一点点理智之光。”

“您不要因此就认为我是一个好人了……那是因为,那个小丫头,或者叫她长着天使眼睛的金发洋娃娃吧,对于我具有非凡的吸引力。我认为我是爱她的。如果她长期待在我身边,我会更加爱她。有人告诉我,她差一点死于哮喘症。多么可怕呀!……您对此有何看法?”

“不管多么荒凉不毛的土地,也会长出一朵鲜花的。”

“这里说的可不是什么鲜花绿草。不过,我想告诉您一件事,我途经纽约时,看到商店橱窗里摆着一辆羊羔拉车的玩具,上面坐满了洋娃娃,我买了下来,准备送给我女儿。”

保莱蒂笑了笑,说道:

“我看到了您的自尊心,看到了您对您的妻子的冷漠态度,看到了您对您的情敌的憎恨,看到了矛盾的所在和商议中的解决办法,看到了您的那种可怕的无神论观点,看到了您的激情;您的卑鄙不道德的品质,看到了您对女儿的爱,看到了那辆您装在衣兜里、羊羔拖拉的玩具车;但是,我并没有看到我在这里必须做什么事。”

“我们已经涉及到了具体问题,涉及到了紧迫问题。我迫切希望知道他们在搞什么名堂……今天夜里,他在这儿吗?……听说他今天在这里会见了他的朋友。我断定您是知道这些事的,因

为我的妻子很可能告诉了您一些秘密。”

“告诉我？……我觉得，我很讨厌那位夫人。”

“或者说，您可能已经通过维拉伯爵夫人知道了一些情况，这位夫人是我妻子的好友，而且，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她是您的精神女儿。”

“我什么也不知道，别人也没有告诉我任何事情。”神父说道。“我即使知道……”

“他们就是逃走了，您也不必担心我会成为悲剧人物，在苏埃尔特维利亚闹出风波来。我不大声疾呼，我不去杀人。我比他更富有哲学家的风度，所有哲学家加在一起也不如我有风度。”

“我再说一遍，我什么也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那些事。”

“一位神父接连两天到这个家里来，不可能不知道这里发生的事情。”

“我并不是这家的朋友；我是它的仇敌。”

“既然您不能满足我的好奇心，”不速之客焦虑不安地说道。“那么，您能不能提供一点方便？……”

“什么方便？”

“看看我的女儿。”

“您不要强迫我去做和我的身份不相符的事情。不管世界上发生什么事情，我都不能走出这间大厅一步。请您去找仆人帮忙吧。”

“他们都怕富卡，谁也不愿意帮助我。我的尊敬的岳丈已经告诉他们，不让他们放我进来。从栅门走到这里，我连一个仆人都没有贿赂住。就连那几条看家狗，都对我恨之入骨。”

“那您就像小偷那样进来好了。”

“我怕被人发现。”

“那您就以孩子的父亲的身份进去吧。”

“不行，起码现在还不能这样做。”

“那我更无能为力了。”

“如果维拉伯爵夫人在这儿的话，请您跟她说上三言两语，把我的要求对她绘声绘色地讲一讲，也许……她不会拒绝您的。我敢发誓，我没有任何坏的打算，我只想好好吻两下我的女儿……”

“Vade retro^①，我信不过您的话；您很可能像您说的那样，您没有坏的打算；但是，您也很可能用心十分险恶。”

“那么，我就不坚持了。我绝不作可怜的固执己见的人。我们这次会见所要谈及的紧急事情，到此结束了。请您原谅我的冒失。”

“没什么。”

“我想跟您谈的，并且可以谈及的那件有趣的事，和我刚刚谈过的事情很有关系。我们打个比方吧，我妻子在法律面前让了步，她控制了自己的感情，把地质学家打发到大街上去了……这样，过一段时间以后，您便可以依仗您在夫人们之中的崇高威望，很容易成为佩帕的精神指导者的。”

“我绝不干和我无关的事情。”

“在保莱蒂神父的精神家庭的女成员中，请您允许我把话说完，有许多人是佩帕的朋友。其中，主要的有维拉伯爵夫人……”

“我同她建立了友谊，对此我感到很荣幸；我是在指导她。”

“所以，我想说的是，如果您愿意，也可以指导佩帕。她孤寂

① 拉丁文，意为“收回您的想法吧”。

无伴，很容易将她引上神秘主义道路。那些性格软弱的女子们，她们的脑子里不可能有幻想，只能有祭坛。”

“在我听到的您的话里，可能包含着良好的虔诚想法。如果是想让我参与解决一桩婚姻纠纷，将两颗本来属于魔鬼的灵魂拉到上帝这边来的话，那么，我觉得这想法还是很好的。不过，为了使这个想法付诸实践，您必须做出努力来，抛弃您那些严重的错误，成为一个真诚的天主教徒。”

“关于这一点，我不打算违背传统习惯。我要同社会和睦相处，尊重它的重要的法律和法规，成为一个尊纪守法的人，不去惹是生非，也不给愚昧无知的群众做出坏榜样来，这些人只要看见我们身着礼服从教堂里逃出来，就认为我们能够到处行窃和暗杀。我不想再去摸纸牌，只想好好地经营生意，依靠自己的两只手赚些钱。Faróda me^①。我保证，我会干出一番事业来的，那位富卡侯爵不会再叫我强盗了，他说，上帝是老大，他是老二；最后，在金钱上同我打交道时，他一定会放下他那高傲架子的。现在，这一代人的一大优点就是健忘。在我们这样一个由各种各样人物组成的社会里，一个人跌了跤是很容易爬起来的；我所说的各种各样人物，全是些坏蛋，他们由一个最坏的人控制着，而这个人，请允许我使用一个难听的词儿，是地地道道的二流子。我的语言粗俗，请您不要惊奇。Ego sum qui sum^②。在某类夫妻中，一半以上是 menages a trois^③ 的家庭；在财政部应改名为公共读职部的地方；在以遮掩羞耻的衣服式样来划分上层人和下层人

① 意大利文，意为“我要为自己付出全部力量”。

② 拉丁文，意为“我就是我”。

③ 法文，意为“第三者插足”。

的地方；在掠夺就是政治的地方；在人们因苛捐杂税而破产、由彩票而中奖发大财的地方；在正义只意味愚者受损、智者受益的地方；在一两个人称颂随便一个人多么伟大杰出，而让所有人都信以为真的地方，是很容易搞到一件华丽的外衣披在身上、摇身变成有声望的社会活动家和显赫的贵族的，甚至让自己的头像印在火柴盒上。如果我坚持做出努力的话，一定会在两三年内变成一个可以获取圣徒称号的人。不过，从那里起步，到做一个披上虔诚外衣的人，还有很大距离。劳驾您，帮助我弥合一下这个已经破裂了的婚姻关系吧。如果她还有一点点正直之感，摈弃她的情夫而一个人独处的话，请您把她培养成为一个虔诚的女人，这样对她将是一个极大的安慰。让我的妻子变得十分虔诚、十分圣洁、十分善良吧。我喜欢悉心进行精神修炼的人。请您让我从另外一条路上在社会上重新站立起来吧。我对您的善良和天主教精神所怀有的希望是，在完全彻底控制了佩帕的精神以后，即使我们不能重归于好，您也能左右她，请您说服她，让她允许我看一眼我的女儿。为了看到我的女儿，我不一定要到这儿来，我不愿意到这儿来，因为我一直厌恶苏埃尔特维利亚这个地方；我是希望把我女儿给我送到家里去，比如，您……好了，让她每个星期和我吃一两次饭，仅此而已。”

“最苦涩的虚伪主义呀！”保莱蒂说道。他不是从蜜罐里，而是从胆汁坛中掏取出来最高级形容词的。“我在西班牙社会中看到许许多多这样的人；但是，您在他们面前，有过之而无不及。”

“我的优点是讲心里话。”

“西马拉先生，我直截了当地对您说了吧，您是那样令人生厌，根本无法满足几乎是不知不觉产生于您心灵深处的唯一的合法愿望，您的心灵是一块阴暗、荒芜、贫脊、腐败之地。您别指

望我为您做任何事情。如果夫人悔过自新，抛弃她的情夫，而我又有可能被唤去指导她的灵魂的话，我首先将尽全力将她从罪恶的深渊中拯救出来，然后把她的精神引导到上帝的身边，这是那些错爱了某些行为不端男人的女人所唯一能够得救的途径。噢！对于我这个为教会冲锋陷阵的可怜勇士来说，再一次战胜撒旦，那该是多么甜蜜的感受呀！对于我来说，您并不存在，请您不要阻拦我，我要回到我那亲爱的已故女圣徒的身边去。”

“我不能去小教堂。我害怕看见死人。如果我打扰了您，神父，那就请您多多原谅了。”

“我不会忘记为您祈祷的。”

“我不反对您祈祷；应该说，我十分感谢您。”

“做忏悔的那天，我等候您。”

“谢谢……我不配得到您的如此关照。再见，太感谢您了。”

意大利神父脸上挂着安然之色走去了。他那重似铅块的脚步在沉静的走廊里渐渐消失了。过了一会，西马拉也从同一个地方走了出去，下了祭坛的小楼梯，但是没有进小教堂，那里正在为丧事点燃着四芯的大蜡烛，光亮从高处的彩色玻璃窗放射出来，使他感到更多的是恐惧，而不是敬慕。这时，他听见有脚步声，便立即溜到空旷的花园里，躲到树影后面。他不时地摸摸衣兜，看看两只羊羔拖拉的娃娃车是否丢掉了……当他在夜幕中来回走动时，突然看到富卡侯爵的马车驶了出来，他从远处的隐蔽处给侯爵送过去这样几句话，那些话与其说是用嘴巴说出来的，毋宁说是他在脑海里想到的：

“啊！好一个商人呀！今天下午在阿尔卡拉大街上，你对我从美国带来的那个漂亮女人，直勾勾地呆望了那么久！……他妈的，你是想把她弄到自己手里呀！”

当不速之客看见侯爵由一个人陪伴着从马车上走下来时，又喃喃地说道：

“和我舅舅一块来……今天晚上在这儿有什么事？噢，猎奇之心熊熊燃烧，为什么像嫉妒的火焰那样烧烤着我呀？”

第十九章

三 比 二

晚上,莱昂按照和富卡约好的时间准时来到佩帕的客厅里。堂佩德罗、他的女儿和另外一个人在那里。莫妮娜刚才还缠在妈妈身边,现在被打发到床上去了。这种流放几乎总是伴随着泪水的,当大人需要谈点重要的事情的时候,小孩子从来不会逃脱这种惩罚。神色威严的侯爵埋在一张大椅子上,花白胡须散落在胸前,双唇撅得老高,好像脸上多了一点什么东西似的;两道眉毛纠连在一起,皱纹深刻其间,好像用密码概述着那颗脑袋里对言过其实所进行的斗争。在那里的第三个人,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面孔干瘦,从架在鼻梁上的那副金丝眼镜的凸形镜片看来,他的视力十分不济,而他的鼻子那样威严和弯弓,只有在波旁王朝的金币的头像上才能看得到。他像一位学者那样严肃,又像一位善良的祖父那样纯朴和庄重。几个人都身着黑色衣服。从佩帕的眼睛里可以看得出,她的心笼罩着悲伤的阴影。

“在这儿。”父亲对女儿说道。他在用双手抚摩着她。

“我看见了。”夫人说道。她目不转睛地看着父亲。“现在该对我说说父亲您谈过的那件事情了吧。我一直不相信。”

“亲爱的女儿。”富卡补充说道。“这是有关荣誉、有关义务、有关社会影响、有关绝对道德和有关传统道德的问题……你想想看……不应该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呀。”

“我知道，我知道……”佩帕一边喃喃地说着，一边用那双惊恐的眼睛望着面前桌子上的罩布。

“不管我做出如下的声明使我感到多么痛苦，”莱昂说道，他觉得自己的话说得越短越好。“我还是声明，我必须同我所爱慕的女人分手，放弃和她结合的一切打算。”

莱昂说完这些话后，谁也没有作答。佩帕把脑袋搭在父亲的肩上，紧闭双眼。莱昂拉起她的那只放在一边、一动不动的手，又说了这样一句话：

“在这一庄重的场合，心胸必须开阔些。”

沉默了一会，堂佩德罗结结巴巴、抽搐着双唇说道：

“我声明，由于我和西马拉先生达成了协议，我们才找到了这个十全十美的和平解决办法。按照这个协议，我的好朋友保证他的外甥放弃诉讼权……”

堂佩德罗打住话头。堂胡斯托接着话题说了下去。

“放弃诉讼权和法律赋予他的各种权利。”

“是这么一回事。放弃使用法律提供给他的那件有力武器，但是，有一个条件，即从道德角度，从法律角度，从宗教角度来看，在只能是两个人，可却是三个人会面的地方，那个多余的人必须走开……亲爱的朋友，”他补充说道，同时向莱昂投去和解的目光。“你放弃了在法律和道德上都不能获取的东西——在我们这个时代，生活腐败、作风不端的人们能够把它变成获取的东西——，你避免了一桩丑闻……我衷心地感激你，另外……”

堂佩德罗又看了看堂胡斯托，仿佛恳求他继续说下去。

“这桩事的情况，”堂胡斯托说道。他弯着身子，摆弄着食指；他常常借助这种动作表达出自己语言中的抑扬顿挫来。“是极为特殊的。就我自己来说，我非常高兴地看到，官司不要打下去。我

是第一个劝说我的外甥的人，如果这位先生永远断绝那种关系的话，那就不要诉讼了。”法官说到“先生”这两个字时，用手指指了指莱昂。“但是，由于这桩事的情况极为特殊，我将不厌其烦地重述这一点，我外甥名声不好，他要打一场我们希望避免的官司，这似乎是可以理解的。”他用指头指着佩帕，暗示了一下。“我也是第一个劝他做出让步的人，这是这位先生所要求的。”莱昂看见那个指头伸到了他的面前。“这位先生有一种审慎的正义精神，这我是承认的。我刚才说了许多，我认为最可取的做法是，同我的这位好朋友，”他的手指像一根思维的指南针，在几个人中间摆动着，最后指向了侯爵。“应该达到体面的和解。我说话是算数的，我以我外甥的名义，保证接受这位先生，也就是莱昂提出的条件，并且保证兑现。”

令人敬畏的法官为了使自己的演说清晰明了，很注意选择适当时机打住话头。这时，他稍稍停了一下之后，又继续说道：

“这位先生要求的和必须称做无辜的一方所接受的条件是，我们应该按照法律行事，让夫人同她的父亲住在一起，她的女儿住在苏埃尔特维利亚，我外甥绝不会寻找任何借口和原由超越这幢别墅的铁栅门一步，从而让他们就此分手，这种分手并不因为是友好的，而就不是绝对的，永久的。”

“一切都圆满地结束了。”富卡说道。他的眉心舒展了，用粗壮的手指抚摩着女儿的头发。佩帕一言不发，眼睛睁也不睁一下。“时间，时间，是我们医治一切的亲爱的医生……莱昂，你是不是也这样看？”

“就我这方面而言，”莱昂说道，“时间可能什么也不会给予我。我憎恶健忘，健忘意味着心脏停止跳动。我只要活一天，我就要使我的感情永远像今天这样；但是，我要住到远远的地方

去,住到谁也无法干扰我的地方去。在那里,不会存在我过去一直谴责、现在依然谴责的不规不端的行为。我一直奋力追求一种美好的理想,渴望有一个美满的家庭,这是和睦与美德之根本,是道德更高一级的完美体现,我们以这种或那种形式而拥有的东西,都在这个熔炉里得到纯化。这个家庭给我们以教育,使我们变得比实际上要优秀得多,除掉我们性格上的缺点,让我们接受最为有益的教训,把未来的重要人物交到我们手里,以便从小培养他们,直至懂事自立。好了,这些对我来说,过去是,现在依然是一场美好的梦幻。在生活的道路上,有两个女人相继来到我的身边。第一个给予我的是宗教,而这个被歪曲了的宗教把她从我手中夺了去。第二个女人把她的心亲手奉献给了我,我深情地接受了。但是,法律向我索要她,我束手无策,只能把她交出去。同第一个女人一样,我渴望获取美好现实的种种努力也将付之东流。社会把这个女人给了另外一个男人;我如果占有她,必然受到谴责,而她将永远生活在羞辱之中,我们两个人都会被抛到我所憎恶的腐败堕落的人群里;我们也将把我们的耻辱遗传给无辜的儿女;而他们对他们出世之前就存在着的过错是没有任何责任的;但是,当他们步入社会时,身上却背上了无耻之徒的坏名声。”

莱昂亲了亲佩帕让他握着的那只手,又继续说道:

“有两个大活人站在我的面前,我每说一句话他们都可能怒容满面,这无疑妨碍我把我的想法都说出来。对于我来说,这个女人是属于我的;说句心里话,我把她当做我自己的妻子。我是一个破坏分子,我很高兴我有一颗爱她的心;但是,当我要把我的无政府主义的想法从头脑里搬出来,并且付诸实践的时候,我颤抖了,我失望了。让那个不听话的狂妄想法深深地埋在

我的脑海里，永远不探出头来吧。一个无法改变的世界，一个无法铲除它的弊端的人，那就只好尊重这个世界和这些弊端吧。一个不知道法律和邪恶之间的界限在哪里的人，那就只好像奴隶一样乖乖地屈从于法律吧。一个感到心灵深处在呼叫；酝酿着一场似乎是合法的叛乱，但不知道用一种较好的组织形式取代正在被破坏的组织形式的人，那就只好保持缄默，悄悄地忍受着痛苦吧。”

“我们大家都是当今实施着的那些法律的奴仆。”法官操着严厉的声调说道。

“一点不错。”莱昂补充说道。他说话好像只让他的女友一个人听到似的。“我们的精神依然是制定法律的那种精神的一部分。如果在这些法律里有错误的话，我们是有责任的，我们应该承担其后果。如果所有感到被我们生活其中的这架机器轧伤了的人，不看到大多数人仍然在里面舒舒服服地活动着，而想砸碎这架机器的话，世界将是一种怎样的情景呀！我们还是让这架机器轧伤、挫损了吧，默默地为我们的不幸哭泣吧，我们要生活下去，直到一架新的机器诞生。请你不要怀疑，这架新机器也要轧伤人的，这是因为人类生活中的每一点改善都将是新的不幸的印记。我们是为了追求美好未来而生活的；在这种追求变得渺茫的时候，就被另一种追求所取代。如果我们不能用另外一种方式想象我们的永生不死的话，那就只能这样去想象了，即我们无时无刻，事无巨细，都屈从于对美好未来的向往，屈从于被称为修炼的那种天际间美丽图景的诱惑力。不幸的女人呀，你怎能知道我们昨天晚上谈过话之后我的脑海里是多么不平静呀！……我们面临的所有困难，我都一一仔细考虑过了。像我这样一个只有一种抽象道德、只有我一个人、甚至我自己都不甚了了的道德的

人,能够很容易地走出这个迷宫!……你准备跟我走,马车已经停在门口,并且装上了我们的必需品,没有任何困难可阻挡我们,要勇敢地去迎接人生的风险……出走,逃到外国去!……我们两个人厚颜无耻地去干社会无政府主义的勾当;我被一叶阴影追赶着,你被一个活人追赶着,无论走到哪里,在任何情况下,这个人都将争夺占有你的权利;我们两个人没有理由反对任何人,而所有的人都有充分的理由反对我们;你的女儿用她那双纯朴的眼睛看着这个该诅咒的榜样成长、生活……我们必须做好摧毁一切的准备,不留下任何连结和巩固这个世界的纽带……我也想到了,我可以留在这里,这样能平息一点我的焦虑心情,因为我感到你在我身边便心满意足了,尽管看不见你,也不能和你说话。但是,这一点也是不可能做到的。如果我继续待在你的身边,我们两个人相依为命,那我们就将不知不觉地结合在一起了。一个讨嫌的男人涉足其中,我会失去理智,无法控制心中的怒火的,而且……我了解这一点,我预感到了这一点……这样做将以流血而告终。我如果不即刻离开这里,我就将看到已诞生于我心中的这种邪念会变得强烈起来,并且……那是埋在心底的杀人想法。在冷静和理智的下面,我不知道内心深处在孕育着一股怎样的力量,鼓动我去铲除各种障碍;然而,当我看到我自己无法在蹂躏和鲜血之上建立起任何巩固的、正义的和道德的东西时,便不寒而栗。我求救于我的良心,让良心帮助我逃脱你。我逃离这里是为了不使你身败名裂,不让你那亲爱的女儿在悲凄的气氛中度过她的青春年华。”

佩帕没有把脑袋从父亲的肩上抬起来,也没有睁开眼睛;她痛苦而沮丧地说道:

“我不善言词……我在我身上寻找着推理,不管我往我身上

的什么地方看去,都只能看到我的那颗心。”

她站起身来,睁开那双通红的眼睛望着灯光,但是,没有看任何人。她补充道:

“我觉得自己受到惩罚……我一看到将我同那个卑鄙的家伙捆在一起的锁链还没有被砸碎时,便不禁想到,所有的责任都在我的身上;对,都在我的身上!因为我是在绝望的时刻,我用永恒的纽带将自己同那个强盗连在了一起。我们做了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呀!而做过之后,面对其严重后果,又不寒而栗!我跌进了深潭,我败坏了自己的名声,我败坏了父亲的名声;我把婚姻大事变成了一个可怕而罪恶的嘲弄对象……我当时为什么不耐心等一等呢?我不知道是在怎样讨嫌的下意识驱使下结了婚。我感到越来越痛苦,再也无法忍受下去了!……后来,在我自以为自由了的时候,你却偏偏来到我的身边,这一切都是怎么一回事呀?我们两个人都弄错了,我们是用不同的纽带将自己捆绑了起来。当你获得了自由的时候,我却被致命的铁环锁住了……我一直盼望有一只勇敢的大手将那根铁环砸碎。”

“砸碎那根铁环,必须杀死一个人才行。”莱昂突然说道。

佩帕哑然无语。

“我是被置于死地了。”佩帕悲苦地停顿了一会之后才又说道。她目光盯着地板。“不,我绝不甘心这样死去,不管把这种称做灾难,还是称做惩罚……这样做出牺牲,是多么不幸呀!……是的,这是非常不幸的!……尽管应该如此,尽管我们罪有应得……我看到我的面前站着两个可敬的人:一个是父亲,一个是法官;可是,在他们面前,在你面前……还有我的男人!”

她把眼睛盯在他身上,脸上不知道露出的是温情还是恼怒。她扩展了一下胸部,仿佛需要把所有的空气都吸到肺里才能说

出话来：

“……我的男人，在这两个可敬的人的面前，在你面前，我说的是这个浪荡公子……”

佩帕放声哭了起来。她一边哭一边孩子气地补充道：

“……是一个二流子。”

过了一会，法官开了腔，他声音缓慢，富有说服力。这次，他没有摆弄指头。他这样说道：

“您应该正确地估价当前发生的事情，以便把注意力集中到永恒的东西上。灵魂忍受住痛苦，会变得更伟大，灵魂会把痛苦变成心灵中的尊严。”

“这是千真万确的。”莱昂痛苦地说道。“我们自身的伤口时时作痛，向我们指出了一种能给以我们补偿的秘方。佩帕，亲爱的女友，我的妻子，我总觉得应该存在着一种法律，规定你是我的妻子，尽管我不知道那法律应该怎样详细说明这一点，尽管我无法付诸实施，我也不知道以何种方式变为现实，但是，这种法律有如真理的胚芽，有如仍然埋在心灵深处的一颗神圣种子的胚芽存在于我的身上；你把这种法律埋在你的心中，一定会很痛苦的；但是，这比你在感情上得到满足更使你高尚和伟大……你是教徒，而我相信永恒的灵魂，相信永恒的正义，相信一个人会修炼成善；简明的，然而既伟大又坚实的教义呀！我们跌了交，我们是受害者，是牺牲品。等待是没有限度的。等待是一种感情，它将我们同陌生的东西连结在一起，它在遥远的地方向我们招手，描绘着我们的美好生活的图景，给我们勇往直前、战胜险阻的力量。切断这条将我们带往并不因为遥远而看不见的地方——特别是，如果我们心灵的眼睛不被蒙住的话——是一桩莫大的罪恶，对此我们不要加以评论。要克服绝望心情，坚强起来，

忍耐，等待。”

“等待！……我不是说过，等待就是死亡吗？”佩帕痛苦地说道，她又把心中的那个想法说了一遍。“这是对我的多么可怕的惩罚呀！我的心一直在对我说，你除了你的名字以外，只知道等待！……如果我死了怎么办？”

“不会的。”

“不会的！……”那个女人喃喃地说道。看来，莱昂的狂热的唯灵论并不能说服她。

莱昂想再说点什么；但是，他感到理屈词穷，他从脑海中搜寻出来的给佩帕以安慰和希望的词句突然不翼而飞了，恰如几件无用的武器，在激烈的战斗中变得支离破碎一样。他不知道说什么是好。很少因为一些想法而变得淡漠了的、莱昂一直在控制和征服的那种感情，此刻骤然变得强烈起来，要求恢复它的绝对权势和强大的统治地位……他站起身来。

“就这样了？”夫人说道。她惊恐万状，飞也似的向莱昂扑过去。从她的目光中，可以看出，她无法抑制心中突然爆发的感情。

“我真该死！”莱昂止住低微的抽泣声，喊道。“卑鄙的诡辩家，我是在用我的逻辑刺杀我自己呀。这场思想上、道德上的，货真价实的可怕闹剧，永远征服不了我。”

佩帕把双手合拢在一起，仿佛在做死亡祈祷。她说点难听的，十分难听的话，因为这些话像火山熔岩一样从她的心底不断涌到嘴边……但是，那时照看莫妮娜的女仆走了进来。此人一副惊恐神色，全身颤抖。

“什么事？”侯爵问道。

“来了一个人……在那儿……”

“谁？”

“一个男的……突然闯了进来……他正在亲吻孩子呢。”

“噢，是他！……”富卡喊了一声，满脸惊愕之色。

“他！”

“我们已经说好，他是不来的呀。”

“是他……是他来了！”莱昂大叫了一声。他突然丧失了逻辑，丧失了冷静、思想、理智和谨慎，停止了哭泣；他简直发了疯。“让他进来！看他敢玷污这个地方！……我很高兴他在这儿遇到我……我要把他像条狗似的赶到大街上去！”

富卡看了一眼房门……在那儿，有一个男人露了面。佩帕扯着嗓子大叫一声便昏迷了过去，倒在地上。堂佩德罗想用那双结实的胳膊拦住莱昂，让他镇静下来；那位可敬的老人气冲冲地跑过去，将站在门口的那个男人拦住，不让他进来。

“可怜可怜我吧，看在所有圣神的面上！……”堂佩德罗感叹地说道。

“给我出去。”堂胡斯托大声喊道。“不许你再往前迈一步。”

“你来这儿找什么？”莱昂轻蔑地说道。

“给我走开。”法官对他外甥命令似的说道。“达成的协议，你都忘记了吗？”

“我没有忘掉；协议还没有生效呢。”那个男人反驳说道，但是，他并没有向前移动一步，只是像恶狼似的凶狠狠地盯着莱昂。“我来是最后看我女儿一眼。如果其他人都遵守协议，我是不会不守信用的。假如你不在这儿，我还没有兴趣来呢。”

“我求求你，赶快走开。”堂佩德罗对费德里科说道。

“让他先走开。”

站在门口的那个男人露出一副阴郁而惨然的表情，一动不

动。

“让他先走开。”费德里科又说了一遍。

“好吧，魔鬼，我先走开；我应该先走开。”

这时，堂佩德罗和女仆同时走到佩帕身边，把她抱起来，安放在沙发上。

“你先走开。”西马拉又这样说了一遍。他刚才显得那样无耻，此刻稍稍收敛了一点，露出一点点庄重的表情。“如果你不先走开的话，那么我……”

“好吧，我先走开。”莱昂说道。“我应该先走开。”

莱昂向夫人走去，默默地看了一会她；夫人还没有苏醒过来，面色苍白，一动不动。接着，他把目光移到西马拉的身上，同时向佩帕俯下身去，深情地吻了吻她的双颊；过了一会，他又看了看门口的那个男人，对他说道：

“傻瓜蛋，请你看一看，我是怎样向被你称做妻子的女人告别的……如果我这样做是犯罪的话，那就请你杀死我吧；你是有这个权利的。带武器来了吗？”

“带来了。”费德里科一边悲伤地说着，一边把手伸进上衣内兜里。

这时，那个卑鄙的家伙，那具货真价实的行尸走肉，好像突然射出一颗耀眼的廉耻、尊严的火花，恰似墓地上跳动的磷火。他手上拿着武器，吼叫着，瞪着一双令人毛骨悚然的眼睛，向他的情敌扑去。莱昂镇静地站在那儿，一动不动。堂佩德罗和另外一位老人一把抓住费德里科，使他动弹不得。两个人生拉硬扯地把他拖到屋外，而莱昂却抱着双臂，站在房间中央。

“滚出去！”老人对他外甥大声喊道。

“我去看看另外一个人去。”堂佩德罗说道。

堂胡斯托·西马拉几乎又拖又拉地把费德里科带走了，一直拖到别墅外边；一路上，他半步也没有停留。

莱昂迈着坚定的脚步，痛苦地从另一扇房门走了出去。富卡陪着他走进日本式大厅，把他像具尸体似的安放在一张扶手椅子上。

“滚开，快给我滚开，让这种蠢事永远地结束了吧。”他说着向女儿躺卧的地方跑去。

第二十章

结 局

莱昂不知道自己在哪儿待了多长时间，因为他已经失去了时间概念。如果说他那受到严重刺激的身心还没有镇静下来的话，至少也是慢慢地恢复到了能够恰如其分地估价事态的状况了。他站起身来，准备离开那里。他从这间大厅走到那间大厅，寻找通向门厅的道路。当他找到了那条通路的时候，却又停下脚步来；他觉得听到了来访者的低语声。他绕过那条路，顺着附近的楼梯走了下去。他在供侍从专用的弯弯曲曲的过道里踱了一会步，突然看到过道的尽头有一扇门，便推了一下。

这时，全身的血液一下子涌进了他的心窝。当他置身于被殡礼灯光照得通明的小教堂里时，觉得心中猛然往下坠了一下。他用手摸了摸头上的帽子，又向四周望了望。他惊呆了，丝毫动弹不得，好像生命终止了一般；他在门口站了一会，在茫然中看到一堆通红通红的火焰，颤抖着的火舌直冲天花板，那火是从烧溶了的蜡烛上升起的，黄色的油滴滚滚流下。一件丧葬“物品”横卧在那里，犹如摆在神位上一般，旁边是塔形蜡烛的底座，周围烛光闪动，他从那儿只能看到白色的被罩，大理石般的双手。

他想唤起男子汉的胆量走过去。他在移动脚步之前环顾了一下四周，那儿没有一个人，甚至听不到呼吸声；死者的僵硬的尸骨穿着黑色的衣装，周围一片寂静。祭坛上摆着一尊面色苍白

的幼童雕像，一双用木板画出来的眼睛注视着整个小教堂，看着走进来的每一个人，仿佛在对他们说：“坏蛋，不许触摸！”

莱昂慢慢地向前走去，不使脚步弄出声音来。他轻柔地走着，连自己都听不到脚下的声响。敬畏心情，圣洁之地，犹豫，恐惧，使他进退难定，心情起伏变迁，忽而升起焦急的好奇心，忽而笼罩上惧怕或迷信的阴影；在从房门到小教堂中央的二十几步的旅途中，他心潮是那样汹涌，可以肯定，恐惧的心情令他止步不前，而那个令他恐惧的东西又引起他那么强烈的好奇心，驱使他迈步向前。

他终于看到了，她就在那里，在他面前，在他眼皮底下，在地板上，在他的脚下，我们也可以说，她在尘埃帝国的大门前等候着给她指出失去生命的东西应该永远安息在什么地方。她那与其说是宽宏，毋宁说是自私的精神也许早已步入了无知的地域，在那儿，不知道什么是爱，不知道善和恶的正确含义。

莱昂惊恐地扫了一眼之后，又仔细地看了一阵；这时，他听到自己的太阳穴在扑通扑通地作响，血液急促地流动着，仿佛附近有一片海水在沸腾怒吼。虔诚的女友们将白色教服端庄地罩在她的身上，宽大的衣料从脖颈平直地盖到脚掌，只有握着耶稣蒙难像的那双大理石般的手才使平直线条显得弯曲一些。一块细软的白纱罩在头上，既没有把面容完全遮住，也没有清晰地显露出来，仿佛是一张女王睡眠不足的面孔，眼睛还没有完全醒过来，神情模糊不清，既像离得很远，又似隐藏在浓雾之后。莱昂本想再仔细端详一番，欣赏一下那美貌的遗容；死亡已把举世无双的容颜变成了一朵凋谢的、青紫色的花朵。在她的那张面孔上，尽管已经僵硬毫无表情，但总像有那么一点微弱的目光射出来。莱昂感到被从死亡深渊——又被半似透明的白纱加大了深

度的深渊——之底射出来的目光盯住不放，他辨认出来那是最后一道已经变得三分柔情七分讥讽的目光。

莱昂的脑际闪现出在生命关键时刻向人们袭来的那种沉重想法，估算了一下我们距离尽善尽美之颠到底有多远；而这个距离，人的思想是无法估算，也是不知道如何走完它的……这时，突然传来一声音响，普普通通的咳嗽声，打断了他的思路……他环顾了一下四周……那里除了死者之外，还有一位守灵人。那是身材矮小的神父，端坐在木凳上，两只眼睛盯着祈祷书。莱昂看到这位宗教朋友如此忠于职守，不禁肃然起敬；死者活着时，他曾掌管生杀大权，而现在又在看守着她的遗体。意大利人没有晃动脑袋，他抬起眼睛，对莱昂注视了一会，他目不转睛地……接着，又低下眼睛，继续读祈祷书。当他把眼睛轻轻地垂在书本上的时候，那傲慢轻蔑的表情是很难令人想象得到的。保莱蒂继续读着，似乎那里再没有第二个人了。Ego sum vermis et non homo, oprobrium hominum et abjectio plebis^①。

莱昂走出来时，他觉得灵魂深处得到了安慰，心情平静了许多；但是，此刻的敬慕之情，为什么比走进去时减了一大半呢？他亲眼目睹了凡人世界和道德世界中的最可怕的东西，看见了可怕前景在他精神上激起的、使他困扰在巨大而悲凉的废墟中间的那种斗争。Impavidum ferient ruinae^②！异教徒这样说了一句。然而，他如果扪心无愧，而且良心放射出的美丽光彩在自己身上闪耀着夺目的光芒的话，他即使被征服了，永远孤寂无伴，放逐远方，被人误解，这一切又对他有何关系呢？当他走进自己空空

① 拉丁文，意为“我是虫，不是人；那是人的羞辱，人民的鄙夷”。

② 拉丁文，意为“将碰得头破血流”。

如也的房间时，看见仆人正忙着整理箱子，那是他那天下午吩咐仆人要做的事；仆人看见他走进来，十分高兴；莱昂问他为什么那样喜形于色，忠于主人的仆人答道：

“侯爵夫人家里，以及所有认识您的人家，都说您今晚会拔枪自杀的。他们说得是那样肯定，我都放声大哭了。”

莱昂苦笑了一下。

“我回家整理箱子时，第一件事就是把手枪藏起来；如果先生您没有在外边自杀的话，更不能让您在这儿举枪自杀了。”

“你把手枪藏在什么地方了？装上子弹没有？”莱昂突然问道。

“噢，先生您真的要……”仆人惊恐万状，失声大叫了一声。

“朋友，请放心好了。”主人指着额头说道。“这个东西可不是为了自杀制造的……至于手枪吗，如果已经装上了子弹，你可以把它扔到大街上去，让第一个捡到它的蠢蛋使用一下好了。”

“扔掉！……那是一支多么漂亮的手枪呀……”

“要不然你留下吧，等到你结婚时使用它吧。”

“先生，您都忘记了，我已经结婚了。”

“那就等到你的妻子死去时使用好了。”

第二十一章

富卡侯爵致奥内西莫侯爵的信

在您离开伦敦去汉堡为我采购二十吨烟草之前,请您将里奥廷托的产业和外贸信贷银行转卖给我。应该设法尽快将巴黎煤气公司和西班牙证券交易所买下来。我们银行今年发放的第三批贷款效果甚佳。我需要这方面的资金,以便建议政府偿还给英国金融家部分外债息票;这样一来,我的生意就会在这儿兴隆发达、万无一失了。如果能够提前支付,那么,获得的好处将是难以用数字估算的。另外,我十一月二十三日所谈及的买卖,要继续做下去。您千万不要忘记我的嘱托,一定从汉堡烟草批发商那儿捞上一把,万万不要胆小行事。现在,行情看好,价钱高一些也没有多大关系。

我女儿情况还好。她很悲伤,孤寂无伴,身体尚好;然而,情绪还算安定。她不会离开苏埃尔特维利亚的。莫妮娜,长得一天比一天招人喜爱。她温情地吻您。

那个坏家伙信守了他的诺言,没有来打扰我们。他一头钻进了交易所,听说他每一步棋都走得谨慎而机敏,发了大财。他这个人真是有头脑呀。

我恭候您,圣诞节时我邀请您在苏埃尔特维利亚共进晚餐,同品火鸡之味。

您最亲爱的

佩·富卡

十二月一日

于马德里

您以后见到那个怪人时,请转达我对他的怀念之情;不过,
只转达我对他的怀念之情而已。又及。

一八七八年十二月

于马德里

译 后 记

贝尼托·佩雷斯·加尔多斯于一八四三年五月十日出生在西班牙加那利群岛首府拉斯帕耳马斯城的一个军官家庭里，一九二〇年一月四日卒于马德里。

加尔多斯是西班牙十九世纪的伟大现实主义作家。继举世公认的文学大师、不朽之作《堂吉珂德》的作者塞万提斯之后，他是西班牙最负盛名的作家之一，也是世界文坛上颇有影响的多产作家。在加尔多斯的笔下，西班牙现实主义小说进入了成熟之年，并且结出了“色味”俱全的丰硕果实。他的作品众多、题材广泛，描写了整整一个时代，而且具有高度的社会性和深刻的人民性；这一切使得他同巴尔扎克、狄更斯、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相媲美。

加尔多斯一生著有一百多部作品。五辑共四十六部的《民族演义》描写了西班牙国王卡洛斯四世(1748—1818)以后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反映了大约一百年间的西班牙社会的动乱、思想的变异和各类矛盾的迭起；在书中，历史人物和文学人物同时活动在一个舞台上。

加尔多斯的小说颇多，其中有长达百万字的巨著《福尔图娜塔和哈辛达》(1877)和《托克马达》(1889—1895)，也有脍炙人口的中短篇之作，如《玛丽娅内拉》(1878)、《斐翡达夫人》(1876)、《葛罗丽娅》(1877)、《安赫尔·格拉》(1890—1891)、《曼索朋友》

(1882)、《托尔门多》(1884)、《莱昂·罗奇一家》(1878),等等,也都是他的优秀之作。

加尔多斯还著有三十几种剧作;在当时,有些是百演不衰的剧目。

《莱昂·罗奇一家》发表于一八七八年。小说描写了莱昂同玛利亚、佩帕之间的错综复杂的爱情关系,揭示了个人与充满宗教偏见的社会之间的矛盾冲突,鞭笞了存在于当时社会的种种丑恶、腐败现象,从而表达了作者的反宗教、追求社会进步的民主主义思想。

莱昂出身清贫。父亲为了使他能够出人头地,辛勤地经营着一片小店,生意日渐发达。这样,在他死去时给儿子留下了一笔可观的家产。莱昂完成了学业,在学校里接受了现代科学和进步思想的熏陶。

莱昂同佩帕是从小在一起长大的,他们曾经相爱过。但是,莱昂下不了决心同她结婚,因为他被玛利亚的姿色所征服,即两个人一见钟情。然而,染上了宗教狂热的玛利亚不可能给予接受了科学思想影响的莱昂真正的家庭幸福,两个人不可能成为恩爱夫妻,因为他们各自都企图按照自己的形象改造对方、征服对方。这一切使得两个人在婚姻道路上背道而驰了。

在婚姻上,佩帕也是不幸的。她按照“富女嫁蠢驴便是幸福”的逻辑草率成婚。正当佩帕和莱昂重温儿时的友情时,玛利亚因嫉妒心盛而染上重疾,不久离开了人世;那时,也传来了佩帕丈夫在美洲遇难身亡的消息。佩帕和莱昂本来可以自由相爱,但骤然间发生了意想不到的事端。莱昂屈服了……

加尔多斯以莱昂、玛利亚、佩帕之间的爱情为主线,还深刻地描绘了当时社会的种种丑陋弊端,抨击了近乎病态的宗教虔

诚、虚情假义、金钱万能、追求浮华、尔虞我诈、盗窃国库……总之，加尔多斯为读者勾画了一幅十九世纪后半叶西班牙社会的生动图景。

译者

1987年11月

于北京

[G e n e r a l I n f o r m a t i o n]

书名 = 莱昂·罗奇一家

作者 = (西班牙)加尔多斯著 李德明译

页数 = 548

SS号 = 11151236

出版日期 = 1998年12月第1版

封面
书名
版权
目录
正文